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六册目次

宗伯集八十一卷（二）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疏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
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
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
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
抗焉統於　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
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注
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官不用以課士
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
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
謂聖真也所謂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
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

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
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
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
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
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恣論
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為
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
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
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
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
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官所列至要亦
王許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
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
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
譬如以中華之貴雜魋結之語語道既
為賸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
經學幾為榛莽部科交列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
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
憐才而收奇僻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
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
參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
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
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
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著
經學於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
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
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為
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主其有
決裂聖言背違 王制援儒入墨推墨
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儀皆令地方官

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
見黜過陰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
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
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
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
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
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
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
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

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
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
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
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隲送科覆閱各以
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
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
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
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
章之體裁士子之係格容臣等細思參

酌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勅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
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
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
好尚爲轉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
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
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
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

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
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
運必不盛即能眞詣其極亦與國家無
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盖其名利之
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
於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
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
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
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
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
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詆毀宋儒漸至詆
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爲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僻才
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
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
爲遵奉
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
先該臣等題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
心以勵人材事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
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
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之才只宜戒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
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竊惟士風文體之
議言官無歲不建白部臣無歲不申飭
而未有卓然見其成效者何也議論既
多則彼此不無抵捂布令太數則前後
亦有異同天下視之以為可言不必行
可行不必天故欲正士風而士風愈頹
欲正文體而文體愈壞始於議與法不
歸一而行之不決耳伏蒙
皇上俯採臣等芻蕘之言令之開具條款期

在必行仰惟
聖意所嚮天下向風同文之治當以此時定
矣臣等謹查歷年建議前後事例酌量
歸一開列條格共一十五款上塵
御覽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著為定例
勅下本部咨臣等移文各衙門及各省直提
學官遵守奉行臣不勝激切屏息之至
一經術士子舉業必經術明而後學術

正我
朝明經取士經書傳註出宋儒所訂者為準
要在發明理與朋翼聖真近日習趨
說異語尚虛無甚且背孔孟非程朱
以怪誕不經之說競博進取夫經之
義取諸常而士心則厭常主司復持
此意藉口憐才稍見新異即離經畔
註亦加簡拔經術何由而明學術何
由而正[illegible][illegible]聖賢經書語命題自

有本旨決非佛老莊列可得參入以後提學官嚴諭諸生先將經書性鑑熟讀詳閱有餘力者可及歷代正史
皇明制書其誣聖不經及浮華無用之書不必入目作文必依經傍註照聖賢口氣發揮廪生有用佛書一句停廪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停降三月送考定奪五句以上者黜其講說如蒙引存疑之類不悖朱註解說者存以備考餘如近日初問意見理解火傳正新錄名公答問名公新說諸如此類盡數燒毁仍將黜過生員原卷并所燒書籍名數解報本部以憑查考

一文體學術自有正路文體自有定裁如兩扇兩截等題俱有一定體格不得一味淩駕隨意割裂又如理致原有深淺宜審以只作空虛二段議論改頭換尾隨題挿入題意各有指歸

宜容以影響傳會指後人之事為當年口語蓋人才長短原自不同典試持衡亦非盡棄才偶士子果能於聖賢意旨逐句逐字體帖融透隨其才情所到各成一家自是賞識何必分外搜求別生枝節近日文字似盛實衰既壞士風亦關世運其弊在於講而不平駁而不純巧而不渾華而不實欲盡剗夙弊歸之正體必以平正純雅渾厚典實矯之其體一以弘正年間之文立為標準必問學充足理致明實方許中式若行文未純便是學業未成說理有悖便是學術不正不照朱註解說便是不知題旨不記註疏此等文卷即有一二雋語只可待將來之造就不許輕易收錄以壞文體

一行檢士子以行檢為本行檢最要者

惟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為第一義
朝建立臥碑諸人俱許言事惟生員不許言
事蓋以養其廉恥堅其德性欲其異
日有待而為為
國家勑賞甯乃近來士習大壞一人有
事羣起扛幫或挾制上司或侵損小
一戶或包攬錢糧或抵違毆譟揭官保
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以後提學官
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人告發
及自犯發覺事有的據者即行拏問
為首者依律治罪其餘酌量革斥若
生員有事止許家人抱告聽有司從
公剖斷如有安靜守己讀書修行者
亟示優異以彰風勸
一後場
國制原三場並重今士子有實學未充或
前場揣擬科題勦襲時套而倖中者

惟試以論表判策其學問淺深才識
高下即錙銖不爽矣今初場取中後
場寂寥短篇僅不成白皆在所收初
場見遺後場即有佳卷置不復省偏
重如此何以得士即有俊拔之上皆
去極力初場盡逞其伎倆於七作之
中遂至横逆跳梁以見奇安得不競
於經術以後提學官考試斷以四篇
為準書義二篇經義一篇論策表問
一篇不完者雖考居前列不准幫補
科場閱卷其後場不稱前場者亦置
不錄初場未純而後場博雅過人者
仍為簡拔以示並重之意即如對策
之法當對其所問而名士趨捷徑全
畧策問徑遝胸臆素不考覽正史只
將通報抄謄以便剿襲不務博古而
自號通今主司且以為究心時務而
優錄之如此遏合士子寧復有讀古

書務實學者自後主司閱策務以條
對詳明者為上即未及詳對什能對
其五六者次之如恣意凌駕遮飾空
疎者即是浮僞之士斷不收錄
一提學士子選舉雖由科目而訓厲則
自學校始蓋釐正於場屋難激勸於
學校易故提學官關係最重自非有
學有識至公至明不能厭服衆心非
年力精壯才思敏裕不能遍閱多卷
令後宜查照
欽依事例吏部會同禮部協同慎選學行俱
優公明兩到素有物望者正倍各一
員請
旨點用每科場之後除提學御史聽都察院
考覈外其司道官禮部會同吏部查
照萬曆初年事例將三年之內提學
官考過次數及稱職與否甄別上
聞有獨持風裁卓然師範能正士風文體者

定以京堂優擢其次循資遷轉下者
酌量劣處蓋提學視各道獨勞責成
獨重若不特加優異何以為任事之
勸如有郡縣官玩視阻撓考校時闕
誑生童者許提學官照
勅內事理即行条論
一歲考歲考者一歲一考也近督學言
於玩愒有一郡兩十數年不經一考
者有考過一二年不行發落者有既
劄別府移文弔考者有止出一二書
義置經論不一校者豈獨文義以疎
散不精且行檢以間曠不飭但人才
之多寡懸殊地方之廣狹迥異槩責
之一歲一考心力時日或難周遍今
酌量定期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
限一年半一周其餘俱一年一周距
過事故亦須三年之內歲考一次歲
考兼科舉一次考過年終解卷赴部

要見某月考過某府某州縣收儆等
生員若干名儒童若干名以便稽查
吏禮二部覈別師內所明言某官在
任幾年考過幾次某官在任幾月考
過幾府一二三據實上
聞即報陞候代或本官以事故離任而代署
即務亦要照前法考校造報不得視
為傳舍多端推諉新官到任去科舉
年分約有成餘亦務以歲考兼科舉
不得委郡縣遲考以圖苟便但三年
之內歲考科考未及二次及違限不
解試卷者定行參處
一入學學校儲材之地豈不欲無收
並蓄但一切雜進冒濫正虞先年入
學太狹矯者過關寬之之路寬之說
得行而濫之弊滋起校太止據一篇
進取每驗百數蓋因歲考稀闊則取
之不容不寬今既申飭歲考之法則

人材自無遺漏即應酌量地方限以
名數大府不過四十名大州縣不過
三十名中者不得過二十名小者不
得進十五名較之萬曆初年原行事
例其數已增一倍此外不得復容濫
進至於鄉場期迫會城收考儒童動
以萬計不獨難防倩考之弊抑亦盛
開請託之門以後儒童預行文各府
州縣一槩停止毋得跋涉滋擾
一冒籍人戶以籍為定律有明條士子
初進豈容詐冒有等競進之徒或因
家于賈經事犯或利小縣人才短少
夤緣竄託寬入虛甲指借遠宗易姓
改名倖圖進取即有丁憂緣事情弊
何從查覈法宜痛懲自後嚴行各府
衛州縣但有冒籍儒童生員即行斥
回原籍如有中式者在內科道官在
外撫按官覈實題參照依萬曆乙酉

科事例冒籍者革去舉人發回原籍
一 當差查有冒費為事在逃等情仍行
依律治罪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
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本生聲音相同
同袍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
試如有上納錦衣衛等衙門職銜者
子弟不准妄關京師籍貫以開徼倖
之端
一 祠祀名宦義在報功鄉賢義在崇德

國以表揚前哲亦以風勵後來必合
士民公論方可入祀若任有力子孫
請託憑無行生員呈奉何以維風振
俗以後提學官將該學有司所舉遵
奉 勅書慎加廉訪必其有大功於
地方方謂之名宦有全德於鄉閭方
謂之鄉賢核實報部本部再加詳覈
類奏請
旨定奪如推舉濫觴將制行有疵明悖公論

者概入即將本官罰治仍將具呈生
員為首者行提學道黜退示懲其節
孝鄉飲亦宜慎重杯郡典及匪人以
辱大典
一 典試主司奉
命以往多士進退與生平名節所係不可不
慎今後遇大比年除奉近例禮部禮
科[illegible]差外本部先期於各衙門官員
虛公廉訪擇其學行俱優者具疏上

請
欽點之後各官即於次日啓行毋得遷延道
路携帶多人以滋奸弊場中出題皆
要冠冕正大不許割裂文義仍須查
照盛典會舉見行事例每場先一日
主考官與各房考會齋內簾堂上將
經有分段書識公同拈鬮如論語分
為十段舉其某書某一段各房考即
於本段內各擬三題通呈主考主考

再加斟酌於內點用二遺餘題但涉
此例至於閱卷惟才是取仍以重經
術正文為主毋得崇尚異說收錄
佛語如有生員沿習不悛者除不取
外仍將原卷送提學官將本生黜革
其場中閱卷房考分擬其差等主考
總裁其去留三場各取優卷以參校
其短長各房互檢其落卷以曲防其
遺失毋得分彼此避嫌疑以致士有

遺才而考有執迷自用者聽主考參
處
一程式舉業之有程式猶射之有儀的
然既繫舉子之名必用舉子之文方
是先年主司刻意求工盡出手裁以
故題多預擬文多夙搆致有洩漏之
弊萬曆乙酉科禮官議探策出題程
式之文即取墨義之優者稍加潤飾
而刊一甚為良規比年以來又多試

官自創夫業奉
明詔用墨為程而又更撰多篇別程於墨似
非原題初意自後主考務遵
前旨頭場止用舉子原卷內量有刪潤不許
過十分之五後場或有空疎不妨量
為填實亦須稍用其意毋得改擴失
真反滋多事
一參閱近例各省直硃墨卷解部本部
及該科復加檢閱法至密矣第主司

之憐才多恕參閱之守法多嚴總之
皆欲為
國家羅真才收實效耳今後遇各省直解
到原卷聽本部劄委司官一二員秉
公檢閱查其硃卷墨卷有無異同筆
跡字眼有無可疑究日通送禮科覆
閱如有荒唐謬悠決裂聖經背違
王制者量摘程卷參題以示懲創各省直
俱一體參閱駁正不得獨重一處但

用佛老五句者停勤一科十句者停
勤兩科不許會試多者革黜主司房
考一併罰治

一關節

國家公典無如制舉明有法度幽有鬼神
豈容貪緣以圖徼倖若其事果實則
三尺之公法難逃萬一未真則一生
之名節難枉以後部科各衙門查參
當分別風聞實據兩端風聞者酌量

議處實據者必鞫審贓證明白依律
處治士子并過付人等比之別項鎖
剌打點者尤為可惡立枷三月滿日
問遣如有親識書辦家人指稱本官
誆騙本官能自舉發則剛明正直者
遠較然即與紀錄以俟優處或士子
有始為棍徒所欺能自出首據實跡
發官者特免本生之罪止於重處誆
騙家人若隱忍不舉事發一體枷號
一

究違主於文體險怪鑒別不精又當
別論勿得摘取一二影響句字混入
關節類內反滋辯端

一禁匿名帖科場原是公典當否自有
公論有等奸惡扶讐忌才於臨場之
日或暗將匿名紙帖揭於通衢或編
就歌謠預先傳播萬一偶合公然指
為左券是以
國家登明選公之典祇供此輩含沙射影

之探尤宜痛懲兩京宜預行嚴飭衙
門及五城御史度督兵馬司分坊密
訪各省巡按御史嚴督府衛州縣各
巡捕官細行體察獲有原造揭帖歌
謠真正人犯本官紀錄各役優賞本
犯依律擬罪其匿名帖登時焚燬如
兵馬司及巡撫官各人派定分管地
方通衢委巷有粘掛片紙隻字見而
不獨取焚燬聽其惑衆者即罪坐派
一

定分管之官定行重處

一刻書近日非聖叛道之書盛行有誤

後學已奉

明旨一切邪說偽書盡行燒燬但與其焚其

既往不如慎其將來以後書坊刊刻

書籍俱照萬曆二十九年

明旨送提學官查[illegible]果有裨聖賢經傳者方

許刊行如有敢倡異說違背經傳及

藉口著述創為私史顛倒是非用泄

私憤者俱不許擅刻如有不送提學

查閱徑自刻行者撫按提學官及有

司將賣書刊書人等嚴行究治追板

燒燬等因奉

聖旨俱依擬着實行士子必潛心聖經恪守

王制他日方能奉公履正裨益國家始學

既已不經將來有何豎立今後考試經書

務重聖賢本意失旨的黜退後場條對無

遺方稱實學毋以浮文說語為奇解卷到

時該部科據此訴論坊間私刻舉發重治

勿饒近來大府州縣有十數年不經盛考

浸無激勸提學官職掌何事今後非科場

逼近不許槩委府縣官類考以致孤寒積

學之士無由上進違者以不職論欽此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類奏災異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三畏題據西寧兵備道副使李有實塘報內稱三月初四日據夜不收朱問奴與守把歸德河橋夜不收田中孔稱黃河水乾見底令經數日又據深溝遊擊陳三奇及巳暖三川守備鄧紹芳報稱閏二月二十五日黃河水乾數丈半月未見源水流通又據該道副使李有實遊擊陳三奇守備鄧紹芳報稱黃河自閏二月二十五日乾涸數丈至三月十九日晚水陡漲發將橋邊墩院房屋衝去又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稱南澳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寅時本澳地震有聲如雷自東北起往西南去旋地大震有聲以致居民惶惑等因具報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燿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運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會同前事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題稱本年四月十五日丙午夜望月食又該整飭蘭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四科題稱滌崖子關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未時在本臺根底起霹靂雷丈一塊進十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本臺百總湯明兒子在炕上擊死年方一十三歲又小孩子一名提在臺外放下未死又該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象乾題據守霸底指揮彭從德報
稱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未時忽
然地震自東而來至北而去大鳴如雷
又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自東
北方而來西南方而去至六月初一日
戌時又震一次聲如微雷房屋俱動又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據福
州府陰陽學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時
初一刻地震三分二十一日卯時正四
刻地震三分各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
興化府陰陽生康乘後報稱本月十八
日寅時二十一日卯時各地震自東南
方起至西北方止又泉州府陰陽生林
惟秀報稱本月十八日卯時地震四分
二十一日卯時地震三分各由東北方
而來西北方而去又該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頭大紅
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
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圓轉一
半未曾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
箇團圓一半復來不動漸漸影上又據
閩頭墩水寨兵田淮報稱九月初十日
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方初出
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雲時
間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
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又
至三更尾只存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
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到五更總歸一
箇大似米籮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
漫漫影去准等一夜又該南京內外守
備部院科道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
邢隆等題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
孝陵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升
孝陵衛直月右僉書指揮王尚德等各稟稱

本日申時分據巡山官旗軍徐應金申
之等報稱本陵山頂煙氣上冲少頃火
起有神宮監掌印奉御潘時并僉書左
監丞等官常永等及
孝陵衛掌印指揮蕭大仁等東城兵馬江化
鱗督同旗軍火甲人等奔赴延燒去處
救護當時撲滅又圍約十餘丈許延未
延及林木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題稱
本年十月十六日甲辰夜望月食等因

節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
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又本年九月
二十三夜都下喧傳有星如雞蛋大青
白色光照地後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
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今照年終所據前
項各處奏報災異旣應一併類題案呈
到部臣等竊惟天地間稍失其常者皆
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怖則

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
再見
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稀覯除臣等禮官
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
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
甚於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
人主甚矣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冀
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
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之

後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未悟悟
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爲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邇者一二新
政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停燒造雪詿
獄錄廢臣煌煌數語盎然春溫乃渙汗
復反也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敗之於是乎

示之災異又示之怪異河竭於秦星變
於閩此猶在遠耳至於羣星亂流為邦
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在根本發祥之
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
之來人情未常不動色相誡久而漸安
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為常
而視避殿減膳羣工修省之文亦常矣
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為常往時羣臣
數日不朝見為異今數年不得一睹皇
羣以為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為異今大
半不報以為常往時或黜陟或另推為
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下缺八
十人經年不補以為常採山之始中使
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為異今閹璫不
已轉為收稅餘鹽不已轉為漏契變產
不已轉為捐資珠池不已轉為寶井無
一地而無中使以為常往時採権使者
害一命官為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
民不已而徬徨以死甚而
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
以為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為
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
行反視以為曠典異數以常為異以異
為常以此而求挽回
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
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
其說一入而皇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
於萬里重閽之上此為二難士氣銷矣
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
回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
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為三難臣以為
堂簾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
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
願
皇上以泰交一德為挽災首務延見大臣條

明政事罷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
荅章奏明示羣臣以意補缺官而程其
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
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
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
家
陛下收天下之心以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
濟以此仰承
天意轉災為祥在頃刻耳伏惟

聖明留意臣等曷勝懇祈待命之至
為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國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文選司郎中倪斯蕙等奏前事又該浙
江等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為朝班原有
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俯賜申飭以肅官聯以尊
朝廷事俱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
御史胡鴻奏為正班次肅官聯以尊
朝廷以冀和衷事來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
查隆慶元年二月該本部會同禮科都
給事中辛自脩等看議得翰林院不拘
品級欽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
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

宜遵行等因來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為照班次一節
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無隆侍從
故典制諸書所載其詞往往可以旁引
而互執而隆慶初年本部題准事理與
萬曆初年常朝舊儀亦稍不同今司吏
部司屬與各道御史至露章而爭臣等
再三恭酌查本部原疏科道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奉有
穆宗皇帝明旨炳然可據臣部原題如此今
日吏相遵異則何以昭畫一自
皇上登極以來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
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刑
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來所共睹之
舊規一旦易彼以抑此又適當吏部四
司空署之後則非偏亦偏非狥亦狥矣
夫班次以近上為尊亦以押班為重諸

臣所爭之事不大而事或因爭班而起
蓋有爭之端倪即有爭之流弊今各執
一事理各據一舊章愈講而說彌不定
愈爭而氣彌不平恐至偏執生成心公
事成私隙臣等即欲以辯息辯徒益之
爭耳臣謹開具事理及舊疏舊儀以請
於
皇上惟
皇上一言決之蓋

朝廷之禮當須布自上而臣子守之不當
爭執自下而
朝廷狥之今日之議或遵隆慶二年本部
題准之事例或照萬曆初年習行之舊
儀斷自
皇上則羣臣俛首輸服無敢異同矣蓋爭本
非盛世之事爭而失者有失之嫌爭而
得者亦有爭之跡若出自
宸斷則班在前者遵

君命也無爭之跡矣班在後者亦遵
君命也無失之嫌矣藉此畫息爭端一以共
濟國事為主亦所以率諸臣以順以讓
以共適於師濟揖遜之路非但為班次
一事而已
為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以便
裁覽疏
該內府抄出秦王誼漶奏為懇乞

聖明屢推敦篤崇及末品比
詔例以彰大典事來
聖旨禮部知道近來本章字畫大細不便觀
覽且易作洗改等弊着通行體式與各省
直知會遵守如有參差的該科參奏欽此
仰見
皇上總覽萬幾留神批閱除奏內照人秉抒
等乞恩冠帶容臣等另議外謹查照嘉
靖八年奏准本式酌量字畫大小通行

省直務令端楷整齊便於省覽以彰
皇上同文之治然臣猶有請焉本章者臣子
所以陳於
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
宸聽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
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
過於修飾過於冗長過於奇僻過於隱
秘悁忿者臣等以為皆宜禁如作字必
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駛作
駛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
及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
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
玉等語過於虛稱參劾但指其貪鄙昏
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
合對偶文致人罪論人論事必須明顯
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
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猜而不
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

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款項
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爭論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詖
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
於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衷直陳則在上
者一覽可決所關係於人心治體良非
細故相應并行申飭恭候
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
遵守自後章疏如有仍踵前弊聽都察

院及該科指名条治則不惟諸臣之奏
議可還淳於前代而朝上而夕報可行
有冀於今日矣奉
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
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
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談駕虛失實
非告君之體亦何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
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參治
為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疏
臣以草茅下士蒙
皇上掄置館局備員講幄涓埃未有効又蒙
拔擢畀之典禮臣即捐糜此身不足報
恩厚豈敢言去豈恐言去顧臣於三月中偶
感痰症虛火上炎日夜咳嗽飲食頓少
精神漸消舊日肌體瘦減十分之六屢
經醫官吳海張鶴年等調治皆謂脾肺
兩虛已成勞損非需之歲月難以望痊

竊思三禮非臥治之官九列非養病之
所治病則曠官理事則增病萬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久病容臣回籍調理萬一得
愈則自今日以往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任激切屏息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為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以資經理疏
臣抱病寢尋肌體瘦削骨立如柴此舉
朝所共見者本月初六日具疏上聞未蒙
俞旨竊念臣部事體重繁目今 冊封在邇
貢生雲集俱屬重典料臣之病既非旦
夕所能平而右侍郎李廷機遠在數千
里又非頃刻所能至若非亟補左侍郎
員缺則經紀久虛部務日弛臣之心益

不自安臣之病益有增劇而已伏乞
皇上俯查吏部會推官員速賜點用以理部
事容臣犬馬之軀回籍調理臣雖在田
野敢忘
皇上再生之賜曷勝哀懇隕越之至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爲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延殘喘疏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久曠再疏上
請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臣感激
天恩多方調治當典禮繁重之時恨不蚤愈
蚤出以圖少效涓埃之報不意調理再
旬百藥無效積神日減肌肉日銷痰嗽
連綿夜不得寐迄今骨瘦如削面黃似

蠟臣覺鏡顧影自歎自驚誠不自意强
壯之年而一旦骨立形銷遽至於此夫
以臣之年則宜壯
陛下之日長以臣之病則妨事
陛下之日短兼之部務煩多欲署而靜攝則
瘝曠爲懼欲强而視事則困憊不支兩
者交戰臣心益苦臣病益進焉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別無假託容解部務就
醫故里萬一狗馬之病漸有起色與黃
童白叟共祝
萬年之壽未報之 恩當圖銜結於異世耳
臣無任伏枕瞻望懇祈之至
爲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疏
臣頃以真病真情兩疏上請未蒙
俞肯臣抱病沉綿既不能免强即出待

命竭蹶又不敢息道遠奏多方調理今半月
有餘而病勢日增元氣日減咳嗽晝夜
不止日吐稠痰升餘日用飲食不為肌
膚盡化而為痰涎以致身益瘦削面益
痿黃近復聲啞氣促行步無力此滿朝
臣工所共知共見臣不敢有一字之欺
也臣部中自尚書范鏓病故之後經年
而余繼登代之繼登莅任半年臥病一
年而故又經年而臣掌
聖恩叨撫其任不意臣之病體今又危劇如
此然彼時猶有左右侍郎可以管理今
臣既以病而左侍郎懸缺未補右侍郎
告病未來一堂之上空虛無人人情自
然懈怠事體自然廢弛臣不足惜因臣
之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林莽困頓之中
又安能一息安也伏願
皇上憐微臣久病難以邀痊部務久廢難以

再曠容臣回籍調理別選耆碩早代是
任則典禮可無疏曠臣得專心藥長
林豐草之中皆臣祝
壽銜恩之日也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疏
臣頃奏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事
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恩旨感極流涕念臣自為禮部右侍郎臣
病重上書請急荷蒙
俞旨即日放臣又推講帷恩給臣父母
誥命臣五日抵家猶及侍臣父三日臣父
屬生被封典臣父子相見生死永別

激
聖恩此時此情即刻心刎頸豈敢有愛及承
召佐銓旋即時就道以為
皇上既體臣之情而放歸臣安敢不急
君之召而即出若得隨分盡職隨事盡心庶
幾少效涓埃以代先臣報答不意奏薹
之個未申而蒲柳之姿已瘁臣之病蓋
傷損虛勞之症也自去歲與聞大計旋
奉典試之

命出闈而臣已患消渴肌體瘦削矣經秋稍
蘇至今春而前症復發加以勞嗽而臣
病遂增劇矣即今氣血兩耗醫藥無功
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對鏡顧影自危自
驚覺不能酬
君父優禮講官施及其父之意久不能踐先
臣垂死教忠報効
君父之言每一上章踟躕累日然而不能自
止者病至萬分難支而情出萬分不得

已也夫人臣無病而欲偷安者欺也有
疾病而隱忍不言以至曠官誤事者亦欺
也臣病根已經歲月萬無旦夕可愈之
理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真情放臣早歸田里臣即[illegible]
也終身一飯不敢忘
聖主即不幸而從先臣地下亦當永矢銜結
效犬馬於異世臣不勝真切懇悃仰望
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
爲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疏
臣頃奏爲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事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議道欽此仰惟
聖慈高厚業已體臣之情而仍惜臣之去謝
以倍藥慎攝此眞
天地之造父母之心也臣感荷
恩眷涕泗攅集念臣伏枕自春徂秋初尚一
面調理一面供職至於症漸危迫乃始
具疏陳情然醫藥未嘗一日離門藥未嘗
一日去口以為萬有一甦猶不敢怒然
於

恩旨之惓惓也乃今
天語益溫臣病轉篤焉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
始而發痰今且帶血矣聲啞喉乾神傷
形憊多醫罔效顧影自悲一息雖存生
意垂盡耶
主上念典禮之重令臣暫有印務顧當此呼
吸存亡狗馬何由自効一身非有百慮
俱灰獨餘一念未斷之私緣臣尚有衰
齡老母隨任邸中臣以隻身承顏朝夕

今母憐子病燬欲枯子慮母衰五内
如割母子相依為命則安危不問而同
若非今日勉侍還鄉恐臣一旦溘先朝
露將使忠孝兩虧
君親並負臣雖銷殞私憾何窮此臣所為泣
骨支牀控誠瀝血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者也伏望
皇上仁覆如天慈然憫惻容臣回籍調理臣
得扶病護母與生入里門瞻望故土如

或抛負擔而勞尊稍舒辭榮祿而哭殃
漸減從危獲起頑軀仍全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激切仰控無任延頸悚息
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允放歸疏

先該臣奏為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

命月餘未蒙　俞旨仰窺

聖恩深厚不即棄捐臣獨何心固於求去但

臣久患虛損漸成勞疾自四月迄今咳

嗽日增肌膚日減奄奄僵臥旦夕憂惶

方思具疏再請適當

聖節届期普天稱慶臣欲起屢仆悵不能與

於

闕廷舞蹈之末方用跼蹐何敢遽言其私

今慶典既畢臣乃始敢以情上懇臣禮

官也臣既卧病左右堂虛無人日日曠

官事事　遣代臣一息尚在寧能自安

臣見醫書勞瘵肉脫者難治臣之瘵亦

已久矣肌肉銷鑠亦已甚矣臣如得生

則再生也非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盡謝世事一意調治豈

敢復有生全之望夫生臣者父母也能

使臣再生者

皇上也是用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十分難支俯容回籍調

理臣如未填溝壑惟母子日夜祝

天世圖銜結耳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為久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臣病五月餘矣瘦削危困之狀滿朝大

小臣工無不知之七上章乞歸而

上未忍棄臣也臣竊自念負疴沉重既不能

旦夕望竢待
命趦趄又不敢急追上
請靜聽半月前症獨深竊臣病始於勞心因
而傷脾傷肺今雖在告而身綰部章名
列朝籍豈能事事無所用心稍運心思
便覺勞弊故雖醫不離門藥不離口僅
能支撑目前而肌體之銷鑠顏色之憔
悴綠毫無加於舊臣此時此病稍退則
望生稍進則受死正如秋深敗葉津液

先枯一經風霜輒虞隕落臣有
恩未報有母在堂若令溘登先填將使忠孝
兩負氣粲衰母誰為侍養左右之人耿
耿孤悰永無報荅
朝廷之日此臣所以撫七尺而自憐干
九閽而上控者也臣事
皇上願久蒙
恩遇最深一念未酬寧忍自棄然而至於此
者臣之病臣之命耳伏望

皇上垂察俯容回籍倘或尚及調治得保餘
年則全臣之命視用臣之身者
德意更倍臣雖沒洏敢忘銜結臣無任懇切
待命之至
為待命甚尺病勢轉深九懇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自臣患病歷三時百方調治訖無寸
效邇情控血
天聽獨高犬馬微悰未蒙矜察仰諗

聖心知臣用臣不輕棄臣臣若尚可支持寧
忍固執求去顧臣脾肺交病形神兩傷
久數成勞日見沉頓臣亦知
厚恩不可以不報而力難從心
宸聽不可以屢瀆而勢難久待今臣之肉已
銷矣臣之神已耗矣臣之詞已竭矣臣
之情已亟矣臣之病狀去未必生而去
猶有可生之理臣之曠廢留亦何用而
留終為難保之人

皇上與其留臣而徒增曠職之尤孰若放臣
而予以可生之路伏乞
聖慈俯賜矜允容臣回籍調理則
朝廷再生之賜俾臣百生之幸也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為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疏
臣以久病乞骸未蒙 矜允待
命抗上以日為年伏念臣部自尚書余繼登

抱病經年又缺官經年而臣得承之其
後方數月而病病瘵病欬又適與繼登
相似不入部署又半年矣從來部堂空
虛無人諸事廢弛未有如今日之甚且
久者臣欲强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
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人
曠因久病而曠官因曠官而增病臣非
敢自惜也國有六職因臣而廢其一臣
即臥病何以自寧夫人病則呼天病則

呼天母
皇上之尊天也臣子視之則父母也臣呼籲
乞身之章凡九上矣臣叨列詞林二十
五年供事 講幄十年臣雖不肖託在
近臣病篤情危 旦至此譬如依人鳥
雀垂死哀鳴
皇上至仁至慈寧無矜惻惟
皇上批發臣奏俾得回籍調理庶幾無職業
曠廢之憂就故鄉水土之便臣若幸而

得愈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情竭詞窮不勝仰望懇祈
之至
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
懇恩早賜生還疏
臣自夏初杜門抱病八月於此矣上章
請告屢蒙 恩留仰諗
聖明未忍捐棄臣多方調治萬一得痊臣尚
可以無去也乃病至今日有不能再延

者夫長至者天地剝復之會也故醫家
診病每視冬至增減之症爲入春輕重
之徵臣數月來飲食減少明係脾土虧
損當此時而脾氣不復將來春木侵之
必益虧矣臣數月來肌肉消瘦明係相
火熏爍當此時而水不能制將來春木
佐之必益熾矣就令臣今日得蒙
恩賜歸解組釋負以從事於靜攝猶恐無及
而況可再一日緩乎夫臣禮官也

郊祀大禮而不能與俎豆之役長主大慶而
不能隨拜祝之班雖牀褥之上能一息
寧乎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顧臣之病勢實是沉重
辭榮養靜未必其生臨事當官徒速其
斃與其使臣在京邸而死孰若使臣就
田里而生
主恩自厚臣命自薄臣之求去非得已也伏
望

皇上察臣危亟之勢體臣哀切之情
俯俞臣請慨然放還使臣得及此時以養微
陽萬一再生有據則自今不死之日皆
皇上所賜之年也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
爲患病日久十二懇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點用部貳以綜典禮疏

臣力疾十一疏乞歸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夫臣之病已深而求去已亟
矣而
皇上猶不忍令臣即歸以從容調攝
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殞首所能上報顧臣卧
病太久痊可無期已疲之精神難以驟
復已銷之肌肉難以驟生生死關情俯

仰係念臣惟一母母又垂老母惟一子
子又垂危此臣急迫之真情諒亦
聖明所憫惻也且臣之此時為身謀則有憂
生之嗟為國謀則有曠職之懼本部侍
郎二員左者未補右者未到獨臣以一
身臥理病憊難支夫使臣拮据部務則
不能靜攝使臣一意靜攝又不免廢事
是臣身與部事並受其病也萬不得已
乃敢哀控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容臣回籍調治賜允聽臣暫解部事將
臣部印信則委大臣一員管理仍將左
侍郎員缺速賜推用庶幾餘生或猶可
起而部務不致久瘝矣
為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疏
臣於前月奏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
方無效十一懇恩早賜生還事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讀
天語不勝媿念臣抱病九月有餘陳
請之疏亦已十二次矣臣今年四十有五蒙
皇上拔擢至正卿海濱寒士初望豈敢及此
前時臣父病亟蒙
皇上體悉速命臣歸臨危相見又推講幄恩
賜封賜卿臣每念此未嘗不中夜伏枕而泣

也若臣尚可支持不思報效不病稱病
欲自偷安無論
皇上不可欺本心不忍欺即
皇天在上寧容此不忠不信忘恩負德之臣
哉臣閱醫書勞瘦而肉脫者難治臣之
體比舊已減十之七矣久欬而聲啞者
難治臣啞而小愈愈而復啞者又一月
餘矣秋冬間尚賴藥餌以活耳屈指春
陽木氣將旺脾土受尅脾氣不能勝藥

力則何所恃而自存乎夫臣所藉以報
主者此身耳若先無此身將何致身從前
異數隆恩無由報答即稱銜環結草亦是渺
茫此所為顧影自悲仰
天上控者也臣有寡母已迫衰齡頃在家鄉
驚聞虚信千里冒征涉霜雪而視臣於
京邸臣母子相抱痛哭見之不孝使母
劬勞如此母則謂臣途中但望見汝了
不知寒也顧别幾月而汝遂瘦削幾不

可識認乎臣病勢如此情事如此一字
不敢欺謾伏望
皇上念臣生死未決之危症憐臣母子相依
之至情早放臣歸俾之一意靜攝但此
身得全異日或有可以報
上恩者而非所敢必也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

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惻苦情疏

臣於本月初四日奏為病深時久情迫
詞窮十三懇恩早放生還事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還遵屢旨在任調理毋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泣病殘役軀致
壓
聖眷自當安心調理豈敢復有塵瀆乃臣心

有萬不能安者不敢不明陳
君父之前臣自患病以來日甚一日肌肉盡
消欬不絕聲痰不絕嘔肺氣已竭脾氣
已傷九月臥牀百方無效目者
福王婚禮選吉驟聞
天語傳宣臣病未及死敢不趨　命匍匐至
長安門顛仆不吏司官代臣接捧
勅旨宣召中使在朝臣工衆目所見咸詡臣
一病生此大異重於

君命禮有不俟屨聿者而臣中途自癈力不
能安臣心何以自安元旦在即百辟朝
天而臣咫尺 闕庭方當僵卧不能從諸臣
一效舞蹈祝願之私臣心又何以自安
且 福王婚禮有日矣禮官宜有執事
而左侍郎尚缺右侍郎未來獨臣一人
尚綰部綬今臣病經一載瘦削如此豈
敢於兩月之內遽望痊安若於此時不
能强起部中又別無官豈不有誤

朝廷之事則臣之罪益大則臣之心益不
安矣伏乞
皇上念臣真病真情並無一字虛假
俯容臣回籍調治早選賢能以襄典禮則於
國事既濟臣命得延臣犬馬何足道或不
孤
聖明二十餘年作養微臣之至意耳臣無任
激切待 命之至

爲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恩速放生還疏
臣自患病經年猶扶掖視部中文書昨
正月二十四日僉押忽然一陣痰暈幾
落於地尚不自覺已而稍蘇乃始自驚
而自憐也臣自入春以來痰嗽日增元
氣日損飲食日少奄奄待盡喉啞不能
出言手顫不能書字觀臣之面猶三分
似人也解衣而視其體危羸憔悴已全
不似人形矣死生常理何足深惜獨念

堂上慈母將近七旬抱中稚子未及五
歲俯仰如此慘苦可知伏願
皇上憐而放臣臣[illegible]而萬一得愈猶是
陛下之草莽臣也不幸而死死於故鄉亦戴
陛下之恩不朽臣病危神亂不知所云

爲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疏
臣自入春以來瘦弱日甚聲日啞痰日

稠飲食日減神思憒亂動須人扶臣之
病懽加於春而今果加矣見者皆駭而
醫者卦步矣臣不能視部事僉押用印
者二十餘日矣
皇上未忍遽聽臣歸不知臣今不憂不得歸
而憂不及歸也伏乞
別簡大臣一員代署部事仍許臣回籍調理
則
皇上始終恩遇臣生死供當不朽臣伏枕隕

情不勝迫切惟
皇上哀憐之
為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憐憫拯救疏
臣自患病以來請告疏至十六矣
皇上未忍放臣蓋猶謂臣病尚可生耳臣病
半月以來十分沉重蓋因勞瘵之病虛
弱羸瘦肌肉消盡氣血耗盡臣之在世
捱日而已臣母年近七旬因愁成病若

臣有不保臣母何以自存懇乞
聖恩早放臣歸臣及生前與母還鄉臣即不
起尚免臣母愁苦異鄉或致不測也
為病危戀　主恭進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未報
深恩疏
臣自患病急遽一載生平受
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篤矣古大臣當有
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謹取臣病

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
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
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鼎盛
際中天之運如
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強中外無隙東征西
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
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
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福
陛下為千古之一帝

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蒼歷考古帝王臨御
既久或以治久而生驕或以將亂而生
悔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馬臣願
陛下穆然自省所行盡是耶則三十餘年蒼
困
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是耶則三十
餘年者亦
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壯盛之年正是理
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歲年漸杜
蠹壞益深即欲挽不反之勢於倦勤之
餘亦無及矣
陛下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甚
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
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
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
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喆王何太
不如者問政事民情可方何代臣願
陛下奮其英畧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
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槩夫朝政未
肅者病在人情之懦臣比見人心怠玩
綱紀陵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閣彼此喜
拓伎上下不相貫議少成效人無固心
皇上批答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
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直謂
可緩可急可作可置
即如

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為之
蓋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皷
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避於招權執法
者易於招怨拓率[illegible]失[illegible][illegible]自使過一
事則曰我非不欲為也未得
旨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
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
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
朝廷當之臣以為天下之事寧使

朝廷責成臣子無使臣子催請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顯立期
程
朝廷躬為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
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情而歸之
整肅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
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
畏法也懸法而不能使不犯有人敢犯
而莫敢不肅者長官也故州縣治[illegible]郡

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
道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
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時司道之缺不
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驟[illegible]上
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
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況
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
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
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

時漁獵耳
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由豈知一官缺
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
皆無所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下兩
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其
登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甄正幾何激
揚幾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
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暌者病
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

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
皇上明審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
謂盡無可疑
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不盡中則遂以
疑為常始因一端漸及眾事始而疑端
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
措稱
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點用卿貳大臣幾人羣臣屢見疑之勢

巧者益自彌縫以蓋其所短深者遠避
嫌疑趑趄而不敢前誰肯挺身以任
朝廷之事若
君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
事羣臣無可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
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
人盡心人人盡力 國家之利孰大於
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才消沮及遇
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

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疑疑之則
無人可信臣請
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
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以往當使
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
之功罪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
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
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
周防畫撤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

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
大凡人情既有所壅人言原自難奪惟
英明之至自知而自斷之可以
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
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斂之禍小民愁
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
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
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關痛癢猶如

斟酌令一縣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參隨
此輩於民有何情分長何法度但有一
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橐而更留與
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若總歸於百姓萬
人得利怨總歸於
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咨怨遍於千萬世而
下誰肯諒
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
淺後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

形者
高皇帝之功德大
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
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總有良醫
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
者藉民心以復興
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
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
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
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
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
今惟皇上之
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旦不悔即漢
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
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
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
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手稍需歲月耳
章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
不便者可一日罷也
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
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入春病危旬日以
來不可復起思戀
聖主伏枕强書纔及數語便已困憊即復置
之置之而終心不能自已蓋十日始成
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
言止矣臣終無報國之日矣惟
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哀鳴感戀仰望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一念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侈為敗資非一念之興敗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而怖其始不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後救駭而後圖則已晚矣是故態臣

獻諛於已安直臣觸違於既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蓋臣之事君救於未然忠欲定於未然其不欲移於彼微不欲發於彼是不欲伏於此夫是之謂謀國之臣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景德數十年間內警寬康閭閻富厚郡國畢災傷亦從時常例而李文靖為相輒閱而輒奏之斯蓋欲憂勞天子耳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不則得符天禧之間必後漢文靖之謂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不離茵席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又况六合為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為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並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

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羽葆於是乎長袂利屣進嬖褒織締御柏梁建章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郊畤雍祠虛遍蓬萊五城三神山之屬靡究遍焉始不過尺咫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心而不足是人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貴繁興逐末商賈矜子母燿鄉里閭左少年

豈才使氣任俠無并苛之宮厚薪衙淑亦
且智畫能索慕所不如始以天下奉人主之
侈心既且以天下奉天下傷心而蓋不足天
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
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
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
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頑愚誰肯以
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狥此方寸之侈心彼
固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穆聖人主

固然其無足稚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
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冀其矯太平虛名為
一切奉行故事獨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
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
使知之者天下蓋有欲言而不能能言而不
敢敢言而不得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
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
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
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

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興其求之天下則
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
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
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
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
始故胼羊在道嗸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
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苫蓋臥荊棘裋褐不
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寒裹纏坐甲枕
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

勞奇請它比鍛鍊周內呼天搶地斷肌刻膚
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羸
町疃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吾必使之知其離
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叫
呼山澤釋耒帶劍走死地如騖吾必使之知
其危其視麒麟神雀芝房蓂莢之瑞直麗秦
圖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
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臣是弼此豈從操
此區區危慄求諸人主念之無所諱何者耶

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耳以天下奉之則不足以天下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阽危而人主不動念者亦安有念天下阽危而晏然不為所者必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則必不忍斂四方之憂以為樂斂四方之勞以為安斂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為豐亨豫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怯之心折荒淫之業絀後宮不敢關妝而望頰笑糟丘酒池虛為

林奔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長平冠軍之枚不遣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鬧貴幸無僭擬之誅守牧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軍清溢自平浮蕩自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致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也昔太宗修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

外饑寒死者對上黙然為色變陳恕為三司使有淵趣上中外歲數數恕以為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僖之末而始嘆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僖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

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為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往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塞胷而冀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即四方

軍事當然由

善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非可以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致之非可以收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之顧獨以為業已歸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我於事遠投之以計討至而機移臨之以命命違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至於兩失則不如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為得也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將權然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假者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國吾國也股肱羽翼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為軍容以軍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之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悖求將而慮其缺又設之貳以偏之立之監以參之營中投計畫從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劍有兩刃而無兩柄弩有連發而無二括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軋兩功相忌兩敗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祖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朝議亦且[illegible]者與彼與此為二中與外為三將方自談首鼠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

哉是故國之危徵有三而强弱不存焉軍之
敗徵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
事懼其不任而伐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
應者國危吾願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
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
自用其奇而不敢上下無策而交相疑者國
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爲嘗論無定衡以多寡
爲勝毀譽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
柄柄有兩持制成而多撓令下而數易如是

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請內請
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生
得失則謀泄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而將
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
前且卻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
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
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定
令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
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冥反與所不任者議

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及制乎所不任彼以
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
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
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養無失晋
以無策敗而令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
而論之與聽而論之同狀言其所知與言其
所臆與憒當事而諱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
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
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觀而諱利害者

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為高而不受其
終毛舉苛論以為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
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
之不真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諉目
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遒
溢議不已而叛纍互起始於為國漸以自為
及其自為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
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積一事也故使人以
為國之事自為則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為之

心為國則無不濟也何者武事之謀未有如
自為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
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敗之昔者漢王
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
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
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
蕭王亦以為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
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
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已出則

不敢不盡力自已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
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
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
節度則益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
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
世之將略未必如兩人忘私循國雖亦未
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
利鈍之所由略可覩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
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

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
閫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不分者權與事而
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
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
與事之外不相猶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
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
將獨明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
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
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予公奪而後

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
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
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
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
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
皆以為非吾事也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
懸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事也故有將事而
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內之內假
登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瞰之

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
髀而莫手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
將之事勿使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
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
之政出於一則尊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强幹威不庭備非
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
唐之府兵更而為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

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
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
制因以遂壞何也哉　國家統兵於五府
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强弱庶質之勢立
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
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
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
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

以智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强根本者
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
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
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
在兹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
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
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

也夫虎賁七萃宿衛京師左偏右承中
權後勁祖宗之制也鼓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貴祖宗之法也故
國不虛置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以有法在也法存而制託以行若不
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
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
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

而調之郡國壯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善然澡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益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狥一時之見一人之識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識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

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狃而息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於蕭愍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

法至高中而弊主開兊而變變而復弊
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莂不能復振也
我　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
而復弊正徳中變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
大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晰春黃
鐵亦與
二祖將將將兵之意衍馬而天下玩愒久弊
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
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
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
嘗不汰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
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為
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
備兵也嘉靖中嘗揉簡精兵四萬人矣
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

[illegible]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
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
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
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按其易
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
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
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
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國
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
為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說曰重
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
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
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
國家推亦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
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說曰

分將推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
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主三提督
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猜亂視多言
亂聽師無成命難多何為且夫以令之
將用令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
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説曰京兵之
猾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
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
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享兵慿軾觀
之為數十年来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
戰者乎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令
之將用令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為
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説曰入衛京師
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
邊之卒列郭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
守堂奥扉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且
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因外家者交通
宦寺禍機不測覘者稍窺見京兵脆猾

而恣為横也且夫以令之將用令之法
則兵不可待而入也夫所謂令之將者
何也謀帥必於勲胄則其選太監也協
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
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
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令之法者何也盛
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
為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
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槩
為之賞罰而不覈其後則其權撓也故
以令之人行令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
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剥軍以自
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遁於法之外
必且舞於法之内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
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
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
議入聚歘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

增則益冗識賊則益削識合則太重識
分則太輕識出成則滋勞識入衛則示
弱徒日服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
不振故愚以爲以令之將用令之法無
往而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令之將卽無往不可也夫五軍
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徵我

二祖堂執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
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
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
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
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
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習士弓弩各爲

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
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爲國禦寇必養之有
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
士家患不爲也故以寵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
以羸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
缺伍當孥所管官俸故以嚴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揖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特其已習
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爲議不
若取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
爲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
遏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闕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

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呶呶議制爲

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

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

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

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

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爲厲階況

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

陽有凌雲臺馬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

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

帝支以大木而墜說者謂輕重力偏故

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

支凌雲臺之類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一

問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皐陶而孟子謂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夫舜之初載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真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歟清漢之命讓於羣卿絲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稱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然君子之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遠於情歟先零之役則請無如老臣淮蔡之役則請躬自督戰澄淵之役力主親征汴京之役獨總朝議此皆古所稱任事者也當其時盈庭之議豈盡非也而惟然執其初說雖事幸而濟不幾於愎諫而咈衆論者歟夫任則[illegible]無讓讓[illegible]無任任與讓不其兩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俟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矜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勵俗俾讓不近名任不近利以庶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篤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也爵祿名位懸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朝廷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已進退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蓋臣之上忠貞士之茂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為萬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惟時洪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然羣工未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

也尹之相湯則任矣伊陟之倫豈其無
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扇喪興嗟
民朝夕急譬之援溺然褰裳濡足惟力
是視而曰待人焉無是理也故禹之讓
也其所以任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爲讓
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
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爲卿也讓
於狐偃讓於先且居士匄韓起之將也
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

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
暢文武兼資不如李膺羊祜讓開府則
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
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僅之三德
軫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最優乎以庸
恭色媚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悅而舉之
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乎
羌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伐蔡

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禽澶淵之
寇寇準獨主親征恭制專決而中國之
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絀和議一意用
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爲
後法忠臣之慮斯闊遠矣充國其最懿
乎準猷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藐
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
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

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
讓於是讓與任始岐而爲二雖然後固
未嘗飾其不讓者爲讓而持其不任者
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說
於心讓於色恬於勢銳於名則是以不
讓者爲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
所撓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疎於料事
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
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

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出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方雅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蠡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即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真讓已有度其理當為而任之者有度其

才可以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為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已無可為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則無問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問勞逸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則無問恩怨也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為不足其敵也自以為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為事其敵

也以一身事為事以天下為事則任以一身為事則不任自以為不足則讓而自以為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為坑穽以排之始於爭事卒於爭利固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長事也畏始事之難而託為高曠以避之長後事之難

則假示不專以褻之成與敗不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冒為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長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為名高則讓之將為厚利則任之陰為厚利顯為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為名高終為厚利則始以讓而終

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爲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籌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豈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展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悉以爲純臣之誼辨其爲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乎齊之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無所不讓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

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談任讓之名彌意者其非純臣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慮黜衆議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啓其端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以讓也而此韋彼弦彼可此否如五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埤益鞅掌所以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爲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爲近

名任爲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
疏之偽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
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
所由出於・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
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
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
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
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
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

端醇偽之肯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
以執事之問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
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盖
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曰不煩言而
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
也然歟否歟二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
下山東而父老扶杖願觀德化之成者有
璽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爲天子見萬里

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國
勢最强誠以令在必行而已廢格法至重
而其戶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
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
使令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
而或以爲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歟
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
宣宗章皇帝精洋洋

聖謨氣在
寶訓者惟修令布令爲兢兢其大指可得而
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愷悌紹麻
聖諭夙夜憂勞天下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釐革　詔書下天下皆訢訢焉以爲帝王
不足倂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
令數下則褻玩而頓矣欲重

詔令何道而可謂士其昌言之
惟人主利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
下一累於人主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
故布令陳詞吹嘘鼓舞以震耀遐邇者
盛王之要機也本寬貞度設誠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羣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
令其次能令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
不能令至於不能令未矣易曰天下有風
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不

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宣宣
墨墨耳及其披拂四海播揚萬有也蓄
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去震滅擊撞亦足
殺萬物而不屬盡物莫不稟令於風令
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
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
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闇於大
較以為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
禁止耳則何逮責人以無為之理乎夫

令必行禁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
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
有虞氏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
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迪有顯戮以
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
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
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癃策杖願
見德化之成者考文也而奉詔不勤勤
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

下西河遠入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
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
府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
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
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察過詔議詔不
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
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
書是也詭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
又于欽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

朱草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鷙而
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摹闊而不偏肯
斷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强固非
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
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諭羣臣
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
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

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
有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詔令必求
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耳
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法
祖宗之麻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訢訢焉愚
生即託在草莽竊不敢自處漢市掾下
竊以爲

皇上天下聖主也蠲租賜復讞獄緩死海內
有不安其所者爲之惻怛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錯貸
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於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氊裘之長稟正朔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椒房之戚尚主之貴
一挂議論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偶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
心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
憲令不盡行威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輦
轂法行於貴近而抗[illegible]於[illegible]巧上布令
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設令以
文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
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
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覆
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

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
相循上下相猶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
以必行責人則以為便人言之而以必
行責我則以為不便緣人之說而加詳
則以為有便無不便嬌人之說以求勝
則又以不使施二使如此則前後相反
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
者罪令育
朝廷下令至於有司然何時矣未布於縣

內都邑已紛矣彼見郡邑之擾則復何
急焉未布於他郡縣則已急矣彼見
其惰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
乙乙且傲然一斗睨乙時譏甲甲且復
然如此則遠近相視遠近相伏令必不
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逾歲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郡
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偏於
群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

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
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
行者也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本
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
後不行也亏之析者不於其畫也故其
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
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
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
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議既

定吾即以責主者綜名實覈功過行不
力賊
朝廷隨而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
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下執符以
合焉勿汲汲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
內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
而便行之而始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
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不便而共中
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

糺馬大畏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
令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税矣而覩隴畝視旱蝗者為奉令剥
民録以潤私橐者為廢格
詔賑貸矣而發倉庾惠窮民者為奉令餘粱
肉以不恤其所者為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為奉令益情
跂罪以獄無辜者為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灌濯抑芳靡者為奉令侈

女紅以自繭絲者為廢格
詔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
苦者為奉令朘軍須弛武備及效首虜
不實者為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絲
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卒劾慎題覆查
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僚矣傳大展之取
伸大府之憲裁九卿之恩數者
天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宮府無二體貴賤無二法遠近
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為一
日之間而覆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
彊則國彊奉法弱則國弱而先臣崔銑
之言曰我
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彊無宋之苟安有
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令

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令之法行
漢之令做強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
以不若有虞政何以不若商周執事所
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曰純
之化人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
有立於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漢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言路通塞關世道治忽尚矣古之帝王有獻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開言路之章無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逮古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乎激宋之言路始乎開卒乎塞夫隨

何以入於激開何以入於塞儻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所以弘奬言路者至深切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説也而王文恪乃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以塞之機果安在歟
上循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羣臣爭上書論列天下事然深識之士猶不能不喜其開而虞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不與直歟蘇洵曰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納意於國事有謂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士其明著於篇以為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陽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

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覩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

與害爲國家慮此必不行之數也惟夫
以國家之心爲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
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杯
盂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
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
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
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
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
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

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
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閼之旋復塞
之以直求之於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
相尋也蓋反復漢宋之事而咨嗟嘆焉
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
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
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
標舉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爲顧廚俊
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
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
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
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遷
害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
而忠讜之路絕宋亦且敝矣故天下之
事至於靡焉而昇至於矯焉而過至於
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閼
之極也常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即千
古同揆矣哉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
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
時拾遺禁闥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討
大使士哲倪侖火基皆得叩閽而盡
所欲吐故群策畢舉而大猷始肇也我
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
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
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嶺撫恭議侍
衛姚知縣弘言讜輸納王政以編氓建

言権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
問故忠謨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
之主習於事而措策之臣熟於計以不
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機
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
於已然深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
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必然之說故其
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入
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

天下見以為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
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口而發其究
至於以言為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矣
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
故塞者開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
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官天
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天
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聳目
語賤繩之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

主積斷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斷不能平
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哉
國家至
仁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開以懲
罪尋復其官洊至崇臙言事者爭為激
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紐言者無所用
一罵輒斥或繫獄或杖於
闕下而言路始禁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闕失給事中御史

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為激切
至正德中大璫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
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累刑戮且
而言路又禁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
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官之聽納嘖室之譏信必然之畫
闢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
愫舉讜顏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獮

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
而猶莫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
憂盛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而至斥逐
者耶伏蒲徙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
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
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既隔而於
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
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
害大人主有所攖拂而遂訴臣其事顯

而留中不報決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
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
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
操釜鬲而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
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
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
子宜自引以為過則柰何不講於獻納
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
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為

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爲不欲彰
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
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
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豈乎君臣之
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
之術而成其為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
子以為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
吾以為宜真誠婉為如古純德不二心
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

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
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
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
事機或幾而僨也人主內有所絀以律
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
遂無所絀也人主陰有所過而憚於譏
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
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干論不為煩習
談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

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
閤不為懟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
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
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為
急吾以為急而上且意其為緩疑於其
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
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為大吾以為大
而上且意其為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
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

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
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
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
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
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
彈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亢厲為聲
安有悾悾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
其諫主可知也呼之諫父不於衆中而
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

明王闢道而求訥和顏色而受之於君
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
也王沂公謂須絕意於國事韓魏公謂
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
誠即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
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
適政不足間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
政而勿適勿間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
籌畫至密奇見聽納十不得五焉況於

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
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徽長
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
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抑
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聞達而恥沒世名不稱其旨則
其矣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
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
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

拾遺禁闈而强藩寢逆謀魏昇平章而京
兆毀大第為侍中而契丹書輒署名入門
下者而止邊戍無虞事此四君子者非身
請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敦浩唐房
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
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
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
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鄉舉里選
其稱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
聲而適於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
終始不酬真偽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
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
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
謂遲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然則名者
固為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
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
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賓也可以徵實亦或以欺
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
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覩其實而覩
其名不可覈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
闇於名亦闇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
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
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
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
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
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
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獨士操
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為用而不相
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
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
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
朝名施敵國寧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
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嘗漢武時才臣
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

守節死義不可説而下者惟顯也即丞
相弘亡敢厲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省騶
從撤大第即郭汾陽且為斂衽矣韓魏
公之為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
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
曰為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
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既相
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
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
此四公者討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
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
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可視
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
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
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
名無所著以存昔者狐趙之於晉也房
杜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

亦伺其出處為時盛替引領望其登用
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
為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成名之難
副矣夫賢者有名僞者亦有名人主得
賢人則以治得僞人則以亂天下賢人
少僞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
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
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先不聞之功
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願相髦士之倫
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恨而復
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
以名為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為
者也無以名為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
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
為者猝而成猝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
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離也古者
士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
不如為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

而閫漸漬以往未有無階躐得名於邦國閫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爲要積月之要而爲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未有無階躐得名於公卿閫者也彼四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憚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疑塵滿席而人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君實居處有法度誠心不妄語即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此皆蹊規蹈矩含渟樹朴不離跬步不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譽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不根本實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爲能以暴得大名爲福囂然若撾鍾鼓而求之于旦夕以此爲哉蓋天下趣名久矣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激不

情離衆以爲賢跂數以爲智棄千金而不顧辭壺餐而動色平津侯之布被鄭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輻輳辯如飛屑危冠而稱通術抵掌以論功名程其職業茫如風影類趙括之談兵等馬謖之過實是曰誕名其流二也廣求以舍衆動速以自旌游大人以成名猗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蕭葵睎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交名其流三也事私而託公行汙而寄治徼好爵而靡至藉令名以自通及魚兔之既收類蘧廬之託宿毋將挫廉於劇州孫寶斂法於杜穉是曰借名其流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徼巧欲而如謙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爲高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爲名而亦終於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實者有名

偽者亦有所貴之名二偽之名五五者
之變又從不可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
以今之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
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譏
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容
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厚知一毀而
眾詆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
能無飾言聞并既已信耳而傳者又未
必信目真偽相間是非易位然則孰從

而辨之蓋古者官於鄉因取士於鄉故
成於上論定於下私既莫若與人而曰
與人稱之至愚莫若庶人而曰庶人不
議至拘而負小鄉人而皆然人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實人庶人鄉人
能加於士論然而此三者近也吾非
以此三人者兼愛憎毀譽而其為愛憎
毀譽混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
君然非止為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也

沮而退也雖欲為夸誕而人悉其底裏
則赧赧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
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暱而習見其疵
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疏遠而習見
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
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真好惡
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
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
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

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
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
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
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
之者也如浩如琯則譽之者也使人譽
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琯之敗
也怏怏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
遠詩至縱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
態始露矣借衣着被借車者馳至於論

推襟𣪺盡還之至人而後詫曰情矣借矣彼不詶其始不宜得而徒悲其後之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即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遂折天下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無名高以分其所欝而獨使利受其必騖之勢其為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為善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范公蓋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逆而拒之士勿有心徇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願有千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其心為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與否耳名誠不足狥亦復安足避哉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周以六計弊羣吏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簡矣遂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歟六條所捡大都二千石事也何以不及令而所稱良二千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耳有請罷刺史署州牧者有議罷太守任刺史者有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守者其亦有見歟 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皇上凝精太平 詔銓憲大臣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上監牧郡縣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效天下未不以稱上意者豈於法猶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之意猶有未寔者歟諸士行與計吏偕来顧具陳所以興起吏治之畧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閭閻疾苦道何由我則惟監牧守者令共此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若令賢民也不安惟監牧守若令否顧不重我盡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善於周舉刺莫嚴於漢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能敬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寄舉焉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强宗豪右而其五盡捡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畧举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其後世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爲弊端宋嘗循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

定舉刺令四十九條美只二十七最定
課法美此皆法詳於前與而治遜於往
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為也綜核
誠密賞罰誠當即周六計漢六條足矣
綜核不密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
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
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撿
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
刺史不代守為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
全長吏責大猾而已簿書委瑣則令自
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為令也故上下有
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
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為最盛也
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史任州牧矣
然中才自守功效陵夷則望息褰帷風
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
守專任刺史矣然盡罷師帥獨任糾察
則佩犢蔑聞烹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

也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
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
取古人官名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
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興也為官擇人
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
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
其名吏議滋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
已我
國家張官置吏歷畫周詳慮吏治之否臧
立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密曲設司察
以糾之監牧定其流品而撫按歲舉奏
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黜陟之
此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
皇上疑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
詔銓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
按課之嚴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
隆古如此盛哉前遴憲崇理釐弊剔蠹如逐
如霆如霽如湯之起而稱

意者乎而愚生病有槩於古今之不相反也夫封一卓茂褒一龔伎猶能使群吏爭風舉朝動色今歲所舉剌者幾何人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見洗心滌慮矯然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詳官不備歟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蓋轉之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國之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積數歲始還而所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彼者監司指而未償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復遥制於彼則一縣而百人與之矣區畫於前又復更端於後則十年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其為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為人彼徹其上者厚而所以為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能不虞忌幸而得譽而又不能不虞毀彼

憂得失之心合而營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是為備則不如其省已按事則微情隱慝不暴陳於攷不肖則詳矣而舉賢抑何畧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綸初縮輒以上考見褒墨敕甲遷動以徹文見留於當官則怨矣而去任抑何刻也孤遊無援桂於容納根株既圖漏於吞舟於下僚則嚴矣而大吏抑何疎也不問功能而問聲望天下乃始翹跂騖於名矣不舉循良而舉卓異天下乃始矯虔炫於奇矣令撫按之公牘而別諭於毀譽之口則守職奉公者後而黨同養交之士進矣禁胥人之私揭而陰用為殿最之階則撲捘苟容者免而守法任怨之吏絀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以是為詳則不如其簡已故陸贄謂黜陟之使宜省官

之不急亂法之法八荀勗謂省吏不如
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古人之言信有旨
哉今法不可益亂則莫若寬文罔省議
論官未可卒省則莫若明職守正體統
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以
責其効彼其四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及
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長民
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由
塗而入我則難有所操舍於法而不假

於民則難有所操舍於民而不使於法
則又難且漢治累功効唐法參優劣合
一言不相應目攝之矣一舉事不當莫
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催科之政士亦
非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罔
宜寬也

國家成法纖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
多言矣今一賦役也一色便之遂欲天
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

持之以議坐事又欲以議[illegible]之以事坐
罪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
撓之人而治者乎為之而敗上又繫
以責之則胡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
責其功而直為此擾擾也故議論宜省
也守令撫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
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以
強厲為精神仕路又澆反以含容為持
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

持上之短長下既可以參句稽之權上
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未嘗不相伺詷
察終於上下相遁競為周容罔愚以為
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理為賢以政平
訟簡為功効而鷹擊毛鷙猾賊任威者
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賢
以弊絕風清為功効而奸邪起不能禁
官耗亂不能治則罪之勿使假器亦勿
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

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科察遣
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
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
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
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者
約法宋唐之苛煩羅方進夏侯之浮說
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宗命官立法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天下平而無事矣漢人之頌曰載其
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寧天下猶
可何論吏事哉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
以唐之失政始於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
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
涇原之亂河東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
之臣方略各異而皆以定亂於未成之際
無救也
朝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營督
使猶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為度越前
代大較可睹矣二三脫巾之變稍見嘉靖
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畧之得失亦
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
而無救於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
策而無害於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
至犯上至亡等也
天子第誅二三首惡饋廩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
於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
綱雖弛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
然防未然者否

今天下一尉候冢胡越將吏橐弓臥鼓
無烽燧之驚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
於浙譟於寧武譟於粵譟於薊譟於鄖
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干紀亂常命
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
變為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至楚人耳

見鄆事第以鄆帥而惜唐事爲微疏矣說爲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強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陵主帥士卒陵偏裨凡後之矯命雖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抗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據在士卒猶在偏裨強在偏裨猶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

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變正傾之畧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寧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籍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者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

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兵馬元贊爲游說以溫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禽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行一人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

芒刃斧斤謀然立解然而無救於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
國家修内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於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大誠之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做者謂是役也苟將官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

識則固已藉藉非做矣皆同源清靖濟
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臣
服之畧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
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
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
之實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
狃于撫狃于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
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情形未睹而解
戎算也一時經畧之跡曾不得與唐四

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
肅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於十萬之師以一使
之任賢於百將之畧則
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唐之諸臣吾
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
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
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
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棄以予虜

也又非天賦之役善楚不堪命也其人
又非唐之列鎮坐飭而養以為驕子者
也而至犯上並亡等
天子卽廷臾溫崇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
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
驕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
諸軍亦稍歛而就撫臣之約束即鄖事
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生曰制

已然救未然懲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
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
所撥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
為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為一鎮也法也
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
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罷撫臣矣辱監
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
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
以鬧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

之利有所欲不得以逞害者也稍其防
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
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驕下以代之充
人亦何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藉
者十人不一見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
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
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姖
煦狗之也然則壞
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

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
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遲速之於唇
吻正度於胷臆而執節於掌握內得於
心外調於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流
孟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
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屢相疑之
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
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
為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

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則易散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弃
走服役而稱一二夫者也合之則可以于
國法喪師紀而辱
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
自別於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脅無罪以
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
可不授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
即訛言繁興衡風之末也恫疑相恐虛

亏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亏之餘而
曲狗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宜其無
悔於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秉其
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
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
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
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
以順逆為差故比諸卒於大同之變則
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於抗

朝廷推

部肯而此則止於厲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於浙於蘭於粵於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於戚士伍剋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國將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於下恩宜歸於

上夫法明於下恩歸於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欒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令縱不得吞人而用之獨宗何陽翕陰煽躬為戎首寔生厲階於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令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卒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胄極矣帥不齒於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遑攫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室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

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於

上力殫於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宗伯集卷之六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蓋官制莫備於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周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歟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論道孤曰弘化豈於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罷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

修而論道弘化之旨蔑如也其得失可指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而重部卿之秩
成祖文皇帝設閣臣以參帷幄之謀
神謨遠慮高出千古大旨與周官同歟否歟
宋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羣臣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臣較之亦有別歟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

上下之交根本固自有在歟諸士其切擬究之

人主不能自為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太臣而太臣亦人臣也均之為人臣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

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為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闇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心腹情久而狎狎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

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為國重臣寧為
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於周
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
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
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
愚以為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
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
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
矣陰陽調則四海國邑平矣其所為異

者公孤所重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
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內于
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
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
不必行率屬者未始不通於上而論道
者不必行於下雖然其體不可下侵
大權不可旁假也傅說之命曰若作酒
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非羹麴糵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為羹
為酒可以為而不必自為也則商之相
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
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
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
有也而曰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為汝
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
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

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
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之職屬
之一相故綜理朝政嘗多而輔養君德
嘗少既已為麴糵又復為酒既已為鹽
梅又復為羹既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
盡總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
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為重臣不肖人
居之則為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
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內不親

人主乃始以意向為親幸而所親者亦
以承意觀色為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
偃之流為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
流為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
流為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
為親臣甚而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
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蓋未嘗無親
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
有親之而不足以為重則親與重兩分

而以為治難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
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為重則
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
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
六卿之職分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
德修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
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
清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修
也蓋自漢唐以至於今其得三代命官

遺意者莫如我
朝我　朝重臣分而親臣尊
高皇帝罷中書省為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
文皇帝設閣臣參機務故親臣之職尊也古
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
之古之相臣如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
臣如心之於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
便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於
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旨也

六部分中書分職率屬之遺也論者不
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為酒醴為和羹
而不必自為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
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
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
臣尊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尊者之漸疎
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為
重臣君親之則為親臣今日堂陛之交
愚生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跂而

待

臨御也旃廈之上猶[illegible]而侍獻納也公車之
・牘猶積而待　猶決也延臣疎而近臣
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延臣益疎意
者其有真誠察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
者乎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
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
日接則親日隔則疎始因隔以為疎繼
因疎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長
於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於上門
既隔於九閽堂遂遠於萬里閑事未必
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
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
在人主行之則為權宜在左右假之遂
為弊竇以緩為急急可以為威以急為
緩緩可以為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
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
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

假借之端也神明之主剛而多斷一不
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為權共儉之佐壓
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為利
來君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
於禹鉉之間復有釜鬵之隔官與民隔
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
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
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
得之於公見必求之於微旨上以慎為
為營壘下以窺瞰為機緘巧者可以逢
迎佞者因而熒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
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
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偽故君臣不相接
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從令奉
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
貫必且以玩愒為當然以窺避為得[illegible]
士風突於情察造道壞於因循襞之[illegible]
啓悶患之則欺[illegible]　令優中而益藝偽

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流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未宣切摩之苦詞漸格訛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煩

朝廷之士既漸分為兩途宮府之間益復難為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叢也君臣一不相接則六弊滋六弊滋而萬機挫人主欲綜萬機而袪六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於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於我可以因親臣以諭於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於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馬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無但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無我心而心不在我我為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眾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持眾美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為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執詳則廢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守則議論之叢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為人主計則莫若有親臣即為人臣計與其為重臣亦寧為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臣進言於人主常易張良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猶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

長親臣也李泌之勲名何如汾陽王子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於要君親臣為君所親忝切而益見其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絶上之所為寄腹心下之所為屬耳目微二三親臣復誰望乎杜黄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為一體君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以是為今日一德交修之助

問自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咨諏善道為務而漢人之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人有謂議其盡天下之心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議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責力行之效歟自古議論之多者莫如宋有請廣開言路者有欲畫罷利病者有請分別君子小人者又有不欲分別白黒者此四人者皆世所稱賢而其言若枘鑿不相入也則將安所取衷歟今之持議大畧兩端省議論廣忠益此二言者皆當矣顧議論欲省何以使衆思之必集忠益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淆執事者顧聞酌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

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則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儀論滋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中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言省而力行可幾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

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少者莫如
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前三其
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所謂三者曰
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
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復
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
因議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
然耶夏竦之醜也韓琦范仲淹之稱也
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
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於邪
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
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
其爲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爲邪此亦以
彼爲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
强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
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
相慕也一以爲豐熙一以爲元祐吾終
不謂安石爲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以

與善類爭則議論爲之也此之謂邪正
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
人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
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
一至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
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
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逕
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
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
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
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刃發硎叔世之君
子也故君子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
熙寧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豐熙之
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合
黨而漸窮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
則亦議論爲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
明而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
以成者亦議論也又亦乎有所依小人

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奪小
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西沈罷言
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竊言罷而事理乃
見也吾以為沈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
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
黑者也辯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為
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
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為好惡而即以
好惡為邪正以聞見為議論而即以議
論為政事不賢者以辯口濟其私心而
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
而未忘其為成心夫以小人之巧心伺
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
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
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
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
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
臣意見分而為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
為兩近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
事皆起於議之不平而成於心之有己
令有法於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為
利彼指為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
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
枉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已
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
為賢彼以為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為大
賢彼激其忿而以為大不肖稱賢者稱
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
也此其心皆始於有己既已見矣則復
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
異復生同展轉糾繆無有窮已譬之秋
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既落而
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
來士大夫所為紛紛者爭
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
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

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
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揣所
以為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揣
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為察魚不中則為
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於
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為此世道之憂
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
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
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鷸

蚌之術也故奸人者嘗欲合天下之爭
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群而無
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卧矣愚以
為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於人主
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於士大夫
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
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
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
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

臣避是名也不敢鉞任事矣人主所最
忌者非沽則矯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
是心不復信羣臣羣臣避是名也不敢
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賦避怨
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愚
以為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
省乎曰議論可省也而為省議論之說
者非所以省議論也衆實有心不可攖
也衆實有口不可壅也為之說曰清言

路衆遂指清言路為議端為之說曰戒
越俎衆遂指戒越俎為議端且天下議
論何常之有有異之而適以同同之而
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適
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
當而不可不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
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者解紛者不控
捲救鬪者不搏撠爭不可以息爭議論
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之易也

息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救浮之弊當以
貨救躁之弊當以重斂爭之弊當以平
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為議論而
已則令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為政事
則令之議論吾猶以為少故錢穀登耗
何以釐之甲兵强耕何以振之役煩賦
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
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
下以此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以

此考實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
而我因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因以
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
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
布而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
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置之可
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
為與無所為置之可也成敗貨之事理
邪正聽之公論紀綱振

之
朝廷軍策輻輳而我為之轂衆議低昂而
我為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為之
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為之符無所
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
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
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
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
之以實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

不賢而議者絀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
於職之內精求於職之內則無暇及職
之外矣故下焉者與其以議論為職業
不如以職業成其為議也上焉者與其
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為
政也我為君子又使天下為君子則吾
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為
小人又使天下無為小人則吾寧使小
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

下事者以實心二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識者以平心既以平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臨差以尋常而總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

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四終

受款而拙於罷款夫既開關以擯虜又
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
怠乘隙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
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彼
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
臣不能得之於
上數譏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
也如孺子之視鵝鳥躊躇然若將可獲
也志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

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
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
故曰拙於戰巧於款也虜既稽首稱藩
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
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
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
以罷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
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
倒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

如養驕子有所索不得則啼長其啼輒
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
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於受款拙於用
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
用之以懈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
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
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
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
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

我既得款則厚求於我不得則徼以不
款要我既得利於款而欲兼得利於掠
則借搶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
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
兵力弱則逞志於我我兵稍集則又爲
謾詞以緩我既得志於掠而不能忘情
於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於我
虜之罪已極而謀已敉矣一時廷臣爭
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

米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

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察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干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

疲極而殺甚可勝也虜嘗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盡而索其勢必復出於款能繼之能予之絶之武予之息夫然後款可久也養患者始未嘗不歸齒歸齒而有所苦則終身剝之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預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

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款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鴈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未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

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臣吾
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為戰也故
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
款皆有所用之以為權若夫戰而戰款
而款則已下矣至於戰而不能戰款而
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
肅皇帝勿許慴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
所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

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
覩其利於前而昧其害於後言勿款者
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為受款之
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於宋而忘和
親之利於漢唐言款者又從見漢唐許
和之事而不發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綮
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
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
大害也即虜今渝盟而前日之利自

在也即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
也款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
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柰虜情則向
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强弱可料
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惟怯可振也以虛
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
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
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

誨之盜也款愈於掠何苦而不款款不
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
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
不反故以利害柰虜情而向背可知也
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
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
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
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劃鎮撫
夷而禍移於邊宣大通貢而禍移於陝

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饑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

法必且有餘辱即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惟怯可振也

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為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為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為血戰

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胡不執言以為契考事以為稱輸情敘實雖大可原張虛駕偽雖小必罪則覈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於野議戰於朝言則盈廷謀同築舍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邊臣全得其形而來必肯盡其情廷臣徵聞其情而或可至併夫其形處事甚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

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閫外寄朝議而紛拏可省也兵難隃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贅也今之邊暑動藉指麾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識得宜即三策者虛己而聽操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　廟謨而權衡可持

也與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
也量彼己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
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
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
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覩其利而
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
議趣之戰外畏敵甚於畏法內畏議論
甚於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
狥請謁外橫而借獲於內內輸而取償
於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為
身利害則其為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
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為身利害則
其為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
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為尉史大之為
中行說情外輸而討內淺敗道也旃裘
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為匈奴突厥大
之為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
也與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外也
量亦彼己參焉故挈內外審彼己察六
機袪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
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武備踈
大闕寡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事
者少當事者輕議事者重無事則以苟
容為賢盡節為愚有事則以輕銳為勇
詳審為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
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為功不則委
精而已若醫效而可以為德不則旁立
而觀之耳此於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
受其病即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
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
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為
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閫自古名將戡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
皆有深意非倖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籌
之有冒雪夜進而千巫不知所嚮以破蔡
州者有愛惜士卒數攻持久以破廣固者

有起土山攻城而忽併兵撤圍以[illegible]
有聽其樵牧而復晝夜無攻以下之[illegible]
威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長
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發間諜而從
招降者有殺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八
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纔指而明其
意與夫兵法攻守勢倍而又曰攻有餘守
不足談兵者宜何從焉往歲洮河之役守
既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
夫安在諸士其詳著於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
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
僭竊之久以私恩自結於其下者也若
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
又兩不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
其衆而又非藩鎮僭竊之久有以自結
於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其有遺
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

守者主攻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
攻難易可知也然攻者有所不攻而守
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常聚常合無
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
守不足攻有餘愚以為顧用之之術何
如耳或以攻為守或以守為攻或自守
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
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
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益
見其不足故善戰者以我制有餘不足
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詠
我從之其最下則用强勢反以弱用得
策反以失我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
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
夫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夫何其
難破也虜為賊用賊挾虜勢賊已困而
[illegible]能制其命虜已去而尚復虞其來內

未能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患未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以降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以取之而廣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儁是也破其外城忽併兵撤圍俟賊出乃擊而韓忠禽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樵牧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攻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威修攻具以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食盡然後進衡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諜來不

殺因遣歸招降而阡能誅不受降而以降之者冦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前斬之且令固守而高峻下此八今者急亦勝緩亦勝先緩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亦勝不受降亦勝方略相反而成功略等何也則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從之者也夫論軍食則司馬懿一月之糧比今為寡論外援則李守貞三數之助比今為多論兵力則朱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為少論賊勢則段龕吳元濟比今為劇論將權則冦恂高仁厚比今為輕論天下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陵夷之夜而我乃值海内之全盛仗

天子之威福業滿庭之羣策簡九鎮之精銳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餘今人處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遺策耶請循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

城死傷蔽野士氣沮喪賊既得計其黨
益令城中望王師者撫棋救決而無所
復冀故曰我欲攻之而益堅也大抵今
日之虜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招降之
術則太晚始之應變則太緩後之攻城
則太急但務多將不務選將但務必進
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
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
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

虜情則淡來倏去聽朝議則乍佞乍賢
奉　詔令則且行且止問將權則隨重
隨輕行賞罰則忽予忽奪嗟乎此寧可
令古人見乎頃者決大壩以灌之而賊
勢稍蹙矣法曰以火助攻者明以水佐
攻者强不得已而用之未爲非策顧
國家二百年雄鎮三十萬生靈以與此五
賊者爲殉以是而成功不忍言也以是
而猶不成功不忍言也執前八君子之

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
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大賊之計
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
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
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著
名者計必降當其將降將走各操其意
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
相擠援及船失墜水二人而遇一壺則
爭而相擠者前懼於同死而後利於獨

生也乘必死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
不死以待其自爲計可以離之使貳可
以招之使降可以猝入之而使下利鈍
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
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生也自古
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
但以我策之得否爲賊命之短長爲今
日計者惟在守孫勢用全策而慎防其
深必然其最急防虜入其穴防賊出塞

次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比者虜入而我邀擊之亦既挫其鋒矣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虜即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衆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為德且撫且不撫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寧利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瑕釁而恐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衆之事之不必然者一也我以水環城以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千人同心以爭一旦之命勢必不獨死我非但防賊兼亦防水我可以壅水為我用賊亦可以決水為賊用獸窮而圖為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居無事時有傑呼亢亡在前寧無反側無以操之之法急役之不均將既各私其

軍人亦各舉其命賞之則驕法之則怨呼之則不為役不為使者為亂之漸也事之不必然者三也師克在和善均從衆今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已出而尚恐分於人害欲已見而不顧移於國嚮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而生愛憎心不同而生乖阻賊以救死欲圖生則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兼避罪則心二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為炯戒事之不必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保意內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為怨緩攻可以為威先急後緩可為儒先緩後急可為懿攻而不攻可為弃不攻而攻可為悖受而降之可為仁厚殺而降之可為惼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若予之術可參用也而愚尤有說焉兵不厭權法不離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

孼叛兵變以來而陳州遵化之卒抗繼
鼓譟今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犒
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
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
招虜使來買軍使叛寧夏即平憂未歇
也夫惟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
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
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
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
易於攻守抑又末矣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術同歟否歟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蹂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歟否歟倭破朝鮮其氛甚惡一時議臣訩訩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擣彼巢穴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之海上者其說孰為得歟夫以蕞爾島夷事在境外而我廪廪自援非所以為名也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不為備非所以為實也茲欲酌於名實之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顧籌策是採否耳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覩其形何知其情請對以臆按閩白本以人奴成其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六州之君長為封豕長蛇荐食朝鮮朝鮮蕞爾傾覆越在草莽以赴告於我一時廷臣以為倭破朝鮮勢必內犯有形矣而又或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為也愚竊以凡所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以窮海島夷一旦益之以一國金帛子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焚不掠久留而不歸意何為乎駕長風破巨浪

不血刃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足者乎平壤去義州數舍而按兵不進陷以甘詞意何為乎彼攻朝鮮而我以兵撓之有不忿者乎無損於賊而我偏師不返有不輕我者乎且忿且輕而漠然不報我為是愛我而弗攻乎凡倭常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餘而不進且忿且輕而不即入則非常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猶鬼蜮也未覩

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惟擾奔鶩憂自疲也雖然與虎狼為鄰使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則晚也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為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文武備弛一旦有風塵之驚猝未有以應民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則別去而為盜賊無之民室丸空軍需百出催科轉急流亡轉多天下敷敷易為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

倭亦備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可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蓋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於北與禦倭於南又異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衆於倭倭憐於虜虜疾勝倭倭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出時入倭之入既難出亦不易非聚而殲之則坐而須其蹂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民為之

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民為之主奸民為役其欲淺奸民為主其謀深昔之備倭以衆擊寡今之備倭以寡當衆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為賊三屈且隱且出倏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在北則平原廣野一望千里內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匿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畝縱復嬰城自守彼亦游食自

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蓋藏我能自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曰備倭於南與備倭於北異也一時藎臣謀士持籌借箸議調兵議募兵議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者苦暴露居者虞使

奪也久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庚癸易呼愚以為與其調客兵不如增主兵有事而調兵眾應則可先事而調兵戍守非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廷臣以出則是示天下輕也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今日籍游民而軍與日驅市人而戰愚以為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能練則舊伍亦强不能練則新兵亦敝也簡卒旅以破之海外以我之全加銳

鮮之半此智士所必棄也惟是少出師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虜即有兵吾憂其將即有將吾憂其餉即有餉吾憂其戰即戰吾憂其勝即勝吾憂其繼以卒予敵一之為甚矣忍以為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搗虜搗虜巢於塞外易攻倭城於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之海上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亦守險者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非

兵習戰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造舟不盈千竭吾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衆鳧飛鴈翔集沙際一處瑕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為沿海以備倭猶之築牆以禦虜禦零竊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之來不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情執事試觀今之談倭者有不色變者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負去者乎民有

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閑將吏有不欲借以為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有不緣以為利者乎商船沙船有不疾首蹙額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

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一可恃無恐者乎亦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驟而聞之則急倏而不聞則緩更數日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緩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

未即若有侯見不即來則若無侯夫侯何足畏吾備侯之膚如此乃可畏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有如言戰而戰言守而守則欵言止而武備飭矣業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方始問餉始可為而以為不必繼欲為而業已無及有如用兵而兵具用餉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既以聲動我我復揚響以傳之相驚以强相誘以弱有如用五間以測其嚮操九變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覆之相應以文相欺以詐有如邊將以兵力强弱為賞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為殿最則激勸明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者以議不出已而止有如言必責事事

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大利大害勿狥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既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間之去者已非　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無首事之罪有如事必考成議慎謀始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修城與乘城者同誅賞則法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可以守凡城以衝僻堅瑕為差有如以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計日望救以免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惟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為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為凡守以寇至久近為差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赦無赦則功罪明而臨敵不蓄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去其擾必務有實而隱其名侯來亦備不來亦備有侯亦

備無倭亦備修城垣飾車騎練土著積
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為倭設也即倭
不來而吾城垣亦修車騎亦飾土著亦
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為主寇
既至以必守為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
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根本
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
河間保定永平以為三輔三輔皆宿屯
重兵取衛所尺籍借廣其額汰老弱補

精銳以一偏将将之取民間驍銳為民
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為兵者
聽以郡佐将之兵主戰陣民主城守兩
軍相為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
以衛京師可以為沿海聲援可以收狹
少亡賴為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
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
如暫留一二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
而貯之倉其次莫如令民輸粟三輔得

拜爵免罪三輔皆有類至數十萬而止
趙充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
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
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銀
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及
至有事又從內帑發金錢召買則何不
令民以粟為賦官以賦為餉是國與民
兩便也中原奥曠無名山大川一有變
急民必望名城以為歸既可以實殘邑

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
變計是郡與鄙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
兵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即為兵特寄
之民授之以刃數萬之衆可立而具是
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
自為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
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藉
厲有事易收斂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
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路遠近出采

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須飛輓是主兵與客餉兩克也嘉靖中設四都御史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皆餉使者四出令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京師而儲偫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

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糴可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兵與備荒兩當也邊徼僻遠一遇歲侵

計無復之今積貯既豐永平可以餉遼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內與安邊兩得也所謂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兼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自古禍亂之興或以不備亂而亂或以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從困生恐從恐生亂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天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雖有外症何損正須靜以鎮之整暇以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有益必無損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即使與我互勝互負互利互鈍以兵相弊我故勝之即使與我無勝無負無利無鈍以糧相弊我故勝之我何所不得乃至凜凜長一島夷哉

問古稱諫有五直為下而復容容於萬乘之爭臣不亦諷與直兼重歟夫納君之違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

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篤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大權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削其草而外人不知者有過事不便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

但請徐加修葺而畢篤遠止有申救遷謫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為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所難入而諸君子獨得之彼所為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顧誠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願析衷著於篇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於不信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託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如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眾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啓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固矣言以直而諠勢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僨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自閉而益為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為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真元安危治亂之
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
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爲可入猥稱
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
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
務爲可入且當奈何我思古人獲我心
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
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
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

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
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
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
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
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
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私喜得李泌使其氣色和順無
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
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慢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
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謫但陳其母
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
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
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
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
詞訐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
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
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可爲忠言何

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吾
以爲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
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
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
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
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
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進會屏
人悉言若守成則堂廉已隔無機可投
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

奉清燕而獨託之以八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愛賢則言輕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漸已輕已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己而其意識機略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

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戇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

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於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入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

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為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為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溫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斬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為當如羣以言動人其入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

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討
畫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
言衍之吾以為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
為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
以理爭爭之强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
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
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於氣而益忤其
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
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
從矣吾以為當如謚凡人臣有所論諫
未形則易止既厭則易入當其氣方盛
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急而行之
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
所欲為者既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
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辭而漸平凡人
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
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
而附下必曰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
行强於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蕭子驊
所為撟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
以情使人臣引咎於下而歸德於上吾
以為當如度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
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失事實
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
心一有彼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
有機始為智者百一愚即敗為巧者百
一拙即敗為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為結
納者百一離即敗獨當如絛侯之厚重
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拙甚執甚
孤之地而一意為國家深討無事不可
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
人主體具矣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容允
之切泌之乎度之婉以此為諫儻可十
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
見臣節耳上察則下當益容上急則下
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

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
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
必成以為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
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
以感動之至出晝懷郢而情不能自已
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蔣所謂正直出
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諷乎曰直
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
能得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鍼砭

假令卒有大謀議大事機必俟上下相
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諍
守死不移以自附於萬乘之爭臣即為
執鞭所欣慕焉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
之善敗隨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
東漢敝於黨錮唐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
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創之失歟抑漸靡使
然而失於救歟備在於此患生於彼或即

以救之所為為敝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
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其本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
相權上下相維結其詳亦有可指陳者歟
前代未有曳二百年而晏然無事者而我
國家重熙累洽海内謐如此亦極治之
朝已乃識者擾過計於徙薪抱隱憂於蠲靡
亦有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常
苦無及詩人所為賦桑土也諸事有審機

度勢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
亂安危之本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為鑑云
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
若將謀於野而以古為鑑者請以臆對
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其微先
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
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
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大畧有似之者

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翌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為七國者盡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夷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非周之諸侯也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內參賔客典州郡權財利蠶食百姓西園騶卒賤弱命吏一時號為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為聲援互為制伏而孽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

宗伯集 卷三十六 論

敗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强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股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既以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微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東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

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
之所為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
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釋兵權
千古以為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
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為四大鎮夫邊
鎮太强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
為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
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
則亦敗要之有天氣運大根本而數者

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
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益
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
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
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
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
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宋之真宗於時夏
也文明既洩物力亦詘盛極而衰乃始
補苴衰蔽飭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

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
秋也刻核之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
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為氣而氣虧民以
財為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
有挽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冱如漢唐
宋之末季於時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
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
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為本
以民心思治思亂為候然則旹今治亂

安危之本可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周其質
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
滲漏偏重可以為禍始者皆深鑒其失
而密塞其隙竊窺其立法之意大畧等
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
互為綰結權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
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
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繩策而以御

操之天下之入皆範圍於去而無敢自
為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　本朝法
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　本朝法外
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　本朝法外無
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
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
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為
政令則

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勝而後世
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
亂矣愚嘗以為　國家之制如魏之浚
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之
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
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
極控制之所至則　宮闈之外莫不外
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

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
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
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
於法則以為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
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
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
修職業之意多而憂　國家之意少則
亦法為之也節制太固於上互相鈐轄
互相牽纏天下之事登遲而難舉委寄

太輕於下憲令牽詔議論牽後天下之
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
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
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
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即為偏重
則亦法為之也以　今日全盛之勢
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
私黨大將稟於制府而夷狄稱外臣致
出於一而分於六即六列亦無敢專一

事然則　國家所患必不在
宗潘不在外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
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爲藹目而憂者上
獨在　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壅耳
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爲微象者
手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來知閭
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
也　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
稍畧養民之法則畧而取民之制則詳

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
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
旱比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榷
稅算舟告緡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
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不畏
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寬根本無乃
傷乎根本傷則微風可以隕穫元氣病
則六氣可以生疹乘虛而入耳又非獨
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

尅相爲病執事曰以古爲鑑竊謂周漢
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
日不可知耳漢之季宦臣以黨傾外臣
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
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
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
乃移之於國夫激則爭之漸也爭則搆
之漸也搆則獄之漸也獄則兵之漸也
以　宮府之隔而成閭閻之壅以閭閻

之壅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所爲過計者
儻在是乎夫揆無疆之祚極年世之卜
則八百爲春中天適值之時也
累朝以來奏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矜
侈揚詡窮極物力塗飾觀聽者也而察
顛連於道殣睨荒凉於逃屋顧似有搖
落變衰憭慄而爲秋之象內而觀於萃
宰之間堂簾之際人似有天升地降閉
塞而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閉塞而欲救

民間之摧落士寧得無蒿目而憂乎夫
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分四時
者也當折膠而暴日不啻挾纊日南至
則春候耳人主日馭也政令所出則斗
柄也德意之沛取諸方寸施諸六合六
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以利我以不
奪為與民以不損為益益者衆矣與者
不費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峻之等
聯之以情情意洽矣而至密至峻自在

也前代之救弊也弊在法不獨在一時
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即偏
重權不在外即在內故其害在變法今
之救弊弊在一時不在法救者復其舊
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偏重亦
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內故其利
在守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
輕重之勢通上下之情杜中外之隙一
日而袪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世之計

獨在
至尊耳一念轉移即為氣運
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六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楊封君文

滙渟之野風號地靈篤生令人為士儀刑少負儁聲雅志緗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海陽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淛人化之解組而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既龍鍾嗣乃鵲起入家承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草明光青宮翊贊紫禁回翔再命既須五福未艾于方歸養公年不待凡我詞林實同訢戚薦言設奠臨風沾聽

祭顧宮贊文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翩翩蚤歲來儀九苞散翮東觀抽書鑾坡儤直乃晉宮贊乃參講幄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遂厭承明堅請休沐給傳言歸碩人之軸遊心于澹返服之初南陝藥只東方晏如石渠之座[illegible]虛待卜未返遽爾已傷吊鵩悵失國華悲蠅朝列何知晴昔遽為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間之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祭閣學陳公文

先皇御極昇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延登之晚而不知淵蜎蠖濩之中所以光輔 帝德者已遠公大拜踰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之卑之遽而不知應碩起懦之標去而彌著也事 爾及 莊先師而臣實麻禁秘祖帳都門鳳覽德而肅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治庶知我其神我儀圖之其惟古人當其飛聲雞林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冊類楊子雲之校書而棄其儁虎閣論道鵝禁談經國士胄于惟公是程類桓太傅之稽古而遺其榮詔孅獮達以匡衮職出順于外我后之德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笏一德和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樸決識洞師留侯之勇而

享年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璐公之年而有子則賢被陳之三尭克世其家惟震器之濟美肆鳳釆而蘭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惟翰學之啓沃行繼體而秉鈞天眷明德亦孔之厚爲時甘霖爲國黃耇　詔使下存問朝獻壽天下聞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國宜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戒而彌久也云胡厥世騎箕上列豈維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帝悼良臣士慟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社既畢集於厥躬而沒後哀榮之典亦咸備而罔缺嗟冲爽其何往紛芳徽其未絶配崑岳以等姿挹錦江而比潔其等辱以後進託在世講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亡吾將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懭悢就靈守以陳詞庶洋洋其來享

祭王封君文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玉度含華隱耀守其純素斤斤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券棄負

晷望風揚仁義所附懷惟珪璋衣則禰祖好行其德以俠于家篤生哲嗣鬱爲國華茂膺鶚荐大對以東委佩銅章尨冠觴邪英英風節猶于幽邊績用孔昭　帝則汝嘉乃賜之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在漢之滸郎署回翔不違將父瞻雲永嘆三後陟岵宜其永年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太命淪澌松蘿無色猿鶴鳴悲日慘丹旐風吹繐帷哀哀黎人式遄其歸恭等誼在世講實同休戚聞公哀訃潸焉共惻哲人云亡鄉閭曷式薄言致奠臨風傷盡靈之洋洋監此悃臆

祭蹇太夫人文

嗚呼有濬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釆開先譽之藨蒙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始自望族嬪于儒宗椸枷餘裳家無宿舂婦有蘋藻既虔既供婦有簪珥惟以御窮薦以惠溫婉婉其顏姑謂貧家得婦而歡祝婦異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間言克相夫子

既順而正奮跡賢科施于有政傳家一經受
國三命奕世蟬聯惟毋餘慶詒不獨羸貴不
替故或斡或否職思其度豈無紈綺而躬荊
布先姑之思不忽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
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外宗以逮遠戚庇
其德宇既睦既輯歲赤大侵閭井無煙閔其
轉恤以粥以饘扶携瑣尾嗟来一餐野有暴
骨解橐葬焉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精誠所篤
若荅若孚悄悄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

供不渝哲嗣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邊陲名垂
彝鍾亦有金昆大官是供婉孌髫季冠胄趨
風鳳雛翩翩鴻鵠在桑厥心則一厥德用臧
展如之人弗祿爾長胡天不吊靈萱殞霜殭
揚之事五兵是司陛齊艱難敢圖其私忠畧
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訃涕泗漣洏曰自弱
冠違養從官中閒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
二十九年會言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
等奉令守官夙承嘉則邈德知源怛焉心惻

云師隕涕豈伊私戚歆冀微涓靈其來格

祭大理丞黃公文

惟靈含華體哲懷瑜握瑾行無軼迹心無畦
畛公車對策江邑製錦茂明庶政以康犀品
既馴春熊乃厲秋隼未惟霧褰白簡霜凜按
行朔野蘇馳外閫窮荒緩帶全節安枕中夏
氣舒左賢講寢惠我東國風裁靡抎總百
已惟公是軫明明三尺惟公是謹一弛一張
或披或引令肅秋濤政清殛本有赫皇褒簡

在　玄衮乃陟廷理五刑讞允圜扉以清胏
石靡隱荃胡不居翠此疾疢霜露既零被于
椒菌風流已謝芳徽未泯寒雲倚薄凉飈凄
緊孤櫬宵征朝紼同悲某等久荷覆露彌仰
標準臭擬芳蘭悲同朝槿生芻致奠肴洋斯
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王太夫人文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爲時霖雨粒
惟夫人實惟女師彤鉉之懿式是母儀厥初

奮庸以及爰立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横
玉以光庭縣大官之賜以備瀡髓入而承歡
出而進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爲子兼
孝與忠孰不爲臣兼始與終母之就養碩輔
將之母之懷歸碩輔庶之子也令名母也完
福曾是蔌水遽悲風木道光彤管慶流黃扉
髣彼九原含笑長歸某某等綸閣寮侍詞館從
游樂樂素冠爲我心憂臨風致奠侑以家詞
桂漿蘭藉靈其鑒茲

祭將夫人文

於惟禕靈出自望族閫德風揚令聞蔚譽于
歸鉏公言結其縭載淑其儀光弛前徽推髻
操作鹿車共挽德耀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
仕司理維揚誰其佐應擁鑪負藉有美蘭臺
踐歷華要夙夜在公雞鳴以告孰代 天子
狩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資而能貧約
而有度豈無綺紈而躬荆布劬勞以瘁尚勤
于家勿寧棄銜而問桑麻圖史長違穗帷虛
列哀哀藐孫悼心泣血塋闕夫子痛而憑棺
中宵霰集悲風夏寒某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
戚端人云亡爲我心惻不腆之奠侑以誄詞
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張封君文

惟靈少秉高節質行力田其業不遷而以永
年一丘一壑懷玉抱璞匪雕匪斵以完其朴
百年樹德既實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屬
辭貽蘭署是期 帝命斯皇章服以光公

寵受之儼然林麓無改初服宜其遐福大令
不居遠馬論斯丹旐素旂式遄其歸嗚呼哀
哉文化既隱聲利糾紛公返於真孰維而淳
斯道已亡喟焉疚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
酒既馨我殽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文

惟靈孚奇稟哲經明行修蔚爲時髦譽起南
䧹董生之書惟常下揚子之奇字兼收方擬
摛文場之鞅袂執苑之轡而竟千金未市三

獻不孜衆方抑首扼腕以悲其遇箭獨奭然
而忘其不售肋蜀山以寄傲步中江以奭猶
式其廬者鄭真之居谷口耳其聲者徐穉之
在南州乃啓祥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
攬轡塞上鳴騶運玄晷於帷幄制黠虜於縲
轄諸引弓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音
回面而寢謀天山息霧瀚海澄流邊人用息
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虜憂封章薦逮
帝寵既優勇鏞金章足明適意而翁猶蕭然

壯山之芰製嚴瀨之羊裘差素節之高厲宜
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於一旦溘御風而上遊
以翁之達觀夷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
嗣公為子雖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
是嗣公之去西人靡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清
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懷渺以信邁淒風
交於素旆甚邊人也不能悉翁生平大凡而
獨以專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痛執紼之無
從寄素衷乎一卣

祭馮封君文

嗚呼先生天啓淵哲倜儻負奇振此高節少
辟功曹弃如敝屣仁心為質狥人之急人或
負公折券弃責好行其德以亡其業貧亦何
病奭然不屑乃撫長君是訓是廸鳳雛翩翩
亦修其翮掉鞅詞場萬夫辟易蜚聲雞林振
羽鸞掖 帝賜之命章服有奕被此光榮守
其純白乃辟拙園倫倫林樾蒋生新經謝公
故履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

適荃朗不居有此泉石乃捐館舍遽即窀穸
猿鶴悲鳴澗流嗚咽秋山收雲春林罷月哀
哀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違一訣未訣蕙帳
已空蘭藉塵餞容輝杳矣清芬靡絕其等長
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腆
之奠將以束帛監此素衷庶其來格

祭新城王太夫人文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
終也縉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

人子孫貴顯無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
福壽實充無之年登九袠庭列五世簪笏盈
牀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藩臬以及郡
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順有
揚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行其在今世未嘗兩
見也夫福與壽及子孫貴顯故係得天豐嗇
無足異者吾所冀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
一官無失職士無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
風以建慶之篤慎守沉默之烱戒特茂弘之
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慈訓何以有
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死勤
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間關萬里不自意全寧
遂謂蟬聯玉映充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
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
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烟戚一介弱女庶
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
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慶
而以吊不以棗栗而以椒漿蕪蕨易僅爲蘺
先須每一念至者剌寸心對懿親之几筵悲
亡女之寒壠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猿
不堪躑躅灰袂拭面涕泗從橫敷臆陳詞靈
其來格

祭王太孺人文

嗟嗟太夫人其遽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
婦德閭里聞封君連蹇不第太夫人斥簪珥
佐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子獲編以教諫
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爲婦若母者皆
以太夫人爲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
胡以卒然遘不意耶方　主上更化之初廣
言路正塞廷臣熟視莫敢先發諫議君毅然
以身爲倡論罷不法大臣天下以此知　上
意所向而後脫大奸之罪朝廷肅清諫議君
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　旅蘇之
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君之
賢而諫議君顧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
是海內無不知有王太夫人矣嗟乎嗟乎何

以死我閒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別久矣無遺而進晤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止也而遽以病嗟嗟別以三年行以千里不能慱慱一日舞綵之歡而已宛轉牀蓐二豎為哭妖夢是踐獨得一面為永訣而旦莫哭臨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沒者何以堪此耶夫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豪必至之勢而以諫議君為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不訣含斂靡親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可以無憾諫議君亦可稍自慰矣某等於諫議君稱同袍兄弟見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之獻以為壽忽乃易慶為哀撤事而奠執筆陳詞淚淫淫下矣不勝之祭薦其明信太夫人其享是哉

祭范含虛文

楩楠杞梓惟豫章材豐城雄劍光矚斗魁有美巨麗並集燕臺瑞鐘鳳沼價起龍媒奮跡清華撰志瀛洎青瑣四郡手披七略上林同

工國子遷博曾是長離而婁瑞歐溫溫恭人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忌矣于臬于藩公往涖矣十斗外像諸艱試矣在閩之陽在洛之滸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可賈如公兼才蓋可指數相彼振鷺聿翔于雝匪懋伊教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經論道羽翼儲宮石渠弘敞總園三史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絿垂紳端委神人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路未作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時方多故曾不慭遺以光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亡禄公亦長歸松楸寂寞風雨淒其思我父執涕泗交揮宿以後進參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晝曲席而談如鐘斯叩余也醜難公發其覆余與劉公退而後言公神嶽嶽殆將百年公時詑余匕握真詮曾幾何時遽返九原公竟何歸大江之側嗟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合生死永隔薄言致奠公其來格

祭王翁陳年伯文

猗若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升漢業以光我
朝公卿亦多濟美代掌絲綸惟公父子公在
詞臣風雅冠冕有如國僑博物閎覽執理旃
屢家康日臨如趙師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
須公總緝有如吳兢一時直筆　帝采羣望
俾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不激氣
疑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　先皇潛邸文
端是詢公侍　今上學馬而臣文端甫相業

身以退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
帝師風雲既和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
覯嗟公之才百未一究寰宇多故中外九闕
人之云亡孰濟時艱　天子曰咨奪朕良弼
悠悠羣僚潸焉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宮事
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
之孤哭父執方以與先公契合交聯進既同
籍後亦同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賻書猶未達
已聞公訃風在講帷奉公指南衣冠書樓遂
炬靑談舊事堪憶音徽長絕瀕行數語遂成
永訣公沒燕山公歸蜀川恵銷望帝涕隕哀
猿人世之別間以生死不腆絮炙敢告知己

祭宋鑑弦母舅文

嗟我舅氏宣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强起嗣
有傳言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
涕淚載牲陳几招魂設其彷彿千里嗚呼哀
哉自我外祖生爲人豪百年植德陳義最高
以迄於公令聞彌邵眷骨贊行公建其標識

貫金石氣薄雲霄譽其德宇鄙吝以消大對
公車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
咨于庭爾牧不腆之俸爾饘爾粥我倉我廩
以輸爾粟不有宋公淪胥以墊遷秩戎曹視
師塞下組練橫霜旌旗耨野使節繽紛持衡
盖寡曹帶可求衛纓已假誰其無渠惟宋司
馬東修之間亦無受者鬱彼淮陽實枕大河
公之出守衛風揚波宣防既築瓠子載歌誰
能微發而無煩苛繁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陁

如雲公勞寔多增秩賜金　帝知我勤乘傳
以覲挂於苛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逡巡奔
走無改英粹何升何沉亦不屑意戡北河南
諸艱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亨衢望我舊階紫
綬以紆究彼洛陽為天下樞譽望風翔惠澤
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殃其
軀嗚呼哀哉兩典名邦家如韋布居無爽塏
衣仍裾裎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遵
公雅度孰是人斯遽即長路茫茫大鈞寄知
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方吉往凶歸孤櫬宵
行丹旐蕭蕭行雲蒼茫垂白之母雨泣於當
生養其志歿遺以傷死別吞聲竟亦徬徨某
也聞訃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
卧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啓手執紼靡
從寸心何有九原不作何謝茲負已卯之歲
余始東歸比屋而居時款荊扉脫粟之飯侑
以蕨薇披我素襟啓我金徽談詩夜分清露
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違人琴兩亡滂泗交

揮我送舅氏灞水之滸蕭條古寺淒其風雨
舅執我手悵未能去明年覲王會於茲所孰
知永訣且復笑語別如俛仰杳矣今古嗟嗟
舅氏與世長乖蘭腸不御總帷自開青天夢
夢白日西頹望斷喬山恨阻燕臺淚與冰凝
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以告哀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王連塘文

嗟乎敬卿十年交誼遽盡於此乎僕非為世惜才為身惜知己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以公款款朴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意紕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得而僕所為

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己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爆直禁中長日對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塤如篪雨餘月下閒步相過啣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已嚴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翥清朝如味得和如弓得比而公溘先朝露頓成隔世書劄在笥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語無一僞事世道交喪頃繇究轉質心質行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未成敬卿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殁等其所知來屬馮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焉褒詞不敢以僞事公故也公有遺文請得而傳之傳不

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胤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為力不敢相忘嗚呼敬卿不腆之奠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文

嗟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子生別不勝間闊與子死別能無悲愴寒日凄緊林飈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

夢子南來如君已死不忍燃猜欲問于故
恐予驚回作如欲笑忽君含哀殘月在窗風
獅自開仿佛半神顯景徘徊爾其託跡曼倩
可心元亮達士遺形至人不相神龍難羈澤
維自王小亨近蹤大言近放貌臥似嫩縱酒
似驕談天貫顆世或未亮乃若識洞千古學
擅百家氣幽雲夢筆漫若排矢口江河揮手
雲霞主爵居要有大非誇世矜雖龍子請鳴
蛙展如之人惟邪之華知子文章十入而七

如于經濟百人而一杞天未隕周緯是恤壯
斗闢千仰天澇出欲披闓闢何由造膝苦言
不入甘言浸疾我保圖之惟國之初惟　高
皇帝爲當世模乃推　祖德慊慨上書其意
則苦其言諤如忠擬更生讜如敢與約本自
蹣慧雖牽嚳數平披猖驕虜助逆借筋上前
而畫三策野兵不擊攻城何益爽吾証左頗
牧禁被邊臣謂于儒而兵革于謂邊臣大而
巾幗詞臣所覩斤斤操觚于抱雄畧佩佩矢

議世艷近列子請留都已之留都子曰歸歟
公孫相漢李膺歸吳傲郡再遷君遂五湖憶
昔饑朋淋漓杯酒子獨沾纓顧謂諸友世事
如此吾將田畝今日之別知復會否與子間
心泥恭白首安得不釋息掩于口妖讖是蹊
哲人之歸尼父注麟賈生悲鵬昔者相見在
越冉嶺今日九原渺然空谷遺容在臆遺札
在牘諳不可開書寧忍讀茫茫多故惟子料
矣耿耿隱憂惟子告矣我有肯綮必子召矣

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庚苦于相勞矣子
有兒子我甫抱矣君則比屋出則聯轡詞或
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歡同把臂忘分忘
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
雙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
迹能同而于吾于吾翁若翁藏琛何在嘗尊
已空先君之思及汝阿戎俯仰存歿慟哭悲
風自于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徵歌二難四美
引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

不遠具邇所少者主人啓君手足耳目四體淡而具存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人生世上不滿百年其仕宦交游多不過二三十年爲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事大略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若有遺恨而一訶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華後事託友朋家事任僮僕九齡稚子僅辨哀啼夫人臥病經時且暮死生不自保重慶在堂賢昆在遠招魂發冀千里之外嗟乎仲

明何以爲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君萬事盡可悲酸歿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不言余已悉矣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庶無後悔夫人志在同穴亦已載蒲團之攢以從爲君狀者門人黃君也誌則不佞琦不敢辭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必可得也君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要其所存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爲詮次使世人見之君之嗣子標質不凡兄弟之子猶子也君有兄弟在何患乎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何所可及者以引以翼不敢有所靳凡君所欲言者即不言吾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猶是向時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爲主而爲客爲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聲生者惻惻所不忍言況甚於言嗚呼哀哉

祭李太史文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

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戀戀僕也別來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歿時亦復何言僻在海上何從得聞之昨得陽生書至彌月不快竟夕不寐即有以成甫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久未有以相寄昨爲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秋告誡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逝者私恨無窮成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即有

語奈何令成甫無聞之言尾事則吾所不知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矣嗟乎悲哉吾不悲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雖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亡敦卿仲明今歲亡成甫此皆後來之秀故是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已子淵無年伯道無後世皆以為天之未定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受氣有厚薄而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造物不能延自栽自培自傾自覆吾不知其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淂其死也休成甫素精名理故當了了于此我成甫語笑永隔窮蘇死友尚若生平秋筆涕泗臨風氣結薄言設奠畧見寸心成甫其享是哉

祭外祖母文

自癸未辭太母而澥游不意別至今也又不意自今而為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內外孫無以異也別而月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病病而念甥益甚日未嘗不數數問也所親冀寬旦夕則謾之曰己束裝矣以某日就道矣太母喜為加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謾明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歸計而辭辭不得聞此時謂甥歸者謾耳然果以此時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真歸矣而太母不及待也嗟乎痛哉太母之訃以四月剏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之變悲不自堪為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强欲寄家書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某乃始得請也自某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道太母病中狀某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傷于意于不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輒易淚欲下而强狀眥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凋謝甥卒于汴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纔隔數月而皆不得見登太母之堂拜甥之

墓見素棺與封土耳追憶少時婉轉懷袖小坐膝前顏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覽其像像弗肖也讀鍾淑孺所為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以彷彿之情干萬之痛而求之紙上蓋吾嘗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鄉似王烈舅為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真至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

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模其行事而不可得即模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奈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柩不為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即遠原以九月弛期而更為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今即千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真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祭二伯父文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訃既與弟瓊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值國慶典大禮有淚不暇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為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內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年迄白首相與朝夕同飲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即世又六年而伯父卒伯父與吾父別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

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屬纊伯父又已病劇即吾弟季韞亦洞病也以兄弟至情存沒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韞耳伯父聞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兄哭幽冥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為之晦明鬼神為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

而姪遠在十里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吾斬焉衰絰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今日伯姪之訃思當日父子之慟方寸幾何堪此楚毒耶自姪見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自傷不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即病塞溢猶時道舊日事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迄白首事誰復為姪言之者乎嘗姪之北來拜於座前伯父以手扶之不及衣者尺有咫以十卒又病千里遠分享敢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寛猶以一二年為辭嗚乎孰知此別為死別乎自伯父之病而吾父及大伯兩叔相繼卒伯父先諸兄弟病後諸兄弟存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之積學吾姪之穎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孰知竟不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伯父於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父生前無所縈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

憂慮九月之初猶有治湖之約病革前一日猶與弟姪飲甚歡葉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年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翛然去來者乎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動易簀一念哉姪以考績受　制詞更五月復以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惠綸遠聞之德韞拜命而喜姪亦喜已而低[illegible]絲下吾父贈也叔父封也乃知兩書不如[illegible]書郎遠矣嗚乎逝者而有知也伯父爲[illegible]慰者當不減吾父而吾孝吾姪所[illegible]依因泣下者當亦不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illegible]自樹行誼可以自砥所難得者親之年耳姪之哭伯父而不勝慟也蓋亦慟吾父也而[illegible]傷哉

祭八叔文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為憂僮僕繼來皆謂小愈奈何一旦遽至於此前日報書遂成絶筆前年餞送遂成永別即使姪親視含殮已隔生死況復遠在千里又

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間聰明才辨原自不乏而叔逺紹聖真潛心性命世間高談闊論止辯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邁軸之士抱真自樂而叔居同畏壘道存善俗縉紳勇退多因倦遊而叔方舉孝廉已決高蹈賦性剛直濟以溫克見理明徹體以真純布衣蔬食絕甘分少蓄德甚厚自奉甚薄凱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不敢知屬纊之日士嘆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為

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競爽未勝衣冠已嬰衰経當其眷戀幼孤頗惜短景以孤託兒以家託姪至[illegible]來緘且為腸斷使在左右何以為[illegible][illegible]立嘉會命曰敦睦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邇宴語既洽商畧家政即使今日行葦勿踐萊更適揮其在四坐已少一人況此好會亦將廢壞事有得失於誹職衷門祚衰漸達人先須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

牀夜話互有長益隱微衷曲無不布陳尺寸之過亦見箴訓山林藪澤屢奉清游謝安携姪王濟得叔比謂雙別行當來還回睇山川終歸杖履何期今日叔成古人姪即歸來誰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典刑追思笑語總為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已叔生平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叔同姓師友叔視朱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在兄長辭當其攜留能無此望無復見叔君

見所與見其所與轉益悲傷姪之憶叔終無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見[illegible][illegible]嗟嗟相悲相憶是謂人情既曰人情[illegible][illegible]有人既逝矣情復何依故當超然然然亦同南面非但不必憶姪兼亦不必憶兒余父余母已受至託琦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希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殁之款傾竭於此投筆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文

悲哉乎叔也其以為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其以為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廩無餘粟出無乘馬修故業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嗇用能豐殖其家為德於鄉其出粟於鄉人樂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舍或遂予之卒之日環其鄉無不累欷太息者此所謂好行其德允民之思者耶叔以士兼農農兼賈賈兼漁漁兼獵當其治亭榭修陂池種花樹養魚鳥騁駿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

以積勞而病病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頓以及於卒嗚呼悲哉何至是乎自叔之沒花離條鳥辭籠馬辭櫪陂池亭榭闃若無主哀哀兩孤憑棺而泣猿狖悲啼流水嗚咽蕭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精爽竟歸何處人亦有言每過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況乃親以骨肉別以生死其為悽痛何可究言追憶往時在湖同舟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且語忽若既夢而寤不可復得越在千里不知即遠定於何日兩親近日能解世事否能執箕裘不墜先業否叔之係心無過於此以此義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後為然諾孺子何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篤䘏佐之平泉之戒乃在一木一石晉公且死自謂死且不恨獨恨松嶺未成鯔尾魚未長人有好而情以之情有所鍾死生以之以古揆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則諸叔任之不以憂遺者矣

宗伯集卷之六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王荊翁老師贈言書

前上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
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於廑 詔
音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
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
軸又觀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

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
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
境以相告而憂其相厭相忌前此未有也語
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
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
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
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
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
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
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
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
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
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
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熲勝兒子比其去
寘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
儲大與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
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
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

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
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
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
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
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
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
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著要之言者自
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

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條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累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

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固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

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乘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蘖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諦是非耳何嫌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久病

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偽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至千百兩目難以視衆為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昭如日月文章

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載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

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切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激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

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狡機不生後釁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猜的也射名者趙馬射利者趙馬相猜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馬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袒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兩

並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而用獨所以為不敗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騎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持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

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
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吳也若追得之
則爭又未可知也夫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
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臣公血誠天下斷無
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
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
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旣
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
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

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秘在英明之主而
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上凜
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樸滿故猶惕
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萌之禍
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
膜之外針鍼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
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
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侍
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

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
手一失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弋子之後則
艱如搏虎建旗鼓聚爭徒雖有千羣萬騎僅
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驕藉士
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
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跡旣以同
聲救言官之跡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
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
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

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
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
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
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
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
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
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
其爲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王相公論三王並封書

伏見三王並封事詔文深切羣臣引誼匡爭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　上心必不可回而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為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以來紛紛藉藉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肖受知過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

曖皆臣子所不忍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屢格　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待之彌急彌嘆類若有意為之者且夫長不立以待　中宮也中宮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宮之父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　東宮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為疑也今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已何者長幼不可為而嫡庶可為也　肅皇帝時　方皇后不自允嫡進中宮爭寵而景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即使萬無可疑而三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稱禪而受冊若生而為太子生而為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長亦疑少小人窺之傳構語言傅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木大

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攜其入必甘　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俾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構陷者不可勝數況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為定分安得無如逐兔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為法夫嫡一而已六宮畫庶也故人君有嫡

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當有冊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冊立事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竊其非者若英主行之便為後法令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也春秋鼎盛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明之跡必為福以衰遲之主襲鼎盛之跡必

為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子同日受冊令猶援以為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世不為法者乎有引此為法而不長亂者乎今夫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藏以遺之語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母愛者于抱敘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關一言可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乎者謂不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比擬不使竊

悲老師以忠諒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譁多乎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譬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復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夫二王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

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翻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百餘僚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焉

寄申相公老師

夫萁海濱賤士耳老師拔之儕伍而登進之
又拔之儕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
幄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肖而被知遇最深
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涓流纖土仰酬高
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紫閣絳帷
之側耳老師德數中和政行寬大共斡旋在
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
旦釋重負而高謝歛神功于寂若巖居川觀
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

是明主之眷蒼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
老師有所欲爲而未竟恐未得久爲東山臥
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胥誣者之言而未悉
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
而未觀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
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
正半君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
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徹防其不然真見不然
然後以先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直

爲體而以委曲爲用顧天下之疑已叢于我
雖有欲爲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
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
是非然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患
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
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爲其上名節毀矣寵貌
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
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
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

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
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
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
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爲贅員天下之禍
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
實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
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
機務始一人稍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
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

在今日上所親信要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
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主上之眷以收天下
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綱下士不
勝懸切伏辱賜帖敎敢與陳其意惟老師恕
其狂簡而教之

寄中老師

辭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
於左右負負無可言者懷老師柄政匡維調
劑備極苦心於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
外不相關上下不相激百司皆得舉其職雖
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與賛之跡其
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來已譬
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
而舟中舟外觀已駭呼震恐歸怨長年及至
風水相激波濤際天汎汎無所濟乃始知前
日楫師之難而恨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
維調劑之苦心蓋至於今始見也門生夙受
國士之遇不敢妄自菲薄兢兢守官庶幾稱
一當以報知己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年
郡理縣令資俸未久而入指之曰某可爲省
垣某可爲銓部以此招敗十人而九往歲廷
推何以異是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
下而盡其上天下其誰能說之惟有長揖林
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者不肯請假以
歸假滿以病病三請而復得予假主恩深厚
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
且厭其煩瀆何況　至尊爲人臣子不忍使
君父以禮始以怒終誠復如長安先無失事
使之禮而後敢論出處之緊耳往歲京邸未
敢獨見徒以掃門之跡併虛盍簪之誠至及
今日欲一披綈帷瞻衮繡不可得古人瀟思
感而重知己矧其感與知而兼逆門人未生
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尺書候起居狀亦望
得老師數言以爲周行臨書不勝馳戀慼慕
之至

上政府乞歸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暑道事七月始得代未幾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驛炎暑中往返數千里遂至委頓入都以来日親醫藥未拜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夫所共知也即辭朝行至新城道中前瘧轉劇覺止足之分惕滿盈之戒具疏乞休已赴通政司投進矣門生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真情告語具爲老師陳之某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復夭折十年以来都無生育未至四紀見見

二毛外强中乾氣血衰耗天之福澤此豐則彼嗇人之精力彼兼則此分年来始知造物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爲祟儻得告歸田里偷安榆枋盡絕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息心力保嗇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需枯楊之潤此其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羸之疾勢沉痼殆將難起兩旬之内食粥七甌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爲恨歸而得見姑嫜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徼倖十得一乎不幸而

死死且不恨嘗劇無棄暑暫借還宜有與人結髮同處二十餘年如其將死而尚不一歸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某不容不歸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遠親千里一婦一女及身而三女已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落萬慮茫茫入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病尚可以借命理相寬于醫藥自救而某乃以兒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視一痛以後絕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

不低頭嘆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母之母無使則憂有書則泣總謂平安猶難信耳稍聞違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之豈有母子並抱痛惻于不見母母不見子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某不容不歸者三也某之情事獨苦原不論官之淹速即以官言之亦自當去某未壯而入官未强仕而視篆未卯而晨未艸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

易稱曳其輪濡其尾無咎失鑊為無咎則逮
必有害矣譬之常果取之生摘與俟其自落
相隔幾日滋味迥別老師試觀近時館中有
以年三十六而至宮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刃
宮詹翰學而父尚戀戀藩臬者乎有父以疾
致仕而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
不一退避如嘗飴含蔗不忍暫嚥者乎非老
師教訓救擢無以至今日既至今日願老師
忍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遽用蘇軾知制誥欲

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
德矣略十畢為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
得老其之不肖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論官之
早速與後過之竊願使老師為魏公勿使門
生愚爺子則相愛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
其德感也此類猶是俗情俗見門生本意亦
不在遲速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予告予假
與老師命臣子不敢必予　君父弟子亦不
敢必予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去以虛庸謬塵館局猥蒙提訓歷清華
既未明恩擢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
有竭節殫心當官營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
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　皇長子出閣講學
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仰惟夾日之
功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遺氓
言語相傳式歌且舞況某夙忝講幄服在宮
僚敢不祗奉嚴程樂覩盛典皇以真情真病

未敢戒途粗陳微衷仰干台聽家君一從解
組便已懸車家務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
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為娛不飲則無懽
遇飲即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胸膈否塞問之
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既以省覲而歸
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其嗣息未立日夜焦
勞某實不天遺棄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
遣借友朋相寬家母當饋而歎撫枕不寐力
窮于積恫情窮于將望某獨何心而能自安

自從東歸雖亦時逢歡笑然苦情難抑强笑不憚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道亡女之事洟欲下而暗拭語將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而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別某身本多病心在慕親常視親之慼舒以為病之深淺今親之憂心如此即某之病骨可知風寒外乘痰火內積頭目眩暈心氣怔忡醫藥靡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驚自惟福緣淺薄器如升斗冥神執概常欲平量蓋有未

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細推物理頓息壘塊挹彼注茲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畫屏詩文獨以久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頗安閒小疾既發便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蠲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萬一分之望某為一身則當遠為父母則當急今即不敢遠望箕裘之胤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目前即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不勉雖復荷戈兜胄猶將甘之況乃高識猶

文之著精讓人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某之不出既非欲沽恬退之名又非真有難進之節但以真情真病為父為母不能割情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即垂聽許使得即安田里長奉庭闈雖由朝廷遠下之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仰覬矜原不勝懸切

上王老師

伏諗　皇長子出閣講學一事　皇上遲久

之之而始允允而復更更而復允非吾師格心精忠納約善誘何以有此大根本大局面既定則其餘紛紛皆可以不問蓋凡關係國家政事與己身名節則大不能使小有不能使無若閑是非閑口語惟視我所處以為起滅以大事處之則大以小事處之則小以無事處之則無如風過水上塵去隨之風止則輕者自浮重者自沉水性終自澄淨任之則早清之則遲外感之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紛

紛者皆可因其勢而用之用天下之不附以成其捬用天下之有言以成其量非是矯情鎮俗直亦事勢不得不然耳今日之事譬之雙陸放遲隨地散馬今日既難爲取異日又難爲下願老師深思所以善其後者泰交一疏本以剛質用柔適鮮謂感之不應更生疑貳也病中削牘不悉底裹遥瞻絳帳第有神馳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王老師

頃奉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即安而聽命于途再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其以斵輪之用操刀之割其虽土石亦知感心疇昔教訓如場師執材惟恐不長今日眷知如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恐自棄清時自孤恩造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踰艾之年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父子久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為不肖而歸不肖豈忍棄家君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感惻則親自當教忠子自當移孝而不肖乃以桂華不實貽椿萱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割裂其亦人也獨何以為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急絕望則不必急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一分可望若復眺非分之榮進工無用之文詞自敝精神自折福力數載之後更無可圖不肖即已矣如父母之望何古人垂老而始衰不肖未衰而得白髮一對鏡惕然自驚惟有口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差以自安耳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足頭麻右足橫筋拘攣掣痛常恐臃腫之材便成廢疾之漸既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達之至尊老師如不見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兩言若預為不肖而設原其初意只為速行必驟早發先衰欲稍休閒以自韜斂無圖山中靜攝省思慮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為身以外事子女為身以後事惟有與父母別萬分不能為懷心多感惻身有疾病親為子憂子為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肖歸休而有所出即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

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而仕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狡麋鹿之埜今但望老師救目下父子分離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麾之斥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情迫心亂不知所云

王老師

恭諗老師新奉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懼老師出緣明主歸緣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宸衷隱軫詔文溫切不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為老師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亡維楫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益隔而難親議益紛而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危事駭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竊從史局觀老師數年來謀議于上前者不減陸宣公李鄴侯然在近代則為殊絕而在老師分量猶是太虛片雲滄海一勺願朝廷始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忘朝廷則天下事尚可為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而飲食之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晤相聞今念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上又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之外謹遣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炎氛甚惡惟老師尊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上王老師

頃晚使南行念當老師哀苦時門生私情不敢以告今事稍間乃敢累言之門生自去秋奉手教以北來竊自量度以疑而來以疑而隱皆未是量以再假之後而復有請非事使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而後徐圖其

私及近歲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凡門生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缺不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諸老亦見許可爲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肖命既下不敢辭又不敢即言去去意又不能自已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真無聞見耳承手教數百言皆是真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敢不亟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强仕乘時缺乏忝竊崇階講幄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日食大官歲時受賜予揚揚入部署此志士之所恥也世所謂榮不佞所爲甚懼甚愧而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即幸再得請而受恩已深用物已弘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爲恨耳至於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避患不如無心任運隨日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壹之

是非但有意即不是矣去短取長無一人不勝己者推甘就苦無一事不益己者方當借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徒草勒奉謝雅言何時面承臨書悵惘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慼無所控籲而告哀於我師師延見使人垂涕庚問病狀既不忍逆拒其請又介書束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脫驂贈館人亦何以加不孝酹靈几致師命已乃發函讀所爲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環芝丹液肉白骨起死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石千秋之託于我師體絕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鄴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今日之兩無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賴　主上之恩

宗伯集 卷十

至而及其永訣天彝老師之華文而使之如
生信　君師之淮三並覆載而為一者也草
土之孤伏守丘墓不敢遠涉江河躬陳謝款
謹崙下力代叩宗嚴駟馬素冠渺然絳帳南
雲在望涕盡氣摇

寄王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于舍
更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
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

可質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頓　主上恩德
生而予誥沒而予卹哀榮之典貢於九原而
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
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即
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丈惟
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官績半在塞垣自負其
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
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謂人使
吾居官守法踰常習故無以逾人若當倥偬
之會事變狎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飈發電
邁不失肯綮似嘗有一日之長既解組以歸
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
棋局佐酒耳不孝歸而省先君於榻前不大
食已數日尚與及朋調笑如平時既革而以
少弟屬不孝數之遺令數言神理不亂忽而
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所雅之地皆有惠政家
鄉黨無間言未老而掛冠垂沒而易簀出處
死生之際似亦有足紀者伏塊草行略且書

且泣惟老師紀孝錫類俯賜採擇而以片言
銘諸神道之石俾耀先寵是先君死賢於生
而不孝亦且藉以自慰可以無死臨書不勝
悴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荅山陰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
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
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
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

以為激近世以來務為先意承志結納左右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為當然一旦有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欲受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尺直尋𡨴乎久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真枉矣

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為正耳今上下隔絶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

時時呼譟而挾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二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撓榱崩僑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家而係心宗國諸公如有啓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教知已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

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贊也率爾占對不盡欲吐

寄山陰王相公

自去歲接尊翰不遑訊者一年矣閣下獻替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儷即如近日　元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　上心潛消異志今日得膚其調停者正是嚮昔苦諫力也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

紛不了前既以羣言業見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行而在廷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斃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其首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即有意有意即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病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為異日之所思耳家君致致不肖歸省日侍父母飲食為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文一詩循又客初歸尚苦酬應轉便之疏既發便當一切謝絕隔思慮專精神或可少蘇疲薾

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關機之途矣閣下近況何似仍有意滄上之游乎山中無事曾著書否　本朝典故甚缺君所傳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撮其大要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裁書歛心臨風悽闕

寄山陰王相公

蓋自古君子其為身與為天下無甚異也以身為天下故其持世甚真盡歛其為天下者而身故其葆身甚周譬之十尋之木千霄蔽雲蔭映數畝及其寒陰凝節必盡歛其液脈而完而未歲華滋乃更於是乎始則閣下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賢而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稱頌所集彼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靳其壽考其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君壽而願有老成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失一國是稱豈惟一人至於

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進不得關其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安言又不敢乃始仰屋竊歎羨在野之閒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避猜嫌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一旦盡斂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然不如南山闕官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復於闕下之壽也始而三祝繼而三嘆蓋亦有感於林行

巳之言閣下壽六褰耳其在洛社計當與君實相上下天而有意斯世乎則不佞請從百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為獻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懷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喋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僅合如此而恨前之激署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異懦緘默異懦不退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當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絀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

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臣與小臣兩絀舉盤庖而奉之中人誰實為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部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

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飲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業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輿言者為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党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覩攻之者獨

衆而獨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嘗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

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積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進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蹙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　上怒進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淟涊容容自保以為常以前可

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中之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漸灑重足而立　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進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

持祿而稍隨令昔相提而論則僕猶見其順
而前猶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
令未復也自入都未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
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
當一夕坐談耳

報王山陰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俟後訊詳鄙懷
尋至復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討吏之典
壽宪南宫校閱之命已下相繼戒嚴併無訊
矣自夙音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
念先人死生存歿之時未嘗不涕泗不意入
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既不
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肖之
力雖無大補並聊盡此心耳不意尺寸未效
而賤體已自病困若此訃吏初竣肌體減十
之四矣場中校閱强自扶持出闈又當進錄
藥餌筆劄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
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士卷稍就

之而心氣沖沖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客子
關身强身已劣務如此世事復何說乎已矣
行為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
可尚冀休復耳比已邀推蘭浴入都與同臥
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疵不
至脫越粗延視息歸臥雲山守先人塚墓此
生足矣比來部事齟齬差夕而朝事益不可
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晋中司馬公不可救
也天下之病積瘵入條款則深條款見積瘵
則亟令所謂條款者兩端周本虛而未定民
方困而難蘇已自無可着手而 主心之猜
疑中鑽之操縱人情之險惡綱紀之陵夷又
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積瘵者也臣
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醫醫之已
效者乃主人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
復有瘳乎日坐病冗又缺商略之附即種錄
至今日乃始呈覽稍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
伯矜此勞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伯患使使者吊之撟誄詞而酹之賁幽鬼以如生注遣孤而欲絶道路阻脩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涕淚如雨頃託盛使以先君像贊仰千鴻筆語曰人觀榮名先君已矣誰貌先君而似者討老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復不肖即感胃肝二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十日至擩于天折而賤體始有起色豈非命

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路人亦為傷之而不孝反自寬自解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衣蔬食守先人墳墓毀菽飲水以奉老母即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鯨鯢肆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為長城否瀕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

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殽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瀕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畧則此地為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敵郡與登萊猶臨輦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輦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惴慄也老伯近日情緒何如往於緘書中多有鬱鬱之懷

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宙內更有幾人即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度外間於憂虞則有疾疢姑謀樂乎無為自苦

報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之餘神理罔罔乍飛乍逐右股作楚一尺之階亦難登陟常恐溘先朝露古人乃比於不孝孫而自抑以求苟活至五月間乃自知如

為人矣苦塊中無他獨經理兆域諸事而陸
爾為祟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以自
忍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進
但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騏驥而左右望一
進千里一退千里適燕適越未有定詣也諸
事皆可置之獨此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
大災遠聞尚為病悸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
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恩深厚豈
能自恝天心仁愛真若呼吸可通似聞請政

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
及也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
以俯弘時務仰對皇天山榛隰苓獨於西方
胥愾耳先君像贊仰藉鴻裁皇閣下手書教
言于子孫孫瞻拜于下如見先君如侍父訊
也初擬遣小价同祉而使者苦辭已復念之
秋間申候或可又作一次相聞故暫已而以
書授使者雖遵未命然非禮也不勝惶恐悚
息謹西向稽顙以謝

答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憂國之盛心疏草敘時
事艱難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
恐知必啓九重之聽不煩再三之瀆矣至謂
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理必欲繼以三四則
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為忠臣入主所不樂受
獨為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必先
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
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

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
未必聽而必不怨即怨而異日復思其言今
語之曰吾與子絶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
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
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
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
其知語曰勿攖人心人心不可攖也而人主
之心為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
之未必不謂以言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

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其後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荊師亦有疏入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推先發者以為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為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悰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必到止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孟將進言于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宗伯集卷之七十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即是箕裘之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即前代世臣多由族望老伯用竑才碩德致位機衡葺乎王謝未足擬也然而不肖不敢以為賀不肖所為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外弭邊釁而

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　上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廈何曾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聽者惟閣下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知則籌策易信泰交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所為賀者一也倭虜之釁似已漸開鋒未交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年侍左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借箸聚米竊計明鄙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閣下雖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自當折之樽俎制之牖牒此不肖所為賀者二也適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之才不為國家修政立事之用而盡用之是非同異來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其照物情朗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默消兩岐之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于官而欲消兩岐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未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

里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可以化曲為直平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為賀者三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由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所為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之慶獨以僻處海陽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又以身在予告不敢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齎捧之使一布私款遥瞻台曜第有神馳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當
不肖之請急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
歸猶及見父生而親受制詞歿而特頒祭葬
皇上所以優禮儒臣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
加而閣下篤念年誼以施及其子者亦已無
所不至不肖即捐糜此身寧足言報稱哉日
月不居忽屆祥禫驚蒐未定朝命已臨秖奉
王言寧遑俟駕第不肖自離関以來痰濕為
祟股臂擁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

泄之癈元氣益虛此身遂為病窟且家母春
秋漸高戀戀少弟一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
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　君親並重家國兩
難顧朝宁之上俊乂如林比肩事主晨采錯
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百年之養惟有二
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
離母病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國
家無補萬分一而徒自缺將母之奉自外孝
治之朝恐亦大君子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

早賜票允俾得以多病之軀守先人墳墓奉
老母餘歡不肖生當須首死當結草臨啓不
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伯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
觀人凡非毀之未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
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真是真譽不損毫
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
絲之操抱朱絃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為歸往

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
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
益瑩即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
秉燭對語真如黃粱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
之浮雲富貴等於脫屣惟是芟製初返蘭芽
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耳夫善必降祥仁
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
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
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為人生于世上寄

也姑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穠花蒔竹兼多兒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無分別惟赤子無係戀世人多執着彼為嬰兒方且方與之為嬰兒夫與為嬰兒何所不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席餘芘執鞭講幄臨筆宫僚竊謂才不逮儕時期于報主韻不遑諧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効常恐僕官辱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教之臨楮不勝引領

答于穀山宗伯

曾挾壓齊境兩少微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奏德星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嚴旨未敢即安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俛成易毀早發易衰不有高才實行而以少年博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佞自量審矣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獲麟而作者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而得請海浮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脩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之雖復鳥獸亦可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絶氏之賀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聊復同檮櫟不材之用耳瘠土無歲派亡滿眼無當官之責有同室之愛農圃之學亦是本業關閑閉關士各有志既不能枉尺直尋以取世資便當翔于千仞何但元龍百尺而已敝郡志出浙中蕪文學筆粗具體例頗有陳壽求米之譏壽魚四十尾已過時不鮮然是故人所寄故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候于穀山年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聽易以為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不肖以中才平進非閣下訓迪提携豈其至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前心且自知人復誰諒百慎而虞其疎百謙而虞其忌此正可為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兒敢謂遂為門戶主第且可以稍寬父母之懷而秋來一

病沉綿四旬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則何憂惟少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第五君所言故為未盡以天之福數日來始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不當喜由後言之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苦心否長安諸公風生雲擾椎魯儒生杜門下楗所不敢知閣下從鴻寘鳳隱中瞰左右蝸角足一笑也秋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為壽華封之祝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

佳兆否曾史既就可繼獲麟謭陋之語敢汙首簡心事稍定當即操筆成草覓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兄

南浦之別黯然不能自制忍淚登車入他席得鐘鼓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別諸故人如去其鄉抵家乃反如客道路曲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第十更其七親友相迎遂多不識面者又游乍還欣慨兩集入門孝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讌笑極驩家君自

抵舍七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嘗一日不飲時時爆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腆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為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人子至有喜懼耳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有少佳趣念二兄客京華相隔數里不

能共朝夕即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嘆惟在離羣我則離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都門厚愛難以書謝惟日三復隰桑之卒章耳

與余雲衢年兄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木足痛掣痛昨邀崔蘭谿視之以為痰濕已久須急治之疾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頭顱如許既往文字之官寧得終日無所用

心胙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不能自已家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子然並行殆欲以淚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速離膝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忍更絕裾以出也步有遲速只是二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東卉爭欲先春藏之窖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為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毙抑遲開而久延與丈入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

仕而至官詹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悰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但以出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肺肝望丈請間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

耳自弟東歸兩入職業獨累足下足下急欲弟至恐未必肯為弟盡力往時代賞甫嘉猷講朝房皆含詞不盡勿更以此施之我也事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年相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老師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復淚承睫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明主下憂壽母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

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一載而遽罹此大慼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之歸也 主上虛席虛懷待以為政若遂不出若出而無所濟世且疑其為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畢不能無絕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亦且疑其為子乃者綵衣就道在扳輿近養之年冢孋言歸在青蒲定策之復忠孝兩盡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太師母完福皆人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詔旨款款

憂老師清莳恐不仕毀瘠直若家人父子相
慰藉此意可念也願老師稍自慰以慰　至
尊及天下士大夫心謹帛吏致不腆之奠臨
書悲咽不能盡所欲語

寄王老師

自去歲通問訊仰屏還荅勤勤懇懇如在下
風令忽役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毀
蔬奉先君外之不得援栞見夫子日月易邁
悲慨萬端嗟乎先君歿矣沒而使之如生則

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誠結　主知
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言之未
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　上亦未嘗不
歆容受之也奉　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
詔補牘之事處爕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
牽裾之義以今日視之何如我敝邑有沂山
馬史所稱爲東泰山者也武帝時有封禪之
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之實與泰
山相埒百里之內遠邇而上至山下轉夫其

憂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
事者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
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讜而當時士流猶有同
異以今日視之何如我本朝鯆衘忠清大節
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當
茂弘既去始思茂弘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
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
深知才非寇準而有王文正之容薦乃者塵
緣易盡福力難消逢天之感越在草土幽憂

以奉百病相尋豐腕漸消鬢髮反素不意不
祥姓字猶在廷議月旦之評既不動心亦不
洗耳獨念時勢如此身病如此必無報　主
恩報知己之日也出即一無所濟處尚可以
自完在山泉清出山泉濁我思古人獲我心
矣我師性日勳業如山在山外地彌遼遠勢
彌高峻門生今日自處如泉在山內雖無沾
溉亦無點染夫鵬之於斥鷃小夫則有間矣
士各有行亦各有適　主恩師誼所不能報

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侯後訊不一

寄陳心谷[illegible]書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揚伯起陳元方其人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月以去國家清忠不貳心之臣養之數十年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甚難去甚易此有識者所共嘆息也要之以公道爲用舍以直道爲進退真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士素

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而猥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己不佞即不敢爲私謝豈獨無知己之感哉惟是童子而掩人於朝班在七人之下而盖其上不待再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　上恩紀予假而請病請病而復予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偃蹇詞涉傾瀆況以孤危多忌之身而當　主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

復入長安恭　上命盡臣禮而後別圖其私竊謂天下事必我自度無毫髮破綻而後得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蕲不負名賢知遇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答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閣下期望不佞甚厚顧不佞可以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于假以歸者三矣即弟子於嚴師前敢三求假否而不佞乃幸得此

於　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訣也未考而賜封甫沒而賜䘏種種皆在格外不肯欲得一當以報如瘝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誠自知時之艱難才之蹇淺然傷　上三以恩放我召我而我不至也既陛見從士大夫後見時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嘆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　主者豈必相挍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豈敢有恨也今天下敝敝朝夕息矣其本原

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不
克耳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即嘔而
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　上
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
貂璫之羣乘軺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
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天下所由未
亂者正賴　祖宗德澤與夫世議尚清吏治
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
持之耳館局後進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輙對

以臆逞思紛焉不任企嚮

與陳虹岡司農

適見廣東開採李內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
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
加納職銜已奉　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
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
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
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
雜職上加納也盖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
係縣丞至簿既與職銜則便為本地鄰近職
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
地方佐貳不稱其意者必將紛論趕逐而以
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
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鐺
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若文官之路一
開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
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權
利之中有鬻爵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
為害淺予之文官為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
來各鐺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
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
審討之

荅楊楚亭年兄

使者紆道至海上挨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
及之蘭谿吊敬承事不覺潸潸承睫沒者已
矣存者何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外
僚天何罪而遲其內轉聞之已擢司成耳歸

矣不歸已為鄉貳而足下稍遷塞外藩豈事
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儕前科之半外轉
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
轉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即不
得比戊辰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為司成以
上官而足下尚恭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
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間當事或將有處
也弟已無用世意徃在京華日思丘壑時時
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巷結　明主

内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權顔託
蚍蜉之援下不能舍華隱耀消蠻觸之忌徒
以孤蹤之跡復虚聲取大官動而得名忌亦
隨至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固其理也即以請
急歸歸已晚矣離閔以来萬念俱盡中間情
苦未能殫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為子今歲三
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荆人出也
荆人出萬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豈
復知活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

老母數年攢眉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愁病已
又苦盡回甘差可自比於人此外更不復置
念矣来諭元仲云云弟在京日相與實未嘗
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為傲有無不可知
若云東之高閣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即有
所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来仕路相
與斷無因講說責善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
忌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
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

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
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高即
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
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
賢幾何國是幾淆　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
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
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止受其所中亦
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
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

波因兩成泡風雨定消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凡人相與一說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
將來誠意或可感通復完舊好耳丈異日會
世用伯植當且恐之每遇此等事撫思敬承
天子何尊吾歎今之遠耶與文字皆言三人
者猶尚足然也折其一而之下猶浮沉行者
多節少與弟已次第吾將不役與世相關每
念嘻昔歎笑一一皆為此話耳

寄黃慎軒宮諭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　明主恩予制詞而閣
下以國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
死猶不死而不佞亦藉少追終天以無死永
念明德惟深忘之匪伏空山幾不知甲子乃
亡論朝報邸不聞丈西歸北上之耗然即使
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丈建此時謨惠
顧嘗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且丈所朗望皆
非山中人所敢知山中人所知惟湖以北雲
山以南事耳皓湖一曲萬竹叢之山復環之
河又環之荒圃在焉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
營之近郊平地有畝數百即其地建一二齋之
宮以居名曰小治治湖以與小治以敵百里
內外一覽可盡折芰燔枯足以自老自免喪
以來得一子兩女于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
歡也士各有行丈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
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巷遇天上故人為羽
翼而俾稷下野人為黃綺則兩得矣丈又昧筆
札答論不詳惟閣下原亮

答黃宮諭

來教感慨時事真可隕涕吾儕藿食何知國
謀所稱譁訹誣詐巧端無窮即不知何指自
古風俗人心必先有所向而謂以天下全
趨之二十年前蓋嘗用之為法已復用之為
容已復用之為名而不意江河之變至如來
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焉不至矣
探山告縣之令遂遍天壤虎而鴉鼠而社以
黨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敝邑民既告蒸山

屢空前代貂璫之禍始之于官國以及民今日
之事始于泯因以及官長此安極獨冀望
高皇帝神靈啓聖主心身用于無用而後為
于可為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又以此期之
僕真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為詩未
成而棄之向與文促膝有所揚扢今亦不記
作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
皆詞人也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
人非詞入文與石浦獨具法眼僕宜意文情

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詩殆王元美所謂
目中有筆腕中有鬼者耶六休敝門人也小
脩向曾讀其詩咄咄大攻伯仁矣煩為寄語
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為荷

答張王陽少宰

某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
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
閑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逼揆路遲思良晤
復彌歲時且以喜對且以悵惘遠勞芳訊具
悉記存敢屬來伻布陳謝款黃扉虛席時事
多艱特召非遙為時自愛承諭今日之事不
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
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
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敵事鮮降心
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至上哉然事
所從起寔始于抑僥倖杜請托比來過退頗
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無所欲去
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

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為公而請
為正君子既指其為假為譎而中貴人復恨
其為公為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
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
使然乎或戒其子慎無為好夫好非不可為
而有意為好則不可耳王年伯當事一切請
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
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為激不去則輕侮一
去即為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

臣風槩也關部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竊託行不行為喜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堤則無策以竊託制中貴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竊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妥則徵關下孰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來也內憂如此外患又未必可量千條萬端難以書悉聊以復來諭所及耳

宗伯集卷之七十一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紉蘭之姿抱嘗門之忌竟爲儕鄙所中鴻寔龍卧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爲議也第以今日上下否隔秕政亟行謂常既難憂天頗劇與其爲析足之禹無寧爲衛玉之葵矧太翁年踰鈞積公子才稱抱玉丈即散髮扁舟爲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況浮議易消公平具在楚滄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從謝安之鼻勿遽謂洗耳由之耳也從龍遠來具聞動定舟泊水次宅枕山岡碎據之園常開廷尉之羅未設坐有問奇之客庭設宗范之倉恨不卧遊第有神往耳弟姿類蒲輕身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有子而求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忘心絕裾人且謂何心寧自愁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

諭所期未敢聞命為報知己遠隔天涯瞻望停雲永懷舊雨心目俱盡筆札難宣

荅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四夷固已獨肩其鉅而不使審正于夕議明于暗雖僥得之非其質矣乃亟辱蒭蕘之擇殫朝過情皆非不佞所能堪處讀霎章具悉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躁而奪揣事處變處置當機非真正英雄不能語曰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斯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蓋不佞之策亦在采芑之卒章矣蔣戎獗犹荊蠻未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冰亂祀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

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為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即撤以來彼為主而我為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推擾瞥救或從旁

而擊其腰膂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爭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皐以待其斃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既自堅而已破者亦生變然後敕書以全力制之破以孤軍久駐處處為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臆度懸料耳

答葉龍潭中丞

門下雄才大畧贊為特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門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真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為震怒烈士為歃血豁繫之士亦奮然有封狼

居胥之想即執鞭所忻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況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丈夫振興意氣餂乎臭味誠合即千載旦暮千里几席豈必[illegible]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illegible]固未能盡罷也[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未[illegible]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救此殺而[illegible]食[illegible]下氣為可憐之色[illegible]之食

而從旁奪之則攘臂威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

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爲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從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饑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康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特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爲款顧其所爲用和者異耳

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大漢文帝時無歲不備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間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譁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虜逆貢恭順是爲我禁者彼富其得利即渝盟背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難也無論稱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

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遂而驵儈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宦官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水盡火竭而鼎鑊不爲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達僻壤皆得通于大內語

餞神而得其所欲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關挾關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紛部是已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為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清問遂娓娓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荅那崑田中丞

臺下起自西聞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莞于制府制府所為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楬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譚高步以自矜屬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

三五年無事幾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直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即河西絕宜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鬪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殫摩之而急脩備令異日足為行款耳宜大事無事然惟無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令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甚弊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鬼垩

荅那崑田中丞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壹地方將屬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糧三軍枵腹無之宗祿不給儲待空虛門下慮在蕭牆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貪吏斂之　朝廷開而厚求

之中貴人幕而求使馬恐今之利源乃爲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人睹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顧門下熟計之

寄邢經畧

待膺節鉞遠討荒夷受命　九重之上伸威萬里之外丈夫宣力策勳此一時也甚休甚感以兩省全力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時用兵於西南夷未嘗不克但有不必勦而未有不克勦者叛酋之罪深矣此天之所以資幕府也或以爲彼世守其地得士死力彼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其黨已携矣叢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困一不備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爲用法重即人人自危矣我第以厚蓄兵力明懸賞罰而

無輕入以與之爭一至之命非大事必有變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答邢崑田經畧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畧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剪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復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

大則有不但土急早火益增驕悍亦恐草澤
英雄以此竄入此則紀綱為重叢覆皆勿論
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
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
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
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
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勦即禍重開以
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勘之機者也崎
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

戰始以數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
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勘不足以退師我亦
謂非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
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
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者也惟號
令爾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
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
當離心殺馮倩者即黃防誅劉積者即郭誼
晉不出勘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

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
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
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
以文制之立意在文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
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
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
論自省往時經畧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全
城方畧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夫策可以
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參代
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敵規乎大疏入
京士夫見諭賊之檄皆以為必可成功不佞
第執簡以書識定之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
在師中不敢及寒溫語

與邢崑田制府

恭喜榮晉樞斗光奉簡書推轂受脤朝廷操
境內而屬之內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
於掌握此大夫遇 主之極榮而策勳之奇

遇也伏誦部咨倚任極尊鄭宋二公之廷遣何是比擬大疏經畫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機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氛矣安夏裔頃見部覆五月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為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牴牾以才簡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為得策主将外有機宜内憂謀論虛信既少浮議自消内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

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来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為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脈息不望顏色臆度病證傳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說盡前人張皇拘攣二病倭奴真情真形計已了然當機應變必能辨賊無疑也黙菴兄奇識奇氣東人無敢厲行者偶見其文甚為驚歎元則未必非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司馬

比見六師奏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無復兵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苦勲隆中外威振華夷丹青所畫紀傳所載何以尚兹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宗同心耳今日之事頗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由克捷大事既定則我之慮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謙一倭不留即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首虜多寡嚴諭諸将勿濫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

細指議以全盛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槩加於地畝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額蓋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另議若聽地方官挪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槖使百姓困窮無已時則非吊民之旨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抑且仁人之言福及四海幸惟留意

寄邢制府

閣下於張元老敢相辱善人都未徹聞兩懷不能無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聽之得無有居水火之間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次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獘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　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匡救恐更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或聽傳聞即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及見我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乘是而進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始于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苦少寄言苦多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鬭而已反居淨地觀成敗又或別有讎嫌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我報復其深言軟語使入謹

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鬭轉鬭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若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為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為國或為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為者也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擠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添一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大鼠鬭于穴穴不為獘而龍戰于野則野亦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鬭則國之依不肯之為是語亦以為國計非但自為大臣計也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答宣府巡撫王懷琛

今邊事眷眷勤吾士夫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横也我閉關而絶之其義正其

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脩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靡之而急修備卒乘輜甤將吏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畧令其言戍

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親歷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畧可覩矣其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天子憫然西顧待簡大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文始夫才可有爲志欲必爲而無粉飾腩葺態者弟所見惟丈耳眉注宜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暫撫或三歲

而還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爲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爲丈道也

答王懷棘中丞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來邊事頗類弄丸使人屬目全在運用究轉一任手則丸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揹爲掇輸譬之宮牆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揹然外飾太

威内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况丈
有識有功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
着襃譽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吟局
不宜以薪氷之費累兄丈懸魚之節辱貺賜
又不敢不拜顧後勿復爲煩一切交游已多
謝卻一餽一否一受一否人將以爲詞耳如
何如何大計紛紜幾無完璧惟丈則無一人
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含覩王寀守威兄丈特達之知不啻鮑叔即
弟亦且欣荷附此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寰制府

播事更數年撫剿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
半天下屬之幕府臺下起田間仗鉞剸繁爲
登壇即山河震搖風雲變色矣播酋悖 天
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王師真與螳臂之
異以尉陀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之使其去
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閩越相攻
第遣戈船下瀨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善之
首已懸于轅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
何況幺麼小醜渺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蚤虱
之處豚蹄蟻蠓之在盎甑耳以 聖主之威
靈幕府之籌策外之兵形既合內之瑕釁將
離大號一領自相魚肉倒戈剸刃寧須崇朝
戡定之勳事將婁手伏犢封事房在目中矣
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嚮昔
之歸 主恩深厚寧有 上以三假予臣子
而再召之不至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山
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今且何以自效願臺
下之發吾覆也速承翰札期望過殷非所敢
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荅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倜儻
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耆指仗而遽無
祿即世惟不孝積釁累咎以及於此也先君
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兩孫
而蘇以立身涉世數語一無悲惋一無繫戀

若將有信宿之行者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弔奠又以 主上寵禮俯相勸慰親恩罔極 主恩亦罔極而為臣為子毫無報荅三誦來緘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割裂耳頃者道出貴邑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為先君言之先君尚問河流遷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具述其槩先君為之三嘆使者來致書歸賻不孝哭而致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無父之孫每見父執友故舊未嘗不為剌心讀臺下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尹春寰中丞

伏奉芳諭以栩栩園園記示披閱數過若身遊夢遇不知漆園有此奇麗否勝情真致故自不減古人大夢無近幻而實真增夢應近真而實幻境要以出不訪入不非翛然往來忘未見真想之為形跡拘也篇什又應諛擬

矩歌終是不韻其以廁于羣玉之側則奈何先君嘗怪袞沾水上二畝之宮竹居其半有亭有樓有池飛泉出其左澄湖帶其右大江以北自為鄙一岩以語三湖七澤之間恐不見為遼東豕耳去郡城七十里頗難日涉不佞遂欲謀之近郊兩邑之間有瘠土約五畝徧地出泉民棄不耕不佞以善價易得之澤國愛山山城惜水物固以少重耳以土為垣以茅為屋以曲木為棟僅堪容膝名曰小洛南臨小河鄰壤高柳數十株可坐以風遠山青蒼幾如四塞蓋不佞所有者瀧水一曲借樹於近借山於遠十步之內數里之外盡欲攬結而為吾有來諭吾自有園豈向子平之五岳而不佞直欲向子平五岳為吾園耳不揣欲借片言於大君子而不敢請敢因使者私布之大覬過聽何德以堪以尊者命臨之不敢不拜謹頓首謝

與王對滄少司馬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息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

畏則棄身歸虜盡劫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安然於是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文聚不散難於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謀難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

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於益兵野戰愈於攻城撫將變之軍急於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答王霽宇

昨見三邊制府有招安之奏恩威兩損紀綱蕩然天下之亂從此益長矣受降如敵況於招安彼自知罪大無容身地寧肯帖然非設詐緩師則阻兵自守撫鎮雖入城亦在其掌握不敢動搖異日安望其能正法也海氛甚熾賊氣已盈高麗連捧行文請救入犯內地勢所必然而當事泄泄沓沓事循舊套棟撓榱崩僑將壓焉大約天下之事患在真玩愒假張皇真偷安假鎮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別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時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閒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

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實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南兵事已與孫月老言之矣併此上復

答蔣元軒侍御

寧夏之事是謂反逆不謂激變而議者乃獨歸咎兩公何也當宁處分大畧欲離之耳大凡間人者必示之以不間今明言使此圖彼彼復圖此離間顯然豈肯見信張網而使獸見之何以得禽其黙乃堅之使合乎屠城之

謬懲亦不可為先背大同劉總督之事可鑒已大畧今日之事惟慮勾虜及各鎮有應之者耳若虜不来各鎮無變賊獨守一城不出則慮其外出兵則虞其內躑躅惶惑其黨必有自離者王師政須以全取勝諸道並進若寒易交鋒賊一戰而勝則其黨堅而我鄰鎮亦震動矣聞大疏之旨甚佳然後段不必及建儲事儲自儲邊自邊當各為一疏若因邊事而及建儲必謂臣子借邊事恐動之將来僥遣報亦不信矣承示迎二公家眷寓解具悉篤厚親親至意第此事正當示以不急則二家皆可安全而無患若求之彌急則挾之彌重挾之而不遂或因而甘心焉此亦事理之不可不慮者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答王晴江兵使

承示戡定南兵功次持論既正敘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為石門不得宜則為寧夏尤為確論大畧此番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悚猶操縱兼為得宜鄖浙之事都未至滋事後取一二輩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入大將且必誅況不止將功疑惟重況無可疑佐饔者嘗近朱者亦即眞有王石難分鋒豪併及亦未為罪況本無是發而流言雜沓軼於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為太息也愚意但當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

以為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寓與布滿京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為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析之下因衆詞中有內主旂謂攻殺則堅者亦殺也不使每論數年未決雖惟此最光明正大故序次亦宜出於萬全耳自入京來從未談及時事因門下相加

深乃復娓娓門下如此示人即不敢復以一語相報矣

答張憲副同年

得來教具悉雅意向在中途亦曾見示來已中心載之矣大畧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論稱許以爲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丈以腹裏調潼關所謂公論稱許爲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年所謂公論稱屈官

不配其才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丈皆有之遲行速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内外藩臬内轉進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潼關無邊臣之虎苦有邊臣之聲望今第一必譽職厚自樹立稍加至觀察即可建牙矣二老雅意良厚然尚難預必如弟樸直却是實理實事耳

答左海樓侍御

藐馬孺子何足以保任大惠而仰煩隆貺即弟心亦甚不能安然以文福德多男之餘慶精意所注即爲吉祥哉可仰席寵靈巖延宗亂則既爾使者而拜賜矣弟處非其據丈去非其罪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懼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之歡亦自快事一縣之内生齒不下十萬成

科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爲要藉古人書以自娛耳

寄李翼軒大參

蓋士有曠世相感忘年定交而不肖於閣下幸以世講得望絢履閣下辱而收之若以爲孺子可教者即奉教之日淺而知則深矣閣下文章政事卓絕一世上可以潤色鴻業爲國光華下可以展鋪藩維備時緩急而多難

少與為世所擬豈不以白璧雖工蛾眉易妬知希彌貴和寡彌高者哉不肖才不踰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乏塵點九卿往歲東歸便欲長往不意恩假至再嚴旨至三臣子之誼不敢自處於不敢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既踰分量亦違初心高鳥遊魚有慙色矣仲與請告附以通訊先曾祖官憲副負遼左遷于青家不滿百金三十年一紵衣居官如負女居室如嚴師居鄉如寒士未知數

古人何如今實未見其比先祖兄弟四人後先繼起皆以清白砥礪不濆其家聲先祖以三事卒于外先祖母恐无存家君家君庤百粹耳此其槩皆可紀獨念必得鴻筆如閣下乃可以彰往事詔未者敢因仲與以請閣下若惠而為立傳則百世之德百世之感也誌狀一冊附呈紀載殊畧得閣下許可而復敢据拾軼事以聞與記者

與呂新吾大參

士有契友不如有蓋友乃幸於門下見之蓋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畧若此矣於是以美疢為愛我以藥石為惡我以降心相下為知我以盡言相證為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發箴警而徒取其相徇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不佞

向以舉子業就正於門下指摘彈射不失尺寸不佞私心固已伏矣乃至瀕行數語勤勤懇懇指其迷津偕之大道不使罔然如失倪然如有得也雖拱璧駟馬何以溢此吾師乎吾師乎何但蓋友云爾哉所恨者數年同遊輦下不能時領教旨自淑身心妄謂門下水鏡人倫自宜門無雜客不敢以造請之跡點染庭階恐耳食者漫與置騎掃門之倫同類而姗笑之也古人之言曰先生之門固有執

政禹如此哉不佞於先生獨見吏部禹固知
不及古人遠矣要以繫匏瓜臭同草木此
燕彼粵不害爲同心此韋彼弦不害爲同德
襟期無改萬里比鄰無令雷陳獨稱膠漆僕
與門下勉之而已人臣用職期在報主何內
何外何毁何譽眼界欲寬脚根欲定不愧于
世人易不愧于君子難不愧于友朋易不愧
于心難僕與門下勉之而已

寄呂新吾

先叔祖母陳者大司馬公女憲副公妹也歸
先叔祖莧泉公先祖以大行卒於廬州叔祖
往扶柩痛哭嘔血而卒卒時叔祖母年二十
矣聞訃不食欲以身爲殉娣姒百方慰解得
不死而依曾祖母以居曾祖母殁大歸于陳
三十年其兄副憲公殁則往來就養諸姪子
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始有定居與
先祖母同臥起形影相依也生平端嚴簡重
不輕笑語錦綺無所御親戚慶弔無所與令

辛茹苦五十年而卒卒之日檢其遺篋[illegible]
衣裝具在隨風縷縷如敝楮焉外母陳者[illegible]
先祖母從妹也歸外舅姜崑五年稱未亡人
時年二十三矣有姑年六褰女纔兩歲女長
適不佞不佞登第迎至京邸一年輒欲行室
人固留之曰若不能離母余亦不能久離姑
而處於此也灑泣而別竟成永訣焉至家凡
六年而卒卒年四十有九當其病時姑爲延
醫視之辭曰未亡人宜死久矣終不使他人

屬手而軫息竟不視疾而死此兩母者皆志
祔于同穴而事定于蓋棺且外母獨一女再
無子叔祖母無子亦無女兩母不敢殉夫死
者獨以有姑在世徒謂立孤者難於殉死夫
立孤之與無孤可立也豈可同日語哉惟仁
人君早爲題請表章徽懿發皇幽秘亦維
風興化之一端也先是去歲以懇范公祖業
已許諾旋爾遷秩詹公祖銳欲表揚而府中
文移未至移至又以入賀行已而裁書白屠

公祖荏苒問謝事去矣念惟兩母生前艱難萬狀歿後又復齟齬卒難表白不佞私心甚痛焉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留意圖之

答蘇紫溪大叅

遠承翰札無之既賜君以代言移德于我者夫以代言則不敢受以同袍則不敢辭而周誦来教勤勤懇懇知雅意相念甚厚不獨以代言故也則既肅使者拜賜矣乃至侈談細觽金匱之業令人取蹐汗背而自歛更稀人

靜鳥鳴山幽則更翩翩神往恨無由一望吏隱風謳耳大抵監牧大條易則易于則于即當盤錯之會一閉關無復事矣輦轂散局非劇非閒非有事非無事稍暇展卷操筆作數字蒼頭持刺来輒披衣出肅客比入前緒已不可復尋終歲役役而課功一無所有由此言之則来諭所謂宾搜今古窮兩緯極九淵蓋矣屬乎要以世有作者亦何必僕世無作者僕欲何為豈不亦天民之逸樂者哉[illegible]土

如老丈期望何冗中占答不多及

答張岱輿太史

別離八年隔絶萬里忽来手教何曾是音問師在相位久久則于身不能無得失於海內不能無恩怨而于宗社不可謂無功當主少國疑法弛人玩斤斤操三尺以幹國政强主威官闈不干政中外無慢令府庫實邊境安此以比古救時之相何讓哉身死未寒羣議蜂起向之稱功誦德者皆操戈為難首厚其

罪敺其功官削謚奪禍流子孫嗚呼亦太甚矣世之為議也足下才足自達而亦卒從吏議投荒炎徼在古則柳子厚在近時則楊用修皆為流人說者以為此兩人得窮文乃工以自見于後世視當世貴人所得孰多少也此則足下之事願足下勉之来諭欲同館諸兄言之執政我聞有命敢不良闕第事求可功求成非秉機遘會雖焦唇敝舌不為益上怒未息非執政所能得也明歲建儲蚤有恩

赦儻可冀望什得一乎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輪札三年於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群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為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局地方事並取裁決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陜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為重久之亦為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

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尊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亦稍及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問不佞進修之益及胤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慙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既為世人不得不為世人語而非其意也稿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凜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耶我知門下所以為行省矣方病起作報書不能盡所欲語

寄朱鑑塘侍御

使者行已叅鄙款以復憑限既改惟臺下從容就道以對天下慰士大夫心蓋今天下邪

亟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應靜以俟
之若使居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無特正大
立豈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夫持兩端
覬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蔓藤之黨相度而馮
鷙之跡如掃矣惡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
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無
如我何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君子處靜持重
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彼此稍定白黑自明
賢不肖自形如張遼處亂軍不為亂者皆坐
制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
小人惛懈之時亦猶此矣寧夏之變令人痛
心此自是謀反不名激變如項梁殺下相令
田儋殺齊令耳而議者第歸咎死者並欲梟
其首何其言之痛而不德乎時賢處分恐亦
非策欲離間人而明示以離間之意則適堅
之使合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又駭鳥者也
相對非遠諸侯面陳

與連延按小篇

敝鄉葛太史以公輔之器中道天閼以死朝
列悲之太史娶于任子如鳳任之自出也而
任夫人亦相繼死孺子乳乳無所歸命其兄
尚寶君收而養之為之締姻為之延師甚有
恩紀尚寶君視孺子猶子也是孺子無父而
有父太史雖死而不死也而任夫人之弟光
謙者頗肆其凌侮繼以告訐令孺子在尚寶
君所端肅公夫人儼然在堂假令逝者無知
則已逝者有知必不欲其出令之外家與同
胞兄為難裹鬻其祖母以不利于孺子先是
太史歿于京邸光謙薄有所獲尚寶君逆而
問其行李于途執其所有以還孺子光謙大
懟夫望即任夫人亦不謂養也任夫人歿而
所蓄散入諸戚屬家光謙忿前日奪其所取
後且復然因蓋成怨因長成釁故為先發制
人之計其詞曰尚寶君父子故與任夫人不
相能任夫人以氣憤抑鬱而死任夫人先太
史而病後太史而死其歸也實載蒲團之櫃

以從而曰死由尚寶君父子此詐也渠計且將訟之臺下以臺下神明睎之無所遁情顧此事始末曲直具在閭邑士氏之口而士氏之口不能自達故諸生據情實採公論以聞于下執事夫葛氏之獄可勿問也此誰非葛氏之甥舅親婭其以爲孺子搆敵而召怨也難爲任氏非任夫人意也縱任氏以麥葛氏非太史意也惟臺下酌情法之中稍一禁戢之太史與臺下幸附同袍之誼值臺下持節

按東土此所謂千載一時知臺下必將以示光振之也敢布腹心伏惟登炤

答葛尚寶龍池

鳳池歿後至今不能喻遣于懷屢奉誠書詞旨懇惻以鶺鴒之痛增黄鳥之悲感念亡友若在初歿憶鳳池屬纊時弟畢悼心驚骨失聲長號諸事倥傯人語雜亂實不聞內人有他言及書來云云諸君皆不測所謂就而問弟弟亦茫然鳳池溘歸九原孑然一子不有兄弟誰則恤之假令無兄丈撑持門戸經理家計有司必至攺觀鄰里必至興戀債負必至抵賴莊宅必至蕭條紛紛萬事何所不至彼其病母弱子依藉甚厚而不自知也弟遣荆人具道此意勸以惟長兄是聽始而拒既而疑終而相信因曰凡事當聽伯兄亦望致一言于伯兄彼既已聽下侍言似難盡違其諸故前書畧陳此意而不能詳婉非他有所聞也婦人女子難以理諭不癡不聾不作家

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乖忤彌見感德凡處親愛而致睦甚易處乖忤而致睦甚難恐人所不能恐處人所不能處此自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爲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衆攘竊理所必有或以私貲或以封臧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猶弄是非更成釁隙此步老所謂樹孤爲患

餘付無可奈何者也投鼠傷器覆巢傷卵弟所爲諄諄者非爲其母爲其子非爲生者爲逝者耳詞不宣心幸惟鑒亮

與臨朐令盧君

敝邑素無蓋藏兼值荒歉民實不大以老父母爲天諸所爲撫輯區畫既殫厥心老父母之于敝邑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獨以水潦爲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千歲暮民遂無所得食啼饑號寒蕭條窮迫之狀

城中麤可而城外爲甚城北麤可而城南爲甚民既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禍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今猶未耳冬令不寒又無雨雪薄暮西望絳氣横天恐又爲旱徵則民何以堪處比聞窮鄉派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于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強者起而素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強者飽而弱者饑強者飽而弱者饑則亂民滋長而饑民無幸矣家叔是以有請貸之議其斟酌事勢劑量貧富頗亦平允芻蕘之言不知足采未議否然須委得人行得法然後不爲擾而爲益惟老父母留意熟計之夫畧今日之事在早行賑貸以圖窮民旦夕之安嚴禁搶掠以杜横民禍亂之漸寒家請出粟數十石即充公廩以賑不必取償于異日也極知纖細無以佐仁政聊爲百姓倡始耳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賞似鶴年兄

沉君來具悉動定且稱足下宦情甚薄以詩酒自雄于漢沔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詠興致淋漓古稱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夠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善足溷靈府然足下年未強仕豈有舉落陸沉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韻以就世法嬰龍摶貫其未足何得遽習懶茂翁乎足下顧福家至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不關人損益惟此事不能遣之懷抱耳實爲聖朝兩嶽惜命茂仁中熙遂作古人足下未之聞乎讀痛不能書故命吏代之匆匆訂也

答沈繼山開府

廿門綱常一疏皎然與日月爭光當其時身與雷霆之下至今令人病悸一出一處關諸社稷安危之龍驤豹隱終不肯共息厲嬰渠豪矣今天下承平久庸實有轁中國心而禍始于庚辰是倚門下為萬里長城乎時犯顏敢諫之士即今日仗節戡亂之臣綏靜邊徼伸威殊俗門下復何讓焉肩頭小詩故是學步邯鄲語何足以辱許可倘以橫槊之餘不惜塵垢粃糠以陶鑄我則不佞願安水教揚公先家屬何似王陽結綬禹貢彈冠願門下餘光振之時事多艱外不寧而內憂未敢陳第有嘆息

寄張浙東中丞

家君之備臬河上也謬得奉令承教圖效尺寸不意忽有易水之命席未煖而別去不佞雖近轉觀舍而家君遠隔師席悵悒之懷何可道者頃以東調制府取道都門進小子而訓以先輩師弟恩義因出來函授之如侍下風而聆謦欬忽焉忘其身之在遠也惟閣下殊來駿望士民倚咐乃高臥丘樊邁軸自矢

然而朝議推轂皆有安石不出之懼聞者民
瘼方殷上思耆老成而登用之則閣下安得
優游林阜嘯傲風雲而已碌碌下走違範有
年慵以益愚蹤以益拙謬參講幄啓沃無聞
靦負聖明貽羞知己而閣下奬詡過分寵賚
駢臻感戢私衷何能已已謹因敝同年赴任
之便代申候私秋風生美眠食自愛南瞻洛
下悵矣神飛

答楊月川中丞

門下高臥林壑瀟然物表有年數矣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垂天之翼以六月息
深積而震發固知其必有合耳遠厓緘書具
悉存記鉛槧下士謬塵講幄啓心未效造膝
何階附命僕官以榮為愧門下不賜之藥言
而侈談厚望之何也風便爾此布上謝言瞻
對未期臨楮耿耿

答顧充菴中丞

老公祖覲舉玉趾以千兩閒兩闕之吏肅伏

家息委命下吏而已數二三此我三韓百世
之利也豈某也敢私承之而私誦之將與遼
人共百世銘之耳軍中良苦暴露而未能馳
一介以勞旋師賀成功而華箋珎貺儼然貺
臨且以三湘七澤之材侈不佞之游也不佞
何德以堪此耶楚實材藪而某朽淺非衡鑑
任形過照窮物勝權殆自凜凜役之不終事
幸而竣則老公祖芘蔭實波及之方覓便以
賢書請正而會奉下執之明教輒附使者以
往然已晚矣春序方和惟為國崇護以迓休
寵

答張念華侍御

前歲閒文已就道諸兄弟懸榻以俟清驩丞
虞伯母悼棄素韡南歸離羣索居以至於今
忽奉翰教非但空谷足音而已諸兄弟概慘
不腆之具日日在口而苦乏便明邊成稍緩
來札之厚感愧交集諸兄比晋官僚弟亦畀
焉總之不離史局常職何以當來札侈談之

[illegible]蒼翠何由復可覩[illegible]北上別已久矣安得
縮地便相見乎吾儕比盍落落莊沈二兄皆
化為異物在長安者六人家居當入京者可
屈指數也晨星風萍供戚感慨意氣何由復
似昔時足下來當得一開寫耳

答党蘭塞中丞

自門下建牙以來諸所規條措注度越一時
條奏八事皆石畫也王公入佐党樞邢公新
授節鉞吾郡此時自九卿中丞省臺藩臬部

署無所不有官業之盛向來所未有也然士
所為重以人不以官諸大夫相煦相濡左提
右挈以共濟國家事以歲警不以矜詡此則
惟門下實主齊盟執牛耳而命之耳翰既遠
臨敢不拜德歲事將闌邊籌方急惟努力自
愛以為祝

答鄒四山太史

太翁自田間起自合夙夜以從簡書王陽叱
馭在此行也且非久召入為九卿矣丈常有

明發之懷太翁既出內不寡舞綵之歡而外
大虛荷橐之列無為也不佞為太翁彈冠為
丈慰獨願執事無淹久里中

寄柯立臺侍御

日者　主上遂使使不肖于楚形過照窮固
非其任其不能盡楚材也是其之不敏也事
幸而竣得藉手以報命則門下之力與諸台
事之勤也門下宴彌縫其闕匡救其不逮弟
兄我于戾其為惠已侈大矣乃若襟期既合

肝膽可披無町畦無城府忘人我釋形骸言
松示心白水旌信此則名逵所眇曠代所覯
而不佞所心服心感不能一日去懷者也至
於拜貺賜仰供億懷宴語宣寵光抑又其次
矣使者出疆復致尊命三肅裁牘布上謝言
道路既遠山川間之然每飯意未嘗不在台
砥赤壁下也良晤尚遙臨書約結

答麻老師[illegible]

憶老師臥病京邸時某偕二三門弟子躋[illegible]

伏謁問病勢一懼一喜及台駕南發恭中無使來詢之使人亦都不得起居狀忽奉翰札知宿疴已平眠食無恙門弟子相對大喜已而會禍前遣膝時了不可得而又憮然低回久之時時把誦未敢以當贈觀耳大貺儼臨敢不拜德併旋爾此代上謝言遠想稀悵不勝企戀

荅張華岑禮部

憶昔與丈晤於李可齋處遂爾定交傾蓋陰

未移而契已深矣當老師執政時丈雖居長安而不欲數通賓客唯不佞亦遂不敢相見於時近而遠及丈家居且數年而追念疇昔握手之歡未嘗一日去胸中也於時遠而近僕懷此心丈豈同我永生來承翰教又不奉荅心甚缺然因長兄西還率爾中訊令叔老先生崇差不佞方以病註籍及開籍走候則已行矣此之為罪即百口何以解惟丈為不佞一謝不敏臨書倍有依戀

荅鍾文龍侍御

家君受教之日淺而受知已深其來晉藩也亦惟臺下寵芘及之也家君不敢以還教為喜而以去惠文之側為快快臺下居常以真精神為官箴不肖謂士相知相與亦然精之所結神之所符家君雖遠在千里猶宇下也憲節西發不肖欲款款之私未布其萬一而再屋溫諭重以大貺何臺下之與人周如此不肖則何德以堪之敬拜賜矣第有慙悚項不

自意有瀟湘之游事竣而集実籍宏蔭謹以賢書請正惟臺下教之

荅趙心盤兵道

承芳問者再矣年家子姪未能以時修訊于下執事而過屢存記重以大貺拜命之辱敢不稽首伏誦來諭諄諄憂齊俗難治夫里中豪之變下姓也惡少羣而聚士大夫也訟獄繁興陰為主而顯為佐也門下所謂任俠使氣四言者實盡之門下揭綱維而宣風化則

業已稍稍改故步而言役及此東人士可以
彈冠相賀矣伻旋爾此布上謝言贍晤有懷
數宣罔旣

答李冀軒大參

老伯才擅一代識淹千古宜長在供奉之班
待燮和之任而回翔外服歷有歲年瞻庭闕
蕭望之議論有餘欲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
不肖閡然不敏未敢希文章之業當老伯入
都時私心實欲有所請正而大雅之藩難窺

小巫之氣易索遂復荏苒以至分攜比來塵
務經心日忘日損恐於此道長已矣家君來
承尊翰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家君
不以逬鄙為喜而以遠知已為恨老伯同袍
之戀想同之耳郝生行遄率爾布謝披對何
月臨風惘然

與呂佐吾太守

臺下所治漢京兆也漢以三輔分治之而治
臺下合三輔無治之而治此於張趙諸能臣
三累之上也漢制二千石入為九卿無論京
兆京兆得拜御史大夫而臺下四年不遷秩
此無異故則國家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客
自關中來者稱臺下治績以為當循良第一
纔纔盈耳銓衡盍將以聚知薇省歷階而升
耶惟大逵心曠度靜以俟之除書旦暮且下
矣遠承芳訊重以多儀辱在葭莩敢不拜德
伻旋爾此代布謝私披晤何期神與楮往

答顧中丞

伏讀劉虞二酋之奏硎硎籌策何其工也不
一勞不永逸此與營千之計先零罕幵有以
異耶敢服敢服至謂遼左事不理人口則大
疏所謂明得之君子微得之小人盡物情矣
丈夫提數萬之卒扞蔽荒塞以報國故發何
討毀譽第浮談游說之士則不可不禁耳使
彼滿志去則聯袂接踵以來不如一大創之
使此輩裹足不東向亦遼人無窮之利也草
草報命諸容嗣陳

荅李順衡侍御

足下大節皎然原無可議自有論冢宰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二有論司寇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七足下猶不已自建旗鼓攘臂爭先而人心始盡失矣今多口交攻訛言三至蚨蠅亂集市虎將成此恐慈母未必信其子安能使君臣之間無少動揺耶况今復激切爭論　上未必省覽省覽未必聽受而天下之人誰肯自以為非謂足下為是自以為曲謂足下為直言雖明辯雖強適足激其怒而助之攻耳足下謂難與二公異同足下身為言者所詆二公從旁持議事體原自不同與其專受怨者之口三人同之不亦可乎至於稍生異同等語未得其故然足下意已露口吻間揆勢度理不宜有此足下無輕以竊鈇疑人使他人聞之則張耳陳餘之事復成千古笑端近日吳沈諸公入已薄其責于二公而專攻二公華若復兼羽先登攻排不已又將薄其責于江羊而專攻足下矣此事理可立見者主恩難恃盛名難居專欲難成衆怒難任惟足下慎之

簡李侍御

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赤幟為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心於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耶衆謀難勝衆怨難弭人主私恩何由可保必欲以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於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適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耶前與楊丈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冦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責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為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以二十八騎斬將搴旗之勇弟以為非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

衆者必其内有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内無防據自居以不難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令之為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敝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為鋒事成則均其利不成足下獨受其怨耳弟以為動不如靜語不如默丈其留意熟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寄王見峯司徒

臺下不勝悪闇之戀得請而南春令熙和社福嘉豐滕下之驩豈不甚適然而王程在近天眷維新豈可以李令伯之陳情忘改長孺之戀闕乎我近閲邸報鄖中丞辨疏可異焉南中縉紳皆謂何心行兼三游罪浮四凶置之憲典孰以為非三尺之平今中丞不辨其言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已若將移事於臺下者盖季孫行父逐莒僕而自以為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意在構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何病焉願臺下無自疑而急就道以對海内蒼生之望

答鄭範溪宮保

以經畧邊事而兼節制國家命官未嘗有遠有之自閣下始朝廷稱境而屬之方且倚為萬里長城邊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閣下評計之而無與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方畧而決耳丈夫提七鎮之師制五單于之命以報國效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非毀譽令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書一時歎歎了不為損益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事之殷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既整既暇亦足以觀矣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寄馮開之太史

數年之別始得一緘長跪讀素書如見故人顏色書中所言解衣臥茱萸軒時真如昨日事而忽已數年往矣足下鬚鬢已如老翁弟亦已見二毛十年之後當與大馮君俱成皓首華年易徂修名不立可悼惜也餘杭未責

居大不易雖屢空晏如不復惻見女子然以弟輩私計十五年第一人無使聽長往理竊聽朝議將補足下官既補之復似嘗一出官不足嘗亦不足棄聊爾玩世我復何損非以齋罵相犯也足下憂弟異日恐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諸近知我愛我者天下事見長實難藏拙甚易長林大壑世寧知我淺深耶今亦未敢沾沾自道保不里貽足下憂耳一笑一笑

寄秀水李[illegible]君

門下出宰壯縣聲實並茂甚休甚休長安邸中眷戀之雅至今在心偶值便羽奇聲相訊而併布其腹心沈凡軒太史與不佞同年同館雅相善也凡軒早世魏馬諸孤恃年伯以爲命年伯又復捐館門戶蕭然惟一寡母及二弱子在耳年伯將沒以書屬不佞不佞發函而洞涯涯下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力安所效之所恃仁人在事萬姓昭蘇豈有衣冠遠裔而使之失所者故敢以爲託沈故巨宗越又薄俗內隙外侮亦必可量沈氏有子門下實翼而長之即九原之恫可慰而千里之託不孤矣

答馬連城侍御

別來遂久思得芳訊真不減一面開函三復念離析而嘆羈旅顧足下執三尺法按行部中風行霜凜何言落莫也若以稱陸沉吏隱之儔則可矣一三兄弟比皆量移總之不離

鉛槧尺寸即弟叨列講席逾時矣而未得一望屬車之清塵以受尚方之賜寧無內愧汗沾衣也足下自言按閩狀平平亡奇御史嚴重如神正不患無奇要在持大體不苛小使百司各循其職耳足下所謂亡奇乃奇也向所言閩縣唐公鄉賢事來諭畧未言及豈忘之耶唐公名維城爲青州守卒于官不餘一錢至今百姓歌詠思慕之也惟足下留意無忽

答何侍御

伏承副諭仰諗惓惓憂國之誠　上以星變下罪己詔肯躬親廟享昨復一出視朝羣臣得一望清光便不至內外隔絕成痛塞之漸也前日悔心之萌遂在內奸邪亦是盛德事蓋邪說輩作惡已久扶黨數百命人恨之切齒而向為上所信任不有危言無以動上意而重其罪故上信而形之詔旨非有他也近儲事雖未有的音在臣子亦未敢逆料然竊

觀　上意肯事欲自出不欲從臣下建白如視朝之疏盈百而不省一月寂無人言而反出臨御前歲張鎗事傳旨云因應對不實故處之不以外廷紛紛論劾也即此事可例觀此時惟有積誠以待之至期合詞以請若單疏則或反至僨事耳辱在至愛輒布腹心若地方事宜則臺下游刃有餘無為問不佞矣

答朱鑑塘廷尉

廷尉天下平固宜用天下負勁挺亮之士無論察麗求中三尺惟允即正人登用朝列誰不彈冠相慶者聞當事便欲以節鉞相處其在棘寺猶蘧廬託宿耳邇來用賢遠奸士論明白庶幾小元祐矣然君臣隔絕政務壅滯章疏發票多至日暮政本之地漸以益輕外論既多見格即中臣亦不得以時見上內之內復有內隔之中復望隔真不啻九閽矣上不宣下不達而中人操其兩權居者欲去去者欲來而中人操其兩權天下紛紛方當始

耳亟望清塵散為勸駕定有奇策俾益朝廷瞻晤非遙諸容面悉

寄楊寡雲鑑石

鳳池令德雅望溢素賓客至今念之若刺于心孑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天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許字者乎不敢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

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地相著無之風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為之羽翼訓廸以視其成立是公爭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揚傯山之陵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圖宜有後推以天道其微必昌吾丈為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塞以請于左右諫可而後敢問于葛氏耳如吾書附覽

答馬岐岡侍御

伏承翰札以兵事下詢憂時體國溢于毫端其欲尊責督撫罷經畧尤為確論天下所患惟在不能任人而聽其自任耳平居不肯詰戎修備一旦有急乃始更移事任改定官秩徒滋紛擾何益成敗之數哉往歲經畧之遣蓋欲聯七鎮聲勢為一以當虜當時議者已有一柄兩持之說今地自為戰城自為守經畧既屬遙制督撫又非尊官將來意見異同功罪推委恐反誤事機耳司道假惝但此大臣忽賞忽罰朝議乍佚乍賢時政忽行忽止種種乖刺難以究陳第使上能任人下能任事何事不可為豈一倭一賊遂至瀕朝惶急計無復之哉過有冗役未能劇談嗣當竭底裏另相復也

答王兵憲

海氛傳警震於其鄰老公祖拮据劻勷遠紆籌策蒐卒補乘精米一新此天以東人溷臺下以臺下福我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屏承翰札軫念時艱豈伊書生能佐末議闖自起自羈旅畫竊其國兵柄役屬六十六洲酋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畧才力有過人者顧兵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全盛之力何遽為此凜凜如天津調兵纂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為鎮靜曰毋動為大耳彼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為鄰與虎狼為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令

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急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陴固圉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為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為用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為勝耳召客兵即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募做古牙兵則募精銳為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為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田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為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以貯倉廩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

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疏請留未地為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廩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於京運無損有事則於地方有益亦一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使於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為寇資也敝郡兵額原少無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為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畧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權馭而計使也大畧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寇將無所得食而自剉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富

大修量修者貲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為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冦所不能至如紫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國白已死曾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實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無竊計之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

野以騎從步萬夫俱發易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既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將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土兵既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為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為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為夷狄謀即以夷狄之力為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哱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為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為至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為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為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辱承清問具以臆對惟臺下教之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許藎軒

頃因風便惠我雲箋相去萬里故人尚爾惟是手簡可致足音終遥既以喜豫轉增感慨門下懷瑜握瑾士論所歸謂宜一出以對蒼生之望則何以戀戀泉石與猿鶴為羣者哉來書為家君勸駕家君業已出山矣旋復自悔介居江表越在有司奔走簿書忽焉半載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信然哉家君在郎署獨於門下及平陰趙公稱莫逆惟某時亦得竊窺妄意門下高標雅度靜一流風而趙公慷慨爽豁足當一面維時家君以為然曾未數年而門遊再不遂趙公亦以單詞罷歸乃知規步矩趨非諧俗之韻長才遠畧非持祿之質二君如此家君復何望哉寄家易書受而無所致差乎差乎天之於邦施善人何如也乃無論世局矣王生嬌嬌奇士讀其文未嘗不擊節其識卷甚有弘博之氣業已收錄以其多衍詞置稍後僅得副藉耳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古人所嘆何獨在今生意頗憤惋見於形類惟門下有以廣之遇合有時正不宜戚戚自苦然乎居却不可忘憤惋時也王生主馬素書所陳百不布一

與詹兵憲

向讀臺下上　先皇帝封事未嘗不竊然壯之也夫事關宮闈私璫此人臣所難言而臺下叩閽抗疏犯鱗怒逆隆旨當與古牽裾折檻之倫厲行矣即為執鞭亦所忻慕而況辱在治藉託于宸宇乃不能具咫尺之牘上候崇嚴何以瞻彼景行慰此仰止敢顓下价代布私衷無有瀆陳非為私請先叔祖母陳氏大司馬東渚公女也先叔祖茂才公沒時年二十矣守節五十年而歿先岳母陳氏與叔

為從娣妹亦以廿餘守節二十五年而沒此兩母者皆以青年誓節迄於華髮其諸人代婦子難以楷顧乖而大節孤負罔已嬌如日月矣且先岳母獨一女耳與叔祖母皆衣食二尺之嗣奉蒸嘗也兩母所不敢殉死而謂以有始在而氣絜無以為生瀕死者數吳世德謂立孤難於殉死而不知無孤可立者亦立孤惜獨善也蓋古稱貞臣烈女異轍同歸臺下以忠義之標攝風化之柄不使不

以此時聞於典記復誰待也伏冀閣白按臺一為題請不肖業已以情白毛公祖毛公祖詡然許可矣率爾奉瀆幸惟炤原

與張惺宇邑宰

衣負一事仰荷轉懇即九原有知兩母且不朽矣吳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也謂節義之人沒於孤寒而表於後之有達人者恐無以示公此其持議甚正執法甚嚴不佞誠私心伏之顧所謂後之達人者獨子

孝孫人情迫切獨為其父母與大父母耳其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子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遜遠之勢而腐心焦思以為疎屬外氏邀死後虛名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其又飾詞說罔事實以自堕貞士之行為也先叔祖母守節五十年無子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煢煢而無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為命耳世之孫寒有逾此者乎君獨以五屬之內

有一命之官而遂謂後有近人則是兩母之事不白徒以不佞故夫前以無人言之者而泯泯後以有人言之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兄弟有在學者有未入學者不佞即欲邀恩澤於吳公祖居間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大惟門下知我顧門下更一言之兩母懿行俱在鄉評明有士民幽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

人歎吴公莽歎門下也冒昧續陳語無倫次幸惟鑒亮

與鄧總督文川

不佞豎儒耳未得承顏接詞然從縉紳後聽覩風猷仰止行誼願效執鞭爲日久矣比以荷橐承明之署職當紀司馬曹事每讀經畧諸疏未嘗不竦然壯之也夫今三陲可謂至難矣昔防番今防虜叛服無定彫和戰無決策漢之關中直布賢王塞蕃畫一稟幕府今

制款在宜大而甘肅當往來之路獨受其必趨之勢其難什百於往時夫西夏其渺小者耳韓范兩大臣左提右挈而貴成功彼以天下之力供陝今以陝之力供番與虜此微獨今時即古人難之矣臺下訏形制變圖事揆策不銳而融無轂而運此所謂批大郤導大窾投經肯綮之未嘗而誅然已解者耶我僧大既已授首而夕酋旋斃鬼神寔不逞於虜而假手於番亦惟是臺下威靈式震疊之淚寧𢇁徼仲威殊俗豈惟功在三陲亦且名施兩社矣不佞即不得仰承清塵而家君嚴屬鞭弭橐鞬以陪周旋以受范於陶埏之下不佞父子心惟而自喜也家君登第廿年里居十年不敢言塞滞而獨以得奉指麾爲幸不佞附通家未行欵然無一字以候崇嚴即長者幸而寬我顧於心何以自安乎謹因風便畧布私欵膚功已奏歡至非遥瞻望台旌日日以冀

荅陳里所大參

客歲過彭城聞車騎行河而以使事有指不敢請見相距雖近渺若河山一未盈盈太息而已一介行李以煩重館又勞使者導之出疆及於郭命取道關洛無由一侍顏色面布款款然不肖之業在隱桑之卒章矣遠承華翰𢝷時念國讀之凜然辱在交戟之內雖無言責豈其反出婺恤杞憂下也頃廷臣議恤哭之疏甚備顧言者一人覆者一人行者又

非一人讒論滋繁推行撤礙不如撫按監司自爲議而自行之屬吏承風仰流誰敢後者兵難諭虜款荒亦然不知門下以爲然否

寄李文亭固安令

老丈治鄒卓有聲績主爵復移丈近畿蓋欲許試政事而重畀之家君舊尹是邑邑去輦轂孔近而輪蹄之跡甚簡事易辨治以丈宏才臨之則迎刃解耳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詔中貴人間有持尺刺爲關說者事可聽稍

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即決無使淹久則請託之跡稀矣邑俗淳厚即如弟居京邸數年邑人推家君之愛閒謁不絕士文雅倍於他邑鄉大夫絶無持吏長短操也大夫權以規利者願吾丈重士而禮鄉大夫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強骫法之流非謂以此槩天下賢士大夫也比來歲時承

易民頗失業比之舊日風物蕭然患此困窮集將安出股肱近地得失流聞朝所屬注夕傳都下矣茂實英聲易至騰達爲郡知已勉作功名以弟辱在石交而家君復有舊令之義故敢具以聞於左右

答蕭巡撫念渠

頃聞滇南亂卒臺下蓋銳首惡而扶其脅從者萬里之外始知有朝廷不赦之法此其功在六詔者甚鉅且使四方庚癸之呼其亦知

所懲艾而有悛心則功何獨在六詔而已鄉卒呼譟冒上干紀大暑以恩澤覆露之稍定耳法未正而施之以恩恩已行而難乎其爲法矣當宁所以移臺下鎮鄖者意在斯乎以臺下威名臨之即易爲震讋震讋之餘益易爲德耳辱以世講之誼未能修咫尺之書以賀軍吏而重枉瑤函貺以隆禮且申命再矣某也豈其硜硜自處以外於長者惟是以代言故而缺大賜職業之謂何敢頓首辭諸使

者須席芘蔭濫竽官僚附命僚官未有以稱
臺下不惜齒言示以矩矱雖有九鳥駟馬誰
若斯遲重哉謹以為請惟臺下鑒之

寄王師竹官庶

頃有郵書付星吾使者計已達矣申陽褏愷
南通大楚介以甌陀欝紆盤踞故多山川奇
勝而長孺之告未滿辟彊之圍始開滄霞枕
流長䨍雲壑何物欲界塵世有此天際真人
想耶秋色深矣倍有蒹葭懷人之感道阻且

長何時得奉色笑如此屋居時也朝議須與
兩相國同時見詆中必自有說姑無論當否
恐主心不能無疑國體從此傷矣儲闈未立
內釁多端方藉二三大臣匡扶力今且身為
質的即異日欲開一言可得乎而上復肯端
晃聽之內無少慢易乎令議者意閣部相低
昂權不在閣臣則在部臣不知內閣與中貴
人相低昂內閣輕中貴人滋益重假令人主
不覩萬幾而事權又不在內閣即不知大殆

將安歸乎即令邊事皆責廟謀恐以為邊事
有戰守和三端而朝廷惟有賞罰兩端第恐
賞不信罰不必駕御不盡得人耳正不必有
所指授以為邊臣異日脫卸地也閣下素抱
憂國之懷故敢冒及之

荅邢崑田

承諭邊事確有定畫至謂重虜擒酋則大酋
鼓扇為黨華東酋市賞則擒酋糾合為援至
哉言乎忠臣之心謀臣之慮何其遠也夫責

宣大以搗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為
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為洮岷之時虜之貢市
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於貢市因
不為也如使厚於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為之
未兆且終為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
未見其便即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
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
陰修戰彼順於東而剽於西則我亦東撫而
西修戰且以一鎮苦虜與諸鎮皆被虜於不

安便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為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惟幄決勝千里千古推子房一人然子房惟為高祖籌策不聞為韓信籌策也若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為內閣敘功之地事敗則為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畫以便宜假之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嚴

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　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虜治虜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偶覩時事輒陳書生之見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荅何震川

自甲申之議興而士聽幾惑然閣下皎然心事君揭日月而行終當見白於天下不佞嘗謂天下事不患不信於天下而患不信於君子不患不信於君子而患不信於心即如科場一事閣下反之於心何愧哉棘闈大典文罔甚密有識者明知其無它則閣下亦既信於心信於君子矣即天下白不白不足為閣下損益而要之信於心信於君子未有終不信於天下者也伏讀辨札事理了然無可疑者嗟乎以閣下高標偉度而世獨以科場事疑之瀕年以來益多禍穽後來者安能無視為懼府也率爾布復惟有慨嘆

與南吏部趙濲陽

老伯弘德亮節天下日切霖雨之望罵鼓樞斗匪夕伊朝承示復古編直欲返姚虞而還之大雅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異日執此以往可矣莊誦来諭愛君憂國之衷溢於言表讀曰嬖不恤其緯凡在廷臣誰不欲定儲闈而靖君側第往歲之事外廷之力已竭而內璫之召方新以外制中以已竭敵方新主上既不肯反汗外廷又不能拔山或至上

下相疑激而為他端不如從容鎮靜徐為後圖使元氣不傷而病良已知難而退乘隙而動即不能除病而姑摩之使不為患即不能使無小患而姑使不至大患擇福取大擇禍取小如此於計未可失也要之圖事揆策有大臣在鉛槧之士非所宜言聊以復清問耳

答張斗樞太史

憶昔承明之署班次相聯曝直禁中笑語獨日言念此驩未嘗一日離於懷而音塵隔絶

闊問疎闊慚負故人何可道者尊先公當主少國疑之日實有社稷之功其操持法度或與人情相遠要之不如此法不行朝廷不尊而後人引繩批根一事殺而百事盡廢前之功狀皆為罪端門下兄弟並以賢科錮於聖世夫功在天下而禍流子孫豈不悲哉癸未之歲曾託劉司寇致一書於門下計此時家難方殷不知亦曾省視否前固謂天下公論必在無怨無德之口士論非久且大定士論定矣而主疑不解不十年恐未息也今七年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惟門下讀書窮理以待天之自定耳門下居常有禪定之想今於此道精進何似伀與年兄尚在戍所見蔡柱史孫惻隱不忍讀家信得時往來否便中一為寄聲是祝

答蔡運長

閣家大計未有如監类了者也而或者見謂閒而無事夫安常守故偷將歲月則誠無事

矣若乃揆利源革弊竇畫矯末流因循玩愒之習而一循　祖宗之舊則天下事孰有重此者乎丈以高世之標秉利國之柄固且為此不為彼今內帑絀矣百僚講求利源而未得其要領丈尊職且何以策之諸寒瞻語不多及

答王鳳洲司寇

先生網羅百代彫刻萬物騷詠則宿莽回姿顧盼則短丘生韻一時文雅同仰宗盟恭風

以弓裘妄攀鉛槧手追心慕歷有歲年雖行
潦跡歸朝宗東注而涓滴微潤然難自達乃
承存拊奬以溫言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感慰
之極繼以嘆息昔文舉以通家自拊長源以
小友見呼此皆忘分忘年定交傾蓋先生抗
志雲壑渺若冥鴻不佞拘守樊籬有同澤雉
恐於斯事永無忘矣長公抱玉乘龍齎爲時
棟王家玉樹故有鳳毛時一舉承典刑尚在
茲復遠別約結如何敬屬來伻布陳謝款別
具不腆佈冀麾存

寄諸親友

不肖去里中而薄遊八年於茲矣缺然未有
尺書通殷勤於左右不肖即疎慢寧若是自
遠自外蓋無歲不爲歸計以爲旦暮侍談歷
耳不虞至今未得請告去也湖湘之役西省
父母於晉關以故馬首不復能東然且冀報
使之後即圖請假書筒已發而會有講幄之
命遂復荏苒以至於今臣子理不得自遂固
也獨奈何以其故舊長者書問即長者幸而
寬我我且何以自安乎夫結綬漢庭擊筑燕
市終不如故土樂也傾蓋彈冠從海內士大
夫游終不如故人歡也故莊舄之吟仲宣之
賦雖通塞殊途而感懷則一某獨何心能無
戀戀哉某本海隅賤士幸以經術依日月末
光何才何能可以自致惟我懿親謬見謬可
故得竊鄉曲之譽以至於此乃若德薄寵厚
無基而墉日凜凜焉恐不免於戾惟門下賜
之策言以辛相不敏

寄楊夢山太宰

閣下拂衣高謝忽逾歲年客自東方來者皆
道閣下眠食佳勝葛巾野服棲雲壑而狎魚
鳥不知而遇之者以爲神仙蓋自古稱賢人
君子如蒼松古栢則知其國之興洛下諸公
閒諸歷昔非偶而已向承翰札娓娓數百言
老臣忠慮斯呟遠矣天下爭爲君論而不求
實政議論繁多頗類於宋宋人病在各偏主

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人虛憍恃氣而畧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猶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臥桃花巖上此如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野馬旦一笑也客遊久矣日有歸心幸而得請當取道貴邑一侍杖屨耳停雲在望臨書悵然

答蕭寧國漢頡

君家兄弟起家漢水間海內談文章家以為嚆矢今伯子横經胄子門下綰綬郡瀛家儒林循吏併在一門非古二難所敢望也宣城故小謝試吏地小謝第稱文章清發未聞以吏名以吏名則自門下始當以蕭宣城奪謝宣城矣方今西北病兵東南病賦天子南北顧而咨嗟惟此良二千石為股肱郡重有如奉宣室之問必有以佐當宁籌策即以高等入為九卿何言滥格也重承芳翰詞旨殷篤弘數之獎非所克堪謹誦斯言以為師表

答王兵憲

臺下執法殿中風裁凜凜我敝邑餅在東海臺下不鄙夷而辱臨之此尤所以福我東土而不棄其遺黎也下車以來吏奉法民安業風行霜肅雷以青而四民之頌如得父焉如得慈父母焉不佞雖遠處京華猶將被之也遂厘使命遍為甦借耕大小馮君非不佞父子所敢任以至海沂之康賴有王祥則敢為臺下誦之大貺儼臨欲拜賜矣伻旋肅此布上謝言膽語未期臨風馳戀

答南部蔡

得翰教兩紙再三周繹不減面談且知秋間將来最書入都南部清暇多名人韻士相往来且吏且隱從静處看世事何所不自得而欲中途请告去耶壬人者業自敗以去無足論者惟是處小人之法處之則易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

賬之地。尚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忿國狗之齒無所不至耳此來時事大可慮大畧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所懷未悉侯與丈面時盡之

寄于宗伯年伯

自不肖奉令承教十五年於茲矣情則骨肉教則嚴師肝胆可披金石可泐自伯之東神馳心折顧不能數通問閣於左右而三奉翰札不減面談兼示雄篇一歌一詠欣然以樂愀然以悲即欲如舊時曲席憑几商畧風雅知何時乎不肖之薄遊惟閣下是瞻是依令且誰與處而立於此則亦從閣下歸耳庭議推轂且見公論雖稍麻未下而羣心虛佇咸以為允今已半月不聞報決在內為不足之碁在外為可逐之鹿山陰桐君以直諫忤旨自是名宰相事正人去矣必求順旨從諛者

而用之此治亂一大機括而姑未敢詳言之也

與王栢峯

令郎來承翰教令郎才本超軼調復沉穩能使高眼不置俗眼不警此必中無疑且當前列耳敢預以賀來諭以國事紛淆建議各持其說為憂尚未覩今日事閧之當為仰屋竊嘆矣雷霆震驚群僚辟易省垣選部遂至空從此言者未已或激而為他端則今日之朝陽易為異日之仗下矣聞之極塞之漸丈以為何如

答王晴江副憲

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興替邊圉安危非但為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惟定變之畧但歸咎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即弟亦不以兩公為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於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於極

典職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為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哉總戎之跡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為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既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餘人復何憚而不為哉兵驕無如薊鎮糧匱無如雲中延綏亦苦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番處置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

訛言遂至變法各邊相仗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於此矣承教甚服高識閣亂軍搶掠為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鼓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為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憂滋大耳何期邊事一旦至此然而內之可慮更甚於外杞人憂天第有嘆息

答唐太史抑所

閣下以文學侍從持節擁傳往建諸侯王且以其間過家休沐近臣奉使久客暫歸豈不甚適何恙不已而復以為請耶京洛風塵素衣易淄游五湖之間卒千秋之業亦自佳事惟是逍遙供奉久虛班列交戟古人日日以幾忽扇瑤華知當于告眷言離別復彌歲年既羨關遠借相憶也謹因來使布上謝言披晤何期臨風約結

宗伯集卷之七十五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郭太史明龍

門下嘗過視不佞不佞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歡甚無間漸並依麻蓋實臭味同焉桑梓返舍間闊至今然停雲在南目逆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嘗不問門下動止也意蓄蹤跡天涯比鄰門下豈同此心哉伏承芳訊俾爲尊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不辭執鞭況乃執筆歡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疴註籍未能即屬草付使者草成即相寄耳感儀不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坦野制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上國貢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焉伐之謀而奪之氣耳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爲乘虛而入虜還款根未則彼當自解竊恐無款於洮岷之急而損挑宣雲之釁且論國家大勢以二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於策安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之當一戰耳朝議紛起多出臆度老伯石畫吃議可以紓邊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即鉛槧士亦可壯心氣也

寄孫鶴峯年伯

某以稷下俟儒彼執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治下乘以彷徉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浩渺披雄風之莽蕩固已稱奇遇矣設廣坐列長筵叙呂迭陳絲竹競奏曜靈戢景繼以華燈妙論緒言厭心領耳且不佞一介鉛槧之士而年家子行也即順風而請曲席而坐以奉長者殷懃之餘驩爲幸已厚而乃比諸王人事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君之下臣而姪子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與不肖所以刺心汗背夙夜靡寧者也僕夫戒途郊扉啟祖旌麾前涖載道以光行出楚

疆復屢蒙眖內自循省何德以堪蓋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

答蕭念渠開府

臺下移鎮於鄖而再移書不佞以為一試之黔再試之滇而獨兢兢於鄖也夫鄖則何足以難翁以滕薛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難治太易也趙廣漢兼二輔治之差易耳則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我臺下之操心慮也詢謀周也夫以為難易將至矣敢頓首復於掌記

答張考功

人臣患不為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為罪且如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伏劍拂衣而當時且謂吾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吏部而吏部之職存依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部而吏部之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長沙為遠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遠則可無往而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答莊公子

向與尊公丞違職乎講德問業莫逆於心往年燕市言別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承翰札悲慨交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即尊公渙無恨矣世態欣厭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為重即有橫逆不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手刻成當以見寄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咳唾之餘耳

答周

虜氣方張國恥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料軍實不知能伸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後門下夙抱奇畧新拜節鉞之命討必有定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城方畧而決耳

答張長史

門下歟歷邊州文著摩績宜有殊擢懸賞不當使在藩封也古者貫璽之儔皆命世人傑亦且相諸侯王敞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沙江都下我藩王奉法待職優閒古稱吏隱可謂兼之幸惟命焉

寄劉太瞿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蓋諸兄弟同筆研者一而與丈同筆研者再漸芷依麻其益豈有量也壬午東還奉候以數計而丈嘗

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失哉丈既以殊闕之役下捷謝客時弟復以悼心失圖遂缺良會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悵後會之未期悔前事之多闕亦復何補及乎一別故里忽歷歲年嘗欲馳咫尺之書以謝前負戚值之便羽有便即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不嗣音不佞即百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容跡疏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自信而終不敢望知己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茫然明年

貰酒燕市待丈於長安邸中惟丈首應弓旌以張吾黨

答郝縉雲令

承手翰具悉近況兼之分俸相遺公操行甚吾何頓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傅公薦疏見遺以擲於時為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自南來者未嘗不聞公稱狀聞有謂微傷嚴急者未如信然否然僕有聞不忍以不告凡為政真寬真嚴皆可

為惟似寬似嚴不可為耳似寬猶稱之曰長厚即有忌者中我猶茂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對顏色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竊鈇之跡疑懷寶之士我國朝大魁博雅如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減用修所遇亦略同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以光昭先人

之令緒非但自爲不朽而已古人困則思奮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以至賜環賜玦什碑立碑上在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耳

答王康宇文擧

承翰札兼寄示試券沖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場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絶少厭常喜新賊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

應試之文不必乎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爲佳耳譬如飮食無論稻蒸無論蔬新則可口吾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時文莖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己意爲主而少藉爲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此文中策也爲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覩家選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答鍾侍御

我土荐罹於饑饉加以氛霾塞天佐歲爲虐冀人民怒爲矜癯無所控告其士大夫仰屋竊嘆而討無復之也老公祖既疏請於朝又發倉粟以賑貸之躬爲籌畫躬爲稽覈民得徼賑以爲福吏不得借賑以爲奸我東土則何歲之有臺下即我東土歲星也土民所懼惟懼一歲即移此耳蓋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今是而求奇猶金亐玉矢不當用矣來諭所請斷之峯未徵收之前賑之

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豈我東省獻專承之即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答李翼軒

使來致兩函存記鄭重拳拳無已拜命之辱敢不稽首頌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爲才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尊緘果不

謬吏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來未調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為人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繆雲操下頗嚴古人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和以杜忌者之口

答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柰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否總之無予告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齎

還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然小人所以趦趄而未敢公然敢做者尚畏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誰當主張國論支撐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以慰士大夫之望天下事尚可為耳寧夏之變令人寒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以痛紀綱陵夷之漸覺年伯高明而頗傷嚴

急貴不行而法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賢種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以惡名也所慊萬端俱俟面時詳之

答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於左右不佞所為制義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也道義則師也頃在都門下求執弟子禮不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持賤刺往返者數四不佞遂無柰何也雖然不佞之有今

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類其末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尊翰蓋吳生實致之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既撤棘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千里外誰肯為書郵者門下再賜音是門下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蓋古之知己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母然未有米而不往耶布猶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佞所以感而愬愬而自喜也大貺遠頒敬拜

陽吳亂因使者布上謝書新吾先生處幸爲不佞道意

荅蕭中丞念渠

既俄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爲存記過爲獎詡誦以周復如來諾言歡然承命敢不拜德盖不佞心儀門下而引頸願交久矣自門下在省垣時每一疏出未嘗不折而伏也引大體廷爭不肯小激長孺陸敬輿之派乎語曰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漢南可謂能

行矣斥擇斧斷飈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豈有以過我乃不自功而謬許不佞程士之文虛己下詢此與借聽於聾何異不佞即無以佐末議然以是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咨謀之周也我知門下所以爲郧陽吳國有良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伻旋肅此布謝佩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直學過長安賓客亦遂以長安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嘗與賓客至夜分坐有所揚扢也客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託蔭事幸而竣鑲文成自倉卒不堪覆瓿柰何令君房見之將報命而敝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宋江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荅王對滄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殷而猶及詒書問故舊門下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書

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馬家君至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見於裝然旦夕且解綬去來諭云云望不及此又矣不然豈其既失於東隅而復見諸於壯山也

荅易州道江續石

道出新城班荊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建豐既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祿祿隨班行一無所效即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

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祗領一
紵以識縞衣之愛餘付使者歸璧草勒布謝
諸容另悉

答耿天臺中丞

先君夙奉顔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来翰不
覺黯然沾衣也得待同朝覲聆教旨一旨分
袂忽焉四年自惟草土餘生塵甑班列外量
時勢内揆識諸出處可不俟再討而決直以
主恩深厚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訣也再
召而不至我則失禮矣㞐外多端鼓憂難測
然能使君臣際至此或真不得不任其咎
尊諭所謂賢於對親説於好名有旨哉使旋
勒状布陳謝懇款惓弘照時難歸念維
殷来敢聞命

答周太史礪菴

別来遂彌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
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況厚
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内如王氏園亭及

上谷老八章尤爲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
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句
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顯使我膚理色澤
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爲劭耳
倭警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丈不惜
爲當事言之

答劉遼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説之功恐
忌者且借以爲辭比見士夫都未有言及者
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
宗城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来國科
輩何能爲即使真能爲酈生亦自不損淮陰
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歘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
喬擢何遽云動蓴鱸之興也客秋云云今已
寂然不必更留胷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
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畧此時仕者之情壯

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佞思歸甚切不知冬底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容嗣展

答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羈隅僉以為允翹首白麻佇迎赤舄而天聽獨遠鶴書久遠倘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久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帝用作霖圖塈如歲

老伯可以趣沓入洛裘矣

答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年弘此素風靜一派競而說者妄有為人指摘之疑此所謂謠諑貞女而視冥鴻於藪澤者也兩公于高才絕足並翔六苑朝廷將選文學侍從之士必且秉羽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韋弦之益乃門下遜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淫下矣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寄于數峯宗伯

別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春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屬而和之者耳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語無伏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吏而隱其為離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崖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使邀車騎東觀海市斯以兩月盡東土之勝

無令名山大海笑人耳國家事大暑見邸報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廷推內閣時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騁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真有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便規據土而有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處分頗覺恇擾奉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陵矣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

缺乏如今日者婁不恤肆何得無憂也趣催
注俟録完另寄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綬屆辰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違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闕門之氣占海屋之籌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獨劭也謹介鳳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浦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聖躬老臣忠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旌廈未望屬車偶誦

華篇遂成短詠謹以呈覽伏見時事外不寧而内憂人亦有言詢於黄髮江湖魏闕豈容恝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久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爲佳譽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爲四兄損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纂下倉卒申訊丕盡私款容嵩布之

柬王對滄

昨見倭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辦寇掠未有砂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内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陞例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者未來猝有緩急誰則任之即家君易州道之缺至今未補畿輔重地亦難久虚且易州邊道須得代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鑒備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

以往恐遠則航延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中奏報賊勢披昌從來事變必得賢守令乃是嬰城自守平涼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待臨時更移即恐緩不及事愚意莫如預擇府佐州正有幹畧者比任環慶邠政事例於寧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守員缺軍門徑用以相代而後奏聞但取其才是以集事資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把愛婪恤不能自已故敢具陳其概惟門下裁酌

無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王辰玉

老師蹶已上尚未得旨君親兩重家國兩急上若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奈此蒼生何來諭謂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論天下是非不分正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贊

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同異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堅有言哀平之際禍福速我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元祐以後其變迹以古揆今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貧病不能支比以丕夢憤悗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便中幸寄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蕎渚

來教注存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愛我又甚於知我二十年來搖精敝神成得何事追念前月如夢如幻預期後日如風如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不有心知誰見慰者來諭謂以其真保身以其餘為于息是天以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顓蒙也秋風生矣歸與更劇而教官洗先人畢事狹路相逢轂擊奈何彭澤解組嘗俟黃花三徑時耳珍奉瑤

華以為師保爾此報命臨啓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吳越風土物情不堪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為不便於士大夫而以為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

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審噗擲之
以去此亦足以見其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
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屑注自有權衡周法
貴寬用意貴嚴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方事
當漸彼中豈有杜口抑且傾心不佞壽德薄
命小女又復夭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期
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為歲昨見塘報有犯山
東之謀萬一果真何以應卒若不得保有丘
壑則更苦矣

答劉靜臺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願
過乃以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宦舊奮而
歸之一人此在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
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歷塊翩雲而馳也丈
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所不棄未
有詘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亟收桑榆
之效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
自阻負清時虛歲月耳葛丈以氣虛成病醫

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餌亂投以至於此至
今念之腸隱隱痛也周文近復見處同年官
都下者益稱侯元早來一尉寂寞耳故事京
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計則須赴部恐終
不免一行也如何如何

答王兵憲

承諭具悉遠慮退守閉城與之持久未為非
策自古備敵之關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
不足倭從來因食於敵未有裹糧千里而自

給者也朝鮮即稍有備蓄而二年都無耕種
數萬坐食討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敝既其
要衝朝鮮自保者益堅已降者攜貳不煩頸
刃勢將自走惟是我孫軍深入亦非宿飽病
在已用飽而始問飽已無餉而始急餉譬之
奕棋一著既下始者一著終非勝算耳頃議
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
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閶闔風數
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逐

無以應燕雀廈堂得無為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論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即厚幸矣

答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徽有尊體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誰出而分猷念者大疏未適與鄖陽南贛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充庭亦何忍餓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遐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注

答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已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推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靡佇而明旨久不郄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柰缺官廢事何来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為海內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復諸容嗣展家弟承念及具悉世講之雅媿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攜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俠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指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遂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為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遂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

聞也羣小既去業師見敝鄉校尉責攻而告之故攻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闕羣小之恨之也晝室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恭送法司不佞聞啟為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既不能別嫌遠嫌以負知遇為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並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寔擭東惻隱之實賜鑒宥俾獲憐之得從輕

譏以交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交聽斷於直指是先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既得交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縉紳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即爲雇子有所營爲不言於縉紳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譏耶夫始謀事者喬三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揭帖於張奉先而付王東泉者又徐二也與喬三謀事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

司梧中呂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知也業師歸家兩月鬢髮半白悠悠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關妻孥遑遑寄食他氏嗟乎孰爲爲之孰致致之語曰追生不如死業師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冀耳相隔遼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頻行屬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痛則呼天與父母者也惟閣下垂容少加憐焉

寄何憲丈

自侍筆硯以來暌違者數年始得晤於京師離而合合而離聽惟寄音殷勤之雅頻年眷戀之篤與夫中間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令叔年丈蓬先朝露捨其遺札對之流涕吾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郊含詞未宣泣交頤下銜恨綿力無能爲輕重耳往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蓁君

令叔既捐賓客而吾師復離垢辱鬢髮幸白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死如寄嗟乎生者未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己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妄攀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俱生老師微聞其事不知所爲曰以尊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也則何以生爲弟從旁勸解得免曰奈何以何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今吾師無

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傳
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則事小捉緩矣
今親劉公實為政三下得無意乎

門下以高節直氣上簡聖心下孚僉論建節
鉞於湖襄民仰溦澤士想風采此誠丈夫宣
猷報國時也車騎南邁未能郭外一望旌旄
至今以為歉遠辱翰教諮諏雅言要取讜而佐
末議惟有執簡以頌江漢之烈耳使旋肅此

布上謝言瞻晤未期瞻褚悵罔

答潘印川

良卿道中一侍光霽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
憶也戊子秋祗役楚閩道出行部辱承豐饌
雅意良勤使事有揹未遂瞻覿以茲悵歉至
今在心忽奉雲箋重以大貺三薰拜賜感悚
交懷昔司馬遷感歎于之役作河渠書以上
豐功偉績遠出宣防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
頌諸君子以贈言見屬倉卒具草大蓋百一

第藉以為請教地耳使旋勒狀代布謝私暑
氣方炎歸途自愛

答沈鏡宇少司空

向者屢承顏色輒布腹心每見門下當衆言
叙亂之時超然獨詰執引古誼斟酌時宜處
往實歸爽然自失一歸海曲在菰蘆蓬艾之
間再玷班行忝冠蓋風塵之列德宇既遷玭
各隨生獨寤寐言吏隱而已自前歲言旋遂
擬終老一丘一壑差可自完予假至再進退

維谷不意復蒙拔擢塵忝九卿鶴既乘軒蝸
復升壁德薄而祿及厚齒後而秩反前將恐
出處一無所依身名兩不能保來教期望太
殷非意所及也至若惠重篚筐誼同縞紵長
者有命敢不拜嘉屈指祥琴佇看徵命期奉
色笑恨不須臾附布謝私臨風神往

寄李念方

一違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
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數而中矣揭諸座

右永戢良規詞林之篆以南昌未至闕西告辭故以僕代庖耳始由攉直遂成真拜凡世之美官美名以及伴惰伴愛皆是必敗之途此僕所以褰裳而去者也既已抵舍日侍親側烏鳥之情既遂麋鹿之性亦安方當隨雲將而東不復與知此遊矣公考最已又當勉出受制詞為三親光寵報命時幸過山城一晤計迂道三四百里耳千里之别一年之約無相忘

答韓惺宇中丞

臺下擁旄建節為國干城東制强倭北禦豔虜冀安巨鎮勛勣攉光凡我同袍與被其寵矣來諭謂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自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若此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内必不和犨襟露肘彼將執以為詞其無乃欲弭兵而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illegible]

法之所謹備也臺下光奉簡書專閫以外下可與制府決策上可為朝廷别白言之廓清之烈弟謹橐筆以書

副啓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遠深心道路遼絶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室下誦偉而曠之欲為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橐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

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蔬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為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為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為清吏鄉賢之祠既可以褒揚舊德為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蒸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敝矣

答沈仲潤

得手教凡六幅即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程已滿覲愚未瘥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已有請告之疏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留滯周南之感豈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逹之則如觀聚蟻誠為至論憂其亂則愈棼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議不生有對則爭

興爭興則叢立孟子以為性善荀子必以為性惡揚子必以為善惡混然後知于思善之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舍事不欲在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云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畫屏篇輪筆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是離羣弟

家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天故欲隔吾兩人耶抑龍劍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在朝王朝結綾自使僉人屏氣正士揮冠然獨處盛名既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即句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貌又自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出理弟得早允所請即安田野以奉庭闈兼可習靜葆真為役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

夫圖之

荅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即鳳池在九原無憾矣彼我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鬬也封豕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罵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

可不防也近日為風顧興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畧王不能與无爭言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諭但欲兩家省事極為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甚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端也草草陳鄙意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兄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捐弃失此良

及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諭于懷先是不佞有武闈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依依若有遠別者既撤棘則業已病甚胝不知人庸醫忽補忽瀉藥餌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即永訣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歡時及其歿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友朋相往來直以為常事及其既歿視衣冠几席皆為悲端舊歡渺然後期永絕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來諭乃以經紀後事移德于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能效鳳池歿不受含若有遺恨計獨為其嗣子耳來諭急趣令姪南還弟豈敢獨為君子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震有驚動暫邀過敝邸令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憑棺一慟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令原耳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視之猶父也夫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揚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為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為此事宜求之家中決之夢老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言及今已數月矣竊意楊氏既稱德門無之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人為政弟輩終是外人即經紀亦不能無遺失家事任長此後凡事兄當獨斷已亡之弟

未亡人之歸未成人之子軫在尊懷不佞弟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〻不暢意伏惟垂炤

答葉龍潭總督

門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首國家百年以來叛將悍卒至茲役而法始正遠如雲中遼左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吝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敎之人始有所懲艾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實帑全二百萬教生靈以數萬於國家不可為不病譬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痾一時都已調護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朝廷恃力託重于門下者更㕭遠矣伏辱賜書值有武闕之役缺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軍吏併以武錄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答陳侍御

承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即間有一得又苦無便即有便相聞已後時不雖矣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舉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頻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節則當先公義而後私鄰論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丈裁酌更乞密之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誦疏草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獻訟不忘意義甚盛再三籌之欲上復止蓋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悠悠世情相猜相忌彼將以我為沽名彼將以我為好事彼將以我為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為有所益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

置傳之四方能讀亞終篇孰計利病者幾人
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
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
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
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
必不肯見聽鏞官如朗少參范僉憲李主政
支別駕皆有疏未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
士夫相目以為套數如文深謀遠畧計畫誠
足採弟恐當事未能舉舉羣聚取人于形迹

之外耳拊掬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
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
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
以常情論之强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强
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
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
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
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
未能控拳搏戰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

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
我古云邊釁時晦正在此時震天下事當静
當緩久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為我罪我
急則又以急為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
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
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外故為此不關痛
癢語也惟文察之

荅劉晋川開府

老伯授鉞建節以鎮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

肖無能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意臺嚴重不
敢輕易奏記以煩裁荅乃辱翰札兼之多儀
歉以拜命敢不稽首比者時事多艱國計已
詘出塞之師相持于千里外未有所決勢不
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未有
息肩日也海防久弛無之備多而力分愈而
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既不易集客兵
亞亦往往多擄掠而生荊棘避倭者且為倭
征倭者亦且為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夫患或

國債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赤兩徼桑篆將安出家君既歸北海乞休之章旦暮且至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此丘壑耳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瞻遡第有神馳

答馮鄴之

得手書及雅貺敬拜賜矣聞莫復老將有司咸之命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足下漸向崇銓第恨未能睹春顏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路傳海氛張甚愚一入犯則敝省首當其鋒坐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興已翩翩東山下矣書菟俱去進退兩難且當奈何時事漸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寢方求足下多言不能更為足下言之爾瞻汝霖時時相與游甚善冗中不能通訊為我寄聲蘭居巳正郎閣彼中常相見否來書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不足為此君輕重耳草草占答未悉欲語

寄于叔山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噴然不知身之在遠謫什莊嚴渾雅在初盛之間四小詩寫意妙絕一覽即緘之中笥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傳耳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部諸君遂無一人不畢奏者趨考功計典公而太激當事處之不為無意假令一二論擬亦不為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褒于囊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而滿朝傾動之理蓋此事宜緩不宜多所謂難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又一番局面蓋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倘亦天道乎大抵懲于不言而言始意貴而始有言者言必處處益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悠悠世事真如轉轂尊體之興尚佚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衣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即返故未以抄書付之佚錄完尋寄耳

荅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異壽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公而下拜吾丈之賜即嵩一介聞之葛年嫂矣葛年嫂近有宿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存弟非望丈爲之岳丈實望丈爲之父耳今爱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說敝處無之但聞女大兩黄金長之諺耳婚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嵩役奉聞

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即持一判索之中書君表冗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溪年丈

丈冡才高品蔚爲世貨出宰鉅邑風猷宣暢逮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悚兩莫弟病篤不能出直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于厳譴故復與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復徐議進退耳來諭云云豈所敢當伻旋肅布陳謝敖臨風馳戀第有依依

與康簪雲

叅喜榮遷劇邑賚華蔚起盖百里非大賢之路而檀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足耳弟初入京國繋心庭闈雖問寢尚違而含飴已遂庶藉裡簡之夢少寛寸草之懷乃辱瑶函重以珍貺藐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爲吉祥或可仰憑寵靈粗延宗亂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豫私衷臨風馳慕

東林座師

宮端翰學鳳稱華貫如某謭劣濫叨以升惟我師既登進之又訓迪之以及於此且業已視此庠之纂書西清之班而家君遂東山之遊不肖循南陔之養無得烏鳥相依給驛賜金種種異數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老師之恩亦不可勝量第不知何日始能報稱萬分一耳束裝將發而顧生持手翰及雅貺至謹再拜登受從此雲間海上音塵隔

絶欲長奉翰札亦不可得乃無論面覿矣惟
老師早應蒲輪之詔即門弟子披侍絳帳之
時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副

楮君以手札見示始知老師無故為鄉人所
疑士夫居里之難如此此無根黃之言旋當
自定譬如水土相淆一靜即澄矣老師鄉人
一時在講幄者二可謂極盛兩月中皆相繼
以去惟鄧張二生在都下何落落也像贊漫
題其端詞翰並拙亦由繪日月者難為形容
耳謹併宜菴所題寄呈朱鑑老處已再三相
懇尊教為地方計慮甚遠俟有便人當再申
致也啓行前一日門生某再頓首

答三邊督院李公

臺下威讋諸夷風行四塞變數十年積弱之
勢為雄鎮跡射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
塞誰實尸之臺下力也即今宇内多事民朝
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望大臣是賴　主上
眷顧勳勞推誠示信譬之鏡然磨則益瑩矣
上章求退謂中朝倚望何不使向以三假歸
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
雖　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　主且
當柰何願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
引領

與康驟漢

檀城數句也而兼邉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
而兼軍旅弘斯任非凡而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皆在吾同榜其為重地與吾同袍兩足
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冗中未能成相贈
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眷過貴邑承厚程豐
餼感戢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投紱以来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
遠退雖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
尺牘布腹心至疏節矣某方跧伏林樾蓼莪
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音而　主上以蠦鞴

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媿王山頫慚
金鏡惟日服膺於所措授兼欲因風請益奉
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
弟子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
撫心自語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
午即欲展布四體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
若秦越一肘而十掣圖信而九疑則柰何能
貢微忠置寸縷於衮闕也恭惟老師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海寓喁喁日雲霓於綠野香
山之間蓋醫國者必用國醫醫不夙效不服
其藥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夙為　主上
所信復有何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
稷危而安生靈悴而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
為子膓者敢不厲鍼砭石以從尊患儼臨三
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又副啓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賜
也事逾望初任出才表即可不再計決出處

矣顧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炊心三請于上
而三予假病得娛侍沒得訣別請封請卹皆
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
元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
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
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全與所聞
所期不同往時所見常事相輕相疑日深一
日言之必委諸填而不言又安用此痞為也
某自顧愣惶真若鍼氊之不能去體唯是出
處司南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教之久疏裁
候浸遡衷言中情不極雖有神往

荅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
盤錯之地為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問
識不識皆翹首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
初振久弛之綱錯將形之變指麾易置氣色
精明而來教猶凜凜于悍兵之難馴也夫以
為難也易將至矣倭事初定然大累以貢市

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予則議論必內戰于朝外見內之必無予而且滋議勢必不察以開而業與倭有成言前與後不相蒙中與外不相應我以責琉球役以兵求貢沿海之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即妄過求何害若一有驚備之為寥顧門下圖之浙兵戍天津者縛將領而奪其橐貪將已罪而悍軍不問綱紀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力耳役旋勒狀仰呑消問不盡之惆容嗣布之

上王老師

春初偶聞之邑大夫朝中議論復起俾在海上無由見全報妄以為吾師方聞布公誠嘉與天下士大夫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我但一動心動色人即借以為辭蓋人利在有事我利在無事故有無事處事之說小价還盡得吾師諸疏揭讀之始悉苦心雅量而自憫其計之過辭之贊也所謂鎮俗[illegible]如蔣琬喜慍不形

韓琦置成敗度外令人無端可尋耳若尋釁好我者必墜諸淵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為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司馬實所不為即為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進不肖方尋還初宜合復談朝事但以受知深厚不敢自同越人書草既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二三轉使意不明暢蓋有未定之見而無不盡之心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之推勸者今自為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

文飾老師可諭據心所安而對為老師謀與自為謀豈有兩心戊子湖湘之游過敝省而不入意在報命即請告耳不謂竟成遷延之役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即思林壑今在林壑即趨京華前後既不相符進退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官詹前輩未嘗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請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四五年少者二三年未有不轉假者也[illegible]某始有前輩所

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願之樹人也因將取而材焉樹松柏則遲樹楊柳則速樹榜樣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膴仕無以異於三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不未無論狗馬之病鳥鳥之情而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母執手悲痛路人亦為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苦不身信以為謾語相寬耳別未數日不知母淚盈幾斛與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

難今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某敢不心服某今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哀憐某雖在千里與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諸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即圖歸計累年往返書中亦屢及之不謂遂此遲延之役至今日也凡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強仕而官四品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為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集一閉目境界至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無病苦則雖遠別何害不肖乃終日使父母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貪榮顯哭緣福過病以愁增年未四旬頭顱如許顧影自憐頗有憂生之嗟但得侍父母一時歡笑即為無價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即為極樂世界生平道義無知老伯豈遂不加憫惻耶頃者非儀

未蒙揮頓而小價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渥也附言申謝

答夏仁泉開府

乂仰風猷未由披對遠承輪教孳孳為地方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當執時勢量為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而付之中官為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為費多而

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烈令散關散鄉少宰實學真品人倫師表生既不究其用歿後恩卹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答顧僉憲

門下惠顧家君舊好施及不佞款款之情誘掖之論每一相對便可一日千載退而心感心服至今猶目在耳聽也門下出鄰未幾而司馬郎官備兵使者之命相繼而下今時事

無如兵急九邊無如薊重當事者舉以畀門下誠重而恃力豈有量哉家君既歸林臯不肖時奉杖屨一丘一壑自謂不減古人但日念門下不能去口昔在官邸便思故鄉今歸故鄉轉思故人安得門下建節於我東土耶李念方端直有志故是國家可惜人非但以門牆臭味風流相憐而已其所著書當為表章謹為一書託劉寺丞轉致其家取遺稿付郡守公録之若以門下之寵校訂而付之梓人亦吾輩不負死友之誼耳

寄張相公洪陽

屢瀆淸嚴再勞批荅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局新開過蒙推轂自以資望淺薄謬從陳沈二年伯之後誠非不肖所能堪屢第官以史為名十七年來未有尺寸之效而茲乃失其一得之愚難復驚顧敢不自竭至蒙誨來諭請金門不異窮山以涉世無出世以用世無避世謹奉斯言以為師表豈敢罔執初心竟

虛知遇第前書所陳皆是真情真病而老伯君尚以為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偽至此家君來歸以來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間又多怫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脇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午即發雞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別已復懸懸豈能更涉千里之外若使捐無為有指不病為病非但不祥便為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

婦人情異甚家毋憂不肖之嗣至於兩勢如
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强仕若使屏除世事
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困于應酬
內疲于筆札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
丞無生育此即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不覺
年光一往何由可追此不肖真情原非難見
也圖歸數年近始得之省覲未久又當遠别
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既無一男半女慰父世
之心又叮殘歲經年違父母之側心非木石

能不依戀不肖繫心庭闈真知慈烏返哺其
陳情左右真知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
好施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壑侍父母
圖嗣息此不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即
不然亦望老伯寬假數月來諭云綵衣之歡
若猶戀戀則青藜之召亦可徐徐自非生平
道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肖業已
就道又再奉上緊之旨雖欲徐徐能乎昨聞
家君病中夜馳歸三日而復返于長山以待

命居非旨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
不敢又望老伯一一為區處以終夫惠自知煩
瀆情不能已麋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
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察之而已

與張漢

先祖遺稿賴丈表章更藉椎篇冠於端簡左
太冲賦草得皇甫序之而始重此即九原可
作百世可徵其在子孫之感可知也弟愁病
相仍顛毛種種去年孺子已成下殤一切世

事皆置度外惟懷想知已日在心曲耳華翰
遠貽忽知面語祗拜雅貺丈意念草土之人
乃爾鄭重言感則淺矣罔袍諸兄在長安者
落落晨星鳳翥丈去留當作何計使中寄聲
訊之久客僑居可念也

答張漢丈

仰席休芘叨貳秩宗能薄而祿反厚齒後而
秩反前意擬而仕反速此斗者弟所爲懔懔
也非詭故不情直以往歲求去謂何去而不

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介介獨恨是可辱承翰既雅意良勤果酒敬拜賜矣餘俟永之敢書禮付使者歸璧率爾占對不盡願言

候申老師

前歲尺牘通諷仰辱還答捧函賜贄如立下風未及申訊請急奔命違天之感殃及先君悼心泣血瞪伏草土不敢以不祥名姓恭候純禧今當除服始敢嘗力布腹心於左右伏自思惟內不能負上以下從先入外不能援

琴以遠見天子親恩罔極師恩罔極每一念至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方今 主上神聖摩臣莫及而中外睽隔幾務叢脞內憂外侮未必可量猶記老師柄政時未嘗一事不諫諫未嘗不婉切焉至而上亦未嘗不歛容聽之也委曲調劑之效外廷未必知而禁近之臣備知之幽憂以來世事已絕不相涉即不知公卿中尚有理喻勢禁直諫隱諷如老師當事時否又不知上復未事下詢已事中止如老師時否蓋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叢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佇之意今不及時推轂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上易結令天下治安一幾斤斤獨望是耳門生自離闕以歸多病稍暑兩鬢如絲萬行成血以師之靈幸而不死便於寢苫卧塊之餘永為枕流漱石之計於身世無所不可惟是

上負老師生成大造以斯為恨耳愁病薰心筆扎久廢語無論次仰冀矜原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徐判璞長科

門下念貴座下而施及所知厚賜之芳翰重以嘉貺以不佞忝芝蘭之臭而門下同沉瀣之氣推愛固有自矣敢不拜執事之重勤俾旋爾此布上謝言節候方嚴加餐自愛

荅黃癸陽宮詹

伏承芳翰過許程士之文表策淺薄未能發其所欲吐竊計不難示天下而難令閣下見之閣下以為可即可矣夫文之工不工故是才用短長不足深歉獨柰何以矢公矢慎之事而守批句駁唱為疑端以誣天下天下事盡無私而獨科場為私各衙門典試者盡無私而惟詞臣為私士大夫亦不幸而為詞臣詞臣亦不幸而典試事也少所見多所怪無定見者惟是過自檢飭過自引避冀以免于世議而嘵嘵者從許其後從此主司無免罪之路矣閣下當亦有槩于中乎序屬惟新人方求舊講帷賜召綸閣延登閣下可趣舍人治裝矣

荅劉[illegible]

閣下道重人倫學優帝賚即應燮和台耀秉軸綸扉直以白雲在南暫為供奉既瞻親舍未就王程何恙不已而上章請告亦惟是三公一日權忠孝而就所特重耳某本塞淺無

似濫竽宮僚趨步前塵藉以錯事忽聞展限違曠彌年安得周行以為型範第時時把誦台函以當色笑耳遠辱緘書極荷存記率爾報命本既所悚

荅南吏部趙公

得手教具悉至情真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不佞何敢以世情自强明旨慰留轉盼即為考績之期不和猶可一行乎國本既定宗社之福行取考選已奉俞旨昔為

常事令為特典矣聖心大有悔悟之機若從此推大臣撫道諸臣皆肯黜用礦稅稍肯調停天下太平尚可冀也叨繼後塵奉明撤礦無可自效者劘曹閒官不敢求多於職之外就職業中可以扶正直悟主心一事亦不歉自處於退避此外避而不問也弘陽已轉與彼中撫按院言之俾早結前局始可推用梟雄已推翰苑清卿而明旨不下此後或可有黜用之機耳灘尹王公有才有守有學不佞

素心重之而天曹移旨已至五省官皆住俸矣前明旨止於罰俸部覆乃謂罰俸僅責既往住俸可責將來於是五省官皆停勸常轉言之不可慎也如是今部中已行咨各處查各縣錢糧完否以為遷轉之地若報到不欠明有文移始可動耳近聞富平海豐皆為吏所持漢高有言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以今觀之信然牘末云云任之而已公署持禿筆作荅不能盡所欲吐

荅張玉陽少宰

南雍天下文獻藪天子嘉惠多士簡閣下為師表天下賢俊圜橋而講同異彬彬比于思皇之盛為國家楨甚盛事也道路阻修未能馳一介相賀重承芳訊兼之多儀拜命之辱敢不稽首

荅光中丞蘭寔

朔方遠垂天末惟重臣建節以鎮撫之下符公許上出特簡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但憑

熊分虎為鄉里光寵而已邢公備兵陽和專閫在即一時三鎮重如鼎足郡中盛際前無罕儷矣不佞文質無取謬躐清華即叨在薦厦之側亦已改歲而尚未一望屬車之清塵豈有格心敢期造膝有何意緒更以為榮仰承溫言媿荷而已

荅韓敬堂宗伯

歲籥屢更衹栞在御會膺特簡光晉綸扉辱在後塵兼之世誼仰希崇躅日望前旌忽壓

遙華薑以雜貺尊者有命敢不登嘉敘屬未
伻布陳謝悃遠希休誼照亮官僚附命裝官
伻以先庚吏望發蠲用示訓廸

寄黄葵陽

門下荷櫜橫經在帝左右便應登執大政霖
雨蒼寰何意大道荆棘光天霜雹拔劒相眄
貔貅交猜市虎何恐冥鴻已遠大豈其翔千
仞波萬頃而直爲此腐鼠者也門下行時索
光禁此家塾寄至已解縱南發謹此陂門光
祿二集因便上寄

荅周二魯尚寶

向讀門下一二封事私心甚壯之以爲通達
類賈太傅骾直類汲長孺不佞即爲執鞭所
忻慕也丈夫意氣萬里比鄰豈必接膝而游
乃稱平生驩我客歲校文之役七澤之材不
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重爲大國觀美獨
得一二國士如令姪比者私以自快耳方將
因令姪爲紹介以交於門下介書未及發而

尊翰儼然臨之且讀且怍見以未先施爲愧
及閱所著子書超超遠着當在柱下史關令
尹之間非徒懸書國門一字千金而已置之
几案永以爲寶

荅李翼軒大叅

郝令行秋毫之敬不足以當一鉄重辱翰貺
奉之諫然訊起居狀則步馬尚往來梁衛間
以帷幄近臣尚煩鞅掌誠難爲意然而歷試
艱難則四方之望重遍游名勝則千古之崇
光惟之通家猶子不得時奉話言以爲私恨
耳序屬休和玉祉多福伏願爲時珍攝以需
大召

荅魏[illegible]

臺下弘德碩望爲世巨卿仰止高山真如北
斗頃以比屋訛在下風及臺下階序日崇不
敢從望劍履然心所向往目擊而遺存矣遠
辱賜書殷殷盈幅敘述先世交遊之雅以及
以鄉衆用之勤削管不遺此握可掬三復來

翰感勒盈襟臺下望懸北辰鳳高南國景物佳麗可謂仙曹惟是簡在帝心驛召非遠不能久有江山之勝耳役旋肅狀布上謝言瞻望前茅日日以冀

答徐洪海年丈

丈以直道久淹郡佐挈資望拔淹滯自是銓部職也即以轉致當事矣入都来一槩未敢受饋不容獨當厚貺謹附使者歸璧余老師小女在貴治丈與揚丈作何議處愚意欲擇一士派結姻親即以丈惠作公禮助之如何

答溫[illegible]

不奉顏色八載于茲矣忽辱瑤函讀若覿面丈家居修業日誦博士家言內持門戶外應賓客計當頗苦弟居長安中職在筆札方欲屏卷而蒼頭持刺入即出應客客去而前緒已不可復尋以此知應酬著作不能兩兄亦同此否秋闈近矣願省人事專思慮以為破釜沉舟之計可

寄太倉王老師

客歲小僕還始知有師母之變念我師媲德同心如賓如友及於華髮一旦中捐老師何以為情先君之變遠蒙歸賻又寵以麗牲之文對小僕垂涕泗每念此意至今心隱隱慟也師母歿逾年業歸九原而門生未能一致不腆之奠具一緘問訊起居寬譬懷抱猶有肺肝其亦無所施面目已入都即欲顓一力以往恐僕輩不解人意道路往返或生他端會張太僕南還謹附致薄奠乞監之素心薦之靈几近况具在副封統希垂炤

與侯大尹

向以外家来貞事仰溷清嚴伏蒙慨許轉為呈請三十年孤嫠之節得不至泯沒臺下所以翊風教者弘矣不佞銜戢之私未知所報而不揣復有發棠之請誠囁嚅不能出于口而情又不可以已是以敢私布之妻伯姜主簿名嵩者今歲六月間卒於京邸不佞視舍

殺馬汝而猶視不使祝曰嗣子不能自立者
請為羽翼之乃瞑不使御馬悲之又肅然信
死者之有知也其子名嗣簡二十歲矣痿黄
善病弱不勝衣蓋家岳兄弟四人皆無子獨
妻伯此一子在耳而又多病未習人事未見
官府家業零落堂室傾頹如此詎不能自存
即姜氏之嗣斬矣而不使受人生死之託不
能一效薄力死者復生生者安能無媿也妻
伯故與族人不和懇族人欺其孤弱以逞宿

忿敢祈老父母卵而翼之又編審在即以家
事言已非舊日以人丁言子幾病子與影為
兩耳豈不使專為外家力干恩澤惟老父母
恤沒存孤再德不報之地也

答鄖陽撫院鄭公

伏讀来諭具悉中使奸民辟雇之狀民力竭
矣民心怨矣所以未盡有變者尚賴三尺之
彈治兩院之調停耳若皆欲釋負以去誰當
為百姓請命者大疏陳乞雖懇非不肖所敢

聞也勒狀布復諸容嗣悉

答廣東息瀾道任公

伏讀翰札知丈以最績上聞行當有璽書褒
勞甚休甚休比歲倭級未靖蓋因制府報罷
中朝無從飄敘耳丈宜擢久矣屢推未報適
來事多難遷遲遲類若有主之者顧職掌謂
何此弟所以仰媿 明主俯媿同袍者也承
教敢不夙夜大覛寵頒理當登拜第以尺寸
無補俸亦不當受何況故人之間遺業一切

辭之即丈亦未敢破例也謹付使者草帷原
亮揚後所年兄後人何似丈幸以餘光振之

答項工部

高山仰止為日已久頃家君一再過鄴門誦
門下風猷不能去口古人目擊而道存不侫
遜聽而心醉矣再承芳訊兼之惠遺拜命之
辱重拜大覛文紀二編先達大雅之作具是
矣既雕既琢復歸于朴門下其有復古之思
乎歲事方新眠食自愛以為祝

厥彈既之後塵然高標遠韻藉以自忭寵須
大貺敢不拜德敬屬來使布上謝言制詞業
以具草三數日內即進御矣不腆之獻具在
別幅仰祈麾頓臨楮第有馳神

荅何震川宗伯

謂惺巨僚斧藻聖德躭情雲壑雅尚獨高閣
下已矢在邁之貞天下方切遵陛之望而說
者欲以腐鼠更嚇宜鴻是亦不可以已于戊
子之冬一奉顏色忽復六年自歸海隅聲塵

益隔即從便羽一闕動定便是空谷足音何
況遠勞使命於二千里之外情眷之厚交道
所稀雅貺寵頒敬拜賜矣不肖才不逮人年
未及仕喜遂南陔之養已勒北山之銘知已
所期未敢聞命童子何知挽入于朝既貽佩
觽之譏兼虞折算之責自全無策仰冀周行
咒次裁書臨風馳戀

荅李對泉開府

天代言職也詞之不足稱代言罪也何以當

恭命之辱且辱大貺我雖然尊者有命矣敢
以拜德闕節鉞已將出境我東人之戀袞衣
如怙恃而不肖之贈赤舄如饑渴也去不送
來不送奈何爲情不腆之儀聊以將賀馳望
旌棨悵矣神飛

與陳[illegible]

國家財賦仰東南徐沛之間猶綰轂也臺下
以盤錯長才處咽喉重地此誠大夫宣力展
采之秋惟是資闕已深羣心傾屬謂宜出假

節鉞入奉朝請乃猶遠在藩維物望尚鬱而
柰暢耳家君蹇連宦途二十餘年所稱爲知
已者獨臺下一人乃至出處亦畧相等此所
謂同心同調旋退旋進者乎向者得侍同朝
日擾擾京塵中不知作何事乃於通家長者
不能時奉話言比于睽違遂彌時節乃始以
向未能親就有道爲恨然亦以晚矣謹因風
便代布積衷瞻對何期臨書馳戀

荅江中丞纘石

承翰教知台駕已入楚疆光弼將子儀之兵楷麾易置氣色精明逆酋不但奪氣行將授首矣欣羨大兵既集第須合勢促之以持重收全功虜如脫兎用在當機不必輕求速效以爭一旦之命也草勒布復先君已入名宦祠矣微門下力不及此謹因風以謝

荅江續石中丞

臺下方奏功而離閔向以生別今成永訣於人子心寧能無憾耶誰不沒沒而有子若此即九原且有喜色願臺下以此自寬大疏崇已題覆入而不報　主上不欲遽使重臣釋負耳俟省中催疏當再有請也草勒布復臨書惻惻

今日朝廷正須汲黯不宜去輦轂下豈其厭承明勞侍從亦惟是吏民不相得欲借臺下之重臥而治之使百姓見近臣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郡國耳燕越既分叅承何日臨風懷想神與牘往

寄李

楚中丞雅愛更僕難悉車騎入都兩苦冗襍僅一再瞻覿耳何落落也坐中論修養家言諸一切有為法皆非是大道之旨無為無名而後之導引呼吸皆附於老氏則去之彌遠彌失真矣每思雅談意極有會神之所期千里比肩歲時旦暮也舍親王君領光州守託在末屬不勝二天之仰敢為紹介惟丈推分拂拭之此公精敏周到治行甚茂必不負丈推持耳

荅何震川宗伯

翰札再臨腆儀下逮披函三復如奉清塵感慰私衷非詞可悉項部使者報命首惟轂閣下閣下惟惺舊臣帝心簡在不俟一薦為重然始造誣者自臺中今復得臺中為湔雪則潭冢帖然息矣疏至之日衙門諸公彈冠相慶惟外論亦以為允閣下咳才雅望海內所

宗年方及艾自應出而奏啓沃燮調之烈泰
宜久臥東山虛蒼生之望也張山人信往士
惜行迫不及允與語外寄師老書一通乞為
轉致

伏承華扎惠披所譜史鑑知老年伯意念深
夫累代興替莫不由斯方今君臣隔絕中人
操其兩權耶欲為振為理甚易大疏足以折
其未萌弟自古諫人主易言左右難恐只是

留中不報決耳雅既祇領附此言謝關西正
當多事丈夫立勲業時也榮膺新命勉奏膚
功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以丈直道清望不宜出在外僚惟是補拾禁
闥激揚按部執乘王臣人臣亦安往不得自
效柰何遽圖歸計耶師母高年誠宜侍養但
王樹盈階蘭蓀繞膝何所不快必欲壯年乞
休正恐師母意未必喜耳如何如何是泉丈
已至相對誦丈不容口　顧安得吾三人促膝
一談也重承雅貺敢不拜德敬屬使者布上
謝言勉樹風猷以副遐祝

答白

海氛甚惡承書狎至弟身在事外念之欲忘
寢食矧吾丈身當衝者耶萬一闌入內地內
地既知農不知兵邊地又知虜不知倭而尤
不知今日之倭蓋備昔之倭以衆擊少備今
之倭以少當衆昔之倭志在擄掠而今之倭

不可測也比平近遼近海丈隱然以身為國
長城積餉練兵惟力是視力所不及者當白
兩院請于朝古人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
至而憂無救于事未可冀幸其不來而徒取
鎮靜之名也永鎮兵馬計若干一歲兵餉若
干解京錢糧共若干乞詳示之又聞募兵甚
難募家丁甚易邊事急矣丈亦當招合驍勇
之士為親兵以備緩急如有奇策而未見施
行者當為丈達之司馬公也客有報倭情者

其說甚詳為陳王老取觀數月後見還當以
呈覽彼中有報者即以原禀寄示一觀弟雖
不當事亦欲知之以慰憂國之懷耳惟既祗
領附此言謝

荅成益齋開府

門下以吰猷遠畧為國長城今邊事方艱樹
勳立業正惟其時何恙不已而上章引退軍
之驕悍便欲成風稍稍譟呼即有易置是使
兵愈驕而紀愈弛也門下以自處得矣柰國
事何

荅姜肖鳳

承示邊事具悉憂國之懷持論確中事機時
派不易得也大畧西事賊所仗者虜耳故事
虜報動以數萬今聲言三千騎以此知虜原
不多假令虜多精騎自足何煩城中給鎧仗
且令其下胡服以惑我耶魏公負一世之望
而不能使其衆誓師之日遂有違言心類執
冰事同使鶴驅之則怨賞之則驕無恐所憂

不獨在寧夏耳今將出師忽行忽止重為謗
輩觀笑將及監軍皆顯有輕鄙心且已明言
非魏其所能辨未戰則爭事已戰則爭功重
重耴刺豈有同心共濟之理以至使攙酋諭
套虜尤為可笑虜與我有何親何厚不乘機
為亂足矣乃欲其為我定亂耶我有亂不能
定而厚求於虜此明示以輕弱所幸者虜中
無人與無策耳近地貂擊易於速遣請救來
教良是見當事者即具以語之

荅黃葵陽

鴻飛冥冥而弋者猶視於藪澤何其謬也令
如吹毛議且消骨後之君子誰能免旃要之
事不極不厭不厭不反讙極而黑晦極而明
蓋其時乎讀大疏事理了然無可疑者而衆
咻不肯置士論久而明天道定而勝願閣下
以天自信耳使旋轉爾布復臨書第深嘅嘆

荅王[illegible]

頃別諭以籌策邊事何其明也邊報狎至虜

與賊合矣大畧此事使我內虞賊外虞虜則賊之利也使賊外憂外攻內憂內變則我之利也為聲援以責重賄於賊潛為解散以取重賞於我持兩端而操兩權則虜之利也所恃者中國有禍虜無志耳虜有大志則大利小志則小利今之計不賄虜則不解套虜部落頗衆此得賄去彼且復來則賄無時已也向者虜入塞動稱數十萬然實不過萬今以數千為聲計不過一兩千耳欲盡以此嘗

我不利則退利則合部落以來要在厚集兵力示以可攻而勿遽結怨與之購而勿過示弱也變在呼吸應在當機數千里外安能懸度聊荅未諭漫及之耳

宗伯集卷之七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八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陳芸窓

識時務者輒在俊傑而丈乃虛以詢保東方
便宜何知何識總使聞雞而舞未堪捫蝨以
陳也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
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頻興幾如聚訟
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後私鄰論朝廷之

體則當先實政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
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
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
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
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從餉之難支撤兵則憂
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
安枕矣丈負塞直得無有意乎

答傅

老公祖宏猷重望綏寧東省以海邦之嚴從
軍興之費而吏治民安鬷帶安枕誰之賜也
倭奴之不獲逞志於我亦惟國有人焉伐其
謀而奪之氣耳南都　冏卿寺隆重若以內
外均勞遠豈不甚適我東人士之望則惟老
公祖蚤秉中丞節以杜席我也

答呂新吾

閣下有鼓盆之痛未能具尺書奉慰及致不
腆之奠乃辱諭教以文見屬不敏不嫺何足
以備紀述雖然閣下之視夫人如友也不佞

之嚴事閣下猶師也敢不敬共筆札之役

與趙中丞南渚

遼左三面當虜兵爭無寧歲重以倭警震于
其鄰天子東顧咨嗟簡于百僚畀臺下以節
鉞託重而恃力豈有量哉丈未當國事艱難
摧壓討逆上酬主知下竭臣節建封侯有土
之業此千載一時也不佞夙以世講託于家
宇松楸在鄉桑梓在邑其為慶忭實百恒情
迺辱使布陳賀欵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太夫人以名德令範爲天下閨閫所表一旦悼棄凡在戚覯莫不驚絶翁孝思篤至何以自堪第兜福如太夫人上壽如太夫人彬彬多賢子孫如太夫人古今無與儷夫復何憾此殆乘白雲游玄圃仙去不死也惟翁節哀自愛以慰朝野之望臨書不勝悲悅

荅徐理齋中丞

嚴政矣春且暮矣而不佞弟以宂生病以病

曠官林閒之役不堪勞煩古人有山中春晝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而我以忙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吾丈仗鉞西陲勲伐獨盛貴邑三老行稱渦足遠承芳訊重以多儀惠出同袍敢不登拜謹因來使布上謝言贍晤未期臨風馳戀

荅宋可泉中丞

頃張誠菴枉顧以臺丁出麾下詢不肖邸謂來班當上之張公不勝白駒之戀竟止不上

愛則有之爲臺下忠計則未也新進少年轉量前輩播弄斤兩忽陞忽調不使從容且爲悅羨出處大節自當以此時決耳聞考功君云旦夕補官復令來役齋原疏以歸不佞竊謂人之處我與我之自處異在人當爲國惜賢才在我當爲身明進退辱以通家至愛不敢不以實對要以事久論定恐不得高卧東山耳

與

葛鳳池太史捐賓客將以十七日歸葬故鄉猗子九齡遠道千里風堅木澁舟楫甚難仰藉寵靈先于所往則葛氏存殁之感也以臺下篤年誼陳義至高故敢代爲之請

荅史金吾雲津

遠承翰教重以大兕祇領茶扇以識盛雅杯幣過腆非所敢當謹附使者璧上華宗名德世家方以雍睦垂世範兄弟間即有違言旋當平復不然則貴邑悲家擇寵而慶矣

回李戶部

伏讀門下封事以充運而策及飛輓以運餉而策及備倭忠謀便計足稱石畫當事者能以實心行之自可偃息海氛豈但運道無梗而已翰既遂領敢不拜德容歲儕貴座師有武闈之役遠席休訛事幸而竣謹以錄文呈覽惟門下教之

答沈太素學憲

賓甫在都下時道丈勳望甚詳自賓甫歸後遂爾渺然乃向往之私日在左右丈夫蒸氣萬里比鄰固不必接塵而譚也新奉特簡督學三秦命初下時既為爾瞻扼腕復為吾丈彈冠弃一正士用一正士得失正居半耳弟遠席休茂視篆比扉官浮于年福浮于量名浮于實三者皆世所大忌而弟不幸皆有之不去且生得失且夕解組歸矣王蓮塘太史真心質行二六時無與儷弟夙以大受期之今已矣此確然俎豆于學宮者惟丈留意司馬

郎劉天虞少與弟同學慷慨不羈上也許之之厭能一顧否

答王憲僉

臺下以海上之警詰戎設險夙宵不寧隱然以身為國屏翰為東人士郛郭今日之事何必減邊塞重即謂老公祖資望兩崇則朝不增秩不易地以至建節鉞于我東土柰何奪以予貴陽題才者重遠地而輕近地竊惑焉方欲介書布幣一陳賀悃而會以予假東還面承存即未敢復溷典記行至瀛海道中過使者致尊命判丈讀之娓娓盈幅老公祖已榮擢而惠顧士民若此厚也即士民安能無拳拳臥轍之思耶數日之內便可面奉音旨倉卒裁謝未悉欲言

答劉官詹和宇

閣下以德雅望海內具瞻榮簡宮端遴階密勿暫煩羽翼即秉機衡凡我後進實延頸鶴立以俟延登之命伏承台翰極荷記存敬屬

來伻布陳謝謁鴻遵在即雀躍何勝

答龔方伯

門下令德名家世表南紀不佞典文武之蘭而華宗入穀者三惟楚有材惟公家有楚材是奕世通家也尊教命敢不祇承第方乞恩歸省杜門謝客無由面晤當事者柰何

答劉完白

不佞以省覲行固欲一見家君所與遊者得門下書如見門下也名刺過謙非所宜蒙敢

告不穿幸亟易之

答趙中丞南渚

門下撫中州不啻慈父母子嬰兒胡天不吊奪門下母罔以奪中州萬人母耶大疏至情苦語感惻千古可以動古人貫金石至尊孝治固不待其詞之畢也墓誌見屬敢不唯命特方叨轉繼以予假刺刺長安道上無一刻暇攜使者至新城乃始具草以受之不敏不工柰何以買之于鮮後也大毗儼臨不敢不

拜簿具不腆薦其明信惟門下為致之几筵

答李都憲

數年承德愛難以言悉蓋古稱知己多在等夷未有挹上卿之尊修下交之節忘分忘年如閣下遇某者也良鄉道中接翰教何辱長者注念至此識量之踰千古名賢仁人贈人以言九馬駟馬未足為喻蘭絨之惠不減縞衣閣下過不佞非例也都門送別百里而枉使者申以長箋非例也不佞何敢以例為解

敬拜賜矣肅此言謝海內知己天涯比鄰雖遠處海濱如在宇下草次占對投筆無宜

答馮憲副

朝鮮之役三韓盡徹銳師以行虜狎而犯我我狎而應之不折以戰不遺一鏃而虜騎退舍郊保晏然門下整戎經武賢于十萬師矣向承尊委制府贈不嫻于詞不足以稱盛舉方用為歉而通承獎借寵須既遺惟是長者之命不敢辭也對使言謝

與人論文

別來五見芳草矣大作一筆蒼語健絕不襲人口吻此士林中最難得者但思致有滲漏格力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業當更別求進步處耳凡文字必欲句稱非是平常即錦綺之類亦須全匹如一非謂布帛宜句錦綺遂不必句也

答張冠華

別來久矣恨丈不須更至以敘契闊忽未輸敬知樸琴在御脂車將發握手之歡計日可俟長安棋局方當一新二相同時賜第太倉師以將母不來冢宰為政不復關白內閣朝者卿貳頗多易置而言者厚求無已時此世事又一變也丈在浙中有定變功不知陸公意雅相知否壯上之期緩急間當自有權虞瑞峯出而補官孫月峯補官而出二例不同然孫為高矣辱在極知敢不竭所知以對

答顧允菴

門下以壯猷雄畧為一世所推側府之命僉以為允金革無避墨衰從戎未嘗不可況稱琴將御閫鉞新假六軍萬姓翹首跂足以望旆麾聞有來章躊然失望忽爾趣行忽而易帥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罷得無如季布之言乎世議何常其責人也亡已時有如門下不以疏請則又將有謂門下忘餘哀以赴功名之會者國事艱難東西交急誠得賢人而用之委任而責成功自當有濟今如此用人如此建議乍賢乍佞忽用忽舍得無如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乎國家需才如中流之用楫而將吏望門下如農夫之望歲非久將有後命惟門下無復有辭遜耳

與余漢城

憶與丈別忽忽如昨日事已復六年相知幾何無一字相問誠自憾其疎節而亦不能無望於左右也不佞拘守樊中足下高視塵表握手執袂當復何時君平棄世世故未忘君

平惟是帝鄉難期世事多故僕亦且旦夕打去矣何嘗識自知於世無所濟而內憂外禍終始難量世當此時惟以蹈東海為上策耳即如寧夏一事紀綱蕩然觀時賢處分事殊尒了虜乘賊衆賊挾虜勢何所不至荒石二公寃酷何時得雪僕不敢為私痛天下可痛者更什百此耳讀足下詩一死一生見交情矣其詞沉着痛切的是少陵正宗僕直後而未往耳聞邊報五章呈覽足下視之何如舊日阿蒙耶客歲京闈之役大畧取士卷稍更定之别已六年落落故吾坐是回皇不能出於手非是相忘不相寄也

答馮開之

東觀賜環南雍振鐸公論始明非但吾黨私慶也明歲計吏後又當冊儲丈必借重宮寮下榻披襟以續舊好當在數月內耳承手札叙之雅既敢不拜德教承偕丈並在舊都淸曠覽勝湖山今得勝地地得主人然皆不[illegible]

又有也公亮已浩學憲計獄書亦當不逹弟頃典武闈之役取辦倉卒無足觀者足下前書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即此是矣一笑一笑敝門人沈叔敷新選南曹其人儘有學識而沉潛不發露如過足下足下留與語如對小馮君也

答李霖寰大叅

憶昔游吳先生之門即與門下後先不相值然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時慕用甚動而恨相知晚及燕市相過定交傾蓋會日苦少别日苦多不得盡其約結已而太乙文章移照海岱多士耳目一新瞿然顧化此其識力不減吕黎永叔東人自勝髫綏而下皆願拜下風其在不佞傾矚可知也惟是憲臺嚴重即有尺書無由達而會門下叅藩中州不佞乃得一奉翰札向者門下涖我海邦而無由開問也於時近而遠今憲節已移析簡可以頻相來往於時遠而近若不鄙而時惠之德音

以筆札代贈覲固不佞所禱而求也伏旅勤
狀布陳下款

荅李大將軍

武闈發事即闈授青此　九廟神靈所想望
也逆賊授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
虜亦畏我兵力不敢復入塞而我乘大勝之
後又可以自振厲而東破倭此晷滌中國强
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金石讜載君
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美矣盡善

矣願更圖所以居功者

洪龍江老所任藩臬于吾省者三而恩澤在
敝郡最著不佞自束髮荷特達之遇永懷知
己念欲報之未有路也乃郎春元名崇禮者
以畏偶為外家所訟屢更覆讞無左驗而復
擬檢行長從裭斥彼中官斿多知其冤以其
士大大家寧急勿寬其裭任也吾鄉王弘老
同出洪老師門下與不穀相讖曰天下有公
道有厚道以其世寡于弟而有意輕之有意
重之皆非公也以爾生嚮昔知遇明知其于
之冤而不為一言非厚也故敢同詞以請於
臺下寧須有實惟臺下覈實而稍加霞露焉
洪子才士異日得有所就不敢忘德即龍江
老師亦銜戢九原下矣

與魏見泉中丞

竊計斧袞蒞晉陽者數閱月矣一受代而旌
旗變色耿介當風古人所謂譚笑折衝未足

為喻頃見寧夏軍書此坐支解逆黨之具也
么歷西賊費兵力之日久而後乃殲之今海
氛猶惡羽檄屢馳臺下聚米籌邊洞其情形
終作何狀夫幕府日椎牛饗士而虜歲不敢
近鴈門此特一隅事耳不足為臺下頌也日
者繆與武闈之役事幸而集惟臺下芘蔭實
波及之録文成自倉卒止堪覆瓿然在臺下
不敢敝匿其醜謹以二冊呈覽

門下志行精如日月而動遵矩踏黄河百折終於赴海太山之高也嶔嘔嶒嶝何損焉不佞居常竊念謂名位窮古今而無一住者也寒暑風雨自更而不奪者性也議論焦唇敝吻而無一成者也然雀蚊虻自過而不亂者真也門下經濟氣節為世標幟固宜有望而忌射者德之不徑寡恤人言初發難也推轂者固欲遂委鎖鑰之重寄而事有不然門下獲暫釋其重負以去聚訟者忽欲自棄干城

而事亦有不然海波不靜憂方始耳一賢勝於百萬師此政封疆急得人而門下發憤見奇之會也必欲自投劾章長偃息青山白雲豈不甚決第以讁官上疏事涉悲懟左右從旁有所侵潤則危道也嶺表名山相待矣以昌黎潮陽之謫而有向平五岳之致安往不自得哉

西陲之事天壤間一大變也費潤家金錢百萬救生靈十萬此豈偶然天實為之惟完石兩公嬰此奇禍而議者乃更指謀反為激變指精戮為嚴刻死者已矣不可復生矣而心事尚不白於人間更可悲也頃者逆賊授首親族誅夷稍足謝神人之憤殆睢陽英魂陰奪其魄而假手諸將以雪冤酷耳

荅薊遼督撫邢遼東撫院李兩公

開原邊事甚急會君才足當一第以府改道向來未有司官不欲輕開此例恐有援此求

改者無以卻之耳業已別推第不知明旨當點用否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荅趙持衡

今士大夫大暑兩端非茅靡波流則虛憍恃氣若夫不隨不激明能見事力能持之獨見張春亨與丈耳猥以世講之歡遂附同心之誼握手而語莫逆於懷如味得調而和如方得孔而直庶幾左提右挈並奮清時故嘗期之歲寒非但遲之旦暮也丈既冬繡楼部弟

亦彝縣言歸青燈悵別實分相對忽如昨日
事而已復改歲矣遠奉緘書重以大既開函
拜賜如在下風至於盈虛消息之言更出世
味交情之外道義骨肉他人豈復有之亦惟
張秦亨與丈耳弟以烏鳥之情狗馬之病萬
萬不能違親遠出小疏請告未荷允俞奈何

答鄭崑岩太常

臺下才器品格卓絕一時比推建節重臣羣
然推轂其在奉常如蘧廬之託宿耳此不足

辭亦不必辭無近日章疏批荅甚難故力止
使者持原奏歸諸老之見皆同也不肖小草
出山甚為無椽直以向年過承 皇上體恤
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決也每念此為之
痛心 君父以優渥施之不忍以偃蹇報之
耳使旋草勒布復臨書倍有神馳

寄王春元辰玉

小价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
何可道者吾師年逾六袠起居倍當念也送

往事居內外一身耳願丈自愛以安老師越
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時菲按會而詠不至
不肖其首也即幸而寬我我獨何以自安乎
不肖出情事吾丈所悉上於羣臣無所不推
折而不肖所蒙恩紀應時輒允其欲得一當
以報如瘻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
於已難在有益於國耳出既無所濟家弟學
亦漸落出亦愁入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
髮已半白矣凡世上悲喜苦樂亦自關人福

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師一無所肖似
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暮未有伸眉開
顛時也年未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効
未展霜露間之上負 主恩下負知已以斯
為恨耳孝與以明經薦落落乃爾然已兩孫
不肖始得一子孱弱不如其女官次難遠了
不為人益也有便幸以近況示我

柬張洪陽年伯

頃接邸報始知有年伯母之變不勝驚怛歷

塩易盡修短難期涂閩弘達故自了了第以
老伯勤勞王室㞢揑不違而淑德中捐閫儀
內缺撫躬悼逝誠難爲心不肖託分最深式
均休戚既不能執拂憑棺盡姪子之宜又不
能登階造膝慰尊長之懷北望引領徒有嘆
息薄具不腆之奠以薦几筵昭其明信惟老
伯善自寬譬以副　明王之眷慰天下士大
夫心

宗伯集卷之八十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趙瀔陽相公

老伯中孚玄袞澤被蒼寰以龍馬之精神際魚水之契會正宜展究弘濟艱難忽聞上章遠近失望天下治亂決在此時豈可以一世之與替而易一世從容之適哉　帝詢黃髮眷注稠殷幸勉抑退心以康大業某以朽淺

風荷深知昨奉報章過垂奬詡祗遵嚴命洒泣登途但以鳧鴈無所輕重之跡而有烏鳥不可解脫之情又抱狗馬不能痊愈之病此固道窮緣盡之時乎真病苦情具在別劄伏惟鑒亮早賜允俞則如天之福雖在畎畝不敢忘也瞻晤未卜臨書神往

與王辰玉

頃與侯老師書中附致兄丈一緘不知曾入清覽否小价行迫不及取報書而返意甚悵悵前奉老師手翰頗似冀弟請告冀其不至無非望其必來轉於督過之中彌見眷私之厚頗於不佞情事似未悉也昨出里門時家母潸然不自勝家君從旁勸解指一月為期而家母終不見信以為謾語相寬耳此一行也嚴師疑其不來慈母疑其必往況在他人誰復知之不肖初意一則憂子息大遲一則恐功名太早而在目下苦情只是不忍使父母終日憂念而更別父母以出耳道逢詹憲

使始得讀老師朝講用人一疏曲盡事理而不爭勝此唐肅宗所以獨喜得鄴侯也妄意今日之事誅主法鄴侯治國法武侯驟雖紛紜久自帖服每上老師書忽不自覺其支煩要以有當與不當意乃無所不盡若稍存町畦即擇言而發矣如有便羽無惜片語以相復

答馮開之

弟以苦情真病原非逃名而來荷兄俞轉見

退避賓諱以龜不知可得請否進退無據云
帶兩匙待命長台畧同浮繫忽承綸教真如
他鄉故知久別暫面開緘莞爾讀罷悵然足
下姓馮弟亦姓馮足下稱篆弟亦視篆足下
頭白弟亦頭白惟足下幼子幼孫擁戲膝前
與夫清夜歸來擾儂不睡此兩事實壤耳來
教誨以禪理一死生齊得喪回能不敏請事
於斯第恐障深業重未能一切解脫聊藉足
下食芥之廿一浣茹茶之惻耳綺羅之惠何
臧縞帶敬拜賜矣資治通鑑及新刻此史各
覓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閉目不觀惟通
鑑尚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奈其模糊
之下有意新否南雍課選國士如林王之臣
大為足下賞識此弟楚闈所取士也一別五
年深詣乃爾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老
丙寄覽趙相國報書謹領訖附復

荅詹副憲

祚頌憲節暫駐海邦甓幹剔蠹綱維整肅

臨准代將指麾易置氣色精明矣不使上意
侯旨羈棲長白以家君微恙子舍暫歸既不
敢於公府一望儀刑亦不敢以簡牘輕通姓
字直以微行晦跡不得不爾自顧本心豈敢
跡外也乃煩使者光賁丘園三復来緘祗尋
嘉貺感極而愧無以為懷臺下行矣金嶺實
談已屬草草燕臺之晤亦復難期謹布謝言
悵矣神馳

荅劉泗洲

老伯呟德雅望朝列具瞻久列中臺榮參京
兆憲節西指輿論未伸以蕭望之行誼而回
翔中外漢庭意蓋曰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
匪獨賜環會當授鉞辱在世講誠日夕望之
矣頃承左顧披示衷曲及往候則乘輿已駕
深念長者加禮而缺然不報安所得當以謝
茲貢我遠塵緘書重以大貺三爾拜賜感悚
交懷敬屬来伻布陳謝悃臨風瞻遡倍有依
依

答王

弟圖歸計數年始遂乃數月而遂見趣迫豈
初心也烏鳥之情徇馬之病實不能違親遠
出當役有講耳國史重典非纔才所能辦且
纂修諸公皆故等夷而弟乃與宿儒重臣並
處總裁之列非但力所不逮抑亦心所不安
何以當來諭之稱詡䣛雅既過腆敬拜賜矣
北上殊未有期謹遣材官先還報命

答王

業師致尊輸披誦再周呟議妙論洞心刺骨
不勝忻服比來世議更復紛紜彼一是非此
一是非同於我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目下
世事古人便於千載前道破莊生既以齊物
名篇其要乃在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語此
所謂以不齊齊之者也弟苦情苦語具在老
師書中許文讀之必且惻然動念弟之處世
大類匯花芳艷外灼衆以為好心之苦澁惟
自悲憐比來室人以萬分必死之疾而忽有
起色遂自信為歸故里之效妄欲更邀不可
必者於天計老師必能體悉望文片語贊決
則如天之福也悼悼諸什不知文生於情情
生於文詩至此真可泣鬼神垂金石來教欲
弟為一言殊玉在側彌覺續貂之難且當柰
何公孝與至郡城留連十餘日始去每對之
使人念足下更深耳

答王鳳洲司寇

向承輸既豈以三十年向往而敢以例格長
者之賜正欲借長者之靈以有詞于他人耳
不然一受一否罪滋厚矣代制便當屬草必
不敢過二月用璺時過二月是稽上成命也
某必不然敢以復于左右

答余幼峯

閣下端亮淵博冠冕詞林榮晉米衡往視留
篆揮毫灑翰從容陶瀉于六代佳麗之地以
卒千秋不朽之業此真上界仙都人寀勝事
惟是　帝心簡在綸閣延登恐不能久有江

山之樂耳

荅餘姚邵公

敎之來具道雅意惓惓不佞姚未敢當彼時亦未能遠慮及此直以彼此商確往覆遂感遲滯遲滯之後兩不敢決故留兄至今日何解首耳前不敢任然後不敢任德但以年伯厚一場不佞反似因遲燃而成負心每一念至中夜流汗望兄高誓然後此言稍安耳拜讀翰札及拜雅貺笑與作會忽若面談大作

理勝氣昌思精語鍊格力神識俯絕時流別來三年奇進至此往年北闈未見權卷有如此者無論秋闈試即春闈誰能先足下者備評一冊奉寄粗字及標語最害事場中當戒之後場不拘何題俱必以時事發分一段結煞觀時事所重即知後場所出矣如交泰論敎政體人才士風史學禦倭救荒等項皆可自出己見畧參古語預擬一通若靠舊策却無用處也勉自觀策揮鞅發壇即不佞與誠

其寵亦可漸輕其過矣令叔聞已入京修書何似便中乞以數篇見寄何如

荅周二魯

門下謫所比于瞻稍遠比子厚差近聖明之世文網頗寬去住得自便比二賢所遭過此亦主恩也何物嶺表乃為自古才人之藪須之久終自定耳不佞以省覲歸再以病請而再得假久客乍歸𨚗情雲壑未有入國門之日也公子學業計當精進秋來必首應考

旌矣謹拭目以俟

荅表鑑塘

自東歸以來時時於家叔處問動定士誠知心不必形相接聲相問也門下來絃素絲人倫儀表秉節建鉞當天下紛華要劇之地訓脊以儉馭詐以誠激濁以廉釐曲以直此四者皆門下優為之不佞所為相慶者乃在移易風俗倡之大通不以策足要路為親戚交游光寵也不佞道謝中庸識之康濟既無患

公移山之志亦非書連觸海之游身以徐起
庭闈娶情嗣息便欲息機省事不能復入長
安世事既所厭談文章亦已謝絶時從家叔
涉月山水上下其議論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沐泗伊洛之學有志焉而未逮也門下過相
期望擬之君實豈所敢聞然門下教我矣望
標而赴我不夙夜聆見省中蹤語似微相侵
者即如諸俠少年門下目覩心畫自有斟酌
而為前之說者既然其不處為後之說者又

旋其處前與後不其兩妨乎令人將安適從
已使旋勒狀敢謝託存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答李霖寰中丞

不安於古人文字本無所解既不係真又不
能曆今古之間鑿空兩無所據父之既厭還
欲棄之直以知己有命見操鉛槧而臺下過
為許可飾無鹽為夷光適令賚匿不敢出耳
恐氛未靖剿殘倚公為萬里長城何慮不已
而欲求去內計物情外計邊事恐未有地譜

之日也

答郭希所中丞

總憲中臺夙稱雄發門下新奉特簡士類同
欣一則正臣掌國紀可以主持公評一則明
主用端人原未有心阻抑其為私忭非但以
曹昔同心之雅而已遠承清問重以多儀敢
不登嘉勒狀言謝仙驄就道繡綬將臨遇瞻
郭泰之舟擬下陳蕃之榻行當披晤諸俟面
陳

答宋中丞

朱方伯正當向用何掛冠之速也中瑞聲言
發人墳墓此與唐之魚朝恩何異內外相構
將來譖縛之禍未知所究也敝同年楊恭藩
楚亭每書誦臺下調停苦心彈壓重望當其
在鎮閒寂無事也一移鎮而中使鴟張人不
安枕矣一日未去臺下且為一日福星無輕
棄此一方民也右方伯陳公徑補左轄勢甚
便才甚宜敬聞命矣

答孫湛明少宰

去秋一晤正值多冗棄之方寸瞀亂雖一言披對未足慰契闊也伏承翰教如奉話言速在藩維係心宗國大略今之所苦在上與下隔絕而內復有隱中與外乖離而外復自難故上無所施其調停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乎杞國憂天魯連蹈海行且歸矣閑從過相期望非所敢聞雅覽祇領附謝百端率占荅臨楮依依

答李霖寰總督

聞太老公祖之變不勝驚悼老公祖以獨子專征聞此不奮㩳裂何狀然遠來從戎金革無避且當以國事為急耳豈奪鉞重臣即使得請理須候代比代者至則猶酋已平矣與其解任以懈軍心不如暫留以濟國事敝部所以覆從科臣之言者以此非敢不體至情也不勝之眞嗣容專上

答支簡亭開府

門下以宏德雅望受　上簡知起自田間昇之節鉞內綏黎庶外折逆萌先聲所至壁其堅壘計成功當在旦暮惟是外寇易攘內奸難折不能不更煩區畫耳

寄趙寧宇開府

翁丈以特簡出撫先國家之急宅不暇閑獨以資望如許尚以三品行也再言之政府政府惘然久之深以為悔欲俟辭朝疏下而擬晉秩乃不報至今遂無可柰何耳地方事關

已定未敢踰度余老師公子甚少兄弟不相恍出居孝感幸在仁人之宇下百凡望培植之孝感令行時弟亦曾以為託若翁丈一言委之俾之教訓而須其有成翁丈垂德不棄即不佞不啻躬被之矣餘情萬端容另悉

寄孝感縣令

欲出城奉倂會苦多冗今日訊之則公已就道矣甚歉甚歉余老師海內名德而後嗣未顯兄弟不相悅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僕甚悼

之向曾面託遂承金諾即此占義風仁政矣
少年之人須得名師置之莊嶽乃可望其有
成公可為之區畫如東脩等費有不足者僕
自覓便相寄耳公幸以親子弟視之若幸而
成余老師九原之目可瞑即不使千里之託
不孤矣至囑

荅陳芸窓

別來遂爾時節瞻邇可任依依京塵滿眼日
苦酬應以此思孔道賢勞勞可知已文吹才

徹識遊乃有餘主爵累功能而始進之謹僕
丈於交戰內耳遠承芳訊重以大貺敬已登
拜代布謝私秉節漸涼自愛為祝

荅鄭少泉開府

向者憲節涖我東省不肖以諸生伏謁臺下
推通家之誼延接而獎誨之一顧增價中心
戴德以至于今茲復特膺簡命填撫三韓不
佞松楸在鄭桑梓在邑其孰非藉芘于宸宇
方擬致咫尺之書布陳賀款而卒卒未有便

乃辱存記使命儼臨諭以周環曠如面對卑
爾修謝未盡願言不腆私衷嗣容耑致不一

荅賈春宇司馬

臺下功在邊陲譽在朝列望在天下蒼生經
畧外間籌幕內樞非臺下誰我不使因通家
兩世之歡而彌年缺尺一之候間曠之罪無
可解者遠承使命披翻環周固已飲如飲醇
醞如挾纊況重以華幣佳醞之貺我長者
有命敢不拜德教因來使布上謝言贍企私

衷楮頓難悉

荅支簡亭中丞

睽違數年未通音舉訊因遽使私布腹心故
少司馬余老師歷中外為時名卿罷官南
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於故園又不於二
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宮寄託孝感都門諸弟
子相與謀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
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
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

諭諸屬俾他鄉之肯平縣九原則門下如天之福也臨書惻惻不盡欲言

答河道劉晋川[illegible]

向在林壑遺落無事固知必無以枯木朽株而支撑凌雲臺之理獨以受恩深重寧有君加之禮而臣不報施及於父而子不報者未能陳力說列而遽委於不能者正於道亦未合私心實欲一罄款款之愚冀有所感動勢不行而復奉身以退耳來教責以納約自牖無致上下不通反壞國體礙選法老成長慮非淺劣所及敢不服膺奉為蓍蔡願以報國恩而出出而一無所濟容容自保於心何以自寧乎老伯治水茂績鮮于宣防之役未足以擬榮晋司空實延於世自是國家報功常典耳老伯舍孫子而蔭姪孫義高千古君得中山不以封其弟以封其子視此何啻霄壤詢之典例亦自無礙也收旋草動布復諸容瞬陳不二

答[illegible]春寰開府

臺下撫淮海邪東禦燕西治河而中平停礦稅盖往時之為撫臣者其勞一而老公祖且三倍之朝廷隨事行賞猶未足酬奇績也素冠南還東土滋多事郡縣吏凛凛不自保元元無所歸命致而南望月旄襄節越之復未以為民天盖以日為歲矣不佞向伏林壑絶意雲霄直以壽昔之歸受恩太重以君臣報施之際抱父子死生之感不容不一出以應明召盖為理縛耳伴旋爾勒代布謝悃披覲何日第有神馳

又副啓

臺下南歸歲且改矣計大事已襄孝思已慰春風煽和栩栩園中爭奇競秀以媚主人此時名園乃真為主人有耳不佞治園未成時時念之獨有夢游栩栩當安所屬耶寄讀渼老書一通敢煩使致

與龔[illegible]

丈報政闕庭休有成績令論吏治者惟嶽令邊令最重而吾丈實兩燕之宜有殊絕褒賞而言路久虛徵書未下此時官路中外兩難可惋嘆也東征之舉稍覺氣色精明幕府才本絕人心在憂國知必當辨賊第賊此時小卻終是避寒難於狂逞耳觀其進退亦頗似知彼已有着數者海外難揄度能須一大創之然後幾甸海邦可安枕也

答李修吾中丞

不軌之民以惡逆相約結其罪甚於將坐妖言律猶為輕比臺下不欲興大獄以安反側甚得策也此事長安中議論似有兩端然此中僅傳其聲與影耳故當以彼中實事為主至所謂畧其不練之小節取其保全之大功門下之衡平矣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曠漢年丈

丈才畧自可異日建牙仗鉞強項獨見力量時事即不敢知要之清議尚明何至如衆論所言手行百里者半九十實政懋績然已見於天下矣不必更易絃轍只堅持初志而加之以慎難終身行之可也如何如何

答魏見泉中丞

得教具悉歸意之亟以終養請屢次不報即有中官之蝎恐亦未得息肩也蓋以前上知士大夫所急在進故以不進難之今又知士所急在退故以不退難之耳丈之人品上下共知總有貂璫百輩亦自無損毫髮第歸計難定語曰有四海之名者求退實難丈之謂矣國本已定宗社之福勅草已上而未報尚未得其解先是數日前命查儀注中外皆知之而伏闕者閧是而欲邀之功不亦掩耳盜鈴乎 主上不信羣臣正坐此輩此亦諫言之辱也政府回疏帶申救疏語說者以勑稿不下見此而怒耳太原云云已具悉矣與情錄向來未聞也敬復

答李霖寰總督

門下以愛日之誠抱終天之慟無之子身在遠瞻望慈闈送往事居兩關心曲誰非人子忍不相體第賊滅在即王事方殷節鉞重臣理須候代比推而得請至彼視事必俟半年度二三月之內賊已平矣壘衰從戎金革無避於理原不相妨惟門下勉抑至情速破賊以報國告成功之日即晝孝思之日也草勤布復臨書惻然

荅李及泉中丞

承諭實抵令調遷化甚善第該司稱此君先擬調繁奉旨未允今其縣士民復來懇留似難更易貴屬別有相應者另咨一人即當奉命也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伍少參力抗中使拂衣高謝品格識局可謂國有人矣承翰教即如尊旨題覆以藩牧之重不能一日安其位何況下寮何況小民惟恃有臺下之彈壓在耳

荅趙壽峯大叅

一別忽忽數年寄士有東來者未嘗不詢動定以故知老伯起居甚詳獨恨無便羽付書往耳遠承翰扎如奉面談家君新移易水取道都門念生平知已甚以不得至新建華堂為感且以行役之苦悔出山之易而羨老伯巖居之適也然雄才宏抱具在公論恐東山亦至不能久有謝公耳率爾布復餘具副扎併希台鑒不一

荅李推府

吾丈高標亮節有識所欽以不隨時俯仰回翔外僚二三兄弟實為扼腕然正直有必容之理凡自古任高節者未嘗不始齟齬而終遇合也尺蠖之屈神龍之蟠垂天之羽以六月息者耳吾丈復何疑焉遠承翰扎重以多儀披誦周環感悚兩集然不敢以同袍知已之賜夷於常格敬拜命矣肅此言謝別具不腆仰冀麾存

荅田易齋兵道

向與老公祖並列交戟下即未得數侍談塵而向往孚契幾于目成神之所聯不傾盖而驩不投膠而固矣逮夫寨帷攬轡撫臨海邦某幸叨在部下濃被顧復第以憲度崇嚴未敢輕修竿牘而華箋大貺儼然錫馬三爾登嘉感慄兩集往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而蔆惟臺下芘蔭實波及之謹以賢書附覽冗次裁荅不盡欲言臨對何時倍有悵戀

荅蕭泰嶽司馬公

自匈奴稱屬國大者在界華夷嚴疆保今則兼中外而並臨殄之計畫一切禀制府寄屬澄重控御滋難臺下奉簡書以往遣大吏禀凜奉約束諸酋長解髮貢獻無敢後先属邦咸喜或有良翰豈但枌榆之私劉榮分寵而已遠辱瑶函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教因使者布上謝言塞上嶷嚴惟為國自愛以迓休寵臨楮不任感激馳戀之至

荅江澄源中丞

伏承台翰仰悉高識直為國家紀綱慮非但以同舟之誼也魏中丞清心素節海内無兩横見詆誣無以罵詈披讀原疏髮上指矣撫臣可參何官不可參魏中丞可誣何官不可誣從此執法之臣乃不得與言利監并相抗何況監司何況府縣小民尚復何所控籲天下事益不可為矣尊教持論侃侃正氣正骨讀之凜然部院題覆幸不辱命第回天無策[illegible]空言以是為媿耳率爾布復謝客嗣音

寄王康宇

足下下帷發憤過自刻責以足下積學遂叢何難一第古稱斲輪乃在不疾不徐正恐制厲太過或至傷神傷氣耳憶從吾師未及有今皆過而立之年足下未立也功名子息遲速有數不能竟成觀[illegible]

聽

在魯齋文集五卷

〔明〕孔貞時撰

清代禁燬書叢刊影印

明崇禎刻本

泰華孔公文集序

泰華孔公蚤負才名丙申與余同選貢同遊南太學是時馮黄兩師爲政得公文大加賞激聲名藉甚六館間以爲旦晚當飛去逡巡至于癸丑始以麟經魁天下余濫附驥巳同膺館選讀中秘書公以宿士一旦占名魁高步金馬石渠

之署海内人士仰之如日月星辰得其片語隻字寶之如璆琳瑯玕洛陽之紙不啻貴矣而公自視粥粥若無能漠然其若無有也與余朝夕趨走館下奉師教恂恂如小書生入貺屈首受書出則報謝賓客殆無寧晷其所酬應之作皆取辦于倉猝咄嗟之間而

非其竹思極慮而爲之者然一一有典有則有色有情自然言語妙天下何也公胷藏錦繡口吐珠璣每一捉筆煙霏霧散灑灑數

千百言頃刻立就郎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殆天授非人力之所爲也公歿十餘年公仲弟玉横太史與公之子仲石君彙公

平生之文而刻之成集屬余爲敘余執卷而不覺淚巳承睫矣嗟乎余安忍敘公之文哉余與公交最久辱公之愛最真知公最深

公之所以重于世者文章云乎哉公之心聖賢之心也非庸衆人之俗腸也公之才八面四周經綸天下之大才也非戔戔者比也

一膜之外皆胡越人情類然公視人猶己推心置腹眞有一夫失所恫乎納溝者焉此何等肺腸耶吾未見一旦投之以事而不驚

者也稍稍盤錯益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應公一切揮霍自如處之甚閒不動聲色可以化大爲小可以化有爲無此何等才具耶

以公如此之肺腸之才具使天假之年幸得柄用必能爲

國家培養元氣而不令其摧殘必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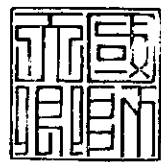
朝廷擔大事決大策不至于廢壞墮窳而不振必能使一世之人同遊于華胥春臺之上而勛猷輝映于鐘鼎功名鐫刻于盤盂豈徒

稱秇林之白澤作文陣之雄帥巳哉人才之生氣運覘之以爲消長之候今天下需才亟矣每恨不得一奇男子以爲世界之擔荷

天縱公以才而又靳公以年使楩楠豫章不得出而爲梁爲棟而干星衡斗之神物竟化爲延津之龍以去令天下後世但得誦其鏘金鏗玉之文章而不得覩其補天浴日之事業豈不可爲浩歎哉噫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耶曩者甲乙之季宮府相比播虐流

毒士類幾盡識者曰使公若在必不至此則公生平至誠感人調劑妙手亦可以想而見可謂知公之深者矣此余之所以撫今追

昔太息欷歔慷慨流涕而不能已也然玉横太史方貴在日月之際而仲石好學亹亹指日青雲則公未展之奇未究之用端必有

在乎是公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

旹

辛未季秋眷年弟葉燦頓首拜撰

小叙

夫論文章者曰千古必曰寸心說此心無關天下國家之故則微詞淂失何與重輕今採舩家僅〻馳逞月露妒論矣即起草野而倫鏑坳論著亦第知屬在詞臣詞脩則識無胥優焉玉堂香案之供奉耳而獻替或闕亦何以睹詞臣之

目之為尊王文恪嘗云臺諫一時之論史臣萬古之評蓋真以瞻言百里厚望木天非徒取栀語相炫鷟者惟夫神理渊湛文藻飈奮動閣訏畫則有當箸之臣經畫不到轉淂之史臣規草之餘國家始淂收詞臣實用而寄匆之司始為不虛故太史太華先生真

詞臣選也先生生有智骨有道心有不可一世意不喜讀世間無用書作世間無用文字書火初授即思窺天禄石渠發其秘以通

天下國家之故故治安之術淂失之林無不洞檄於登及館閣入選經綸變化遂極神明殆若傾儲為國家勑觀其勸學箴為

國本襲金玉之器財賦議為軍儲策瓶罍之空讀宣公奏議輒激發披陳淋漓盈楮而儤奴一策先見金白二酋之隱如持左券蓋

言深慮遠其槪矣惟氣撼山岳所以字挾風霜且雍容穆清一興國家元氣相融液使天下識儒者之容睹有道之業詞臣之重

洵不爲以詞塞也當

神廟昺淵

光廟

熹廟相繼御極一時典制多

出其手大故大經誠立言

於不易立之日太史嘔心

出字畢慮呈詞誕揚

休命敷告有位以及萬方

無一不煥彤管之色浮失

寸心可謂皎皎星日心血

既竭性命可殉遂遠焉捐

指寓内紳士共惜之而要

以南董雖沉西崑常烱惟

其寸心通天下國家之故

則論著所存自凜有生氣

誼宜作文字觀至今讀其

遺編想見其慷慨懍慄之

概勃勃焉如虹直上奕奕

焉如芙蓉之初鍔也蓋繇

心通養湛則萬美咸備嵩

芳幅裕勢固然耳　國家
鳴夔之文千古眼目寧特
張秦漢之標立唐宋之幟
占風流一座乎至其應世
詞金懸秦市紙貴洛城又

餘事矣
宮詹王橫先生太史弟仲石
則太史冢君王橫先生
宮采羽儀參贊
皇極仲石龍文鳳彩力嗣嶽

音皆天起名宗以時宣文
化者後先映帶於于遺簡
中力為太史存什一千千
百梓行之而以序言屬小
子小子不敏何敢僭諸名

公標其首或以其同里同
遊且又同干支同肺附獨
知太史真然亦何能悉太
史只此詞匠不徒為詞匠
而舉獻納之謨忠兵食之

策畫朝野之具瞻無不偹
之於清華之選而通之淂
失之寸心真天下國家闗
係千秋之人天下國家闗
係千秋之文也不然世寧

有生死以文章報　國而
文章猶與生俱盡不能彰
往俟來者即一日
聖天子追念弘鉅博採廷議
以死事之旌旌之褒嘉典

禮當亦不僅以詞臣報
天章在邇予小子又何述焉
辛未秋月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
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年

家眷小弟曹可明頓首拜
書於癸軒

伯兄泰華簡討公文集序

余兄弟五簡討公泰華居伯余次之少同學長同遊居同舍仕同朝凡三十年憂喜同情期許同志即簡討公亦若以余爲可教也而篤愛有加提命備至葢伯兄而兼

之以父師者也伯兄少多病病未廢學學日富名益日噪甫歲膺特選入成均時司成具區毅菴兩先生皆具人倫鑒者每試必高等與張君一顧隣初互相頡頏最後登賢書魁南宮入中秘選人莫不以爲遇

合之遲乃伯兄二三十年之攻苦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于是者差能步武先輩

以出頭吐膽與諸君子共建旗鼓于承明著作之庭不可謂非遭逢之盛也伯兄居身端重絕不涉諢諧

半語爲文實際不徒侈藻繪盈篇以故道義相砥鉛槧共事未有不推轂者嘗讀其試策及館課如表箋

條對播告論議諸體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煩有一不折

東而尋討者乎若夫應酬詩歌文序書牘清新警邁落筆自超則固胷中之妙充實洋溢觸而卽湧迫而

後起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者也噫嘻我
朝功令非文章爾雅之士不以入詞林非文學

侍從之臣不以入政府文之爲用豈徒文人絺章繪句之技錦繡錯陳金石迭奏云乎哉我伯兄在木天

時
光宗
憲宗兩當鼎革一時
大詔令大典冊陳謨奉議
以藻飭治具風動天

下者多出其手然皆局于職守不能略有展錯藉使稍假歲月以極其文章禮樂之用功名事業寧遂多

讓姚宋而竟濡毫吮墨以歿豈非造化忌盈極圓滿中之缺陷世界哉清節兩蘇徒侈千秋之盛競爽二

惠難禁一箇之悲則固余諸弟之不幸而非獨余伯兄之不幸也是集其所僅存者十之一二每讀一過

不覺咨嗟歎息曰簡討公二三十年之耗心竭力彫瘁齒髮寢食悲歡一在于是者止此乎位不足盡其

才年不足當其遇播
首青天愈不禁淚淫
淫下矣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資
治尹詹事府詹事協

理府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
經筵講官
實錄副總裁前少詹事國
子監祭酒恭遇

臨雍進講
命坐
賜一品服左春坊庶子中
允克
日講理

誥勅記注
召對起居纂修
兩朝實錄六曹章奏
國史編修劣弟貞運頓首
拜撰

居易齋文集　序

廿

七言古詩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七言歌行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豫祝李母壽
壽吳夫人
劉太公暨孺人雙壽榮封
賀經濟川明府之長安令
七言排律
送胡石泉學博轉建平諭
五言絕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立夏送友人三首

仲春田百源年兄初度同門爲八駿杯舉觴
因題
春夜雨後溪聲
又
崇安度歲待白鷴
又
鸚鵡
又
七言絕句

暮春四首
初夏署中郎事四首
過諸城有感用壁間韵二首
宿濠梁
贈南陵黎明府守羅平四絕
北征阻雨二首
過景州張年丈招飲二首
題隱士鄭月舟二首
題友人園

壽李太老先生八十五首
題陳年伯母別花集五首
晚風
登樓
逢日食
安仁逢冬至二首
分水嶺
崇安虞元晃明府見招相逢大安驛二首
旅夜

卷之二

序
擬

記

論

說

解

策

復吳維疎撫臺
復王登白
復徐季曾親家賀壽
復鄭玄岳親家賀壽
復王章吾求親
賀姚羅浮大京兆
復常州司李何年兄
復寧州守王茂錫
到任請錢御泠賀對揚二太史

到任請同館諸年兄
候建昌余郡丞
復馮中台太親家求庚
又
賀郭青螺宗伯 代
候陳方伯 代
謝各縣賀滿 代
啟閩中按院入簾宴 代
啟閩中撫臺鹿鳴宴 代

請撫臺入簾宴 代
請閩主考徐給諫鹿鳴宴 代
請閩主考張翰林入簾宴 代
請閩中陸按院鹿鳴宴 代
請張主考鹿鳴宴 代
送武夷茶
請周學師
請王懷楚父母
賀徐見輿年兄

候顧麟初太史
候焦漪園太史
候孫愷陽先生
候沈銘滇宗伯
賀黃與參京兆
候丁嘉禾大司空
復孫學博
謝鄭望柳太親翁
謝鄭玄岳親翁

書

復田雙南按臺
寄丁蓮侶
寄沈千秋
復諸親家
寄鄭玄岳親家
復諸兄
復劉望奎
復虞來初
柬徐兄輿

復趙望松
寄金養侗
寄金浮弋
寄虞來初
復馮侗夫諸兄
寄金半千
候吳璇卿
寄浦城方年兄
柬龍昇麟

復方夷庚
寄徐世龍
寄陳碉雲
留寄陳欽所王登伯諸兄
候焦漪園
寄姚繼泉
寄曲阜令茂所
復方年侄
候韓慕嶺座師

寄佘初太
寄黃經甫
復曲阜令茂所
寄鄭玄岳
寄同館諸年兄
寄周玉繩
寄虞元茹元靜
寄沈千秋
寄李襄城

祭文

雜著

在魯齋文集卷之一

明江左　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弟太史貞運玉横父閲
男尚豫編次

詔書

擬

冊立

皇太子詔書泰昌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爲自古帝王長世流祚垂之億子萬禩咸以主器之重大本聿先朕嗣守丕基初登寳位圖維艱大夙夜未遑長子某質禀岐嶷性成仁孝年踰志學允協元良我

祖宗立長彝章

先皇帝詒謀至意祗奉

遺詔及時之訓曁從文武羣臣合請之誠訊今初九吉日授冊寳爲

皇太子仰副

宗祊俯答欣望承華有屬既表瑞于重輪繼體無私實永貞乎萬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擬進勸 泰昌元年

皇太子登極第二箋

伏以曆數在躬允協三靈之祜

大君有子久繫萬國之貞既翊戴之維均敢瀆陳而

至再欽惟

大行皇帝

聰明首出

慈孝夙成

解澤普施念急安攘之寄

泰交旁洽廷追喜起之隆萬幾沛決于江河八表

重華于日月嗟昊天之不弔賴

神器之有歸當

彌留付托之際獨

主鬯承祧爲重欽惟

皇太子殿下

徇齊異稟

慧哲奇資

電繞虹流昔應斗樞之瑞

雲行雨施新符乾始之亨卽宜

建極以體元尚乃

撝謙而明讓臣等深思繼志之善愈切我

后之徯大孝終身固莫解于虞帝沖齡踐祚實已見

于成王伏願

殿下

早遂知臨

少寬哀毁法自

祖宗而不變情知

文考之居欣

惟懷永圖答億兆人卜世卜年之想望

光昭令德衍十二葉丕承丕顯之休嘉臣等無任

云云

上

大行皇帝謚冊 泰昌元年

孝子嗣皇帝臣御諱謹再拜稽首言臣惟王者
之大居正佑啓後人孝子之至尊親闡揚
先德代遵成憲典協輿情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文武聖神
中和位育
建五有極以錫福

奉三無私以承乾甫届
冲齡獨持
魁柄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之惟勤
齋閤箴銘養性收心之彌切
褎嘉
帝鑑
啓沃于臺
步禱瑞應商霖誠回天戒

賑施惠隆周齊念軫民艱竭鼎養子
慈闈善繼與述莫解終身之慕
鞠眇躬而諭教
翼子及孫益開長發之祥
分藩慶衍維城
宥直恩垂肆赦戎兵克詰會奏三捷于專征酋虜
跳梁更廑一隅之未靖晩歲雖
深居高拱何時不
旰食宵衣備祿位名壽之全享豐亨豫大之象四

十八年之
謨烈莫既名言億千萬載之
光昭足傳信史屬
升崇于吉祔稽彝制于
祖宗爰咨公論請命于
天謹奉冊寶上
尊謚曰 云云皇帝
廟號
神宗伏惟

宸靈炳赫
景貺潛臻茂對鴻稱永綏繁祉謹言

大行皇后謚冊詔萬曆四十八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倫昭伉儷念風敎之始基典重質文
舉追崇之顯號代存成憲禮恰輿情惟我
大行
皇后
德厚方祇
章含圓照
茂資夙植開靈瑞于紫廷
懿則孔修時輯熙于彤管朕當冲服冊主
中閫承
壼敍以母兆人脫
簪珥而褒庶績蘋蘩潔
祀筓纚承
親
淑愼惠溫成家國刑于之化
慈仁恭儉詒子孫式穀之謀自長秋

正位以來凡四十二年憂勤已極適孟夏多事之
際雖萬幾一日宵旰分勞
風徽久著于椒房
褘采倏韜于桂殿
蠶繅甫畢悵環佩之無聞
燕婉如存痛琴瑟之在御恪遵彝制爰
命禮臣詢之輿情加以
尊謚垂諸琬琰昭配地之玄功播于絲綸伸普天
之孺慕卜以某月某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皇后尊謚曰　云云
皇后嗚呼
九京非遠厲遐祉于無疆一字渙頒闡幽光于有赫
布告中外悉使聞知

勅諭虎墩兎憨等夷使無助逆
皇帝勅諭虎墩兎憨諸酋長我國家肇統世秉庶信
撫莅萬邦盡日月所出入悉奉琛贄罔有不虔
奬順誅逆禍福之效槩可覩已爾虎墩兎憨諸
酋長自
高皇帝建衛置戍竊比內藩
文皇帝征從徽勞不愛三衛畀爾諸部白雲喜峯兩
協三河互爲犄角固爾諸部是爲亦聊以固吾
圉也歲時貢市所綏懷爾者甚厚即有未馴不

槩督過爾等沐浴威德既深且久頃者疆吏不
戒役奴生心殘我城堡殲我將士自干天討我
是以有問罪之師乃聞爾等不切同仇乘機要
賞遼陽廣寧騷然見告疑若與奴聲援者然朕
思爾等世受國恩歲有賚予中國何負於爾我
二祖分布徼落爾等力足自守各不相隷何憚於奴
無亦爾與奴有姻好牽帥至此往者猛骨孛羅
獨非奴婿乎南關江湾亦紿同好卒并殺之何
愛於爾我中國全盛天下士馬精强敢戰效忠

之士霧蒸雲集奴豈能久脅螳臂逃我天誅爾
智謀勇力豈出朝鮮金白下彼不難提大兵出
死力躬犯矢石來會時事而爾獨奸之當不其
然昔回鶻吐蕃之故胡不聞焉二虜入寇回鶻
酋長開悟於郭子儀之誚讓請擊吐蕃以贖罪
其後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尚賴唐之救恤爾等
鑒往知來審利計害卽移爾黨翻然効順殲彼
逆奴朕且有非常之賞旌爾有功撫賞一事有
邊臣具實以聞其速令圖毋貽後悔欽哉故諭

青宫勸講箴 有序 館試

臣聞上古胎敎之儀七月斯就娶室中世儲宫
之訓十歲必親外庭汲汲乎後時是虞皇皇旳
惜陰爲念用能飛華東序毓萃北宫蒼震發少
海之祥黃離表重輪之瑞夫豈東躬文圖欲爭
儒士之英哉良以涵泳聖功預植王家之業也
後世豐水無聲蒙泉斯涸龍池日耀虛移黃道
之春鶴禁風清絕望翠微之駕聽吳客洞簫之
賦翻是高譚聞枚生七發之詞頓然病起此儀
宸所以日暮而志士不勝過計者也稽我
太祖建大本堂書昭鑒錄倚歟盛轍邁厥前徽
皇上懋建元良久虛教迪鷄戟茂明之席八載塵封
螭頭執請之詞百牘不下豈謂深宫不殊于虎
觀與抑以帝子無需於蟲楮與將孝綽殷芸唐
樂賢之選不必有與抑畵堂金屋漢太子之累
所必無與數者卽未盡然時亦難以姑待方今
玄英道盡青陽肇開意氣若爲一新日月眞爲
可愛其亟圖之此爲時矣久懷孤蓋特獻小箴

箴曰 天祚我
皇誕挺
元良位隆蒼震德麗離黄惟質縱天自新以日厥
善有三其箴則一學曰時敏惟緝乃熙窮年兀
兀日有孳孳豈龜鑑之猶在而駒隙之徒虚豈
蠹簡之無當而鵷禁之足娛縹緗合壁四庫琳
琅緌冕詵詵足剖其藏載啓酉岩而啚內夜啓
幄横經學古有獲有其蒔之庶幾式穀不勝十
寒豈捐一暴旁求厥俊爲我啓佑不勝衆咻豈

忘一傳曰予賢矣簡編何煩崆峒之學生而能
言曰予長矣保傅奚爲孟侯之問問所不知曰
予尊矣下詢何輕王箴寔云以卑厥情曰予佚
矣宴安日惕禮有來學皆就於外曰予待矣行
將授經桓榮晩得悔且靡寧難得者時易荒者
嬉尺璧寸陰誰與惜之邁彼居諸無爲將就失
之從前圖之亦後嗚呼不及之泉猶棄而不用
之徑始茅進則吾往愛能勿勞毋憚博學通於
神明毋憚時習時習悅生時不再來朝乾夕惕

念茲在茲無逸乃益顧先春頌卽出
銅扉謙光下問冑重嗣徽奕世明明超漢跨姬小
臣 獻筆用備矇師

恭默室箴有序　閣試

葢聞人君以體天出治而天道以嘿運成功夫唯嘿也所以妙其運亦唯運也所以稗於嘿豈其四時不行五行不生曰天不言也斯乃稱嘿乎古帝王體之故金几致戒於宴安饞鼎式勤於昧旦在書則曰王敬作所在詩則曰夙夜基命宥密試繹思之敬本無形云何有所命本無朕云何有基然則篤恭之中自具太平實地愼獨之内已森位育新機故知夫敬有所命有基則知恭嘿有室以屋漏之心儼恭前之象所可爲紹聖承天者至深穆也且恭嘿思道不昉于商高乎嘿而言恭已大異于尸嘿恭而言嘿更大異於玄恭卽恭嘿之所思而上帝至高也已陟降而夢賚矣傳岩至遠也已神通而形現矣視後世區區深居稱朕何如哉繇今稽古目擊道存

聖天子念切惺存室名恭嘿倘亦商高遺意乃竊寐古先不見是圖者未必合名實之契而陟降上帝不顯惟德者豈盡誠心𦝫之間想刀劍戶牖之銘竭蕘工瞽之獻敢稽首頓首而爲之箴

箴曰

維皇有極時乃乘乾乾德伊何運旋無端怒霆震雷甘雨和風化工無工是名玄工花蕚爲帝山明水耀造物無造是名玄造維辟奉天不違日旻天有於穆帝有恭默爰稽高宗恭嘿以思嘉靖殷邦繇爾丕基笑貌非恭枯寂非默敬以作所誠自不息幾兮至嚴不迭斯康心兮無鄉緣息成荒遊於恬漠合體渾區卽其退藏與羣有俱恭嘿冥合念惕神閑靜也如蟄轉之若環典學何如終始簡編夢弼何如納誨拳拳物交不引心官則思龍見雷聲惟所操之相在爾室坐可待旦不虓宴安寧階之亂恭乃皷業嘿卽貞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道窺堂構義列戶楹一室不封官止神行無忘宵旰無大聲色化洽無爲與天同極小臣獻箴工師誦焉惟

帝念哉俄穀萬年

擬　　　　　　　　　　　　　　癸丑會試四名

上御

奉天門

視朝畢

諭侍臣吳沉以進賢納諫二事因闡其切要大指謝

表洪武十二年

伏以

景運天開式覩龍雲之會

昌期泰洽肇申魚水之交晉接鼎亨有人盡蕃蕃良

士咸虛謙受無諱收寒蹇王臣慶溢簪紳光生

朝野臣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雲雷艸昧

貞主以之承乾風虎茅征豪傑由斯調鼎儼藻

旒而辨色必勅萬幾侍楓陛以攄忠共開衆正

賢才實爲楨幹諫議可卜太平教三物賓興旁

求俊乂闢四門獻納罔伏嘉言牛角扣歌已上

雲霄之貴螭頭從立聿看風采之新若夫馬上

成功未覩詩書實效更有席前置對空餘神鬼

虛談知人葢自古難之咈諫則後王甚矣誰闢

亨衢之駕誰脂易轉之圜編蒲緝柳之英徒委

之一擲懷瑾握瑜之彥竟使其三緘大賢哲豈

其迷邦樹楊恐拔在忠臣原不識諱揉蒿畏讒

苟非聲相應氣相求何以一乃心同乃德昌辰

適際成德誕宣恭惟

皇帝陛下

應籙御天

握圖臨寓

削平宇宙戢干戈牛馬之年

彈壓華夷照文物龍蛇之代既河清以海晏念沐

雨而櫛風惟彼幾康勅天之命咨汝爲翼簡帝

之心謂臣三千有一心之助而言一闢卽四目

之明願延攬于八荒可受成於

五位

聖心惓惓

天語諄諄吾欲得一士河南顯其身固將行其道也

彼既空羣良冀北尊其位可不聽其言乎朝得

人拔其尤暮得人拔其尤予不難干顏俊大言

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爾何靳于輸忠將得之蓬門圭竇中無使尋盟鷗鷺祈收之建鄴懸

鐸外直欲自比夔龍大哉

王言式如金而如玉巍乎

帝誥真如綍以如綸臣技愧雕蟲志羞仗馬錯事展釆贊襄期亮乎天工弼諧謨明敷納願參于國是委身立節尤願同升苦口用圭敢扶公論伏

願

明明穆穆

濟濟翟翟坤載物承天既得下裳之吉鼎以木巽火更存上鉉之虛賢路大開取士以相馬之法羣言無壅矢歌于鳴鳳之音生有自出有爲紹明良喜起之烈臣沃心君謀面賡都俞吁咈之休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詩

五言古

初夏喜雨

飛候入朱明清晝何𪾢暾灌木森以繁枝頭啼黃鳥萬象賴天工雲蒸倏縹緲好雨應時來靈潤殊淵淵錦濯花若翻珠溜荷猶小豈徒物慮清三農事始肇我渥復我優

帝力知浩渺不借五絃鳴已卜大有兆

乾澤霈寰區

皇仁歌四表

贈省中會封翁

南州有高士清風邁頹俗生鍾山之靈慶雲薄華屋方計垂齠時逸駕已超獨緬懷奕世賢力學忘寒燠月旦騰德芳惠澤均戚族減糶賑流離自奉甘糜粥色養肅慈幃弱弟躬課讀所以世德家庭砌盈蘭玉一朝雛鳳鳴橋梓星爲福有官同父母有俸分手足孝思起歸歟攀臥寧回轂只今象桂間畏壘同尸祝

既捧太君觴介祝季與叔杖履縱烟霞林巒寓遐矚何夕掮天南皎皎長庚燭乃知地上儔及此蟠桃熟蟠桃何纍纍賓筵自馥馥喆嗣振薇垣玉筍立鵷鵠花氣襲公袍公袍作彩服彝鼎勒鴻勛自是君家物願言壽岡陵紫芝茹時萩大還雜玄霜何似人間祿人間人不知仙籍在丹籙

題桂大行屺瞻亭

雲林高不極望之何窈窱誰將長夜臺丘亭峙其嶹言念樹背叢杯捲浩以渺參連餘苦愿草木戾雲表

如何嚙臂人長眠不知曉銅斗挂簷前金溪迴天杪岑壑縱有窮睠懷寧終了憶予捧檄時南陔情天嫽憐予陟屺時秋風動莪蓼茫茫六六峰屋梁空瞻眺孝思能永言格良非小不信但看封樹間將來露與馴鳥

壽封君傳年伯

聞君作潜論至今秘帳中又如彥方子州里化其風達士欣違世有子顯良弓宿昔花生筆今朝劍倚崆彈劍前致辭吾翁即若翁可無善頌禱介兹春酒融春酒自天來宮花映日紅仰觀少微星燦燦南極東下觀蔡巖叟白髮已還童身立名自揚志養壽更崇兹語庶不謬因之佐郢筒

壽鄒年伯

石不鳴一德其中含至精珪璋與琬琰東序吐光晶精光既飛越誰念胎韞情帝爲封其山無令炎火驚至今藍田過猶以種玉名鄒翁既山媚之子實朝英千秋飽元氣何論十五城

送虞素心年兄之南銓

討吏趨朝日公車射策年相看一把臂意氣各翩翩自笑河東賦同吟吳會篇伊余慚市駿喜爾報鶯遷眷試東齊吏今秉南國銓銓鏡官聯重金陵佳麗偏況維桑與梓山水昔盤旋一葉秋初動前旌此日仙清尊松下酒疋馬雨中天郎星頻極目話別一潸然

送李武東年丈之守巨津

颯颯雙鳴鶴刷羽聯翩翩矯首向天路各欲凌青雯一朝承帝命形影倏爲分君綰炎州綬萬里向天垠余留京國塵脉脉慨離群豈無玉龍蜂發君思如雲

豈無金馬山可以勒君文待君化悍俗待君標殊勛
男兒建奇績豈必徒斤斤顧此孔懷誼怨彼江路湞
驪駒一𫝀唱涕溢襟袂紛各保歲寒心去去復何云

壽廣文胡年伯

先生席上珍偉抱和之璧虎踞武林雄登壇早樹幟
斬關窺周秦狎主文章伯睠彼章句儒營營事糟粕
赴鬥載明經煒煒春秋筆一蒞列馬帷三鱣肇楊席
不言桃李蹊公槐徵自昔稱歡及今辰慶與懸弧適
萊舞況鳳雛斑裁宮錦尺仙掌瀉金莖珠履盈賀客

伊余通家子驥附長公籍契誼既夙敦闡行示砥石
何以壽無疆千秋期竹帛

壽羅賓翁父母一章 有序

萬曆丁巳春正月人日余邑父母羅侯初度
辰也侯以豫章名彥福鎮華陽既歌樂只適
慶生申不佞遙聽手極用歌古風二十韵聊
志封祝之意云

歸矣匡廬峰崔巍直摹空上是仙人宮乘雲而御龍
三茅亦有洞絕勝名江東曆日不須用紀年花自紅
朝飧匡廬峯暮飲三茅洞鳧飛自宸楓大哉我明公
瑣骨非凡種薄書寄玄風宦情惟鶴共宦舍與仙通
七葉真向榮千春酒政濃堦頭舞袖湧白叟併黃童

祝豫章張新塘八十

丈夫百歲身居諸如隙駟兒說豫章人有箇新塘子
渾樸自性生無物亦無已當其少壯時浪跡江湖裡
倏忽感年華不愛名與利閒雲同懶心清風寄素質
梘有禽鳥音豈必車馬至三杯空世界一笑開塵累
鄉里享名高冠服榮德只逍遙大塊中稱年天所畀

莫爾八十翁童顏與兒齒琴瑟堂上諧桂蘭堦下植
清秋景物研南極獻僊醴何事尋赤松千萬年張氏

送張玉吾之汜水諭 代

籲國有奇士芳德何爽美蚤歲苞群書厭習富闔史
雨說窮舌端五車推筆底壯志凌雲霄奇棲非棘枳
天意屬斯文橫經石城里滿座皆春風片心若秋水
箋箋余何知周旋執鞭弭悵笑皆吾師昕夕欣相比
誰謂鵷共寒笼塤安足擬同懷戒綢繆倏遝梁之汜
梁州有儀城木鐸識夫子君劍玉津同翩翩植桃李

道德與功名從此何所止人生苦離別世途嗟轉徙
吾儕一片心千古相終始

挽念川施封君

神龍謝韁策猛虎辭羈絆不爲一官縛見榮乃受賞
傷哉西河戚蘭孫嗣遺響一經教已成怡然歸泉壤
跡滅去人間抱神而長往仰止獨難留低回生遐想

戲賦

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蒸色滋鮮欲滴旖旎復幾時
落花春不管餘批㴱所遺龍陽新承寵魚泣便爲誰

攬茲芳與澤只恐東風吹折枝能拂日朱言湛露新

崇安迎春甚盛得從虞來初明府觀之爲賦長
歌兼以志別

千里縱馳驅五辰如鱗次常共故人譚邪識新春至
却說明日春而在臘月季故人像朱徽鸞輿自東出
滿城簫鼓喧空中臺閣異㸚㸚春臺中兒童都且稚
綴組班相紛文服織陸離照耀三十六裝點宜春意
幡綵豈物華矜襦徵盛治主人乘陽和觀此恬與嬉
恬嬉知樂只殷勤說民事既奏南風薰隨招北海敝

伯仲雅之三客主酬數四履運聊復傷極酣不成寐
起視庭前梅一枝兩枝賦的爍若作開芬揄紛將墜
原來景久移所棲今何地強顏向故人低頭悲獨自
青鳥海上遊鶱斯嵩下戲各自有浮沉那得不離跂
將與故人違執手還相視故人愛我深叮嚀凡三致
良田無晚歲春來好自植何以贈君行千金刻不易
悵望武夷間水清山色翠去去各勉旃求志與行義
此懷北面丹彼勵南圖翅相期曲江春有酒又共醉

淳陽散步

尋芳東隣下三兩少年行靚面都無語含情不可量
漫爲河山邈而有雲雨傷明發無陰近幽思結垂陽

蕪江

十月猶作客江濤木葉殘鄉心偏切切歸路轉漫漫
世態何其冷余身未覺單風霜惟所歷且作布衣看

秋日步無瑕巷喜五歲沙彌

我去無瑕巷西風大如吼有箇小沙彌相逢便稽首
便會叩如來便不茹葷酒問生生幾年一五今辛丑
見說此男兒空門何寄守世界苦沉淪生來當陽九

衣鉢在慈航高足無瑕更問名我寂清不落它巢臼
洗着清淨心清淨誰爲誘清香絕點塵清話無些垢
長廊徘引鄰羅樹鶯求友看水清且深看竹清且久
看菊今日黃十朝還在否菊黃秋自清秋清人自觀
莫憚今日風清風吾自有本是逆風家片片香非偶
頂禮問世尊嘿然不啓口我亦有皈依清言忘其久
轉覺心地清風高月在牖

客金壇病起懷歸留別友人虞來初一首

遊人天一涯羈孤悲隙駟如何流火夕界關遲作祟

躑躅欲歛水展轉不成寐攪帶非故吾悄悄憂何已
感我同心友悠然千古誼藥餌情所止慇懃時問餽
榮華生枯荑青陽回大地庶其病有瘳頓驚節候異
金風扇素節空階飛藿墜蟋蟀吟商聲玄鳥厲歸翅
吁嗟景物移我亦生歸志舊浦既縈迴喬林將離岐
見說賞心違頻添知己思丈夫在四方千里同把臂
誰謂合懽難豈傷離別易玄髮各勉旃白首毋相棄

七言古詩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誰云國步頹波逝中流一楫巨川濟蛟龍得雨天之
衢夫浪須臾有所制從古忠貞何代無遇巷每難逢
聖世曾知唐室陸宣公匡復殊勛那可繼平生所學
不負君成敗利鈍豈心計百疏若丹社稷臣寧死六
失祓九弊奉天狼狽指梁州山館千金苞桑繫風雨
何常晝晦寘白日不照黃金蔽陽城徒然額觸關孤
影零丁峽江灘陸九幾時天上呼中州一望杳無際

如何白望復修心幾回掩卷傷輿替吁嗟何代無患
貞安得明良千載契

金臺行

百仞層臺凌雲起桂棟蘭枌未足擬易水紆帶自潔
迴西山崒嵂環相峙遐哉築之燕昭王而今猶鬪駿
骨香不愛千金來汗血追風逐電何可當明王有意
雪先耻得士猶如隗者是千載風雲自一時樂劇翻
翩皆騄駬英雄意氣本懸殊七十餘城只一呼黃金
臺前有國士臨淄城下任長驅吁嗟帝里鬱靈氣紛

錯半是王侯第雲房風榭盡玲瓏獨有金臺舉迢遞
金臺灼灼自非常欲空冀北無留良誰謂鳳凰不復
返誰謂麋鹿遊其旁桑滄翻覆何常態火半絳衣並
金鎧鐵籠小兒未足奇昭王之臺至今在渥洼異種
自天生昂昂驤首向誰鳴皎然白駒維空谷天子應
思王國楨

初寒念邊戍

仙人掌上露凝華桂苑香銷菊尚花珠箔半垂香半
燼銀屏初敞月初斜征鴻忽過蒼龍闕遥憶征人愁

止絶川落千營沙磧寒風高九月陰山雪可憐砧杵
授衣時斷續聲中有所思聞道上皇頒纊早還愁使
者出關遲咫尺華夷關下別禦胡自古無成策終軍
莫謾請長纓蘇武可能完漢節功成自合列凌烟國
士銜恩且未旋安得銷兵作農器盡歸胡地豚堯天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七言歌行

共欣寶律肇初陽少女傳來綺陌芳烟瑣青丘三島
碧雨餘玉署五雲香軟鋪錦砌齊如織花信歲蕤恣
相逼生意盈盈浸綺疏苔衣更助湘簾色蓬瀛亭上

賞芳辰荏苒韶華春復春王孫歸路何遼邈彷彿池
塘入夢頻見說康成榮書帶且向濂溪問主人

題方玉峽年兄連理歌

白沙高嶺連天白縱揚榔色參差碧嶺畔雙株杞與
楓連理相縈者不極兩幹相連呈瑞姿高挺如俯杞
如持依倚同凝仙掌露綢繆並挺萬年枝主人結茅
亭其畔時捧伯兄相寤歎植物無情尚如此人生何
事糊氷炭長者友兮叔益恭棣萼荆花相聯紅有時
分題同檢韵有時把酒共臨風一朝田慶忽仙去寂

寞亭前連理樹主人不忍獨相看倚檻孤吟連理賦
君不見二蘇榻冷姜被虛此道今人如土苴坐前怡
怡者何干兄得死後追思歎我翁孝友雙千古此賦
嗟看棠棣伍若還人心未盡亡寧不聞風俱與起而
獨繡衣伯仲步芳武倚歟我翁衆父父

丁巳秋日奉送姜仲仍年兄歸省

商飈颯颯茱萸節把酒相看爲送別眼底搖落不勝
情連袂花磚共朝列追隨彩筆年復年翩翩意氣本
無前我將緑袖趨千舍君獨含毫向日邊思君遥遥

車軫結紫蘭窩香中濶絕而今我出艮常山君恰言
歸西湖切君家詩書作穀貽金紫蟬聯世濟奇元方
早是鸞坡選季復𦨭蜷蘽鳳池文章脫手游三昧呵
風叱雨無不是持杯霏屑四坐芬蔵齒燦花郎蒲志
常過鯉庭紛淋琅巍然頭角名昂藏鷺濤鳳彩經綸
正熟瑶液初開婉母觴金莖分得君恩渥孝思蓊勃
月陳情乞得錦游爲壽覲闕上銀河淨如練彩鷁江
頭玉露輕山陰路上人爭訝應接不暇紛相似阿弟

纔過太史來一時畫錦叢芳杜

舟次南旺汶上令田百源年兄見顧

帝鄉南指乘青翰平沙曲屈蘼蕪岸十日行無一日
程到來何似浮天漢喜從南旺一維舟仙令招要此
蹔留進舫芙蕖香馥馥繞堤竹韻蕭颼颼碧樹文會
語青浦白鷺飛焚香烹茗熱釆藕得魚肥蜀山湖上
蜀山碧波色嵐光異疇昔今年㬉苦山欲焦湖水漫
漫不盈尺望中蒼露横千頃時有野人亂菱荇村墟
田井半荒蕪儲運舟人空引領此時賢宰切時憂共
向尊前借箸籌伏湛已聞揖傳惠賈生應有治安謀
不待千朝醉聊怯一日愁鳴蟬薄暮盈芳樾漸覺金
風戰炎熱雲萍容易各西東尊前且共今宵月

送胡休復尊人撫孫歸仁和

先生德愛如春煦世係鹽官稱右族簫巻南屏秀可
餐氷壺朗徹人如玉湖山毓秀此徵英才子風流早
擅名神駒御向康莊道雛鳳驚人上苑鳴玉堂起草
珠璣走政借藜光探二酉青女無情損玉芝化機何
處非芻狗先生有道能達觀楸局浮雲一樣看咄嗟

天道稍還息喜見蘭孫英氣晃含飴繞膝足承歡燕
婼𫋇中早寥薗蒲帆蹔返西湖上三日已徵食牛象
仙翁籍已列丹臺懸弧此日笑顏開願得靈椿餘八
百玉樹亭亭接上台

賀侍御爲令祖母詩冊

將軍百戰擁高牙廣陵世勳忠義家功成盛壯鏡鸞
別此時孤影顏如花顏如花淚如血一片貞心秋水
徹凄凉燈火拊雙雛振翼詞場啓丹穴遂有賢孫詔
帝闕金閨紫誥正承恩三年莫恨報劉短節孝遐應

贈陳伯安

陳君伯安湖海士定交一代文墨友區區何物足千秋讀書萬卷猶敝帚行年五十尚風塵跋前疐後掣其肘千里萬里走長安意氣崚嶒空九有自知黄金堂已空即有和玉璞誰剖山龍剪作犢鼻穿何怪莫耶訶村丑君不見昔人立譚取侯封原是宋人不龜手乘時遭際如擢枯失鼠得虎善用否文章顯晦若有神未可盡以供覆瓿相知一夕傾盖問人將與君期白首

壽王年伯母

崑崙之圃閬風苑十二瓊樓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翠水七龍五鳳紛奔翩擁下太虛西王母三花宮闕九枝燈衣有文章紅霞絢旛葢陸離翠羽承雲和迭奏雲間曲月姊初停月下歌稱觴莫是王喬者綵袍屢舞翩翾毬盤中初擘麒麟脯兼味仍將火棗蒸酒傾仙掌金莖露堂前人映玉一壺冰三千賓客半珠履神姿標格迥崚嶒共言三見桑滄改東海星籌此日增如何學得長房秘飛觴華筵與未能

祝姑母六十長歌有序

王母余姑也躬有婦德相夫課子遐邇以賢聞余姑丈樂吾翁中道商參今年六十初度五月其設帨辰余適侍二人過里門表弟四于二之叔夏將舉觴焉余兄弟輩忝猶子亦不能已已姑母意惓如不許也余今又敢輙北向矣聊爲俚語私祝三多並相慰藉之

古來賢婦如賢士處有清操出有義凜凜松貞本自

然不爲炎寒改芳擧共説余姑女丈夫一自離襁調巳殊兄余父伯父余祖孝友翩翩渾不逾于歸名門佐内治事舅與姑勤中饋婦德不獄林下風閫中之言常不出三十年未稱母儀黽勉亦復無間辭姑君肖監將謁選鸞照中剖慘不舒賴有三鳳承貽穀總是和熊親課讀伯叔競爽繼辟雍仲兄吻吻漸鳴鹿去年賓發輝朱明花甲初週政舉觥生與姑君同庚字凄然蕙帳不勝情問誰爲善天之福滿目愁腸千萬斛滕前寥寥孰分甘未亡之人空碌碌吁嗟造物

不可知王公陰德富好施鄒母擇鄰自成教陳兒輿
門無兒奇王家子弟古賢淑庭下三槐正芳郁日邊
鳳帔竹昭囮看取花下年年祝余祝不在巵酒間但
言天道終好還千載松筠霜彌茂更將貞固比南山

題松

泰山之松高千尋扶疎隱庇光陰陰青銅枝幹鐵石
根下產紫芝赤茯苓鸞鳳頡頏如笙鏞吻吻更聽麋
鹿鳴仙人安期輿容成翩躚駕鶴來其岑倏然羽翩
生青雲丹液九轉煉精英上與宇宙分化醇采而服

之可延生大年八百過冥靈君家初度冬至辰一陽
來復天地心天地與春長久存童顏兒齒千萬齡

留別酒上朱君寔長歌一首 有序

君實之先華陽人也余實產華陽以故南都
交遊君信多士余猶契甚屬余比部事竣治
裝東還慨然愴心為賦長歌

漢有更生唐有泌彼皆國姓霏昭質幾譬青蔺志于
雲一換紫袍忠貫日千載英標巳邈然目中却見朱
君實君實種種多奇風丰神韶秀襟期逸厥宗自我
容山來徙居淮泗蕃千室 皇家爪瓞邇容山譬在
姬周上苴漆沮濱浩渺千嶺敢是為岐山為豐畢依
依協帝有若茲不萘可知心德一君年弱冠苞群書
亦復嶙峋通韜術交遊雅欲盡名流雄風談笑千人
失同遊覽勝入陪都成均豪俊權相䣃伊余戔戔亦
何知論交慷慨情甚密有時大醻百擲觴有時長嘯
一抱膝有時步月話青宵有時展卷詩滿帙西顧泰
淮水淼茫東聽鐘嶽峰嶒崒此中一意凌千秋此際
片言抹萬鎰誰知執手共多時蕭蕭班馬馭風疾縱

是天涯若比鄰遠行無那心憭慄相看共矢奮蛟騰
相失寧徒愁燕乙東北方今苦跳梁四海風塵未寧
謐男兒有軀欲何為願請長纓如井繘俎繫名王報
闕庭左水鄞侯猶讓匹去去功名須亟圖顛毛勿使
星星出

淳陽留別

羈棲一載淳陽客秋深忽憶家山陌霜白空寒雁影
稀夢魂縹緲書問隔雲山漫漫樹蕭蕭底事離人倍
寂寥似練湖光搓爵壘蘭撓蕩漾信風飄遊情咄咄

殊無那無限蕭騷自賡和平生不愛酒家壚拋却琴書無此個永夜垂帷兀自看不禁多病緒般般落葉林間風淅淅况復羅衣不奈寒男兒所志在不朽睥睨天地酣二酉寧知身世混風塵南北東西徒勞走海内論交我獨痴何從湖上契相知帷來人世炎凉重吾儕元自不相欺君不見舊湖春水波千尺夾岸洶洶一片白今見湖中草色黃陌上人家覆麰麥世事從來那可量昔日易易今羊腸誰謂富貴不可敵天涯兄弟共昂藏歔欷未盡眼前別兩處相思驚落

鴟鶴鵲湖堂稚一枝春煖蛟龍起壘澤丈夫不作兒女心臨岐涕淚一沾巾不盡沉結不可說忽聽蕭蕭班馬鳴

壽天界僧敬堂六十

人皆遯世出世誰人皆遺世世誰爲惟有眞人證色空世出世入二俱非昔日東坡頌海月我今却說敬公是公住法界法不轉淨土于公儘寥廓興來杖鉢任逍遙錦江玉壘隨行脚初度今年六十春維摩方丈蒲兒孫我來五月作客于山房下榻情偏親我欲壽公何所有稱詩說偈當巵酒爲問當年海月師可識後身東坡叟

舟行桃花灘有感

昔日曾過桃花灘不見桃花只見灘今日重從灘上過洶洶一片比天寬客帆咫尺愁霹雨湖畔須臾響逆湍瀠瀠波橫千丈碧颯颯風生六月寒蓬窓兀自嗟萍梗水萍反覆起波瀾雲時雨歇鮮雲浮漁人笑逐釣魚竿野火遠從雲外出夕陽還向水中看吁嗟世事多如許碧海桑田未可嘆若使重從灘上過不見桃花又見灘身後身前君勿問鱗魚煮熟且加飡

五言律詩

禁林春望二首

共議韶光轉忻逢上苑春碧含宮樹淺紅露禁花新
晴日依南極祥烟護北宸物華看不盡和氣自宜人

其二

御苑春初盪彌空四望疎輕鶯隄上轉弱柳禁中蘇
晴藹乾坤闊光浮日月舒乘時思布惠景物已如如

皇太后輓歌二首

厚載侔坤德劬勞毓　聖穆　至尊天下養遐算古
來稀髮鬅　遺詔歔欷感夕聯華夷同戴慕翹首
白雲飛

其二

慈几傳遺命乘雲去不還　深仁逾萬古慟哭撼千
班天地號陰籟山川改素顏膏流殊未艾　聖孝達
人寰

五日憶江南競渡

倏憶天中節江南景若何浪花紛鷁彩雷鼓振龍波
蓮唱中流亂檣光夾岸多年年奪錦處誰復問騷歌

春夜飲田百源年兄宅分得蕭字

初春光景別雪意尚蕭蕭好會遲清漏歡言儆碧寥
梅梢搜句易竹簡問奇饒醉裏尋賡和應知媿續貂

春日邀友人不至

折簡曾相許門前幾箇來東風空澹蕩北海重徘徊
有意尋章草無聊賦落梅直邀明月上伴我且啣杯

夏日之句曲喜晴

為歸華陽里晚發白門車雨歇簷猶滴風過竹自斜
低停濃葉樹狂醉野人家日莫閒情急迢迢路轉賒

訪友不值

投盡四般契來追千里踪如何懸孺榻那得響崔鍾
顏色還窺月招尋欲駕虹二難何日晤荆生慰朋從

夏夜集友人朱君寔值雨次劉君厚何白夫韻

江城霏片雨旅次倍凄襟夜色重雲暗燈輝隔水沈
流螢侵短榻歸鳥度長林對酒情逾劇相將慰客心

喜錢爾卓見訪兼懷劉勿所老師

幾載暌違久師門脈脈通垂虹深夜月彭蠡大江風
國士恩無盡懷人思不窮與君同擊節猶幸啓山公

又

乘春纔見過三宿遽言歸雋解留人語椰遲贈客枝平生感意氣盡日喜追隨重發山陰棹問我渡江時

仝家仲觀漲

四郊春瀏漭雨歇尚瀰河挐㴾難爲楫持竿盡罷歌濛間誰有得川上意如何悵望雲猶黑歸塗路綠莎

飲赤山寺

秦淮環若帶孤嶂復崔巍絳壁開晴旭青松隱翠微叩禪仙梵杳坐石落花飛酒能餘清晝相携共息機

送方南羽

遥憶故人別逢君亦故人談詩溪上草把酒座中春自是交如水何妨士慣貧呼兒時問字爲雨喜經旬

送王翌乾醫者

別來經幾載相聚不多時盡日臨棋局無心對酒卮野情天付與世路孰相宜我欲投君轄非關肘後奇

題劉年伯名宦冊

漢室多循吏平原能幾官蒲鞭仁跡遠峴石淚痕殘直道存三代遺書況二難誰言風木改伏臘走衣冠

夜飲葉以冲年文

與君同客飲爲我更移杯燭盡情逾劇言親意轉閑讀書隨玉署歌別自金臺此會渾無夜何妨宮漏催

題劉晉仲斷香草

夜寂鸞軿起春深雁影分香奩迷錦字彤管鬱藹氛疑向天台去遽從月殿聞安仁哀永逝千古斷腸文

定遠飛蝗

當夏方憂旱飛蝗又見侵飆風迷去騎飄雪亂空林歲事一朝盡時艱此處深賈生謾墮淚湯沐自關心

贈宿州沈揮使

汗血染征衣功成竹帛垂山河盟世祿湯沐首王畿況是中軍選堪嗣上將徽請纓時有志萬里看雄飛

留山寺遲友人不至

爲有心期在前來古寺間是僧聊遠俗方丈且偷閒竹徑斜過水松房坐見山遲人人未至徙倚欲言還

五日憶江南競渡

爲憶天中節江南樂事紆浪花紛鷁首綵纜胃龍鬚獨醒湨堪問離騷楚有書不禁千古恨何處吊三閭

送胡質吾之新吟簿兼舉子

送別雨中天秋風箏上絃使鸞看彩翼集鳳喜雲肩
身似同安簿子如大野麟一時多樂事把酒莫辭頻

送周若愚之慶元諭

君家多彥士通好自相親學是濂溪派經橫蘭水濱
及門方立雪擁傳已嘘春喜近蓬萊地無勞別問津

胡鼎翁

頤隱甘嘉遯高名尚爾馨地標通德里人識少微星
孝友家為政箕裘世有經風流仍不墜天語賁玄扃

胡太君

高里蹉邦媛萱幃失女師和熊猶記昔返鮓不同時
風木逢鍾釜星霜閱縞綦閒居無復賦愁詠補亡詩

胡夫人

稽甚閨中秀兼之林下風鳴環餘響在遺鏡已塵蒙
鶴別絃云斷龍飛劍獨雄夢回聞蜀魄能不共啼紅

南還舟子有宗雅感懷

鼓枻到蕪陰歸心縣旆旌月下呼舟子尊前話故情
幽年同水木千里杳鴻鱗聖澤江湖遠相逢淚濕巾

喜雨

最苦三時旱桔槔夜不眠須臾飛瀑布頃刻響珠泉
我亦新栽秫今知大有年甕頭堪過客買酒不須錢

閒坐

幽懷不可遣鳩鵲枝頭囀日色去迎秋閑人閉庭院
病來無些力領影問消息心病几府廖樹雲都邑邑

集黃復子園

天際動新晴主人開玄圃鶯聲瀾滿堤竹徑斜通塢
有酒集班荊移時佐揮麈丈夫一片心自是凌千古

七言律

恭侍　東宮講筵有述

重輪嗣照命承天象輅蹁躚　御講筵拂袖爐烟浮玉几披雲牙尺展瑶篇平分秋色新湯口獨愛時陰迪啓賢幸際元良無可獻須將丹悃托言筌

閱遼左邊圖

從來句麗重東隅細閱縱横紫塞圖山項咽喉封虜徑海縈襟帶限胡羅極知漢壘千秋壯可廢王師六月詠漢漠風塵歸指顧誰投班筆佐　宸謨

東門祖道

千官祖帳出瑤京楊柳幾蟬借別聲自是辭榮千古重非關去國一身輕丹心白髮懸明主玉佩緋袍錫上卿共戀袞衣惟信宿東山能不爲蒼生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湖氣初回萬壑陰隴頭消息向誰尋稜稜霜榦依然瘦隱隱寒英不自禁忽覺山靈旋地脉懸知陽復見天心玄君莫漫留幾臘彷彿東風入禁林

讀東平王荅傳有咏

漢家名世啓銀潢鶴蓋青箱自洛陽時出豹裘旌異節爭來騄騎擅奇芳弘仁近續河間頌帶礪遥看潤水長何事千秋光史冊從知最樂在賢王

落花詩

東風無復耐支持宛轉披離祇自疑片片舞空翻砌錦飛飛撲面遠辭枝縱憐苔蘚香猶在爲戀衣裙態故遲安得長廻造化手年年一度一重思

元日同家仲早朝

斗柄東旋歲履端晴虛巉霧漏聲殘雙闕乍開鳴玉

佩千官聿萃俯金鑾連枝喜際風雲會視艸添知雨露寬漫道立春傳太史呼春常願錫銀幡

除夕

玉署優遊幾載餘光聯同氣倍歡娛常勞春艸生宵夢共理屠蘇侍夕除永漏不須懷子舍疎鐘早已闢宸居聯鑣丹陛寒光盡淑氣新現景色殊

家大人人日七十初度中秋歸里門集客爲壽

偶賦

今宵把酒祝長年銀漢分輝徹綺筵爲奉親輿辭闕

下得承　君命舞階前蓂芽吸露當三五椿樹迎秋
自八千謾道椒花曾獻壽歡娛此地月爭圓

元旦早朝喜劉見初侍御　恩詔放歸

條風一律發長春聖主垂陽赦直臣銀箭乍傳開籥
室金雞早下傍雞人泰交自是乾坤大解澤何如雷
雨新慈孝由來瞻錫類歡騰此際頌堯仁

其二

翼主扶教一死輕丹衷元自徹蒼冥贊幽時解東風
凍丞識宵占北斗形折檻尚留旌直節埋輪却憶問

都亭幾年瞻母華山下緯郵應難許獨醒

送王父母之泉安

從來湯沐重王畿恰喜分符應宿輝南國変雲新赤
舄西陵耀日舊烏衣楚材席蔭青芬遠燕市赦襟塵
眉飛高柳蟬聲誰問別碧空明月正依依

賓松壽冊

莫以山中無晤語石橋南畔有佳賓自從結社同芳
菊懶去隨流問要津長夏濤陰翻鶴羽千秋丰幹老
龍鱗幾多懷刺通名字惟許陶潛識面真

送周莪翁年伯出都

此日承恩出建章春羅初試柳條黃尚方就賜金龍
滿寶匣矜馳御墨香青鬢不隨除臘換黑頭早占大
椿芳牙籤萬軸聲光遠見說荊溪賓十郎

送周玉繩年兄請侍南還

曾乞天朝奉二人我來君往總皇仁宮袍約彩通南
極晝錦宣綸自北宸二月鶯花隨去路三吳山水正
芳春新詩到處堪題咏絕勝何如卷晝津

又

天雞曉唱出彤墀繫馬城頭屬有思王孫風流驚絕
代周商彝鼎喜同時看花坐滿黃昏月對酒催飛白
雪詩折柳贈君君憶否金門日影政遲遲

送同館羅湘中年兄還益陽

朝朝送別君為主今日離亭客是君彩筆螭頭推郢
雪朱塵馬首逐湘雲楓如二月花般樹別有千愁酒
半醺此去漫勞壺作賦桃江汀上雁成羣

九日訃部吳師每年兄初度

黃花拾得鳳城西更上仙人十二樓岑宇凌霄低碧

落瑞窩近日小鳧舟蓬懸鹅火輝郎宿茱泛霞觴茅

酒籌歲歲相尋人自徤歡隨八駿伴宸遊

飲桐令王明初年丈書院

亭亭丹栭倚雲開虛牖青山入座來席上氷壺清不

暑譚間玉麈喜同杯三年燕市離情遠一曲吳歌曉

漏催政是使君憂旱日恰逢輕雨淨塵埃

懲鄒邑兼謝李明府

盡日風塵欲柰何爭嗟雲漢苦炎苛投陰傳舍清槐

遠偃蓋閑亭古栢多况是眞人餘紫氣纔逢脅國郎

絃歌通家孔李由來舊霏屑重勞載酒過

過兖同張賓王夜飲呂䝉石年丈明辰䝉石復

攜榼見過爲記二首

別來五暑相思滿此會都成一語無歡極不知歌屢

變更闌轉覺意方輸官餘譚偈惟仙吏醉裡尋眞亦

酒徒世路風塵只如此空敎馬首自躊躇

盡夜追歡興未央朝來挈榼吏飛觴峨浮碧管王孫

色綠泛青州刺史香把臂共看人似玉裁詩一自錦

爲裳也知此際終成別猶惜離亭片刻長

過孟常君養士處

可憐門下三千客無柰關中百二城國士恩深無可

報當時只得學鷄鳴不惜黃金交死士幾人誓死報

平生孟常得度函關外青史譏彈總不爭

宿恩邑閎周明府攜薺去恩册

楚材飛譽久峨峨帝念齊民藉撫摩買犢已看新渤

海割雞遙見古絃歌適來貝上傳三異恰合河中頌

幾多品自蓮峰眞道脉儘敎褒海鼓鈞和

舟次通灣再辱黃經甫年兄貽詩却寄

仙郎翰筆自軒軒蘭似清芬王似溫慚我弟兄虛附

驥與君南北兩同門幾年意氣方驚別一水相思又

贈言只有江山知已月清宵和夢繞薇垣

乙卯夏五月李伯襄年兄暫假還粵余亦侍二

親南歸作此志別

君停畫鷁我維舟粵海吳江賦遠遊九子別來經數

載香山歸到定初秋驪歌耿耿懷同調水國茫茫極

望眸文酒再同何處約月明應憶鳳池頭

又

帝城麗日暎明霞喜傍仙郎共看花一日偶同新玉
署千秋况是舊通家携來彩筆青蓮出望去眞人紫
氣睽回首薇垣紅日近不須惆悵各天涯

過蕪江賦寄山陽盧楚白年兄

千載風雲會帝京斗南又指福星明我方挂席過淮
水君恰逢才渡石城想兄文章妝大雅懸知衣鉢付
諸生天涯兄弟逢相憶坐向關河秋水清

贈寄吳省台少叅二首

清風函播五雲鄉檜栢亭亭晚更芳鳳藻千秋饒著
述鴻猷一代望旂常淮楊雄賦氷壺瑩江海恩波惠
澤長袖裏天機堪黼衮已看際載繞台光

承恩雙白出京華引領旌旄泛客槎誼重百年元共
里情深兩世舊通家筵前玉麈春風醉別後眞人紫
氣睽江北江南明月夜不禁清思繞天涯

九日同社諸君集雲龍閣及步月歸李玉若復
于邸次開尊乃與諸君暢通宵之懷因賦二
章

雲麓高敞翠微秋別夢猶懷此勝遊知已一時俱在
座家山九日共登樓浮來菊蘂香盈頰揷遍茱萸碧
滿頭明月自能留客醉不教帽落也風流

却從高處佩萸還復道通家夜啓筵好友都忘誰是
主貧交那得酒如泉重尋蓮社論文約細語金臺作
客年幾載相思今日會不須投轄不須眠

送徐見輿北上

溪山寒翠送晴輪望望楓橋野水濱孺子共知天下
士薊門爭羡上林春極知寶劍潛龍舊想見雄文吐
鳳新對罷彤墀雲五色天香飄靄六街塵

送馮侗夫北上

古道疎林鎖暗烟行軒此日敞離筵屬行對酒分天
際鵬翮隨人到日邊渥水神駒誇出漢東山環寶合
歸燕敬通舊有凌雲志好趁春風快看鞭

送池守杜公祖調宛陵

經緯胸中總廟謨由來嵩少孕眞儒品當璧立高千
仞名共霞標建兩都德業擬沉襄水碣尋城重剖漢
庭符也知攀卧應難挽別有鹽梅待上樞

又

幾從政事見文章壁月娟娟徹水鄉杯酒竟慚家北
海口碑爭勒杜南陽敬亭日暖帷帷駐秋浦春深雨
露香父老不須爭界首福星處處是恩光

贈李襄城年兄

雯華春曉鬱皇州別有眞人紫氣浮天塹烟波濡彩
筆扶南蜃市見芳猷賢儲李下應頻啓士領龍門不
願侯丹陛一時宣最勣佇看綸綍五雲瑗

都門喜方夷庚年兄小集武豹帚年兄花座有

述

記得初年建業時翩翩一字向秦淮珠簾斜捲銀鉤
月花鼓頻催鳳塔詩星霜幾度添離恨南北相思有
夢知此際座中咸賜飲燒燈不覺夜流遲

送南樞方夷庚年兄南還季弟與偕

未央宮闕傍龍章司馬星驂恰小陽南國韜鈐湯沐
重北堂歲月彩衣光九天風露看鴻漸千里氷霜托
雁行從此池塘添曉夢長千雲樹鬱蒼蒼

為陳伯安索贈盧參

儒雅千秋擅大家又從山右著英華雄文巧製河陽

錦寶劍光騰武庫霞千里海邦均雨澤五雲天闕許
宜麻武夷驛客多君友為慕韓荊各一涯

祝史亦步給諫兩尊人雙壽

烟霞泉石自脩然畢案雙雙福自駢問道書餘三萬
卷添籌秋更八千年歡凝玉樹連青鎖瑞靄瑤蘇對
綺筵坐擘青麟還共咲幾廻清淺見桑田

黄玉嵓太史尊公八十

紫禁新頒錦字書詞臣向粵暫廻車君恩典奕尋常
外親壽籌添八十初堂上彩衣翻畫錦庭前丹荔映

霞裾歲星年進蟠桃酒試以丟擻响碧虛

壽傅星恒太夫人

帝里筵開雙壽觴繡衣遙映五雲章行憐閶闔遲驄
馬坐愛庭闈繞鳳凰月旦舊題人似玉天中新擬頌
如岡百年春酒樽方滿夢賚長須子舍傍

贈陳自昭年兄太母

才子新聲徹紫微五雲春傍彩毫飛來依禁柳裁公
服行倩宮花綴綵衣使節星輶臨上路君家寶婺耀
慈闈松門山色晴如畫引領仙郎晝錦歸

為張完濮題玉樹圖

亭亭塵表若為榮鏡裏仙姿肯再逢命酒更思翻舞曲飛書不斷有溫風積來玄圃光愈炫琢出藍田葉轉工自是主人能獻賦上林應議記菁葱

壽曲阜高夫人

壽筵八十敞琴堂千里遙看寶婺光一卷常經雙授讀累褒密韻總貽群萱階雲繞春如滿舞袖風和日正長稱祝不須仙花酒泛將泗水注霞觴

又

水接瑤池泛酒光雙飛捧觴侍高堂金尊蕩漾帷恩露玉綴翩躚是舞裳萬樹河花排晝錦一枝月桂待秋芳比中甲子看庭葉不問寒暄世自長

向烈婦 商州洛南人年十九嫁未一年與其夫同日死

誓將從一步相隨笑入泉壤其此期那管青春剛總丱但知白骨罔參差明月空懸闢寶鏡清風高捲冷羅帷河源冢嶺同長遠信是商州一女師

夏日遊海淀清華園三首

野典相攜越曉暉纔過城角雨霏霏柳絲墜落凝珠溜山色空濛隱翠微隨處鳥聲爭喚侶偏人涼氣欲添衣長安襟帶渾如滌拾秀穿雲願勿違

咸里繁華景若何一番新雨淨銀河空中層閣驚瓏靄雲裏千峰鬱翠螺曲徑參開蓬島路輕撓巴破海天波泛潮棧石傳虛事今日同遊勝攬多

水滿平川花滿枝薰風五月午陰遲吹填寧借嚶鳴和截筆欣聽鳳蕭垂剩有雨香來玉砌椒將雪浪倒金卮此中樂事王孫有圖外凡人那得知

顧年伯母節詩

天地無清白日殫可憐鏡裏怨孤鸞幾機夜雨絲絲泪寒木悲風樹樹酸卒歲痛惟荼在口一生忍用鐵為肝衛舟矢栢南陔詠博得王言更不刊

壽成掛千封公六十

才德從來遇合難駐年寧復借還丹函開奇篆芸千軸逕繞清風竹幾竿玉樹瑞呈雙蕚秀實綸須侈五雲圖稱觴不用釀新酒分得君王湛露盤

楊雲門

利名雙遂與儒行尊國男兒舊有聲一舉成鐘與後甲五更執贄蹲先庚青青蒸秋花臉映灑灑苦城竹徑生共撫鳴梧隨鸞鷟晞陽吸露在承明

送吳師每年兄餉節雲中

假柄未靖羽書馳處處軍將苦度支鴻鴈澤中聲虛壺車牛道上誚遲遲前籌抵箸無疑事宿艸疏邊秀便宜倚爾長城雄萬里特須使節鎮西陲

送徐見輿之荊州

廿年兄弟幾離羣駿馬臺邊又別君却憶青燈同聽

雨攜來綵筆盡凌雲虎灘風挾濤聲壯鶴澤天開樹影分一片心澄秋水色佇看飛鸞振青芬

送余集生轉餉遼東便節過里

莫春遼渡艸離離誓斬胡奴報洗騎轉餫不堪風雨恨枕戈政苦癸庚時節庚餉輓秦關粟子美行吟漢塞詩此日六師生氣色使臣威望震東陲

又

征車到處扼咽喉此虜情形已在脾終有長纓能繫頸誓教卒戍爲防秋封狼豈是空矜武探虎看來信

壯猷節人故鄉如問深青將柯爛石城頭

夏日送詹大叅之湘中

幾年方略控神京此日分符向楚濱榴火亭花明畫戟薰風驛路擁朱輪洞庭使月千山曉雲夢朝霞萬樹新白雪調高恆宋玉登樓清興共誰論

晉封翁壽冊

早開二徑艸青青杖履行吟任所經一變胡麻開漆夢九還丹鼎老堯蓂彩搭舞處宮袍綵御醲分來仙露冷甲子重輪今日始即看恩詔下彤庭

丁太史尊人雙壽六十

蘭渚雲門瑞色鋪玉壺春酒不須沽杯傳湛露分金掌袖惹輕烟出御爐花甲並過誇健鶴璇宵直上見名駒他年試問蓬萊水深淺猶如此日無

過景州訪張年丈不値月下來自棗林招飲偶成

新開甲第與雲齊爲問龍門駐馬蹄橋梓盤旋根地遠又看王氣棗林西恐將鳳字題門去却寫魚箋坐夜扉明月入懷眠不得喜君恰載月明歸

王砥中太夫人節壽

誓死黃泉死復生祗緣如綫繫宗祊半世指尖消積
縷萬行眼血淚孤縈稽古每編名節事課兒時泣孝
忠行榜傳金字天垂寵此日瑤池秋色浤

壽李若鶴年兄太夫人

庭前繞膝半青衿拜使慈顏喜不禁況復形墀三策
入取將宮彩一枝簪曲江亭上饒春色瑤水池邊聽
好音羨是祥光開四代稱觴膜拜滿槐陰

吳貞女

慷慨何難殉九泉從容完節矢芳年鴛帷未作塵緣

合鷲嶺因持定力堅身是蓮花元不染經翻貝葉自
忘筌已知澄徹明心性水沁冰壺月在天

徐母七十

五月榴花拂綺筵西來紫氣隱平川看羞麟脯金盤
麗酒進瓊漿玉斝鮮雙節稀籌添座上幾冠新彩試
階前曾從陳榻知孺子筵祝觴飛日月邊

送友人之楚

幾年樞府借前籌特簡分符擁上游萬里天開雲夢
曉千山月霽洞庭秋路迴古驛清猿嘯潮落澄江彩

鷁流別去相思何處是梅花笛裏岳陽樓

小有園

馳驅王事染征衣槐響城頭又已西轅下朱英前負
弩匣中緗帙上侵霓山迎來色巖如笑擱拂歸裝路
欲迷一帶秦淮渾在眼佩鳴聲裡曳懸黎

青陽道中逢姑孰何明府志喜

花甸重家信宿過望中疇壠盡嘉禾五絃想聽南薰
操九子行聞擊壤歌璧月庭中縣峻潔霜毫掌上運
陽和有輿也向池陽發滿路清風馥芰荷

壽田百源尊人年伯

悟得金丹善引年龐眉鯢齒赤須仙閒來畦上看瓜
蔬倦從階前飯鶴眠六訓開人森比屋三綸煥寵敞
壺天君王更爲歌南陔鎮節黙中彩服鮮

送王明初之任桐城

帝里風柔綺陌晴仙鳧引領皖陽城三生恰喜稱年
誼片語那能暢別情緑筆雲霞將製錦循良今古足
邀盟君家舊物三槐在試向華林聽曉鶯

堯城淚晤金蒼璧悉其長公游泮復舉仲子詩

以志喜

塵情君自等空華門逕清如處士家叢桂乍標金粟菇夢蘭新長玉田芽雲移別墅賓常滿雪送秋光與獨眕古渡班荆情未盡欲期詩酒醉烟霞

送孫樹明遷任盧溪

春風座上幾經年此際遷喬向楚天敢爲藏書尋酉穴却將新政試辰川霜飛馬首休言遠雲引危端總是仙佇聽循良徵異績送行杯酒漫留連

壽王母姚孺人五十小詩 有引

孺人余中表姪于歸于王又余姑叔也眷若爪蔓識賢淑爲詳孺人不夭堅氷玉操課子如鄒母九季君膠庠盛有聲諸孫繩繩著滕上歲寅孺人松筠五十余以官絡京邸未獲稱觴聊賦里言馳祝云

緱山鶴去已逍遥幾度氷霜歲晚饒桃萼池西春正早萱芽堂北凍初消泰來喜共增壽會元起重逢錫黼宵繞膝更多玄圖玉旌書應和白雲謠

壽劉貞一直指太夫人

禁城海萼邇幽香霜月清芬賁發光青鳥遠啣金母信慶雲深繞舞衣長恩沾北闕隆三釜宴啓西臺會一陽自是九華鍾懿德尊前好爲誦如岡

贈洪叅軍致政

廉聲久著寵綸宣正是叅軍坐嘯年蓮幕故知無俗趣洪厓原自是神仙慈顏喜得丹砂就諸子閒將白雪傳共說鴻冥高莫慕天風有待起鵬騫

贈王叅軍封君

詔啣丹鳳出彤庭恩寵增輝太乙星珠樹高騫千歲

崔內芝錯列五侯鯖蓮花幕入神仙客薖軸門臨綠水汀江左風流誰得似如君名註泰眞經

贈邑人

風前金粟散秋光却送高軒過艸堂人是瓊臺山上玉麈揮蘭水谷中香雕虫漫自欣同調騏驥從今看異常服底浮沉何足問尊開北海坐春陽

送吳[illegible]生之大同督餉

山東桃李陰如許新柳又傍塞雲生自是國家邊事重忽看使節馬蹄輕禦戎誰謂無長策督餉從來備

苦心夾道蠅聲依路傍誤聽笳聲動離情

賀棠翁陸年伯

畫省翩翩珥筆郎清時國計倚勛勤度支績奏虞庭
最綸綍榮增漢署香五采岐鳴新鳳穴一經霞起舊
簷堂蓼莪三復君無憾天寵從茲慶未央

鹿軋獄年兄留借金花左摘出都

空嚴成壘待胡兒剩得殘烟斷不炊鐵騎如何仍坐
困金花原可備行齋叫閽不應空延頸懸磬而今已
嗟腧豈爲身名逢主怒可憐時事愈差池

其二

誰忘漢耻任天驕偏急邊林不急邊風雨無情寒戍
卒雷霆有意挫忠寮便宜河內虛同黥輸轉關中毓
顧姚萬一回天猶有日潮陽且漫理星軺

冀載華家世國手也阿侄抱瘍得先生霍然乃
其人亦誠可親臨行口占一首以書扇頭

善病年來説孔郎逢君輒喜叩岐黃上池拾得長桑
訣金櫃常懸抱朴方不是折肱成絶技每從苦口擅
兼嘗吾家保赤多誰力頻有雲林杏橘香

詠陳岵月卿　命歸壽八十太夫人

煙花正遶　帝城東歸騎驂驔空玉驄六節自天懸
白日雙旌拂地引長虹闕門共訝饒眞氣袍笏由來
紹祖風歸去好持仙掌露碧桃深處醉千鍾

陳穎亭老師太夫人九十

江左閨貞頌烈娥遐齡勁節太山高承家有儀鳴龍
種華國香孫紹鳳毛甘雨其霖慈訓遠和風云穆寸
心勞瑤池九十羣仙集歲歲三台醉碧桃

壽礎溪魏老伯雙壽

鍾山瑞氣接濠梁雲露仙源壽域長昂宿輝星南極
麗婺岐媛護北堂香三千花實桃初熟八百秋春祝
未央翹首仙郎賓燕後分將御醸泛霞觴

挽振菴施水部

雲深何處吊迷津流水桃花壠上春却憶賢勞將父
日西風悽斷白頭人夕陽落盡青山暗賦鵩人歸靜
夜扃穴有鳳雛毛羽別看依韶舞入虞庭

送周挫瀛司李出都

高旆翻秋出帝闉萊香的的刺人新西山爽氣隨征

盡北海清尊倚去輪君自叔順家法在我將夷簡相
才論相思何必遙相憶九子峰頭盡是春

贈景我邢丈得請輪賑豫章

此日御丹出鳳池駪駪四牡急時危范車恍是澄清
詔黜衆何須晝便宜彭蠡泛舟應自遠饒陽勸糴未
言frac君行吏過長千里書錦翩翩任委蛇

崇安逢元宵明日將之武夷

春來獨對雨瀟瀟轉眼清光滿碧寥栢酒未醒柑酒
熟梅花半落杏花饒遙知燈火千重樹那得雲虹一

度橋悵望武夷明日去倦遊誰爲賦疊瑞

蕪陰會九子兄三十始度武夷真明府有詩爲

壽勉爲次韵併以寄祝云

有美翩翩賦二京星芒清夜燦長庚半輪甲子初逢
度一卷春秋早著名步武南豐弓冶合論交北海斗
牛橫武夷何必誇相識會孔通家酒上盟

賀黃中尊報績二首

削玉峰高蘭水清照空遙望福星明晝鳴單父琹描
座春發河陽花滿城千里情依桑梓近三年陰庇芾

棠牘政成祇恐難留冠青瑣時聞兩舄聲
爭美循良黃次公潁川遺政過江東救荒有策茅簷
靜約獄無私玉鑑公四野桑麻烟雨裏千家絃誦月
明中而今報績知君最會看丹書召紫樞

壽倚松上人六十

長松千尺山之祖獨抱風霜歲月姝剛盖鶴棲搖翡
翠盤根龍出結跏趺祇客乾竺稱羅漢不羨秦封拜
大夫徙倚渾然忘去住悠悠禪喜自堪娛

雨途感懷

盡日行來驛路賒東風淡淡雨絲斜桃溪細織胭脂
錦梨樹微飄白雪花瘦骨添衣還帶冷羈人無伴獨
懷家憑輿小倦聊成睡恍忽兒童問買茶

北歸途中感情

忽設辭燕十日過南中春色更如何閑花無種爭紅
紫野鳥何情自嘯歌恨殺郵亭催去騎喜逢田婦放
新鵞風光漸是家鄉好爲問前程路幾多

人日爲家君壽辰客崇安有懷

瑞凝華勝靄晴峰遥憶庭闈初度逢桃熟三千春正

蕿莫數七葉露初濃季常肩裏爭看馬文若膝前且侍龍自是老親歡宴極休教遊子嘆行蹤

除夕感懷

戀戀庭闈各一天葦桃八度闕斑斕親歸劍閣元宵後子向長安臘月前人事參差都是別韶華更迭每逢年明朝又作他鄉客春酒南山意惘然

懷湖上諸友

寂寞江濤落日斜故人西望隔天涯鴈來多失湖邊伴菊滿誰非籬下花不為嚴霜寒舊舍幾隨明月夢君家同心澄水應如許豈感沉淪嘆物華

旅懷家弟

雙燕飛來羽自新天涯遊子滯風塵青山到處鴻音杳白社欣同朋舊親善病難憑錢索酒袪愁偏惹淚沾巾幾回芳艸池塘夢獨坐窓前月半輪

夜泊梅埂

滄江莽莽泛孤舟莫對蓬窓倍客愁風捲沙丘寒宿鴈月沉波底映浮鷗喜傳梅埂江南息悵望華峰天際幽誰道濂郎堪伴隱此身方繫廟廊憂

姑孰晤經明府道中復值

百里花封到處芳邦從此會識循良雲融爭睹青霄近至轉偏宜愛日長論舊喜君情似玉懷歸嗟我鬢披霜枉車題鳳遙相憶皂蓋朱輪值遠疆

南還舟中

天涯遊子泛歸航水態山容片片光幾樹梅稍催曉處數聲漁唱閙斜陽蕭條覺我吟蒐冷笑傲隨君酒興狂此去好風應借便前程九萬看飛翔

夏少葵壽

丈夫何處問生涯幾載都塵典倍賒七葉孝湛趨計倪子金然諾魯朱家夜來斗柄開華袞蚤是仙臚注紫霞海上碧桃初獻瑞爭看晚實賽春華

又贈

為愛金陵綺陌塵開簾常自讀春烟深藏乍似鴟夷拙大隱應知猗頓賢愛客恨無千日酒浮家到處五湖船他年良史題良賈也有芳名綴簡篇

夜發松陵

楓冷吳江落葉稠經年行役却悲秋數聲嘹嚦天邊

鴈巢處浮沉澤畔鷗細雨那堪霏旅夜寒風偕斗送
孤舟金沙此去還爲客季子于今已倦遊

吳江劉夢胥老師署中感懷

此行端不爲蓴鱸去去松陵已暮秋飄泊半生渾是
寄蹉跎已事盡如流琴清花縣同官冷曲奏吳樓獨
客愁搔首不堪裴自敝謾將辭賦謊封侯

送劉學博之易門令

使君手度蒟春陽千古論交蘭水長師席已成蹊上
李君恩新轉蔭垂棠一天明月凌空碧萬里清風鼓

書檣到處聲名逾藉藉福星應　白召巖廊
平生意氣勁千秋對酒相看與未酬忽報盤龍官地
遠自知金馬景情幽一封烟雨飛鴻杳兩處雲山落
照收漫戀河陽春色麗波流青海潤皇州

送張廣文轉泗水諭

斯文領袖屬時英有美翩翩出大彭不獨詞章驚絕
代還因意氣識平生盤中苜蓿官常冷座上春風與
自清樂得羣才宏化育又看木鐸近儀城

五言排律

恭紀

聖孝二十韻

舜世敷皇極堯門毓母師　坤儀超古往　帝德邁
今茲四代天親會遐方眾順時孝思常罄養志獨
孜孜問寢銅門密迎溫禁籞私祥光明麥壠瑞氣藹
瑤池貢萊春暉潤累恩淑景嬉鶴觴桃貢實燕翼玉
呈芝頊值違和候彌勤侍藥思晨羞還自潔夕寢若
難持願啓金縢灑長延璇殿祺齋壇虔頌禱椒闈漸

清夷愛日洵無極長年冀在斯爐煙通碧落環珮邈
丹墀五十親猶慕千秋行始基因心暨庶務錫類拓
宏施繼體隆儲訓分藩重本支　慈寧規大姒　孝
止儼昌姬應兆龍圖出長看鳳展垂小臣同獻舞恭
和九如詩

頒曆恭紀

聖壽

聖哲承堯統神工協禹章應圖頒令序候管試初陽
日馭南箕近星文北斗光就萸占晦朔珥筆進正王

萬國賸華祝千官捧御黃龍飛繇玉曆象舞獻瑤觴
泰運乾坤轉皇圖日月長作人知壽考有道正垂裳
禁柳含春碧空梅送臘香嵩呼隨蹈舞萬載共無疆

異草

何物瑤華異英英逈別常自緣呈瑞出應不待春芳
帝女方嫈靄大孫錦帶香奇分羣玉圃幻出五雲鄉
豈獨呈家瑞還宜啓國祥好將金石勒擬並漢芝房

送衍聖公

世自丁殷系文依泉綿呈泗源泓聖派泰嶽毓時英

際會風雲合旂常日月明簪纓繇喆嗣俎豆奉宗盟
闕里遙瞻斗燕臺近識荊不妨吳魯異自有本源情
羽爵流處紫幽蘭解珮清千秋神物在應不計延平

送陳謨古年兄省覲

古道南州地彬彬國士鄉君公垂令緒直頡古人行
白壁家聲舊青緗世澤光太丘賢有後孺子德彌芳
筆洪璚林露衣霑御苑香星軺明彩服寶婺映青陽
瑞靄依南斗春暉愛北堂鴻儀榮梓里鷁首渡潯陽
玉筍班蘭桂華簪集鳳皇聖朝深雨露早晚下鸞章

梁封君壽

世握玄珠舊花明玉樹新烟霞塵外賞魚鳥個中春
令德昭鴻緒清風仰薦紳蕭情娛桂苑鳳羽接楓宸
花下春杯舉筵前彩服陳蘭孫班玉筍壽域啓萱椿霞
彩騰仙千爐煉婿上賓羨君全五福何必別尋真

豫祝李母壽

懿德成坤後清貞勵閫儀兢兢冰蘖操洸洸栢舟詩
晨爨供親旨宵燈課讀遲青緗餘舊業玉樹發新枝
鳳羽雲霄逈星軺雨露滋春花栽彩服秋會擬瑤池

酒憶金盤露歌應碧落辭儒郎天上客母氏女中師
不盡封人意南山在壽巵

壽吳夫人

應宿遵南國瞻星靄北堂德成陶母子賢擬漢龔黃
帨設承春晝尊開對景光栽花萱色茂製錦綵衣香
絳雪蟠桃薦青雲玉樹芳相夫膺翟茀榮千煥龍章
遙指西山祝年年對壽觴

劉太公暨孺人雙壽榮封

濬哲開春穀千秋槐蔭長鹿門潛豹霧熊膽毓龍章

雅致推和靖賢聲數孟光一經傳奕葉三鳳忝翱翔
更有搏霄翮先爲製錦郎西安歌豈弟北闕寵循良
召對虛前席紓籌借尚方綵綸褒鶴髮雨露浥霞觴
獻壽稱犀斝承歡舞繡裳東方桃已熟王母宴初張
萱背來青鳥椿庭照紫泉天麻知未艾齒德兩遐昌

賀經濟川明府之長安令

夙昔才名擅英雄入彀年不殊搏九萬何異奮三千
睿藻承恩命瑤華擒簡編四方瞻日霽百里見星懸
愛及桑麻盛仁同雨露鮮畿南無采色薊北復花妍
棲鳳原非久乘驄亦固然金章圖府俊玉燭訟庭賢
德澤思羊祜文章憶馬遷長懷梓里誼遙望斗牛躔
龍近天爲聖鳧飛令是仙五雲深處夢敬以奉周旋

七言排律

送胡石泉學博轉建平論

石頭自昔稱多士地肺如今更羨君鼓篋舊遊同菲
水揮旌時接采蘭濆千年道學歸安定幾載型陶說
廣文夜雨青毡山氣冷春風絳帳對尤曛傾尊細論
金蘭重揮塵雄譚玉屑紛鱔集堂楷佳兆作鶯遷喬
椭遠聲聞延津雙劒終相合吳水孤帆惜暫分舊盟
猶復尋雞黍杯酌何嫌對藻芹此去桐川應不遠班
荊不必嘆離羣

五言絶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玉署晨光動時花凝露芳卷開清興逈鳥語漸調簧

二

蟬吟不斷處蠹語自親時獨坐渾忘暑香消午漏遲

三

硯吟方得句倦興復拋書珠箔開苔色流光儘有餘

四

琴書消白晝清夢到羲皇窗影猶如許荷香不礙墻

立夏送友人三首

北海楓之聲南薰曲可歌醉翁應有意別去欲如何

二

留春春不住鶯花尚滿前留君君又去落月自淒然

三

共出傷春句翻成惜別詩王孫歸去疾但只問前期

仲春田百源年兄初度同門為八駿杯舉觴因

題

隨鑾橫八駿逸景逐風斜正是鶯初囀三千桃始華

壽以二月五日
先一日為驚蟄

春夜雨後溪聲

倒憐春帶雨最愛澗鳴泉泉響一何急休隨客枕邊

又

余家傍山谷山崩水飛瀑獨在武夷聽一宵愁萬斛

崇安虔歲得白鷴

令節司青鳥人家送白鷴知乘春霧起何意畜樊籠

又

瑤姿微點綴介質不羈縻豢汝曾飛去羅來更待時

鸚鵡

有美綠衣娘生來舌自長會知人寂寞不問也鳴翔

又

有賦懸加點閒言解不來家人何日至依舊自徘徊

七言絕句

暮春四首

萬象溶溶露化機烟容露髩晴暉莫疑花信催春去正是春和好受衣 春服旣成

一派清虛渾未分偶臨沂水見氤氳也知天地同源處好共鳶魚洛作羣 浴乎沂

何當萬籟寂無聲習習枝頭處處生不為枝頭俳造化舞雩千載有餘清 風乎舞雩

正是烟花三月天携來童冠故依然行歌互答渾無

盡收拾春風任往還 咏而歸

初夏署中即事四首

睹光容與上窗紗秘館深沉不近譁典籍閒繙清興迴問看景色綴榴花

槐蔭風輕永日舒花磚陰轉白[illegible]坐[illegible]青史渾忘依更是鶯聲與午初

九重佳氣藹蓬萊玉案香清絕點埃靜對圖書殊自得喃喃燕子故飛來

向夕氤氳紫翠浮銀屏纖敞月如鉤雲中隱隱鈞天作疑是身從閬苑遊

過諸城有感用壁間韻

五月驅車帶曉寒征夫誰念稿夫難聖朝雨露渾無限四野如焚未可看

當年借計雪霜寒每向郵亭泣路難今則主人供已損紛紛明月座中看

宿濠梁

風塵一路逐行車纔憩濠梁慮覺舒夜夢不知莊是蝶臨流安見我非魚

勞勞誰個敷清源吊古千年閟漆園會心是處凝濠上濠上如何未可言

贈南陵黎明府守羅平四絕

陵陽碑口路耽耽畫被垂棠映日酣忽捧璽書來薊北新聰刺史向滇南

仙傳乘春事遠征眼前臥轍可關情敬亭固自看無厭無奈梁州竹馬迎

喜舊溪頭花事茸預排顏色待薰風不須別事烹蘇術惟在南薰一曲中

爲愛彩雲分外奇宣風萬里趂明時日邊消息知非遠却有離情折柳枝

北征阻雨

爲徽君寵別親顏雨濕征衫淚更潸縱遇漲河今莫渡明朝可是舊家山

蕭蕭風雨透征鞍項刻洪流欲渡難但得清朝覩樂歲何妨行役且盤桓

過景州張年丈招飲

幾年音問殊寥落千里雲山欲見遲今日相逢欲相

訊何妨濫醉倒金巵

郵亭繫馬柳絲長不斷蟬聲日已移無限精神依舊別且和筆墨寫新詩

題隱士鄭月舟

逃圭逃爵又逃名不許風波滿地生一任扁舟隨意往滿空明月有誰爭

看他白晝不能休何似黃昏自在舟不用推移乏明月銀河咫尺掛前頭

題友人園

主人別業斗山隅遠絕喧聲意自殊城市園林那得此窅然別是一蓬壺

園中梅竹互蓁蓁更有遇從祝髮人一鉢空花堪寄傲何須泛海問三神

引入芝泉竹徑穿都云一歃頓長年詩人別有延生術洗硯池中漫草玄

蓊蔥榆柳雜畦間上是仙人柯爛山坐久不知春去住遶園池水任潺潺

賦罷臨池欲有咨主人得閒在何時巾車遠擬從山徑爲叩柴門一問奇

壽李太老先生八十五首

楚水滇雲供畫輪越王臺上聽行春經過甘雨歡聲滿幾處棠陰盡綠城

功書信史口成碑鱸膾秋風遂有思猛解懸刀如脫屣柴車野服任棲遲

堂開一徑草嫣然得意拋書看鶴眠那管人間消息事但知青髩又年年

甲子重輪桃再華不須藥鼎煉丹砂洞中久有神仙

鎮坐對朝朝散彩霞
鳳毛五色各翩翩取次恩波自日邊今日仙冠和湛
露香霑舞袖彩衣鮮

題陳年伯母別花集

不難一死對黄泉爲有遺孤在膝前苦雨酸風華髮
換碧天澄月素心懸
一盞孤燈解歲寒凄然往事備艱難機梭不斷如絲
縷熊膽頻和佐讀丸
拭盡千朝生素烟筆花五色長青蓮人情極處天心

見兒志酬時女訓傳
可憐慈烈寒氷雪却喜絲綸煥日星阿母芳名垂不
朽千秋列傳共流馨
節烈凝冰冰不如天花點綴覺還殊長安多少丹青
手一片孤心畫得無

颱風

頗憎無情自倚欄凛風戾戾不知寒飛來亂舊紛將
稀夾帶梅花待月看

登樓

獨上高樓四睇山皓然霜岫鬱雲烟武夷道士家何
處即是流澌九曲間

逢日食

飛轡方東忽隱明乾坤別是一光陰周天常度何曾
改伐鼓遥知捧日心

安仁逢冬至

羲和弭節至南遠緹室飛灰景倏移謾說陽光今日
長宮中彩線髻中絲
萬方迎至盡嵩呼天子乘陽景色殊日暎幾千虛甲

子却教何日佐宸謨

分水嶺入閩界

千仞蒼巒雲裏合一溪碧水嶺頭分朧歌謾唱關山
月路上行人不肯聞

崇安虞元見謁府見招相逢大安驛

武夷島爲五雲深郡舍何緣得論心不爲桑田來鳳
駕豈從耆野拾遺簪
誰問窮途有步兵啾啾夜半玉鸞鳴尋君千里前期
在獨駭相思此夕傾

旅夜

長夜悠悠對短檠北風吹入管絃聲開窓那討閑消息惟有梅稍月自明

崇安署中梅爲趙清獻手植

春色江南到處芳偏從清署擅清香想因趙氏連城璧看作周人不剪棠

一度春來一度新一枝梅度幾千春武夷不比玄都觀留得清芬待後人

阻風貴溪有感

江上漁人恁自雄專從浪裏使威風終朝張就彌天網那有懸魚入餌中

江上漁人我獨閑不乘波浪不爭先處身泛泛隨鷗侶水在長江月在天

江上漁人孰是鄰淡交不比等閑情繇時波浪掀天湧浪息何緣倏受争

江上漁人釣釣鈎倏然大力負藏舟岸傍多少臨淵羨我却從容彼岸頭

感懷

處處榴花入眼紅爭看歌舞滿城東眼中誰是意中者惹得相思興未終

夜步

散步青樓覓舊遊花叢誰復擅名流章臺應守青青柳莫夜重逢月正鈎

姜胤梅年兄飲中一絶

郎君傅粉面如銀想殺吳王宫裏人縱有憐才北海在那能歌舞向頻頻

春日南遊

昨夜月明中天白今朝西風括地高遊人自雇征衫薄怎典春衣換濁醪

過五溪

五溪東睇九疑山插漢齊雲不可扳欲向生公訪消息松陰深處有僧還

潯陽道中

此去乘槎石白湖勞生終日總危途也知時節難空過白水何從得泯蒲

江上有感

漁人帶雨闘披簑到處江干密網羅覔得鰣魚爭切

鱠那知此會有風波

贈覔宗上人

上人面壁幾多年忽漫相逢是勝緣閑把世情消白

晝因窮浄理出金蓮

何須雲水覔禪關坐聽梵聲咫尺間觀世自成懽喜

地支公空事買深山

對菊

何處移來菊一叢朱顔照映海榴紅雲時雲雨巫山

謫覿面無寥黨未同

行范羅山

范羅山下隱青松半是裝樓半梵宮安得山僧無垢

地從來聲色總成空

登頷龍山 在金疊之西

晴空萬里絶氛埃步石穿林訪御臺天于當年勤虎

鉞却留山水恣徘徊 御製有山水相看句

頷龍紅粉步青苔無限晴光待客開落日難留歸去

疾絃聲還入小舟來

期武和夫年兄會瀨水以後至和夫先歸屈指

以詩次韻二絶

兄弟相期聚瀨城無緣終係別離情一時黍對中山

酒千古誰寒舊日盟

心緒何能托管城一天烟雨萬般情故人念我應重

聚多少新懽續舊盟

六言絶句

雨亭鳴蛙

池塘正宜吸聒亭畔獨向鼓吹洗竈那堪風景窺天

矛破籓籬一聲喚醒午夢怪問當年肉糜

烟雲帶雨洗洗芳草映蘼綠綠何處一部鼓吹此間

幾聲斷續喜鳴那待月來怒聒尚潛泥不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藎
弟太史貞運玉横父閱　男尚豫仝編
弟　貞士拱辰父較　侄尚棠

擬　闈試一名

御製歷代名臣奏議序

朕惟自古帝王握圖乘籙至神極聖不能一人理
也所爲賛襄謨康國運彌縫匡救以襄所不逮緊
諸名碩是賴千載風雲代有聲氣唐虞夏商明良

交儆猗歟盛矣周姬之末奏對滋生忠藎訏謨莫
可殫述諸凡借著引裾批鱗折檻爲直爲婉或諷
或規人以代殊言因人異其精誠足貫金石正義
可勒盤盂盡忠謀國之心一也朕服茲豐泰留心
往鑑爰乘幾務之暇取歷代名臣奏議試披覽焉
蓋我
成祖寔命之先臣楊士奇所輯也首自君德訖於外
夷卷凡三百五十標目六十有六首自周 武訖於
宋元歷紀四千餘年君德聖學之緝熙宮闈戚屬

之肅睦禮樂刑政之修明學校兵農之整飭災祥
疊異函夏不虞靡不各欲挽回期歸清晏洋洋灑
灑真揭古名臣之心而日月之夫名臣既往心精
具存開卷有獲曠世若逢朕不勝欣慕以爲自古
人臣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邈不可追後世如晁
董賈陸之侶感時激衷補偏救敝不過以道所當
爲分所得盡自畢其心而身名之計何暇私圖方
今時務紛紏國是日淆朕非欲虛摹都俞吁咈之
休靜言結繩無爲之理顧廟堂之上發言盈廷諸

所關作邇願承天人中外大計能如古先名臣出
諸口不媿于衷行其言即裨于國者乎其或以身
自私以名自炫以言爲嘗以國爲注而不盡得古
名臣之心則是奏議也祇開聚訟之叢不收苦口
之利又何賴之朕睹名臣奏議咸當時我
成祖省覽之餘諭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爲君
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人臣以前賢事君
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煌煌
祖訓朕夙欽承即今言路多端臣心無貳所願諸臣

工矣一時之賡詩符千古之靖共俾朕所得之耳
聞者即古名臣不朽之心與天下萬世俱無極焉
則朕叙是編至意

賀計部吳福生年丈考績榮膺綸命序

戊午之秋民部尚書郎吳君福生主政之三年也宰
衡上其最　天子嘉之錫綸命上逮所生贈贈公
如其官楊太君爲安人時福生　上命典試山以東
旣竣事暫過里門寵光寵賁輻輳一時人臣于此稱
殊遇矣同蒔之在長安者喜福生之能其官而更喜
其遭時之偶也屬不佞時執筆序之余惟士君子離
蒐釋蹻遭逢　聖主乘時而底官竭材而幹局恒情
視之若難而君子未嘗言難也惟君子甍芴備嘗之
味而致身廊廟丁多故之虞如是則出與處兩難之
頗荊南之金鍊而彌精崑山之璧炊而愈瑩龍泉太
阿砥之而斷蛟剸也君子之所難竟亦何難之與有
則福生之謂矣贈公棄福生早而楊安人亦尋見背
童年戲齒岵屺兩瞻贈公敦讓去千金而不有甘甔
塵而無慍彌留貽貺止此叢殘是天幸之樂庸庭之
貺世人所有而福生所無也可謂不難乎福生讀贈
公書務卒贈公志大肆其力于文章壘莊其廬舌田
是耕凡十有二年而千防祟封精誠格于天地符瑞

勑於川原不可謂非仁孝之所難也蹈公雖印世觀風式廬者垂四十年如一日而一庭荊紫弟侄食指歲有額給至婚嫁亦同子女數十年來不聞伯氏別息自營私心猶在即古王偉元第五倫當之恐亦未必無難色矣夫福生所處盡人所難也而寵贈公而通其意紹贈公而厚其垣是天以所難者鍊福生又以難者驗福生福生不難人所難何者足爲福生難今之服官民部當倥偬旁午而洞如觀火若如導窾提如發機固其不勞餘力者矣國家重燃累洽陸輓

水飛富足實甲先代邇來一饑寧夏再盜播州殺討苗猺太倉禾麥一掃而水旱蝝息賑貸餉郵之請無日不匱　聖天子之宵旰大司農之仰屋已爲難矣乃東酋猝發蹶外生虞至捐帑藏借冏金移水部營繕之供爲行齋居送之具即桑孔不能持平策而酌盈調虛巧協奇羨補綻決壞于襟喉肘腋之間則司農之苦心而多福生之賛之也蓋福生以其幹家者幹國舒贈公之慮者舒今日天子之憂也若衛士兩東濟濟舉髦搦一時賢書之盛是又以福生得福生

衛者廬襟中物而今以貢之天子者也以身取人以人事君福生孝思其益光昭而又大也乎昔孔子論備以實忠信富多文華門圭竇中出可互衣食可並日爲眞是可以言福生之處而譚臣術者又有日內察於父母兄弟妻子爲六戚外察於交友故舊里邑門廊爲四隱而驗守驗僻驗節驗特驗仁驗志爲六驗是又可以言福生之出國家經綸至術無過理財用人兩端而今日襟肘盡露饑渴求賢之際所爲綜理經畫與夫薪樵棫樸之化章章如是更何者足爲

福生難而此豈僥倖以嘗試于當局乎哉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君子大道忠信以得之者不在今日也恩寵駢錫且有繼此來艾者第如今之寵渙已耶句曲之去敬亭地不數傳余家兄弟后先附福生以起人之知福生也在通藉金門之日而余之敬事福生也在離蔬釋蹻之先故獨詳之施於有政者如此同籍兄弟倘亦以予爲知言乎

贈雲衢馮先生擢粵東大參序

今上在御之四十七載雲衢馮公由司馬大夫奉
天子璽書參知百粵公宇下衛幕被公恩賺擧輳無
計丐余言爲贈余之知公不自司馬也家大人往官
公里云太公家世長者爲德于鄉不減古彥方家大
人式廬朝夕稟教蜀人迄今頌家大人不衰洛之薦
者多也時雲衢公名進士起家不佞通藉癸丑公已
從大行奏績銓武政矣因緣通姈而令予少年茂才
莫英秀出復從余兄弟折節問奇字則知公者莫余

最余常謂士君子植根擢秀一日而都膴顯肆武敷
文惟意所嚮何所不可然才欲恢欲奇欲儁更被鍊
欲歛欲沈而非閱歷遍而歲月深卽韻鎭云爾我
國家六曹分職司馬最繁鉅公之銓司馬也首尾七
年銑可斷鋑利可剸犀　聖天子廉公勞績久矣東
念　國家多故粵南僻遠簡公參知政事以往重公
也抑重粵也夫粵非無事國也山雄水駛大海襟環
畨夷嶠𡸁囂然相錯此而致其死力惟參知者處置
何如耳且今之粵復與往異往者珠還貝集土亦可

貫宦其鄉者謂之澤國有艷心焉今則疲于閭左困
于征輸有不喪其樂生之心者幾　天子南顧躊躇
而難其人也卽邊塵未靖不得弛擔加公者不能不
爲粵借焉公簦任來雖未嘗一日去輦轂然當其歌
皇華驟馳六轡輪蹄所到何遐坂僻壤巘蟣幽與不
屬其詢諏者粵卽遠在天末其形勢情俗公燭之審
矣籌之熟矣横襟而覽懸衡而度夫巳極天下之變
又奚有于粵則玆之承明命而秉六察于粵也必能
紀綱其吏卵翼其民回生意于枯摧賜彤戟以穠欝

澍山撩海釐爾易煽之奸潛消而黙戢者此不待下
車而釐爲公信矣何以信之信之于司馬部也公介
而清貞而肅於物無所慕於法無所假又不以焦赫
之名自賈其慧七年之間稜威遍暘東震西懾邇者
酋奴桀逆三韓之區猶有損軀殉難義激日天不與
虜俱生非公之醞釀有然乎人有舉千鈞之重者授
之百鈞直挈而丢耳公之勳業豈可量哉昔漢馮唐
爲郎不謁文帝僅拜車騎它若野王祗以郡顯子明
祇以使著而如公者簡膺　主知亨途方騁天子且

授鉞錫履便宜專諸遺逢建監皆右數君而上之者余於公有厚望矣不佞三世締交佩襲明德微諸幕之請將有言焉因次第數語副屬車之右云

賀香河楊侯奏最榮封序

今天下莫難于邑令矣有美錦而學製也未操刀而使割也則初試爲令之難也昔后魏孝文置縣令能令一縣俄頃式化者兼理二縣能治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二千石令固有兼才令而至於三理邑則令亦恢然遊刃無難令且無難邑矣香河楊先生以季夏奉　天子簡命牧茲土四閱月孟冬　上下璽書行　國史院撰勅褒勞且官其二庭未半朞而恩命煒煌徽然下逮何其不次也先生蓋三晉而香河者也其功狀習聞之天子矣先生秦名士蚤年以選舉擢魏科初令懷仁甫周星懷仁大治當道㢘懷仁令賢曰良材毋小用長虹毋細割懷仁不足當令君理未瓜以東萊即墨移先生晉民如失所天魯民望之若降時雨兩州爭諸境上是可以知先生即墨視懷仁稱劇先生之治即墨也猶其治懷仁也割盤根批大窾久之視民浸灌肌髓三年政成當道以先生治行達之　天子稱海內循良第一將以綸綍寵異之會先生以艱行三年强起趨闕下旋受命補香河

香河東枕長河北仰天闕中帶九衢水陸之途會焉冠蓋相繹于道以先生之才香河何難理藉先生以報最之余傳舍其官曰余五日京兆耳惟優游旦夕胥不爻遷徙更何足殫我心力先生不然其勵精香河水其身坦其胸飾其法循之治卽墨也循之治懷仁也民負暄吏負霜諸寮寀上子如庇廣廈如坐春風如飲醇醴勵精香河香河治循之治卽墨也循之治懷仁也而遭時遘勢香河有異焉者今年肥蜚肆災稽天之浸閭里無不嗟爲魚鱉先生已溺已饑所

區霍輿咻者不難以身爲民請命民庶其有瘳程功累勞則又十倍於卽墨於懷仁也先生人課者三年以往而恩命方新天若有意香河而留先生拊循之天又若有意先生而以三令褒嘉之先生之兼才見乎三令矣令之有兼才見乎先生矣令何難哉今日封章九錫光賁幽遐先生旦夕芝檢璽泥垣梧竹之陰晉而鼎鉉特與三邑之已試者波餘寰海事業隆隆起兩尊人之重封累襃且不朽又何慽焉邑之二洪君暨某贊使在先生宇下沐恩爲尤圖所以賀先生者屬余致辭余與洪君姻家余亦選自澤宮更與先生臭味嘗謂親民之業朝施而夕歷者無如令業有意於操割焉學製焉而今不果今藁先生最績輾然心折焉爲述先生所以當官所以榮親如此

賀行唐明府張煥如年丈栄膺薦剡序

今有議政者問治民之吏孰要必曰無如令令出身加民朝施夕暨最親民者也然一人之耳目不能周察而集衆人之情欲以属厭一人雖日聲聰明狥之不能皆得况初試爲令又况初試爲令而逢岩邑者乎甫脱呫嗶驟經世務以親圖史對聖賢之心一旦簿書瑣委促促焉旦旰弗能自暇操刀而使割美錦而學製吏之氣氣要氣親亦氣難乃今張煥如則有異焉者煥如以東萊名彦文章時所推重登癸丑高

第　天子軫念民生承　簡命出牧行唐行唐控山負海介燕趙間風習故稱難治又以歲之不易道殣相藉上有會要下日紛科政拙于饑饉而力疲於周旋卽以素所鍊習者處之猶懷璣秉之珠握干將之器曾不得盡用其明而試其全鋒也煥如甫至留心民郵隨形裁割理平反而訟不寃嚴催科而胥不擾剔弊則公鼎絶染指之奸摘伏則稷烽杜托迹之詭六都廉正執物百廢具舉察民術所急首葺城堡固隄防是務役民安民因地治地爲政不數月行唐内外齊結芳風著之當道當道廉其治狀冠六察賢書人告　天子夫久道而後化成煥如之治未期何以鍊習若是何以精神與民周流若是又何以一舉事而爭先恐役聿牾厥成若是磁石之召鉄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觭之也上之人眞以愛利民爲心虢令未出民已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昔班固言儒者以經術飾吏事馬道以奉職循理可以爲治煥如之得其職也其根本經術深也游刃行唐見其親不見其難胥之化成天子且有以寵異之胥居股肱

耳目之地行唐其醫例行唐今日之薦剡其一斑也學君與余有蘇雅庶煥如宇下舊煥如氣深屬余辭爲賀余不敏附煥如藉末敬爻梗槩爲異時傳循良者以爲非一薦爲煥如侈譚也

賀固安邑侯田瑞陽先生榮調密雲序

固安田侯治固之三年績最畿輔當塗上其議移侯治密雲以密爲重地肘掖東隅當今東甲數十萬以計不庭而大將犄角之轟懸之于密密之壯東之聲援也京師之所以安枕也非命世之才霹靂之手莫獲辦是以故議屬侯　天子知侯之能柔其民也輒其衆也旦暮緩急可恃無恐也可當途之奏而令之移戍馬在門執綏在道固之赤子卧侯轅擁行侯之像宇等論以　帝命孔嚴罔敢蹕踏而邑尉某與余

有辯職因徵言于余以宣民懽余于侯又通家誼好也侯爲楚戰族厚德世濟伯仲並以春秋名海內相繼登朝今觀甫直指公爲侯仲公理蜀時議家大人于堂下一語至今白首林泉余兄弟之脂侯家德只也非一日矣公車譚秕剪拔忘疲退食蒿艱擊節寄慨知侯者無余若余能以不文令固民之情欝而不宣也乎間嘗謂士君子離蔬什蹻遭時遇主受朝廷一方之寄者獨守令最親民也天下豈少折䶒之士幹辦之才縉紱以出提得名譽稱奉職循理者哉顧番奚轂之擊者無當于實枸鼠步之守者無救于時何也凡有薦必有所忽凡取提得之名規癡間之利則五年十年千百年不世之利必置之若遺而至于以爲一邑者爲　朝廷無窮之利更置之卽迫于上之功令亦苟道耳夫令業爲民父母父母之于子顧之夜之疾痛痾癢何者不痌關切何者不計慮周全而東庭堂構之事誰有遺力卽至于譏呵褫是誰非姑息一念也侯以愷悌之性敷眞實之治毎覶民之所急與王事宜先者而圖之如驛騷則又豫桑土之

戀飯城堤高雉諜蕃牧圉曰精民兵而訓乞時與諸博士弟子校執評遊不倦厚卹其膏火侯之異績有難更僕矣入其疆覲之閭閻則民有寧宇粟有餘羡蝗不入境而天不爲災攻之人文則蒸蒸式化士習易觀而兩枝幾省領解皆侯門下士稽之時事則畜城深池屹然天塹兵有死士馬有飛黃中遼左鉄騎之選者四百有奇按古循吏霍景駁之在肥鄉堤成數十里河水爲之北流于今賴之侯之功其景駿之續歟而史及橫山之禱仁傑彭澤之奏文翁蜀土之

教卓茂密邑之風祖逖之擊揖中流遺濟之長城萬里又不啻兼之矣所稱設誠致行竭力匡時者非耶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是詩也爲侯咏也侯今奉　天子簡命往覲而密取諸固者至足東征犄角之師大賴之矣　朝廷將旌異侯擢以不次固與密三輔近地皆在侯襁褓中其以是語固民而厥角乎昔明主擇賢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又常内察于父子兄弟令侯事治矣直指公而下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久矣余知侯子固與密之先而幷述侯之循異者如此

賀句曲曾惺堂明府奏最入覲序代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之士能因變而爲之通數於嬿婀調伺提給以自衒霍然網密文峻或逾職法以市名譽侁元元者也彼歷身奉憲深惟黎庶之急或才罔濟事事叢脞弗厝子理卒乃乾强而無味汞蝎而無光焉夫慢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宪主亦罔繇知將百姓所賴何苦而矯虔吏顧托于能與良以避謀耶蓋嘗思古之人而深有慨於漢之黄霸黄霸明敏習文法務尚嚴刻彼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庶幾德讓遺風若霸者儘所謂經術理道非耶而今則句曲曾令君其最也句曲京師首邑兩臺駐鎮風號繁劇地瘠民窮勞苦不得番休令是者詎容易哉侯丙午奉天簡命來牧兹上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歷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質成理乎反而民無宪嚴催科而胥不擾剔弊則公冉絶棄指之奸摘伏則稷蜂杜托跡之詭大都氷其身而坦其衷所經畫區霍揃循嗅咻與民更生不啻慈母之于赤子暇則進諸縫掖講執較

諫不辭斧披而重之愛待先時旱魃爲虐侯常爲民雩于上帝甘霖降焉舊年肥地肆災稍大之湊江以左無不嗟爲魚鱉句曲以大有年聞當道猶欲出其美朝暮給京師數十萬戶蓋侯之善政有以格天而精神感召凡水旱凶荒神者先告悉以備其不虞侯能甸盤根批大窾即令學使者按句曲試南畿士冠蓋踵接紊牘旁午侯獨雍容應之愈夲愈整環而闘諸生無不受侯蔭蓄侯之能也侯之良也侯之精經術根理道也俱可知已昔班固言儒者以經術飾吏

事焉遷亦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信乎其在此不在彼侯政三年成矣鴻猷駿伐著之當道當道上之天子方今天子肆覲羣後四方岳牧各率其職而奉大計勵精不啻漢時其治行異等必有殊寵特庸以侯治邑如是其璽書加錫當亦不特嗣揄其美也余與侯爲有年諠盪竿金陵相距不百里從余戚友孝廉孔[illegible]知侯治行久甚于其奏最入覲也諸孝廉俱將有言遂志其槩而爲之序

賀連州守方六區榮奬序

聖天子威靈遐暢聲教四訖五嶺之南重山密菁固仕國也凡綰綬南越者人盡以珠崖槩海州而不知谿谷之間夷猝䉼處地險而俗悍牧伯之長未易言也歲癸丑富順方六樞大夫奉　簡命守茲土甫匝朞善於其職連士民德之當道廉大夫功狀下殊奬旌之州倅傅予胡君屬余里遐庇大夫宇下遠丐余言以揚勵大夫余不能謝不敏竊惟今之爲州牧者難矣州牧之官所治者太守事然比肩郡而或隸於

郡統令而實未離乎令者也方今　國家多事邊計之轉輸仰給司農內廷虛耗歲時惟正悉責之外守令考成視昔法倍嚴輸不及額不得稱上考往之稱守令有二曰緩催科急撫字今催科緩之不得有催身奉憲之心不能復顧卹民隱撫字又急之不得亦何以稱厥職而大庇民則守之難闔闢蕭條民不堪命上急之下故緩之非獨情也亦理也以上之難合於下之難以下之難而又值旱暵爲虐歲之不易則下愈難而上之逢斯地斯民斯時者又引爲一身之

獨難今日之連州是矣大夫挾何策循拊其閒沁民肌髓若是益聞大夫首下車察民疾痛求民益利首以催科爲念當賦者不得免請監收立永清冊務嚴綜理猾胥無有於其中肉腐吾民脂膏自潤者先是賦多逋積十餘稘一旦輸恐後總之大夫廉明慈愛正供之外不以寸絲粒粟役求閭閻而增軍餉平市價申鄉約設保甲步而雩糴而賑無非爲民也而且愀然曰夫民也使之爲民教之爲士吾實師師而何興賢之典獨寥寥吾連乎培其山川之氣新黌序而

隆棟之一時元魁昭揭賢書者如聲相應大夫之善政眞有難更僕數者昔王恭爲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种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吏人詣闕請留大夫之高狀布昭如是海州何能一日離大夫又何怪肆覲之期士民狂丞以請爲大夫解朝車也抑余之知大夫不自今日往余負書吳中見師門劉夢胥先生每于筆墨之暇與大夫抵掌世務而師門之治吳也爲三吳未有大夫倘亦覩型而耳目者深乎經術經世久道化成大夫業圖

其所難而不見其難其益有勵精以無負師門之冀承無負土天之嘉予幷無負海州父老子弟之愛戴以容與于　天子之徵召而事業隆隆起也余引領以覩厥成矣

賀憲葵王司理召入春官叙

憲葵王公孕靈西嶽以茂齡應公車列顯第摧池陽司理公壯肅溫懿健慧沉斷居池凡八祺粹然水玉標折獄則寬燭梧丘魁惡髮奸一入鑑朗則骨銷毛竦號神君焉天才奇練足以承被詞人政事之暇諸生以課就品藻重之愛待而不辭斧披青衿僉受其指南已而奉詔入闈典試宰而桃李悉匠天工吳闈士多屬陶鑄聲重縣寓諸䃣公錄者咸躍然曰庶幾王君宗主斯文持衡秉鑑吾儕猶藉焉乃數課最數

列采拔而竟枳棲數歲者政欲歷試盤錯令公龍驤豹伏而公亦恬然濯濯八年一朝精白不渝而遲鍛無纖芥曾不榮班生之御而傳時爲薄則公之儲蓄自建可想已銓部久薰公蔵籍名以請 上維精章奏多留中而獨公中外驛聲淑問休暢文章政績灼灼如是 聖天子隨奏允可以秩宗命公夫儀曹爲國家鉅任司天地郊祀社稷神明朝庭宗祊一切大典禮得神懷明審如公者輔翼贊襄將神入治而外内用康國家倚爲重者不貲也且頃奉新制釐正文體汰險怪而崇醇雅館閣文臣暨督學憲臣寔遵式之憲臣司一方文衡禮曹司天下文衡公家世雖龍以程朱之學歐韓之製當厥秩宗之任一洗陋習盡矩繩而斌斌追崇先進海内士其誰不沾被刻池之親炙有年者今且又何若也命下日諸生皆坎坎墫墫踴躍鼓舞而不佞同遴諸凡弟竊公寵尤渥朔公寔以徵佺言庠生 某 某 文墻培植從附私言不佞即不文于王公耳受而心企舊矣敢叩所聞者書之以華行色

宣聖六十三代孫翰博用行宗弟榮襲還衢序
余家由闕里而三衢而句曲　宣聖後也遡流而源
殷人也　宣聖亦聖人後也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
有達人天生宣聖述二帝三王之道爲天下萬世開
治平歷漢唐宋迄今崇重儒術代有褒嘉施及子孫
世秉公圭享土田之錫總之千百年之醞釀孕毓以
有宣聖而　宣聖又從而醞釀之以有今日食報於
無窮今萬曆乙卯春三衢家用行以父職拜翰林博
士昔日之衢公爵也何以博士也今日之公曲阜也

博士何以衢有也攷諸世系用行與余厲行同出宣
聖四十七代孫傳公泒余句曲祖端隱公寔傳公第
六子先是端友在宋高宗時世公爵與從父傳公扈
蹕南渡實始家衢廟祀如闕里家至元間召端友公
五世孫洙襲公封主曲阜祀典以衢有廟墓在無寧
讓公爵歸魯宗世祖大奇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
聖人後也拜國子祭酒而公爵遂不在衢矣洙無嗣
立傳公之八世孫思許許復無嗣立弟思俊歷四世
生彥繩不絕者如綫我　孝宗朝衢守沈公曰南宗

嫡且長讓公而子孫齊於士庶使衢闕禮廢祀也柰
何疏請彥繩爲翰林博士世如其官今用行世父官
矣闕用行之尊公魯南博綜六籍篤行修古尼山洙
泗之眞脉罔不探其秘而用行習有庭訓不啻良冶
之裘良弓之箕其所纘承者裕如也余惟今縉紳佔
俾之倫誦法　先聖白首窮年不得一青紫甫筮仕
以身營職月登精而歲考成迍邅不調者有之用行
微　聖祖餘澤世受　淸朝恩寵垂纓玉署有淸華
而無殿最其殊異亦旣無復加矣倘世官而思所以

官曰　先聖之以又曰奚以脫公爵如遺讓也奚以
重去衢爲守衢廟墓孝也以讓成孝以孝興讓有今
翰博以令翰博直遡聖祖以上之水木本源光昭先
人之令德可不務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
爲政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洋洋家訓用行所可爲亢
宗討者甚大而殷周以來醞釀孕毓之緒將嘉賴焉
非第襲祖父餘榮已也不然而自矜世族舉詩禮而
莪業之安見我魯三卿之胄愈於四科而使人目世
祿之無禮析薪負荷之無人何以謝　朝庭優渥萬

一兩所稱爲聖人後者果以公也以翰博也則不能不爲用行凜凜矣用行勉之余不佞謭竊倖竽一第讀書中秘與翰博巳臭味相似復以數千里偶合之奇修十六世宗盟之好非徼　聖祖之靈不及此用行還衢諸親交屬丐余言爲贈因不辭而原本先德綴爲序送之志相勖之意卽持此以附家乘可耳

賀京兆尹經濟川先生榮行序代

句曲爲東南靈窟形家者以爲脉連五嶽往往鍾爲異人如隱居勾漏以下名在汗青未易更僕也國家瑞運隆興說者亦惟此爲生民之始無敢援引及我先太師以昭陽起家王中丞從中州發跡暨諸名彥多從他郡顯而遡其世系于此者代不乏人豈靈秀所鍾於地者是君是臣固以値此全昌衣被日月而五嶽遙連之說亦自不誣哉豫章濟川經翁者其初句容人也翁自其先以潤左占藉撫州世多隱德逮翁以詩書掇巍科三晉而當姑孰之當塗令當塗爲三輔重地經以長江水陸之途會爲冠蓋趾錯而部使者駐節其間兼以俗穉五方民號難治久矣翁爲政主以待期之信弘以盟水之淸益以晝杖之斷吏習而民安之悃愊無華不三載而報最上廉翁卓異得馳封太翁及太君如甲令而翁卒未嘗以拜跪辭色介使者權此尤人之所難上以翁循良擢之輦轂之下爲紘綖諸令長若將以風示天下長安多貴人非强有力如翁固不足以當此其以鴻漸列卿遷羽

臺省自此擢始則翁異日者享鴻名而食厚實何論
先太師若王中丞為卿邦之光寵至紀循吏于青史
也豈不亦甚盛矣哉水木之有本原倫物者猶重稱
之況族望之于人也耶余不佞自東土解組則奉先
太師末命復歸此以為先人墳墓在焉而中丞建祚
禊示子孫不忘翁之為當塗也復惓惓于其宗之人
其以宦成為聚族計則余輩所徼于里閈寵靈甚厚
孔氏非其先世蓋亦自句遷撫自撫還何曲者也以
世誼與翁相得甚懽遊于諸公之間多高翁之誼者

相與賡和志祝頌焉以余臭味偶同乃屬余序其首

賀大郡伯心濂周老公祖元日初度序

鬻子之言曰仁人在上使民得一生二生三生故化
國之中舒以長而其民含濡于熙熙之化者為之式
歌且舞嘏其上故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夫萬年亦
何期之有毋亦惟是樂只之德如冬日陽夏日陰共
飲其餘焉則民寔有心誰不傾腑而哆口也于有感
于鄖郡伯心濂周公矣公以進士高等釋褐為民部
尚書郎旋擢守冀郡茲以服闋補守鄖郡五馬騤騑
兩地福曜蓋政聲轟于耳久矣過公所部歙邑程叅

軍嵩仕于京若東方避世金馬藹精于岐黃予因與
善叅軍奉使塞上事竣而休沐南旋感公疇曩忘分
之交茲幸莅守下明年元日為　上御極履端之始
公懸弧適與值於都哉覿正非常逢會恭盛徵予言
祝之予惟　聖主當陽萬象聿煥方簡循良卓異之
材冠冕中朝帝紘擴張六符順軌漢神爵五鳳間號
吏治得人以今提衡而論公寔其人哉大都公才宏
而治辨力能任艱鉅而識足燭綮要司計于民部則
民部重督餉于邊陲則邊陲重專城于冀郡則冀郡

重服而習之試而效之宜乎其善爲理于大郡也旼民俗之戚欣而威惠敷矣奸蠹剔矣痌瘝撫矣水捄厲矣盜息民安矣刑祥士化矣其惇大若砥柱蘩辨若烹鮮其卒赴若發機其轉旋若遊刃左投左宜右投右有應接整職公庭不喧以精幹之餘長銓閣若以寫其委蛇之度而鳴其羔羊之節不能自已焉夫上樹德則下務滋上樹景則下移步故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猶然以爲未效也公以良二千石爲 天子惠養元元被天和食地德茲茲蕩蕩是謂大治上壽其下下壽其上上之壽下以政下之壽上以心若郡伯公殆爲樂只君子非耶參軍嚀囊亦以岐黃受知于公往爲幕士今爲子民沐覆露而戴帡幪其心亦何異之有且公三川產峨眉峙于蜀公鍾之恒嶽峙于冀公初涖之黃山白嶽峙于郡公又涖之身之所居無不有重岡峻嶺與公上下而重鎮之傳曰仁者樂山山靜而壽仁者靜而壽因之今日者 聖祚昌辰極正公應期而康民而培國則縣弧之日適叶于 新上御極履端之始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賀封翁橘泉張年伯六十序

橘泉張翁關中隱君子也翁伯子士度同余舉癸丑又同出師門雅習翁行士度適以萊令起令蒲苑將迎養焉明年翁六十初度余輩猶子預一言以侑琹堂之觴常聞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則德尚矣顧所云德者有一人之德有數十人之德又有一世數世數十世之德德而食報如蕨薹逢年然則其償亦如所蕨薹而止惟夫世種之世報之而世不食不食而務種種之而滋則其取償造物有未易言者翁世居鄠之花原里里人世善花原張氏蓋自某翁來而人人而世世無不以長厚稱矣天之開張氏者不小張氏之食于天者亦宜不貲迺翁大父而止以教授也翁大人而止以孝廉也可食不食論報者曰不於身必於子孫矣當及翁翁又少慧五行俱下則以舉子業懷金垂紫援之耳而翁又可取不取也置舉子工食柑業若曰昔龔芮臣所稱黜庸謬救生靈此亦足行吾德乎心手應時所生活不可勝數而扶而來者不遠數百里也

翁性仁孝居憂痛毀享祀必豐潔在綺繡叢中布袍
濟如幸心而語隨食而推雖三尺稚子可牽衣致情
若范先生之居鄉焉有行竊於公者呼而飽其欲以
去卽彦方之化盜不足過也胸次悠然雅欲善奕常
徒步郊外與鄉老幼談桑蔴商晴雨又有華胥無懷
葛天氏之致大抵翁任天之澆而厚其醇纘祖之勤
而深其勝德隱而人不知施溥而巳不覺而其養生
則古羅浮山人之術也山人之在羅浮百有餘歲宜
宗召問以薦滋味哀樂不過為對至語堯舜禹湯登

上壽皆用是道凡翁之所自飾其尊光者可知巳吾
聞活千人者子孫封翁手所生活旣不勝數士度令
萊又馳書戒以政務寬恕引何比干崔伯安為訓曰
老夫無以爾為今之令清翁所以教清者當亦如萊
以翁手所生活合政所生活不知幾千萬而翁與子
若孫是薦而是衆者寧一人數十人一世數十世之
德只巳哉士度之成進士也還親教授翁孝廉翁政
之手相付食報之初矣余何無文獨以德祝為千百
□□而復繫之詞以侑觴詞曰鄂陽諸山千山高

郭漾接海翻雪濤有叟翩翩在林臯編松擘柘鼓雲
璈一泓橘井淨塵囂長年無繫樂陶陶秋入瑤池歌
雅騷春花先獻麻菇形高崗鳴梧五鳳毛日邊啣來
雲錦袍舞向階前初試稠年年此日醉仙桃輸韆次
第看翱翔

壽封君李二翁年伯七十有二序

霑化李封翁者翩翩鴻駿隱君子也束髮受書未竟厥志後舉五丈夫子以一經相授曰兒輩好爲之今尊尼昆季之顯庸未艾也翁之緒也先是歲辛亥陽月二十四翁届七袠諸子謀推牛召客爲壽太翁曰需若二年若第而祝我所祝貢多今伯子尊尼氏第大廷謁得邢臺取道里門適翁縣弧辰也申前祝焉於是同門猶子行合謀祝翁而推孔生爾屬詞余今年從伯子見翁邸舍精神矯矯如飧霞吸露人夫壽者受也有所受之也凡人毓山川靈秀葆德自豐以不干造物之和天用篤厚之以永其筭含子孫千百世皆其所受享金光之芝孫圖實滋手太之實度索是植故地實種之絕機去智可以完神澹嗜寡營可以嗇精故人實葆之穀以種茂無栽不培蘭以芳榮有呂必遂故天實篤之翁家負岱而襟海海爲百谷王灌百川而不盈內涓滴而不吐泄尾閭而不竭傳曰東方生物之府其神爲岱又曰岱嶽天孫物所自始海岱故間多大年翁篤行修古愿而樸仁而不迂

不侵然諾不偷仰人眉睫以義禔躬以嚴訓子以孝友率家即橐萁蕭然勤施樂予無恡意每與里中長年大老野服婆娑犁尊觴泳相酬作人外語此之謂齒適自適者不樓於物而至道宅焉厚積於長報於天業以餘緒成其子爲　帝臣諸季英英嶽嶽辛氏門閥滋大而太和元氣萃於翁以開厥始翁之得全于三才以爲受享夫豈倖致歟家大人少翁五歲亦舉不肖弟兄五才不及逮尊尼昆弟惟是天倫之樂約畧相似今將迎二庭

賀儀翁徐老師七袠序

自古聖賢必先辨志志在道德有超於功名富貴之外所謂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也余少時與二三子嘗從儀庭先生遊先生先與家人結社三茅稱有世講績學紡文儀庠中冠冕立身整而嚴有不可一世意爾時邑事多壞民生日蹙慷慨直詞臨之邑大夫二三子或從旁泥之不應若曰苟有利於里閈一身之是非毀譽其何愛焉每出遊郊外閭里之負擔者行路者爭睹其面邑大夫亦不督過上至中丞公悉

嘉予之余時尚未爲諸生嘗曰此志也出而經天下挽回末俗其有濟乎先生學日富功日苦名日噪小試輒利而竟艱一第僅以明經博得廣文官青鞋苜蓿其素性也橫經說劍其素儲也而師儒之重匪可以行其道德之志其初訓桐城亦如其志其再諭孝豐一如其桐其爲上之人任之視篆有司一如其兩廣文之清苦不伺上人眉睫釐弊鋤奸毫不少貸今所在置有學租齋房與士民之口碑共傳不朽功成身退怡然林水一經課子而傴僂俯仰之態生平所不習者成其志以優遊長年噫丈夫立身自有不才何必功名富貴極人世之豐華始足發攄其胸次哉家宣聖十五志學七十不踰矩志之所在而老不踰也先生今年秋躋七十如先生之窮之達可無忝於道德無忝厥志矣余于平居有以窺先生之微於先生七十有以定先生之品靈椿千歲芳桂九秋食報造物受享無盡二三子之祝先生者政未有已也

壽蘭泉徐先生八十序代

今上御極之三十五年秋八月二日蘭泉先生春秋八十諸戚姻圖所爲壽先生者屬余致詞余小子無似何能爲役抑何敢唐突先生惟余與孔伯仲輩實先生年家子知德爲詳不敢辭不敏余自束髮時即知吾鄉有蘭泉先生爲先輩長者家學淵源弓冶相紹季曾仲季盛有文名蜚芳海內逮余爲諸生季曾且與中甫以異等選舉遊成均受兩大司成識拔與顧太初張君一嶔崎厲行余恨弗獲朝夕會丁酉之

役得從太初後兄事季曾已而執猶子禮見先生先生貌恭而色仁言言皆古道博而不疏達而不匱屏息傾聽如羣飲于河各析析自快乃河流固無盡也先生故世家先是其家蟬聯簪笏代有聞祖業故饒然好施與每旱乾水溢輒慷慨議蠲賑出粟萬石單門下士藉以舉火者若而家有詔旌異之用志不朽甫及先生幼精舉業博學攻文補邑弟子弗售已乃輾然曰與吾皓首窮經兀兀老牖下孰若遺未究之施于子若孫志劾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已也于是以一經訓子姓課督引繩墨不少寬而季曾果先得捷士之科諸孫繩繩詵詵如鷺立如鳳翥咸具千里足先生戴仁履信篤行脩古居恒自過庭詩禮外與宗族里閭陳說孝弟忠節娓娓不休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畛畦孝友自其天植以故子若孫數百指敦和一室秩如藹如非先生之誠心質行朝漸而夕摩之烏能久無間言若此耶余乃知有季曾諸仲季乃有今日有先生乃有季曾諸仲季語曰不於其身于其子孫然則志烏乎弗劾名烏乎弗成也夫天下事之

美者多不能相兼陶靖節之高蹈五子不能傳其業石奮之富貴子孫衣金紫者徧堦序而文辭不足以潤邦國傳後世如先生之德則德業文章後先輝映者豈易得哉余自戊戌幸售幸羈一官婁婁恒州間不睹先生之面者數越禩近承乏留都貳祠部暫假歸里中先生年大耋矣頹渥然而神脩然齒綠牙緋矯健軒舉大不異丁酉相見時今天子孝治天下父老八十以上拜爵賜帛當杖于朝以示表異且季曾下帷無輟業即日翱翔振翮太初君一已劾之業行

且兼之竟先生未究之施鸞章華誥榮其所生先生之樂未艾也壽未涯也自茲以歷顯宜豕而需耳余不獲奉百年之巵隨諸君子堂下又不敢寵言以諛先生即叙先生懿美爲之辭亦不盡于先生之高誼者遂授簡銓次其說

壽楊母劉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己未冬月之長至劉太夫人八十辰也夫人仲子楊蜀亭得雋春官請於朝歸爲母夫人壽徐季曾諸君將馳祝焉而徵詞於余季曾余兒女姻也於蜀亭爲同門友能言其世德余仲弟亦辱在藉末增有世好敢不讓而序之夫人出鍾祥著姓及年歸楊翁楊故素封翁爲人豪舉慷慨好急人困耻言廝守家計不免中落即落無復顧惜爽性如初夫人多方佐之務滿翁志丈夫子三其爲伯仲其爲季翁開塾延

儒招株彥士大有禹鈞風四方士䧱就之夫人時出簪珥洗盞助調即諶母之挫薦剖柱亦不是過蓋意在成子賢施及天下顯名蜚譽其二義云翁不設寢容而夫人爲嚴于慈益勤益苦以故三君行成鼎立稱一時人雋而家孫亦漸見頭角竟伯子未竟之業夫人之貽燕信靡且遠矣抑余因是得夫人之所以德焉登賢之歲歲在作噩維是屠維爲夫人七袠誕辰今屠維再逢而南再捷徵　天子之寵上大耄之觴華堂光景十年一煥豈偶然也哉吾聞天道十年

一周天五生土地以十成夫人蓋天德也得天之土
德也何也居爲土也土之德厚能載能生所爲佐翁
任施而代翁任受者總此德之應爲天德之疆也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蒼蒼不可問也所可問
者時序之至人身之德耳時序有四至以起元人德
有五土統四德是皆壽命之原而得名得數得錄之
祖夫人以紀徽休而設帨之日又卽納履之日則涵
長之亨道與可見之天心寔自申之矣夫夫人感召
自古爲然往余讀三槐堂記至交手相付之語每爲

絕倒今聞季曾之稱說夫人也亦詑愕不禁而前心
躍如故以一周者驗食德之券以長至者豫食報之
籌而意夫人之季子後仲氏而起夫人之冢孫也又
後仲季氏而起繩繩其未艾也天道十年小過百八
十年大過覩往逆來八千歲春秋將何如哉仲子歸
卽以是爲夫人引滿或並書而揭之

賀曲阜明府太君高安人八十序

誥封高安人春秋八十前此七月十有三日其設帨
之辰安人曲阜侯茂所母也
天子拔侯世胄中令曲阜考最晉刺史再命晉郡丞
三命晉轉運使安人亦三錫命焉　儲宗震寰公謀
集名言爲壽屬余引其首余自四十八代祖端隱公
觀察江陵因家句曲遡流而㴑寔厲行侯則言千家
殊親切有味不能以不敍辭者夫自古聖賢名世自
出有不發祥母氏者哉維彼簡狄寔始敬稷維彼姜

源實始有契我　聖祖契之自出迄今三千有餘歲
想其應鈞天之瑞而開麟蔵之祥夫孰非顏母之大
年歷於有永也手嘗爲之說曰爲恒人胄易爲聖人
胄難起家爲令易爲令而不出其鄉難以聖人之胄
令於聖人之鄉亦易無忝厥令以無忝聖人之胄難
令日茂所克光世德適纘前庥協一時譽望勤
天子璽書而一命再命三命若是固躬自有之而所
得安人之迪者多也其泠泠而清也若有以蚌鮮却
官物者也其懇懇而慈也若有以平反開喜咲者也

其葳蕤詩書而禮樂也若有以經史開講堂俎豆陳學宮者也噫自選舉法廢浸至魏晉率先門第而後賢才我　國家褒崇聖祖不吝公封以隆嫡胄獨於曲令特重公選拔之宗盟之中畀之專城之任何幸得如侯者之一弘此道是侯爲衆人之母安人爲侯之母惟有是母乃有是侯茲偕仲子文學稱觴膝下進邑人式歌且舞也可爲家庭曠世盛事而祿養之極榮矣昔我　聖祖自委吏乘田宰中都進位司空以逮司寇其闕遇合不一自齊自衛往往爲東西南

北人而侯今徽　聖祖之寵沐　國家累世之恩二十年來歲屢易官累遷總與安人團聚于一室之內板輿花下融融樂也此侯之以事君終孝安人以母德承恩而子孫之保爲長年者即遡之三千年以前可以姑顏母而稱嘉婦余何以壽安人壽之以此是爲引六首云

壽李母黃太孺人七十序

嘗觀易言積善餘慶也而發於坤蓋坤婦道也母道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常以收斂歸藏爲性情之實彼有美而不能含者其去坤道遠矣美在其中而後皆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故爲含爲安爲永即此可以知福壽之原余友李聖從孔彰太師文定公之孫雝使訥齊翁子也余與伯仲共鉛槧有令好如兄弟觀兩家尊人如伯叔父母行今年李母黃太孺人壽七十四月其設帨辰諸姻友徵余言爲祝余忝猶子復

知母爲詳不敢謝不敏李母廣陵名門女于歸太翁時重闈皆舉案闈以內嫡夫人爲政孺人佐之[illegible]色養備極勤勞者孺人不有歸之嫡夫人孺人乃最得堂上歡心可以知孺人矣閨閫之間稱俱無猜且和而有禮孺人備極婉委者不可見獨其首舉伯子嫡夫人乳之爲己子伯子長惟知母嫡夫人竟不知爲孺人子也可以知孺人矣嗣是更舉丈夫子二當太翁筮仕留都時孺人雞鳴昧旦內襄琴瑟者亦不可見乃其一意清恬不復從宦齊楚第曰夫子治國吾

治家寧從嫡夫人後居里門式穀吾子又可以知孺人矣愛二難甚渥遇二難甚整所延于塾中者咸一時知名士束脩供具出孺人機杼即余兄弟椎魯無佀髮未東與二難遊孺人知二三子學行外無它嗜每爲心喜則二難之得肆力羣書蜚聲秇苑塤唱篪和行且飈起未艾寔孺人教也大都文定公家法一禀勤儉孺人更天性貞素非羞賓客秩烝嘗居恒絕無芬華籩豆俎醢靡鉅細必親中年喜未佛甘蔬滌汔今且數十年無非以其好善之因芽寄之清淨瀞

稻上不忝太翁下以成諸子光昭文定公清白之貽異日者即二難跨時曹繩前武板輿花下以大官俸奉孺人如孺人恬如澹如而無以加也蓋孺人遭逢景胄極人世之豐美乃合其生平拮据收斂歸藏有如此有美而能含以含而爲光今躋鶴算而精神矍鑠芝砌蘭階堂構可卜則孺人之名壽含益無涯豈非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稱美之至者哉而匪捷得之也積善餘慶太孺人之謂矣是母是子余不敢爲臚言聊以坤道彷彿孺人之德只而進二難班彩之觴一

壽歐陽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王太孺人者今黃門西蜀歐陽先生之母也先生令耶郡有異政　天子赫然褒贈贈公而封母太孺人擢黃門令官待命　闕下茲巳未孟秋之廿有八日太孺人七十𡢃辰先生將上請歸爲母氏稱觴祝釐其同年友江陵令李君適以治行高等將次第黃門之武與蜀諸同年附致祝焉而爲其詞於余江陵則亦余癸丑同年且同門也以兩同年之誼輾轉相及又安能謝不敏江陵之言曰太孺人脩淑婉之行而

難以枚數齊松鶴之芳而且爲世儀其大者則孝感繼姑成贈公休徵之名籌燈佐讀蜚贈公永叔之能譽以嚴成慈訓伯子子庭而底篋于官叔季各取次以諸生顯撫兩孤侄與子競爽里刲股以療所天請之當塗而慘然不許茹荼飲蘗數十年一日也倘亦占節烈所難乎余曰有是哉太孺人之行也是宜有太孺人之壽也余讀詩自商以下得一衛共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得一莒季敬然泥彼之咏明其節矣他無傳聞也勞思之訓雖至彰灼此外亦何寥寥

卽繼是有九熊畫荻教不一術亦止成其所生未有
施及猶子而子之者夜績市羞湧泉躍鯉可使相好
如初亦事姑苦節爾若夫不有其身不居其名畢凡
丈夫之所難一婦人兼而有之者幾是太孺人者千
百世之間見者焉千百世未見者焉夫爲千百世間
見千百世未見則宜享千百世間見之壽與千百世
未見之壽矣桃李芳華非不燁燁也題鴂鳴而繁英
謝則其本之柔脆也松栢生巉巖之上積雪之所侵
凌烈風之所震撼怪石蟠之而囷奇斧斤傷之而磊

砢豈非歷變多而受之氣異群類也哉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董子曰鶴之所以壽者以無菀氣矣鶴
鳴子和則氣無菀矣太孺人植節如彼而教行於子
又若此是則鳴鶴之娛而松栢之茂矣天之所以壽
太孺人者庸可量哉大夫人雖不欲以孝節著煌煌
恩命已得之　聖天子錫類之仁更旦晚渙綸旨黃
門郎盡行太孺人之教則造福天下者最大而天下
之所以報孺人者益遠所謂千百世間見之壽與千
百世間未見之壽蓋在斯矣蓋在斯矣其以是壽太孺人可乎

壽王君南塘六十序　代

戊戌之夏王君南塘六十初度南塘與余友孔伯仲
尊大父爲絲苓好先是孔伯仲走書幣徵余言余自
庚寅同純夫結社三茅之巔而其從余遊參聚伊吾
之餘譯王君之聲而吟之舊矣今雖歷茂時猶記之
也王君出新安名貴胄徙建里而族滋大蕃滋豐殖
其心甚素樸空空乎不爲巧故也禁乎其不渝移也
就乎其不自是鶴乎其羞用知慮也其緒爲可紹謀
爲可永遊長公于成均而若次公若諸孫輩咸訓之

說仁義而敦詩書想見其生平殆不遁於物而獨全
於德之至人乎時適今　上新兩宮起部訪山求材
王君應役入燕緣孔伯仲介紹謁余于邸舍遂獲覯
王君顏面數稚而譚衷愫畢見質之向所聞無纖毫
剌夫王君以助大工來也請以木喻木美者期于干
霄直上凡茲當鶻鳩氏所董採者是必出摶木之丘
擯樹之所摛天之山樹之若時灌之無或賊蠹之而
後五尋千仞工師不能委置大者棟梁脩者欄摭建
國家千萬年不可拔之基業王君喬木故第世樹嘉

德蓊蔆厥宗長育蕃盛以有今日而王君更加培植
德彌邵而彼蒼彌厚於僨階前玉樹森發未艾將來
諸孫子超超士林起芹宮颷舉槐秋作王家楨幹知
必有感　聖天子需才之亟而旦暮首應之不違者
嘻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矣何也善福徵召繇來券取
郎余于孔伯仲投契未及十載孔氏之先有令德逮
孔伯仲尊大父先昭之茲十年之中事業未竟而所
耳而目者已如是然則王君何必別有徵引哉其垂
緒埒其貽謀埒其報稱必尚之而不啻埒則余所壽

王君者寧惟是期頤耄耋大年歷於有永也

壽魯南宗兄六十序

余讀家傳而宗人之在句及淳者皆源本閩里而遷
自浙之衢云兩邑依光日月遞襲文獻往皆祠事先
師稱陪都鄒魯歲時聞問不絕逮余共邢君盟湖上
復得頻交余兄魯南先生秋殷既望先生壽六十其
戚里悉謀爲先生壽余幸而得會醴酒既具且修酌
者之辭余小子畢畢無當遜執長者之役請先陳嘗
否而彼以命頡君皆曰唯唯時敬進曰世所謂嘉祥
善事大者壽考次者家世而令名急矣先生神明之

胄海內無兩質行備具恬於勢利夫無摇爾精爾乃
長生先生不立名譽縉紳學士不啻海岱宗之顯世
永年而長有令名先生備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戚
閈曰未也更進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先生
具特達之才青萍干將之品而不果于售藉令不于
身必于嗣今長君起家詩禮嶄然頭角仲君翩翩昂
霄客將登文石通金閨先生杖于國于朝以對揚寵
命此善者報也夫志廣者適氣舒者永煙霞日怡閒
閑自張願乞先生百年之身若植豫章而庇美蔭六

十始壽以是爲酌者先諸戚閈曰未也貞時避席曰徵稱譽說芬華賢者不免夫夫猶有外心也宜無當於先生哉夫齊魯故閒于文學蔣石椎少文耳太史公猶推轂之且以齊魯諸儒爲之下此華實之辨我閩家以文治治上斐然嚮風居常渺論溢發曾不能概其行事而篤行脩古出入不悖所言則惟先生先生白首窮年於貽經麟趾挨祖而起日討先世之德而庭督之居家恂恂不言而躬行其學道本之乎潛心而壹稟於河洛其所論著要皆心性之旨爲齊魯

一洗煜垢焉然則先生之不朽者在躬行其緒餘在子姓其足術者在經史由今以往諸子修先生未畢之業衍先師無疆之休後之學者挾策而知向方泝河洛而遊洙泗之上則百世之澤皆先生之年也其自先公以下皆先生永之其以陪都稱介丘配林則自先生昉余不佞弟與榮施焉以是爲壽其庶幾乎諸戚閈慨然曰庶幾乎有味乎言之也貞時敬諸適忘其鄙陋以聽命於閽者

賀柯桂石七十序 代

余奉命使閩中歷秋浦經蘭溪爲余年友徐孔兩兄留連信宿春山可望艸木蔓發因得與王明府躡雲龍天馬之巔登壽字崖字方丈懸崤壁上余與明府浮伯仲雅既醉互有賡和余橫襟喟然曰壽者受也吾生也有涯身外浮榮空花露電誰知所受亭乎下數十武爲雲龍閣雲崍夾路羲和亭午復與季曾中甫兄觴詠其閒述壽字崖之勝且曰余今日樂山矣抑知仁者所以壽乎兩兄曰長年大者葆德恒豐壽

擧經丘勝情互別余姻家柯桂石先生古君子也今年壽屆七十會心之樂覺有異焉者先生其爽世裔閒敏溫粹愛讀丘索子史而不逐時篤行修古不侵然諾不俯仰人眉睫不立城府每客過從便脫去形骸譚析要渺謦咳餘音久之倘恍在人耳不自有餘逢衡當藉其宵燭歲之豐儉里中賴生活甚衆有豪士風與人藹若春卒不敢犯之不義天性不愛爵級當事者覈其德具華之章服輒謝去有丈夫子四孫繩繩競爽教之詩書教之恭謹皆凌霄之翮而食報

于國猶若有待者晚年深居簡出亘自鑿一池傍爲圃竊有亭斐疊璢瓏紫翠變幻先生與客臨清流疏煩想舉得魚盤杻杯酒將而焚香攤書時而煮茗長嘯與山人野服婆娑花下相觴作人外語桂石之樂者如此矣余嘆曰有是哉先生之樂也語稱仁壽仁者樂山先生之樂乃在逝者嘗我知之矣昔宣尼父語子貢曰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且其流卑下句渠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甚矣水之似君子諸德備也獨仁智合與哉乃今而知先生之備諸德也水之似也先生之所以樂也先生之所以壽也說者曰先生崇基厚垣備德如是而取諸造物不盡其用夫先生有餘不盡之用焜燿往而映琳瑯世必有發文石通金閨長發其祥者其自子孫千百世皆先生之受享大年獨七十始壽與哉余與兩兄往復語覺翻然有得借余行李風塵不得從先生後兩兄曰今諸戚友政圖所以壽桂石者遂欲以余言揭之稱壽之堂稱壽何期日蒲節越五日也

壽徐母鄧夫人八袠序　代

予曩在容臺承棘事外徵之缺爾時池陽徐仲子對公車歌鹿鳴而來也其翀翔儁爽若硎發穎族于目而異之退而訪其人與吾徒黃復子善也曰是高才生同舍中所僂數者試于雍與顧太初鴈行今並起矣問其世蓋名家子也先時其家擁鍾鼎鄉鄰待以舉火歲祲爲出萬石粟用是受褒袂于朝纓紱聯蟬者遞承暨武尊公儒而碩種德而祺配鄧夫人以賢聞並白首無恙不知其父母視其子其得全全昌者

與予高其誼且豔其盛今七年所矣而鄧夫人登八十則復子董儼然有登堂之祝而遠屬其言于余余嘗有味其言也敢以不文解顧巖居川觀者類有期頤耋耄之道則尊公備矣于于睢睢交食其世德而恬愉于福澤之無涯業有年矣姚金公偕木母而且契乎太渾之璞甘乎太霄之宇奚啻夫寘靈之椿秋與哉昔恒譚之母年九十餘以宣文顯受列侯養可謂隆名山公之母亦以九十受藜杖之賜宣聞故四可謂隆遇而未必更以文稱則造物者有靳焉者今夫人巳開八秩猶稱內梱即微諸古今若扶提賀世宜不數數矧予舍駿馳諸孫鷟鸑寧第扶杖含飴紓此化日異日者仲于通籍金閨天子修惇史之禮且以蒲輪醧席命尊公如桓少傅王太保事而夫人益以母儀重則吉祥善事其輻輳而雲興合可勝道耶夫池陽負山揖江九子嶙峋若萬雉陽侯道萬里而滌之其中宜有異人孕元煬和鬱勃而成大年共皆萃于斯矣乎茲鞅掌東山更逾年則亦家慈恭人之八十冀得一灑觴秀蛇膝下則何敢望徐公夫人徐

公夫人之壽則偕之矣以仲子之愛日而聞予言也必欣然自快甚也試以陳之公夫人必輾然爲之一引滿也夫升堂拜母爾同舍之事也論德崇齒亦學史之故也乎何敢以不文解顧次其言張子堂以爲萬年之祝

春日雙眉序代

古人有言福壽康寧必歸諸五帝三皇之世彼其時如春故能舒以長而被德馨和同躋壽域有遜然矣予嘗背幽流望高遠乘軺車豐沛之間而知明之德且將垺赫胥大庭而上民生閒日用飲食默順帝則不啻如詩書所稱業已孕元勲吐瑋閎突而又武全付以上壽以余所聞塗山魏君夫人可冀焉君生長帝鄉所韞茹甚厚恬和自適稱是天民已少起文無害嘗受爵級雅性不好輙棄去不就曰浸假而襲純

嗣曾若毳貉之適寒乎浸假而享鶉烹曾若飯臭茹蔬之樂饑乎浸假而從者呵車上儕曾若野人之爭席乎門以內忻然相敬如賓鴻之案缺之餉萊子屣公之相約以遯惟君若夫人且儷之用是冷冷然而風行翛翛然而鵠峙汜然無與為隣于于徐徐遊物之初栩栩然自若而無取其少若孩其受事若畏壘事畢而忘若行所無事歸而周遊所思不越乎榆枋而其神王直薄滄溟而搏乎九萬倘所為大知閑閑同志而合德者非耶宜其胸次若遊化國而揖華胥夫且以千百歲為春而何阻屼之與有不然而噓吸偃仰學養生家言恍恍意表窅渺理外以還老黃白為修謂機宰可以巧奪且烏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者以為至矣而生可倖乎衆人役役以身為累梏非養生主也倖生者恥一日不生彌年素之最上下而不得又烏若君之比德匹美而自為生也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順其所自致而天年若自有之故能倚不拔之柱行不閡之塗禀不竭之府甘瞑乎太霄之宅而徙倚乎漫汗之宇休息乎無委之蝸而浮揚

於無形埒之野芒乎彷徉乎埃壒之外自近而遠以遊乎天地之樊顧今進而耄之及也黃髮皤皤而有嬰兒之色將謂木公拜金女齊眉並齒而稱無彊壽則古義皇所艷羨者而于今幸遘之也抑又聞之君以義方教其千乃令子建獻君颺舉於鄉得未大對今秋闈近鬭奪標有期異日者樹不朽之伐與其鄉異姓諸侯王相頡頏君與夫人且將併杖于朝一再至以拜　君命旦暮耳則君夫人之境界眞如日之方春闢是而長育進盛將千百萬歲夫安可以有涯

夫安竟其無涯君今年七十有六夫人又七十有三于時予鄉諸士與建猷君同選者皆有詩辭以爲之壽而繆徵序于予予老矣髮種種然顧其引之首曰春日雙眉津津乎若有當于予意者因爲之述數語于首

壽胡筆峯先生八十序 代

大凡天下之受氣正者其積中也必渾成確固物不能搖其歷世也亦久遠而不渝積土爲丘累石爲山非不巍然高矣而氣不足以自固則頹而爲溪壑蕩而爲淵泉者常有之至如泰山喬嶽嶽岑峻嶒出乎煙霞之表雷霆之所震擊風雨之所侵薄驚流激泉之所衝突其歷年之多前不如其始後不知其終而形巍然色蒼然曾不少改此固亦土石之積有形之物也而其久如是何則其受氣完而積中固也筆峯

胡先生秋浦望族家世詩書先生以特達之才膺薦于將之品歷任京國晉貳任城守所在著聲以先生所茹蓄而位不配德化不盡其所藏乃適然恬然奉身而退於以康其身而引其年先生家饒于貲居官自常祿外無私積聚處里閈常出其贏餘矜卹乏困初不任受德先生之舉郎公也晚日討先世之德而廷督之而今弘才淵抱精甚成均行將對公車翱翔紫廷以竟先生未竟之業諸孫蘭玉繩繩詵詵鸞立鳳翥政方興而未艾者大抵先生宏博之學挺介之

行所自樹立者如泰山喬嶽屹然不可革易乃以是充溢乎中而磅礴于外則其視窮通毀譽不啻如雷霆風雨驚流激泉之種種變態耳又何足以役其形搖其神耶吾聞先生謝政足跡不至城郭訓子教家外無他嗜好惟北山長林清流橫溪野花茂草之郊樂而忘倦豈所謂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而孔德彰者亦不必移北山之文于山陰周子矣況其天既定其神益王所以徵其壽者不益遠耶余家自先大父文定公孫句曲而徙維揚余里孔

純甫亦自句曲而徙秋浦孔胡爲秦晉好余即不識先生而薰其德只季秋二十日先生大耋辰也純甫屬余致詞余不能辭純甫又不能以老彭喬松之所謂壽者瀆先生也故述其所素定者爲先生壽云

壽王樂吾姑丈偕孺人雙壽序 代

歲甲辰余不佞之釋褐燕臺也得習于敝邑之新少尹孔君孔君照臨敝邑越兩年丙午余拜　命冊封還里中相與行觴于洛蘭之日孔君以其姻弟王樂吾顧不佞而請曰是歲五月十有三日王君伉儷並旬五秩初度其子姓姻朋羅拜堂下鳴簫奉卮遙望紫氣僊僊然真若東王公而西王母也某服冗官闕信不及躬逢願丐椽筆爲頌命吾子輩往持觴焉余曰噫世之偕享長年者有矣未有如王君與王淑人

之奇問其齒齒相若也問其月月相若也問其日日相若也天作之合豈偶然哉顧嘗因孔君之具述其純脩與其得全全昌也關雎之德又未始不相若也詩稱偕老而歸之委蛇山河之德儷亦年爲售德爲媾乎請因孔君之言而次第之王君少習舉子業長遊太學有雋聲其他履廼難枚舉也第自其先君時與金壘寶甲郡邑並陶朱尋常享豐不勝矜色而王君承之以謙和淑人相之以恭肅尋常積厚不勝奢華而王君愈敦朴守素淑人且不罷機杼組紃尋常

千金子弟多恣雕鮮克繇禮而王君孝友禮讓淑人亦躬沃盥解佩親賢且也積而能散市義而樂施鄉隣之窮乏者賴以舉火有端木孟嘗之風焉不佞以孔君之德卜其姊以孔君具述王君之令德卜其耦洵哉王尹伉儷不獨並年月日亦並修並德也以山河之德培岡陵之祉繇是福祚日綿哀哀乎寧有艾耶三鳳挺挺跨河東而稱盛仲子髦聲譽較冉冉翥青雲上而若伯若季亦將鳳鳴龍躍昂昂一日千里者行見棠華日藹叢桂聯翩並馳封誥而王君與淑

人膺純嘏而躋期頤即今五秩特權輿耳奚足爲君賀願王君自茲有開益受全禧也庶可應孔君之請而稱千里之面談乎孔君敬書以往爲稱兕侑

南昌王氏重修族譜序

江以南豫章以文獻首諸郡南昌爲豫章上邑而湳湖王氏實首邑中往余家占屯臨汝竊比隣相望之宅相與論先世而討舊牒盍王氏者河汾之胤而唐天寶間洪州刺史龍門公之支也不佞故與今桐君明初並藉癸丑且辱同門比在長安日與君侯周旋因聞出所重修王氏族譜以示不佞曰不腆敝族譜所由來巳間者日之既易嘉隆以往大懼放佚前闕今幸述先人之志復有成功于茲序在吾子嗟乎君

侯不棄不佞而以首事命之敢不敬諾曰君既有桐視不佞之屯彼此境上也君侯又儼然父母以臨不佞唯唯但竊懼序之非易易矣是序非難序譜實難又非序譜難原茲修譜之心與後之觀覽斯譜而興起焉寔倍有難者則序之所以難矣何也譜之作也匪直虛沿誇炫用侈一時耳目爲也述先匪闕錄後匪遺彰善以勸志慝以懲譜之大凡所以作也述先矣匪闕而僞張之信難錄後矣匪遺而胄脉之辨難善矣弗彰弗勸弗眞弗善彰難慝矣弗志弗懲弗徵

弗厚志難乃今諦觀王氏之譜槩其本末述先則斷自刺史以後始歷歷臚備匪闕而信巳錄後則系圖每一行首祖之高以盡所謂孫若玄者而若玄之孫復再首行以衡為高五服九族昭然指掌匪遺而辨巳善不臚崇不微沒可以彰巳懼較于例微于辭可以懲巳是今王氏之譜嗣而修者族滋大緒滋繁其難較甚于昔者惟王氏之子若孫其毋易視茲譜而重有感于重修者之倍難也仰信述先而思難慎追昭辨錄後而思難敦睦覽彰善之條以難飭顯棨志

懼之例以難墮幽庶幾哉其毋負我君侯今日者命不佞首事意巳噫此序之所以難也不然即譜之重修譬之千金之劍浸漶年所而飾者加澤其首而巳序之者其劍首之一吷乎難于何有是為序以請復于君侯

田百源稿序

黔中田氏代產異才稱文章林府纓簪鼎聯不穀往者田百源若祖曾枳棲蜀之大竹邑伯源尊公讀書大竹署中巳而登賢書即為蜀夔司李經阿翁舊疆必加惠焉時家大人領鄰水與大竹皆順慶隸也余兄弟亦讀書署中家大人時接司李司李輙為異眄一時蜀人士喜談司李梓家大人常私以勉余兄弟而余適舉丙午巧相合也田氏治春秋余家兄弟亦治春秋乃相合也田氏長發其祥非余兄弟所

可比擬壬子伯善妙齡魁省余仲弟亦以壬子舉歲南巧相合也南距黔萬里而遥不相及矣田之先世為洪都吉州人余亦別籍撫之臨汝右江齒錄並係焉遂為同籍兄弟又巧相合也余自丙午逮今五易凉燠兩頓公車今日附百源起濫竽曲江若有所待且同出南樂魏老師門無不巧相合也者而余視政司晨曹則伯源又在焉朝夕間話我兩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所不合之緒眞今人歡然絕倒此其合人耶天耶非有夙世緣未易語此其所不合者惟是

伯源以雋穎之質贍博之才苞茹羣書洞悉今古而制爲舉子義藻思密致英踸雄丰如百鍊金如千幅錦如萬頃之波而余每讀一義眞所謂叩洪鐘伐雷鼓而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余始雖跼蹐徬徨望伯源而不能從矣余不能序其不佘者序其無所不佘者志余與百源之合有先於同籍者也

鄭都甫石室語序

余得得社中推都甫爲盟主都甫名溢秕林居常無它嗜惟墳籍排比坐上充其抽檢小倦或啜苦茗數盂作清供筆墨之興獨寄之舉子業蓋於世一無所逢而其爲先資言以逢世常急急也都甫逢世者急而取諸世者緩今猶抱璞荆山余知都甫於此道苦矣今讀石室語而知都甫之數變其道以逢世者愈急矣自題其端曰戒之戒之將捐棄此嚱技成而無用都甫聊以其鬱伊不平之感婆娑松雲蕉雨間而

都甫不能自禁也其所爲苦心此道數變以逢世者所得於石室寔多文思陶鈞貴乎虛靜慧生定定生慧試以都甫今日語視平日語其朗然獨照骨峻風清直有超於藻密之上吾固不能名其所至三昧無聲九年面壁都甫豈遽臻此先儒陸先生得趣于象山而愛其山澗瀑流飛洒映帶結精舍讀書其上號爲之日明又曰道非爭競務進者所知惟靜退者可入旨哉都甫之在龍池石室也今而後都甫卽欲自匿曰余之逢世者緩而世之逢都甫者已急矣

王伯登近草序

茲予友伯登近草出之司李公餘者也伯登既鞅掌爰書其不忘一制舉義柰何伯登之才伯登之遇而不遇伯登今日持平一方其有用之文章之不遇而遇伯登直付之去不可止來不可卻未足當其醒眼獨其蒙邁軒舉之韵生平寄之筆墨文字間者如貧交故人不忍棄去每從平反之餘勘認聖賢學問轉相親切而識愈朗氣愈恬既不見有牢騷不平之感亦不以一毫鋒穎自露遇不遇不過而遇伯登之文

自如也今夫水江流萬里寂然無聲一經石鍾山下則噌吰鏜鞳不能自已使數萬里不遇一空洞之石將終無聲使空洞之石瀕江處處遇之聲當滿天地矣夫無聲與聲滿天地遇與不遇也而聲之在水者自如然則伯登之遇而不遇不遇而猶遇即以司李作空洞觀可也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序李君叙滕經稿

君叙魯才士也歲作金陵遊嚶鳴之和競相引重才名滿金陵余未逢君叙之面從其飛文淑之既有年所癸丑得投分兄弟君叙文在兄弟中競相引重不知即彝所引重之君叙也把臂論聽歎然平生一日得其匣中藏讀之余曰今舉業家之窮力追新期自成一家言者多矣夫非自言其所言則既陳之芻空存之粕齒無當於作者然言其所自言而所自言者非自也以我言聖賢之言也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

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余與君叙皆事春秋春秋史外傳心化工也非畫筆也則夫以所自言言聖賢之言而欲得其所以言難矣言聖賢之言所以難者政以言其所自言不剏不新不新不異未闖至極而齟齬於偏解矜激於一致自謂識力絕出往滋為修聽所怖退而不能撈摭者祗成其為詭為僻為怪而聖賢之神去之愈遠有是哉君叙之造懷入想綿綿眇眇剏而經新而有質不一語落常吻而無不與聖諦合此其得言得所以言之間君叙其

化工乎君叙風軌特異該綜無餘徹悟靈通逢原左右而今發皇經濟盧江之綬兆足以行此一種聖賢作用知亦家夫子律令也而余之心折君叙者不獨以文矣

虞元茹稿序

予從徐兩先生遊知元茹而在徐伯子館益得交於元茹昆季元茹昆季如鼎趾立牙齒大足敵名而元茹爲伯揭螯弧而登之其天才瑋絶如駿良歷塊頃刻風雲翩翩欲凌灝氣而其于名理異同務去三雜折五鹿深入聖賢之閫不筏竺乾不門柱下不獨膺於稗官雜家其刻畫精鑿如印印泥吾目中匠心士無右元茹者元茹以讀禮未可屬鞭中原然咸陽國門一字千金定價固在予何敢阿私請先賢書而布之元茹儼然進曰某不佞不足以辱吾子然請以三年之淹當六月之息矣刻成并識此言旹癸卯秋七月之朔

序虞元靜選稿

世所稱最靈異之物無如噓呵成雲雷呼吸任天淵者矣然而是物之存身也不於躍於蟄昔老聃之新沐也慹焉似非人矣予以為遺物離人而立于獨而老氏以為吾遊心於物之初也故曰適今於是乎見龍正從尸居竊龍見耶賦文者有曰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氣潤夫何放靈異故也文不靈則不異不異則無繇籠天地無繇挫萬物無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譬之掘土成龍氣色俱枯又如紙上畫龍體勢

儼肖而不能棹雲致雨也文烏乎成雖然有文心焉夫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今之從文覓文皆知其散而不知其合者也夫合則老聃之所遊者是已彙余負笈金沙與虞元茹元見昆季切劘千古元靜年尚少時搦管為小試題輒睥睨作者之壇每試輒冠其曹元靜益下帷攻苦每拈一題輒嘔心為之不工不休說者謂三昆季者阿兄以淵博標奇元靜以鮮麗著異故稱鼎立壬子之役元靜闈中稅籍籍膾人口而卒不售也今夏褒其友人所選稿示余余展卷讀之如蘸澄水之帛懸掩日之珠令人煩暑都盡從是編窺元靜者有不詫其靈異之致如赤螭青虬卷舒在握者哉然余之窺元靜獨有自也元靜屏悟得之夙慧居恒恂恂不問戶外事如處女正襟兀坐又如老衲枯禪以彼沉思寂處寧詎工鉛槧搏紙上五色雲烟耶梓慶之削鐻也必齊以靜心未嘗敢以耗氣故削成而見者驚猶鬼神元靜之文成而疑鬼疑神也靈于道矣語有之雲躡而螾不能乘霧濃而蟺不能遊螾蟺之材薄也余謂非獨材薄物類自相召以

螾蟺召雲霧非類矣元靜存身鬮而遊神遠寧憂雲不深霧不厚久困泥蟠哉以靈合靈政恐雲霧追元靜耳

胡季仍畫竹言題辭

余燦髮即讀思泉先生文見其神情蕭疎儁遠筆墨之外別有鑪錘蓋宿會聖賢之神而意趣所到悠然出之即先生應不自知其揮灑至此不佞厥覯一切經飣詣有于先生一藝輒歎曰邈矣大雅之音癸丑春幸與季仍同籍讀其文而思淵然而神泊然而風韻灑然私心獨異之謂諸兄弟斯豈思泉先生之苗裔耶何曲肖也已而知果為先生雲仍也則又私心異之將文章真脈獨歸胡氏乎抑季仍能串接祖武而余射覆偶中之也季仍自題其文曰畫竹矣竹節節而畫之即枝葉畢肖天機索然善畫者胸中具有成竹縱筆揮灑徑寸數仞此文與可所以見賞子坡翁也而予由直謂其進乎道類庖丁之理解符輪扁之斲輪則與可之竹不當作竹觀矣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吾安知與可之竹非天然自得之文章乎與可以竹畫文季仍復以文畫竹月落庭空寒稍萬尺是竹景亦是文景善觀者能於舐筆和墨前認取季仍并認取傳神一派應有颯颯風雨來窓奈問今季仍厭薄薄青捧檄為人師必能脩君家先安定之教以教淞海比年賢書中有大雅之音超然筆墨之外者必季仍門下士也世有坡公定當賞識

叙于脩甫廬居小草

余社中兄弟推于脩甫脩甫讀禮而未嘗廢業也有廬居小草余敬授讀之然後知有以也夫脩甫之所以讀禮而不廢業也夫今士之所業毋亦唯是才情兩端足窮其枝故彼天人之逢拙譬如鋸鈍壺中斟而不出因而掩葢之則卽幸而乘至樂遇暘神忻吾未見其業之有進於技也迨不幸一遭憂戚諸凡一切飲酒食肉吹竹彈絲可以解憂何所不可惟訊以生平之業輙愀然謝曰某不天忝苦之夫未忍以及

于茲嗚呼是將誰欺祗足破英雄一笑耳乃今讀脩甫業抑何神而明之鎔古鑄今機旋趣溢惟彼洗鬱頓挫之思悲歌慷慨之意淋漓毫端則落之殷憂更有倍于疇昔也者夫亦才情之所致烏可已哉余不能爲脩甫解人脩甫旣服闋挾筴都門試以此質之都人士必自知脩甫之所爲脩甫行見吾脩甫之取殺于秋春也世其家故物光照孝德必于是業乎徵刻曰廬居小草志實也余旣與聞其緒而有感于哀者若是因並書爲之序

魯諸生課序

東土之有兗也葢鄒魯名區我夫子木鐸之址而七十子所誦法朝夕者也余昨報　命得過闕里問先寢焉委蛇數日親所習聞竊自嘆曰是域也毓聖含靈士生其間文學天性亦旣質有之矣矧其呻吟不絕于口舞蹈不輟于手足比序櫛塾家經而戶史若此也哉余同門友呂豫石少年名杰起家春秋司理是兗發硎刑明牘清風美日惟圖書數匣恣其徜徉而觀風之部披襟於山水發響於嘔唫與襍掖之士

課經課藝如逢故吾心誠好之也服日每集而課業之月有期銓敘有等激勸有格葢兩期于茲矣而不第兗屬諸生也屬之孝廉興孝廉而官者悉就冶中而淮而燕順風之請更不少焉司李何以得此道德聲氣鼓吹震盪此有機焉水之盛火之風其孰能閑之家語有日入其國其敎可知溫柔敦厚詩敎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則余鄉之過鄒魯洋洋盈耳者情見乎詞矣而所漸於司李不既多乎恭司李氏之春秋禮風雅者也通政事者也自古

治化刑政相叅敬典在德時詗不變機有固然無足異者余之不敢望司李也寧在今日在未過竟之先矣若多士巧心濬發彬彬麗藻司李業品隲而題目之多士應運而起以光昭鄒魯文學之盛余拭目俟耳又何言

大行李元白年兄華山遊記序

宇內洞天不一而二華之勝稱首諸嶽蓋上干青冥呼吸帝座昔人李白所爲搔首青天之恨也然攢壁研峯領袖山水縱汗漫之遊窮幽渺之致者不少往往得之騷人逸士而今騷人逸士游踪所到灑灑筆墨者亦復不少而未必盡在乎山水之間則遊之道難言之安見松桂之有關心而纓組之受世羈紲也是在遊者之自得耳元白博雅風流故多勝情奉天子皇華之使敷命四方天又假之勝緣華之與元白遇也元白之與華遇也與劉華隨留連顧盼一草一卉一泉一石悉移來尺幅騷人逸士所不能得者元白若獨得之賓主去來唱和更迭孰賓元白孰賓華山爲問主人有知之者否則讀斯記也元白有不可告人者將摽響壁間而我已在二華深處矣元白以遊記我以記遊元白遊乎文茵暢轂又事豫章香爐瀑布屏風雲錦覦五岳尋仙何如他日歸又當以李君侍御之謠贈我也

叙徐季曾稿

往者余與徐季曾暨葉以冲方孟旋以里選入成均受知馮黃兩先生兩先生國士遇之師門所䇿子者率先後取大物余於季曾諸兄弟不勝心折焉逮癸丑余始附以冲起丙辰孟旋今年季曾余兩三人之相視猶奮相視惋惜相取次慰藉殆幾年間而若樂之一成也季曾闈中牘先捷書膾炙長安名字出盡爲得季曾者賀而於其高第覘以爲常意其得之也已久矣而余三人之相視而嘆可知也噫射有常儀

鵠於何餌付之儵然譁爲左券而還以相畀則有操其在我者而余愈心折季曾矣

叙陳維立娛生草

維立之起丙午也冠余同門甫總髮也幾上公車今成進士冠同門諸進士猶之冠余同門也其年猶然少也維立困公車如稽而兩冠同門又如務其何難且易如是噫不如是不見維立也不如是不助維立也助之者大之也以維立之才冲年聯第何足爲維立多然使冲年聯第有不盡讀之書有不盡茹之味有不盡經之慮容有得嘗我窮我者何如今日所得多乎維立育鞠食貧絕無一廛樓其胷次日夕頼爲

將母者惟是筆耕舌耨不遠千里闔一寒廬母夫人而人欲睹其面不得也一巳之精神獨與千古聖賢相爲玄對思議未達丙夜不瞑凡遁變以有今秇而其自性自靈深於淵源則維立之爲維立得之助者多也大之而施于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序劉晉仲醉石齋稿

往余開中受知富順劉先生侍先生府晉仲方九歲余不知詩晉仲亦未嘗學詩逦所適輒有鉴唫亦不拘商徵居然成誦一日諸君子奕戲謂晉仲若能詩試若以奕不移晷應聲曰日數爲棋數歲月指掌裏何不每日開却只下一子僉舍奕叱詫奇之他日大率類是後先生還蜀別且幾年所去秋晉仲從先生來京師纔寒暄便出囊橐中語則峨眉天際與在途所經夷險無非勝情時將論秀余以舉子業相勖晉仲固奇於筆墨之外余固株於繩約之內者也秋闈罷晉仲詩已命之梓人問序余矣余終未敢言詩就晉仲詩窺其性情覺生來夙慧牙頰間別有一鑪鞲非墨槧人所可擬議此何足槩晉仲哉荆山之璧爲圭爲璋錯以金玉而美哉或盡于彫也南山有竹可通犀革而鏃而砥之之始入深也則物有固然亦有不得不然晉仲而知其然所陶冶性情而輝煌于事業者四始六義又何以加焉晉仲其勉圖之

敍方伯書集梧閣新稿

易稱同心如蘭予與方伯書之謂乎進同藉也政同部也志意論說罔弗同也者伯書謂予天下之攻藝術者乃孔氏通家惟予有私焉宣聖之裔當唐時有令子莆陽會惠民勤學士類蒸蒸起以至于今孔令之澤甚長以故涵江書院所尸祝孔令者迄今最盛予也亦猶被澤而興起焉者唐人有言文章有神交有道會合之神良非偶爾因各出其制義相砥予大服伯書伯書亦不鄙夷我也伯書瀉才逸韻卓識精思冠絕一時予自知萬不敵丙午伯書冠乙榜於鄉余癸卯幾得復失亦彷彿伯書獨伯書解牛之技久而硎新今日裒然聯第如取諸寄余雖倖舉丙午兩頓公車今始得執鞭弭奉伯書周旋余又自知不敵而伯書顧語我曰我兩人譬諸草木冥臭味矣予則唯唯謝不敏夫謂同味則何敢差池謂品格高下盡無軒輊則余何敢今夫楂梨橘柚皆佳果也而蘋婆荔枝獨以爲珍荔之出於閩者蒲陽爲最出蒲陽者宋氏香爲最固未可槩準之矣方今天下文運闢方

[illegible]奕而伯書冠軍于是乎授之錄入公宋氏之珍于天下亦使天下謂予兩人材品不同其臭原合也

高明杜烏懷草題辭

高明杜楚材也而舉於黔今年公車未第結社長安賦詩論文無凉燠也俄而乞廣文毡以行欣然色喜余曰以明杜之才之茂齡之攻苦不輟轉盼層霄之上胡俛首寒毡爲明杜曰不然余幼失怙余生母亦早世提孤孩以有今日繄余嫡母是賴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廣文廨不越鍾釜聊遂吾將母之私耳俄而以烏懷草見示余曰有是哉明杜之孝也情見乎詞矣其請廣文與其得請而欣然色喜良有以也詩以言性昔潘岳讀夏侯湛詩曰此文非徒溫雅乃見孝悌之性余讀明杜烏懷草亦然孝者百事之紀始于事親終于事君皆孝也可以知明杜矣若其母之節勵栢舟以玉藐孤於成明杜且自陳於　天子將褒嘉之不獨諸友生詠而祝之矣

董建叔來雲舘制藝序

山陰會稽夏后氏之所藏典而古今山水之奧區也其風氣之鬱渀所蔡滙每每有異人焉起其間爲天下鴂伯予當時固聞有董建叔其人文名嶷嶷時彦矣癸丑幸舉同稽居比屋因得朝夕言笑閒出生平制義相示建叔若以予攻苦此道謬置許可逮視建叔之文如探書禹穴茫然雲章霞篆之不可端倪也又如看寶觀潮夜明空青觸手盡是而天吳罔象澎湃狰獰不可測聽而狎視也張賓王氏探討天下奇

士文章至於黃庭不能終讀亟號之曰鄧林余私謂建叔當在烟霄之上其以絲綸黼黻奏功而緣資尋格遂綰溧水之綬以行溧水與吾邑相距百里而近皆留京之甸也以建叔文章卜其政事豈直溧之民實嘉賴之即予之族黨之姻婭繫猶在建叔之宇下日受其噢咻者第建叔蓋代才割一邑說者不無枳棘之憾而建叔夷然不以爲卑余謂丈夫逢世樹勳譬山川雲雨或油或族風或條或緒於沾溉有大有小然以一方天下齊物而覩其潤則同余又見六月之旱未族而雨先得者先快則余今日於建叔之謂也建叔旦夕鳴騶矣鉴琴之暇出其文章南指都人士俾遊大方而予兄弟輩計必長跽階下執經以請亦猶不伎之在下風是編也何啻拱璧之先駟馬哉

紀在魯齋評文姓氏

余往者負書千里後人枝上文字相知卒多勝友嘗評余文爲棗梨灾今年倖舉南宮長安中猶余索稿者漫請之漫應之不復別好醜一日余友方孟旋張賓王欲併選以出閱未竟賓王東海孟旋西湖余稿亦多隨馬首分飛矣爰以在魯齋稿請郢師門并二三友人共證之以應剞氏往刻有人選者則往日師評如楚韓座師蜀之劉師在焉諸友生之評亦在焉信安孟旋（應祥）句里賓王（崗）與王無近（祚遠）古棠陳惠昌

（惠元）秣陵徐仲芳（揚先）臨城羅孝可（尚忠）菊江金二水（宗範）晉安蘇伯潤（奕）吉州蕭伯懋（命宮）松陵周季侯（宗建）勃海李尊尼（魯生）婁水黃經甫（元會）陽城劉俊卿（鍾英）田崑季寅仲（生之）季黃（生蘭）華川馮居易（維佐）今日評茲集者也於茲集識之昔韓宣子聘於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余兄弟治春秋叔季問治易兒侄又有戴禮余家魯也舊以在魯名齋卽以名稿亦徵諸君子爲魯君子云

建德會館題詞

各郡皆有會館也吾池如貴池如青一邑而兩館焉如建如東則兩邑而一館未有也輻輳長安蹄輪絡繹其寄天涯誰爲地主非計之便也余爰與計偕諸公暨在都門者共爲倡始以義以例捐金爲置郭外小閑宅一區以待來者夫合兩邑之全豈不足當貴青之一歲月漸深物力漸裕開而拓之日可俟也昔有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皇都之下數千里外費不貲而有如一家聚族而謀此一段氣誼較之一身之功名

富貴又何吝惜之與有願諸君子卽爲平地之一簣而不爲道舍之三年也直叙數語於首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咸
弟太史貞運玉橫父閲　男尚豫仝編
弟　貞會青城父較　侄尚乾

吳公澤文序

古潤吳公澤者才士也往余請沐時余姻家子徐生羌之與讀書三茅山余未逢公澤之面心知公澤矣讀其文想其人殆月中楊柳露下芙蓉一塵不呈鳳凰而傀者焉余於公澤每失之交臂適今仲弟𫝊公

澤起旦暮長安因得發笥中之秘而倒其藏也以覩三茅何如哉霏霏謦欬如出一聲而獨所意爲月中楊柳露下芙蓉信哉文章者情性之丰標也且文之爲俗化遷也久矣呌噪者脂膩者巧利自雕者各吡其奇以奇人人盡摭其奇奇之而余亦爲之目駴忽不禁自折其矜鋭今讀公澤近稅而余爽然自失也其有功于斯道多矣

吳彥章西山遊紀小序

彥章負靈異才追古作者文章名海内亦既足不朽矣而高情披韵每風景縱觀不能已一巖一壑皆其絲竹清音也茲謁選金馬且賜尚方仙舄行矣還復作西山遊遊有紀有咏一入清眺盡具品題彥章故多勝情往往情與景會生居紫陽白嶽之勝今桐江富春又各獻其奇俟彥章車騎昔人觀朝榮臨清流覽蔓草悠然自得通於政事彥章櫝燕吳越之奇而賅收之寧在乎山水之間而所得亦不獨文章也彥

章好遊乎它日當諦我遊

天問畧小序

昔韋宗睹傳櫝論議因嘆絶其奇以爲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華宗夏士亦不必八索九丘旨哉斯言世固有奇文妙理發于咫聞之外者茅吾人墨步方内安睹所爲奇人而稱之予于西泰書初習之奇及進而求之乃知天地間頓有此理西士發之東士睹之非西士之能奇而吾東士之未嘗究心也天問冊特其一端其言黄道似沈夢溪辯九道之説其言日蝕由月似王充太陰太陽之説其言月借

日光似張衡靈憲所什生魄生明之説其言諸天似有出諸儒見解之外而又非佛氏三十三天之説者嗟乎逮代天官書唐史甚精以其多成于李淳風之手畸門校著視它書楊藻揆天者愈也今西士以其畢世聰明求之于天而通以中國之書使攷測者乘之不大有裨助乎夫精如淳風而麟德之暦不能不爲太衍則蕞㦸積畸所繇然矣今之精差漸久纏殺不應而授時度事亦漸以不符正之宜亟則有關于三辰四游者其書皆宜講求是書又不止攷測之助已也于徒詫其奇者何有

李立孺稿序

余於李氏伯仲世有過好聖從刻縣書余偶片言作玄晏忽立孺相過從則又出一稿相示行懸之國門矣立孺瓌瑋爽朗往束髮試邑間余輙奇之別二十餘年而業益進名益爍其手出一冊見示十之一二大抵以淹博之才運以巳意機軸局陳悉由我造所謂文字外別有一物以主之不必應規入矩而含毫落紙之間適然自異視世之以饕續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司爲鮮新而沾沾自喜者大相徑庭余每讀

李氏伯仲文而鼓掌曰有是哉文定公奕世文才見於通德里門令人應接不暇者如此而視昔李氏兄弟所號爲花萼集者聖從伯仲其殆過之耶爲短語弁諸首

王非熊稿序

非熊擅才名髮未束盡讀墳典丘索書文章意氣具足千古制舉義其一班也讀之不落今唾亦不拾古緒博學明理成見在胸尋常人幾摹臨雕畫之不得非熊飄飄徑吐自然骨峻風遒氣群采異別竪一壇宇記癸丑非熊卷出都人士握首咋舌閧然奇之是編也成應復如是雖然非熊豈故爲奇者天蒼蒼冥冥耳問誰轂日問誰駕月匪轂匪駕問誰轉轂則亦至奇矣麗於天者天所自轉天何言哉非熊學有元

本語無依附平奇奇平非熊何知知有其故吾耳世人囿於所狎不得非熊所以奇而奇其所不奇噫今之譎奇似詭者多矣

蔡伯淵自纕齋制義序

余之知蔡子也蓋於庚戌冬之十月之望與蔡子遊後武夷於時幔亭來風天遊履霜三杯水樂步中宫商賦詩酌酒具曰予聖誰知雌雄所知既俛俛仰獰歎二人者俱未脫於名場出先賚以印證余亦磨厲以相從蔡子謂余曰吾埋照鄉閭獨居一室師墳友籍吾多所涉覽鮮所置筆間有朋來邀之不置亦復伸紙和墨無所藉匿筆不計其雌黃眼不論其白黑或有阿吾所好謂其脫象言之外超然自出於胸臆

蔡子曰疾徐爲苦實未慊於吾心豈可聽竽而題之以瑟我今日之所以示子固也錯諸家命副墨觀子嵇中之模索若夫待豫章七年之後賞瑚璉東序之間媛人自可逢場何羨乎欽風期於千里對青山而浮白怪奇哉余疑聆而卽得於是文無曉蚤信若膠漆闘辛及癸自南以北上對公車姓名相燭懸書國門互相指斟吾儕有感於斯文將毋曰癸丑蔡生自纕齋艸孔中甫序大半是庚戌初冬所作

呂豫石稿序

呂豫石東垣才士癸丑余得爲春秋同門友少年嶠第初接其眉宇高超散朗如玉山映人飄飄乎捫閶風而躡縣圃又如昂霄之鶴亭亭嶽立令人不可攀附眞神仙中人也比讀其公車稅有韵有致有骨有神雅肖其所爲人已出爲東魯司李鉛槧甫脫于腕牛刀風斤練若素官平反之恩旁流郡國而風裁惠露則又無不肖其人與文也者案牘之暇揀笥中制義若干首不忍以筌蹄擲之命付剞劂書問序于余

余媺媺讀之其剖露靈心刻畫妙理有韵有致有神有骨越數百里外清芬逸氣猶噴噴來逼人一如其所爲公車稅而又不啻接豫石之眉宇也夫學士家以寸管代聖賢之口傳聖賢之心稱子百載知已不獨文章著名當世卽人品政事咸於此乎在而豫石之於家夫子身體之覺觀切有餘味蓋豫石業春秋春秋稱家夫子刑書史文如書筆經文如化工崗精此道者其發爲文章政事皆所謂以造化手幹旋造化况豫石理官也又在東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今日所羨墻面則傚者知皆家夫子律令而以隸石人知其文以其人與文知其初試之能爲士也吾進而求之春秋

史懋德養拙山房社藝序

史懋德承安名家子少年英穎翺翔璧水間嘗以箕裘之業偕叉將彥用能同人於門廣收麗澤子友張九方與共鉛槧有年所一日以社中制義授之剞人丐書問序於余余嘗觀論書法者矣纖穠異態疎密異致軼宕之志峭絶之氣滔滔閑雅之容雲集水散百體千形爭呈巧媚夫豈一槩論哉予未盡讀諸君子文就飛義中所寓目者一斷嘗之方之內方之外各隨其才情之所到政不必拘其所爲陶俗姿而自成一風味者大率類是懸之國門觀者自有正法眼予獨喜懋德諸君子大肆力於斯道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南金無盡名德重光將於此集觀其深矣

呂豫石年丈攬轡詩艸序

豫石在長安日與予晤對則仡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爲會司李才一歲有奇辟刑之勳爛焉四國而其器識操履溫然凬然冷冷然識者稱爲玉壺冰是歲予奉　命將家大人還里道經魯謁吾先夫子則豫石有衛士之役業先予之泰予悵然放舟而南秣不楚有客過予問之故則出袖中所刊豫石詩草示予予讀未竟輙有山陰雪後之意躍如欲往予乃信豫石神交也豫石醇雅方正雅不好嬉遊然所行部州邑有名山水亦遑遑不肯放過雖車馬困頓牢騷中必探玄尋幽極天趣所之凡所之輙吟詠滿篋批月抹風揚古花今森如也客曰豫石天趣豪邁才華過人乃爾爾予曰不然此亦豫石一片澄清之志所勃發乎豫石嘗登岱曰美哉嵬嵬乎峛崺乎吾仰止乎觀海曰美哉泱泱乎莽乎一碧萬頃乎吾望洋乎探泗水之玄撫嶧陽之桐吊昆崙之松曰美哉淵乎亭亭脩脩乎雖然流泒乎紹桐薪乎松不封秦乎微獨此也所過馮吊感慨甚楚麥秀皇華陟屺之情溢于毫楮知豫石者不知豫石者皆曰爲政不廢吟咏予曰吟咏所以爲政也客曰子知豫石且深知豫石請以是言弁諸首予許之客難其名嘻予不云豫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乎卽名攬轡若何客以聞諸豫石豫石曰某何敢某固名攬轡以終年馬上無避攬時也如中甫云則某何敢然而某志也一日客抵掌役予予卽忻然操筆題曰攬轡草

家弟開仲懼思艸序

余家沐與家仲季僻棲村落無詩酒友惟環牖有山負屋之陰松林千樹平泉溝澮間瑩然如練鳥聲時悠悠入韻常與家仲季手一帙隨意籍艸而坐詩書外絶無他嗜好家仲力能勝酒每小倦以酒澡其神神愈王上下圖史或含毫落紙栩栩意得也余不善飲時烹苦茗數盂相與對語而每取其含毫落紙栩栩意得者反覆咏嘆之覺芬馥之氣滿於山谷清越之響諧於松篁不能窮其志而盡其變余亦栩栩意

得也夏杪余入長安紅塵十丈體骨多俗累上有書尊中有酒而動思鄉時蒼翠烟霧松風禽語與家開仲所爲含毫落紙栩栩意得者祇添池塘春艸之夢一日家仲郵寄懼思艸同門友劉俊卿黄經甫在坐余出而侯曰今日彷彿與家仲語而如在余家山谷也兩君曰是則然矣而余亦彷彿與君家兄弟語遊君家山谷而芬馥清越之外疑別有物焉主之而眞未足以盡其變而窮其至也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劉輪得心承蜩用志庖刀之躊躇四顧其思乎其有不思者存乎開仲栩栩意得也惟思云何三年拜賜開仲固別有取耳矣余因識之以語家仲

周坤平詩序

今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詩也者根情而苗言者也風雅遠頓六義之微余一無所窺見而今之詞人墨客獵聲鶩藻以詩見長者抑何多也其盡體物緣情者耶余奉二人歸里門經鳩茲坤平先生以詩草見示逾月亟書問序於余余不知詩惟是坤平負淹博之才往以明經振鐸余蘭寂寂寒氊何足酬其平生而坤平夷然恬曠日與諸子從容講席呻吟調咲廣文直寄焉即祿不逮釜束修以上不難傾數襥之備爲阮士計燈火及瓜而代則又超超俗趣拂衣事休沐矣先生先覲于嗣逮溪李垂成而官蘭亦已見夢總之瀟淡簡遠之致於世在有意無意間以聽其時之所觸而舒其情之自至當其橫經蘭水固已抗志浮雲師友林壑而其情固已遠矣世之志深軒冕而汎泳皐壤心纒幾務而虛述人外情之不存文於何有坤平固又世俗之振鐸哉詩在直尋無須補假坤平不必一一模擬而雕刻之曰六朝之望風雅者何如余亦不必一一比擬而形似之竅吾竅情吾情而言而暢而永也詩在是矣

虞元見清遠齋書艸序

余與元見越千里蘭臭辱收嚶鳴同響矢志清遠齋圖千秋業丙午余倖尾元見於南元見艮驗逸足搶捍凌越賦而冠天下麟士追逐之不及也曩昔對研席時搆一秋元見謬知余余知元見今元見懸書國門豐諸陽劍奇峰異彩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有目者盡知之寧胥余言然世知元見文余又知其有用之文元見意氣豪上籠蓋寰㝢襟胸無些子渣滓寤寐蘭編歷紀圖典之用設以身處牗時疏可咍可涕可

愕之故輒慷慨憤發而今大行事業躬親見之元見刃發新硎用以料理時艱擔當天下有用之文章必非同本異末始素終玄余又實先天下而知元見者余既梢肝相信竊附心知則所爲敘元見者無腴詞繁稱亦不自知秋棘之美春林矣

元見麟經艸序

余友虞元見以麟經爲天下第一人年最少才名是著天下引領懸書元見居常又喜爲麟經秋意必有道德五千望天下人服而何以少許勝曰元見之喜爲麟秋非誇多也其天才綺練緒古茫今于吾孔氏刑書博極諸名家主會以自心栩然獨得千經傳聊以是遊戲三昧與之所到挈一題捉筆起舞不移晷已滿楮雲烟出以相示讀之如百練金千幅錦萬頃波麗語天成藻思霞絢無不供其筆端而取之左右

逈其軼勘傳意婉轉肖象勢藉自理涓滴不漏一一稱量不爽錙銖尺寸盡得其神理緣實數華而種種諸妙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非劬勞憔悴於轍轍者也余共事元見久甚每當元見惟有伸舌汗背而已今日裒然聯第稱麟家宗匠豈偶然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不能逃衮鉞一字世有領畧元見者即此十二題其子十二公中虛虛實實微微顯顯援刃砉然而出以鬭勝天下無不反走則會心處政不在多矣元見手錄有麟經秘旨參諸前輩名家而折衷

巳意出之羽翌文定與諸名家三二都二三京亦嘗在今日春秋公天下爲心元見以春秋見于　而用以相私或不其然因敘而及之

家仲種竹軒近稿序

余家伯仲五仲爲開仲余爲伯余讀家仲文則不自爲伯伯仲閒意阿私所好外人論恐不爾一日以家仲稿請于客客讀未竟嘆曰難哉技至此乎余色然問之彼方自旌其所易而何云難客曰人惟不得聖賢之所易而逃之乎恢恑憰怪穿鑿嶢崎以不顧鄙書燕說之誚相詫以爲難而彼其難之乃實易之開仲默體於靜一之中翹然自得于衆言之表警證思矜衆慮鋒今古于自心而恣其所如率不難聖賢本

色開仲不知其然人亦莫知其所由然難矣哉余曰子之言皆易者機又何以難難然援刃皆虛目牛無全易矣而猶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其易也而後乃今知其難則子于家仲深矣家仲世事都不料理守春秋家業時窺壁藏髮未束漫有名海內亐不虛發戕必螫孤其苦心此道歷凉溫忘食寢不窮聖賢之奧不止而乃易言之非易爲難自難自易余兄弟不敏癸卯並受西蜀劉師知得失固巳事獨吾師文章爾指天下初不敎人難余兄弟業援其

所易巧咲于媚非余所長夌飈之羽不求反風我輩爲人大率如是亦終從其易而巳矣客與余咲而相去于其刻識所問答者代余序于首

金叔朗義小引

世之文者相矜爲新奇曰新奇非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饑能飽則巳奇矣吾黨金氏世爲文章林府棣萼互映標能拉美導其清源余友叔朗自負慧業嬋屍囂埃之中專精聖賢服中周巳江漢而所爲文大率根極理要攄性靈所自得咏嘆中雅轉運中律不矜詡於刻棘雕楮之奇而卒平常尋味之所不得異新奇者耶今日功令文運一轉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處叔朗推冤會以讀禮不能屬襪中原刻行卷于世世有如文章者放開眼目謂叔朗何如文且想見叔朗爲何如人哉余與叔朗敦袒論心商確此道久矣于其刻弁數語于首

許培元傷寒論祖序

嘗謂天下名醫不少明醫少明醫而少也不謂名者實之賓乎方今富貴家生尊于天下癖疥之恙腹心視之醫者偶一中遂曰此盧扁後身相與名之譽虛捕影者益名其名藉甚而見人五臟指下了了者幾人故名醫不少明醫少名醫而明醫則尤少名不有其名而明不恃其明尤少之少余嘗為邪氣襲所延者諸名醫也余病甚不測其何如明第余病未有以易也諸家三部九候不同切風寒暑濕不同論補瀉溫涼不同劑而余未有以豁然愈則醫固自明余不善病不能投其所明耳以余觀于吳越諸君名實合符不勝褫然心折焉培元許先生少有大志時之不逢世軒岐術大有聲而度甚恂心甚虛望聞問切不專有所執於諸秘密之證不可救療之疾鮮不奏効博覽今古著方滿笥刻書行於世獨有傷寒論祖余見而奇之曰甚哉培元之用心也今天下怪証百千萬變未可名似而危亡在呼吸莫傷寒若治者但以經絡之傳變按圖索驥而此之悞人多矣培元所著若干卷探本推標剖其祈似靡不燦焉指掌對證對方投劑自霍然已者誠不可不公之世也余耳培元名且久而今服其明覺嚐余觀人未多耳天下未嘗無明醫也

題家廟放銀簿

聖祖祠自永樂年來久矣萬曆某年有修葺之意予姪既繁慮難令終爰藉邑侯李公鼓舞家之子若孫不期年廟貌改觀此後凡我子姪有進取者輒有所樂輸有二三不率家規而謝過以贄者輒有所薄罰蓋皆出自我子若孫無忘聖祖勸懲一念抑祠中藉以廣積貯爲修理廟之得有今日也聖祖之靈也第舊日與事者髦矣往爻後之人寧獨無中者才者析薪而負荷者竊計永樂來舊祠尚有一擔諸亭今日

祝融之燼未能盡復而宗祠之後且不可無寢室棲諸神主今除已往動支公費外偶檢匣中尚餘銀若干兩欲遽有營建則大廈非一木所支聽其貯之笥中則実取於朽蠹别以供不經事無益則亦何當於諸子姪之一鄉敢與諸宗約自今日始照祭祀諸戶中公議有力者每年輸二人領放一兩爲率一週年子毋計一兩二錢五分俱以正月初七日領卅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銀交入過期一日罰銀一錢週而復始其有進取倖僥者不率家規者仍如往例量捐示懲勸時日既久銖積寸累或自可相時舉事其有當領而逃避者是不爲祖宗任勞怨其不當領而垂涎者是卽自爲染指地其或見獵有喜而取以逢場作樂搬演戲文者是又以祖宗公物恣爲淫蕩之習孔氏子孫當其不然凡我族衆訟言攻之卽置簿一扇載領銀各戶以此意書之于首

題家廟祀簿

吾祖立聖祠歲時伏臘舉祀舊矣先是徵聖祖之靈沐朝廷恩波得與於編氓蠲一切徭役恩典之廢也自別駕張君署吾邑始張人審編而貪垂涎此中不如意訛儒戶免帖置不問且執吾請逮其敗官去贖全於府始得請以歸噫張何如人獨并自孔壁中來耶自是子姓多貧窶往祀典從其豐後且幾於乏祀夫澗毛蘋藻可薦可羞吾祖嘗曰從儉曰寧儉曰不與祭如不祭吾子姓飲河思源第不失如在之誠即

不必備物以薦可也舊有祀典載在舊單聊以未入者增入相期恪共無替云

題張本虛伯仲家藏名公暨其先世墨跡册

張本虛本德家藏　明時諸名公暨其先世在中先生以下墨跡裝爲册復將丐諸名公題咏以彰其什襲余捧閱浹日不勝欣賞自昔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此蓋古今希罕後世亦不必拘拘刻鵠而圖龍也能留神翰墨揮灑臨池自成一家書譬之絳樹青琴殊姿共艶隋珠和璧異質同妍是册也録諸名公而想鍾張録張氏世翰而想羲獻合諸名公張氏世翰而想羲之昔日尋諸名書自謂

鍾張爲絕倫而羲獻繼之則張氏之家傳楷則世足箕裘有以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觀者題而咏之本虛伯仲且又得名公墨跡與此册並貽後人愛駿骨而賞孤腋又不獨以今日什襲見繼述之一端矣

趙虛白搆靜室引

句曲爲金陵地肺脉連五岳往往靈氣所鍾代有異人青元故仙觀嗣法趙虛白髮未頒以懶放與世咊不合乃令屏紅塵煑白石性命雙修居然葛陶仙風試者曰買山而隱可乎然青元丹井政稚川修煉處小隱山林大隱城市何必有所虢而逃之遂謀於所居隙地搆靜室數椽夫余在世網中談玄說妙青鸞白鶴尚非余今日事弟有恬修如趙子者余所極爲嘉予而願與同志者共助成之有不慳囊中金此舉庶不爲道傍舍矣

募小祇園疏引

上人靜逸亦沙門中白足也戒行既嚴慧根亦普一日問疏於余謀修祇園之舍莫聚恒河之沙欲儆檀樾功德於大千余聞施舍偈有曰功德施有曰福德性施廣布黃金功德施也度一切菩提心至無老死相大福德性施也亦惟有是功德施而後能成大福德性施也茲祇園之修上人以功德施募諸檀樾諸檀樾必證此修果而或即以大福德性施募諸上人願上人亦復如是

爲陸復成助婚疏

陸生繼統者家世松陵流寓茅渚地逢梁氏天作奇緣憐丈夫餬口無資延爲西席顧女子終身有托選作東床盟方洽于晉秦轍遂征于齊魯海萍何定難尋遊子之踪臺柳空垂幾折他人之手幸之女同心不改適蕭郎與國言歸屏雀猶開欲續緣子種玉裘貂已敝嗟納幣而無金今已爲三十載有鰥豈復能廿五年後嫁吾儕目擊此事心惻其人旣叶鳳占忍令亡環之不合助申鴈奠欣看破鏡之重圓可以施仁相期仗義全人夫婦見我朋友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闈試三名

皇上御極四十有一年癸丑春會試天下士貢

天子之庭者三百五十有奇旣釋褐得勒石成均以

垂不朽故事也時多闕而不舉今

上加意興賢制額視昔有增稱一時興數所可以題

名請

上報可屬補臣記之臣謭劣無文顧此多士臣所薦

也敢無所以將

明命廸多士者臣惟

國家人文與氣運相爲協應龍升雲翔虎嘯風起

多士策名

天府也天旣有以開之登庸之彼制科爲重士應運

而起成進士和璞盡剖振鷺充庭卽不待鐫甎

其榮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唐虞之際得人爲

盛彼其時協和克讓斬於各盡其道何嘗有一

毫兢名之思而九官十二牧其名至今在周之

興也豐芑棫樸士所涵濡於道化寔深以故濟

濟多士名爲周頏幾與唐虞絜隆比美古之人
盡道而忘名後之人輒因名以自勁玉蘊於山
珠藏於浦卽不名爲珪爲璋升淸廟明堂之上
而渾璞之氣猶凝蓄於兩間故士之名于其來
遇常易完於其旣達常易壞蓋士業脫潛離隱
稱一時之殊遇則身顯矣名亦顯矣因名而生
兢名之思則似形異趨不執正而矯奇不寧靜
而躁競究且盡失其本始夫
國家收多士於尺幅中正惟是乎正通達一遵聖

賢之執而臣所與多士相諴亦惟寧靜之兢兢
矯奇自見躁競相高始素終玄是士以名俟而
遇以俟天下國家亦何取若人之多也而廣額
之爲且名未可競而躐也士以其未始有奇者
得名而一躋通顯頓喪其所懷來實之不存名
將焉附且彼制科之重士與士之爲制科重者
果一脫離潛隱置身廊廟其榮名遂無已時乎
道德有僞也事功有僞也節氣有僞也天下萬
世之稱譏褒刺則三代之直道而行無容僞也

彼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者非其競名之謂
天下而盡有顧惜名義之士則綱紀法度無日
不行於世帝治無名周道之不改所存者名耳
多士感奮風雲遭逢
聖哲立功立言皆於是乎在然而立德先之德立而
文章功業始有以自樹卽無意于名而名自不
朽多士儘勤思不朽之眞名乎毋亦常平無奇
常靜謙謙以實
宸謨康流品庶幾裁克贊師濟之化不負應運之殊

遇而臣亦藉以無負
天子重士至意矣是爲記

重修　勑封武烈大帝司徒余公祠記

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余邑城東偏十五里而遙曰余村村故有余公祠不知起何代里中長老皆云公前身即樓神記所稱陳公杲仁常州晉陵人也在隋煬帝時拜爵大司徒唐高宗時以護國威靈封號武烈宋宣和時賜祠額福順今相傳余公司徒則同武烈則同祠額猶榜曰福順則又同不旣儼然陳耶何以余公也毋亦以余村得名耶然邑乘秖載余公祠不傳疑

也邑奉公甚虔歲時有事祠下者趾相錯諸水旱疾疫若祈若禳遍走羣望所不得者力能得之神凡枉撓冤抑號籲無門者質之神輒昭答知嚮歲以秋中即爲迎賽期自邑侯而下若薦紳學士若邑民若四方商賈無不儼恪致祭歷四境巫祝應接不暇居常過之即樵牧必頭搶地雖憑虛祀者若赫然臨汝蠹嘻非神大祚吾邑有功德於民甚著惡能合離萃渙致血食之報者歲久且虔若爾耶余村爲季曾里祠人就圮予與季曾孝廉時謀新之未就季曾伯兄首

請於邑侯王公旣獲請士民檀施者不相而赴即故址而重厰之前堂後寢棟宇翬飛兩廡翼翼置亭左隙地以肅祀事廟貌奕然改觀其前爲孔道故有亭以憩行者廟址負北岩而峙山色環翠樹龍烟靄神之靈爽若與山川清淑之氣瀹蔚其上先是予上公車纔渡皖神即見夢夢中語頗悉且異余逡巡謝不敏癸丑徵神之靈無敢忘神貺從燕邸貸貲寄邑侯爲檀施者倡而季曾伯兄愈藉以畢力營緝功成不日也季曾伯兄早負奇未售中年偶以疾失明諭所

甦虔從瞎中檀索一一若燭照謂非神襄之不可志公之福民利國其允合祀典者旣未易更僕隨舉一人一事而靈應不可思議類若此血食億萬年誰曰不宜孔史氏曰神之時義大矣哉神福民於幽者也而明格之非邑大夫首任其責乎民之頌神君歌孔邇也不戒於祀事孔虔也邑大夫率民事神因以事神者治民以民之神事我者代神治民濡沫邪翼不遺餘力而神格而降之麻可知也此所謂神道設教者也時之時義大矣哉說者謂先聖不語神然而害

盈福謙餘慶餘殃之旨抑何諄切焉徐氏世有潛德今廟貌聿新季曾楓爽然覩禮闡神之美報則世德有以召之矣由徐氏槩一邑人文挺生以冠冕宇內者政自未艾語曰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其益隆對越無作神羞弁髦負邑大夫率民之良意予不佞願與闔邑諸父老子弟共勗之哉祠新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邑侯王公某號懷楚蜀之灌縣人繼事者某公某號某某處人今樹石加庀飾者某公某號某某處人皆鄉進士首事徐廷藩郎季曾伯兄失明

而工程度者也首尾凡八載厥勞最著世率覩覩爲本里吳氏共襄厥事者某某例得並書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試四名

天下無不變也無變也聖人不以我爲天下用而以天下爲我用變與不變之間不受塞而受通通者靈通也靈迭即變化也故世若未有以相易而聖人悚然世若有以相易而聖人恬然以我窮變不以變窮我以我之心窮變不以變之窮我者窮我之心目睫闔而天下國家百千萬世之變無所不變無所不通通於未窮而變即無變善哉聖人也今夫仰員天觽

方朔和春者不能不變爲暘夏變爲殺秋變爲約冬既以迭相竭而變則變者已窮既以迭相竭遞迭相生而變則變著窮又已通矣彼剝復失姤之際方晟於西旋生於東一生數數復歸一其所爲變者變而未窮者其所爲通者通變於未窮者順流如環一象緯者可管窺蠡測奚俟聖人爲如以爲變生不測即聖人不能不變而又必以變見聖人之用聖人之綜理萬物調燮元化桄方寢繩蓮沉不通者竅理之道氣戾物者絕止之席蘿圖而休窈穆何有於聖人之

變通於變而窮始變矣亾羊之歧窮矣觸羊之藩變
矣惡覩所謂變而未窮者而又以此顯聖人之通哉
聖人之通靈通也不通事變而通理變不通形變而
通神變其視變也猶不變也視不變也猶變也五德
之變而互推三正之變而迭運繁簡質文剛柔靜躁
之變而相救相劑總之吾心之通執道要之相乘其
要歸之趣漠漠無涯之宇其自皇王帝伯元會運世
以至匹夫匹婦一莖一卉息息相通于變萬變正未
有窮而何不可通之與有故聖人有聖人之通也聖

人有聖人之變也聖人之通其變嘗人之所未嘗通
未嘗變者也常人窮而聖人未窮也何也必然不必
然或然不或然聖人總不以亂其精神嘗其志慮諸
凡微而毗著瑣而基洪始而怖卒涼而儆貪總其憂
勤惕勵之心內之尋常而不塞通之今古而不窕無
息不變無息不通無不變無不通卽日中卽陰雨也
卽安瀾卽鼎沸也卽泰御卽復隍也不見舌而通守
柔矣不景杜而通持後矣不象著而通精丘矣不熱
升而通炮烙矣春女思秋士悲物化固已自然而始
乎治卒乎亂泰至自多奇巧者則所爲幾者動之微
人亦能先見之見其所生知其所歸同日被霜智者
弗傷況聖人乎聖人通變者也豈觀變者哉聖人之
心一而已矣一則能變一則能通一則能窮無窮極
無極天地之賾該于六位萬殊之曲窮于五絃非聖
人莫能盡變者非聖人莫能通變也通于變而卒未
之有變也抑厲盧時諸侯執玉者八百厲召之告誡
其君卷阿旅獒自立政任人外鍾鼓不解于懸肴膳
不徹於簡有常而無變迨周道中興克復小雅儼犹

見幾變爲寧宇豈非通其變于既塞者亦可幸無變
哉而識者猶假其寵基張仲吉甫輩賢者也故求通
于旣窮之後厲召聖人也故能通于未窮不觀秦越
人之兄弟乎長兄治未病名不出閭里越人者拔脈
視形而名聞天下然則天下有善爲其身者願得越
人乎將願得其兄乎夫治于未病通于未窮聖人之
爲越人兄也亦大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癸丑館選

論曰聖人之所爲參天地而合而不分者得天地之
心而已矣夫心何心也生生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而天地以靈睿者鍾之爲人人心之精神謂之聖則
直遡其所以生天生地生人者無極而太極太極而
兩儀遞相生以有聖人聖人儼然一天地而其所生
者皆其不二者也聖人與天地一而已矣今夫論造
化者播爲始亨暢爲美利而歛爲性情天何以運也
地何以處也萬物資始固天之用而乾之元宰之萬

物資生固地之用而坤之元宰之一元之理有一息
不通復循環於其間勢不能轉無樞之戶發無機之
弩而造化之生生者或幾乎息矣然則天地之德天
地之所爲天地也而是德也人與天地與聖人皆共
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倏而幾動倏而意生擢拔吾
性擾取吾情失其所以生生者與天地判不相屬而
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舉而歸之聖人天地以其靈
氣結而爲人之心聖人以人之心見天地之心天地
聖人果且有以異乎果且無以異乎其與知與能卽
鳶魚之所以天淵其不覩不聞卽中和之所以位育
其至誠無息卽不貳之所以不測不測者生物者也
有生而有動有所以生而靜而未始有動故方其爲
太極一太極盡之矣方其爲兩儀一兩儀盡之矣遞
相生者之未有已也遞相生者之未有心也天地無
心而運化聖人有意而無爲故天有明不憂民之晦
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百姓
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聖人之胞予也盡己盡人盡物
而非一一而煦之嘔之卽天地之各正性命品物咸

亨者焉稽之古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非所稱
聖人者乎有一不與天地合德者乎欽明文思堯之
峻德也而如天也溫恭允塞舜之玄德也而升聞也
禹之克勤其德也而自謂受命於天也湯之懋昭厥
德也而政其克配上帝也周文之徽柔懿範德之純
也而卽維天之命也武之執兢惟烈世德作求也而
卽靈承帝命也周公之明德光上下而精與天協也
仲尼之上律下襲小德大德也而卽天地之所以大
也一德也在四時爲春夏秋冬在人爲仁義禮智流

行天地間爲元會運世靡非一脈之所週流聖人者卽淵蜎蠖伏之中其心油然不自安測然如有所不忍踧踧然如有所不勝惟恐當清寧之世而有一夫之向隅有一物之失所有夭札疵癘之象以干造物之和此豈屑屑焉效法於卑高以與天地相參驗蓋直自其生天生地生我者統之於不二之原而遡其生生之理非聖人之德也卽非天地之德也原未有分也亦何所不合也如以行慶施惠爲春以賛賢遂良爲夏以厲兵選士爲秋以察隱固封爲冬則亦聖

人之德之用而已如日中國有聖人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河不溶溢海不揚波而天地不愛景星慶雲醴泉芝草以寵異之則亦志氣之動聖人合德之應而已豈所以與天地合德者哉故天地一元也元卽仁也仁人心也四德備而後爲乾合之亨利貞而無非元也仁統四端合之禮義智而無非仁也建天地中和之德者體元調元以我之心立天地之心亦曰仁而已矣

能自得師者王　丁巳授館職

論曰人君所自爲證合而操宇宙之總者亦自得之於心而已矣夫心徑寸耳而宇宙之橐化原之紐樞不統而孕之於心何也天生人而合靈秉彜則帝王聖賢之體與生俱畀矣而此中有惺惺不斷之一脈皇帝以降代有師承以衍於未墜而惺惺不斷隱隱相遞者範我於一成之矩而適我於無窮之紀有師也有所以師也如曰師乎師乎登岱嶽者先東山渡滄溟者先震澤自古時易勢殊如學者之脩列林立

呻吟解脫必有所就模有所得臬將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而必有爲我噓矢者乎三五而後易演於圖書紀以事詩採謠咏禮稱成數擅制作之重爲萬世宗主者果其盡泥於理數之迹而無造化生心者乎如以師無之而非師也無時而非師也無人而非師也觀海者見其澎湃浩瀚遂以爲天下無水而不知近而求之簷滴蹄涔皆水也吾心自有堯舜吾心自有禹湯文武吾心自有天地萬物自本自根潰之而乎祈達之而勾萌蓬然渤然者無不具焉初非有得

於外自得也師卽我而得而我不能自得其得建哉
而求蘧寄一宿芻狗天下傲睨往古洋洋震霆若人
不敢狎視而玄微卒何關於咫尺哉所謂王者以其
身托天下卽以其心托天下其心冲夷而不畛域其
道蕩乎而不險叉其本原樞紐之地萬靈之所儲精
毓神而不相侵奪假貸者也蓋匹夫匹婦共稟之性
皆天地萬物不得不然之理二帝三皇必遵之憲固
吾心錯綜變化自然而然之用有所自得倣古以成
摹師也有所自得考衷以爲的師也有所自得自我

作古而無非師也不然渾渾灝灝噩噩之世懸矣忠
質文之運亦碁變矣而所爲以時宜之而不悖不謬
不惑者抑何其如一堂授受毫無齟齬者哉王者無
一不可師而自得其師千古得失百世異同如聆盤
抑示隨其自取而或爲斗極或爲前車王者自有師
而寔能自得其師人見王者之證合性命膇于民物
參贊天地乘風截響之化藐不可及而徑寸之外復
何所求亦自得之於心而已矣雖然中霄深室幽黑
無見燧爝删冒物彰此火之耀也而目假之爲明矣

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則皆來睹矣此道之
材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大
禹師水以爲智仲尼無常師而何常不學如取古帝
王之成法而弁髦之師心自用之害又安能自得師
以自得其王者之心哉甚哉明君以務學爲急也

公論國之元氣　館試

國家有必不可多之議論有必不可省之議論何也國之相維而不壞者紀綱法度也有紀綱法度則有是非可否以參酌於其間而歸之至當故議論者與法度並存以維國脈者也自古帝王闢門咨訪懸鞀建鐸去神智之色下逮芻蕘工瞽靡所不詢何嘗以論爲諱哉有道之世庶人不議無私議未嘗無公論也公論之關於國也甚矣國家猶人身然人自關竅腠理以至膚革毛髮無不順比滑滓而身始安然無

恙身之安然無恙非徒於關竅腠理節拊而毛脩之也葆之以天和而灌輸之以元氣周旋運轉而無滯底。患卽少有疾痛自可隨藥隨愈使元氣受傷君形已亡雖扁鵲倉公有不可爲者矣國家亦有元氣紀綱法度之屬燦然明備者猶是關竅腠理膚革毛髮也所爲補偏救敝以是非可否酌其紀綱法度惟公論可以攝持之公論在上爲朝議盛世所不無也公論在下爲淸議上屈而下伸非治世之象也然猶幸有此也眞好眞惡在心眞是眞非在事天子公卿

百執事下逮庶人權可執意可爭可佐法而行可伸法所不及而無一可斷其眞是非之脈此脈流行在天壤間無名也亦無功也乃國家巳陰受其調劑補導之益而國之有公論也其慷慨之氣勃發於人之眞心非僉同之謂也非標異之謂也國法與人情不甚相遠而衆論之極國是攸歸理身者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平養者其元氣隱隱充足無以自異以攻爲養藥石鍼砭雜焉並投故國家無事之時其調燮易而難知有事之時其補救難而易見而總之以公公

則明不受是非之欺公則虛不立是非之黨公則平不矯是非之常宋初立一法必問外論何如寖假而淩夷變亂廟堂以爲是臣下以爲非長慮者以爲不可當事者以爲可夫天下事信非一家私議而何至必以新法亂天下持兩端者固不足斷大事而何至專討主和不與諸臣謀議當時在庭諸君子犯顏死諫不能當人主之信而國事卒不可爲不知公論之不伸而元氣之侵削亦已久矣然則公論者卽欲過之而不可過也紀綱法度之於是非可否合而不分

者也公論君子之自出而君子持論之公每不能操小人之勝而倒授之柄至以國運隨其後河朔洛蜀諸君子可爲前車何也凡慷慨憤發之過不能脫除其習氣而浮游恍惚反至爲邪氣所襲善固元氣者靜漠恬澹以自主猝有陰陽之患察其標本以緩急施之若宋之分門角逐所謂以金石之藥伐其肺腸內不勝燥烈名爲扶助元氣而元氣亦傷以病病以藥病倏而見其隕越非不幸矣抑周室衰微王綱解紐其元氣渙散不屬孔子作春秋以藥之華衮鈇鉞

以公論行二百四十年之紀綱法度而唐虞以來渾渾噩噩之氣賴以長存誰曰春秋世衰之造也然知我罪我聽之天下萬世未嘗自處於必爭之地噫君臣之間元氣之所醞釀又從可知矣

說

心性才情說 閣試二名

天以靈秀者生之爲人而所以生者其理有岐乎哉一落氣禀互有因緣舉所爲心爲才爲情者不得其本體之自然而總舉而咎性夫人之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性固人之斗極也如是其紛紛多岐乎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靜非與動對之靜乃無動無靜之至靜而感於物始有動心動而情生情生而才見皆動也則皆不離靜也今夫水終日波而不害靜

斷潚瀟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不厭其動風感而波不感而聲逝者如斯未改其靜性也心也才也情也其果以動靜岐乎哉性不睹不聞而心則有睹聞其所爲能睹能聞者何物性何思何慮而心則有思慮其所爲能思能慮者何物夫言性莫備於中庸以戒慎恐懼爲心之正而有所恐懼又爲心之不正則主靜之中更有妙於靜者矣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爲害性又以傳說諸人之能動心爲忍性則制動之內更有宰夫動者矣言性其先於成

湯伊尹湯之誥曰厥有恒性而尹之言曰習與性成曰恒則不落才情而曰習則又未始離才情矣四者無從分亦無可分故性何如渾渾淪淪者是心何如常虛常靈者是才情何如凡因而應之擴而充之自一身之手舞足蹈極之於保四海皆是性者心未萌才情者心性所露方寸而天地闢焉舜跖關焉大人赤子合焉苟不邇性之原以綰此心而恣才情之所如彼不求之雞犬從牧之牛羊卒無別於幾希之禽獸而果其性乎非性乎聖人非無心無才情也如鳥

遊空如影沸水無一與其性違聖人又非皆性之者也如披雲看霄澄波觀水其才情無不可與性合即言心者未言性非遺性也言性者不言心非遺心也即有喜怒哀樂之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名又有仁義禮智之名總之轉名不轉體體中之用即體見用用中之體即用合體特其體不可見不得不因用以見如堂上之不忍乍見之怵惕情發而才已畢呈而心性已畢露無兩體亦無兩候即此可以證元來之性即此可以證修復之功何也心言正正猶得

而操之才情言爲爲猶得而制之性也者正與不正皆無從見而可以爲善不可爲不善獨有此冲漠無朕之理則反之於靜不得不求之於動而欲攝才情以歸心所自出之性不得不自立心始故一性也荀卿惡楊雄渾告子杞柳而獨言性善者得統於曾子子思從何體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隱誠體此而心性才情之說得其一而畢矣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館試

世有所以不毁而士有所以善建者甚不可誤視此身而以爲殉也身者世所托世以身爲本身於何本自古聖賢往往不有其身而能以其身卓然自立擔萬世之重則豈其挫廉隅踰檢閑悠悠忽忽與世沉浮而一無所操以自固本先仆矣世又何托立身者無其身而有其名節忠義者也有以知羅氏之說矣今夫人盡有身也庸衆人與聖賢何以異聖賢自視重而庸愚視其身亦不輕庸愚之所重重聖賢之所

輕其所羶附蠅運濡首染指如夜蟲之赴火甫及世途有持祿養交全軀保妻子已耳尚復知名節忠義爲何物聖賢立身自有本末一介之不取萬鍾之不受可榮可辱可生可殺質之天地鬼神無媿於天下萬世而總之不自有其身舉生死榮辱成敗利鈍皆視爲身外浮雲無足關痛癢而蒙衣自信寧固毋通寧矯毋隨非無所不爲也有所不爲者也而夙夜匪懈毋二汝心爲世所不能爲非爲世所能爲也而遜爲運指遯爲舒卷有所不爲也而後可有爲爲世所不能爲者即其爲世所不爲者也或者曰太上無名士窮見節忠臣累至而行明世亂則以身徇義此皆不得已而後見士君子亦何取幽徑之蘭歲寒之栢乎哉然宇宙正氣耿耿不磨真玉之性火三日而益潤豫章之質枝干尋而不撓苟根本之地稍有未真則始未嘗不矯強立身以炫之乎名高也而卒之名既玷身亦不保其祿祿庸流者勿論即千古稱純孝者無如王祥李密祥也仕魏封萬歲亭侯而復事晋官太保密之陳情至斥其故主爲僞朝千古高蹈無

如楊雄阮籍雄則著美新籍則爲晋造九錫文夫此數公之立身皆近世利祿之士所不能望其藩者而竟虧名節忠義之旨以蠛其身何耶本不固也故聖賢立身或一時冒千古而不避而日久論定于萬世後名節忠義皆一人之身被之身何常不存而自視固無其身者也有其身必不先以其身爲餓以其心爲剖以其尸爲諫而遺其身者乃有其名節忠義而永其身於不朽不然者即功名富貴烜赫一時百年有盡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也耶故士與其爲鄉愿無

寧狂狷鄉愿圖而狂狷方無非無刺祇爲愿人論至此而名節忠義細矣抑倡之則自上始唐虞三代無論漢尚名節晉涉清談唐尚文靡惟宋少有三代風嘗觀真宗疾奔兢之詩馳騖苟進無足取也太宗戒欺誕之詩而以純與直相期也噫孰有違道于進固寵欺君者哉說者謂宋時重名節如重神明世未有不求志而能行義者也宣尼有言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名節又所以爲忠義乎

解

文章根本六經解 館試

文以載道也道一而已矣往古之文章曠世如一後世家樹幟人樹舌先聖之經不絕於烟燼者紛更破裂而至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是岐道與文爲二也且文亦非有意作之也自鴻濛剖而儀象著天地已不能自祕而聖人因之以成文文以經天緯地不在于字畫緜繪之間也周語之畧曰天有六氣地有五行皆謂之文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聖人以文洩造化之祕而亦未始無所托以垂於世故易之文成而天道備書之文成而治道彰詩之文成而倫物顯禮樂春秋之文成而協神人定邪正皆不越此彼其先後一揆脉脉道術炳煥於事業而傳心於片言隻字之間皆文則皆六經之爲用論文者謂文章根本六經此豈文人論議如所稱策檄生於書序述生於易歌咏生於詩哀誄書奏生於禮與春秋以爲此文章之生於六經已哉夫文章之有根本也不在有字畫聲象之處而在無字畫聲象之處

試思字畫也聲象也散之不過篆籀耳音韻耳豈關神理何以一經文人而宇宙間山川草木盡爲生色即聖人裁成世教亦不能外焉此而不求其根本徒指風雲月露爲文正文之病矣然則根本安在曰微矣渺矣以爲性情耶彼鄭中洛下亦性情之至諧也胡不嗣響於風雅以爲心思耶彼委宛二酉皆心思之至祕也胡不超列於典謨求之不得乃返而之六經然而要之至精六經亦聖人之糟粕其返而之六經也以爲此其去聖人之精神近也必也不拘聖人

六經之文而體聖人六經之精不以文章視六經而求文章之根本於六經又不於六經尋根本而以六經之根本印我自本自根夫然後洞洞矚矚見吾性吾情吾心思原再冒天地苞甲古今出入日月動流江河雖聖人曾傳之爲經矣而經之所不能載聖之所不能演者具在也知此則知聲調不在詩謨諸不在書褒鉞不在麟史微準不在二禮爻象不在龍馬苟得琴忘絃得月忘指橫口之所吐無一不通於人情物理之微無一不入於身心性命之奧無一不當於天下國家之大無一不協於帝王賢聖之謨彼六經之神理直從自本自根中與之淵源澄合而爲常有道外之文章哉且也根本既茂又無之而非吾眞文章勿論六經見聖人之精神即裨官別笈不知者呼之爲六籍奴婢而知者以爲皆根本之散見已嗟乎自吾心之根本先撥而文章亦不能自主故常攷古今文章如六經渾渾噩噩文采自寓至漢而入不任經矣揚雄以太玄擬易子長以漢書擬春秋蘇李之變詩何間之補禮以至靈曜諸書之附壁經彼皆

以文視經而不知經不在是昔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萬餘言君子不取其文之煩謂煩而無當於經也丁子褒訓周易全書僅二三萬言君子不取其文之簡謂簡而無當於經也則文之所以合經者其根本端可窺矣淩淫今日而文章之流弊刻羽尚畫以經術爲不足守而自命於作者之林枝葉愈繁本根愈撥祗成其離經叛道者耳因文以明道者持聖賢之成理督不死之人心亦曰反經而已矣作文章根本六經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解 館試

今夫道與學一而已矣無爲而無不爲者道也學者覺也非道無覺也損益之致亦相懸矣老氏何以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夫學道者不離工夫本體二端問途入室其境不同澄波觀水其體不異使鏡照物而不能去妍媸黑白之跡鏡體必爲所蔽矣夫人之生皆有虛湛之體皆有靈覺之性學者之于道不知其所爲而行之習之皆是知其所爲而增以意則不能靜增以見則不能虛不虛不靜則意見之皆足

以害道不益則必不能損不損亦必不能益帝王之性反聖賢之生安利勉百千萬世一心相邇孔門之學者無如顏子子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謂日益矣而不能忘億遂不受命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可謂日益矣而惟其屢空所以庶幾卽聖如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其間十年一更見爲日益不知感消矣命融矣耳無留聞矣至乎矩亦無着正所以爲日損也意必固我總歸一無兩端既端還之一空豈非損之又損也哉然則聖道可知矣聖道一天道

也但覺春榮秋落水流花開萬象自敷演而化工本無工天如是聖亦如是然則道何所容其益也益之說乃欲其從萬歸一從有歸無從糟粕煨燼之中直求眞體是益原求損非求益也學者不知反使支離無昧之說竊而據神明之位蓋嘗論之三代以前道學在人心一畫猶以爲多三代以後道學在文籍六經猶以爲少若夫眞知損之義者豈特六經爲羣聖筌蹄哉卽羲皇一畫無所用矣昔孔子讀易喟然於益損之際子夏曰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

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則學之益卽以損者益之易曰損德之脩也盈虛消息與時偕行此不可知其損益之致而見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哉然則以老氏得易之體果與聖道合乎夫老氏之端毋謂其異也老氏之學致虛守一虛貴有主有主之虛在天爲健在人爲誠誠卽一也論道者千頭萬緒不離乎一得其一而吾儒之學亦畢矣

原文 館試

天下有自然而然行乎不得不行者天地不祕其光帝王遞衍其脈即時有升降而其自然而然者卒未之少變文是已非初無文而後有文也有文之必生於無文也非有文者勝而無文者漓也文惟恐其不勝而漓質之文非文也夫日星之麗天嶽瀆之奠維皆文也亦其生天生地者轉而相生為之吐曜含章而皆一本之乎自然而天地未嘗有心天地未嘗有心而燦然昭示者無非天地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

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河之圖洛之書聖人之衍而為八卦析而為九疇自然之文也唐文之煥周文之郁彼其混沌剖矣忠質開矣勢所必至道所自然典謨訓誥之間何嘗失渾渾噩噩之意故夫三代以前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像而儀之不知其文而文也六經刪述以後無非以道之大明者彪炳宇宙一變而戰國再變而兩漢以縱橫瑰辯為文文始雜以風雲月露為文文始漓然其間卓然成家為道德性命之文者自在或言所已言也不嫌於有所

祖也或言其所自言也固知其無所襲也是猶未盡離於自然也失於自然而徒以蔓辭綺語浮文詭辯相高至五代六季之衰而始極唐之昌黎宋之廬陵眉山諸君子起而振之文章之氣各隨乎時其時之不得不然正如兩儀既剖必有一畫一畫既剖而六爻而八索九丘紛紛爻出唐宋諸君子之不得為秦漢猶是也儒者輒稱先秦兩漢而卑宋人於不為不知心之不古非獨失先秦兩漢之心而亦非宋人之心今日文漫淫極矣鬬枝葉之華而日傷本根敝將

安極誠相與為蔓為綺為浮為詭而已此非務華絕根走耀時人之耳目而道德性命之士已見其淡黯而無色厭之至矣非厭文也文者華言之炳蔚文也質言之錯落亦文也文之可厭厭其譎奇傲詭而非真文也使去其譎奇傲詭之習以因其真性之自為流露即帝王皇霸代有升降文之高下不同亦自明白正大灼然可觀唐虞三代之文至今有一脈之寄於人心者矣易於乾坤獨制文言乾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坤曰含萬物而化光元善之所以為亨

嘉會之所以爲先皆天地之心自然而然者然則論文者宜何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言者心之聲也經者言之祖也宋人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此又宋之所以爲宋而不知戰國西京之間其馳驟縱肆有能出六經之環中者乎叛而去之是又與於不文之甚者而遂謂文爲世道人心病噫是玄黃不分帝王賢聖不代作亘萬古其鴻濛而不獨虎豹之鞟爲犬羊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

館試

古未有不明於天道而可以治人者天有不齊之運而人無一定之法不能隨時窺測即已試之成迹亦不能百年無所紕繆况萬世無弊乎粤自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逮唐堯首政即命羲和欽若天象以授人時虞舜攝位首察璣衡齊七政璣衡之制何昉乎日月五星迭司天政天不可見所可見者七政所次之度而欲其便於窺測於是摹之爲器其制起高辛氏而察之自虞舜璇爲璣而

用以轉動玉爲管而横置其中以定天體齊七曜傳之三代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馮相氏保章氏與羲和之所司一也秦火以後其法蕩然漢唐以來其法漸密漢之時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說而無其驗周髀即蓋天之說也洛下閎始製渾儀鮮於妄人又量度之耿壽昌鑄而爲之象轉而望之可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東漢張衡鑄渾儀以八尺員體具天地之象內外二規南北二極黃赤二道悉斡之以漏水唐李淳風爲三重儀外曰六合內曰三辰最

內曰四游梁令瓚因之以木爲游儀詔與一行襍較攺鑄銅儀當時稱李淳風推較精密悉本黃道一行復益以黃道儀於盈縮遲速頗詳要以測晷觀象而得其自言曰曆氣始於冬至稽其實取諸晷象也宋張思訓之渾儀地輪地足象亦不同無非一行遺制韓顯符則又踵淳風而爲游規直規之分靖康之亂儀象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世祖至元時郭守敬以爲未嘗測驗於天剏爲仰儀簡儀及方案闚几圭景表符諸儀一以窺測爲主宿度

餘分更以一線測之無不可考又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分道考驗所編叅曆法酌取中數以察七政視古加密元史具載之而儀表至今爲用無不與璣衡合符者然則璣衡所從來矣七政之虧盈遲速莫不有一定之度有虞去堯未遠義和氏之所掌何至與七政相謬而必察而齊之爲兢兢哉夫天行至健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晝夜而一周七政者日月五星麗乎天而隨之左旋者也日不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日有中道中者黃道也月有九行

青赤白黑之道各二而以時出入者出入黃道左右也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無光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其合朔也近一而遠三則月斜倚而爲上下弦其望也極遠而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似爲食望夕而日月之對不同道而同度則月亢日而日似爲食日至角牛月行青赤則爲春爲夏日至婁井月行白黑則爲秋爲冬嵩高爲天中中元樞紐不動之處爲極日之長短以去北極之遠

近爲度日道發南去極百一十五度去彌遠景彌長冬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去極各九十一度春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爲星金木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則又五星所次之遲速也大率天與七政其物皆動宜隨時測不宜執法齊天而可以法齊則天不圜不能動其行亦不健何至過所行之度上歲之冬至去下歲冬至天道一周而有餘日道一周視天爲不足六十餘年之閒冬至所値天率差一度天運常

舒日度常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是之謂歲差往者晉虞喜立差法以追其變謂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百年虞劇以百八十六年一行以八十三年差數不一然不能不差也其理固然無足異者洛下閎作曆時言每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所差之分數分於所曆之年欲歲視其所差者幾分而差卒未定邵堯夫於日用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吁七政齊之之故可思矣何也其行之不齊則有差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度在天而爲之璣衡則

度在器說者曰四分度之一其分餘者上古未有也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皆悉舉成數未及分秒非不及分秒也其分秒在據器驗跡隨時推測以省改定曆耳如據四分之法則歲景積之爲章蔀爲紀元積至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六甲會無餘分以復其初如以隨時推測合之卽億萬年猶有餘分也其積筭者果卒定乎哉四方與地四仲與時守敬所謂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而測於大都其極固差四度日景冬夏於地亦自不同卽如日食舊稱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則燕朔闊廣地差亦自可知故天之運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堯時日短星昴冬至日虛夏商在女周在牛漢至宋在斗元在箕今積大明至箕三四度矣九州特天之一處耳分野可以視中國之天而不可盡大圜之像卽如璣衡之在唐時堯用以觀天南至南交北幽都東嵎夷西昧谷亦卒不可考漢唐以來歷數諸名家穿鑿附會者不乏必皆據器驗跡一行之測晷觀象何嘗專用大衍而守敬之一意推測分遂察景

豈非察璣衡遺意而識其自然之差數乎哉說者又曰月無差也天過之月不及而日之起於子會於子無改於故也夫氣盈朔虛卽不係於日而不得不據日之所行以成歲功則天之差皆日躔之差日躔一差歲功皆差又不得不從日度推之上下數千年歷唐虞夏商以迄今何以知昔虛而今箕夫非驗日者驗之於此乎故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日成曆日月行四海之外而入處九州之中必定身所在之處以察璣衡測圭景先正日變之失而後可課五緯之差

非眞能正日度使不差也去其積年積月積日推算之說隨時窺測遞變之以求協於天行卽謂之不失矣當時虞舜以一齡當圜天以寸管牧衆象而必察而齊之者若曰璣卽能轉轉者亦定體耳惟管能窺惟察可齊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求其故而非泥其故後世不知天之心不能以我之心合天之心又不能以我之心合堯舜齊七政之心卽璇璣玉衡至今在何益於敬天勤民之數而當時洛下閎李淳風諸君子何如人必非星官家之僅襲名號者噫術不違

天政不失時必如班固所稱明經之儒而後兩不爽

作璣衡七政考

策

相權

君猶天也相猶雨雨從山出從鼓能行而沛之自天則成化工其下霑也亦與水無異矣君猶天也相猶星星依天爲崇隆依日月爲明而懸之在天則爲光芒其下隕也亦與石無異矣甚哉君必有相相必有權以君之權爲權以君之重爲重非下貸也正所以成相之重而行君之權庸王弛英王操弛與操兩不宜受也逖稽

往昔卽欽明濬哲之主以暨三代而下所謂論岳咨牧夢卜登庸者何代不相之兢兢而師濟明良共調元化無綱弛轡委之虞而亦無授柄倒阿之患葢駟不百與羊不九牧尸祝不代庖冠衣各有典功分明而爲吾股肱心膂者知其職業之不旁營獨耑精以事一人一人者使之安其位而行其志任重責重名在實在三公之論道經邦又豈有異哉我

太祖高皇帝膺資神授英武天成推有所獨攬罷中

書省而未始不分委六卿再傳而卽有内閣無相名而有相實有相實而又有相名孰非委重於一相乎卽地位太高間有竊君重以竊權而實行君權以成重其竊者一人怙寵之私其行者天下萬世之利亦自不可湮滅而安得謂輕以利器假人也

皇上御極睿智聰明同符

皇祖固宜緝熙罔間乃委任大臣僅得之十襈前而近日

紫垣靜攝高不可問扃不可開禹鉉化爲釜鬲繩斜化爲琵琶解元化之軸而心膂之寄爲虛以爲相無權而密勿之精神似獨注于揆席以爲相有權而揆席之精神又似不交于密勿何也權非虛擁也羣工衆諱不得請大臣一言得請謂之權大臣一言得請盈庭無煩聚訟而並無誑議于大臣謂之重試舉今之所急而羣工不得闢其說者相臣得闢其說乎

宅華書閣

胡御罕臨講席疏封

靑宮宴逸七邑之序已明赤社桐圭逗遛不發本支一體之誼燕喜新儀淹久逾時斗柄喉舌于耳目最近而大僚辰宿邁輪夢斷于長安繫逮飛霜于六月諸如此類聳蟻而鳴鳳者槩不得之

皇上或者曰夫各有名心也吾以深閉銷之彼爲吾心膂者亦有名心乎且羣工之不得于

皇上者轉責望於相臣而相無相之名又不得以其實之重終求之

皇上而救卜不舉一个臣子煢之躬幽獨者不能出諸口擔荷者不能弛其負無以慰天下望而又無以闢天下之囂明知

皇上眷注之重而不明見其所以重眞無可自解無可自寬而嘔心莫知所措矣伏惟

皇上憬然深思豁然遠覽毋乾亢而失泰毋渙居而滋否行大臣之志以共成唐虞三代之盛失臣無權凡權皆君權也臣無重凡重皆君重也臣無名實凡名實皆君名實也旁落萬萬不足虞也

和衷

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天之道也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國家不和虞周不能以為治也和之道尚矣逖稽之昔曰同寅協恭協之義何名從力也從心也心一而力衆非和何以力衆而心一也虞廷既賚明良周室亦助後先旦奭之彼此濟忠和也有虞協和太和在成周宇宙豈偶然哉和衷道浸逮漢唐宋以黨分矣黨之名肇於漢烈于唐尤屢

分于宋說者曰君子不黨而君子亦黨蓋嘗評之漢之錮君子與小人爭也彼其名相矜議相激月旦之權重于朝廷之爵級不難亢厲以就之至有關西豪傑恥不得與而宵小之毒益橫總不過曹節王甫輩肆其毒螫耳至唐而僞君子與真小人爭文饒雖號賢者然其與僧孺搆也始而以家釁繼而以維州八關十六子乘間伺隙下石落井互相排擠禍卒與唐室終始黨之禍至此烈乎若宋則君子與君子爭而反為

小人地矣戈矛生於意見之各觭門戶分于官地之偶同元佑諸賢不和而紹聖小人得乘之建中韓曾不和而崇寧小人得蹈之使諸君子議平氣和修郄之人何由而起吾又謂君子不得辭其責矣大抵有所以異如方員蒼素之不相入也有所以同如絲莞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也何論精察長厚又何論謀斷何論戰守之互為異哉而乃至今日士夫夫又有甚焉者營壘未堅城府已設徑滕一岐首尾各用

人不必竟局覘其梓桑則曰某脈絡也言不必見端覘其臭味則曰某線索也同者臂指使而異者矛盾攻同者不啻加諸膝而異者必欲墜諸淵人人相與助其流而揚其波而彼以言止言以事止事又猶揚堁而弭塵以揑而拭素此馬彼馬此指彼指何異穴而鬬者之無辨信而哄者之可憎而誰為勝場以後息者為勝乎夫織者日進耕者日却事固相反成功則一水火相憎鬵在其間五味以和吾人並生乾坤之中

並襄

聖明之世萬形一形比肩事主不爭天下古今之大
利大害而以百年有盡之身輾轉反覆于蠻觸
之毒而迄不自主東西南北誰是中央空具鬚
眉何益性命而況其兩敗俱傷乎世道若此天
安得不爲世道憂是在虛中以遊者貴賤之于
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也猶蚊虻之
一過也秉德廸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
日三夜而色澤不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酐之一

毛無所繫于志誰得誘之餌之撼之奪之而收
之黨人之列哉和者卽未發之中中者不偏不
倚此可以知和已

事學

學與事未易言也干鏌所著在割玉巵所期在
盛言試也事事而後足事也鈞立而後樂響領
挈而後裘振言實也有實學而後實事也今之
藏詩書修文字者果徒岩居川觀樂考盤而痼
衡泌抑志功名之會也出而赴功名果僅獵一
時之華膴抑有所挾以出也無事功卽無學術
矣故事者學之實用學者事之實體周禮以德
行藝賓興弓旌貴相望于道鹿鳴式好于周行

白駒莫縶于空谷士亦厚自增修以無辱重典
而周楨生于王國多士以之寧邦一時師師濟
濟實足以副其名卽兩漢間有成周遺意焉後
之隶士以文矣士始竄入于蠹魚枯竹間上以
此示嚮導於齊竽下以此誇長于郢路夫以通
經慕古爲高而先王之立德治事昔合爲一者
今分爲兩暖暖姝姝借大德不官之說爲不肖
護躬之符飾藝成而下之諭爲鄙儒藏拙之地
如兩程子所稱四事曰農事曰兵事曰水利曰

算數最得周禮遺意今皆一切蔑弃矣愚生嘗就四者略而攷之農事源流槩見于生民七月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他如亢倉子說黍禾菽麥斐然甚具即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凡九家百十四篇而今乃以夫子鄙樊遲之意蔑而不談是今之儒者實學不如兩漢而上之一證也談兵者陰符之經至李筌遇驪山姥而始著握奇之陣至孔明衍八門陣而始明此其說固難言之至于六韜五勝之術天

乙太乙之符蚩尤孫吳之篇鬼區無忌之書以迨魏武帝之新書李將軍之射法章章較著者尚莫之或知而動言佳兵不祥是又實學不如兩漢之一證也天地間形勢貴在利導故水利為鼂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澤文翁穿湔口而蜀民富饒由此以下鑿離碓濬龍首以為斯世利益者不可勝紀而今乃昧焉何以謂之學天下數而已耳故明于勾股者以方圓占明于乘除者以飛伏占雖小而九宮之算七分之推

亦時有効于事而今並廢矣更何以謂之學嗟乎上之取士也綉虎彫龍而已耳下之應上也取青配白而已耳非獨實蔽也並其文而亦敝一旦有事茫然莫措即欲自展一籌祇見其譸張四顧而以此絺章繪句之儒憒憒于世我有美錦使學製之豈不為明揚羞而並羞道德也乎吾以為錄士于文稽士于事鼓瑟者期于鳴廉饔管而不期于濫觴號鐘誦詩書者期于通道浹物而不期于洪範商頌明試以有用之學

而又相備于實際平居時自有天下為己任者德行文章政事分之有三合之則一自無夫周禮舉士之意而程朱之諄諄者其廣勵之階勸誘之術皆不逃于此矣

曆律

天人之理微矣五行之三十三家陰陽之二十一術爲通天人者乎非通天人者乎天人至律曆止矣日至而麋鹿解月盈而魚腦減曆之所應非曆之所生也蟄暍系而商絃絕管下係而天地不能以氣欺律曆之相應卽曆律之相生也昔先王授時戊歲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所爲曆之統詎不大哉而曆何自昉昔漢司馬遷以曆準之律六與二其氣相合黃鍾爲

陰始其肇自黃鍾歸于無射陽也天道之陽以黃鍾轉陽漸升則管與陽俱升漸自太呂歸于應鍾陰也天道之陰以太呂轉陰漸生則管與陰俱生年月子也日時子也年月日時之所會千歲之日至安坐而定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乎度之三乎飛鑾之方東方西方南方北總取諸一丈九尺八寸五分寸之三以推周天三百六十之紀分至飛流之序推之書一寧復謬圭撮而乖累黍也者洛下閎之律根

于卦以卦準之忒乎不忒乎揚雄之太玄根于理以理準之忒乎不忒乎僧一行專用大衍之數以數衍之忒乎不忒乎堯夫之與太玄也猶得其微者矣漢而後暨于元許仲平郭守敬主于歲次定朔爲授時曆我朝因之爲大統曆當

太祖布曆之初已不能爲符博士業已愆數度矣迄今二百餘年愈久而愈愆子度孟陬殄滅攝提無紀積杪忽以迄分寸日月若斷璧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所謂數當天地之中德秉陰陽

之和者顧不能與曆合乎孔子智炳幾先當其所以一逆知其所以不一作易至華衍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大哉聖訓治律明時之象繇革而起今固澤火革時乎司曆非無官疇人非廢業也然迎日推筴于數何如轉璣觀衡于理何如石室靈臺之上所爲考辰正晷測表候陰果一星官家能神而明之者哉天之體員天之行健天之星見于復仰稽天之中星虛以觀理寘以符數東方之鳥執規司春時何以泰泰何以

通青陽布令萬物始生令何以震震何以動明
時起事變律更經月不遁來日無藏往風雲律
呂之妙可以生曆而必不與曆相違樂之所爲
象天地象風雨象四時者非獨審聲知政也律
也曆也一而已矣噫今安得顓門之裔明經之
儒而相與共議正朔乎哉昔者
高皇帝常徵龔斆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引告
太廟以重其選葢見及此矣雖然曆有常度洪
範以五行配五德而四時失序乃有晝冥宵光

冬雷夏霜不可以爲常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夫變也可以占得之不可以占消之則不在
推步家也範之五行在視聽貌言思而已

備邊

國家有備無患疆埸之事愼守而備不虞故修
者修之廟堂之上爲上策修之帷幄之中爲中
策未有無備而享有寧宇驁非可執也獮者能
犇之徂不可測也狎者能舞之虎不可守也而
擱者能馴之諸邊服夷醜其性鷙鷙其去來叵
測其欲靡厭其飛揚跳踯之態不可制馭而犇
之舞之馴之我欲以柔其性而制其命所謂雲
蜺可下狐兎可擊沐猴冠而擬眞烈[illegible][illegible]而罔

出而所爲牧諸邊以寢處之策不踰此我
高皇帝奠鬱極倒滄溟而滌之諸欵塞者盡稽顙安
夷索近如延寧遼蜀諸部迭相滛騁葢無地不
琛躅無處不烽燧焉戎馬騷騷羽書旁午而遼
之蜂金跳梁寔甚卜酋請封項勤
天使儼然臨辱忽不下拜議者謂虜有越志相顧錯
愕虜固未敢抗
命於草莽也彼其酋長內亂奕棋不定卽要我者饕
貪有加信皆不足煩借箸如

宸謨睿筭不在欵而在備者備未可易言也今日之
倭情是屬者得氣朝鮮今日以來琉球頓矣諸
近島皆其躍馬不忌備未可易言也若曰虜之
屬厭子女耳金帛耳何離割以相餌而彼東南
之寇剪滅此朝食有我
肅皇帝
莊皇帝往蹟在夫我謂彼害叢彼謂我利藪我倚彼
外藩彼望我食邑鼠忘璧璧不忘鼠今日惟有
備而已

皇上居中馭外秉道廸德元氣團神氣自張
廟堂之上退非定議論清賞罰決戰守明所謂權靡
不舞且預震隣之寇可摩厲以須入壁之戈可
戒車而見不則且捧三軍之旗關行人之口或
離彼黨而固我與或用我閒而擣彼虛彼進不
能為難退自不敢挾賞進退計窮腹背受敵我
以退為進以靜待動今日之事如遼之蟒金狛
獙如此不可不二大創其諸蠢爾小醜當事者
相機善變以應之儻貪得罪功希圖豐賞而或
相挑相激饑絕兵疲事固有不可知者亦何益
于勝負之數損威辱國又何如各止其所之無
患哉故繇鏇在手而青骹素羽任其飛翔暮四
朝三而抱樑登檻覩其金華不以生物與之不
以全物與之虓甝之覩且俛首播尾依于人不
去也卽此可以知備諸邊矣易曰隨者無故也
無故而隨有敢而飭不已曉乎噫有故而猶不
備是不飭也噬臍何及乎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鼎
弟太史貞運玉橫父閱　男尚豫仝編
弟　貞得魯瞻父較　侄尚晋

議

足兵足餉議　館試

今天下脊脊然非無事時矣所蒿目邊計而借前箸者日惟兵食兩者之爲急法窮而思變不遡其所以窮而徒求善變也時詘而思盈不返其何以

謝而別議取盈也夫疆吏之告何代無之先王之設兵也豈盡爲承平設而諸宿飽之衆將天雨粟而鬼輸金哉木不茂者蠹在內危不盈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兵於額之外愈耗於兵之內而兵日不足遂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餉於額之外愈耗於餉之內而餉日不足遂且轉而病兵何也其蠹在也其漏在也急則治標病而求三年之艾以視目前則緩而轉瞬間亦所以治標者請以目前之便計議之而更及本圖可乎我

太祖淨掃胡氛誕申邦政懸赤幟以樹兵著爲籍艦列碁布何嘗有一之不備而蒙安之久日有玩愒尺籍具在戎伍幾空言者盡能枚舉其弊洞如觀火不具論論其可採者二曰勾補逃亡曰清查占役是矣愚謂逃亡未足悶占役未即可清也止就見在者有簡練之一法方今隸戎籍者數千里而遥數十世而後移名換籍者不知凡幾上行一檄曰勾軍補伍捧檄來者但垂涎其募替之貲惟恐有一荷戈者隨而前至於郡縣按故事歲一清軍

檄朝以出夕以銷其所割剩家有戎籍者奉爲年例即畢矣逃亡非不時勾也而曾何補于隻卒乎文各有役兩賤不能相占占者弱肉而強食者也能役人人即不能問試觀將帥之家廝役環侍誰非隸籍之士而至叩其囊中之月錢又不知裝幾十隊兵矣問之偏裨偏裨如見問之主帥主帥如是上下之相蒙已久占役非不當清也而曾何當於隻卒乎兵猶器也器不砥不銳兵不練必不能戰武日令之蒐苗獮狩猶昔也不知今所謂練者

弓不張弩不彀棘非鈌則折拔抱而鼓釋甲以嬉
鷄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登傀儡之塲內無鬬志
外無軍容卒然有警所謂羊質而虎皮遇草而食
逢豺則慄有損於餉而無當於兵即累千萬人國
家曾不得一旅之用此真不足也愚所謂簡練者
按籍而視其人舉重以觀其力人之甲乙可以相
閣力之輕重未可相欺必得夫真強有力者而後
稽其馳射擊刺之技其能者留之餼之力過十人
者即爲十人長力過百人者即爲百人長長者倍

餼之力不勝餅者汰之竊恐一一而聽南郭先生
從此遁矣尚復得濫竽而食數人之俸也哉此簡
練之法也夫兵不知幾萬人呼名則應如響周廳
則遁更錯出輾轉如環吾惡乎簡之分營而列令
相距道里有差同日而論令相約尅刻無爽易以
文臣董其事不使其相習也者相與爲奸或曰簡
之既有以汰之愈不足矣於何取足夫賁獲之士
何地蔑有凡羣不逞之徒授以不仁之器跳梁跋
扈近初亦兵耳棄之則釀亂收之悉爲吾用雖綠

林紅巾可爲細柳長楊也即用以補簡練中之汰
去者此即召募新兵之說而於額無增亦即簡練
中事也語曰十羊不及一狼十狼不及一虎果有
一人足當十人之用十人足當百人之用先王之
兵少以爲多者此也兵之眞足也苟兵不加練祗
取備行伍之爲耶
朝廷愛養士卒之餘履湯蹈火視死如歸亦何益於
勝負而祗驅之立盡已耳故欲足兵者舍簡練無
兵逃亡不補補之以召募占役難清清之以實在

時有不同勢亦互眞寓兵於農可守也不可戰也
以召募之兵補尺籍之軍守可也戰可也名異而
實不異也兵在則備隨之矣兵實而餉不浮矣足
餉之議何以越此而就餉論之有餘不足之數內
匱則邊士必飽今日永客諸鎮何至庚癸之呼以
身爲亂首大司農仰屋之嗟歷
天子頤慮下貸冏寺遍搜帑及有朝不及夕 明知剜
肉補瘡之無當也計不得不出此倘所在告匱將
盡賴之冏寺乎夫各邊無時不報節省也報節省

則動以萬計告匱乏則錙銖不辦諸如欸市之貪
塋帥領之婪波浮費者散不收仍襲者重不反欲
足餉者豈終黙黙處此而必清此以救目前之餓
則猶然畫餅也愚亦無多言繁稱惟有嚴追積逋
之一法
祖
宗故事太倉歲貯三百八十九萬以供邊餉有不
足則以金花子粒取足之自金花子粒收入
內帑太倉之額數非不在也而以中外多故捐額至
數十萬徵解弗完者至三四百萬不足於歲額而

不能免於轉輸饟絕兵譁不得不求之那借夫此
所積逋者額數也腹內諸地即帑藏虛耗豈無貯
庫錢糧以應支解者分遣風力之臣嚴覈京運民
運積負之數各按所逋數分爲二限下令各郡邑
於庫藏先支初限者刻期賫赴計部接濟燃眉各
有司於現年錢糧內按限帶徵償庫二限亦如之
借支以急邊帶徵而使民無駭抵償而府庫之財
必不使空之烏有或曰如是得毋以兵故病民乎
且能保民之不譁乎曰額課之無虧也大抵匿于

奸民之橐者什三入于猾胥狙吏之腹者什七而
良民固無得也上急之彼即以急爲市雖有精警
之官持籌洞計及責簿之際又不覺游於胥吏套
中矣甚者以金華餉邊之名徵而那爲交際承迎
之費則有司間亦與有責焉有如奪吏胥之窟宅
使奸民無所生心而那移諸竇一切禁絕將見民
不因而賦已出矣縱其間逋果在民者按額徵之
我既有詞而次第輸將無所以迫之又何譁焉或
曰今果能清其所負向何以積逋至此有司視民

遐視軍士遠上之於有司已遠其於民又隔有司
嚴之以令致成之法藩臬監司守令而下歲以此
殿最如額者旌玩者有顯罰民有輸官有解而已
此便計也進而求之邊事邊賞邊庭之事易於虛
張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匿不復言五羊指爲
勞績所節省者何在必其關戸全對眞可數計一
一季報必聽之計臣之微發而不憑之外鎮之開
除庶不至空名寡實而克有濟乎又進而求之
國初以迄弘治爲邊鎮僅六增有薊密永昌諸鎮設

吏卒至六十五萬
太祖懊惜名器不濫官爵正德而後別立名目陞授
職級者三千有餘
國初武職止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而後業十一餘萬
不啻四五倍之有鎭則有官有官則有軍是占役
之窟而冒餉之藪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兵不越
五名今至三四百名此四百名者如所稱簡練之
法練不及焉官之曲庇也所稱冒濫之弊冒濫在
焉官之兼併也宜下令各營衛或止許親兵十名

多亦不越五十名餘者歸之營操用前簡汰之法
仍召募補之有如一管軍之官止清出親兵五十
名則一萬管軍之官各清兵五百名昔不得其用
而今用之謂之增兵五百名可也每軍月食糧一
石昔聽乾沒於官而今實給之軍士則就一萬之
衆即謂之月增餉五百可也况累積而通計之自
不止此弊孔無極類可互推昔之克兵者即食餉
者也今之兵或兵一人餉又一人也幾見豪家子
擁高貲於營伍中稚子毋寠夫疲卒節年稱貸以

月糧輸爲子息安坐一室月支糧數十石凡糧皆
兵也三月無糧脫巾而起經年果他人之腹而屏
息慮人之或知豈其茹芝飲露立於戎馬之埸乎
盍其戎伍中實如無人之境焉大閱則覓丐兒市
販頃刻支持簡練之法行此兵成爲有而芻粟盡
以歸公庾合計九邊奚啻數百萬石即謂之增餉
數百萬而懸餉以廣召募則亦兵與俱增而要非
議增於額之外也更進而求之如金花子粒人不
復出然當年改入內帑爲需

御用如珠寶買辦賚予之屬正
御用也即當問之金花子粒而依然與九邊年例併
問之太倉乎哉往者合計三歲之通
御用者約四百有餘萬今日之事合詞以請帑金矣
萬一不即得宜以
御用者請悉取之帑金以內帑爲內但當請節省於
御用之內帑以外帑爲外更不宜冒濫於主計之邊
儲則太倉三歲間可節省四百餘萬而盡輸之邊
亦不啻一鎭嗷嗷之哺矣苟且眉睫出奇計於通

移班價可久析也工費可暫貸也獨首蔽冈金屑
金與邊餉相表裏昔葉盛懇田之餘即以粟易馬
今遵化馬料之缺尚揭竿而呼備事出非常有駿
骨而無千金之市彼有兵有餉者專用步卒千哉
若夫屯田鹽法此邊政之善經也議屯者必稱引
龐尚鵬之條畫議鹽者動致誠於葉淇日至今為
梗噎有治人即有治法聿獨趙充國諸葛亮羊祜
已試明效祖宗朝朱謙商輅楊溥諸人夫非可不
念不忘者乎計惟專任風力憲臣重之責成緩其

遷徙精神區霍之所致自聿親成功者而必先議
之廟堂之上曰何以闢草萊復官屯何以輸邊粟
疏商引舉憲臣之不難隨形裁割者悠悠忽忽而
四顧躊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亦無取道舍為矣
何也渴焦喉矣勢難指滄海于千里之外惟就今
日之法窮時詘兵餉中之所本足者於以去其蠹
而塞其漏管子有言利出一孔者國無敵利出二
孔者四隣畏之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財之道莫
大於是弘羊必計臣也舍天地間所有者而計之

恐於今日兵餉不能畫半策也謹議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閣試五名

漢以武功開基歷文景逮武帝時匈奴數犯邊一時所推轂者李廣程不識並稱名將云二將之用兵也廣主寬不識主嚴自古用兵如魏絳穰苴孫武諸人率以嚴得之整軍經武軍之善政也說者右不識而如廣者其功雖多或未可以訓夫豪傑之士以身爲國家干城三軍之士使之履湯蹈火如歸者第以司命在我遂足寄死生乎抑有以固其心而有死之心

無生之氣也水無定形兵無成勢善用兵者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故可隱之天可隱之地可使解如雷霆而疾如風雨何嘗有一定之寬嚴哉宜嚴則一笠一錢皆可斬也宜寬則煦嫗士卒如嬰兒明旗幟而緩文法不爲過也若李廣之與程不識何如哉孝文時匈奴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工射殺首虜其表表於時素矣廣之生平飲食與士卒共有所得輒以分麾下其精神貫徹行伍已匪一朝夕武帝時有事單于與程不識並在行間其無部曲行陳也不擊刁斗自衛也莫府省文書也凡此皆不識之所嚴而廣之所寬當時戰數有功而未見有亂行縱敵之害廣豈以兵爲人僥倖者乎射鵰之手可得射虎之羽可貫下馬解鞍能爲疑兵以退敵令上郡之有完宇豈其有勇無謀輕以兵與人爭一旦之命者乎文帝以來所爲奪匈奴之魄者獨李廣一人耳不識不與也武帝時卽廣與不識並出擊胡亦廣之餘威先足以奪其魄而豈不識之整軍善戰能獨得之匈奴也哉以兵之常論太上囚之其次整之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以兵之不常論曰奇兵將所自出又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廣與不識寬嚴之間奇正之所生廣之才氣天下無雙廣能得用兵之妙而未得盡廣之用初擊胡時與人從軍耳昌邑之戰亦太尉亞夫爲政未嘗專以節鉞授廣卽爲郞中令將兵之多亦不踰四千騎以四千當匈奴四萬此時卽程不識整齊約束自討軍寔而訓之亦何濟於事而子敢之還報猶曰胡虜易與廣眞謀而勇者也不識恐未足語此廣之愈於不識蓋不識之嚴則嚴已耳廣之

寬殆先有以妙運其嚴者在不然何以人人自便而能遠斥堠乎何以百騎當數千欲前則前欲解鞍則解鞍而無敢譁乎是可以知廣矣故士之樂爲廣死卽不識自言之而以七十餘戰之雄後此失道之不免彼衛青者固亦未之善用豈李將軍之眞數奇哉當時漢武好事戰伐凡以尺寸自見名出廣下者皆得侯封而廣官不越九卿嗟乎廣之善將兵豈讓淮陰而文帝亦曰惜廣不逢高帝耳愚之爲廣惜者非必以萬戶侯封廣或者多多益善究廣之施而不徒

於寬嚴之間使人右不識而左廣也謹對

奴酋金白二酋情形對　館課

嘗聞之兵訓曰觀其所爲因與之化覩其邪正以制其命此言情形貴審也今之扼腕遂事相顧錯愕者淺言之曰奴酋之欲恨北關也以負婚也以昬逋壻也奴之鋒不可犯而北朝夕急矣深言之則曰我國家神京以薊爲左臂薊又以遼爲藩衛三韓之蹂躪已久益之以奴酋之虎視其與北關爲難也有隱憂焉嗟乎是皆然矣兵家之所爲知此知彼者知其深者耳區區犬羊矛盾之迹曾何當於成敗之數乎哉

就奴酋今日之形以探其情其欲恨北也誠以負婚也爲其壻逋逃藪也倘匪寇而媾也奴竟晏然東落也乎奴據建州要害稱雄長其父它失死于我疆吏之乎奴兒與其弟速兒無日忘襲仇是立庭之誓也其通西酋也必假道北關北關絕則西道之不通而西酋之好絕奴不能無意於西則其御北亦匪一日矣奴方欲寢處北關爲北關者東行殺截之釁可以無挑矣老女卽不婚宰寨亦可已矣必婚以弟速把亥之女固北之釁於勇而奮於禍然而奴之有越志

也不係此也特口實於此而姑藉爲兵名耳不然者
一猛骨孛羅也奴僞以女妻之私以妾通之徐以通
外母殺之覘今日負婚匿壻之事奴固等之尋常而
獨不忘一老女乎天下惟強而示之弱者其情愈狡
其逆形愈彰奴因金餘孽阿骨打之立以叛人何踈
之不得遂攻遼及遼王微之兵則又謬爲卑順而遼
遂爲金有其卑順故足虞也八百騎可以入淸河而
顧認罪之恐後十九寨可以恣焚搶而曰質子之無
它援引二十七年撫順之耕穫而曰撤牧種彼卽
厨撤牧種恣言無忌畢露殺機猶不難叩關而請也
其卑順獨不足虞乎以彼其情合睹其形奴捲七酋
孳㹂虎敦台吉皆爲奴用數十年生聚海珠參貂皆
爲奴有宋人謂女直兵一萬不可復制今奴精兵數
倍之挾強且富之資收南北之智囊合達虜之雄長
帳下阿都虎都又足以利其爪牙而鷹狗之徒固自
不乏卽北關歎爲好懷能使疆場無恙哉言者曰圖
北關也開原之漸也圖開原則圖遼之漸也然奴會
果志在開原則橫鎮淸撫去奴寨甚邇入犯遼陽僅

一塹有餘舍甚邇而假道於遠恐奴志不出此況先
年弃骨太修復南關舊寨距開原僅二百里其犄捷
馳獵常兵行數日淸撫寂然無聞則開原之守甚於
北關不得謂之以漸相及而欲俟北關通聲息也晚
矣彼其莊南㹂兎遠交近攻入虜幕而謀者果謀一
北關已乎就金白二酋之形以探其情曰我屬夷也
順夷也然非其素也按白羊骨之祖爲逞加奴金台
失之祖爲仰加奴糾結土蠻恣殺圖逞其父卜寨奴
林孛糾西夷以見鄭等愲關等恍惚太等攻尅靖
安鎮北威遠諸堡殺戮無算金白二酋之逆顏行也
猶其祖父也近尋仇于奴而惴焉不敵今於我稱屬
稱順也是饑鷹之附也其挾江酋爲奇貨也利江酋
之貂珠也匿其婿負其婚以激奴以奴之故激中國
是要中國以騁已私也然其力寔不足給衆江酋之
部㮂簸而走奴寨者甚衆奴又以厚利啖之江酋亦
無固志其挾江酋也是剜肉之計也其匿江酋而欲
奴息兵也是驅蟻之羶也誰謂北果稱順而函夏有
大防今日知有奴之遠而已楚子之觀兵周疆問之

輕重未可問耳義不係于伐睚眦也以夷攻夷何歲
殺有屬者東南北三酋以暨猛那之間紛紛仇殺鷙
鷙之性無足異者然則奴將無罪乎曰楚罪可聲問
昭王不復則辭責以包茅則諾奴固殺我七夷奪我
物書冒我厚賞而負國恩什此不問而欲以北關相
詰今日之敵戎長寇未盡北關之以也然則北關可
無救乎曰惡惡可北之情形與中國共之者北關可
棄是江黃可聽之楚伐而三輔之左臂可以無凉州
昔猛那互攻猛酋求救於我邊吏儀邊吏許之必不

至藏於奴而猛酋之部至今在又得非金白之前車
乎然則救之者如何邊所向皆虜撒一面則一面失
守驅虎而進狼非究討也援邊者必議於邊兵之外
備邊者必議於邊備之外合之即金白之情形可以
無恐不然而壞絕兵单輕使之赴鬭也濟乎不濟乎
微獨不濟也且有害何也救之而我勝奴即不甘心
焉猶可為也救之而北關不保奴益輕中國而且與
西酋合益之以北而合之以西患且愈棘孤遼無如
奴何矣楚不制吳坐以巢為州來之續而郢為巢之

續也大率類此然則長首長尾奴之情形豈盡一可
乘者曰有之可以中制者二可以外制者一紅夷兀
刺南關等因力雖不支析入於奴其間豈無忠憤之
士薪膽而圖報復者乘瓦側而招之願歸降擊奴者
有厚賞且復其部落其誰不反戈相嚮是中制之一
今之亡歸奴者奴分美挾纊使安其居天性故慘刻
私一貂一參者殺無赦芟夷同氣也如芟草管所屬
皆重足屏息覬釁而動耳吾陰用間諜有手刃逆奴
者不愛龍虎將軍以授之奴即多智未卜死所矣是

中制之二奴日有事北關猶躊躇四顧而不即為所
欲為者畏朝鮮之扼其背吾進嚴兵於情撫誘之使
前而密遣一旅於朝鮮絕海而北遏之使不得後奴
將束手待斃而旦暮成禽是外制之一以其中制者
合其外制者相機善變直擣其巢以絕東誓紓北患
奪西酋之魄而固神京之衛是時事之不容緩者及
此不圖竊恐七屬之夷有固志而金白之挺而走險
也究竟不能忘戰而終曰備之不豫乎語有之謀見
則窮形見則制我中國之情形有難以語奴者不嫌

服而示之以强而况其未盡弱也楚大饑戎伐之庸人帥羣蠻叛楚蔿賈曰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今遼左之事但知成師以出而已於我則杳杳於彼而欲詢負婚納壻之曲直以爲之圖此情形余不知所置對矣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如何　館試

世代緜邈各有國史以成一代之載籍卽爲一代之文章史之擅三長者代不乏人而文章卒關乎世運春秋而後自司馬子長氏承運而出後代正史尊之爲鼻祖邈乎尚矣繼司馬起者無如班氏范曄之後漢以下皆踵遷固而小變其凡例者耳宋之有歐陽永叔非卽漢之有子長孟堅乎新唐書成表上曰事增於前文損於舊而元城劉氏復以此詆新唐文章不及兩漢嗟夫繁簡之閒果足定新唐之得失乎哉

如以簡也卽子長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亦誠簡矣如以繁也漢書以百餘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之事不亦繁乎使繁而果足以勝簡也則何以曰固不能爲遷也夫作史者尚識不尚詞評史者論當否不論繁簡如必以事增文損爲新唐之失將兩漢之所以駕唐者僅以其煩也耶則試就兩漢論之子長作世家其閒若陳勝稱王止於六月漢封宗子或不再世乃必編之世家是其煩也且天子而下爲世家爲列傳年月後裔纖悉各載又重列年

表是其煩也孟堅漢書紀漢事若庖犧以來非漢世
嬴秦以前非漢臣何所取而悉羅爲人物表則煩甚
矣況典章事數所漏尚多獨于向之洪範歆之七畧
朱贛之風謠一一因之以爲三志則煩又甚矣降而
范曄贅蕪尤衆其最顯者王喬鳧履出于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而亦載之毋乃煩而幾於謬乎
今日以煩爲勝其何以服作新唐者之心也新唐文
則省而事尚鬱而不暢苟暢矣何病於省彼永叔本
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不有稱其簡古者乎其他掛

漏見于吳縝之糾繆溫公之考異者原不以省故失
之也竊謂風會有升降文章之高下各隨乎時漢與
去古未遠文獻足徵如子長屬稿所取據左國諸書
旨足備後人之櫽括而宋之圖書其所取裁者孰與
漢漢氏史官作述相承專掌圖籍漁獵窮於百氏筆
削成於一家而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於楊堯臣律
歷五行志出於劉義叟列傳出於宋子京永叔自紀
志外一切因之其共爲執筆者又孰與漢居新唐之
世其不能爲兩漢之文時也即永叔不襲舊唐之陋

以振起宋之衰而卒不能軼於漢也亦時也時所不
得不然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永叔雖或不滿於子
京諸子欲自表異亦無如之何也已矣不然五代史
非永叔之一手乎所稱守經陳義微渺有指房玄齡
以下晉隋諸書皆不之及者以視兩漢竟謂之何故
新唐兩漢之文章自有定評而即謂宋之永叔爲漢
之子長孟堅可矣何必拘拘於繁簡之間哉大抵世
變愈下記載愈繁名寔愈亂史無專官執簡者依阿
附會以苟且塞責有能質直不阿提衡其事而濟之

以博雅者乎今日固自有子長孟堅在一代文章必
有可觀何必闚馬氏之室登班氏之堂侈曰麟經之
餘緒去古愈遠亦不成其爲今矣

疏

擬請　　館試

聖斷綜覈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是疏

臣聞自昔唐虞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稽首秉成而二聖不自以爲治率作省成勿聽勿庸之戒與衢室總章之訪交資而互攝之何嘗一日忌綜覈以開紛紜之路也哉故國之無眞是也名寔涸也事之無寔績也綜覈疎也天下能枉是非之名而必不能枉是非之寔天下有是非

之寔而人於是非者又不能析是非之名彼其相和相敵偕出偕入處穴之鬬治絲之紛其不能審是非之眞也明矣上覩下者明大治小者順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則今日所爲名寔之衡是非之主者

皇上一人而已

皇上所提其衡而操其主者惟有遇事而斷不俟終日而已

皇上靜攝以來羣臣不得望見

顏色其以意通者僅憑之章奏耳章奏則議論之所集而是非之叢也

皇上以厭煩囂之故槩置不理上故厭之下故議之風波愈動而實喪愈危窟兎如昨也城狐如昨也雲鴻如昨也澤雁如昨也邊之封豕長蛇如昨也天下呶呶不已曾何益於成敗之數豈一厭事而遂可無事也哉試觀天下之休咎服寀者奮庸熙載者與夫持祿而養交者其名實原

自不同而公孤以下所欲責成於內外者非不牘而布之有位郵而置之四方與夫國卹民艱是亦嘗藉之爲名而廟堂之上果其寔有著聞而無忝厥職也乎

皇上毋厭煩囂也厭之而愈煩矣按其所以紛而明徵其事則名實之外別無是非而以綜覈爲剖判者其道有三一曰明職守一曰定功罪一曰信賞罰瓢不百與羊不九牧國家之事各使司存燮理歸之公孤典守還之六部糾繩司之臺

諒無循究之民牧必不令冠衣之互典而侵曠
之兩虛則職守明矣職守既明誰都誰吁誰廉
誰墨孰廉者高課不者下考而功罪分矣功罪
既分高課者徙無庸者黜徙不疑速化黜不疑
無辜而賞罰行矣夫以綜覈得其是非之實者
非疵求而毛吹之也天下無全才分分而度至
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人臣即處可爲之
位而或事之難爲時之未即得爲若多生一議
論以妬人於可成之功喜人於必敗之地以一

青掩大德而眞爲
國家營職守者亦何以自見其是則綜覈之心有二
公心也平心也以
國家之賞罰行天下之是非是之謂公而不以
國家之賞罰枉一人一事之是非是之謂平事止一
理理止一是孫叔敖曰是者衆非之所惡國是
者人主之所定明見之而猶因是因非則模稜
之術也明見之而並存是存非則守鼠之說也
明見之而不令天下有是無非則狐疑之門也

故總以斷之一字望
皇上信賞必罰賞罰者鼓舞天下之豪傑者也人而
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勸者亦無能爲
國家之用賞罰一行盡人以其精神用之於
國家營職業之不暇遑暇旁睨逞枉是非之實以
涸
主上而恣百舌之聲嘵嘵論天下事哉以湯止沸沸
乃不止國是之定端不越此抑西漢尚事功而
薄名檢世祖獎節義以風之競爲名高而顧厨

俊及不免於黨錮宋之立國依忠厚務爲優容
天下多議論以應之以議論之同異爲敗厭而
卒之忠讜絕跡然則事功尚矣舍好名無爲善
之路而以是非太明之敝棄爲優容尤非所望

修實政以濟時艱息煩言以定國是疏 館試八名

臣聞古帝王之御寓也常以天下人任天下事精神用以謀國而議論較若畫一維時政修矣事舉矣乃建鞀鐸以闢天下之言路又何至時事之不可爲而憂羣言之淆亂也哉我

皇上大權在握所爲綜庶務飭朝常者其法守至爲明備乃邇者脊脊多故矣問之閭閻而災祲頻仍錙銖若掃問之邊吏而烽燧不絕羽書月馳問之轉餉而庚癸徒呼脫巾語難問之國有人

焉而鴻冥龍遯寮寀辰星則又悲轉石嗟積薪矣蒿目而借箸者豈一相顧錯愕之足以塞責而時事遂可爲乎則實政之當修也語曰人存政舉今之布列有位者燕越殊轅首尾多畏一人之身救過不暇而何暇自營其職業故有任必有議有議論則有是非是者衆非之所惡也辨圍爭馳談鋒競利各執其是而佐鬭者多互成其是而後息者勝株蔓之相尋盡人在是非之叢而道謀播於築舍言發惟有盈庭如國郵民艱諸所關函夏之大者誰倡一不易之畫捐衆人之是以成國是乎則煩言之當息也然而今日所謂職守日壞論議日滋者非必求多於職守而外生一議論也臣謂

祖宗之所孕毓法度之所維持非眞有大壞不可爲之事非眞多敢羣極不類之人即或名實相冒口角相勝不過寬以律巳苛以繩人以侵爲職渚雖爲賁而相尋之未有已耳

皇上毅然更始明與天下相告誡其修實政也毋弁

髦其事毋傳舍其官毋爲好我者勸毋爲惡我者沮其息煩言也毋深戈戟毋樹柴柵毋氷凝火焦於其中毋泉湧濤張於其外夫一人之身耳眞心爲

朝廷營職業則騁華鬬捷之精神自然收省故增一實事則息一煩囂自昔九官十二牧與五臣十亂所爲成雍熙太和之理者事簡則問答止數言不爲少令之三謨是也事隱則問答至十萬言不爲多今之六韜是也何嘗多議論而少成

功乎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其原則係於
皇上職業易寬也而上寬之則愈玩論議易苛也而
上苛之則愈疑以天下之事責成於天下之人
而必不以天下所責成之人供天下之口實為
官擇人為職任官有疑則與大臣共質之與羣
臣共見之勿疑則與大臣羣臣共任之蓋凡毀
言之至卽善照不能無疑直破所疑而明徵其
事管子特霸術耳其言曰見其可也喜之有徵
見不可也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

其敢為之乎三代以是非行賞罰後世以賞罰
佐是非則雖復有忞嘵嘵之口以撓成事而有
曠厥職者國是定而時艱其悉有濟矣惟
陛下垂聽而採擇之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擬

請振紀綱防壅蔽勵官守壯軍實疏

臣聞國家有可覈之名實而常失之疎人主有
必貫之精神而常失之懈人主之精神卽一世
之精神與國家之名實相流通者也積疎積懈
之後勢不能以因仍苟且者救之而羣臣亦日
取因仍苟且者為之告誡發言盈廷誰執其咎
悠悠忽忽竟不見其鼓舞振作者何在則亦歸
於虛名無實等之乎疎與懈耳而天下事尚可

為哉所為斷自
皇上提挈一世之精神而綱條之相維神明之獨攬
文吏矢心於內武士戮力於外繫惟
皇上之實採之也臣不勝禍心以時事之亟宜釐精
者無如四端惟
皇上垂聽焉一曰振紀綱致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人君如天之尊居上馭下而政令畫一所
謂綱之有繩系之有總無不與天下維繫者也
近年以來名分倒置統體潰裂怙權者行其勢

嬖寵者便其私議銜竊譽之奸鷰陵詬誶之狀跳梁亡等之事不可勝詰已不謂有紀綱矣而復務姑息多從寬徇模稜於兩可委曲於一時大權旁落而不收羣議鼎沸而不問竊者不反假者不歸如水之下流迄無所砥而何以振之

臣謂振之者不必操於法之外而但伸於法之中公好惡明是非信賞罰盡人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朱子有言紀綱之所以振舉宰執秉持而不失臺諫補察而無私而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躬臨之則振紀綱之說也一曰防壅蔽攷之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人君如日月之明兼聽並觀而幽遐悉耀所謂豈其壅蔽其家無不與天下流通者也近年以來官府情膈釜鬻勢成鮮容勿之論思寄近侍之喉舌人才進退之疏言官糾紏之文典禮兵戎之議多從寢閣已自成其壅蔽矣而伺我之間徇我之偏工羣小之聲音逢一人之喜怒始以厭棄成其壅閼遂以壅閼成其簸弄中闇愈甚內降愈頻

如堤之既決不可復制而何以防之臣謂防之者不必察於情之外而但克於情之中廣廷議通言路絕中旨盡人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政不欲自中出不如付之公議宰相主之臺諫言之則防壅蔽之說也一曰厲官守春秋傳曰官不易方爵家之張官置吏各有職事卽下至抱關之啓閉庾吏之持籌亦自有本分之報稱者近年以來大小縉紳馳騖於文墨議論之習奔競於欲速進取之途如掌金穀者詰戎兵者理刑名者席未煖而已遷甎可越而不顧綸綬初綰則委其責於前遷除再及復遺其艱於後此移官非守官也非不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典亦曰修舉實政也實政安在罷駑無良不必識官守為何物疆幹有力亦與其職務不相蒙又誰不養交持祿彌縫其數時之闕以僥倖速化而肯耑精於蘧廬之托宿乎哉臣謂厲官守者不必侵於官之外而但無曠於官之內禁出位申久任嚴考成

無人不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齊威王三
年不蜚不鳴國幾以靡一日封墨烹阿而齊大
治則勵官守之說也一曰壯軍實易曰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國家之屬兵固圉以壯聲援凡
摽幟而先登趨風而免冑皆自有平時之愛養
者近年以來大小將吏驛騷於羽書之不絕震
佈於寇至之無時圖三營者布九鎮者分郡國
者空名隸於尺籍實力疲於役工簡練如傀儡
之場而超距之勇有幾鼓譟盡𢦏服之衆而庚

癸之絕奈何此有軍與餫軍等非不有清查勾
補嚴禁虛冒之條然亦循行故事也故事何益
氣力化而爲金錢營中之老弱尚在轉輸祇以
飽陪尅戎行之饑餒如前又難不俛首喪氣盡
偷其一日之安以幾倖無事而尚堪以敵車蠢
馬載丘山也哉臣謂壯軍實者不必增於軍之
外而但求覈於軍之中嚴簡練清占役稽冒餉
無人不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宋孝宗一
行虞允文沙汰之議及其大閱則器械鮮明紀
律嚴整十萬之衆皆一一强有力則壯軍實之說
也夫是四者特事之孔棘既盡人以是說効之
皇上而迄不能破因仍苟且之舊豈以
皇上之英明神武而當斷不斷聽其委夷屑越如此
哉
皇上深居靜默久矣或者喜逸而惡勞而不知君不
任則臣逸臣不任則君勞君任而臣任則無逸
乃逸况紀綱一振萬化自理
皇上特以所自有者自還之收人主之威命靈爽以

還之人主折衷天下之紛紜異同以還之國是
取天下之良楛短長以還之文武百官精神一
惕而一世之精神已環相孚應而自無虛名鮮
實者何勞之有人情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懍殷憂則達旦不瞑
皇上之憂勤念及於天下萬世當不能一息即安者
央者智之府也臣始終望
皇上之斷而已惟
皇上終垂聽焉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靜所曹先生傳

先生諱友貞字國元丁曹氏中葉而生者也曹氏自冢宰公族始顯冢宰公兄子琛公亦以仲子貴而子琛公之伯子則北溪公也仲顯伯晦仲之後且昌而伯則單子之緒不絕如線蓋幾於既分南北焉自北溪公三傳至考樂公始有支嗣又再傳至先生之父樂耕公始雅業儒先生之穎秀天成樂耕公最重屬之甫齠髮就里選則邑侯樊公天台耿公次第首拔之兩公皆表表負人倫鑒不輕有許可而獨爲先生

相期以遠大者也先生之器之才之遭遇似爲造物所厚又似爲所薄夫既家不盈擔石產不逮中人而又三娶而三失偶以故不得一意於鉛槧業稍寖小試輒利大試輒不利傷哉貧也傷哉貧而且窶難矣先生之孝友最篤甫膺歲薦客即勸之仕先生曰吾學爲萊嬉乎皐泣乎寧以彼易此也蓋晨羞夕饍惟循陔申慕云而未幾丁內艱則屏聲色却嗜味一如古禮復丁外艱一如內艱禮埶埶思慕不啻如所稱號風興慟停雲志感者矣而尤加嚴於考亭之所

尋定長子孝廉君已弱冠未親迎人或以爲問先生曰吾不欲蚤婚以教之偷耳而獨於冠則必蘸以賓位以作一一如三加之命或謂毋迺迂乎先生曰吾慕古師古豈問俗論也其循繩守約類如此嘗讀書于里里有同舍生者俠士也而陰以孌婦置齋中先生弗知也同舍生出先生就讀於案頭彼婦避帷中先生亦弗知也讀且久久且倦欲啓帷以假寐焉則見有彼婦者急牽裾以相迎而先生攘臂不顧此眞善學柳下氏異乎老子所云不見可欲而後心不亂

者也夫先生之蜚聲於邑庠者二十年膺榮於拔薦者十年後先掌知于邑宰者不啻十數輩而先生絕無造請干謁事以故終其身問其貲業猶然始之家不餘擔石產不逮中人者也嘗語人曰吾家八世無市廛之遊無獄庭之訟無訴訐之言出于閾無追呼之吏及于門眞所稱德類也而吾敢墮之吾選法當得令使吾必競敲朴重桁楊而取鍰金以實私槖可以遺子孫乎否矣蓋雅意欲爲清白吏云而竟賫志以歿天也沒之年爲萬曆庚寅距生于嘉靖已亥得

年五十有二孔氏曰余聞曹先生眞篤行君子哉余未奉教于先生孝廉君博雅負時望而㥯㥯醇謹遍眞古人有先生爲之前所從來矣夫豈于德而嗇於遇從古多有嗇之而豐晦之而顯吾知先生以孝廉君卽先生之名德豈有涯哉豈有涯哉

贊

龔沙溪先生像贊

道躬之嶽嶽德容之䟱䟱孰不識爲丈夫之鬚眉朝服之被被委佩之陸離又孰不仰爲立朝之丰儀噫卽此貌公似公而想其得天地勁直之氣立邦家太平之基所爭者天下萬世之是而寧委曲以逢時進而紛署出而分閫乃文乃武者公何媿史冊之炤垂公何媿中外之尸祝之公功成身退完名全節而以清白爲子孫之貽千百年後聞高風而與起瞻遺範其在茲

吳湘川年伯像贊

於惟敬亭量生哲人破壁藏史秫田不貪擬之謫仙百篇一斗白日羲皇三逕五柳流膏壓賜其封如房不言青鳥爲天所褒包之讓取齊取荒旣湛而猛韡韡其常而今已矣不可作矣想像見之式穀其似溫然而澤先生之腴凜然而清先生之癯嗚呼先生千古猶存何以尚論象舞儀尊

愛雲曾年伯贊

貌癯而莊神清而王若佩矩而帶衡若特立而獨行便便經腹而嚴子庭塹嶽嶽道躬而緯有三代之遺風先生天民先生古人夫安知家之食貧樂善不輟而享年踰於大耋備福有門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式穀令子虎觀鵠起千秋萬禩用昌而熾乃慰先生未展之猷而益以徽懿仁迪德者之長荷天庥

汪隱君像贊

業專精而弗售德潛隱而弗揚涓絜本成諸性孝友適宰吾常闇然好修之君于允矣未耀之天先身疑

坎壈后克熾昌乘有餘不足之徵登化工造育之場儼遺範其如存徵孝思以無疆

汪隱君像贊

博帶褒衣容溫厲也無情無爽行矜綳也羈未封胡才多藝也黼黻珪璋尚見帝也遺滎五鼎悲長逝也目瞿心劳思不替也

曾近江像贊

有人焉匡之翠彭之清徙倚乎蕪江之濱好行其德順而靡營茗茗林水萬絲輕颺颺乎飛鳥鳴嚶嚶常分宵燭照蓬衡不矜朱紱與長纓高冠岌岌佩瓊英天地比壽日月明嚖此何人者耶夷猶兮惠莊被服兮曾史雲烟兮安期與容成吾烏[illegible]所行卽之爲曾近江先生

劉少山像贊

人見公貌子平髯踈踈烱其雙瞳有偉然丈夫之高蹤不知暢乎其容坦乎其衷有無懷葛天之風亦常與世俛仰混迹于日中亦嘗辨雲不繫自號爲江湖散翁亦常陰行其德登利萬物而不尸其功亦常庭

訓七葉而才華文藻掀雷扶電乎江之東然則公之生平又何必區區焉與公乃其未盡之所鍾甚將貽振振繩繩之無窮歟

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隱山亓公暨贈程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諫議亓君之父爲隱山贈公母爲程孺人卽世若而年矣一日諫議持狀叩而請傷哉不肖徼師門寵靈倖一第未建贈公存也先孺人逮存矣而　恩綸僅賁地下也曩者埋石壙側僅識歲月茲歸而改兆謀所以不朽兩先人者微吾師誌之銘之謂不肖終天之恨何敢長跽以請余忝通家誼微其先舊矣卽不文無如諫議孝思惻惻蓋予念也爰撮其大者爲之誌按狀亓之先世爲淮人自淮徙萊蕪則我　明仕伯者爲鼻祖仕伯生世能世能生積積生正至正而亓氏以右族著矣正生寧爲郡飲賓析居萊之李獬庄舉子七人三曰玨者能世其隱德玨生宜倜儻直節詳見劉宗伯志中配趙氏舉子四長卽贈公公諱三顧字子虞隱山其別號也生而岐嶷甫十齡卽銳志誦讀如成人以家殖中落未竟舉子業獨畢力修滕下歡友于諸少弟務翼之成公旣無貽二人憂而

程孺人婉娩閑內則年十六歸贈公稱能婦又能和諸姒娌門以內融融如也公與鄉閭處平心率物不爲崖異居恒慨慕安得如陳仲弓其人者于梁上一事尤津津焉性不喜殖息闘財虜逐逐夷然不屑生平無片語干親知而獨急人困力倜弗建聳壁不自安客至奸張具卽倉遽程孺人能出旨蓄佐其歡所居葺茅數徵療田數畝安之適如矣年三十所嗣泰山越二年始舉諫議舉時夢與從嬋媛冉冉從空中降覺而喜曰祥徵也大于門者其在此子年七歲口授小學諸書輒舉塾師訟膺訟虞無論折節下儒卽遇諸書賈如碩儒紳以故懸書出諫議得先寓目焉先是歲丁亥公棄宜公卽世哀毀骨立率諸弟襄大事一如禮而又晨夕慰安趙孺人刻意課兒讀舞壓臥榻不丙夜不休諫議之得肆力于學也至庚寅諫議尚未爲諸生公遘疾程孺人偕諫議君環泣請命公日惟彼嘉樹厥有秋實樹者不必饗子樹兒曹矣毋不忘一溉兒克自樹立吾何憾有頃復執諫議手若善事而母撫而弟勤思子訓哉蓋公居常訓諸兒每

引馬伏波戒兄子書也願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知
言哉贈公當贈公不諱之日程孺人誓以身殉勺水
不入口趙孺人含涕指藐諸孤曲諭之强起稱未亡
人自嘗蔬糲而以甘毳奉趙孺人一七箸必躬滌一
衣履必躬紉所歡承更仟伯贈公存日也諫議公寔
攻苦孺人策勵之愈至歲甲午補弟子員孺人不一
啟顏戒無納賀者迨丁酉舉鄉書戊戌成進士乞差
歸覲孺人且喜且勗見勉圖樹立以振而翁者始基
之矣明年授楚荆州司理請就養孺人以少孤難其

行無何趙孺人即世孺人哀慕一如喪翁時素健飯
忽遘痰疾以逝越乙巳諫議補淮安司理奏最獲
贈隱山公與程孺人諫議陟今官秩滿改　贈公徵
仕郎禮科給事中孺人　贈如故諫垣改　贈寔始
公蓋異數云　贈公生嘉靖庚子十二月十九日歿
萬曆庚寅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生嘉靖巳
酉某月某日父曰庠孺人其季女也歿萬曆壬寅某
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四舉丈夫子三長詩敎即諫議
君也娶酈君某女繼娶益都縣庠生王君某女次書

敎娶高君某女次禮敎娶呂君某女孫男四之揖娶
秦安州庠生劉君某女文書敎出之梓聘邑廩生劉君
某女禮敎出之幹聘章丘縣吏部驗封司郎中謝君
某女之栽聘兵科給事中朱君某女詩敎出孫女三
一字邑廩生孟君某子一字邑庠生李君某子禮敎
出一字河南參議吳君某子書敎出子姓繩繩隱盛
矣余聞贈公之歿也先期命治棺次命治葬事若有
前識夙營葬兆墓木已拱於死生之際何達哉孺人
含飴弄孫亦自言胸中了無罣礙所稱超然逐真者

非耶諫議君直聲勁節故自不朽先德徵先德令人
動河源之思矣是宜銘
銘曰議俗嗜利而酷嗜儒匪釋禍是需將補袁是
飭誰諦穀公也獨誰代終母也功有赫龍章賁華
褒何以責之子忠讜忠讜奕奕青瑣之榜形逐大
宅兮慶流廣我銘堂斧兮千禩仰

啓

同劉太史年兄餞魏座師奉差滇中

煙花滿路天書同晝錦榮馳蘋藻當筵杜道與渭城金唱詎不倖于疇衆情更劇于扳留夙庇春風暫依化日恭惟老師閣下萃芭沙麓源濬漳河代有文人執圃共標魏紫名無虛士詞林遠振楊玄珠璣錯落于九天霞彩爛呈乎五色蓬瀛在望毫迎雉尾以遥揮制誥盈庭口應龍鱗而躍下清時需典軸黄閣待絲綸頃承　恩詔以豳滇黔之堠寔借詞臣以光遐

遼之撫碧雞盤龍之勝覽懸知教入錦箭鳳皇鹿角之險奇會見攬來秀句道幾萬里偏欲輕年某等蒙洪爐陶鑄爾成生乎比德密絳帳提撕而誨逮膝同歡愁聽驪歌折瞻塵尾惟是採山芹以獻佩酌澗水以明忱雖野人之芹大人將棄庬焉然弟子之供夫子必存鑒也敬筮某日之吉丐餘片晷之暇期免軌誨以兒異時之愆尤致藉几筵以當今日之祖餞伏惟貴顧曷勝虔迎

候魏座師

弘一陶之埏埴幸備籠中瞻數仞之宮墻忽疑天上惟鳳詔之璽宣旣遠遂龍光之日隔爲跡祇候崇禧敬攄鄙悰恭惟天民先覺名世真儒武庫青箱學海驚珠瀾于泛藻驚濤鸞彩文光纖玉嶽以飛霞祿閣校書謂五百年而得韓愈詞林模士如七十子之依仲尼乃九重獨重皇華而萬里遥瞻紫氣飄飄意遠盤龍金馬若在乎山水之間落落詞高龐角鳳鳳晝發爲文章之典漢槎言返適逢陽至之期莊屛開祥又對迎長之景備如岡如陵之祝皆作霖作礪之基

某等伏在晝魚真同樗櫟所恃明訓奉爲綱目之書紳敢不勤脩勉副傳心之教鄙區區結戀欸欸難名梅玉未數政異立門前之雪柳金漸吐登期噓座上之春遥盼北轅傾心南指聊遂鯉素不盡蟻丹

請劉見初侍御爲次兒冰語

豸斧伐柯藉圭盟于兩姓雀屏中目諧好合于百年深感玉成用將芹獻恭惟老親翁台臺明廷儀鳳漢殿祥麟氣噓九乎雲霞化作經天之錦詞吐五谿烟浪流爲出峽之源蛩樹駿于花封隨遂鶯于栢府謇

忠自矢豸一角以觸邪綱紀飭司鶚獨擊而論列當孩部乘軺之日不獨狐狸潛踪今詰戎樞密之秋又見熊羆吐氣薆緯武經文之用乃出將入相之才鐵柱名高金甌望重貞時夙緣瓜葛金喬蘭金貞因鄭重結言欲托新姻聯舊好頃使孔懷岳德遂將蓬賣擬朱門固曰天緣實由月老敬卜履端之吉聊申解佩之懷兼葭附玉樹並妍此際春傳梅信氷泮輿風生布景相看春叶椒觴快遂鳳占祈臨虎座

候曲阜令茂所宗兄

恭惟天才駿發聖學淵源詩禮文其在茲孝友施于有政金聲玉振續遺響于琴堂緩來動和振餘光于花縣譽命上逮楓宸　恩綸載頒闕里式瞻祖德快覩孫謀某猥惭體蔫竊依壇杏雖在數千里之外可知幾百世之前自北自南不敢登孩而指本若兄若弟亦且遡流而尋源久頌注夫賢聲皆輝煌乎聖裔謹憑尺幅祗布寸丹倘望祢廟而申爼豆之私郎叩塤埠而解寤寐之素

回江浦余中尊賀壽

序入春陽之始冀階七葉幾新入居壽域之中花縣餘芬獨遠靡爲人子感施及親恭惟英毅自天氣吹横斗圖基珠淵洪崖澄道脉之瀾歸址瓊磐松門登學峰之秀文章飭治學道愛人小屈量于函牛政成三異即覲化于騆雉榮錫九重其實懸蔚非諠黍梓桑偶逢老父七旬無足娛親萬一王母花勝此日歡會于承華召父棠陰一時分光于蓬萆棠如簸袞詎過雲霄人情欲壽欲安知所蒙矣君子善頌善禱何以報之

賀李襄城勲司

恭惟老年丈台臺長庚叶夢大酉儲胸文運闕天灑灑五千玄屑鑒壇遺月飄飄第二風流選青驄起于南都擬紫華升于北闕簪仕而承　君命爭誇騶壯載馳舉士而拔衆尤共羨驊騮爭步香塵　黻扆簡擢銓習玉海遙澄影層空而畢照氷壺高朗映卿月以騰輝彈冠鋒刈楚之才欲袪厮淵藪之致望高持鑑績奏司勲五色褒嘉已見雲中丹鳳三台晉陟佇知日下紫泥其驥附有緣雀欣無極況蘭金之契溷

先珠玉之霏微文舉之剌手通謁言報李龍門之高
萬丈用賀及瓜伏冀海涵可勝嚴竦

謝焦漪園太史壽文

淸時者碩品懸北斗之高名世文章價比南金之重
恩深錫類感切由衷恭惟老先生關下四時元氣一
代典型蝌陛傳臚人在芙蓉鏡裏鸞坡視草士跨玉
笋班頭天祿雲開洞壙丘于武庫石渠春滿考文獻
于先朝藏筆何私禀夫子春秋之義勤施不倦嫏嬛
公吐握之懷一辱品題盡知擢濯其自慚樗櫟虛負

椿萱何當老父之生辰至勤明公之著作聖人以天
自處如開壽域春臺君子贈人以言者欲日升川至
曲借蓬辛之寵冀爲蓬矢之光什襲珍藏三薰報謝
金甌卜相從此于國于朝者將扶杖而朝太平玉鉉
調元凡在以引以翼者且倒輪以算甲子

復杜總戎

恭惟山川獻瑞星斗騰輝類申甫之生神膺　國家
之重寄淸平鎮靖寢刁斗以無聲懷遠保寧偃旌旗
于弗用遂使三千餘里氣絕腥羶可當十萬精兵勢

雄虎豹上馬擐戈下馬草檄淘文武之兼資入營發
文出營嚴師顯恩威之互設且參謀闡道復容帷幄
發機即是生機更開徑延賢仔細討論多算總歸勝
算功成圖塈何言射落雙鵰詩祖浣溪詎羨才成七
步匡直登壇上將堪當名世宗工某株守無奇神馳
有素驚重書之遠及授簡殊慚兼嘉貺之俄臨捫心
翻愧

復吳維蹤撫臺

恭惟台臺扶輿間氣宙合完才藝擅名世宗工作陶

作冶瑞應昌期耆碩之紀之綱標擊電于拭輿露冀
醇于調鼎是以　帝心簡在爰作西土保釐楊兼文
武之長十萬兵儲于尊俎久注安危之意千壁天頹
以運籌金章擁而草木知夙欽魏望玉府開而烽烟
息迅著神謨所謂有德以尊　朝廷自可不怒而威
天下長城萬里益宣閫府之雄重望三台行觀鈞衡
之寄某質慚朽樗謬附維桑自展登龍蓬生麻而云
幸未由繫腥渠有月以興思何當葑菲不遺更辱瑗
瑤之錫德馨下拜寵既邁夫百朋信藻中藏感有鏤

之五內

復王司李登白

化衙畫𥟖穆穆清風噓案上穽懸肺石皎皎白日映天中帝念在茲友信則豫恭惟一腔文字滿腹精神岳立瓊雕九千建諸嶽之標中山敲景淵迴蒸恩五溪接大江之脉洛汭呈波能衙教以明刑雖片言而折獄按部風生鳳翥草木知名蹇帷雨足龍旂山川改色葢以熟路而駕輕車故遇盤根而顯利器暫煩勳鼠鼻霹靂以驚寮會見擊蛇凜風霜而肅度某情

同膠漆誼托規瑱幸脫迹鉛槧之途徼濫竿圖書之府自慚弁𢎞乃荷憂情千里飛函挑若金聲擲地百朋遠錫儼如爽谷噓春懷信藻以中藏識德馨而下拜

復徐季曾親家賀壽

某自慙衰朽𡼏遁居諸逢犬馬之徵辰徽鸞龍之巨藻拜貺于蕡葉之七歎報于木瓜之三雅誼有加隆施無已君子善頌善禱如登壽域而借寵辛人情欲壽欲安君出泥塗而忘絳甲常謂親家望高北斗更喜名世意决南圖雖蒲柳之人七十遲木天之祭三年從此扶杖以揚徽寧獨倒輪而算曆可勝啣謝伏冀炤原

復鄭玄岳親家賀壽

清時碩彥名世文章品懸北斗之高價比南金之重操朱絃以勒報調雙時判若玄黃秉綵筆而挽頹風一言凜然袞鉞某自慙樗櫟虛負椿萱何嘗老父生辰致勤明公著作雖有茅山之檄猶念蓬矢之門多儀稠疊有加令人應接不暇信君子之善頌將一世以如春何以報之知所蒙矣故對爲蓮尊之首勝台階而居絳甲者盡扶杖以楊徽鄭舅姚華祝之爹沐光寵而借鑫聲者儼康歡而壽絲三薰報謝五內銘藏

復王韋吾求親

恭惟星堂景冑月旦高標華嶽聯托一枝綠野隨開三徑振掆麟趾久知高門之亢宗蔚有鳳毛乃問小娃而擇壻某自慚非體尤媿蓬門烏衣相望于枌榆赤繩舊聯于奕葉家三弟而上共聽月老之傳喜兩

姓于茲更見天緣之巧敬承德意曷勝欣悰

賀姚羅浮大京兆

伏以南國舊菁莪銅虎位隆公輔東郊新雨露玉麟望重君陳快聳巖瞻喜深廈庇恭惟吳山毓秀星水儲精文藻瑞朝廷久聞雲五色之彩聲猷撼宇宙直樹斗一人之標威振栢臺之紀之綱到處澄清有象法蘇棘寺有倫有要普天平反無私惟此龍蟠虎踞之區實爲建邦啓土之蹟天子簡名世作兆人司牧大人有至道爲重地保釐出入均勞行將並執周召

遐邇齊導輝直獨邁越張某材同樗櫟分屬編氓青璧千尋夙仰高山之玉皇州八邑今歸近水之臺琴鶴之化方弘綠深就日竹馬之趨恐後幸遂披雲親布燕箋袛攄芹曝

復常州司李何年兄

天球醞粹月鑑含精勿喜寓法外之仁共羨于公陰德性允著庭中之績咸歸呂氏詳刑三尺何私萬民攸賴豺狼屏跡威稜與烏府俱前蘭蕙呈芳聞望溢黃堂之右某有緣嚶和自愧蘆叢楚天霏新譽之楚

燕月照故人之色餘承瑤翰超十部以尤賢更荷珍儀邁百朋以爲重德馨下拜信藻中藏袛布謝悰仰祈合炤

復寧州守王茂錫

伏以三刀著績百城春滿棠陰萬里飛緘一札榮分梓里欽高車而作則辱遠注以難名恭惟命世軼材照時瑰行烹鮮小試暫借南寧之疆剸象弘猷獨膺列岳之長聲騰召杜治邁龔黃遐方欣戴福星內召佇膺簡命某學落不殖賀廠無奇臭味苟同自詩青

雲之願附驥山非遠忽來明月之相投懷信藻以中藏識德馨而下拜

到任請藏御冷賀對揚二太史

恭惟天府高華人倫偉鉅吐詞爲當代笙鏞坐論作清朝柱石應五百之名世信四海之具瞻某等願見大方悵望登瀛之會得尋緒論幸當結綬之辰敬卜十一日聊展燕私奉扳鴻馭爐烟郁縹紫氣滿白玉之堂柳色芬芳玄屑映朱明之候伏冀惠顧曷勝寵榮

到任請同館諸年兄啓

伏以中秘聯班佩直諒多聞之益北扉踵武在文學侍從之行當離羣索居之餘有結綬彈冠之會敬卜十一月祗拔鴻叚聯展燕私樓蓦題芳棠棣花開析並蒂犧盟徂主蚉弧旗取仰先登幸合劒于龍津媿連軒于鳳闕同升之慶異數爲榮佇聽鑾鳴可勝鵠俟

候建昌余郡丞 原廣安刺史

春不擇地廣敷恩澤于川西斗轉自天俟耀福星於

江右奇逢極矣感激勃然恭惟當代眞儒熙朝群鼎千尋立壁生來奇氣號武猶萬斛湧泉登巳文名浮璧水麟經奮跡九丘八索盡括其胸中魚佩檀猷十望三雄如燦諸掌上分巣刺史初鍾秀屏布信推恩莫澤中之鴻雁發奸擿伏驅境上之豺狐心抱四知化成三異巳是循良第一應知治郡無雙瞿峽流膏沖餘波於去後匡廬毓秀仰峻節於聲先夙蘊多奇㠶足自騤千里隨苊薇効鴻猷徵聲二班如某質寡無奇學落不殖父代耕於丹斗官伏處于陬崖乃夙有一日之緣無往非二天之庇愛父以及于置腹而推心漫分大酉之藏書無虛先覺魏匪叢子之遺業有負後生懷山海之崇深莫絲毫而塞稱借申于壘勉布寅丹雖駑駘無歷塊之功而鳥雀矢啣環之報

復馮中台太親家求庚

好聯二姓霽色靄春日交輝盟訂百年雲箋麗朝霞散采夙有登龍之望遂諧吉鳳之占恭惟太親翁大人閥閱名門箕裘世業生來奇氣雄手直上九美少有文名追韻潛開萬戶豹韜久矣麟趾奕然慶衍親

家才華王國腰珠屬玉鵬翮今開九萬程鵷采彤章崎頭佇對三千字且也元季方美混耀當時自是王謝家義飛鶴稍日備福之五報德爲全不肖東魯瑣儒南山蔬士惠徵天幸猶子叨附驥之榮屬有人緣孫息得乘龍之選和虎埍于異姓既屬年家調琴瑟以同心敬憑月老忘其蟻族廼拜鴻施俠子姪此段姻緣喜星堂常分福蔭腹顏始兆花封紫誥相看堂上褒章樂事騈臻桂馥蘭馨是稱門闌喜氣敢申寸謝別署小儀

又

淑氣上槐林燕喜凤微麟趾祥光舒竹色鳳鳴喜在
龍孫歷直集五福以規耀高門抑且契四德而姻婕小
姓敬憑月老好合年家恭惟闊閥華聲簪纓貴族齒
隨德進駐髮自囊裏金丹福與壽多怡心飛庭中玉
樹世濟親家之盛天挺王國之禎云云

賀郭青螺宗伯代

焉鵲五雲輝北斗動思舊碩鳳凰于仞上南宮肇奉
新倫物表型模宸中踴躍恭惟山川正氣雲漢文章

盤元氣以騎三光詞林獨步渾淪虛而含萬象胸次
無倫九苞翔關圖服乾畢膺花于皇路五色織雲孫
驚錦豎覗尊乎木天自是太平理學之儒主盟六館
允稱道德詞章之選典禮貳卿精白日月其光飾槩
雲霄而峻配道與義養成至大至剛公是與非追知
誰毀誰譽忠謨久而愈邵公論定乃益思蓋三楚之
靈異特鍾蓋服一柱擎天之手而入衰之人望攸屬
咸切百川赴海之思忠簡紫宸光浮赤壁鳴騶出夏
口晉階司禮樂三千曳履上春卿承恩近天光尺五

乾樞坤軸看兩間燮理陰陽商鼎周彝睹三代以前
法物伯夷典禮后夔典樂今日煥乎文治之隆召奭
爲保周公爲師明時儼然雍熙之盛知某撿扐短翮
涓滴纖鱗儒子何知望巖石而皈依非一日名賢既
出環海宇盡鼓舞乎二天遂忘分以希丹敢通名而
呈素台階在望雖未副御李之懷愛屋有緣或不棄
采葑之體仰祈丙照曷巳寅瞻

候陳方伯代

大地重承宣行中書特隆簡畀高天宏錫造宇下吏

又竊嘶蠓喞報無從鏤衷有感恭惟胸吞雲夢氣壓
衡嶽筆底宮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詞林繡錦森牙
籤三萬軸之儲早題鳳紙以看花隨著鴻猷而展采
貢聲時譽共山斗齊高德蓋王家與日星並曜丹葵
簡在天子紫微行領諸侯玉簡映瑤函藩宣八閩金
章輝紫綬保障一方飭群邑之司共念脂膏爾祿操
賦財之柄側乎痾癢吾身闡自菲菲清不人知而九
畹松之挺挺飾嘗物表以千尋允稱岳牧之叉自是
股肱之托如某才短折線器陋挈瓶幸依末光濫承

下釆月旦賜春之許可庇我猶天風雲霄漢之提携
如農得歳即揹項曁曷既高深或怏斗膽暫成日隔
神馳燕厦湘水長而瀟湃愈長夢繞龍門楚天遠而
心路非遠寅丹所結子墨用申即責新綸行覘明公
之補袞有懐舊德益深末吏之彈冠

謝各縣賀滿 代

学製三期駘足敢方平仙鹿華衮一字魚目頓洞于
雲蛇寵焉若驚感而增媿恭惟天球醖粹月鑑涵清
奎聚牛女之墟花映鳧舃之郭陰琴動操叶騶惟之

雅音水鏡澄瀾照仙鶴之舞影青黎吉于陰雨到處
謳謡懋藏帯老之甘棠畫人遂泳謳不倚膂茝之瓜及
自相傳漢殿之老香某袖技有觴鍰稜無秋穫壓近
水臭味于燓鼎之梅膦燭分光膠漆比同舟之楫景
星在望常不隔乎光華愛日照人特自親乎暄靄荒
眞儼然同調珠玉自覺穢形像三載之報成效一官
而不足片言假譽何當琥琰之章十目皆驚恍藏叢
山之重謹三薰以報謝容九首而申忱

啓閩中被院入簾宴 代

九天鴻漸人文聯奎璧之光一路驄騾名世莅冠裳
之會風雲動色俎豆生華恭惟瑞世紫芝朝陽鳴鳳
心含萬頃襴抱滙風瀝之瀾景並斗尋敏節儷雲門
而時揚清徽獨康察既遍藩垣崇雖鼎浮實典再開
棘院慕藿不捀一空當近之狼棫樸咸林兩聽周行
之鹿序逢玄默花蕩菁莪綵韡秋生雲五歳以絢日
永壺徹鑒十三捷而麾風文昌籠牛女之墟自相輝
映武夷飛鸞鏡之彩若獻逢迎某等祈與典賓奉爲
聖主盼桂爾而始尋方秖苑之勑開佇看鵰薦羽翬

賢書之盛而臨虎座闢稽聖作之期

啓閩中撫臺鹿鳴宴 代

虎帳高懸入陣風雲變化龍門廣闢四科陶鑄維新
敢借手山式輝奎璧恭惟台臺劍履皇路樑傑甄匠
鎮地雄藩首九經之武庫開天景運麗十郡之文昌
人望所推肅秋霜乎細柳儒者集歛數春蕪于前茅
歌勉勉就嘶交矣甸宣南國豚芃芃棫樸皆屬保釐
東郊適逢聖作之期元起于于朕豬賢書之盛恭際
斯辰玉露凝珠瑞華紛其旌耀金風薦爽月桂兢以

分芳思皇多士會精神十拔英髦得五有煥文明歸
掌握兩間化育爲參某等摩宴隹賓祗脩彝典位聯
北斗清卿八座擁旌旄瑞映南闈魁極三台光祖豆
沐餘波于鵬運湖鯉承風垂清聽于鹿鳴尊犧歆雅

請撫臺入簾宴代

節樓闢地長城海嶽倚蘭臺泰運與天半壁東南開
桂苑秩初筵之爼豆侈盛事于衣冠恭惟台臺蕃代
壽儒熙朝碩輔圖基珠縚申浦澄道脉之淵源扯瓊
發骯山鍫學峰之峻專斧鉞之重前茅細柳連雲鎮

文獻之匯棫樸菁莪挨彰詩歌鑄試帳下材官畫虎
頭館闢宏文壇前吉士歸牛耳萬邦爲憲之目英雄
入彀之年乩丹仙碧水聰屬保釐彼綠李紅桃誰非
陸植某等恭逢盛典適際昌期緣棘闈之方開戒桂
醑以始事祈臨虎座鼓舞聖作之風雲佇看鵬搏招
揭賢書之日月

請闈主考徐給諫鹿鳴宴代

雲排閶闔高被垣梧竹之陰天啓宮墻植公門桃李
之徑文光人斗景運聯奎恭惟台臺當代典型熙朝

正氣振衣登青瑣之闥非仁義不陳補廣高白馬之
歷有謀猷則告持衡文苑風秉鑑於人倫奏士賢書
幸歸模於師匠地爐活火出砂礫爲陶冶之金水鏡
澄花辦塵埃中連城之璧對晴窗以校閱恍如侍從
之嚴驚夜柝以搜揚猶疑禁漏之徹正文風于渾厚
還士習于淳龐梗楠俱屬掄材鱗鳳盡收羅網由來
破的而鶚書薦者盡入彀之英孰敢先鋒乃發弧登
者皆超乘之彥溟鵬九萬望堯雲擬翰圖南湖鯉三
千擊舜海游鱗運北某等祗脩彝典式燕佳賓拔初

泰之茅金風薦爽折廣寒之桂玉露飄香蓋爲天子
紀綱輿宰相共行其道而作斯文宗主真上臣之事
以人試聽鹿鳴祈臨虎座

請闈主考張翰林入簾宴代

鳳閣輝騰端應五百名世龍門價重卿主一代文盟
載廣薪槱析看棫樸恭惟錦裳織月玉斧脩雲六絕
文章清斑爽玉皇香案五趣詩賦粉署對太乙青藜
濡頴金閨采燦奎垣生色横經寶幄談傾天子凝旒
理學名儒斯民先覺白蘇紅燭遲承雨露之春碧水

丹山聿際風雲之會御膺芝檢俯式棘闈起元氣數之中正是天開于子得士科名之上應知工亮惟寅某等叨厠薇垣分裝蓮影先鹿鳴而飭事樽俎肅陳睋虎視以求賢簪裾畢集扶搖九萬且飛此日鵾鵬禮樂三千總屬公門桃李方同侍鵠竹聽和鸞

請閩中陸按院鹿鳴宴 代

豸角分輝翊聖震凌霄之栢鹿鳴奏雅毓賢泰初彙之茅遴道義之賓興快斯文之主宰恭惟台臺人物三代事業六經破竹詞峰森萬丈倚雲之劒填胸學

海沛百川吞壑之雷鳳翥一臺色壽青霄紫電總周六轡化敷碧水丹山天網爲羅月波爲鑑紀綱敷禮樂作人在貞肅之間砥柱障瀾得士出科名之上棘闈飈起咸睹從雲之期桂苑香浮盡屬觀風之部凡茲題名于雁塔詎非銘範于烏臺某等幸際昌期祗脩彝典瑤華紛其炫耀如探禹穴之奇丹桂兢以芬芳恍入山陰之道思皇多士我有佳賓欣萃人文之覩斯臨名世之禺

請張主考鹿鳴宴 代

文光入斗輝煌聖作之期景運聯奎照耀賢書之盛薪槱式化桂苑飛香恭惟閣下曠代名儒清朝元氣鷺濤鸞彩文光虁玉潋以韜霞武庫清箱學海鰲珠瀾于洗藻青錢萬選遂儀承明金馬之庭靈鵲雙喧直上蓬萊瀛洲之島八灘風浪起杏園都是後題詩三月柳低垂闈苑更無前罪烏蘭堵秉範棘院持衡元老廟廊必秉中行之尚文章寰海聿追大雅之風取洙泗之日月洗濯之盤盂渾噩追虞夏若濂洛之春秋掌股耳星斗寒芒掩晉唐茅茹彙征五色弗迷

過服錐囊穎脫三復惟見鰲頭先茲横鶚之英盡是螯登之彥某等祗脩彝典式燕佳賓鼓瑟吹笙此日升歌萍野傳衣付鉢明年看宴瓊林與爾同升宰相常有枝若巳科名不媿上臣政李君以人仰瞻嚳嚳之鸞俯聽呦呦之鹿

送武夷茶

玉壘金沙表玄功于換骨乘雷先火流碧乳以除煩快領先春爭稱甘露惟茲鷓鴣之候方吐黄芽陟彼鳳凰之山式陳紫筍曾孫踐上寶禹烹來潑雪花王

子座中玉鴟額出生雲浪封識未須白絹羽璽自接
丹丘梔于薔薇採摘已詳于花葉含香驕火炊噓更
妙夫雋鐫獻武夷九曲之搶旗助文字千年之揮灑
效野人之芹曝雀舌好先聽蘇子之松風蟹眼乍過
欲觀膏綠幸命樵青

請周學師 兩齋皆周燕湖人

恭惟台臺胸中秋水坐上春風帶矩佩衡允矣尊朝
之德靄環揚藻蔚乎瑞世之文筆瀚瀟灑洪波于
蕪渚詠叢散馥鰮餘臭于蘭溪木鐸副天將作斯文

之領袖杏壇宏雨化總一脉之源淵其賡簫無奇學
落不殖從二三子望數仞牆維梓維桑喜樓臺之近
水亦桃亦李儼花木之向陽即莫窺茂叔道學之傳
已竊附先尼夢寐之契幸濫賢書感同聖誨爰茲穀
旦用廣芹恭卜晝舒以長景色久添紅線霏屑聲爲
律鏗鏘相應黃鍾屬采體蔚願羞信蔬

請王懷楚 父八母

伏以天開于子春回桃李爭榮人際斯辰風培鳲鳩
借翌凤犀收之縣籠今幸際于拔茅自忘體蔚式羞

信蘋恭惟北斗星一砥西川雲錦腹珠肩玉璀璨撓木
花溪樹駿流鴻櫪煌玉臺金鼎能經宙合小試專城
水鏡澄瀾胸中莊周人赤瑩琴動操坐前獨擁山青
善刀遊肯綮之間意匠淡經營之表洛橋彭柳既見
渡口成梁集鳳翔鸞載覩庭除啣雀瀧來惠靄道化
已高天馬雲龍飄去仁風德聲直接三茅九曲民歌
樂只士飽陽和冠薦書而百姓政蹋躍于瓜期奏最
績而九重且旦暮子芝之檢某抱質甚脆藏宇無多鶩
駘不覬燕收何以鞭策碔砆屢逢楚刖傒涸珠投宿

世之緣屋上烏師臺並劉師提于前掔之于後斯時
得爲厦中燕我父暨我見弟庇其身施及其家誰如
此獨有之天願依于可愛之日宮牆在望冶鑄倍深
感茲中也養不中愧不國士報國士爰詹穀旦用展
芹恭伏願仙鳧出駕神龍足扳卜晝舒以長景色久
添紅線霏屑聲爲律鏗鏘相應黃鍾祇滌巇尊祈臨
虎座

賀徐見輿 年見五十

恭惟秀毓天經蔚成時彥文章應朝廷之瑞壽星高

斗極之辉屣上青逵度初皇覽五福一時咸脩百年
如日方中肯構肯堂未老戲庭前之綵宜室宜家長
生獻膝下之觴蔘川至日升豈云大夫之初命而歎
過時可立看名世之黙符者也幸時因緣不獨如蘭
臭味自慚小草望早齡而有喜躬申賀之未遑祇遣
三多敬將九頓可勝華封之祝伏冀淵海之涵

候顧鄰初太史

伏以璀璨五雲風欽玉笋冠北闕陶鎔萬化今歸芸
閣啓南雍仰止非遐皈依倍切恭惟老先生閣下應

台躔合叶日捧持𨈈萃龍蟠靈秀環嵩衡華泰江遒
燕子文波湧灩源金焦斯入在茲直接尼山正脉得
才而教方羅璧水奇英鸞鳳爭鳴鳶魚彙化譽徵九
重天子望隆輔弼元臣某質竊無奇學落不植匪得
先知之要領誰開後覺之典型至待斷而清思祈繩
削蓬生麻而直實荷匡扶常瞻北斗以徘徊每拜下
風而竦企敬申積悃祇布微悰伏願示以乃大鑒其
未將采葑采菲大廓包荒之雅度作舟作礪淵垂陶
鑄之鴻庥

候焦澹園太史

伏以北斗瞻巖欽羽儀之在望東山養重識鼎台之
攸歸一代宗工百年名世恭惟清時元氣理學醇儒
牘奏三千言共羨虹橋第一經奪五十席爭誇虎觀
無雙鷄樹拔華絲綸映彩霞而共燦棘闈掄秀桃李
滋化雨以生春三墳五典遡古人之正傳斯文在茲
矣九經八紘開天下之平治舍我其誰哉願直方爲
後世之師而進退合古今之節泰階方轉政需玉燭
調元禹席未虛已卜金甌覆姓某　云云

候孫慥陽先生典試南都

伏以照分東壁幸叅入室之芝蘭指作南車欣看及
門之桃李皈依有自仰止非遐恭惟應台還合叶日
捧持瑤闕蓁懸錦帶同牙籤交映花磚影散璚標其
彩筆爭研一代宗工百年名世方卜既而論道暫飛
舄以掄才桃葉渡頭碧綠青紅皆秀麗烏衣巷裏斗
牛奎璧並輝煌士𢀖吹噓頓生羽翮人希盼睞動飾
光儀某猥以謭陋謬竊觀型領袖詞壇眞天生之覺
後覺咸被教育淵源世好通家仲之師及師益荷鑪

鍾咫尺蓬萊政擬接龍光于下里睽違雲樹末繇蹐
鳳舉于上台敬布寅丹佁申子曇

候沈銘瀛宗伯

伏以內禁代言風動五花之判中臺典禮光搖萬玉
之班仰止非遐瞻依倍切恭惟睿台還合叶日捧持
神摇太乙之精金根家學瑞奪人間之彩蓬苑仙才
日侍講幄以談經兼綜綸樞而草制春官六十五之
長以進尊曲禮三千待其人而後舉雲龍際會行看
接踵皐夔魚水交歡豈但均聲房杜某自慚後進仰

止前脩邈世論于鳴珂里中敢云蠅附瞻斗耀于群
玉峯頂末遂龍登敬布寅丹祗申子曇

賀黃與桼京兆

伏以京尹望隆棠陰與石城並永樞臺秩峻烏影隨
玉節齊高臥轍無從彈冠有慶恭惟星湖毓瑞木市
傳精家學淵源十六族凱元濟美儒宗嵩嶽五百年
伊倚重光惟此畿甸為根本之區自是名世顯經綸
之略望三王而迭拜皇皇于里騰懽齊二鮑以相承
翌翌四方作則翕然人望簡在帝心入閣擅專席之

雄開府地審半壁㮣群草之望節度勳崇方深尸祝
于留都行見澄清乎寰國

候丁嘉禾大司空

伏以望重禹台宅百揆而時叙春隆散辰肅六府以
用脩愈峻新瞻益深舊戴恭惟台臺濟時威鳳聖代
人龍古心古貌而讀古書圓言圓行而應圓物鳴琴
何曲垂千萬載春意于棠陰秉鉞臺端肅一二日冬
稜于栢府急民之事雖寒燠風雨不言勞盡下之情
凡牧監衣冠咸誦德一身肩天下之重至誠結主上

之知晉陟棨階總攬庶府掌廊承弼政調玉燭于熙
朝舟楫久需行覆金甌于密勿某愧生也晚叨庇之
深夙在恩門自父子兄弟皆由陶冶遠追世好即銘
鏤啣結莫罄生成敬布寅丹備申子畏伏願主恩日
渥日隆一點丹心與宸衷而默契相體時康時豫千
塋黃髮隨聖壽以長延

復孫學博

恭惟秀毓嵬峪文廻曲渚藻思霞蔚雲興高標瑤[illegible]
王樹已收斂譽於南都自看驥騁于冀北君子之有

三樂不棄英才聖人之及萬民先之養士曾關馬帳而化雨賓下董帷以培風往牒之爲鄭爲匡漫稱爽矩近日之如翁如趙實將鼎參不佞蘭臭惟馨冶鑄在望嘗懷中心之脉脉每思道範之殷殷有緘自天如窺落月謹三薰以報謝祇九頓以申忱

謝鄭璧柳太親翁

伏以絲深玉椅五百年合券自天惠辱金俞數千里好音此日聿羅私什用布謝悰恭惟人瑞馳聲國琛擢品孳一經于庭下鳳毛翥挑花以騰輝挾九老于

社中鶴髮映綸章而生色惟玆閩海帚止文衡實由楷庭傳流道脉際明主其承寵佐令子以酬恩凡在周親盡仰書帶草之勝豈期鄭重弗拒蒞門剌之投狠以蓬廬而擬朱户得從舊雅以締新姻顧浪漫之弊踪未成鳳誉而輝煌之錦字已訂鳳占揣分何堪如天之福謹悉尺牘以佈寸丹伏願滄海之合弘細無不納而碧蘿之附托久而益親

謝鄭玄岳親家

覬棘呈標雅重金扉之望絲蘿有藉謬當玉樹之依

喜溢盈門榮關百世恭惟源鍾桃洞之英材攬博陽之勝早名通德累承閥閱以光輝宦績蜚聲竚指鼎彝而勒刻早試循良于冀北遂司禮樂於幾南五馬駕名邦恒山澤水之區恩偃高深天府几筵登卓異八閩衡衆士石竺武夷之勝文標藻秀公門桃李艶芳菲彩逼三台文傾八斗信是清朝之上瑞寧惟梓里之具瞻某自分謭庸夙叨姻末企高門而仰奮托氷語以遥傳何期大海竟不棄乎涓流詎謂精收翻無遺于葑菲合由天作事匪人爲提手思歡愧縮地

之靡術論心結想竢擧吉以臚陳

謝鄭蓮岳叔親家

蘭馨斯永合久要于平生蘿附維高訂百年于一月仰承錦燦深藉玉榮恭惟老親家臺下丹穴鍾靈青緗振彩喇露繡脣成組織漢苑金莖臨風氷骨任翩蹮謝庭玉樹春之杏秋之桂相將遲早同芳伯也塤仲也篪亦復後先合調切磋投分方欣蓬直麻中翕受無垠更荷繩牽月下以其兄之子結爲婚姻政見今之人莫如兄弟每自惟乎瓦礫何緣儕于瓊琚誼

屬潘揚未退展其芹獻感深肺腑先此布其葵悰云云

候館師

材館横經自任先知之重儒宗式士獨切吾黨之依方尊師道以啓善人倏轉忠臣而爲孝子感深陶冶時倍企思恭惟叶日捧持應台還合侍玉皇香案龍墀引德履之星辰燃太乙青藜鶴禁實重離之日月久矣帝心簡在遂爾後學攸歸指作車輝分東壁攻瑕苴漏觿大匠之風生發覆啓蒙負洪爐之雪點

然師保樹之表儀其質疏無奇學落不植叨隨廿二人之後虛負藹藹之名幸在七十千中實賴循循之誘有教無類與女弗如惟大孝之慕終身致夫子之墻數仞孔堂畫錦彩衣香惹御爐南岬白雲晝闇音希杪慢知三年蓼莪之感跡千里芹藻之悰敬肅魚緘秖申蟻悃伏祈孝維錫類道乃作師鼓元氣而雷域中倚畀係國家之重斡斗柄以春天下贍依非小子之私

答王懷楚明府

赫奕新綸下鳳墀而錫寵光渝舊璞徵鴻范以蒙知賀與謝并感隨慶集恭惟老父母台下星輝北斗錫煥西川奇氣生來劍閣眉山共挺文名夙擅金甌玉壘爭雄尋芳躡于子雲胸中玄草寄壯心于司馬橋上題名先展釆于花封果蜚聲于棘路虞廷錫寵榮及所生漢殿疏恩冠于群辟即看結九重之異眷寧只作一路之福疆某甫脫泥塗濫廁石室何嘗負數過沐殊施鳳字輝煌忽動草茅之色鸞旂掩映頓增蓬蓽之光久在下風常依愛日雕蟲篆刻敢云壯夫

羞爲舟楫鹽梅行見上公展錯云云

候郭振龍倉臺

我冠柱下本九重喉舌之司繡斧行來政四海澄清之日況深廈庇尤竦巖瞻恭惟毓秀青鸞濯靈賴水胸吞韓纂天鍾黼黻文章目運郢斤性蓄經綸作用蚤飛雙舄于花縣隨昂一角于霜臺啓沃帝心紀綱國是持籌廩庾剔出入孔之蠹雀鼠無聲作柱中流清上下江之波鯨鯢屏息豈徒一時師表實可接武汾陽其質本散樗誼叨維梓積丹衷之悃款每憶荊

識于嫣茲聽白下之威名未遂葵傾于鴈素乃星軺
當山嶽動搖之日而衡門爲雨露徧渥之區感刻五
中祇申一念

賀汪客庵少司成

璀璨五雲夙欽玉筆冠北闕鉤鉢萬化今開芸閣啓
南雍仰止非遐懽欣倍切恭惟應台還合叶日捧詩
洛水揚波應孝野名世而任天下之重靈巖抽秘闈
紫陽正學以集諸儒之成步蹕瀛洲冠儼圖史禮樂
詩書之鐸天子首善成均菁莪棫樸之區聖明特降

人表五百年而得韓愈久傳龍虎之章七十子之依
仲尼新睹鳳麟之美風清璧沼瑞應台星某質竅無
奇學落不殖匪得先知要領誰開後學典型垒待斲
而清思逢繩削蓬生麻而直實藉匡扶當紫氣之遙
瞻實下風之趨舞特伸燕喜先代冕趨伏願海茹無
垠旅瞻愈峻橋門雨化教育天下之英才鉉路雲開
誦燮兩開之元氣

請丁黙存先生

秘府爲福摩夙仰清標于北斗玉堂迎劍履冀承玄

誨于下風敢枉龍光用陳燕喜共詹模楷有儼儀刑
恭惟特立名儒間生時彥鸞濤鸞彩文光翻玉淑以
流霞武庫青湘學海驚珠淵于洸藻獨毓齊山之秀
盡窺魯壁之藏早有令名而南嶽才子推輪由來萬
選信稱良史而東觀圖書載筆自是三長家學久已
淵源國典藉之讐校幾年讀禮片雲遊物外之心此
日頒綸半夜動席前之問仍簪彤管復侍綈幃看今
史十八人潤色之功養名世五百載燮調之業某等
蓬廬末質葑菲凡才選與清華浮積末閒刪舊光分

朱紫仰止惟有從前敬泥某日肅戒賓筵祗迎台駕
酌壺觴之元氣調爲鼐之太和卜晝舒以長景色久
添紅線霏屑聲為律鏗鏘相應黃鍾伏候鼎俞冀覘
豫悅

公請張瑞石太老師

太乙燃藜光映校書之閣洪鈞鼓橐春騰問字之廬
久山斗之爲瞻退宮牆而在望敬緣芹獻少布葵傾
恭惟清朝碩望名世儒宗萃瑞屏靈應之禎滙發書
荊南之勝花搖筆底九天錯落珠璣錦滿囊中五色

斕呈彩秀口噴龍鱗而躍出制誥洋洋毫迎雉尾以遙揮典謨奕奕禮闈得士盡是寰海席珍楚國掄材洵作湘江佩芷後學悉遵其坊範在鎔在鈞宇宙行賴以澄清作舟作礪某等葑菲下體尨礫凡材徼一顧之見售欣二天之共戴淵源有自敢因師以邇師佩服無涯難以德而報德敬擇某日之吉用抒仰霽之思祈推屋烏不靳几爲庶祥光高播依玉樹以披雲瑞氣輝聯捧尊匜而就日

復青陽鄭父母

香凝燕寢萬姓騰五褲之歌化洽雉雛兩邑借雙鳧之重久矣光分半璧薰然惠藹十行恭惟彭蠡儲精匡廬挺秀奮扶搖之六翮人在下風空驥野之千群誰當上駟身是蓬瀛之彥天將藉以乂我國家暫爲保障之司帝且畀之煉其才識共羨青兒騎竹復誇淞老攀轅五夜名香剩有琴鬪白鶴一床彩筆更無江上青峯早已書績御屏行且召居瑣闥某澤庇棠陰情聯梓里史曹局冷頗同薛令之苜蓿明府情殷至歷劉公之輿隸開緘見諫識面恍若身承詢使得

伯玉心莫禁神往謹托歸鴻而佈謝悃尚容賀燕以攄微忱

代謝按臺

耀日繡衣望重棲烏之府飛霜玉斧威高避馬之臺載觀攬轡無私頓喜臨軒有托仰唯崧精挺質昴秀凝資命卿九重化敷六郡甸國著黙盡沐和風甘雨東吳寮寀咸倚北斗泰山某漫膺非分極媿謭才吹噓下及寒涯竊附向陽花木策勵俯施駑馬敢云伏櫪飛黃乃蒙琢曼復寵溢詞心既醉于醇醪恩愈鏤

于金石台慈虔別丰澤遥昭伏願代天工代天言代天憲丹衷耿耿于一人保王心保王德保王躬素節昭昭于四海

復王金陽宗長復姓

恭惟鳳穴振儀龍門標俊文章烜赫世欽重席之聲金紫雍容秩入司元之選登技而崇本邇流以自源系衍東山謝練光于亂馬望齊北海穹壁勝于蟠龍是孔家金作王國柱三茅聯龍萬里心旌某等瑣謭監儒闒茸下質淵源世脊不翊系梓之懿譽旅家嚴

過叨葛藟之庇情深一體戴切二天顧宜聖之匪遐
緊譜諜之具在追惟南渡肇自西衛此地由端隱公
來貴族以文才公去在二十四戶內見文通等之名
于五十七代時有文英輩之派祗瞻家廟建首文知
廟凡三兩遷茅山適對青城舊址傳此五六代文英
正在永樂初年如彼上馬臺尚是家門之故物孰爲
鳴鶯柳猶見祠畵於遺編緣迹稽之耶令日之河山
依然未改因名訂之也當時爲桑季或在不疑弟鄉
者訊止承仙因未敢俟言福祚若閔邑遍加叅酌想

台臺自有明徵仰睎化日之輝敬順下風而請上適
記室遙候元禧台斗隔商參撫襟淚濕散星慵雲樹
逐念神勞合契前悰更需後命竹屏相蔽倘果爲親
族瞻依杏茂無疆知盡是聖人靈寵

復徐見輿親家謝允

兩姓定姻親自祖乃成世講百年始文定厥祥擬自
天來叨慙氷玉之崢嶸緣當繫赤惠布玄黃之稠疊
喜溢垂青恭惟氣蘊風雷智吞雲夢摯牙籤之萬軸
倒峽詞流撣玉管以千言擲金賦就雲中秋靜蚤得
争角鵬飛浪裏春融佇運海瀉鴎化振爾麟趾蔚有
鳳毛實其腹而虛其心高門亢宗有自氣相求而聲
相應小姓擇婦無嫌頂摩天上石麒麟目中人開屏
孔雀和塤篪于異姓久屬年家調琴瑟以同心敬憑
月老拜儀爲辱快日之良娶護輕雲羅遙菊餘秋覽
晴籠愛日隴上梅茹春芳君雲我龍犛雲仍龍奮於
世世如蘭合玉比藹芬玉樹之緜繩別署謝悰祗陳
副墨

代復納婚

序届小春年書大有經雲護㬉離邊菊散秋芳愛日
籠晴隴上梅含春信適着錦受亟之日偶襲雲錦之
箋維松花獻酒之辰采締拖松之好天人瑞協閭里
光浮恭惟顯孫世派江夏名宗奮跡儒林士聽談經
而避席掄才天府僉看摘藻以披沙清濁難量器若
流波千頃文章足用名傳天下無雙誦天公有意之
詩依臥龍好開頭角應日食如月之對識名駒逈出
塵泥人銷鄙吝心集珠發三千之客學成經濟策陳
要道十篇之辭信惟緒纘前修是能慶錫後裔鏗旬

方赫管蒯靡遺藉月老以平章成天孫之邂逅泉賢守直卿家學私淑傳詁之淵源弱女慕德耀清規精諳春服之刀尺幸識貴人于中雀得覓快婿以乘龍須記橙黃是一年最好之景喜看楓緋應三星在戶之辰契彼鳳占卜云其吉惠我雁幣敬用登嘉愛若負暄溫同挾纊開爐共會頓忘竿栗之窮報李無言祗誦橘柚之句儒風道味乃浮浮于筐篚玉帛之間父訓母儀各亹亹于文章絲枲之事解䪓玉案設道金籠星期速報鳳樓人此稱逌腹青春発步蟾宮客

堪效齊眉顯儀光榮共增傾慰溥將報畲幸鑒輸悃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萃
弟太史貞運玉横父閲　男尚豫仝編
弟　貞定興五父較　侄尚濟

書

東毘陵莫骨巷

不佞弟自忘其瑣譾也敢荷長者辱而訂之交六館論文時共硯席而忘形之雅每邀明月縱高歌把巵浩而樂之人生歡極矣無何足下將有事公車而弟

有三日苦爲場事叙道足下徙行寓造滕缺然足下發行旌迴道欽然可謂疎跡特過而弟北歸舊寓睹殷殷十行知足下更勤一介別我也此情眞與江流並弟敢不涓滴而藏之獨弟駑馬厭足無能附尾青雲而北道主人之約惟襄城李兄敬共幣帛夫三人語失一人不足甚異然莫逆之誼一旦隔雲泥之迹在好茲約者捫心自思能無惻邑乎足下璀璨中涵雲霞外溢春闈錦奪首唱臚傳匆不傾筐決同志感甩措詞餘染可任欣若哉謹藉楮布區區以候捐骨黯如遶思成結

東安扁伍中羅

天際良緣得挹足下光采而足下親我又等尋常而上至所砥礪出書厨之秘分名室之藏盡捐爾汝不佞弟何幸徽寵靈若此哉顧世有繡虎泥下潜蛙自伏處不敢動如不佞弟者豈待黙大將旗鼓有玷功簿而後奪魄耶足下秉鉞登壇業樹赤幟幸用單刀直入再兩戰兩捷策勛飲至令宇內豪傑盡受約束不獨爲隣人壓首而年來此經吐氣則不佞弟今雖

傷爽未起猶思一奮矣倥偬歸來未嘗候別便翔展慶並布候私臨楮遐思曷甚瞻戀

寄邢惺我

河梁執別抵塘溝即營一舟故人之廬在望故人之情在心鼓泄漸隔漸遠滿目蕭條不勝縺綣以夢想所未必到之處而適修業湖上芽叶金蘭交亦緣深千載矣惟弟弱體貺懶成癖二三兄弟復不忍懃遺敉續舊好弟負笈担簦奚辭千里獨計來年距庚子若一瞬即遇相期砥礪大事惟禪關雲館不惹塵囂

可以忘機習靜此不佞之腹心不待再剖吾仁兄所洞鑑者葢弟惟感仁兄之肝膽相照硯席有年故不忍乖離去其悠悠行路之心割一切兒女子內顧之戀以再承雅命郎有他約不復之矣惟度節後仁兄登理書齋預稱靜榻則弟惓惓之祝

東王忠亨

溽暑此中時閒釣天廣樂消此炎蒸兄飲酒良快夜擁美人暑亦可忘弟事清福兄爲俠遊兩各得之

寄趙伯休

弟落莫之餘不期有此一段緣老師之葢載如地如天諸丈之提挈如兄如弟旬日之間道義意氣足當千古何幸如之遊子千里吞家一念蓬窗獨對舉目淒其則種種不得意之事盡上眉端又不獨離人之感也西湖之棹如何樂不在境在心湖光山翠知不减春華也韶華易邁倏然歲盡倏然春新吾儕所不能足三冬者相期共矢千金之刻乎

寄方孟璇年兄

留都邂逅皆㬠㬠病容相嚮三年如綫之懷未能竟其一班無何而大事若夢知已兄弟萍流風轉又不知作何去住矣士人有時造物有數蚤一刻不以予人仁丈粹然純詣業已登峤造極惟靜以承之政不須論眼前遲頓也惟弟素業衰落家事蕭條自分溝中之斷而托棲林上之枝東西南北逮無訖息中夜羈孤鄉思躑躅仁丈近體近況近作都若何想自佳弟衣怪永慕憂心如酲筆貢黃文用知仁丈所在喜其爲書郵附問居啓

寄金洪冶親家

世通家之好申之以婚姻倘羽頓接垂鳴百黃口敢問屏雀此自天人詎幅柰何鼓造物者忌而奪我掌中物也亡女福薄還而自殤小姓門楣不能覓此乘龍人咄嗟天道不情甚矣兩番還親家錦里顧瞻德門想見玉樹岐嶷撫襟自苦不佞南還親翁北上逆親翁垂翅歸來而不佞又萍流風轉矣百代良緣存沒之誼無兩天工恐終難爲有心人奪也魚鴻時刻不及待萬結之腸不能述其一班脉脉此中已在親翁左右矣

寄陳礀雲年兄

弟時猶是庚子別年丈於朱桁倏忽四越歲弟家計料紛毛羽零落借棲天涯之一枝飄萍風轉寧獨遠疎清範即魚鴻未便書郵闕然萬千積辠積款徒此漏公徊徨耳今歲在松陵朱明知前旌指金昌文岈丈業相約借候而劉師適有事潤城弟縶署中竟乖一追隨聚晤之艱信有若此緬惟年丈意氣千秋道義骨肉真切之忱直剖雲泥而徹心膂自顧瑣謭𡎆然枯池隙劉飄忽裁成河清不免赧然自靡倚年丈

軫念遺簪其何策以振𤸃之家君嚮選燕郡計此時年丈久已駐京師而登仙署家君敢謁龍門望寵光弟肅箋居啓臚蟣悃之一班家君經年逆旅以此等功名了所未了可想念弟輩之不獲已也遲後或㞕年丈詬知故宇下九霄之上肯賜齒牙中之提挈而寒崖春暖御戢何如

寄劉冉和年兄

天涯兄弟相見良難不謂燕臺執別寒暑經幾環周矣弟雖三茅人而實家建德年來家計蕭瑟無玄黃

自責翩翩于𦉖𦉖蒙籠中今年湖上明年江滸去年之役還復如此抱影自嗟日承左史招隱之八章耳弟值毘陵人即訊吾丈不值毘陵人益思吾丈今歲入松陵與文岸丈周旋相見即口實仁丈[illegible]螺丈致家君書家君感仁丈青睞之雅殷殷懇懇直入肺腑五月前松陵來金沙經金閶訪碧螺年丈一晤夫與仁丈別猶遠于碧螺也不期過毘陵爲夜半而挂帆扁維長稍明發頓非毘陵矣百感悽惻爲之奈何仁丈近況並闔宅令郎種種得意之事俱得之碧螺

之口流火之餘弟復趨松陵爾時涼夜方永定須謁仁丈刻燭而譚萬緒愁腸冗不能悉聊因鴻便輒一仰訊礀雲丈北上矣聞其目病更苦令人念念頃來金閶弟縶署中竟不克一晤信天涯兄弟相見之難也

邀友人小坐

南轅在即好會不常日以爍濕不時遂遲班荆之約霽色初開春華滿眼詰朝煑茗以奉清言小集不端東崗此敢問於下執

東場古眞

丈夫一相投洽頓高千古依依此中别去姝井本懷也弟家念何急不謂又逗金陵如許日春城歌舞裝點一番新歲月笪抑之胥伯廖各各散去客舍合故難爲懷或考行囊中不甚落莫耶足自遣乎倘歸期猶在此際歲晚江空千里風帆家弟得並棹而東至菊江分手何如

慰何念翰尊人老伯

侄徹有世誼與念翰大兄投分爲兄弟蓋在丙申之

先自丙申同籍後亦相投而白相許論心于辟雍六館門益敦骨肉之好逮今如許年所大兄靈氣傑才冲襟逸度所令人心懾者去秋方浮桂苑之香此何以足滿大兄之願望竊冀其大行事業方興未艾柰何造物多忌天道不仁奪吾兄而中道夭夫大兄無窮之抱負自來之期許萬不償一今日小於售而齎于年既不能報老伯暨諸叔伯平昔之恩施而反以貽老伯今日之隱痛想大兄生氣凜然九原之下幾恨多矣侄辱在通好意氣金蘭賞心既逝何所因依得凶問於金壇惟有心木髮豎涕淚滂沱而已第知大兄諸郎皆有奇氣長郎已善文章則阿尊未了之債鬱而不舒者業已托諸後人所爲慰阿祖之鬱結者直需之旦暮而念翰爲不死老伯暨諸叔亦且置兩葉愁眉作一片歡心提挈諸孫彼蒼無終負之理達人有超世之情况讀書左券、必遠來郎近取諸念翰亦既隨試輒效兄何慮焉侄家務糾紛知又入老伯之耳家丈瑣尾一官迎遐蜀路侄且寄一枝于蘇鎮之間東西南北泛若飄萍不能寄一凋毛于大

兄之靈不能躬慰老伯諸叔耑童丞即并陳香楮惟老伯炤之老伯近日居啓暨諸令孫居啓師席何人乞一一垂示以副惓惓捉管心酸不盡如綫之東淚洒東流大兄今日知我否

東方冲南

七夕星河燁燁牛女會于中天而我二三兄弟以是日飛讌歌於江口想同途風雨咲譚自朝達暮今何孤另也悵悵此情倍其常已别後直抵華陽越二日人都門覓我丈行踪而星軺驟發忽得家報知殤我

幼弟嗷然痛心肝腸盡裂兼聞慈母過慟丞趍池陽逆途觸暑伊鬱寧家後疊疊病侵寂莫離聊殊非汝我政屬思我天涯兄弟離合之緒偶貴郡胡君過我云旬日內有事貴境喜其便也附羽致候□君擡堪與持龍耳之枝而輙有奇應足下倘進而教之一覽山川之勝知人傑實地靈乎弟敢徼寵光冀推分胡君也

寄徐見輿

春間曾寄一紙書竟為逃奴所浮沉此奴獲於高郵

得取其書匣以歸其諸物亡者半拾者半而致仁夫書則猶是也可發一咲學使者按郡和中想藉偶嘘者實多弟落莫之人業無志追隨諸兄弟後或者諸兄弟猶靦焉修故事弟徼諸兄之寵如往年附庸之國此自諸君予之隆施弟何能為役

寄王金陽公東

天作之合人際其逢家嚴以蝸角得覩龍光二伯年來宗系尋之旦暮其祖宗之靈乎抑辱在宗盟其有與也且也骨肉眞誼家嚴過荷其盻脥鄭重百凡維持不能枚舉其自家兄弟而下銘刻為感查譜一節茅父母曾言之弟不言禍祚而逐爾因循今秋以退飛之後十月中歸自吳門接家嚴信其明日命工印新舊家廟碑文並語于族之高年弘賀弘椿問教等諸人往青城會承誌諸老者履庸舊址則茅山在面如上馬石亦在諸人墻脚大柳樹則貞膂家手錄家廟舊圖固然此其顯者也滇祖為文才公聞永樂年去而舊廟碑為永樂年則文知父質移建之而碑後廿四戶又有孔文過也再查分來刻譜查至五十七

代有孔文英文五下載為才九才十之子而五十七代又正在永樂年間本日復查今孔巷為孔人勝戶者其宗支圖內與諸文英等相同而住基之門去今家廟左不數十步自祖傳今呼為馬臺邊遂成地名其石馬臺傳原有十三而猶存其一此中大槩前已錄寄家嚴想徹清覽更聽細訂細黎如果合符則查派定稱請明天子之照臨歸大聖人之孫予不但如王中丞李相國之惓惓加意梓里也時以非日有旬來池又接家嚴信乃家兄弟已將誌碑等文槩附往

委頓之餘復辱寧片言上布行人立俟不備不莊家嚴逆旅非為子者所安一豚淵源惟俯賜覆音幸甚

東柯心溪先生

數昨縷縷之衷辱長者不鄙而賜之車轍五六日竟夕一語一金惟是寒暑本色自宰家常王公羞我于蘋藻外耳別後捧誦大制譜集諸所傳記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感念于人情風會間無美不揚而自兄取節之意無微不謹而不傷忠厚之風大抵仁人孝子皆于根本上用功而以道德為著述言言必

其身心實際非徒筆舌間雕龍繡虎已也世人佻心淺器朝祇小善暮而責報先生崇基而厚址樹德豐而取諸造物恒若不盡天道其爽乎然琳瑯玉樹近在庭堦鵬摶鵾化旦夕間轉躍躍起將屬誰氏之孫子哉即論眼前受享粟積于山誰買得人千樁樹金高于斗誰換此一種清福如先生者亦不可謂非盛德之報矣不佞質甚庸獨此一點素心或不至墮落長者以為可教幸有以提撕之即日有閶門毘陵之行度歸時秋高氣清可圖繼見尊稿二冊附往

復吳武平

不佞質庸無奇學落不植年來棲枝江濤湖畔間亦惟是二三知己轉相臭味以無忘簪履豈謂瑣謭之屬有天緣得後遠心年丈而兄事之因緣于長丈若以不佞可與于斯文也而儼然欲訂之交使命且千里焉瑤章九軸腆貺百朋顧視鄭重何以堪此不佞郎未得望顏色想見門下靈氣仙才自是卑今夐古作宇宙第一流事業又寧忍當今日而失天下賢者空勞寤寐也第蘭渚望菰城道里加許朱栢為大都

會或者長于精舍足當吾輩課藝乎未敢專主先此謝覆瑤施暫不敢為報以俟方命伏惟台炤幸甚

寄何念鞠阿郎

不佞無日無刻不痛尊公念鞠兒從諸君子齒牙莫不慶尊公之有子私心嚮往之去春辱以瑤篇問之盲人若堅頡異開口絕不猶人即中間有可彈射處汗血固千里也且愛且喜不佞以塊樓他鄉之一枝久未得遁一字昨從柯舍甥得睹新製孟義一首較疇昔又自精進世德深矣以尊公之氣如虹不得畢

其壯懷應世濟此奇男子事只畢畢拾第讀禮之餘試期尚叄幸自期遠大有意培風冲霄驚人三年後不爲遲即得之亦不過不以分內事讓入耳不佞於尊公累世通家分形共臭故不勝其惓切何日執手悉此衷懷

寄徐兄輿

弟在華陽阻三日雨叄知弟行日爲親家至止之日桃葉渡頭儘堪買舟爲酒何至不斯須待耶都門勝友如雲溽暑過征甚非得計似當暫止長于一以納

京一今諸知故皆得再瞻顏色且李有懷年丈久居天界將作吾儕大都會主人須相見即居啓親家親家得無意乎弟名塵不斷先資實疎弄討不多時又將向傀儡場中跳弄一番作何結局一腔內熱遏此晨昏竟無隻字入胸中那得佳徵發諸夢寐恨不得相向半吐之時方掩關檢得粗筆塗墨數行寄以便函

寄繁昌謝元闇

小艇暫薄江濤天假良晤執手金玉并邂逅尊大人不謂加遺之寵過厚舉婦女而下遍有須賚何覭如之明發乘風爲鸞莊蝶之栩栩未敢趨謝舟中瞻江左一帶形勝山靈水靈都會德門德門諸人傑又竒厚流光椿萱花萼嘉氣鬱葱苟龍寶桂固不能獨美于前且以尊大入襟期開朗剩有勝情槩然朴水濠濮之想清言徹夜一字一金惟是歸思之迫不克時佐麈尾政愧家舅以戾爲市得借魚書少布蟻悃時入玄英山河之異風景不殊伏惟闔宅清勝各各萬福

寄劉夢脊老師

小价滞金陵旬曲閒至今日始得遣候中情敢結夢寐迴還老師所請計此時事體已定或不足以遂本懷則亦俯從下人之聽依曲體上人之倚重世情濃老師涉世路崛歎老師夷易須曉遐邇之有心有口者實無間于老師矣

復徐少翁先生

恭惟毓秀貞元標竒山斗世欽家學桂郁蘭芬不肖側在兩業師錄縣敘　以世講矣𩕳龍門後進宗旨未効乎俯陽而轉學初嘗講集深懸于乎慎舉頸之白

嵌眼何青眼蒙不斷而令孫暨虞二兄儼然以研席
分之媿無効涓滴於孝先而喜得臭味于長琳者也
瑶章九鼎腆既百朋惟有拜嘉敢不聞命

復長沙司李甯存希

知家沐二年頃在建里比入長安兩番屬素知告徹
記室矣老年丈質心邁古智刃發硎弟幸得共藉兄
事之而私淑則垂虹水月有風契之深者司李之風
稜自是驄馬齊驅而以平反之責大于公之吁此其
意可知弟嘗記送別郎中年兄所挾之以往日官評

則增一分刑獄則減一分而今之述以相示日不疑
人人或不疑及之不待人人或不苛求之夫栽培傾
覆總歸之因材而篤而後知年丈之冬約春和一造
物之仁而幾幾之輿望所由崇也三年勞績五色泥
金耳目綱紀之司舍我其誰部令鱗次待命者不免
積薪之嘆然年丈瓜代時窮則變變則通矣弟去秋
入都一官競刺新春始得部覆旨已票而留中冷局
亦須 聖衷鄭重如此耶向者寧鄉令得爲大夫長
沙簿之綴其須臾而全湘黎之旅寬得歸此等古道

眞足淺湘水而上衡山者所種德甚厚茀湘黎之奇
剝其子奔喪亦復問諸水濱遭際之慘如此周念老
頃以病請休沐片時與入長安等也而今亦時望愈
隆矣劉匆所老師入都公論亦清時下或有差此宋
仲肆力此道不問別事亦有近刻不審能副年兄厚
注否遠辱惠賜肅楮報謝一扇一稿侑敢臨楮可勝
依戀

柬田雙南按臺

恭惟國時鸞山帝欽豸簡祖宗根本重地緊老公祖

彈壓而眞安之所額頓引領久矣錦堂春晝之餘織
節南指此眞台臺移孝之忠錫類之仁七郡無疆之
福也不佞欽啓芹無關挾今國家多事疆埸不靖徵
桑未預于平時蓄艾頓殷于一旦用賦之法行而露
根之虞苦總惟台臺調劑之若上郡俗清而近歷民
無大蠹賊亦無大逋往者常見剝蠹清逋之法失入
于城狐者少而沒出于匣兕者多今月遊聽風聲又
誰忍當犀照而煩斤運者攬轡方新彈冠何豈佺偬
謝復莫已竦牘

寄泉州司李丁遵侶

德自乙卯夏弟請侍南還一艇江皋過承盼注加衮之章共自老父感佩無數未幾聘年兄曲江森色甚報紫泥矣佛手稱快何異身加力田逢年造物有以報若功者清源金粟之間得吾兄平反而實造福今閩司李之權僉曰執之而已然此實有醞含元氣高大于門百凡不厭詳慎惠露幸稜煙栩風邈矣我磬望實驛口碑爲之慰藉第去年都一官何異一秥遥延至今僥倖就列蠹魚名實不相副稱牛馬風塵未

見脫離異袖同襟我思空遠別駕相聞韻弟有同門之誼淹抑者其遭際也靈氣罷才知其臭味而相狎望入矣乞爲弟致區區不能過佚

寄沈千秋年兄

弟自朱明徹台寵而奉清言也禍星遂照耀潤城弟以著氣祟人拘攣于體中未能肅片箋上訊台禧側聞君啓半觸金焦亦半觸牛首鷄鳴間公餘清賞江光岫色盡入奚囊金陵之八若有所避反不能挈一尊以遊於下桃前旌之返弟政于松陵錯過垂虹朗月負此良恩種種歉積先楮附布下悰尺咫文榆朔鷗暢對

復諸親宋

世過之難一冗官尤難老父踸踔萬里老母與偕爲人子者數年腸肚牽掛何已今月賦歸即一月蕭瑟四壁空寒擕頭挑得平安二字私謂値錢多矣人事倥傯尚未擕詞辱瑤輸損大須溫語深情下拜殊自辱也方自郡返體中奄奄作楚謝復不悉所懷

寄鄭玄嶽親家

抄冬操舵自入忽而挂席不及更晉謝以歸歸席未貼則胸腹間作祟痰涎如𤶈氣響若雷兼家君初還蕭蕭半肩對此四壁無以應人又無可詞說此時大似吞熊膽人横身是苦故人在望中夜思之皆有祟深於老父者不得窮算計以圖報德奈何家三弟先入都片語先布弟稍能涉遠即可治裝不悉者家弟有口矣

復諸兄

得道之難終朝蜑眼今日得家父母蜀歸果是非常

之喜行李蕭索眞蕭索也當茲巖邑一冗官能令人去思人子私心夫復何求第無奈風氣如山索憒如火祠碑手册鄉里目爲迂闊令人面皮無處着落目前光景大是茹荼兼不佞春來腹中病氣儼若雷鳴鄉間艸頭人都不識所謂近有謂以老父之蕭索也無以副人求弟遂稱病夫二豎苦弟弟病實深而果以此病則弟病尚淺誰能鑄我金穴作我金針手弟且賴諸知爲秦越人一哭

復劉望奎司空

台臺奇疏自天斷案在丹以文章南指天下天下士被霖無從而謝謝小子幸承風之有自則望秋濤而覲春霖不脊書爲負等之驟乃蚊螢已到寒崖面壁冷之水尚未克朝宗海若將終自解于文離耶一劄下遺千尋在望又然不安嵩申記室未將可鑒伏冀賜涵

復虞來初兄

攜李別吾兄後弟仍反松陵藺若老伯過我未得相面大兄三兄亦得盡片時之對携得兄手於知念我病不畏也此後弟痛漸妥而根尚在十一月去矣輿杪歲寧家燈節後家父母蜀道賦歸一家團聚伏庇平安惟是肩囊如洗途中一夕之衞若非孔泰我方與庚舊日諸兄弟有所餽遺不能抵家風負如山索債如火年歲之極嗽數六十口寄生活于臧孫辰粟貫于金金又不得丹穴而鑄之既無好懷更舊恙遝延日復一日與諸艸頭人相嚮日氣日痰日火應該不暇今能飲食如常知無大害以吾兄之心之才之品治行卓異自其常理而闊彼中人心風俗極其淳

樸則于吾兄坦衷直道尤爲杪契眞居官第一快事弟常欲以數字贈人云得意時無見長失錯處無護短今日歷練如兒孩乎遊刃政不必以此相贅來書中念我眞切反覆周悉既爲我苦又爲我解郎弟今日身親之政未能如是言之家父讀未竟爲之淚下嘆日宇內有此知巳今世有此古人男等有此風聲乎損吾兄分俸者郎以音羅飽德何涯近來閱歷世事人情頗長見識郎相知滿天下非我肝膽兄弟總無得力處儼然而行妾於時命之謬而巳如家父一

官歸來無能度日祠碑手摺難進四壁之寒不入時人之耳然以一冗官前此五十二人悉告罷而去今日思之誰謂蠻貊不可行乎人子私心初無怨尤弟惟直彊不以窮之一字騰人口説今日與兄隔在千里同甘同苦知我念我更無復有如兄者不覺喋喋如覿面敘説一番家父名根未斷盍府尚思一往弟以塵飯豈可以養禮失而求之野亦許無復之耳李四公祖一書猶在我荀地方歎甚並與進之事皆荒它可知矣偶便附布區區途長語長可勝依戀

東徐兄真親家

日在病林中偷向案頭點完隣本呈上處令郎即需之也隣本皆魚魯此本差善所刪抹不過藺以令郎韻與不難過目成誦耳老母瘧粗安爾時長女次兒皆病瘧房中無一不瘧者問奴問婢都來問我我且似瘧非瘧急㕑數將及敢役來病君子耶可恨

復趙望松

攻仰企間辱夜翰臨辱宛如覿面所論運船一節至今日真受累極矣當事者已盡脫其皮毛旁觀者空

呂寒于唇齒非翁丈之直洞時艱不避德怨何以周詳若是敢言若是三所諸人無不感泣謹如約奉詣惟命唯唯事有以勞而得逸人易于和而難倡須翁丈一意措當諸丈同心料理以祖宗必不可逃之門户寬子孫旦夕之艱危人人受賜矣

寄金養䰟

北道歸來溷溷囂塵不知流光之冉冉去也每想白臺情岳義濤相念直沁人肺腑何能忘之白臺宴寥出古人上不佞即一世情酬酢不能了非爲送客涉

彭蠡挹二孤相別在匡廬山下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因憶臺下昔日理勝情證修果者造化寫不許俗人尋消問息亦一悵也自遠清芬疏懸萬狀耶附短語稍致候私衷聊有在不盡

寄候官金浮弋

曾在匡廬山下托江魚通訊落處當不浮沈也出門訪友非弟慣經萬不獲已蹉跎逮前月丐人歸爲一騎轡來初兄津津年丈治行甚慰當今不難溪刻亦不難脂韋難一真才品如年丈耿玉澄冰真肝膽真

脚步拏把得定實任自然自有與事蒸應之或省會
酬對差煩明鏡不疲屢照久之相習自是目牛無全
弟初至覘年丈與來初皆閑也或可咫尺趨承不知
相距尚如許縮地不能懷人致切或重有武夷之興
則三山主人且覘後緣如何

寄虞來初

鉛山尊役旋曾有數行附謝按轡徐行幸已寧家抵
家後如通邇者人室誅求四至釋其與緊聊自支分
首尾之身亦無餘幾然所藉兄靈寵者非小小淼眉

處皆佩兄切骨處何能言之羈雌飛鳥倦而遲還而
益倦致高卧不覺李鬟城年兄使閩經此中弟出爲
盤桓慕兄服兄稿兼有武夷勝情欲地主兄兄自有
梓鼓弟爲數語並報抵家之期牛山之美不難取材
但須冬間市就春水泛漲乘流而出此時圖之遲無
及矣相别又成廿日神思依依篷窗三更提筆作字
不盡戀戀之私

復馮佩夫請兄

盡日懷歸歸不得盾頭梅柳空換光陰所去之機會

值遊客如織主者在萬花春谷弟只得封面目於署
中一出署遂着長鞭若非鮑子之眞知范叔之見贈
幾乎無可奈何然未向街頭尋消問息天教我完名
全節以歸差無隱媿歸來望眼甚奢索償甚衆從詩
露肘自覺艱艱常記往陳乞保夫生設帳歸去度桌
修不足了人事遂援其金于河此其愚甚於弟弟以
爲得寸則解寸且自支撑必欲使涓滴填實江河之
水不能必欲左右逢原那得有此快事弟志易盈眉
易展數日裡且做一條好漢故人之波潤弟固未能

沒其惠也知兄相念輙布所私不悉縷衷布即晤在

寄吳江金乎千

曾從天界得兄飛翰造次數行之莛依然相思矣相
思轉苦觀面轉難弟之居諸大半在病魔裡去弟之
青本大半在丹經素問着精神弟之友生大半爲秦
越人相問而一腔瘦骨猶是也凡席之事非不冀灰
之復燃支離自廢恐不能觀策焉知已羞去冬一識
武夷浮弋年兄尚拘室遠未得看花河陽浮弋兄念
之響屐誼至高弟心御矣兄近况厲佳呼盧浮白興

固不淺案頭拈弄轉復造極登峰已酉兄以字及弟
時猶有憾恨不平之意屢時間重來矣鼓行而前舉
南北春秋之事一了畢了展眉吐氣不似弟之山東
路上織而奔命猶伏櫪作老蠹魚也努力努力

候烏程吳璇卿

別時容易見時難信難哉古人一相思千里命駕弟
眞僕服以為不可及弟何時何刻不想吾兄何時何
刻不繫父母兄弟妻子前日吾兄一自淚灑金昌在
天之涯縮地無計往昔相與朝朝暮暮時時刻刻竟

如隔世之事每思曩者弟久病性命呼吸幾入在堂
二豎在楊吾兄暨吾嫂為弟費盡萬般調護而兄初
未嘗以繁難厭倦露目端之上弟之垂死而生誰之
力也則吾兄之肉我骨也丁未弟鍛羽歸非無鯉魚
可達此一紙書弟政欲歸而耑為一介之遣即有便
翔腸肚中一輪廻終自止歇且將赴虞來初兄武夷
之約欲從兄所泛西湖渡錢塘去必得與兄盤桓數
時那知蹉跎及冬冬歲將遒盡丐人驛馬長歷一切都
不得遂徒作此想每一迴腸令人感泣弟去以冬十

月元宵歸歸得吾兄所郵手諭反覆展誦恍如覿對
〻兄近日擺脫家事一意圖南甚喜人只有此精神
必欲舉家計一一親之不惟勢有不能而精神埋沒
于此際非丟開書本舍却功名道念俗念必無兩親
之理生今之世苟非被髮入山還是高車駟馬之人
方能涉世而其於身於家無不安坐料理家事既有
可託者且守吾舊以待天日門戶照田起役應不繁
難務一不然有令姊男諸公在前照拂必不至受門
戶之累兄體亦不大健鼎者足病濕近不復舉發乎

令叔尚在兄所相照管乎舊日綱紀之僕曾來吾廬
者仍老成任事乎更有同升家臣足使令乎阿郎想
各清勝未輪何宮中尚杳然麟音乎案頭業或有勝
友在座乎或自掩關面壁乎阿郎何師乎月異而歲
不同應長成學亦應長進弟見近日得儁者其後來
懸書多非本來眞面目乃闈中之牘毋論說奇說怪
極野極歪尋常以為火候未到犯律不協者主司都
不照管只作者說得他自己心思暢快心之所想筆
之所隨更無鬱抑枯槁之狀遂為必收之技兄舊日

作入想沉鬱有身分有斤兩爲文家所難然不免拘題目之中未能主張題目之外而間露苦而不甘抑而不舒之意此在心境一超眼界一闊自無此嫌兄近日應會此矣弟丁未辦未售拾得敗卷首作極蒙賞鑒批云從來未有則岐路不迷河漏有日然覆而思之終是墨守多而生趣少咎繇我也弟嘗以兄家人丁不見繁多畢竟于風水關係處有未盡協者近有一堪輿周雲峰爲人修改陽宅或增補或修葺于易理甚徹于地方有驗今春延之舍間弟意薦之吾

兄所爲添麟搏鵬之兆渠有友約爲毘陵之往弟以爲待其往毘陵過震澤而問之則彼非千里崇出亦可稍省兄繁費不知兄意如何弟病愈治愈病得六味丸似爲對症卽根固在以此藥爲日用不敢懲而代之矣將治遠裝此番不能候兄价至幸止爲一日留俾知兄近耗而出也縷縷之私各自努力各自珍重

寄潘城方年兄

悠悠我思常拘室遠去臘大兄潘封兩塋悵覲玉藎

望素書于賓行弟疎漏實甚卿年兄之誼在心膂間未明武夷歸去歸而二豎襲逆几乎長眠入秋纔霍然起來初兄諾再度武夷亦以家常自苦體中初起欲遠賜嘗借知已花署作我芸窗或可燃寒灰于非望未入閩關卽知年兄無雙治行水鏡澄瀾錮綳奏肯有口之碑津津驛路何慰如之既入來初兄署兩逢年兄郵便弟亦不欲以無益寒瘟漫瀆掌記歲暮弟有裝自惟弟于年兄爲兄弟行最臭味者雲泥自異膠漆自眞弟乃能自外謹留數行附擲契闊

東龍吳麟年兄之閣

赤子歌來暮而朱顏漸去愚矣免何以爲情今日張姬陽關三唱兄固風流子弟弟豈道學先生座中何獨外弟乎兩不成行仍當雞晒齋內兄書敢先呈從者照拂願隣封堂翁推屋之烏也

復方夷庚年兄

夢筆風雅室非遠也而勤吾思思勞矣天作之逢望見鳥於雲端隔別九秋歡言卜夜婆娑塵柄則一切離過之緒都忘之明發前旌已指幔亭更不克追隨

車騎依然吾愚耳年兄清風風人清閒休暢弟願襲
年兄以清郎鮑子知我不以請謁爲禮年兄心如水
也故人之誼如山清須鄭重下拜惟有銘藏墨妙甚
揮毫落紙非日能之几上明珠是吾寶也並卹明賜
炎氣熾弟聆奴子至言返里廬打點嚮山東路上竊
質苦不如人駑足惶負知己柰之何肅此報謝不盡
縷悰弟體中二豎尚欲伺而爲祟年兄示有金匱方
甚神幸臚其所治証便擲以生我

寄徐世龍年兄

天假良晤卜夜暢譚妹自兄弟間快事弟無所束拘
亦復爲人拘束不能從年兄幔亭九曲山靈不咲弟
弟竊自咲虞年兄欲年兄桓盤邀當其冗主人出客
亦遂去並弟不能再佐塵尾可勝悵惘弟行李無可
致一念年兄翻有加遺下拜詩箑白雪清風炎氣二
掃更不故問玄黃矣積臆何窮長安未遠荒稿一册
附政蘄年兄命我也

寄陳硎雲年兄

弟時離邊仁兄遷換歲時懷邇之苦亦復與時積累
庚戌之後辱仁兄輸覿遠遺望弟殷甚以爲弟足兼
策也爾時弟二豎之冠實深性命關慮不免長眠功
名又度外置緣二載近調之粗足生活弟自老父蜀
歸家常益苦范叔之寒恃有鮑子知我年來負書虞
來初兄署中郎出鄉里遠嚮塵可以起病軀而更以
其餘者爲父子兄弟朝夕則弟之夙業不至衰落武
夷主人之骨肉我也弟每相對輒誦仁兄爲天一
枝上鵲不便伺紅頭之鯉有甚歉仄仁兄宗主斯文
爲百粵開大冶之爐得從來初兄所讀惠潮考卷言

麗詞犇之時得賭正經名理先輩典型豈孟水方員
生有好者耶局愈變愈鮮而盡不出吾宗或經仁兄
手歃耶佩誦之餘如承提命令郎春秋鼎盛精詣上
番鯉試必妙簡賞序此番翱翔赫院九萬一飛乎直
望生岐皆不得音好爲慰弟頭顱如許蹭蹬不前每
思仁兄至意不敢自甘灰冷舍籯無他伴侶今日
別來初兄歸去打點計偕不審終作何局如汪六衷
兄到頭一着竟快生平劉冉和兄郎亦百里專城豈
願此賢冠一頂乎弟甚兢兢慮之仁兄亦何以命之

偶出署來賴兄云有便敢申居諮不備加稜臨楮新
結

留寄陳欽所王登伯諸兄

人生最苦別離耳別離何足嘆一別則萃渙疏寄之候乃不可期而此一種結思又無從以一紙呼解徒牢壓腸肚間則弟與諸兄之謂矣蓋弟年來負書遠出動經年所親鄉里爲傳舍隔知故於商參往者相與朝朝暮暮時時刻刻儼然隔世之事欲奈何哉諸兄況味何似華堂福蔭自應各各清勝室實遠而從

旁爾思同藉兄弟丁未春多寤于燕臺大抵攀文銓曹者十有六七頭帶賢冠應宿專城者亦十之六七然皆不得覓缺薪桂米珠而徘徊長安市上何不作須臾恐堅其餘勇乘秋風之勁鼓行而前背城借一桑榆之收誰獨謂此中無人乎此皆不滿弟等之望所望諸年兄勉旃終出人頭地爲吾黨解嘲詩曰必有豐年今其刈獲之時矣且變態多端如池郡中痛哉念鞠兄而參寥兄踵之也天乎生生死死感念人琹淚落何已念鞠兄有子矣參寥有能讀父書者否

候焦漪園太史

句曲距金陵一塗耳以平昔佩服之深切老先生漸被之久自謂摯見長者不宜在四方士後顧爾三峰九子兩地爲家仰望型模無緣請事昨歲曾一申訊過蒙愛忘其醜拔拭而滋培之豈小子之可造實爲善之與同其爲卿感尤倍常情萬萬茲者假滿不肖又將循例入長安矣劣根小器形影自憐倘辱洪慈勵前途而鞭其後惘迷鞭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而不敢失墜者也寸素祗候不盡瞻依惟有老先生

爲國自珍道體日隆引爲私幸而已

寄姚繼泉

梭家報兩侄一侄女盡得出痘天下第一快事然費親家親母周旋者多矣親家高年一切當以遜避爲主不必與眼前人較長論短壽田問舍但村釀熟時隨處半酣與人說好話行好事卽是我自己受用冥冥之天聽之而已

寄曲阜令茂所

不佞之來句曲也蓋自四十八代祖瑞隱公登宋紹

與進士任江陵府觀察推官江陵即今敝府察天也
前闕　闕里舊誌凡八冊內閒達子孫自九代豈六
十三代凡列仕籍者靡不悉載吾祖端隱公在焉再
閱新誌六冊偶于第九卷內以聞達子孫易以賢達
子孫列傳曰賢曰達兼收並錄芟繁就簡更自謹嚴
讀之甚快第吾祖端隱公與端問公皆傳祖之子胞
兄弟五人也舊誌錄而新誌偶遺各載其親者不無
水木之思即賢其賢者亦有挂漏之嘆今幸端問公
下所跋東家古本族譜一段已詳錄于履常公之下

則此處似不必復贅或可以端隱公照舊誌叅入數
行于端問公之後不佞之于闕里遡流而尋源世系
班班可攷即老宗丈之惠觀宗盟而不佞之榮藉多
矣不肖將請假南還圖謁　祖廟並一聆覲清光另
容躬謝不盡

復方年侄

出遊之意尽在乎山本之閒與畫歸來知足下蕭然
之况苦矣然特下有職司者未必逐客亦未必喜客
出門時光景蘇軻頹肘特甑已成行難中沮耳詩有
之文章進老來全貧惟門下好耐之以圖勝舉

假轉寀嶺座師

冬即會蕭一緘勝汝上田百源之役祗候老師寒燠
私悰不敢復贅計其時已竣事老師寰宇人望獨力
主持固以天下之公心志天下之德忽然而任勞甚
矣門生藉居里門自謂都門溷逐聊足息肩度歲又
以老載七十百凡支吾倍于往昔未能免俗具有蓬
心人京之期都限今冬欲稍從遲緩不審于事體便
否同門諸門生數則過時則可此番必有愈出愈奇

愈多愈善以副老師期許門生惟翹首捷書之馳爲
之快慰耳

寄余務本

弟行蹤在三弟九子間抵旬里値兄弟歲試僕而時
序既新矣春闈人日又値老父壽邀遷延此土學院
望日發落後即可之秋浦矣氣菽春和具審仁兄閣
衙清勝當有玉燕入懷中欲得好消息而快之見初
觀家品望及業闢其寢食如常近况都佳不忠無回
天之日而惟養有用之身與大學問大涵養矣清望

如吾兄直耳目綱紀別有前席姑不置鉛槧之間耶
弟入京部限雖在今冬弟歸席未温百凡艱苦此時
即欲褁千里之糧備一夕之銜勢之所難意欲稍遲
不審于事體何如伏惟之人無所知識亦不審究竟
何似昨家仲自建里來一日即北渡未暇相通數行
布候不盡

寄黃經甫年兄

頃者獎閣如許不能寫之鴈封昨一緘知既達矣弟
從塵勞中遁去居諸倏而春倏而秦半老父壽時四

壁間展吾兄袞章匪獨貴廬自壯且藉君子之善頌
爲老親引滿此寵何假醻酢甫歸家弟輩學院發落
後將去三茅趨九子山下此或息肩之期入都之念
弟之來也緩俟假將滿再圖商請里居只是百凡掣
肘支吾不來吾仁兄近況何似經之管之竹頭木屑
無非文章大手筆亦尚工第數作手本否家弟想時
相過從春闈消息已近能戀戀仁兄不出都門否吾
兄卜姓有人否詠彼小星當此春光韶媚小桃別放
萬無後時來擬兄尚未見題疏想猶滯京邸耶

後曾皇令茂所

一泒淵源即儕在天涯世有離遏脉脉之衷有自來
矣況宗兄淸獻素望弟所寤寐而如渴如饑者更出
恒品萬萬乎客秋舟經汶上暑熱作祟不能申祖孫
之念遂不能暢兄弟之歡而悵悵焉水木之隔參商
也迄今猶有剩歉塊居里門無從馳素忽雲翰從天
而下殷殷至誼直輒心膂新誌頒賜當年宦江寧而
徙句曲者覩舊誌更悉什襲珍之宗兄之惠顧宗盟
明德與此誌共不朽矣載睹政錄往之循良卓異無

遏治國如家宗兄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其即繩武中
都而後知翹翹之譽非虛也冬春治裝北上圖遂披
雲臨楮曷勝瞻戀

寄鄭玄岳親家

閩之泉即南之蘇也親家之衡鑑前茅於此而中權
後勁可知矣常見多才之地上有必操之柄下之人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常少今閩來者無不頌親家
如鑑如衡如泰岱之峙案頭盡書聲酒壚無俠士士
風丕變如響應聲真令人歡然綣餉弟滄寄此中閒

春假蝸鑽研删葢卽循行數墨亦自書生本等伙挂貴珠亦自寒士尋常無柰道俗之交一切苦無頭緒涸遞居諸爲之惧恨老父以下粗健兒子佈痘長安居安好丈兒近亦事講解碧老出都附申居啓校閱之煩知不厭詳愼更惟自酌勞逸爲慰

寄同館諸年且

弟自請假入里門時序遞易無刻不依依年兄長安花樹光景如昨今諸年兄踏歌時弟又在一涯矣離合之緒如此初以爲燕臺逐逐里居聊足宴息乃自

歸路問舟不得手舟之水遷延已極此一悞也熱蒸之餘婦子無一不病祗甸曲婦未及期而產產子卽爲異物此悞之悞也弟于甸曲度歲入春又爲老父壽增有應酬尚未訖息百凡節嗇愈難支吾閼邸報知館中命尚未下聲價既定何其遲也想亦旦夕間事履玆春和且審年兄閣衙令郎年侄各各福祉倍盛爲慰弟受提挈方成其去未討其來遲速之序不審于事體何如寢席未溫卽欲爲行李計裹糧千里備衛一夕亦自難事此番亦未敢申候諸老師俟稍遲或假滿再圖商請百凡乞爲挈爾示之家仲有便數行托諸魚腸不盡縷悰知有原亮

寄周玉繩年兆

弟從塵勞中遁去居諸去請假時已暑寒互換歲序更新離邊之苦不能時托之鴈封結想何似長安花下老年伯伯母亦既扳輿迎養否宮中爲嫂夫人歌小星或卜姓者已金釵十二耶令郎年侄想嚀咲勝常爲慰老父四壁閒時展年兄白雪黄庭而閑閑自喜常咲曰周年丈處我出都門無有好我鄰池者而

今旋下果有令聞否

寄虞元茹元靜

不通問又如許時矣二兄抵里中否將登彼岸片時風浪舟行雖遲操舵自穩亦只委之功名之數更不必嘆人情之難春榜又一新家仲又向山東路上再睹凶荒景色易者易難者難亦從春如此兩兄春來索頭拈弄如何復增一番勝理耶

寄沈千秋年兆

弟伏蠶長安荷老年丈遠飛芳訊而儼然覨之結戀

者無刻不自爲迴環會侍親與言歸子舍里居三茅九子間卽吳興一水不啻長安天上每思名世應期自天申之雲中白鶴寧作尋常食息何物病應足苦年丈而今體中果霍然矣善病莫如弟弟二竪所苦僅存皮骨陰陽之患幾年萬萬無起色幸且無恙年丈之惠廸可知惟年丈厚珍自厭道腴毋躭詩瘦可也遠心兄又虛度春闈不審意向何似同門中丁劍虹前乞恩未遂不勝鬱邑𨽻木繇起矣今甥璇卿兄有便使附申闊疎飊惟鑒在

寄李襄城年兄

柳色鶯聲酒杯詩卷故人相對是人生最快事而弟望長千木末不啻望紫氣函關荏苒春云暮矣弟尚逗遛句里歸特在夏初始能决計未餘迹此春光劇聆玄屑十平離索如何如何仁兄猶記蘭溪壽字涯共王明府詩豪唱和乎頃弟嶷吟鴉畫雨雨無當損得仁兄扇頭珠玉弟喜而忘我穢矣出入袖懷仁風披拂卽謂之芝眉光把可也

復建平夏年侄

不佞與尊公年兄蘭金之誼眞不啻骨肉也一艇渡淸上天假奇逢永日留連可稱酣快爾時一見尊公神色稍減而豈謂此別遂成隔世傷哉凶問之及潸然淚落寒吟世態生死交情倘有內離外侮上人相知者不佞自當托之照拂吾侄惟一意案頭驥而加鞭鵬其高舉矣附具生芻補吊尊翁年兄之靈一芹並致遠忱不盡

寄兗司李呂介孺

家仲計偕有一緘相問忽又黠額歸來山以東往還

織路告値吾兄前旌外指不奉聆言爲歉得經甫年兄書粗知兄近況年兄手稜惠露冠絕一時品望旣眞方圓互用百凡想自有妙裁玆有所啓者貴郡新別駕張先生遷自句庠廣文初起家於今今復其民社故物博雅名流坦衷直腸尤工詩賦吾兄唱和中足當臭味者聞命日知兄與弟同門一切左提而右挈之恃有年兄在惟吾兄加意逾於常格卽弟之身感矣百源兄將之滕以滕視汶非小國也治滕視汶可以爲善國百源可展驥矣亦惟司李公翼之家㫋

早今遠寄刻志寒宗南一遷水木甚清楚想兄幸爲弟
道意攄緒有續集否兄我扇頭詩萬無側之珠五而
識我一咲

寄李五部年兄

兄奈何又黜額來耶劒虹兄上翻之牢騷已極復有
今日仁兄亦自有今日或更出一頭地亦不可知獨
遠心兄功名太急耳會場從無此奇怪異事此固
國家文運大阨不斯出韓老師房然此神好人何能
測耶報老師有差過南抵都城否倘朝暮有音耗煩

道一字弟猶得相及候爲安

寄鄭都甫

離邊之私徂冬托隶書于鯉腹倥傯中尚未盡此款
款私嘗以爲苦心積學如仁兄而不爲奈天之發者
必無是理弟終爲仁兄作君平也弟甕涯自局一旦
向此中問業游汗漫之場失邯鄲之步眞如行道椤
腹之大置之几筵山珍海錯襍焉並陳不食不能果
然食之必有嬰咽之患仁兄何以提之展瑤篇深沉
精密兄惟靜類不必磨勵自若知獄膋之梨棗文誠

三[illegible]然命自仁兄何敢讀不敬艸艸不盡
欲言

復徐懷翠舅

入秘近一年祇見庶常之苦未見庶常之樂平昔不
能讀書今又不耐勞苦漏洞時日皆岳父所親見者
常自嬰去年二今之寄卽不爲自潤討居者二日行
者一夕或猶可以篤親戚朋友今徒有愧耳所可喜
者兒女佈痘賤體雖不健較昔日病時亦勝數倍岳
丈歸艸率布候不盡

寄胡休復尊人年伯

姪屬有天緣得附令郎休復年兄從事中秘朝于休
復而夕于休復也道義臭珠天作之合矣嗟乎文章
如休復品格如休復宿儒時彥幾許年之攻苦磨厲
以有今日之一第夫豈倖致者有以犯造物之忌而
一旦有此也搔首問天眞不可解奈何哉言念爾臭
追逐嚶鳴恍如昨日已成隔世老年伯樹德于茲貽
謀以燕見令郎之成而不見斑彩之奉此情此景奈
之何哉嗟乎往事往矣言之徒涕漆如雨耳未能遣

此聯當逹觀休復半生書債以料目名滿天下望重
儒紳落日寒蟬可無悲瑟惟是遺老年伯以不安而
休復必不能瞑于地下乞安之命數善自排遣聞休
復如嫂業已早叶熊羆之夢貞下起元造化于不可
解之中猶爲是可解者以續我休復之一脉以慰我
休復于九原以安我老年伯于百歲之餘而着文若
于膝上天所以昌大之者其意微遠矣弟惟傳言年
嫂淚血無當亡人欲撫孤先問遺孤安在重覩如嫂
而如嫂不當歸之母家但得天上石麟歸之掌上從

一之義固覩其自爲認取而初不爲如嫂拘拘也台
旌至止不能走謝惻愫如割不膜聊致一恍乞老年
伯檢存善飯自玉爲慰及此哽咽更不能語

寄張賓王

仁兄在燕在魯在齊皆不得所在夏間倏接雲函詩
有之莫愁前路無知已知君到處有逢迎良慰所思
遺我社集讀之滿目雲霞自是仁兄聲氣中人敬受
教矣公車不遠前旌幾時還里中度歸席未暖又將
轅而北較弟雖鍛三期終不作弟二人仁兄勁氣原

自集前長安市上釀一尊酒以待清塵弟所爲助鼓
三通者其在斯乎

復鄭玄岳親家

李父母一段才華上人盡措之前路可策原不必自
爲葛藤翻有嫌疑也總之邑事之壞凡馬牛不及之
事皆孤鼠不測之奸爲之爲集梓計爲父母計盈而
降之罰者不審何以謝輿情聊復其槩不悉其餘

寄鄭玄岳親家

弟計出長安已逢歲而苦爲織路之人昨始寧安也

而目塵封几席蛛網衡泌之實不斗大僮輩皆無慮
下落身心亦未有安頓尚未一通捆梱而先荷台注
矣老親暨婦子雖行暑途微台庇粗安短語布謝知
有嗣致不盡

寄漳州司李蕭如城

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理官之柄僉曰執之然以年丈
之道襟春和冬約四時之元氣行焉全閩之骨類年
兄以肉乎反既不知幾千對案嚬以文章遊戲視犴
狴如鷗鳥依人觀風之暇即在乎山水之間而動搖

山嶽豐章驄馬無異尚能與二六三兄弟陶然詩酒翩
翩自仙否也驛清舉翹然則快望素書杳然則思而
手筆春雲忽自三山來九子則娓娓若對一紙已賢
于部米壺清映何以能覡我也卿之直在心膂

與當塗令何撫畸年兄

襟袖三春之隔唔言一夕之深風壺月樹如別遊一
洞天父子兄弟披瑤葉而酣玉斝不知身在行役也
明發知老父每有掇轄之意無奈馬蹄來歇皇皇驛
上留戀瑤圃中尚許我繼見之樂乎

寄當塗何明府

頃過蕪陰曾有數行奉謝塊處末涯邸報不得寓目
今始知有毘陵之轉秩才時棟爾牛之鼎斷犀之硎
此正足當展布快快樹樹棠舍中飛樹開樓葺理方
新三吳生來佳麗登惠山諸靈知老父母有意乎山
水之間使歌來暮者爭之境上耶眼前赤子決入肌
碑有口卧轍之情景將何如也弟以句曲論之聽隣
斗極藉潤天河獨再經姑孰通宵好會一時未易再
得不無室遠之思幾時飛舄吳門王明初年兄有書

甚爲老父母羨然其治原田每每新犁不比舊時亦
可坦然由之矣弟歸建里歲歉異常冬仲有女遣仕
爲難自持拙守生平逢人面赤意歉恃愛丐分清俸
隨便稱貸或報最或入京聽彼中取償以骨肉之誼
輒及之或政當匆劇不便亦無嫌也

寄劉太凝年兄

弟春間復以一緘系鴈足則猶然原封歸弟役揣邸
報知前旌已稱南荆矣當時在都門猶行數墨中兼
之風塵酧接殊桂槱難以爲便歸里門必有一番閒

適于身心性情大有裨益而今何如哉仁兄會試之
亦復何如哉弟緣三茅九子兩遇爲家老父正初誕
日自揣精神不耐勞苦未歸肆業選之南下至今秋
始挈婦子來此中壽不受祝即欲省事不能無事歲
儉無妝食指不少女長當嫁又見女之債不得不了
日有碌碌入都之假將滿度歲始定行期大抵功名
粗有成就此後升沈聽其自然況安排有定全不由
人如弟與仁兄長安時刻肝膽豈堪此千里之外經
年之久而茲好會已不能即尋況他耶老師久未相

逌總之建德不比留中耑遣既難驛使絶罕時下欲
得一緘詴教其遲速之序兄初歸能有渠渠夏屋否
日用能自給否家常能快活否能于不快活處尋快
活陶陶詩酒間否嫂夫人以下想俱安好令弟諸年
丈親文令郎任年任各有出人頭地別來愈覺長進
否吾兄純心逼古骨肉內外之間亦如弟多寒約相
倚而未能相副者恐不免過費躊蹰弟合家俱安二
人俱多兩見教之胡說文章亦免徹覺明白家常之
聚無刻不念吾兄合宅二三弟俱相朝夕四弟樓人

被上頭歲試皆前惟五弟近方叙入歲均叅父母愛
幼子之心而未計目前時勢不能宮中用之兩地斜
曾備極苦心弟與家二弟黃經甫刻經稱將竣悵此
身遠既不得側珠之穢卽欲藉爲玄晏先生亦不能
望之椽筆文章頃老父壽軸妻父意欲尊銜弟亦忘
其傷手矣田百源賢調恐東土無處不荒地方頼奇
策而親民者不如在汶上矣然寧賢勢無寧淹于此
土何父母在姑孰勁骨爽衷兩臺監司信重之至卽
迎道揖讓有處招尤者三至不疑此調甚快兩經其

花經酣對甚眞桐城父母歲內稍有流謗覲歸則原
田每每上下同舌矣秦徬領袖眞二百年未有之庇
衙田瑞陽兄天球時棟一朝得手以酧其生平卽濟
如見稍緩須更政不爲遲聞之父子兄弟喜而不寐
田雙老拔差或巳瓜代暨令表兄暫過錦里又得如
長安過從之密然弟在建里鄉報所不得寓目幽處
不能知皆未敢艸率佈候徒有此心陳鞰之隨弟出
都今始歸去同弟甘澹薄只是其人可親久而敬之
其歸舟所經亦知距仁兄尚有幾舍然弟舍此更難

無鴈于爲書鄧不知能得當志龍塞否弟此幾多在
建有便毋金玉其音弟行在明春再詳兄或便間有
以見示一芹不以爲侑恐轉寄者遂藏易附也可勝
戀戀

復路景行

俗習不古人情喜譁不侫亦不願吾黨中有此頹風
而不謂生平抑抑如門下胃不韙之名受沒縣之實
也人盡念之兇辱戚契者乎太公祖寬假在先附名
公書之末何勞之有以此言感童我嫌疑矣心領明

德珍儀藉手完上知有垂亮

復鄭季旋

老年丈英挺自天氣吹橫斗長安一奉台光已知少年時棟春明飛捷喜欲狂已自古明刑卜相而今爲年丈彌發恒州君子之心堯舜之道此際有具體用不獨動揺山嶽與發草驄馬並馳也怏怏樹樹前旌兩經下邑僕適結黻三茅今柰何相望而失之紫氣遍滿關中卽不能平原十日竟不得北海一尊蒹于傾問至此年丈不加督過翻賜注存佩大作于肘間

知所蒙矣多儀鄭重何以承之

寄江陵李長麓

年丈軼材特掛樹芳聲于郢南玉尺朱絲更非尋常物色秋闈聲氣倍足鼓聖作之風雲翹翹飛譽弟在長安時驛碑口自奉二人過里門差池魚鴈不啻千里江陵我思室遠矣昨從王明初得捧雲翰依依如對凌雲之爲弟不能作北道主人翻承愛渥尺何覬如之弟項共泰凝兄以爲珠桂叢中盡日風塵酧應歸沐或稍稍自如而遭逢歲儉有女遣仕拙守生平

無可借筯別來絕無善狀歸假將滿此時而欲晷千里之糧殊覺其難入京遲速之序度歲再討秋高氣清年兄飄飄琴鶴各各福祉增益爲快茲有敝友還楚襄舟經治疆附楮布謝此人能詩詞與弟處最久無尋常山人墨客意倘布唱和不妨過而教之而亦不必拘也喜通尺素不盡寸丹

寄劉見初侍御

家仲計偕歸具悉啓居近狀並奉誨函依依如對以千古忠直之氣一稟中和夷然恬曠謂非得之涵養

學問中則豈尋常氣魄承當智解領會者能辨此耶封事回天祖宗呵護聖意淵宏寰海數暑翹于萬壽之期建里儔處一涯郵報不易得時討已德音之下霈也初泰兄聞假還孝可兄以年伯母艱將遣其閨玉痘殤昨羅年伯深以孤台眷爲悵悵弟歸後結黻三茅昨始還建里歲儉異常食指不少每奉佩知已之教拙守生平未敢差池仲冬有女遣仕卽歸見輿兄年侄省費未能不費省事未能無事假期將滿尚欲媚嬌其來遲不知于事體便否晤葉曾城兄幸爲弟一私訊之

寄石載素年兄

朱桁執別彼此似有得失觀而今都置之矣春光九十弟將千里馬蹄向青草黃埃中送盡年丈下帷何處鳥在枝頭花飄水面應有許多新興象且以年丈雄文渥抱三載增修統計成功應作第一流事業弟今日春色不收各固條已亦逆領天心隱隱有所待思心獨結欲晤無從豎眉春樹之感可勝悵然檢點空囊徵將一念年丈論文之暇以此爲一尊可也

祭文

同館公祭馮太夫人

嗟呼開天闢地節義維珍詩標婦志易紀女貞故立孤難于殉死久烈廼以成仁物無開而不兆言匪信其曷徵惟靈孕英毓華凝幽稟德誕發祥于琦閭肄儷芳于鼎閣圖史貢以儆規蘋蘩修而無缺夫何丹穴之雛乍長夜經之舟遽移惘所天之頓背嗟弱息之何依遂廼忍九死以猶存矢百折而不悔庶晝荻于修搁截髮之遺美爾廼成敎鄉里作賓王家英年脫穎珥筆清華演綸則　皇猷有赫橫經而道統無衰楚國之奇璞畢剖梁門之美材交華亶進賢之上龍刷移孝之未涯於是美恐本之熊丸榮頻加乎翟弗月旦頌其孤芳　天語旌其殊節祿善交聚名壽兼榮庭森謝樹綵舞陶公諭錫福之具足宜享齡而未終胡若華之不翳而造化之斂功嗟乎暉輝凄其夜開婺采寂而宵寒里人輟舂而嗷嗷大老伏苫而奕奕哀音上徹宸衷悼惘女師之云亡眷名臣之在告召內史以受詞命司空而宅兆篋衣綳胥蝬室

蘇湮川洸洸兮東逝日黯黯兮西迴惟母氏之風操歿生榮而歿哀況乎景祚正呂榮膺未艾豎峻伐于清時遺芳猷于逆代其等分叨後進儀荷先閏紫登堂而展覲羌聞訃而銷魂悵徽磬之莫致托彤瑄以抒悰生有涯兮此日名無斁兮永存

祭金壇虞年伯

蓋聞有陰隲者有顯佑有隱行者有昭明況仲翁世父純衷亮節至孝至友慷慨卓犖炳耀千秋者乎則天之報施崇窿峻越自宜萬倍尋常翛然來儻然歸曾不足當通人笑矣方世父輩英騰茂登壇作者人多謂其踵先大夫大中丞之芳躅猶取之寄無何尊人遭誣蒙枉遂抱明夷之正志不期利害期白父寃設有不濟以身繼之何知功名此雖奇於數哉廉叔度之文閭楊直夫之忠章實始基之矣易謂升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詩謂綦徽圭瓚黃流在中楊子謂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福祿歸焉謂世父也宜其蹡艾而舉子男子三頭角崢嶸皆摩天英物而次君來初聯魁兩榜廿崇一方特純嘏之初發兆耳立見孟季齊鳴喈喈三鳳猗與盛哉燕山丹桂謝庭玉樹歸然名世鼎峙國碩面忠義出于孝友之門而世父有以開之也耶適耄望耋相羊晚景天胡不延之期頤俾食遐福而大椿倏萎高崧遽騫邦失典型士無領袖遠邇聞之

靡不盡傷况遞家猶子謬托慈湿托在毛裏有不痛裂肝泣盡而繼之以血哉然人有世父之福未必壽壽如世父者未必昌其裔後裔有問人者或追崇於身後未必景耀于生前如世父舉三子人人見其成立而循良著聲天寵貤封煒燁章服晏然而逝豈不可欣然泉臺也哉獨自丙午同次君登籍後金閶一別不得再覩慈顏接其引滿酣歌高談達旦之雄風又以匆遽羈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一念及此涕泗浪浪百行俱下號天欲絕嗚呼痛哉痛世父兮茂叉開豪于酒雄于文筆舌千尺霓床頭一麾雲年大耋兮神王官小鄉兮志勤授麟經子麟趾兮青猶黄愛猶子如已子兮鴻雁群風半簾兮晉高士月十項兮漢封君胡懸車兮遊嶽乃騎箕兮弄雯藻珠宮中兮翔帝壓句金壇上兮搖仙犢長宕同澄兮長沄大坯並峙兮大薰至人常生兮有道有德芳聲不朽兮郁郁紛紛

奠米杜村封翁

穆穆我公積行累德耀彼幽遐四方維則公方冲歲秇圃球琳蚤掇賢科蜚譽儒林載登仕籍綰綬名邦敷仁與渫流澤覃長卓異政聲日宣日楙口碑載道靡屆靡究帝曰嘉只期廣厚庸三刀協兆五馬稱榮益溥乃惠益勵乃節蒼赤飫恩羣兒屏迹花開封内雉雛車傍允矣遺愛展也循良奈何直道弗容于世徒致甩膏弗究其志謂天蓄高鑒善靡遺如後斟酌或報或施緊此仁者厥後宜昌篤生令嗣濟發其祥維何森桂聯蕚瓊章瑤華鳳毛麟角伯也神奇麗藻翩翩鉺管生華媲美宋韓賦就長楊雲蒸風酒五色騰蛟萬言倚馬天子曰都登于石渠皇皇相業行將見諸亦粵仲嗣天府奇琛東南竹箭荆揚兼金射策須時冥鴻修翼蟬聯輝映後先赫奕嗚呼公德既著公業既崇公福惟遠公壽惟隆媲其嘉寵勃勃方來陟降帝傍雲漢昭回某等戔劣叨生梓里企仰前哲悼嗟莫巳矇我清酭侑以械辭頫首臨几悵矣鐘獅鍾山岧嶤淮水涖洋峩峩森森峙夜流芳尚饗

祭鄭望椰封翁

萬曆戊午之冬十有二月誥封望翁鄭太親家訃至京師共南望而哭諸都門之外于是束帛載牲携酒挈俎使人馳往奠之宜有詞詞曰千里一滴重嗟再歸臨也如存洋洋其赫嗟惟望翁總德而砥傾體修眉別有筋骨盡閱風塵窮年能花家君家起代翁幹國花封蘭省由泉秉鉞秩掌戚勞高爾南北天子褒嘉錫翁鴻藻大官几杖歸矣國老饋醬賓筵爰執問道人日聲價翁日幻假豈襲謙讓自覺不暇行意行

心愈尊愈下鄉人不驚儼范先生三尺稱子奉衣致情斗酒雞黍茅屋懽迎跌蕩更洗怡性山林岩花溪月鹿陣鳥音徜徉其間獨自披襟既壽而昌且德而康庭添鶴啄桂茁蘭芳如翁之趾夫誰敢望惟我兩家氣味同論苞苞豚子獲誓翁孫今之鄭孔古朱陳村憶昔之歲太母之制爲上啬詞時被翁袂照人黃耇如承春蕙喜翁蹀躞同彼矍鑠闕逢困敦週當再涉豈意行露厭厭倏浥嗚呼痛哉泰山兆壞喬木其殆家君功業行當鼎鼐天子有心方眷未忘所嗟翁者曾不冢待仲君器品的確宝鬼匠石過之不媒自採所嗟翁者又不仲待嗚呼越七望八情亦奚恝逢年有秋豈不豐收恩承寵誥種德食報考終而明存順沒寧吾可無憾獨感幽冥泠泠陳詞靈兮聆哉乃亂曰遥岑杳落兮建之蓬壺朝野推名兮山中大夫大夫去兮中主誰子姓百億兮振威儀尚饗

祭曾近江先生

萬曆庚申仲夏之月近江曾翁卒於家訃聞京師國史官某往與公令子曾九子同社稱通家猶子行凶問忽至悽然泣下千里緘詞東弼寄奠而侑以詞曰憶昔成均與令子友投分披襟既深且久延余塢茲更被公知余家兄弟通好一時公武南豐吉州右族其來塢茲買而卜築誰為計然誰爲陶朱戴仁履義性生不渝好急人貧而拯人患不貴組纓無輕貧賤季布一諾金石爲堅直道三代豈綠俗遷如陳太丘鄉里輸款寧爲刑加無爲公短亦如蘧瑗藏否獨持見之人憚不見則思毗咸息機怡情鷗鷺廷植三槐交手相付余家兄弟當未遇時公何龜策一見而奇余歸過公相視而笑公體素癯徒步如少豈余入燕弟亦公車並轍史局疎問起居天不慭遺公忽長逝訃音北逮曷禁流涕天不可問問之於人幾部應顯沒世批洪百年石火死生晝夜四大各離惟德不化公既不朽何惜人琴蘭階桂砌鬱鬱森森易言餘慶書闕陰騭食報將來充實泉室公也何憾余哭而

詞谿毛一念公其鑒之尚饗

祭王樂吾姑丈

嗚呼世未嘗有大觀者也論修短不在年惟立德之不朽天之答善無窮合身前身後與子若孫共久如是而惡知其然卽殤子之爲大年哲人雖逝猶晝火傳呼嗟樂吾寰中丈夫爲天所福爲世所需落落穆穆蕩蕩平平爲善於躬行自得而不爲之於狀貌聲音若無論辯若無好惡面可晞而甘可分海之涵而春之煦世業之且劇且蕃何況於篤裘爲箕損有餘以補不足誰不虛往而實歸於此懷仁於彼恭義孝

友之性成曾無間於丈母兄弟兄弟二難仲逝也先愛厥猶子其愛彌堅黃金滿籯敎子一經緊吾甥之參立惟義方之在庭鵬摶鳳翥行且見之已有壯懷躬試于時將謁銓衡武州刺史戒行李之在途展驥足而入仕胡其一疾訃音來報方喜遽悲方賀遽吊嗚呼棟梁摧一旦星斗暗九天庭階玉樹爲三年之淹而分甘之俊未娛於目前得無心有所未滿志有所未伸何其從容以逝不一語及未了之困嗚呼奠逆人之大觀識大年之不死蟄蟄螽斯振振麟趾疇頭三千龍章五色其方來而未艾皆大德之必得天之報施人誰公似食報似公可以瞑矣棊等情均兄弟年皆向衰老眼相覩骨肉其誰以暨予侄戚被渥澤胡意于茲頓成永隔永隔重泉末由再見相絢而泣涙下如霰醴我清醑侑以蕪詞靈其有知庶鑒吾私

祭徐嘷翁業師

嗚呼澄江無波龍泉掩鍔哲人騎箕朝野倉皇安傚
安依矧在門墻於惟先生懿質玄英川渟嶽峙維其
純矣亦孔之粹怡心率物蹈吉修嫮惟其行矣亦孔
之嘉抽緒丘墳研幾典籍惟其學矣亦孔之式麟經
卓冠鳳闕鼇首惟其遇矣亦孔之厚秩宗典禮爲龍
爲夔惟其秩矣亦孔之瑋丹穴振采雙鶯並矣惟其
嗣矣亦孔之奇爲民先覺爲士章程行將覲學簡在
大醇凡我後生景行行止胡天不憗遽迫濛汜春風

絳帳華陽夜雨誰其奉思執經晤語維諸宇下暨予
子弟仰答春暉曷克有濟嗚乎先生胡爲乎去胡爲
乎來方其奉使冊藩過予里而北上也縣官負弩前
厮後臺江行月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旐前飛素
幔後圍賓客白衣冠而送之金臺嗚呼已矣明月屋
梁凄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百身可贖痛禩無
丹泉臺永隔孰知我嘆

祭徐蘭泉太親翁

嗚呼得全全昌大德必得誰謂人之取諸造物者不
盡而或爽其施天之福善至矣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造物者無盡而計旦夕之盈虧於維太翁英挺自天
才詘於時遂滄林泉訏厥用之未究誰不扼腕於知
希太翁夷然不動曰凡此莫之爲而爲仁讓敦家孝
友有政惟崇牖而厚基嬴金比訓庭玉愈奇定多哲
人江筆董幃圖史爲家嘗綜萬化暨于季曾天若畀
之半耳詞壇鵬翮雲逵將禮樂於大庭行覲草於天

池太翁顯之子矣而發源之愈遠益衍慶于孫枝繞
膝接踵輝煌陸離今同時簡賚序者三太翁方闓之
而喜可知太翁又顯之孫矣謂宜優游大椿之圖享
祿養而躋期頤胡不爲子若孫須臾忍而鳳方翥而
鵬集蘭競秀而松摧說者曰是何天道之靡測慶嗣
之相隨嗚呼世未有太翁之似也有德有子有孫有
壽有令名備極人世之福祉于無涯即此收穫窖藏
已足酬酉戌于棗谷而況淵蜜珠耀山頹玉出龍章
龍數勁勁方來又豈與凡谷塊立者比然則太翁達

覲不朽縱心大塊所謂至足無憾者而何有于烏兎之不追敎與太翁契四般也釐異世也吾兄與季曾由兄弟而托兒女也太翁遐逝余年甫衰難壽[illegible]執紼紛雨涕而有洟生芻一束爰命吾兒偷之蕪詞用以哭吾私尚饗

祭虞母任太夫人

大江之南人文淵令執發長胖母德長濟天祚有虞篤生母懿作配名佋金蟬玉麗姓道希袁言容莊敬屏華甘約儉沖嚴順有禰無嘻肅齊婺致睥彼小星多男摩慶樛木宜慈鳲鳩均胤熊兆佐讀鳳毛裹兢長公先登譎 帝承明初試製錦隨車甘霖將母之慈濡沫卵翼母闓而怡不愧豈弟阜興上閭誕膺褒勑欽河知源母儀攸飾皇皇 帝命龍章寵錫晉司銓曹百吏是鷹祿養方殷五福云備謝玉盈堦寶桂叢熾且暮凌霄拔第連類展如之華實國之瑞僉期百齡遍覲厥貴氣變灰乘雲掩翼歸少廣催遊驂鸞倏逝仙婺藏春玉魄長夜純孝躃踊宗姻㬪咽烟樹凝悱露枝垂泣嗚呼哀哉有盡者軀不朽者德彤管揚徽千秋內則某等誼辱通家猶子情偏稔聞聖善自家刑國訃音遠臨既悼且惻燕雲邈邈無從匍匐敬陳一詞用抒中衷靈其翩翩鑒此薄醑

祭吳浮玉給諫太孺人

惟太夫人玄丘鍾秀瑤質蔵芬毓德柰里蘭芷是薰嬪于高門天作之合以雝以肅正位閨閣淑人君子慶發賢胤熊丸佐讀蜚英天振文江瀏湨學海迅瀾從翮凌霄　帝苑高摶製錦岩邑母訓是布扳輿迎養貴不改度一辯一絲問所從入塵生范甑母心則佚政成三異棠蔭摩天山公奏最　帝嘉鳴絃冇赫龍章於皇象服．天褒聖善飲時五福顧勝青瑣禰袞是賴拼雲閶闔肅清中外不吊昊天逖尺在坳發

酉肆蝥賊兎未獮　聖主衆顧側席綢繆於惟給諫殫赤邉籌．國倚長城折衝樽爼不遑將母憂心如杵日永北堂晨夕頂禱何以報母九如天保淒風來楚雲掩葵昏即夕聞訃徒步而奔擗踊哀號僅餘視息玄雲竊淡白日無色緊昔家君領薄隣水比隣給諫恩同岵峙秋罔慈訓爲衆母母百千萬億合頌黃耇奄爾辭世趣逝少廣望月方娥可勝愴怳不惹兄弟後先登龍碎晒之詔以開我胸道義骨肉欽河思兆小首北建有涕何言百年石火死生晝夜四大各離惟德不化母道臣道代終則同赫赫夕郎直聲貫虹子以母成母緣子顯彤管奕奕聲侔鬯鉉得全全歸返於帝鄉母何罣礙生者情傷采蘋楚江奠以桂椒函詞致吊楮短意遙恍駕雲軿玉女爲御鑾我一綩情同衆絮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母李恭人

嗚呼太毋柯恭人之溘然仙逝也纔浹兩旬方深悲悼而恭人之凶問俄焉條臻前此未聞恭人之抱疴其與姑氏相依為命而寒暑之未節憂毀之復過傷哉恭人伊婺精之毓秀成閨德之淑清既宜家而作儐亦思媚以居貞其于歸學憲公也學憲公業振翮而奮英恭人業與離隱而疏榮未嘗戒樂機之累足也亦未躬闈緝之資給也何以知短褻之儉何以知中饋之勤何以潔宗廟之藻蘋而豪粟薑豆之芳芬

蓋學憲公雖歷躋顯仕無異於諸生之寒我以知恭人之能相君子而雞鳴之不僅卿妥當學憲公之捧檄全閩也恭人不從君子邁而侍姑于庭者日一官常之爾一家政之經曾未事於詩書而盡曉乎仁義輕財好施嘗脫簪珥以急族姻儼然偉丈夫之志誰謂言不出梱而遠邇周知人盡數恭人之懿行而稱之祝恭人者遐不百年彌熾彌昌豈猗猗之蘭蕙春為茂草秋萎嚴霜嗚呼恭人已矣其造物者忌取全之美乎恭人果已耶不朽之令名不朽之德只曾幾龍章之寵薦申馬鬣之輤說者曰恭人或不足於微蘭之夢而振振濟濟螽斯之惠微恭人其誰歸某倚玉之緣通之百世雅而何知忝為子婿不禁其悼泣之私泣而繼之以詞以當紼謳佐匊酒恭人暂違太毋西池之一時而降鑒於茲尚饗

祭羅年伯母

嗚呼孺人之春秋如日方中如川方至胡遽倏然以逝也孺人之徽共如鈇之餉如鴻之案胡不借老百年而遽婺星失燦也傷哉孺人太似齊稱既靜正且仁柔矣由父德而臻母儀溥仁惠及外內矣以坤厚而承乾施篤生令哲齊聲河東而長公先摩天去也驊騮兩榜簪仕花封冰玉比清鸞鳳敷愛人以爲民之父母也而孰知爲裂機和丸之訓戒懋績殊卓譽命上建銓諫清秩自膺簡在長公方將裁衮繡以爲襴迓秬鬯而盈卮以延慈母于期頤未晚也而詎意其止於斯也傷哉今年春長公覲天于歸孺人舉止自若也飲啖自若也方膺長寵以列孫于方舉春觴以綏樂只胡其蒞任未幾迎養未到而遽一疾之不起也傷哉方喜遽悲方賀遽吊致使長公載踊載奔且毀且號自致終天之悼而彼士彼民失其孔邇亦爲之攀車臥轍而無可控告也又誰能不爲之號咷也耶於乎豈非天乎自今伊始家乏母儀鄰失閫範詳注望于倚門徒增悲于涉屺雖然孺人生平慈悲晨昏禮頌修清淨業蓋亦有世外之緣視之而如歸者而兒如琳如瑯如鳳如麟之子森然列于庭階也相繼貤封以光爾壤也孰非孺人之所貽則悼孺人之遐不百歲者孺人固有以自慰矣某等或叨年籍或叨婚姻誼切猶子有涕如雲臨風寄奠聊舉一觴心之憂矣酹百于常尚饗

同館公祭劉太夫人

維首蜂峋萬里無垠宿海澎沸九有禀濟稷自姜源
葬原簡狄韓母丸熊歐母書荻今日兼之章太夫人
克相君子篤啓名臣君子樂只邦家之紀采蘩采芬
閨門化起樞臬澄清贈佩之勲比取不避雞鳴之勸
名臣何居翩翩鳳翥內外宣猷塤篪迭著伯擅國香
有美合章瓊條挿羽芝苑延芳尉之彤伯漢之僕射
左熊讓能平叔謝白作師作賓帝簡維新天生名世
母訓孔遵仲亦慕府功同山甫晉大司空宮保碩輔

文昌斗杓獨坐三台一門周歷誰種棘槐後先數朝
珈翟纍錫杖輿花開大官鼎席祿養之豐歸矣三公
一日不易予善膩膩貴而不盈華而不芬豈無紈綺
尚爾布裙檀唱無始慈悲予馱閭里族比呼爲佛子
維彼任丘高陽舊區巔瑱相帝曾此應求今日官詹
四海攸屬作揖作霖應當鼎軸夢動禁中風虎雲龍
忽然婺隕輟杵罷舂嗚呼歷九而八巳周十甲百福
永遵令德垂法有何不饜爰爲宮詹官詹出處世道
攸占某等詞館從遊宿步塵後撫此風露有懷如究

鷰帛陳詞銜致真私母其有靈庶幾歆之尚饗

祭魏鵬池母太孺人

伊牛女之故墟兮鍾清淑之佳祥　坤靈而毓德兮

瑤臺韡其降芳誕蘭儀之婉婉兮肆　之煌煌夙

承訓于師氏兮粵純備乎四德言踵大家之懿兮行

爲閨幃之則容詎假於珮環兮工不厭夫組織大姒

大姙孚以揚徽兮挺振振之明喆痛靈修之不返兮

心貞匪石恐先緒之中衰兮捐箕裘而愰結裂機絲

又和熊膽兮功奏三遷徵象賢之歸竈兮鵬翮勁以

摩天驚車墨綬策以出令兮亶易俗而移風西江東

越尸而祝兮誦廉叔而頌魯恭佐紫樞誥邦之政兮

途符淸而鄭傳理叒叒貞松之扞勁颪兮屹立中流

之砥柱非是母曷生是子兮膺煒煒之鸞栰筓六珈

之在首兮被翟疊而東焉桂蘭曉滕以牽衣兮亶麟

角而鳳毛也紛五福之具備兮享千齡而靡極胡天

龍炬以方新兮羌遽還乎造物婺星含芒而洸彩兮

夜曼曼而難曉蕣花賈而色改兮恫靈衣之虛梟僊

郎扶服噭噭歸而伏苫兮遠近闕而哀之攬鏡感其

摧心兮咏寒泉而血飛惟余等托枌榆之世誼兮又

氏葛之深情悵一哭之莫聆兮徒聞訃而骨驚緊因

弃儋其代更兮曾何始而不終况家榮之交至兮又

名壽之俱崇造物者已有完功兮而吾儕沸出之何

從也重曰楚覯悲風聲無窮些旂旒鍾萬焚錄黃些

擧奠空靈隔乎里些寓酌在俎三招而獻些遺徽如

存皖彤瑲些尚饗

鄉同年公奠太倉陸母趙太孺人

太母任世既壽而康奕奕庭堦長發其祥天之所啓朱芾斯皇踰耄望耋配眷靈光女床老鳳韵合歸昌蕊珠彝滿乃游大荒猗維太母銀管流馨婉嫕天授柔嘉女貞爲婦則喆爲母而型是生令嗣爲王家楨能九夕勵聿兆龍鱗可潤九里莫之與京令嗣早歲擊華翰墨文采陸離驰璣坐壁誰爲菑畬母實種德歲在丙午鹿鳴南國翩翩婦緑仁組義繼繼小子輩有恭附翼既乎癸丑前宮錦標在玉珂珬在服數緒天之報母厥維瓊瑤令嗣南旋馬鳴蕭蕭拜舞堂下母色弗驕曰汝小子如甲含苞敬慎爾儀中心有標是冬示恙遂乖鼎茵令嗣就養餳餅親承旁皇旦暁安甦以登母疾爲損母七爲增促子軺車來謁遐人日月未改霜露甫零云胡厭世遽翔玄里雖則天游已備世美福祉所凝映被婁水矧也文孫才華鵲起玉樹前芳蘭枝後蕤門梟日新榮觀金紫某等厚綴通家世誼永好嵇聞母德方占難老罹此畫傷慼焉如禱千里緘誠托蘋與藻杵歌不相非乏壽考彷彿

太母十洲三島哀哉尚饗

奠潛山黃年伯母

士珍百行婦亦四德故坤靜標乎十翼窈窕冠乎四始此儀不忒厥惟黃母母丁之自出丁故冠族待封公蕭然食貧耳乃能出涕布懷中不已德曜之奇哉既聚井長而就學室無長物待封公自行束修以上糊其口而已太夫人得甘旨悉以啖其子勸之績學而已粢粥自給也綜理家政辨而裁整而有法如磊磊丈夫遇物慈悲無溪刻中表眷屬若飲醇尊各得其所宜里中人無問疏若戚無不知有太夫人賢蓋識伉儷媛才儷趙姬稟郝法而貞規獻鍾禮而定則此不亦月室之美範坤德之勝業者耶丙申某等借聚井膺里選遊闕下已又同卒業南成均計聚井且暮鵲起太夫人享遐慶無已特胡不少延遽先萎蘭某等情均兄弟奥似芝蘭感刻骨而愴心效驢鳴而無路問巫陽兮何期覓胡香兮何處木落根在薪盡火傳人誰無死死貴安全乃聚井超超越俗矯矯出塵龍章鳳質之標潘江陸海之藻與日者賦奏凌雲名高片玉即太夫人之榮施綿綿不朽也嗚呼何恨哉何恨哉

祭淳湖黃年伯

惟靈鍾山分秀淳湖毓精齋我東漢族右陪京胸藏萬斛注之不盈度弘千頃澄之愈清厚積徐發大材晚成將昌厥胤僅齋其身長兄建宵奔逸絕塵未展勝翮聊試搏風某等會逢盛典誼辱弟昆方來驎集卒業成均合材較藝首鍇文衡吾儕翹楚聲藉蜚騰同袍增色麗澤日新秋來壯氣吞吐鯢鯨共期推轂登壇主盟凶問忽殞相顧震驚山斗在望佇仰方殷彼蒼早奪抑胡不仁某等竊沾餘潤飲河思源瞻雲遊拜無計招魂寸腸鬱結有儕何言

祭陳蕪湖明府太夫人代

清泉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河九折入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自古名世之起事業卓冠寰寓類皆發祥母氏之懿誰得登枝而捐其本也哉翳惟陳母黃之自出翳惟我侯母之自出母之德伉陳媛才儷趙煙獻鍾禮而禀郝法閫聊聊月室之美範也乎哉侯奉輒訓之嚴氣銳凌雲詞高片玉蚤拾巍科進而枳棲今日之鳩茲令鳩茲三輔重地經以長江水陸之途會焉冠蓋雖錯俗惟五方民號難治太母之為

政即侯之為政辨而裁整而有法太母以茲撫侯侯之治蕪亦如慈母之育孺子疾痛痾癢撫摩周至絕無溪刻侯之勁直如矢而不有會稽筵篁竹箭侯之清瑩如玉而不有西崑孰為球琳琅玕侯之信斷如金石而不有華陰孰睹此西南之的礫以故蕪之于侯就之如愛日依之如慈母而授厥所自因頌太母之慈于不衰侯之今日發紋暖護于北堂而列宿煇呈于南國太母之春秋垂近九十而我侯之膏澤已及三期有是母有是子豈不亦入孝出忠樂意未央也哉而奈之何萱草霜零一朝西母迎太母而逝也不能挽太母之生遂不能臥我侯之轍繼一瞬三年我侯居廬讀禮之後飛舄乎帝之庭上鵷鸞遷馳紫誥于九重賁殊郵于泉壤太母之榮施曷有已時而不肖等棠陰在望辱藉蔭蓄不能不獻欷于今日太母之凶問也銅山西崩靈鍾東應飲河思源倉焉靡寧釃我清醑脩以誄詞稽首靈几悵然躊躇蕪水泓洋蕪山崒嵂淼淼峩峩坤維衍溢尚饗

祭皖城何年伯[illegible]年伯母

歔欷悲哉歲德在酉有殞于皖少微寶婺相繼捐館吉凶無門孰逢其菑欒欒棘人亦孔之哀謚惟我伯蹈信基仁拂鍾屹鼎月鮮神凝判簿巖邑折竿成化道邁棲鸞鳳焉返駕泉石宗里宗祊祭酒棨只楷范番番黃耇誰其相之曰惟孟光璇閨胤秀惟德之行性秉柔貞體含渥飾餐和煬德里門是式釐爾女士從以令嗣國之俊彥㢘聽具斯將射虎觀將藉金閨介此眉壽以答肅𤸧荃胡不居一杖于朝昊天不厭

不憖一老川傾於瀆日薄於崦風木有感罔極而天惟予循子夙窺家學瑒黍千里升堂有紹調鬯雍門笛起山陽車過腹痛愴然情傷飭奠蘋蘩行人致詞暖其闓魂若或聽之

祭闔中丞伯夫人代

璇閨挺耀瑤婺儲精肇開女士篤備坤貞蚤譪公宮婉嫕性篤紉蘭佩菭千卜作嬪儒宗伉儷偕飛鳳德式於閨幃柔嘉懿則螽斯不妬敬愼爾止鳩居下陳梁之舉案冀也如賓玉瑩無瑕蘭齒有馥清閨淑問母儀芬郁克相夫子歷鎮闓疆擘宥柱礎擎國舟航蒐武憲文作霖作雨策固金城猷高銅柱北門臥護東郊保釐民歌召杜巳由溺飢誦我方伯令聞有赫寔維母儀內佐無斁內佐云何帑瓊茂蘭旦儆雞鳴

夜和熊丸既貴以夫金冊龍章一厥闡春翟繡衣裳鳳秀關雎教延麟趾龍駒有種渥洼之水令子俊茂行將奮飛慈訓既嚴展也嗣徽箕疇備福胡不憖遺青鳥倏來騈車西駕不享永壽而爲長夜蘭晞權芳桂輪殘采八鴻爲和六祈輟璦積慶無徵天道好還誰爲不朽不朽者名名用善集福以德尊皇皇岳牧高牙旗鼓木鳳方新新承開府國之棟梁家之閫貞申錫何極升室蜉蝣其分屬棲鴞身庇厦燕仰瞻左伯欽承母範丹旐臨途行煙漠漠日慘岫嶺風栖林

薦陵風存誄佑我清酹實㶣在天尚其鑒之

雜著

請追奬淳湖黃年伯呈稿

爲懇恩追奬以表遺逸事竊惟幽貞載易碩寬著詩自大隱托朝市之闇乃處士秉虛名之誚古道荒矣隱行鈌焉竊見應天府高淳縣已故布衣某係選貢監生黃某之父制行孤貞秉心高潔敦孝友而義捐田宅賑孤寡而惠及宗隣有識歸二一無窮慕義且其青燈黃卷皓首窮年指河圖洛書於體備一洗纖緯之非識仰觀俯察爲聖賡直抵口耳之陋妙挈理與

老易之注釋可傳博極羣書朱陸之異同以合趙方之外素位而行事不爲矯異而曉事者知心學不專一經而專門者讓席斯眞巖穴之高標而纖補之碩隱者也茲者恭逢太宗師自天縱德以道覺民昭回雲漢之章大啟薪槱之路將躋斯世於聖域寧棄名士於空巖如某之篤行內棲在某等見聞已久伏望賜以華袞表其閭墓則誠意幽光庶幾藉是不朽而廉頑立懦可以風此末學矣謹拔衆志以覬恩光

公陳撫州所運船軍旗四不便 附督屯

爲軍困已極運事愈非懇乞亟除煩苛以延旦夕事
某等屯田直隸池州府建德縣距本省千有餘里額
設運差近遭荼毒困苦非一朝一夕望救則益熱益
深可憐下情終于上壅哀乞早撫殘軍俯從下便雖
破甑之無益尚殘喘之少延激切具款上陳

一不便運船報殷實

夫屯田三萬餘畝今止八千餘畝屯軍原八百家今
總計止得一百五夫十家合一百五六十家而共田
八千畝則矛道之家而非殷實之家矣以百五六十

家而共當五百名運差逃者逃死者死僅存者又安
得以報殷實爲名而刻剝入髓哉舊年奉議救苦事
自家有隔宿之糧以至佃種民田者無不徧報管船
殷實每名或脫以十四五兩或脫至二十餘兩僉過
十餘名始定而十餘名又各先勒見禮十餘兩昔日
之軍見運船而苦今日之軍見運官而已苦矣僉點
殷實既出于掌印官復出于造管官又出于漕運官
必非空飛一票而點者運船旗甲一僉不宜再僉而
進京既無掛欠新運又復議換必非空飛一票而換

者屯中相屬千里軍牢持票下臨人人自危人人瑣
瑣買軍牢之口者爭先送軍牢之銀者恐後合計每
家不下五兩縱使果有殷實自有本等運船船非使
鬼何所避逃設殷實以爲船豈爲官牢開騙局耶伏
乞俯查各軍自有各船各船自有各差昔不報殷實
而未見運上有疎虞今揑報殷實而抵使官書爲奇
貨出示不許揑報殷實照舊各管各船自已皆有貼
骨之瘡而居常尚留身上之肉軍便實爲運便

一不便運船留私債

夫一名運船或兩姓輪管或一姓戶丁輪管每當接
管之際前船告債紛紛下手未有船之累先受債之
累矣夫運糧旗軍有行糧有月糧即有萬一之虞有
通幫灑派何從有債所謂債者致如運官之常例煩
多勢不得不揭借從之而一等運旗兌糧之際或預
先折乾或恣意嫖賭用糧米如泥沙到京起欠勢不
得不揭借從之而上船放債之人初見運旗爲可擾
廣放私債與運船私通交好假狐虎之威又或運官
以一切常例所不能辨者令之轉寫文約揑告通狀

肆侵漁之毒又或見接管之人稍能自給易於取討
留下債負爲朋比之奸故有指爲鄉宦債官舍債市
棍債先如膠漆後則讐仇小則本官徑行剝削大則
訛詐本省批行司總抄捉監追困於囹圄者不可勝
數不思債各有主誰替誰還管船之人遁而復始今
日不認前人之債後人亦不認今人之債也伏乞俯
給示於屯中有船通衢刊刻木榜不許粮船官舍人
等廣放私債不許運旗折乾嫖賭揭借私債貽累下
手其接船之人不許接債造船之日俯給執照一紙

永爲遵守則管船者不先剝膚于私債而益洗心于
公粮軍便實爲運便

一不便運船科常例

撫所自萬曆戊戌以前造運官常例亦有定數後作
俑效尤盡失前額如領料銀則每料叩使用二十餘
兩如領粮則每船叩使用二十餘兩如領三修則每
兩叩至二錢如領預支則每船叩去折耗二兩復換
呈色不下叩二三兩如換蓋鈔貲輕齎羨餘則皆不
見實在出散而貪波無厭名色愈多如新報戕賓則

要見面體五六兩新役運旗則要准作揖十數兩夫
窮軍折骨椎髓以走運上止倚錢糧爲命根至於一
見面一作揖而身無完膚矣且一揖何榮倘得稍寬
物力諸旗即伏首碎腦所甘心乎及取運進京沿途
派費則所派者有曰領瓶曰領磚曰貼買撈板曰交
瓶曰交磚曰交板曰一路衙門投文使用曰各處催
趲官役禮儀曰送座船僱募撦夫人事之費則又曰
虎皮曰汗衫曰磁器曰饒沙曰麻姑酒曰扇曰墨曰
十三總折債總計運道派銀除在省水次外每船動

勒出二三十兩此皆不出於官銀而出于軍家之骨
髓者舊例撫所附帶土宜備買柴鹽不過板片木頭
而本官又藉口撈板多裝自己土物以占倉口各款
料派既不蒙少減而每船又重派供給銀一兩飯米
三担運官果自無供給而此飯米非即大粮之數內
者乎大明漕禁一款運粮軍船工部及諸衙門不許
撥載他物又一款領運等官故有指稱打點饋送討
船科派許被害旗軍具告提問如跟官書筭人等科
索軍士銀物侵欺入已至十兩以上者業有定律伏

米四升折銀一分二厘今日軍窮運敝不願有過湖而願復饒厥久矣懇乞定議依准照舊饒厥起造其過湖脚耗仍舊不給則船費不必逆流千里而省費不下每船百金軍便實爲運便

一不便管屯官搔擾

夫運軍即屯軍出運者也每年上麥管屯官徵收錢糧軍士隔省千里疾痛呼天而不應即如往年大浸稽天大旱赤地本處民人議蠲議賑獨不得及軍士軍士竭力以輸國課亦既苦矣管屯官例有柴薪馬

丁解都司者共計若干兩往來夫馬供給業已軍士出辦相沿又有常例等銀逐年加增至二百餘兩一等旗甲奉承本官割小人之膚厭官書之腹又有刁猾頭目陽加增以入而暗地分贓以出日倒脫靴根苦極矣管屯官專爲征收錢糧廼至受呈詞給冠帶送牌扁換保長牒文夫軍士在水火之中斗粟銖錢保其妻兒足矣誰願買冠帶乎管屯官廼能以名器假人乎若受詞給牒飛票如蝴蝶滿天拘拿如虎很在道且受呈中更有無體之甚者人言管屯官管軍

不管民凡民之有隙于軍人者倘具呈本官不勝色喜片紙一投或具告呈二錢五分即一介之遣本官待茶迎送隨差兩役鎖拿軍人至矣或追私債或藉爭鬬原無審單供狀只任意責三十二十或棍或夾或要三兩五一兩三軍民有兩父母之皮肉有兩乎此等軍士皆朝廷納粟僉點非遣戍者廼徵賍亦至此乎往有軍人買賣安慶命代買鰣鮓一兩今千孫即不走安慶每年出票要鰣鮓折乾銀兩往有軍人偶會打獵或本官命尋虎皮獺皮毛拘皮今子孫即不

打獵每年出票要虎皮折乾銀兩諸如白菓茶葉鴨蛋之類遠而失眞永爲常規不可勝數軍能堪此乎每年徵糧有定期催糧有定役今至糧務將完之日今日家公到明日舅爺表叔到又其衙舍人到又其相公到云來此抽豐又皆于常例之外撥常馬贈多金軍能堪此乎每年徵糧只管糧又有前此運官或自以利債行一票屯官或自以利租行一票本官彼此奉承一起比併軍能堪此乎往年管屯官如已故陳千戶爲二百年來未有至今尸而祝之近非無立

心爲善者以軍政五年一換寃如傳舍前四年不啻
百般尅已而後一年一網打盡德不勝怨其何堪之
伏乞俯察下情出示曉諭管屯衙門除徵解外凡夫
馬供給薪火油炭衆議每年折銀幾多兩豐儉本官
自辦永爲定額不得受呈送扁一切科派則小軍易
于完官而弱肉不至強食軍便實爲運便

東建德王中尊轉寧國清軍廳李公祖

生祖孔原寫係江西撫州所軍籍近爲本運逃軍趙
真保希圖避運牽扯國初屯田事體聳告屯院一日

兩詞一送寧國府清軍李公祖一送理刑關公祖當
李公祖之初下車也某等起解投審適李公祖公出
蒙關四公祖究限祖籍句容應試場畢歸結某僥倖
中式前在南京已面稟李公祖洞察矣今兩生訃借
既迫親弟生員等方歸赴解車干切已理合引嫌不
敢自瀆敢直陳始末上微老父母九鼎之重以不墮
九尾之奸者生祖孔原福與本運撑駕軍趙真保俱
係江西撫州所軍丁國初撥建德縣開墾屯田彼趙
真保潛逃回寧國府宣城縣獨生祖到屯開墾續因

征靖廣東陣亡什七奉例將逃絕之產另召無田軍
人頂佃襯差弘治十五年奉旨清丈凡民占軍田者
令之退田還軍有退田之名尚有賠糧之實萬曆九
年軍民繫丈始得清去賠糧奉明旨田既被官民勢
豪久占者只追其糧不奪其田兼江西屯田道刊刻
印信牌冊遵祖制一款衛所屯田若有逃絕即將原
頂屯田退出還官另召現在屯軍餘丁頂佃襯差生
家奉例頂田所從來矣趙氏戶丁不下數百宜城相
距非甚遼遠若果伊祖開墾管業豈其不以一人頂

佃而二百年來棄之若遺置之不問耶田糧貽累生
家積算百年賠糧何啻數百餘兩百年包賠積苦生
家獨受其殃一旦稍見清平頓欲攘空而起況田已
爲豪右之恒產即明旨只清糧而不奪田趙果有田
誰是二百年無主之土留待今朝趙必尋田當其奉
旨清丈之際何不奏理江西三衛八所皆屯軍初非
一身一家之私弊江西兩院各道有定例亦豈一朝
一夕之須行明旨炳若日星江西屯田牌冊見在即
二百年以前之事非爭徵人徵鬼者也恭緣近日運

事極苦生家承運船新倒僉報虛實造船起運之家丁徵發寡見在數丁俱頼朔籍業儒趙氏於衆家富理合造船起運正西屢行拘提無計逃遁遂扯國初田產命圖抵塞不思屯田之與領運兩差不相蒙也無田而爲有田明有冊籍可復視也此在李公祖清鏡一懸洞徹底裏幸老父母與李公祖荒壤臭味上想台臺不憚鼎重賜之片言歸杜逃軍不得捏田抵運而子弟不至爲誣累則所戴于李老公祖者頂踵皆非我有結草莫知所報而推分之感老父母且施及二百年以前先人矣

真率約

余往病脾胃大費調理乃愈後與親友酬酢或至卜夜飲河滿腹明日體中作惡經旬不能復其故我司馬溫公眞率之會品不過五子瞻減而爲三命名三養曰安分養福寬胃養氣省費養財不佞酌而從焉蓋自覩弱驅於養氣一說甚相關切無妝後口腹爲性命憂且物力易窮人情何極互相推廣其於養福養財之意未必無小補云

席用牛羊鵞不用特席不兼牲尋常不特殺

席五品葷三素二或三品葷二素一或隨便加小碟菓全不下箸依然撤回自當删之初客品席量增五品不以爲常

開席不演戲余近作各衙人頗佳留運信宿病目三旬即爛鑑也況相會政欲清譚虛費何闕費用因及之或便過有小唱不以爲常　以上自甘媛

客之罪如有召我者再禮而行之始敢赴席

二丸居集選十一卷

〔清〕黎景義撰

舊鈔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二九集

黎氏家藏

叙

學若學海龍騰文場鶴翥書廚積而立地墨浪翻擲天句助江山類是投閒置散情耽風月率緣隱耀韜光思公子而怨美人靈均憤懣傳貨殖而稱游俠司馬幽憂軫轕三光書為愁而善著鏤雕萬化詩以窮而益工八叉用發靈襟七步多呈鬱結歷覽衣冠之氣增修志乘之書採鑑海之遺文得黎君之剩集知人論世丁國步之維艱藏器待待會王綱之不紐劉蕡下第莫謂音阮籍窮途不勝痛哭娩殊才於金馬意氣激昂發浩歎於銅駝聲情慷慨簫吹吳市子胥漫寫奇胸筑擊燕臺漸離偏多苦膽成二九之橋逸弄鼠鬚儼百排之得來驪領陳子昂以風華華浮偽夙懋綺思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遐逸韻寒烟淡月時舒憑弔之懷流水行雲亦綴悲涼之調奏繁絃之悽切疑彈出塞琵琶極悲角之煩冤恍聆戍樓厭橐淚痕灑於楮際聲聲杜宇之紅血漬流於行間淒淒萇弘之碧當年操觚染翰鬱吐蛛絲此日探藻揚芬僅留盡簡片箋片玉胥為點點青燐一字一珠宜壽瑩瑩玉版謹踏鶯語用弁鴻篇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前陝西道監察御史辛酉順天武闈監試翰林院檢討戊午廣西鄉試主考大清一統志八旗通譜纂修官丙辰殿試掌卷官癸丑庶吉士加二級紀錄五次回籍終養凌江胡定靜園氏撰

敘義邑誌

乾隆庚午邑侯陳公延南雄給諫胡公纘薿邑乘志事將竣一日招予過局出殘編一帙曰二丸集覗其名邑桃村黎君景義所撰也凡卷有八署以卦名細諦視之蠹蝕過半字多漶滅胡公曰順德而何有此人哉君於邑事搜羅幾盡五山志林謏藝一册何以失此人哉予是役也報者呈牘幾三千出溷發壁者間有而陽五伴侶之篇亦復不少二丸集乃得自將竣之日奇哉[illegible]與細讀一讀一擊節其感遇賦諸篇真離騷遺響詩[illegible]近體悲歌慷慨亦天問大招之餘至若聖門弟子帝王生年諸辨從祀議臣謚議精核淹博升庵諸子有轢[illegible]矣讀其書考其人際板蕩之將傾傷胥溺之必及新亭淚炎午文時時于字縫墨漬間發山鬼之號露墳海之恨穴頸洞胸真欲逞魯陽反日之戈而不得也覽畢雲天慘淡禽鳥啾鳴胡公掩卷而嘆曰是英魂義魄之靈將以待我也可令其湮没不傳哉遂為駢語以序傳其人於文苑嗚呼黎君九原其亦少慰矣乎吾粵前明之季心懷熱血化碧三年死號國殤不顧十族者有黎遂球陳邦彥梁朝鍾陳子壯張家玉四五君子暨公之友諸君雖逞遺陽九猶能奮敵愾之師獲成仁之節死為鬼雄恩被國卹傳之青吏與常山文山後先爭烈以視黎君沒名漆室腐死窮窓集類谷音淪諸蔓草其悲憤更何如哉君更有艷史四卷自蒼梧二妃以迄宋明人為一傳非徒宋艷班香供人把玩亦屈大夫香草美人之遺與二丸集互相發明者也胡公曰子盍爲偶以付梨棗當茲不諱之朝陳黎諸公死事文書特書業[illegible]紀黎君縱有西臺之歌何用晉升之藏矣予遂為之[illegible]附黄門後以闡其幽光焉君祖諱材爵胡進士桂林[illegible]府君名景義一曰内美為諸生予族祖天官公虞臣外孫胡公所居志局舊為天官中山别業黎公嘗從學外家池館樹木魂魄所栖與胡公精靈黙相感召故有此歎噫異矣邑後學石湖羅天天撰

邑誌傳

黎景義一名內美桃村人諸生祖材明進士桂林知府景義少讀於舅氏羅虞臣家兼習朝章典故上下千古均有論說於當時忠義如黎美周梁未央陳會份陳雲淙皆素與交好即目所覩見事各爲之傳蓋同習舉業逐名場而於嚴野尤有深昇鼎革後奉母桃山不出其抑塞磊落之氣一見於文嘗取二妃以來迄宋明女史人爲一傳寫其香草美人之意著有二丸居集八卷甕史四卷姪鴻漸（雍正舉人）能傳其學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藝豪貴子弟夤緣關節乃反得稱知己盜虛名於世身獨留落又家貧承清白後自幼盟志古聖賢是師恥學阿世之所為不敢少貶以自渝其操緣此坎坷弗揚且海內多事壯夫思效乃不得與選舉一驗胸中之素蘊何若故作賦以明意亦見夫不遇之感今昔異同先名實者匪以謀利榮躬後名實者益進修以俟時焉其辭曰

士乎士乎生則贊黃以參玄臥吾仁以為榻駕吾義以為軒奚雕蟲而篆刻僅鉛槧之獨呙與萬物而一體忍立視其顛連盡殺時以行道羌樂後而憂先使潛修而無以致用抑孰信其中之所存奈纖蔘之顛頓企豐年而未逢志安懷而鬱抱詹龍虎以何從欲夏雨而不雨且春風而未風川瀏瀏而宗海日熊熊而下春哀壯齡之易逝憂吾道之終窮孔豈皇於三月孟不豫於七百豈怨天而尤人曰使世治而民澤淵隱約於草野夙蘊為邦之偉畫斯陋巷之真儒非箕山之槁魄黙暮春以道遥籍三賢之奏績果國急而吡愁將童冠其安遲惟明試其敷華乃詩書之成德卒逃虛以弋高名恐宇宙之無所宅於洛陽之年少經濟鉅而多奇自長沙之行邁竟致虔此呂期董賢良而對策誠臨軒之絕稀相膠西而病死亦何取災異之微詞辭灌行其嫉媢平津報其陰私豈謀猶之弗淑邁人事之乖邁折喬幹於尺斧繫騶蹄於寸轍匪關礴之怨怒曠克己其嗟咨弔古人之坎廪蹇汎瀾而愴懷業小嘗西莫究芻草莽之栖遲長離之困樊籠世皆以為雞鶩晴羨稗之苕蕘或反謂其嘉穀掩木難於重壤胡衆車之可燭置千將而弗揮又烏在其能剸玉龍何日而出潛馬何年而利遂叩牛

角以為項㪫貉裘其罔睐顙不脫而裹囊美不沽而韞匵度天地之有我殊毛羽之同羣念蒼生之飢渴呼爾室之夢魂況此日之天下亟待命於經綸銓周官而何當計禹貢而何辛何千城而奮武何棫樸而興文屯邊疆而省轅令秃首以歸倫靖玁狁以捍圉化萑苻而敉民閔鼠牙與雀角感虎猛而蛇存屬兵荒之靡暇縣魃潦之洊臻施奚急而奚緩政疇革而疇因幸一朝而登庸取生平而行素如機候之弗我乘猶將淑于來祚約立身于不朽詎溫飽之為務苟佩紱而饕榮慝軒冕之

余妙烈銅具於公庭岳拜塵於大路宗元業麗乎任文維亦奏鬱輪於貴主談已事而尚遺羞諒卭之必不出其下彼巍巍者誰子紛妖麗而無度竊驕炫于鄉鄰乃余心之所惡得罟國子賓旅報深怒于齊邦下東城之七十植薊邱於汶篁惟始隗而析節遂雷恥而夷強求識時之雋杰起臥龍於南陽據荊益而定鼎吹炎漢之末光微三顧之隆遇必抱膝以殘藏士何代而弗有方十室而多英恨見知之不數終屈没而不行孰魚水之涵泳孰駿骨之騰驤望燕臺而廓冷睇蜀廬而路荒飽休容以贊桓樊淑賢而助莊仲雲因而赫奕數出海以翺翔悟致主之要道貴側陋之揄揚景兩人之懿躅亘今日以煒煌誦薪斧之風言凜鑽踰之警誡貞不字於十年固愆期而有待修天爵而人從慎言行而祿在堅片心於百折鼓神勇於三敗鵬振羽以昂霄正自期乎遠丈睨鵷鷺之詹詹奚胸中之蔚薈拔五羖而槖征卜非熊而後載顯營平於零羌舉漢陽於唐代恒際此而縣車獨策勲於既邁知嵩柏以歲寒曾蒲柳之足賴閒往者之不返冀方來之未解老吾才而用弘雖遲暮其焉慨

述先賦 并序

內美多病懶奔逐日閉戶讀先人遺書莊覽譜乘追維祖德之遠且自惧弗克負荷作述先賦其辭曰

帝高陽之御天兮誕皇妣曰祝融肇彰名而錫龍兮世司地而顯庸暨高辛祀高禖兮惟玄鳥郊以降為司徒數五教兮後式圍有成湯宅景亳以集命兮建國壹關而分茅閱商靈之六百兮執信圭于姬周歌式微之不歸兮數旄邱之誕節屬中葉之凌夷兮蹇驅馳而播越

潞既敓其壇宇兮晉復嗣彼宗祊王侯巨業不可恃兮吾姓則縣茲以萌火何傳而不薪兮衆何放而不長有周迄我皇明兮裔彌繁而彌昌緊予小子之生世兮幸不溷于贅瞀瘖蕪詒以懋德兮邈有念乎吾之祖嗟嗟趙氏之遷江南兮吾完顏之蠶食四海波流其靡定兮祖亦桑秩以晦跡顧行遯以全眞兮方頡潔而冥鴻梅福市隱會稽兮營寧辟於遼東闆先自顏來雄兮又自雄入南海爰謀及吾桃源兮曰可適慰而適止桃山蒐蒐兮桃渚洋洋哲人居之兮長發其祥式歌斯干兮卜世無疆令聞不已兮嘉言孔彰於朝議之融雅兮繼以鄉官之英髦省元蜚其藻譽兮難弟勵夫清操趙數世生奉直兮際明時能高尚攸好德誠罔倦兮樂名教於益壯躬勤儉以砥俗兮至貴矣而節不更敎義方以善愛兮遂立身以揚名帝曰質直好義兮隱約自持履祥發祠兮綏祉衍祺惟淑德爲無斁於綸綍兮王言誠確論也考元吉於其旋兮又大易之徵信也匪弓若治之良兮子何以善箕裘太守家修而獻諸廷兮致用行之壯猶奮庸於南都兮佐司空平水土服羔羊而委蛇兮竭北山之靡盬奏成績以明陟兮載五馬於桂林治劇郡猶治家兮咨民瘼而疚心泮于將於初試兮果不負此蒼生政駸駸其有起色兮三襲黃而作朋胡晉鄙之貪戾兮懶折腰以求媚修初服以歸徠兮頤世年之高致休哉祖德之崇昭兮餘芳長未艨也有所遺其未罄兮纘述將在誰也念來者之蟬嫣兮況先謨而隊之對榛莚而俯仰兮祈無忝於庶幾丈夫責克自樹兮豈曰借資之故嘉狄青之器識兮謂梁公吾不敢附惟砥行爲纘緒兮惟積學爲象賢苟外此或他求兮增奕葉之所慼昔隴西稱望宗兮誕一陵而衆怍思凜凜如執珪兮懼隕越而不可作祭曰春卿稽古世毓馨聞兮伯起清白維則仍雲兮於我鼻祖麟趾振振兮我高我曾佑啟後人兮堯舜徐行衣德相襲兮匪詩胡言懼禮胡立兮山有喬木其葉芊芊兮匪葉之榮維根之堅兮人亦有言立三不朽兮念茲在茲是傳是守兮

我生賦

咨我生之慷慨兮竊有志於古之人舍小賢爲未足兮期大器之是臻佩蘅芷以明芳兮懷瑾瑜而自珍懋厥

躬以玉就兮謹毫末於濁礪嘗讀易至乾之三四兮歎文言之不我欺知至至而知終終兮欲進修之及時顧光陰不余假兮年鼎鼎已踰三十履德業之逕迹兮羌寸武之如縶豫章七日而凌雲兮物猶鍾此其異遡桑逢以逮今兮何身世之不酹吾志境謝夷兩得艱兮運吐歡而茹憾憾數日之嬛嬛兮悲伶仃而孤苦噤不鳴和在陰兮卬獨冲齡而失怙衰底法於半途兮恨終天於陟岵嗚呼皇考壯年不祿兮毋婺居曰未亡矣之死而靡慝兮匹鮫操於共姜服齋土之勞勩兮攻組紃而靡遑克孝敬以承禋兮㩧蘩蘋於錡筐閱鬻子以綢繆兮孰荼蓼之弗嘗念孤貧又多難兮匪貞慧其何以康嗟予過庭雖得聞兮尤賴三遷之善誨既敎迪以詩書兮復有以明其義類使知學而服儒兮恐先業之或墜令悠悠無所成兮對北堂而曷慰欲報德於罔極兮在修己以成能忠孝原非兩物兮經術貴其大行身雖潛於草廬兮心日行於宙合鶴仰霄遠而翀翀兮駒亦絕塵而馺驕日東事之孔棘兮歎莸頭之錯落望遐氛於遼海兮彝雞犨之腷膊且侵京而犯輔兮頻摧城而陷

郭闐廓清之寥寥兮擬投筆而橫槊試利刃於盤根兮奏折衝之方畧經濟閱其素心兮奈君門之渺邈近嶺南尤多事兮紛萑苻之蘖生醜湨夷之蠢蠢兮洋賊又肆其狂獝偏噭噭而呼庚癸兮荒而復加以兵悲哉屠掠之慘悽兮孰為之弭盜以安泯予欲有言於當路兮救同室而被髮上傳舍以褎如兮下衣褐而難達抱磁鬱鬱莫伸兮徒林泉而頌讀厭俗塵之闃寂兮屛足音於空谷彼蘇秦之揣摩兮台銊悉其為人虞卿窮愁以著書兮又非台之所遵武侯曾垂明謨兮寧靜以致遠也范公後樂而先憂兮仁人之自勉也世貿貿莫吾知兮忽日居而月諸乃慇闌之義方兮每諄諄其訓子訓曰皇降衷於下民兮聖有域而賢有閫慮厥遠而得近兮苟易之而必難道不可以不粹兮志不可以不斷行百里之前路兮至九十僅謂其半鄙人猶知力善兮矧復孕夫聰穎雖醉濁之轇輵兮何不獨清而獨醒既峻居於喬木兮豈幽谷之墮也聖賢匪別有奇趣兮无咎者善補過也露寸長與纖嫩兮安足以為賀也世途非無百折兮勿閔而自摧也吹韲者之懲熱羹兮吾獨怪

其已莫天下事在未然兮明哲豈知其故愚夫徒愛夫康莊兮達士弗辟乎嶔嶇憂患雖曰未常兮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訓曰君子抱道以處世兮惟有用之當謀蟹匏爪而不食兮國大聖之所羞臨江濤之浩浩兮信積源之非淺睨斗蹄之微涔兮流亦奚能及遠遠田去莠而苗乃茂兮吾懼汝之荒也如浮雲之軒冕兮又胡為弗忘也前賢亹亹鬩修兮塞困而德愈明誠學行之淵邃兮名晦晚而何傷汝第崇明其在己兮宰因人而作輟擧至而滋以憂兮毀來而反當悅獻美璞而得刖兮吾諒汝之弗為驪黃逐於驚犀兮無孫陽而闕誰惜骰宗之未夢賚兮衆止見傅巖之版築世有齊桓而下士兮甯子豈終窮於戢牧處純盜其虛聲兮出必負彼蒼生非功名之難造兮祇所學之未成良工閉戶以斲輪兮乃出門而合其轍先利器以致用兮後不愧識時之俊傑予生佩此嘉謨兮謹書紳以琢磨朝沉酣於祁姚兮夕舞蹈於回軻流峙樂其心性兮動植煥其英華求古人為師友兮時神遊而詠歌重曰卭有昆弟鳴壎篪兮菽水竭力將蓄慈兮漆雕不仕來信斯兮尹子志養毋頗怡兮求志遑遑吾所思兮名滿情概非我期兮過此以往未或知兮青山白雲待時來兮山有嵩桂澤有蘭芝兮遯世無悶以樂飢兮入孝出弟宗鄉儀兮行藏任運道不歧兮神龍潛蟄變化乃奇兮苟有用我舍此安施兮

龜賦 并序

龜之為物靜者也潔者也又壽者也惟靜而潔故壽吾先子幼時嘗畜其一至於今五十餘載先予往矣而龜猶在予既嘉厥德又敬其為先子之所遺也遂為之賦其辭曰

惟予先子之好生兮丁齠齔之妙齡畜神物以嬉戲兮珍等重於連城性類幽人之淡薄兮庶比修士之安舒與優游而弗厭兮信清德之莫渝鄙朶頤之饞嚼兮漠無營而自適忘羲和之冉冉兮蘄蒻騮之越隙披冀曆而閱紀年兮數歎過乎半百人已登假於在天兮物猶育乎台之側德靜止而澄清兮自當彌性而純常胡食報之弗齊兮偏弟祿之獨爾康嗟予幼孤而無怙兮亦久與爾周旋匪玩物以喪志兮念手澤之猶存吾爾甲之

蟲三百有六十兮而爾實為其長兄麟鳳而弟龍兮稱
四靈而靡讓書獻疇於洛水兮易取象於離明雖亭毒
於人間兮迺孕秀遇光之星誕生質之靈奇兮視水族
如霄淵下平以法墜兮上隆以效天炯雙睛於左右兮
合二曜之朗縣紛玄文之交錯兮成列宿之分躔稽史
記其八名兮周官臚為六屬或登遊於蓮葉兮或用槁
乎床足彼納錫於九江兮迺秋取而春攻灼楚焞以殺
身兮同民患而知吉凶此依人而食氣兮遠刳剔而從
容佩莊生之要訣兮寧曳尾於塗中昔孔愉至餘干兮
縱殘生於亭路迨封侯而鑄印兮尚迴首而三顧毛寶
敗單邾城兮競臨江而奔赴怨有物以待履兮恍若乘
風而葦渡今台與汝同處兮雜芳草而蔭叢蘭步曲徑
以逍遙兮豈濱海之殊觀大寶既曰十朋兮烏知其不
千樸雖導引以久視兮亦厥德之可名而致。冬潜綠陰
之下兮夏息清沼之隅媲喬嵩之羽化兮邁彭鏗之呴
噓桑不然於諸葛兮網不顧於豫且樂天命而不憂兮
又何羨乎北溟之魚亂曰天道無親兮祓吉期頤胡物
尚然兮而人則非貪濁纖悉兮回損摧衰嗟予先子兮

德咸壽徵兢諸惇惇兮陟岵何望樹雖欲靜兮飄風是
蕩撫兹遺物兮痛我哲人羊棗周食兮蓼莪弗陳清白
流馨兮維龜同德玉壁溫皎兮敢瑕厥色懋哉嗣美兮
立身揚名陟降美糟兮闡異趨庭日就月將兮緝熙光
明庶幾昭考兮不朽猶生

感薄荷賦 并序

予年二千有九是為壬申孟冬十有六日生男名之曰
巨觀誕越數日氣縈頗不類常兒一旦嗌咽不能食哌
哌瀕於死得薄荷而甦予以厥餘根植館中誤為僕人
拔棄且枯矣已因復植之詰朝而萌生日漸蕃茂予竊
心喜厥後巨觀乃遘他疾卒卒之日癸酉孟冬七日也
距厥生僅期月耳藥石百計疾竟不愈又非薄荷所能
為矣予在館中傷痛無聊亦悟死生之故天無容心至
春來歲改漸能豈懷而此薄荷蕃茂依然且滋蔓焉覩
之輒弗能自抑語笑未已每變於色詠歎之餘忽成歎
吁始借楮墨以自遣遂筆而為賦其詞曰
噫嘻嗟嗟生之不穀兮萬物芸芸哉丁其毒兮曬彼薄
荷紛其叢植兮俾後稚子與懷何極兮厥荷維良三年

之爻兮日斯月斯欣戚易態兮往在彌留獲即瘥兮洎兹寢物蹇何頼兮獻歲代寒春翹榮兮既萎復茂物之禎兮翳物之禎人反或殃兮知謀勇力莫克禳兮憶汝岐嶷真我子兮笑啼舞蹈云胡不喜兮魄昌神裕孰謂汝夭兮邅迍横夭苗而不秀兮設弧期月遽及黄寒兮懷提幾時瑋褓徒存兮豈汝之辜抑我之愆兮反覆原究孰知其然兮天道福善我豈淫慝兮天道栽培我豈傾側兮理之不有數乃適得兮人處常逢我遭變域兮展轉悽惻匪怨天兮喜怒哀樂錄中傳兮人曰有命我謂性兮精氣遊魂倏無定兮童子何知生寄死歸兮拊畜弗終心罔克遺兮在昔西河喪子喪明兮賢者之過不禁厥情兮秦巴放麑過物哀矜兮翙兹毛裏割愛永暝兮延陵習禮廣悟陰陽兮羸博三號異世猶傷兮我生不穀事再逢兮言念戊辰震索凶兮轉睒癸酉禍復鍾兮人世何其堪此忡忡兮老母在堂弄汝含飴兮自汝之存其樂怡怡兮汝之逝矣其心孔悲兮心旌摇摇滂淚灌垂兮折我孺子傷我親心兮嗟哉不孝負罪彌深兮亂曰薄荷臙兮我心楚兮薄荷芬兮我心焚兮父子天性不可分兮雖樹護草憂靡湮兮又倡曰彼蒼司命曷足恃兮自信不惑有素履兮行己事親我自主兮進德居業夫何懼兮。商瞿五子終驗之兮喜積慶餘往必來兮原始反終易理微兮韋編假年聊解頤兮

恨賦 并序

江文通作恨賦李太白擬之或述降虜歎犬之悲長門紫臺之怨其所謂恨恨其所恨非吾所謂恨也天下事固自有可恨者予觀古史慨慕前哲覺其恨猶至今恍然於是為之譜恨瀏聲夜泣閩鹿遊也汨羅懷沙嫉蔽明也薏苡還車馬革志虛也軍營星隕漢賊未滅也豫州悒怏內難乘也睢陽蠹陷力弗酧心也絕命渡河蒙塵積憤也莫須成獄甘共戴天也嗟乎日月流轉代不乏人士有心胸情奚能恝九原可作匪是將誰歸乎黎子曰予擬恨賦非徒臚叙往典數張陳迹而已往者湅之轍陳者新之鑒其不知恨古者其不能恨今者也過恨之世蓄恨之志擔恨之事尚無使後之恨今猶今之恨昔哉賦曰

宵興仰天宿文錯矔遺忠浩氣勃作光怪骨掩黄輿精

縣碧蓋賁志崇朝鳴寃德代於是復傑自命奚甘悠泛
神挹簡編心血腥槃晉者子胥讒諍宰嚭讒訌知謀瑱
耳霸業成空屬鏤拜賜鴟夷浮江國門抉目佇睨麋蹝
蘇臺冷月茂苑淒風凜孤魂之不泯鼓淅浪而潰江若
乃靈均遷逐侘傺江皋卜居漁父天問離騷滋蘭九畹
不敵艾蕭蛾眉蠱嫿貝錦當朝楚愚木肉秦成斧刀懼
蚡冒之鬼餒顧先沒於湘濤江南哀些巫陽下招悲哉
秋氣蕭瑟泬寥至如伏波矍鑠北犁南離情慼杜惜留
哀哀寄壺頭曳足左右流涕詎曰無功匪躬勤事辟昭
輔良千載此際明珠文犀保全終戾若夫武侯龍臥受
命驅馳討謨大節討賊出師木牛流馬耕渭屯郿取魏
復漢明年是期力非不足而數則奇算非迂淺而天限
之會少事煩身殲運移輿圖分析禮樂陵夷又若祖生
慷慨夜舞雞聲中流擊楫獨矢澄清草萊初翦芑棘潛
萌雖河北之可取奈武昌之憑陵駕半途而騂節懷崇
勳之害成又如睢陽興義思剿逆羯保障江淮嬰城麇
決飲血裹瘡齒碎眥裹黃雲怒飛白日昏咽鼠盡妾烹
圍急援絕生捐軀而誰何死為厲而愈烈至乃忠簡勤

王東京司牧倦寢苫皮飢餐虜肉與率干城匡扶輦轂
指日掃除剋期恢復何汪黃之奸姤竟齟齬而桎梏秦
奏二十還京罔卜未捷身亡英雄痛哭過河三呼人百
奚贖及夫武穆百勝赫濯朱仙寒心兀朮反掌中原恥
雪南渡讐復北轅黃龍欲醉金字言旋內權擅政外閫
叢怨和議難梗戰功易覆如何一旦廢茲十年媒孽附
會嗚呼旻天忍解肱而截股甘以趾而加顛或有埋光
合浦縛足燕臺首陽薇盡彭澤菊開此人恨不經營盤
錯噓嘁寒灰亦復韜情發立晦跡心摧若乃君臣父子
天地夷華姓匯幻合道匯贊加才優安濟識別貞邪救
時造命憂國忘家一夫扼腕宇宙如麻莫不身騎箕尾
氣壯山河已矣哉五子怨兮秦離悲前猷偉兮鸞軌非
黃河濁兮丹鳳黙三光崩兮九伊虧惟不可死而死是
以感激而歔欷

惜賦 一

賈生嘉燕彪中炳外痛哭治安挺躬熙載靈均是哀子
服焉慨墮馬傷梁吾惜其甦博陸寄命河衡聯軒靡昏
立哲玉燭金鉉亢龍弗戒寵利或怨禍萌驂乘吾惜其

嵩仲舉八十志珍閫雖同心戮力兵柄獲司素謀彙剬
疏濶乖宜承明狼狽吾惜其鬉盂博利刃登攪澄清首
陽勵節李杜齊聲鷹鸇奸纖孱齒守廷八顛標榜吾惜
其矜文舉人龍評重辰樞談笑攻戰隱几伊吾琨霸慓
觸業鯁當塗偏宕為虐吾惜其迂茂弘翩翩匡翊建業
壯語新亭楚囚戀戀神州斷鞭長江東構偏安左服吾
惜其怯臨淮矯矯扶傾補陷夾日中興凌烟遠鑑鬼蜮
怵心還延顧憾儀獨勤朝吾惜其闇鄮模男子葦席竹
筐忠謨三十一何慨慷布衣恤緯草澤干逢忘軀蘆蔽
吾惜其狂衛公相武才畧雄鷙運籌折衝威讐河脅飯
報眦誅朋罔黜异桃李私門吾惜其忮萊公奇材時欽
兔老鎮物矯情嫉邪秉道澶淵矜功乾祐媚告被酒害
成吾惜其躁子明爰立休容有餘參贊宥密必問何如
遇隆篤如水如魚王四帝六銳精富强紛更迫遠引倭
封摶降賄結舌天書玉清宮使吾惜其愚介甫威名還
排良吾惜其愎若夫起慮烏升迴衷寵煬東驅康櫨西
轍巉嶂銖疵纖均寸蓋脣丈尻片晷之不靈舉終身而
畢畏及夫鱗甲藏囊衲鑿乖和睚眦迭露唇舌滋訛蠹
測浩瀚蠛穴嶻嶭亦一夫之共事與萬載之悲歌或時
東而虛逝或勢得而弗康夏重裘而暍暍冬薄絺而噓
冰斛狻猊而任豕去泰岱而依陵成致勞而寡要成可
用而弗衷拔木本而濃露折欃槍而凌風手指釋而職
步自辨察而司聰亦有謀成力屈力裕謀稀夾符人謬
人脅天違龍暴顯而東化鳳鍛羽以奚飛心圖迴以俛
傺業且樹而俄康又如興亡轉轂理亂旋機呼吸成敗
眉睫是非茫茫宇宙了了幾微匪吾識之不及柰無足
與有為至乃天惜其命地惜其圻道惜其離於釋迦泊
惜其變於蠻貊故古之惜猶一而今之惜已百莫不扼
腕何窮吞聲靡極吁嗟乎運會流而遞深絪縕化而彌
贖易地則世變皆通旁觀則情形愈白蒯徹泣樂毅之
素石勒驚鄘生之策斯蘖暴之羯奴與從衡之說客又
況子中國之英吾儒之特生志伊而學顏恒溺禹而飢
稷天生我兮獨秀念肥與兮難釋彼堅貐兮矯犟烏足
繫英雄之所惜

燈花賦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蘇條漸芑競茁蕃英豈雕刻乎衆

族實生意之自榮胡燧人之裔矣獲嘉植之芳名爾其發精旭晝舒光良夜魄孕雨離工鑄造化根乃種乎蘭缸香儼闢乎暗麝揭鼓寂而不勞項刻闢而未謝倏而蔚綻倏而葵嫣倏而梅古倏而柳宣倏而雞冠欲舞倏而鷹爪如寒倏桃過而杏週倏落後而獮先牡丹兮獻媚芍藥兮披妍海棠兮睡起萱草兮愁蠲初蕙翻兮蘭馥繼榴灼兮槿燃既合歡兮含笑旋玉燭兮金錢疑廣寒之挺桂信火宅之生蓮芝則供乎四皓荊復於三田於是傅靈焰照澄空涵廣宇漾深宮增輝篇翰助美儀容斜穿麴蘗疎度房櫳動床頭之寶鏡麗几右之屏風贈當軒之澂灔借隔幔之陰濃紙帳因之而益潔瑯瑜對此以彌紅纖線微乎窗螭遠瀾明乎粧縫雖有容光竟無跡轍執介顯微何知生滅非關露潤之栽培詎屬霜威之酷烈閏啼雨淚之痕橢與曜露靈相謁雖白壞兮黑墳鮮青柯兮綠葉屏燕啄之傷殘遠鶯歌之哽咽醉蜂信之尋訪謝蝶情之狎褻那堪天女之散揚未許幽人之攀折紫陌奚飛錦溪孰浣額工難妝胸前莫綰東昏不鑿於齊廷屈乎靡滋於楚晚浸鳳腦以長融潛蚖脂

而漫爇魂鍾太乙之藜夢入謫仙之管若夫皓月逃光微風遜勢亟電横掐輕烟薄綴影暫晴而還明態初醒而尚醉意欲舒而猶歛體將降而弗墜遽莫歛其稜嚴亦復艷其溫惠曠目擊而興增曷心聞而勿貴是以亭亭落落的的離離班班郁郁嫣嫣依依紛玲瓏而異狀妙變化以多姿其在人也則如佳人之冶色二八之芳儀婉天質之逸麗絶粉黛以生奇飛瓊弄玉西子南威青琴紅線桃葉柳枝莫愁巧笑靜婉明妃喬相一雙之媛封家十八之姨當羅浮之月淡際巫峽之雲歸出藍橋以寓目入金谷以揚眉小小爲能方駕盈盈豈敢偕馳鶯鶯猶覺陋燕燕若爲嬪馬融之帳尚設韓壽之香為誰餘生可配乎仙客深夜應奔於藥師珮逢史甫以解贈心慕相如而竊窺東鄰懷宋玉雅浦感陳思諒傾城而傾國匪斯言之我欺其在天也則如玄圃宵半雲淨星彰宿垣鱗次河津葉航辰象昭於紫府歲精著乎青床長庚炳乎勾野熒惑煥乎彤鄉出紫微生明堂遵黄道臨八荒或勾陳華蓋或招搖顛顫或野難天狗或礪石扶箱或羽林器府或柱史文昌或丈人織女或三

公諸王字奚仲兮遣父名傳説兮王良隨分至以遮陟繫躔度而殊張感入秦之劉季應讖舜之陶唐避嘉言於宋景降精魄於東方五老入昴而俱化二使來京而並翔荀淑登輿以聚德莊陵杞座以倘徉至比於物尤艱蠡測圖則成珪方其似璧外實散芒中金煉赤合浦珠明崑山玉碧塡龍耳而未劚墮羊鬚而可食雍伯之婚媾必諧下侯之雪涕當息又如虎眸怒射猩血鮮魚目指為之奴蚌胎原是其嫡此夫稱名赫奕取類叢積始引伸而未窮終更僕而何極吾想瑤池之圃閬苑之樓九光不死八駿來遊鶴清互厲桃熟曾偷青鳥既集玄雲縷謳時則常生弱水恒滿瀛洲奄山彩矗漢殿香浮又想臨春結綺韋華銅鞮朱唇皓齒嫩柳柔荑蝶布雲母床開火齊筵張璹瑁樂奏羽霓縈塵激楚白紵烏棲習遺舄錯目娉鬟低時復高燒芳炬掩映玻瓈盤酡顏而上壽恨玉兎之沈西指冠纓而欲絶揖觴澤以如迷盼君王以微笑願萬歲而相攜至若長門昔閉銅雀綱塵綠衣感舊紅葉題新羊車不見鳳輦無聞紈扇悲秋金錢傷春望夕陽而將瞑倚熏籠而向曙龍膏徒蕙怨豹髓益加嚬聽隙漏之斷續哀半衾之旬溫顧影孤而重怯驚蓬覺以猶焞又若征夫衣返少婦長吁淒涼惜我薄倖憐渠裁衣夜永織錦更餘鬢髮輝綠臙脂損朱憶關山於迷道處驕馬於長驅怪瓜期之屢爽悵雁報之全殊面銀英以寂寞背璚蘂而躊躇思多年之别也企詰旦之歸與揭羅幃而翹曙向門前以迓車拂霜蛾而手護恐消息之成虛逦有髦士龍潛端儒蟄屈乃藏乃修有始有卒文學優商博雅倚肝庶子春華家巻秋實千帙萬帙之書十笄五笄之筆微雨和英伊吾涼風噓其著述爾乃度晷惜陰焚膏繼日壯志稜稜窮年兀兀煒煌雪案爆爛芸窗匡衡之粉壁常穿車胤之錦囊若失看豔藻兮對奇葩耀丹虹兮噴絳霞質虛靈而不昧波及物以猶賒吾將傳心燈於周孔吹薪爐於數華毛斑白而愈奮衣青紫而何誇盟影衾於清夜覺世路而咨嗟苟觀光而利用必不抱愧子斯花

子壽賦 并序

世父五華先生事母以孝閨令六袠又一兒献稱爲方且夔夔陶陶藹南山之祝奉北堂之樂此然仁者壽也

依然爲人子也隆第哉猶子內美恭覲嘉慶作子壽賦以獻其詞曰
翳桃源之胎秀闢珠浦之奇彩星野分於牛女地靈甲乎嶺海山翠倚屏河碧環帶既叢叢而不騫復澄洛而未艾爾其竹苞嵩茂殖殖噲噲川遠長春卉木獻蕨植之以南華之椿滋之以楚騷之蕙紫荆萎其如霞文梓森而積黛爰有高人將母以居葬慕同愛棨菽是娛或弄萊雛或挽江車或含顛肉或躍姜魚或甘雙鶴之酒或苦熊參之書於是漁文江獲藝稽騁禮繳翔義域慈庭早趨友墻弗闚蘭堦四彥竹徑三益虎溪自笑龍門常陟濂風融融伊雪嶸嶸至於嵐影波痕雲濤月魄鳥客花儕詩晨觴夕莫不鄙銘各銷奇賞疑析氣逸凌虹名蜚溢圃盖皆儀彼徽音造爺碩德孟得仉以成軻蘇有程而誨軾亦復性香菜根骨勵冰蘗志雖切乎夫憂戒彌嚴於後獲羊角未搏于扶溟驥足姑藏而伏櫪豹澤隱兮鴻逵鳳毛烨兮燕翼若夫載次疆圉赤奮支彼青陽發生應以夾鐘際芳辰之韶嫣藁麗景之欝葱旋覽揆以初度憶周射之桑蓬性俾彌而蓄似神峻極而

嶽降鍋之放也偕玄鳥並至烏之哺也與倉庚齊嚶仰慶在堂慶祥涵靄翠名益母以蕆鞋花號宜男而靜馚尹婷之善養何加潘岳之閒居可匹閱冬夏之清溫乃六十年如一日于介眉而拂髮且宿齒而繞膝白雲遍覆于岡陵紫氣還輝於盥櫛是以麻姑麟腊不珠茅度之雞闕苑蟠桃奚翅殖懷之橘爾乃賢羅百里宴張幔亭光昭堂構喜溢豐拼粉壯肥臺萊馨金埜湛玉瓚盈羅伯仲速戚朋叢劍履集紳纓人如圭璧地儼蓬瀛衣翦銖霞佩吟瓊霙有壎有箎有笙有簧稱詩兮遏雲獻頌兮蜚瀯南陔兮既補天保兮隨賡當爾時有猶子者酣歌春酒吐兹春華欽百行之首卜五福之遐多壽齒之斕服萬耄齡之副珈羗撟橋而舞蹈遂擊節以和歌歌曰寸草之生兮愚報德於春暉壽域之闢兮綏茂祉於慈幃老人星何煌煌兮傍婺女而陸離照珠山以作朋兮萬斯年其不虧戩歌曰猗我壼闈德流煜兮孝稱世父標懿鵲兮祚亂厘從景命僕兮有子我昆文錦或兮夢入池塘春意綠兮移孝爲忠恒相勗兮于其王母受介福兮小人有母肅令淑兮願言錫類俾戩穀兮蕆

歲登堂步芳躅兮

弔劉墳賦 并序

崇禎丙子秋有發南漢主劉龑之塚者予既為記其事爰有感焉復為之賦其詞曰

閉户讀書兮弔古懷深谷陵變遷兮感慨登臨啟獲異聞兮驚傳發藏稽文論世兮厥陵曰康自鋹降潘兮玉步騤改郡邑史乘兮罔誌攸在甲子周旋兮羌七百載珠玉厥埋兮迫露光彩吾廣宅南兮夙號富邦島舶之來兮萬里飆檣厥生孔蕃兮厥聚孔藏火齊木難兮空青流黃。封州傳緒兮劉據此疆偽踐絕巢兮剌史呼唐珠以字殿兮玉以名堂叢積奇珍兮挾之偕亡日月是兮邱壠非。堂坊夷兮夏屋隳荆榛茂兮狐鼠肥樹莪廣兮特羫尊幾代宅穸兮一朝發掘蛟蜃遺骸兮久矣消滅翁仲塵兮螭虎雪。譯域渠兮闕亭烟翻瑶階兮隤珉碣珠簾飛霰兮鏡刮月金身萎兮銀相碟錯鏤劈棊兮璠璵斷靡還有興亡兮人有生終華必復渙兮物理之庸玩物喪志兮黷貨凝凶彼以寶殉兮孰破其情身且如厭兮於財何有不散於速兮亦散於久躅獻於人兮墳誰與守苟非修德兮何能不朽辭曰吾聞嬴政葬驪兮制爰奢踰大萬水銀為百川兮黃金為鳧雁天下不堪橫役兮攻未蚑而作難項籍璠其塋宇兮牧兒爇其顱骭迫卯金開炎祚兮惟霸陵德衆賢惜露臺之微直兮示敦樸為天下先錮南山猶有隙兮靡釋之之讜言庀陵器咸以瓦兮豈因山而成阡彼舍西京而勿法兮效祖龍之婁蠹天既疾以哭秦兮墜又徐而禍越雖遐邇不同年兮竟毀蕩而莫別何如漢之不起墳兮挾人過而猶罄折天作君綏萬民兮躬節儉以為寶善藏富于閭閻兮。惛殊不解此道昔吾民其何辜兮時乃罹此苛藏豈知多歷年所兮自謾藏而誨盜育鍭無而之有兮化鍭有而過無殆造物之自然兮矧富貴之幻圖訪秖台于會稽兮仰重華于蒼梧斯帝王之芳蹤兮堅德世之令模齊景遺羞于千駟兮釁胎垂其德與明辟以古為鑑兮尚省悟于番陽之墟

古詩風雅

雝雝者鴻

雝雝者鴻。壽親也。老母羅太孺人。今年七十有

一季秋念九日覽揆初度坎息內美冢弟。率諸
孫上壽稱慶作雅詩一篇用申頌禱焉
雝雝者鴻翔于中逵顯顯二人令德有儀豫章之胄司
勳之遺維行于京兆燕譽于黎興也
雝雝者鴻翔于中洲顯顯二人令德允修中饋斯勳懿
恭徽柔佩裳斯贊圖史斯猶興也
印生不淑印考方壯天數之年捐世遐征痛我慈闈泣
血縣衰忍死鞠孤艱苦靡尚賦也。
日兮斯邁月兮斯征考祖悠悠濱四十齡載拮載据載
經載營不瑕憂殆以底于成賦也
人亦有言疇烈匪雪疇鎬匪月俟我慈闈烈亦時雪鎬
亦時月疇曰荼苦其甘可嚥苦亦多年庶幾則悅賦而比也
大亦有言覩爾諸孫惟母其腹之俟我慈闈匪惟腹之
迺訓勗之詩書世德頌之讀之先休煌煌遐不續之賦也
辰詒諸孫憶我父之存善事王母洗腆孝將得從厥後
上右先公吉蠲蘋藻宅歹八袠鬠瑱弗有勤勸匪今濇
寧永久賦也
辰詒諸孫憶我父之存嚴誨諄諄恭念王父嘉靖良臣
誥命榮膺龍章炳麟克忠于君克孝於親勳華靡涯啟
我後昆賦也
適歲大淵獻屬次於丁新朝改運新歷頒行于印有母
惟知有明祀祝舉年新號絕稱大義如日得之珈纓賦也
適迫困敦凶氣未除屠劉荒蕪簡莫忍書于印有母敍
水無餘怡神茹濇罔渝厥貂清白家風聞諸先姑賦也
明皇帝中興永歷三年屠維赤奮若秋屆畢玄吉日乙
酉黃謝晦前設帨際期八袠開先有子三人有孫倍旃
既拜既舞既粒既鮮萬壽如天賦也
鄉在己卯七旬俶加壽域宏開戚友頌歌彤管芬芳洵
臧孔嘉惟德之貞受祉如河賦也
今夕何夕十載又臻壽域宏開敦匪粲債子姓振振洵
髦孔文惟德之貞受祉如雲賦也
今夕何夕十載迭增壽域宏開天保定爾以莫不興黃
髮兒齒洵康孔寧受祉未央惟德之貞賦也
詹彼桃源秋菊凌霜猗歟母德豪考有光爾亂繁昌皇
者餘慶嵗稱霞觴萬壽無疆比也
詹彼桃山嵩柏彧彧猗歟母德爾亂弟弟爾教肅肅藏

學時篤從以天祿萬壽戩穀比也

雝雝者鴻十有六章八章章八句四章章十句

二章章十一句一章十三句一章九句

鞿鞠

鞿鞠壽親也先是歲己丑老母年七十有一坎息內美作詩十有六章以上壽焉今歲己亥是爲八十有一內美且喜且懼且釋且祝復作是

詩

鞿矣鞠華穠穠陵秋耄矣淑人眉壽無鄰厥生伊何曰維己卯厥德伊何艱貞永守興也

鞿矣鞠華韡韡陵霜耄矣淑人眉壽無疆厥年伊何曰維己亥厥慶伊何眉壽無害興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豈惟鞠我實誨爲我維母爲父維母爲師勖我爲士成我爲儒賦也

母稱未亡人方三十歲食貧度晷藏音弗墜逮于今年八十有一艱苦備嘗宛如昔日賦也

鄉維七袠稱慶愉愉條爾十秋時事大殊虐政攸加遺產蕩如免菜瀹灑尚無缺諸賦也

鄉維七袠從兄拜于庭今則如何弟見台兄鄉維七袠弟拜於後今則如何弟亦雁咨賦也

今則如何載喜載傷喜此眉壽傷彼雁行今則如何載傷載喜雖無澫熱載甘啟水賦也

雖無弟兄有兒弱齡孫事王母曷敢不稱雖無兄弟有妹若壻介壽殷勤情物咸備賦也

維母有命潛見隨時豈必祿仕乃見孝思兵凶喪亂仍遇饑饉豈可求名與爾偕隱賦也

維母有命曷敢不遵維子不肖前朝逸民前朝逸民曷忍言仕不求祿養斯母之志賦也

維仁者壽先聖有言雖則清貧黃髮延年清貧不仕不肖之愆萬壽無疆斯母之賢賦也

維天有命維母受之維母有年維天祐之維德維福匪母弗任萬壽無疆斯天之心賦也

鞿鞠十有二章章八句

古歌謠

黃澤謠

黃之濱其馬踰輪皇人如神

黃之涘其馬山子皇人介社

白雲謠

白雲英英罡風瀏瀏山川閒之東西道修子可不死八駿重遊

瑶池謠

予為天子頤撫天下今且東歸俾歐得所三年治成期復見汝

商歌

南山白石何鑿鑿南山有人叩牛角唐虞世往忽如昨夜寒不明布衣薄牛兮牛兮且服犁平田舍汝將用誰

扊扅歌

百里奚飯牛肥富貴來復何為國相蹻家相睽扊扅烹難別者誰

百里奚五羊皮幾不年別而西南蹊瓦毋已埋賃澣衣婦無歸死可念生可蹈扊扅烹難人在茲

延陵季子歌

延陵季子兮不食心言解劍掛墓兮道攸存

采葛歌

我王夫人石室歸臥薪之旁勞織絺葛根如胆嚐如飴我行采之奚敢遲

越人歌

胡然而天兮新波同杭胡然而帝兮在水中央綉被離披兮輝盈青翰心如水而悠悠兮焉知彼岸山有雲兮江有梟懷佳人兮未敢言

河內歌

鄴令智兮過西門鄴田惡兮灌以漳梟舄鹵沃兮稻粱繁

易水歌

素衣兮白虹羽聲怒兮號朔風易衣西流兮不復夫

長鋏歌

鋏文如鳳兮竹實何空鋏質如龍兮雲馭何窮鋏氣如虹兮天何以為宮

李夫人歌

影耶形耶諦而視之嗟胡被羞其弗行

二丸居集選卷一終

古樂府

長歌行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東南睇滄海云是桑田基大年有終極融結妙游移白
日匯南嶠何能生朝暉秋霜易春容枯樹無榮枝少壯
不早成白首寧重緇

蒼柏植南山久視千萬年下呼弱柳枝佩佩相與言女
雖美顏色嫦娥受人憐嘗恐白帝至春容不復存豈如
我獨立高節歷風烟（叅二古樂府）葉凌千仞霜根激萬里泉不抱歲
寒心寧能長拂天

短歌行

春日載柔秋風其劉易我柞榆更我絺裘胡騎北嗎越
禽南翔豈不志遠懷我故鄉儕英灼灼朝華暮落春酒
既旨云胡不樂林有歸翼隰有涸泉不關于牆不倚于
門清烟盈突鳴琴在室曉剛憂存暘曜西沒雖則西沒
良宵可卜皓月自來何勞東燭冉冉紅塵悠悠白雲伊
闍已逝管樂何人淵不厭深天不厭高彈劍和歌以遨
以遨

塘上行

蒲生何栽義中有孤雁鳴羽族不重偶矧云庶彙靈圖
破家已滅人義亦仳離新人本讐敵蒙慚奉帚箕從一
道承靡終艱以立玄黃愛憎任世態鑠金安足傷黃鵠
歌既哀青陵衣且腐前史傳馨踉豈厭未嘗靚馬為成
敗異棄捐合巹恩曷為殺死別棄捐劍下魂出亦勿苦
愁入亦勿苦愁背天諒巨毒忘配適微尤浮雲旦夕變
湍水東西流拜命徂九原何顏靚幽州

梁父吟

古墳馬鬣封草色青相倚借問藏者誰答言齊勇士二
為接開疆一為古冶子搏虎卻三軍誅黿砥柱水要也
過而趨嬌嬌不為起因之餽二桃挈領一時死文儀雖
少疎慷慨皆知恥有才必有病駕馭在器使嘗聞陳卿
強唯禮可以已況乃匹夫雄柔克當更始惜哉相國業
亦任權術詭開誠集衆恩何至出於此

俠客行

破產買駿馬揚鞭起紫塵遠遊徧天下吐氣白虹新腰

横三尺泉所殺數千人道遣王孫筆不言贈萬繙側身
撝盂嘗瞋目視春中左手折虎尾右手拔龍鱗荆卿徒
僨事聶政亦殺身劇孟得虛名郭解非絕倫獨愛辟穀
兒椎車驚帝魂運籌造炎漢得報相韓恩亦有淮陰侯
滕公嘗見珍陟壇拜大將一語定三秦少年袴下辱老
父圯上嗔豪傑有深旨區區寧足論白首未爲老無家
不是貧相如何落莫消渴爲文君

結客少年場行

翩翩良家子不愛萬金囊韋求流赭駿復市太阿鋩朝
凌吳楚雲莫蹴燕趙霜平生重意氣結客少年場　三

猛虎行

淚不灑卞和玉舌不嘗樓護鯖和也未識時護兮非獨
醒志士陟東嶽俯仰壯山靈猛虎號厥前掀髯無懼情
披霞入云云挽日出亭亭攀遊千萬仞豈爲艱險驚

行路難

君不聞阿嬌女有金買賦悟明主又不聞王明妃無金
買畫嫁胡兒世人重利多反覆縱有忠信將安施囊中
但得錢千萬天下何人不可欺西歸滄海波東沒黃雲
日枯木有紅英色縟無白質盈盈邯鄲女一夕嫁邏篠
鑿鑿江頭石題爲合浦珠離光粟烈坎流燠鬼升紫微
帝入獄眼見鵲鶵啄竹實空令鵜雀嗟捫腹卵爲兒父
畫爲鵰鷹翼覆鷲鷟爪藏射虎青天自廣白眼誰親桃
杏雖芳不如嵩蒿行路難難爲傳踰淮橘枳北南變三
月嵐驚蛩走懸出門咫尺傷兩足我欲凌空行上天

白苧舞歌

館娃宮中白玉堂朱門翠鑰金倉琅木難幃幌火齊牀
暖風微微沉水香西施起舞白苧揚裾袂掩映零秋霜
縈塵集羽紛相羊旋武凌霞響簾廊滿庭擊節和鳴璫
輕埃不起清且涼霧鬟傍畔流微光纖肢百轉如垂楊
疑隨綵雲天際翔將闌復作態非常排細轉盼屬君王
華燭頻更歡未央

白紵詞　六首

桃花發柳葉舒苧羅山畔采新女滌水不歌歌白紵飄
飄羅縠隨聲舉紅顏窈窕絕世微少年青春朝鑿晞香
車駟馬莫言歸
姑蘇臺上春颸和館娃宮中春酒多美人二八揚青蛾

為君引滿玉頰酡須臾激楚蠱朝甑一聲翻落庭前花
借問承歡有幾家
白紵之白白何如當筵起舞為歡娛琴瑟鐘鼓簫簧竽
應節輕盈妙疾徐轉雪迴風長帶舒忽然垂袞停踟蹰
含情忍淚欲何須
芙蓉如綉柳如烟吳娃越娣紛留連舞衣綷縩催管絃
驚鴻翔燕何翩躚絲羅喬木恩極天遠期萬歲樂延年
不惜歌舞侍瑤筵
手中簧冷為君燃嚼徵含商清且遠鶴來鳳下行雲卷
流水潺湲情不斷烏啼城上銅龍轉西方月明低欵欵
行樂不遑秋夜短
越羅楚練秋雲輕環珮葳蕤蘭蕙馨嬌娆十四已知名
可憐一顧傾人城月影花間下輦迎含羞掩扇難為情
願作平原雙眷令

烏棲曲 四首

門前柳葉藏栖烏門中少婦學當壚薄暝壚頭酒新熟
郎醉出門何處宿
睡足初更嬌夢醒枕郎左臂郎不驚床前博山沉水爇
輕烟自噴同心結
孤眠一夜臙脂淚月來不來羅幌暗夜半沉吟憶昨朝
自彈琵琶郎渡簫
浣紗溪岸鴛鴦睡夕照紅雲溪水醉美人含笑待郎來
有似芙蓉花未開

長信怨

妾本越騎較尉女忝充下陳侍明主陋質偏承寵渥隆
三十六宮無殿侶何期君老溫柔鄉新愛雙濃舊寵涼
白日移光成晻莫含歡紈扇逢金商火迎禍水那能久
願奉東宮從水后眾罨孤影無人問燕寢空幃甘獨守
空幃孤影復何言君是荆莊妾樊姬絲筆祇將書禱素
簫金奚用買長門苑路春陰芳草綠清池炎晝荷華馥
秋深菊綻闘明輕雲冷梅開粧碎玉四時月露幾遷變
夢魂不到含風殿同輦榮恩尚可辭長信幽居何足怨
下不怨雙燕上不怨帝身但懼佳人在左右從今侍側
少名臣

銀瓶怨 家岳鄂忠武王幼女也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

讒言與天柱傾忠血腥孝魂驚官家父兄沒虜庭反信

奸臣殲兒父若兒。恨兒不及漢瀲紫。淚光閃閃濕銀瓶。嗟嗟井深泉水清。視弗見阿兄形。呼弗聞阿父聲。嗟嗟兒冤莫雪兮。兒何忍獨生。

杞梁妻

壯士當莒。不與五乘賓。同國非所知。憤然走厥身征夫已向疆場沒。少婦聞聲腸斷絕。馳驅遠道負遺骸。知禮辭君郊弔來。瀲烈精誠貫昊帝。一聲號動都城頹。無父無夫復無子。婦人所欠惟一死。艷骨葬于魚腹中。黃泉婉戀從夫子。世間男兒驕似戟。忍辱偷生視戴履。何如窈窕一紅顏。命若鴻毛赴淄水。

公莫舞

芒碭雲氣罩鴻門。五彩龍文日下奔。虎幄香風綠醽暖。隆準重瞳情款款。佩玦三看眼火光。湛盧齊飛虹影雙。樊噲不來子房立。天翻地覆霜花泣。微聞夜醉斷蛇腹。血腥深山金母哭。赤精炎炎耀咸陽。白帝子輩那得復。公莫公莫臣在此。沛公今日非卿子。酒闌霸上一騎歸。玉斗當年疑碎塵起。

烏夜啼

烏夜啼。烏啼楊柳樹。問烏夜半郎何去。柳葉垂窗門半開。可憐夜夜憶郎處。月明照烏烏自飛。影過窗外訝郎歸。

楊白花

楊白花。飛去落誰家。春風獨憔悴。南望大江遙江水茫茫隔千里。連臂一聲宮月死。

三婦艷 二首

大婦緋桃臉。中婦牡丹裳。小婦芙蓉帶。纖腰束自長春風香滿室。安坐日華光

大婦郎中郎。中婦夫大夫。小婦壻年小。昨拜執金吾庭前紫荊樹。枝葉愈扶疎

五雜組

五雜組。星霞鏤(音捜)往復還。迴文錦不獲已。觀行審

五雜組。楊家隊。往復還。楚尹位。不獲已。陶潜醉

五雜組。三春花。往復還。夫道車。不獲已。壞白麻

莫愁樂 四首

陽春二三月。處處種桃花。借問石城人。莫愁第幾家

石城在河側。河水向東流。艇子如蜚馬。西來迎莫愁

莫愁能度曲，婀娜動人情。石城諸少年，認得莫愁聲。
朝發石城樓，莫泛石城波。石城來往處，無奈莫愁何。

子夜歌 六首

今日斗酒會，歡聞子夜歌。白雲飛去盡，流水護銀河。
種生芙蓉花，渌水花葉秀。面上初見蓮，暗中自成藕。
銀針五色綫，愛繡牡丹花。鬧郎借絲毫，描向架上紗。
儂性不解飲，為歡持向來。愛得桃花容，殷勤盡一杯。
枕歡左腕臥，羅袂晴生春。起視無痕處，原來掌上身。
中夜調桐絲，歡來怨雙手。非關曲有誤，欲試知音否。
金籠養鸚鵡，教得似儂壽。月明歌子夜，隔幔惱郎心。
邇來幾一月，恒賜無兩聲。不愁天色旱，愛此日多晴。
雙扉峙左右，廣彥橫其間。儂意倚郎意，夜夜當相關。
蜘蛛網簷工，喜子網牖下。不分大與小，兩處絲相掛。
只宜花下嬉，詎忍花前別。蓮蓬入櫻唇，苦心徒自咽。
溫風吹流[illegible]，衾半愁空暖。生來自細腰，加之羅帶緩。
感郎綢繆色，慮不及中情。翦紙作巨鏹，形重實逼輕。
兩蠶同一繭，爾我交纏綿。只為腹中絲，至死並頭眠。
今年年十五，與歡同日生。憐愛須及時，轉睫玉容更。

願歡如高柏，願儂如女蘿。枝枝自宛轉，葉葉自婆娑。

子夜四時歌 八首

來心只獨憐，春色當誰愛。東風楊柳枝，自結流蘇帶。
與郎鬭百草，幾度歡儂家。豈謂春多讓，郎心不在花。
歡戴石榴花，儂繫石榴裙。願色自相似，但愁情緒分。
向曉紅雲熱，羅衫微汗濕。歡持白羽扇，不借涼風吹。
蟋蟀牀下語，過雁霞邊影。獨自倚薰籠，猶覺秋霜冷。
邀歡坐金井，共憐明月嬌。莫學梧桐葉，因風隨處飄。
朔風長夜鳴，容雪堆寒玉。早起炙銀笙，為誰吹數曲。
女蘿託長松，纏繞情何極。願因歲寒姿，並淬夜霜色。

前溪歌 三首

憶歡始見儂，驀過前溪來。今如溪水東，郎能復西迴。愁懷何日開。
出亦對前溪，入亦對前溪。自郎出門去，桃花歸路迷。止見杜鵑啼。
溪邊種青竹，枝葉何珊珊。春來雨滴文，亦如湘淚班。能無弃玉顔。

五言古詩

擬古 三首

沼下鴛鴦鳥。雙居殊可憐。樓中佳麗人。獨至惜韶年。憶
年十四五。與君相周旋。朝和雞鳴詩。夕調鳳曲絃。豈知
項刻歡。一別判兩天。羅衣日以故。芳草日以鮮。仳離望
雲漢。修阻怨山川。桑弧志四方。知君未返轅。安得奇肱
車。隨風至君前。
迢迢銀漢夕。艷艷華燈輝。琅琅碧玉梭。軋軋流黃機。纖
手雙袖卷。綉裾璟珮垂。明月斜照杼。秋風冷侵絲。豈惜
深夜勤。以爲君子衣。向曉已成匹。文彩鬱芳菲。中有芙
𣪘花。並頭自相依。五言古詩
支流判河水。噫氣開山雲。人生有時命。安得不離羣。離
羣在形骸。萬里從心魂。君乘陸道車。妾心如車輪。修逵
弗枕駕。宛轉隨飛塵。君登江上舟。妾心江水沄。蘭槳風
浪急。蕩漾纖羅紋。念遠固如此。幽居誰與論。蓬門終日
掩。不見倉琅根。

雜詩 十一首

姜牙求志者。皤髮始遭逢。何意渭水涯。後車載非熊。一
朝師文武。胙土青齊東。煌煌維鷹揚。泱泱表大風。假令
不期頤。勳譽奚隆隆。當其未達時。蓬茅甘自終。鼓刀斷
鉅業。垂鉤逞奇功。時哉苟弗遇。市井無異同。誰知興王
畧。乃在釣屠中。
種竹山石下。蕭踈最相宜。玲瓏青玉骨。勁挺有餘姿。森
筍勃然生。碧色何猗猗。轉盼成高林。鳳凰當來儀。四序
任輪轅。矯矯涼風吹。嚴冬不易葉。隆寒無改枝。上凌天
際雲。下蔭清風漪。苟非根節固。那得此蕤蕤。
涼秋八九月。曉風鳴不歇。落葉飄簷楹。衰草臥零雪。露
光濕桐林。螢火暗林橉。浮雲從東來。皓魄忽西迫。病起
慵執扤。𦆽蠒垂短髮。衣敝無人造。襪解誰當結。不洗許
由耳。那在張儀舌。靈鱗蟄芭湫。苞難守丹穴。時事已可
知。吾生容自達。偶讀信陵傳。奚翅杖生發。
有婢當開織。有奴當問耕。濟時在素履。經世匪虛名。名
譽大蜚揚。負荷恐不勝。北人操南舟。風波多震驚。原泉
青有本。君子恥過情。槿紅徒早落。菊淡乃晚榮。晉人愛
清談。祇足誤蒼生。
寒食烟火冷。攬衣陟山𥤢。宿草吐新穎。陰雲凝麗愁。迫
矚千萬里。匍匐悲颭颭。睠茲墳土中。豈無公與侯。春花

遯關落百載焉能留棲山斷石樗首陽埋一坏高人有
達觀愚夫徒妄謀一死終同歸厥生胡可俘九原歎隨
武賢哲願從遊
世人信神仙愚惑昧雅道豈知天地間物稺必壯老
月交升沉暑退寒始遷節候隨分至一刻無草草誰令
三百年俄頃不自保縱使能長生悠忽同枯槁飛昇何
攸歸餌丹傷壽考虛誕復何益彝倫以為寶
鳴鶴立庭中不及鷰燕舉風塵多暗昧豪杰空鉏鋙林
泉寂栖遲草澤澹容與里耳賞繁音何緣尊大呂隆中
叱管樂時人乃莫許
孟冬寒氣隆莫雪飛花白公子開玉樓美人侍瑤席顧
盼光彩動流連歡賞劇茵坐紛交加羽觴任狼藉一笑
破酡顏千金安足惜明月已辭歸銀缸殊灼爍相將罷
管絃亦復亂簪舄但覺蘭幃溫春風漫薌澤不知蓬門
女龜手苦夜績
清清沼中荷表表無支蔓蓓蕾幽意含瀲灩徵香泛新
開玉掌合並立花容卯月色瓊琚美波影雲霞爛鴛鴦
憩蓋陰比目游葡間佳人不在玆對之恒永歎

蜻蜓出深水蟬蛻藏層林玄根吐青苔赤日泛幽陰變
化相禪受高下自升沉時會不可麾運祖豈能尋物理
固如此胡為勞寸心
方皋相良馬不在驪黃間神理有深契區區何足言梵
香芳樹下清颸和徽絃天機匪襲得恬淡無囂喧飢餐
蘭芷潔寒衣芰荷鮮獨坐眺遠峯臨流樂鳴泉明月真
性朗白雲心緒閑豈為眈幽寂吾道原自然

哭灝子

曰若丁卯秋夢有熊羆睍一索獲震祥慶深尸乜巷達
矢并桑弧環射一何壯鍾彼清淑氣誕此岐嶷相嬉笑
曾幾時吁嗟罹劇恙拊書亦云瘁力命難相抗詰旦乃
端陽溘然竟長往哀哀孺子魂棄我將何向回頭憶弄
璋轉盼已屬纊生當桂藥芬死值菖蒲暢有名登鬼籙
無語歸陰壙玉樹摧庭前蚌珠離掌上達遺逢厥虧天
性夬攸暢痛哉梓初拆苦矣橋安倣札號三歇絕商明
兩將喪童烏玄未關草祐環誰償巍巍桃山腰弱骨於
焉瘞鳳子埋芳蘂龍駒委坱壙掩土泣永訣中心煩自
悲夜臺寂無音蕭露蟬堪唱林木為悽悽行雲相恨恨

短草覆孤墳出門不忍望存沒雖旣殊幽明豈能忘耳
聞啼笑撤目記矓依亮欲睡未睡時孩抱一如鄕聞睟
不見人燈壁搖微晄汝祖吾董慈愛汝實莫尚條歔含
餡虛朝夕頻嗟喂汝母悼汝殤荼毒不可量宵夢汝在
懷依依猶故狀醒離原死別路絕焉從訪烏鳥失哺雛
慟號蒴腩臟呼聲動九京涕隕浮春漲三更風雨凄瀟
瀟助哀吭心傷躋驕飾淚濕遺衣裄鄰婦慰增悲家人
哭愈愴我生二十齡七尺雖甋韉俯仰弗愧怍奚辜呑
蘭蕩彼蒼胡不仁酷禍偏余降奪我鶴和歡慶殄徒見
廷園樾烏歌風池塘魚噴浪曉來花韻馨夜半月瀾睚
遠者論詩書邇兮友直諒疇昔得意場俱作凄涼況畫
談時類狂慈默恒成惷忘憂情筆墨遣憾憑醲醠蒙莊
號達生揆理終隣忘數乘運可安倫摯情難曠三萬六
千朝悲咤何時蕩裁兹思子吟聊以鳴惆悵

古意

君子事遠役悠悠牽我思室家一何樂濶別良非宜空
房嗟薄命永夜憶佳期隃隃千萬里妾愁君豈知玉筋
為君墮朱顏為君衰昨夜夢書回覺猶記之擬織迴

文錦寄報陳我私功名倘少建握手當有時巍巍帝王
鄕勸君勿久羈駒隙不相待少年倐已移及今得歸未
敢云邂逅遲

巨靈詩 事見洞冥記

西京有小女其名曰巨靈青春多娬媚玉貌悅宸情君
旁青琱壺出入綺羅輕應是大羅仙幻來天子庭語笑
春花紅嬉遊秋月明美人空自羨七子暗相驚渥寵驕
鉤弋殊恩尚尹邢離宮雖六六不敢與爭榮一朝將永
訣怨遇東方生東方亦何語目視雙翎舉看遠看化青
雀翡翠入雲宇雲影半天開高臨青雀臺青雀去復返
不見巨靈來

夏日述懷

高臥枕書帙涼風復在兹沈吟適會意起舞臨前池劍
光拂日彩零亂滿荷衣舞罷忽搔首流涕橫交頤青天
萬里道持此將何之侯生監夷門朱亥隱屠兒天不生
信陵白頭誰見知長嵩雖夜霄蒲柳當見嗤但遠春色
茂寧悶雪華欺富貴吾自有所憂非厥時秋霜不避人
將來變綠絲

秋夜達生迨生克家克愼昌言夔廷諸昆弟賞月得月字

秋深微露泫入望茶烟歇散步凌霜空披衣浴涼月謫寒逮踈櫺夜色光林樾花陰涵藻痕桂影飄餘韡既越清虛府詎受黃塵謁矧兹當棣華韡韡皎氷雪雨難叢紀謔羣謝多胡羯談笑嘘脩虹天際橫不沒飛斝醉霜娥兼以金谷罰翁枕乘厥時曦馭何超忽杕杜雜霓裳賡吟逮明發

瘦馬

本是渥洼駒汗血流光滉四蹄依棧七尺如壁立乍未親鞦籠苦懷在羈靮皮粘塞泥彙叢漬邊雪汁尋當經百戰八陣慣出入陰山風似刺朔幕電飛急朝連鉦鼓嘶夕繞旌旗集艱勤實備嘗奔騰日不給豈知功未成局促歸原隰驪黃任吹求牝牡隨摭拾王良與造父見之當灑泣槎牙骨尚壯萬里直呼吸首蓿清溪藂一食凡馬十明年會長征愼勿嗟何及

病鶴

嗟鶴亦何病斂翼即啣恤灑灑留清姿昂昂聳癯骨排徊南山岑往返北山屋饋無傷鐵味寒無柔楯膝有時發長唳響震太微飂聞者驚其聲皆疑謂無疾九萬奮雲程大鵬乃儔匹霜毛絕纖埃自憐徐自櫛但令雙羽在胡至混鶴鵞金風秋曉鳴天半何蕭瑟翹首久傾聽惝怳如有失偶然遭困頓終非樊中物遮莫養健翮一飛凌霄霱

貧女

不生王侯門不墮歌舞藪雖云良家媛清白由來久簪竹加雲鬟繩綿約玉肘衣裳巧補綻潄瀞蠲無垢恒亦佩蘭纓芬芳性本有那知金作屋更踈珠量斗幼時往東鄰觀人拜姑舅珍翠紛葳蕤綺羅爛星柳德容果何如效顰不悟醜徒能盛妝飾便既奉箕帚何哉此荊布寂寞空自守屈指數生平來年還十九可憐婉娩質清淑勝璵琇蹇修逐紫陌未嘗顧覽矚憶此感復羞粉顏忽被酒辛苦事女紅曷惜龜手皴葛母即師機筐燈是偶霸陵山中人詎識爲誰某

素練

艷色皆染濡兹惟存一潔皜皜悉幾微皭克覓汙涅殆

是天所生而非人所需碧空秋露垂崇澗瀑流渊世道
趨浮靡華飾以為悦君子神閒淡實心迴區別繪塗祇
增巧清句寧傷拙縱使成文章畢竟屬後設豈若絲之
素自然高綺纈蒼蒼縣正色雲彩幻一瞥黑將悉霽雨
韻亦憎蛋蜺所貴有本真宇宙乃不絕

璞玉

美玉產崑山渾然發靈異錐礪雖未加體質獨醇懿川
嶽挹精深毓益王者瑞桓信領公侯璧琮禮天地嘗砢
塞寰中將達世塞二風塵更顛倒必將題曰偽造就幸
日長琢磨誠匪易白虹既應天人言焉足累急彰只小
十九
才養晦乃大器善價毋馳求良工當自至明廷縱遲暮
陋巷好潛賁竊怪陵陽侯多濺千刖淚

璧弓

棄置復棄置棄置何足訴矯矯七札弓闕寄北簷掛正
如遊宦子力倦得休暇朝夕蒙塵煤偃塞臥牖下又如
廢將軍解兵返田舍第恐髀生肉不應拜而羨鐲周可
開王賚晉曾定霸彼美養繇基春秋名善射一矢應弦
飛憑仗為號柘今年泮中獻明年郊外禡壯士誰穿楊
猿臂執其弝發氣從西來蕭蕭入窗牖暗聞霹靂聲翱
裏鳴長夜

北舟

南人造巨舟可坐千人衆屹峙大海流巍彼青山重環
觀城百雉巍望屋萬棟水負誠多力天涯渺難控噫氣
適相乘凌虛飛鳥雅胡為當風利咫尺靡敢動駭晉方
冥迷袖拳尤倥偬借問舟上者指麾於誰共生長幽朔
間曉習惟鞭鞚一朝航南海創見若奇夢所以波浪惡
茫茫失操縱付之非其人何繇得大用
二十

畫月

大明繇東升暫欲指西赴衛陽次昆吾炎麗未云奠纖
纖蛾眉月究究隨空泝遲遲過宿分皎皎涵光素天行
健旋轉二曜覩參芽豈如參與商相睽不相道哉生復
上弦朓朒循常度需之無尼軌促爾誰競步悟彼盈虛
理因之知生死數避路所當然金鴉非見妬須臾入高
舂夜色初髣聚寒輝被星文清影徹雲路桂影三垣馨
霸容九地布噴能纖偶缺而不深仰慕寄言塵中人皓
魄只如故顯晦自有時那得尤蟾兔

春竹

條風萃發生萬卉欣戴膏青皇修富貴色色傷奇矚其中有此君矗立森蒼玉班淚不湘江元音仍嶰谷虛心凌霄漢挺節耐注盈本同嵩柏友周㐫蕭艾族際遇湴嵎夷化工妙亭毒百枝十枝秀千葉萬葉或鮮澤濕若波輕盈薄於縠乍可落成陰旋將開滿目渾忘莠參茵寧論麥並菽既曰彼茸茸又曰茲簌簌請看歲寒月依舊春時竹

哭淑則

覺女生四載歲月忽蹉跎不幸而短命一朝災禍罹偃臥垂十日永辭歸山阿死者竟已矣吾生長悲嗟無病防汝病有病慣病多未死憂汝死既死傷如何當汝未死時依依色笑和身披紅布袍足穿烏革靴樓階下復上舞蹈何婆娑睡起弗嬌啼無人嘗自歌伯叔父若母憐愛咸匪他祖母勤顧復飲哄分雞鵝提攜賴諸姊奔走隨阿哥嬉戲有餘歡稱名帶微訛池邊戲金魚庭前擧綠荷今年我教學遠離錦水波每遇一歸來迎笑不覺譁瞻拜忘其疲春戀若有加值縫新帳成時於帳中遊角鈎弄流蘇簷畫識春華胡爲倏嬰疾熱痺成沉痾不食復不語始猶呼飲茶既遂痛苦毒揮手徒噫啞彌留已決自兩眼濕流波瞪認踟慘悽奮興勢微斜恨身黏床席恨聲滯齒牙如汝與我訣無復得撫摩我言汝其死命也難復瘥慟哭天地昏相看淚滂沱豈意我一出汝魂竟登遐自此從外還不見汝在家哀情詎盡陳肺肝刺刀戈終夜但展轉淚多眼生花愈想愈狂惘歷亂心如麻時序自淹速今茲反難過此生終有涯此恨焉能磨

七言古詩

美女篇

有女娜嬝亶窈窕容華二八芳齡少瑋態瓌姿習以都凝朱一點微含笑明眸善睞秋波熒瀲眉曉望春山緲鳳髻浮動傍奇詭曼鬋似雲光可照楚腰怯柳秀堪餐環珮吟風音悄悄輕盈羅裊露柔荑石榴裙壓金蓮小瀾輝掩映綠池閣一枝乍發芙蓉嫋父母嬌憐掌上珠姊妹紅顏遜弗如銀針愛繡鴛鴦譜綵筆能題蝴蝶圖侍兒三五同嬉樂不信佳人多命薄惜紅拾翠畫遊歡

燕語鶯啼春睡覺雲綃霧縠晴生香離灑巢薰遶韻長
雅焚龍腦紗窗靜閑對鸞形綺幔光乘飈花下殊芬宿
待月簾前清影凉月明飈暖年年奏粉黛幾人應與友
悲生銅雀西陵望聲效竽籟東里醜卓女淫奔司馬琴
文姬失落匈奴手兒生淑貴更何求未知當作誰家婦
不字幽閨貞十年遲歸應勿怨期愆桃花含芳灼未發
梅實滿林青自縣鵷雛息羽擇嘉樹龍子潛鱗思廣淵
沈吟不覺心語口願得賢如梁伯鸞

裁衣篇 七言古詩

一從夫壻去年別忽見霜風秋發發深閨衫薄直難安
人在邊城豈不寒邊城之寒遥可慮直待裁衣寄將去
笑殺兒家弄艷才龜文獻出換夫回睫前聚首雖共遥
誤郤狼居姑衍績夙昔襟期信叢砧半衾不暖無愁心
昨夜夢郎顏倍壯身長十尺衣相當願郎擡衷出龍庭
燕然陸碣自書銘戚聲單于衛霍貂蟬玉蝉輝麒閣此
時方自朔方歸金印封侯着錦衣夜半挑燈刀尺冷銀
箴針密引更靡永裁衣已就意躊躇殷勤更寫一封書

題胡笳十八拍

有手當為李嬢手有足當為竇娥足胡為奔逐亂離秋
一死不能雁恥辱胡人慈毋漢人妻綢傳得胡笳十八
曲吾讀胡笳情最悲何如衛婦柏舟詩多才未貴節為
貴勿羨中郎有女兒

春曉曲

旭彩東飛新獻臼嫦娥入海金波坼窗罅鶯喉報曉寒
氍毹鷺起芙蓉𥆧篝火添香玉掌溫粧成銖帶約羅裙
春風昨夜憐花落嚴繡苔錢認薄痕

嫦娥歎

嫦娥本是有窮妃錦搁繡韣恆相隨竊吞金毋延年藥
暗惜朱顏遠別離有黃枚筮云其吉翩翩歸妹西行日
廣寒清虛路不遥身輕微步霞蹤遥從此幽棲謝紫埃
脂鉛無事獨徘徊瓊樓玉宇重門鎖翠幄晶簾高影開
滿空霜露巍峩處俯望人間隔烟霧幾回欲下步雲階
究轉愁腸為誰訴秦樓嬴女善吹簫鳳馭雙騰入九霄
我來悔不驂鸞乘只博青天怨寂寥天壤生兒情何極
雪床氷華深相憶桂葉年年褪晚黃雞夜夜啼空碧羽
衣嚓曉霓裳新素女無愁春復春舊時前殿看歌舞今

夕淒涼少一人。玲玲玉杵驚寒夢，搗就玄霜凝不動。為感君恩未忍嘗，擬酹靈藥無由送。請看織女會牽牛，烏鵲銀河渡曉秋。何如孤抱參商恨，縱使長生自淚流。曾聞羿窟擂山嶽，關弓九射九日落。何不一箭破蟾宮，嫦娥墮地歸椒閣。

或問射日生處有窮出夏，同名異世，未可牽合為一人也。予曰然。雜記載有窮后羿，自少習弓矢，乃慕古羿之為人，於是亦名羿。焉知嫦娥之意，非欲厭夫敵對日以射月也。夫詩道妙於借境寓意，自達是故夫婦交愛，時夏之恒凌空上羿神怪之謬而假月宮以騰歎者，其志蓋存乎明人倫而為學仙者式也。統儀有懷天下達道虛無誕妄不辨自破矣，技曰以書達高是為得道。之區區人事之同異，又奚暇論耶。壬申冬夜識

壽清家祖叔七十一初度

璇河碧淨明南極，瑞繞卿雲噓五色。下燭桃源多異人，滄寧幽遠疇能識。我翁清淑挺其間，胎結英芬掬八寰。縟彩鉛輝吞武庫，筆濤墨霧貴名山。弱冠章達觀壁水，春華秋實紛堪紀。席珍遲待衆呦鳴，稚踞詞壇扼斗耳。吾宗錫亂遠蟬嫣，金紫箕裘六百年。憶我鴈鳩揚烈後，得翁鵬起奮光前。仔肩堂構馨蓮藍，類篤燕詒昂幹蠱。桃蟲縱使偶拚飛，桑土綢繆那敢侮。程門皓積雪氍毹，融也高堂施絳襦。小子翕然歌舉甍，奏風何處不涵濡。我思有才必有用，行藏總擬鵠時棟。行慰甍田雨望奢，藏看史奏星龍動。當世如翁豈盜名，學優盟志繫蒼生。素殊杵澤富而艷，詎放竹林談自清。公車竟斷長安道，藜吹空照芸芝老。彤墀聖主頌難颺，白首潛夫篇就草。只今覽揆逢從心，鴻羽儀形粹德音。願教歲歲人如玉，何必纍纍肘曳金。邇來締社珠山下，斌斌不乏於罵者。賦轍馳驟追屈宋，文江浩瀚凌班馬。敭事千秋意氣多，宏襟五嶽臥遊過。醉吟居士香山會，康節先生安樂窩。邵德遐齡古稀匙，唐賞十五開淵獻。羊裘鶴髮已傳徽，麟趾鳳毛尤足羨。未了勛華付有人，豫章七日何輪囷。結綠晶芒升紫氣，滐黃逸足絕紅塵。庭前森植三槐樹，桂殿雲梯會騫翥。苞雛啣得實輪來，長向瑤池伴青羽。

弔洪康使并序

紫雲洪公諱雲燕，湖廣攸縣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乙丑縣戶部郎來為吾廣太守，考滿擢本省憲副，廉參議，督兵入衞，回任晉參政，攝惠潮兩道，監軍征勦九連山冦陳萬鍾、凌秀等平之。

添設連平州曾接察使。分守嶺東道。整飭仲感兵備。會洋賊劉香作亂、入魁海豐。督府檄公往撫之、為賊所留。公以死自誓、嫚罵不屈。踰歲官軍出討、賊咨公約兵。公曰吾恨兵來遲耳、又遥呼我軍速戰、勿以我為惜云。遂遇害。是日賊平。崇禎乙亥四月也。後數日得尸水中、面如生。粵士民莫不思公德、感公烈、遂請臺憲奉公入祀名宦。多為詩以弔焉。

攙搶吐妖搖南嶺。海波飛揚億萬頃。白雲越秀逼狼烟、畜揆戒嚴吡膽冷、公本湘沅一歲星、壺閭扇綏解論兵、投袂窮巖探虎穴。掀翼黑浪馘長鯨。忍拚軀命濟蒼赤、一死鴻毛何足惜。聞當我軍鏖集時、縱橫戟鉞甘如飴、陰霾殺氣慘嗚咽。磧草炎雲愁不飛、見危授命誠稀得、敵愾烏能顧七尺、恨不須臾碎賊頭、遂語貔貅函努力、此日吁嗟匕首紅、此時就難何從容。真卿仗義罟希烈、張步矯虔戕伏隆、亦有英雲與王禕、滇南死節謚雙忠、彭殤草草今安在、祇見流丹露光彩、魄逐靈均英葬魚、魂成精衛思填海、憶曩一麾來五羊、翱翔藩臬擁寒霜、萬里提師衛京國。宣威禦侮勸勤王、班黔借冦旋東土、樂只十年謳召杜、九連之山多巨盜、暫試韜鈐淮縣虎、修奏廓清困建州。瘡痍盈眼勞摩撫、千壑叢菁萬苞鬆、盡化桑和麻樂安堵、如公才畧自崢嶸、姑衍燕然儲感名、可憐小醜偶相遘、斷送勳庸聲欬生、蟲肝鼠臂那堪說、恐颶腥瀧凝碧血、河伯晨號碣石潮、山靈夜弔羅浮月。白蛇紀月青豕年、懸此光爭南曜、懸為厲獻因心已慰、有功民祀廟巍然、我生不溷入間淚、獨向忠臣曾雪涕、漫賦悲歌續大招、瑤篇金管榮無際、

己卯年偶然作三十韻

衆賢纍若縈印綬、而獨儒冠困黔首、世間輪奐競凌雲、而獨儒宮無一畝、空嗟壯齡適六六、部不庭燎陳九九、學道原思生自貧、擇賢德曜容偏醜、璞在穿堪幾刖足、絖存依舊不龜手、道遇天地鳳凰翔、流落風塵牛馬走、狗盜雞鳴徒爾為、徒安衡怒非吾偶、藥籠一日不可無、冠玉其中未必有、蘭畹將成檝與茅、馬羣止識驪而牡、效虛畫虎且屠龍、名艷南箕及北斗、柳州乞巧巧誰多、昌黎送窮窮去否、發夢於何啟乃心、鉄經聊以糊其口

眼光億丈照三辰胸濶十圍藏二酉猶思踩身作荐廊切學草玄供醬瓿道路嘗憂祖逖先平時執約張良後南陽寂寂隱耕夫渭水悠悠閒釣叟雖云意氣叶高深未免囊飧窮井臼懷古千秋感激源全真一我周旋久贊修尼父欲無言沉醉淵明仍止酒憑仗先人賚字鐫為印此日塵愁帚

象山草堂為趙家玉賦

伏龍之麓標勝槩奇石崢嶸矗霞外主人汴宋諸王孫肯構不忘皇考愛辨州刺史來吳京象山草堂猗得名綺花琳竹傳幽韻月客風人數好盟側聞蹟喬拱四窩臥遊久已知其處空同姑射醫無閭蒙繹亭云華不注羅浮九疑何窮哉青城巫峽𡽪嵬崔伏虎驅羊壺嶠幻雲峰劍璧芙蓉閒神物言尋高士識蜚來詒壁堂前息五色鷟看媧補餘萬鎰應非適買得隱潑層嵐玄賞稀金鉤璞琢邁支機觀明樓外浮青黛數艮門邊連草徵羽畎行古夏翟貢朝陽可聽鳳凰飛絡庭陟降山之下傻見巖巖喬仰者豈廣衛國散乎泉未數眉山記木假况復堂中萊寶傳圖書輪囷萬軸縣貿荷析薪光燕翼長離毛采紛翩翻著書藏山芳譽蚤山旁亦生書帶草終南佳處何須羨泰岱崇瞻旋自考邇之梓里遠楓宸帝室方需柱石臣異時肅伏銘旂幟多是象山堂裏人

七言古詩長短句

夜讀孝經歌

微寒襲衣袂夜雨聲相屬燈前簡古書靜展孝經讀開篇恍然入闕里云是七十二賢之所履泗流淵源粵可尋東蒙峻極堪仰止中有一人號素王堯顙皋項依稀似侍坐者誰人無乃子輿氏師徒相對何諄諄無非一孝而已矣古來百行茲為原先王至教繇之起立身揚名彰厥終髮膚不毀護其始詔我以三際誨我以五備警我以無親刑屬三千弗與比幽通神顯移事愛敬生哀感死悖德逆禮洵成愆從令不爭非為美下為庶人上天子。仰玄俯黃孰離此思人有此身借閱奚似生毛裏知同體劬勞見至情受恩並積確形色所以成足行是地義手持是天經聰來明往皆民行至德要道豈虛名嗚呼人生喜懼年光亟况乃有覰不竭力風未含悠亦既遲一始一終當盡職我今炙聖言私衷增感激竦

惶再拜謝不敏服膺斯語而無斁

飲酒歌

勿歌行路難請歌將進酒擧足羊腸懊惱多巨羅三百
悅吾口周秦去後漢唐來蜉蝣人世歸烏有金龜毋惜
換千迴濤飮旬然傾十斗左邀太白肩右握淵明手耳
熱臥中庭皓月卽吾庭酡顏弗管時飛觴鴨綠鸕黃好
歡讌地下應難覓杜康佳城寒食危虛奠雍門妝唱豈
足哀金張許史亦成灰寄語轅駒并伏馬漉巾脫裘何
樂哉功名富貴不可以力致鹿慂花下且啣杯

戍婦詞

去年雪花白長亭送行客今年綠草新空閨憶遠人嫁
君纔一秋別君如十春箧中衣未寄塞外鴻不開相思
當面晤歸期在建勳君身已許國妾身已許君君心唯
知盡忠烈妾心惟知守苦節遑計生離與死別

五排

辛酉歲

紀元逢作噩太歲在重光今昔時多變悲愉事靡常六
龍新御極五馬舊流芳祖武貽來遠孫謀翼後長顧茲
三鳳侶于彼二難方弱妹娛斑綵嚴君恒菽漿過庭非
異鯉同被邑慚姜性分生何損天彝樂未央菲躬伊可
慶微命大堪傷慈父强捐館孤兒幼絕腸靡瞻情莫及
罔極德難忘所賴熊丸苦能敎豹彩彰割絲成孟子畫
荻造歐陽鉛槧馳千古壎箎和一堂帷燈殘雪色匣劍
逼星芒理義趨家嶧詞華揖漢唐裘箕爲自善構穫肯
誰妨滯息言希誼澄清志邁滂壯行雖有待尙友正無
疆十載倏踰八孜孜敢息遑

秋興（五排）（卅二）

吹到風非颭飄來葉是梧金天初獻白玉燭轉辭來帶
露葭爭起驚霜木漸枯雲行兼過雁月出趁棲烏遠塞
愁衣薄寒閨歎影孤班妃長貯恨紈扇重嗟吁

公主和戎、

鳳館輸唐好龍庭降漢恩虛圖懷赤子左策嫁烏孫六
轡來氊韋三同御毳幡春花辭月照桝雁帶霜繁簫轉
樓中韻笳鳴塞上寃金城空墮淚青塚不歸魂帝室忘
深恥天驕敵至尊幸逢明盛日非類絕求婚

、初夏賞蓮得天字

春色昨辭去韶輝更朗然乍逢彤火帝孝對碧波仙晝
永芙蓉麗風凉藹舊傳神清宜綠水性直擬蒼天潔彩
須疎濫浮香濯逶遲眠陰鴛夢馥吸影鲫腸躍雨過不
含波雲多愈攖肩鑑湖空復采玉井竟誰搴羃蓋居何
逸裁裳體自翩漣溪千古意只在小窗前

哭從弟克爾

天奪汝何速飄然朝露零取妻七十日為子八三齡半
世辛勤業微生淡薄形弟兄局亦白父母鬢猶青命也
身難贖哀哉禍早丁謝階推粹玉荀室實賢崖有杵皆
停相無兒孰乞銘逵遊何處泊一寐幾時醒我祖同鵠
紀昆行長雁翎緦麻方服禮杖杜欲除經宴樂遺蘿蔦
傷悽動眷令寄歸還素位修短憾蒼冥草死不成夢絮
亡焉可聽珠山臨窆穴雨淚濕林坰

漢園書事

漢園行樂地日夕氣何佳俯仰金丸轉寒溫玉燭諧桃
源濛碧澗竹逕倚丹崖洞杳堪龍臥亭幽可鳳喈棲雲
看漢漢過水聽涓涓甃立旨封石扉開柳拂槃陰柯禽
趾聚踌藻鯽鱗排落毳輕飈霰吹涎細雨靄峙流真日

用飛躍好生涯積實嘗觀蔵置根贈歸餃時為萊子舞
不作太常齋荊紫藏田宅蘭芳譪謝階五絃無異調萬
卷是同儕但有宜家順何妨習俗乖管城花爆藥書帶
草滋荄塵世悠悠者焉知逸士懷

留別諸生 二首

相從多俊彥張影漾朝霞帶緣春生草毫揮夜夢花知
人鑑邪泰問字愛侯巴八斗才華競千秋意氣奢瓊儀
棋岸潔絜舞柳堤斜歸去玄英莫桃源一水遐
一日玄談合韶光惜轉眸雪消伊雒侍風送舞雩遊此
去情誰忍經年業自悠龍歸津影別鶴過洞雲留方朔
三冬趣希文四海憂勉旃瑚璉質莫已琢磨修

哭崇男一百二十韻

翩翩張氏子磊落茂才姿豔藻蜚邦國端閑邁等哭荊
金膂秩秩梓俯瑞夔夔手肇原無慝風流復在茲先民
求卓犖吾黨賴蔵蕤俟秦賢臣頌饒題幼婦碑霧深藏
豹澤雲遠畜鵬池宅有株株柳江生葉葉蘺澄清能發
奮醉濁亦推移邑序初飈舉鄉闈屢奮馳束修朋澤麗
既麇帝恩糜鳳覽希千仞鶴棲陋一枝我覩君是弟君

敬我如師結誼嘉良厚成名惜獨遲虞球兼趙璧夏鼎
又商彝總角童桐識芳隣近共嬉躬耕方管樂志學尚
顏伊用舍需吾信居稽謝我欺馬形忘乳壯龍氣合雄
雌徵調高人和玄摹後世知祖生先一着王勃後何居
古道爭參乘中原可建旗賁文誇狗監降意過斗醫詎
劉華歆席恆潛董子帷書心宗古帝易理悟庖犧左氏
公羊穀周官戴禮儀範傳三百妙寂辨五千卑雪簡忙
中授風襟快裏披登門寧厭峻命駕勿言疲蔣徑猶遙
楹陶家菊傍籬寒寨懷畚褐齋樓釣璜絲羽翼雙壺箭
醇醪百屈危會毛憂譬譯同室念瘡痍盜賊頻叢鞫
戎幾奕棋升臺占列宿展卷按邊陲亂自遼東肇兵連
漢北彌野腥膻次律塵洗辟元規燧報多蛇豕營屯罕
虎貔金城圍怯秦銅柱續幬施下下勞心甚平平畫計
諱附膚三輔難萬目四郊危劍佇樓蘭伏纓將罥頑鷙
結屢惟抱膝入社豈攢居席上徐揮麈帘邊裁解繭為
嚶盈樾蔭魚樂動漣漪臨沼天光滲閣窗月色宜梓霜
猶滯興揖酹每諏奇雜佩遺何靳綈袍戀不衷河流難
沮繫日會麾戈鹿草既尋生涘平餘纔以隙駟飄隨影

去萍泛逐波岐館隔仙城背逢分錦水湄鶯林畔盡白
駒陳贅徒緇夢寐雖明甚鄉關實遠而安排瞻故態準
擬話遐思夜永蟬笙冷天過雁字敬浮沉聊付世留落
孰如台學鈍黌兄友家貧仰母慈詠吟歡鄂韡酬按習
蘭芝藿食甘存淡蓬居便覺綏三遷成孟處十上說秦
時繁綬咸剸眼黃峻但桐皮髀生多病肉頹長苦吟髭
虎觀經殊漢龍門策滯隋炎涼涼選扇出處處囊錐自
數云才短人嘲曰數奇浮名緣困得怪事遇愁尊有女
殤而死何人淚沸垂懷中珠已碎膝畔蕙俄萎棄置尋
卅六
常有淒凉不可咨目光昏翳屢腸曲斷達逸若舍平生
契焉知此際燧祥災何剌庚修短郝參差遲疾疏無間
關出乍尚疑蓬然達二豎溘爾害三尸未送窮仍在難
堪禍倏貽長沙來鵩兆大野感麟嘻樹折棹柟質星頹
奎璧資人間失國幹地下選文司正似遊山往異煩荷
鍤隨象樣何森遊辟穀世長辭讖驗花間句歌聆木壞
詞華旌翻化旐藝轅轉成輀白玉樓應就丹砂藥莫追
生年那滿百壯歲僅踰恭載次庚辰值秋重丙戌雁勛
勞哀並絕屺岵慽縈滋門倚音除望庭趨跡鮮斷雁行

裀兩季鸞鏡泣霜蔆顦色驚分巹㙮聲悼別麗死生真
是也歌哭互於斯太乙青藜滅生徒絳帳褫養終虛皓
髮功乃久形揚志贊知年菽誠貴向日葵物嗟身罔贖
天訝意胡為踦跖俱延壽淵騫反早殀鶴齡空冉冉馬
鬣歛纍纍莫喻蟲還鼠嚇論蟻與鴟有文堪自祭無草
以相遺事定楊哭咽歸全薤露淒名添今國乘位與昔
賢祠買骨留燕價招魂續楚悲衆皆碑溢口余楚血交
頤綈引前輿椎綿陳漬酒私滔滔漂訣鷓渺渺祖歸驪
北郭縣縲影西州返羣脂曉容偏慘淡秋氣助淒其健
筆憑誰灑酣觥少汝持騍蹄超上駟雛羽育長離叔向
非無亂孫堅幸有兒寧馨差足慰籍甚且深期室作當
能構弓良必善箕披肝情髣髴在耳語淋漓墨汁蠹牆
勝毫輝牘蜀窺琴絨牙絕弄笛響秀闌吹宇宙孤康濟
風塵闕切偲韓公銘子厚白叟弔微之誦讀曾同勗經
綸憶見推素心懷宿草斑管寄新詩從此千秋業徒教
獨力支

林伯漸宅蜀茶花

種自蠶叢得名隨陸羽彰意欣含化霏容止麗朝陽顏
玉雕瑜質形雲絢卿光鍔犄頻詠斐杏蔭擬裁章愛續
陶家鮮滋同楚畹芳春暉和靖宅何必羨姚黃

七言排律

賦得津字戲贈鄭少德

髦士風流覓絕倫宋家牆外倚東鄰幽懷夙也曾書葉
絢質胡然少食葡垂絳影中窺去慣襲馨衣裏竊來頻
颸歸北謝應名燕□照南樓不姓秦有意愈歆騎似戟
多情誰折齒如銀戀深幾曲歛㘙噴才麗微波賦雒濱
渠事何關嗟幼婦是鄉堪老陋山人競孤雪築雞頭軟
儋耳潮登獺髓匀已忘蘼蕪穰韡韡紛看芍藥爍麟麟
瑩馥究轉爭芳夜團扇招搖駐好春行伴月容光漾炬
坐偎花氣馥凝茵憐憐莫訝胸前草惜惜那勝掌上珍
鄉澤醉聞齊贅婿玉顏欣見楚巫臣生憎換馬蛾邊塞
笑殺牽牛眺漢津臂靚每留妝染色心癡寧慮渴生塵
高唐雲雨迷朝暮贏得騷徒幻筆新

贈門人林見龍躍龍入學二十四韻

渥水騮駒汗染蕊渠池鵬奮翼雲餘五陵在昔誇年少
九牧而今驗慶餘信是粵材多竹箭應知荊產亦璠璵

三羅早識虬先隱二建宇惭場次瑑英會鳳雛來雛下
汝南龍子起平輿駡暈奕奕巽裘巧衣馬翩翩劍佩舒
調裏壞麗清宛轉樓前花萼蔚扶疎自饒巨力能稽古
相與深情競起予卓爾不羣霄際鶴天然無飾飾治中
菓悟玄了解倖君實作賦英名通子虛設處碧山諸代
史旁通黃石幾篇書觀麟聽羽生機動弄月吟風樂意
攄快覩聚星宵映座爭看佳氣曙充閭桃霞李雪紛成
列藻潔芹香采既脊色借瑞雯侵黑髮時欣化雨灑藍
裾神傳畫譜濃還淡韻妙桐絲疾又徐驥足並馳超竈
遠龍泉聯躍發硎初無雙士必趨金陛數萬言將獻玉
除明哲此身堪補袞澄清印志任登車儀形佇采圖烟
閣管穎含光射石渠晚雪淵凝行未悉春風淡蕩坐何
如心天慮旅須縣鏡藝圃荒蕪可荷鋤小范秀才肩宇
宙元僕文學越平居儒冠文可匡時務吾道原非致蠹
魚

二丸居集選卷二　終

二九居集選卷三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五律

閒中

閒中吾自貴淡外世何求酒陣攻羈態詞源滌野愁嵐
深憑嶽峙岸古任潮流何事邯鄲夢紅塵易白頭

紫騮馬

騮馬千金價連鑣汗血殷長驅飛翰海轉戰躍陰山宦
戟王嬙出曾馳李廣還狼烟如已息帶月卧天閒

有所思

不寐聽寒漏相思應薄裳夢雲驚蛺蝶滯雨漬鴛鴦舞
憶大垂手歌憐秋夜長傷心人北阻極目雁南翔

春風

舞雪留遺興披拂復依然漲波西添紋繡林間助管絃
窗開春夢破花落曉香傳乘此歸何處應為閬苑遷

春雲

靉靆離青漢郁紛映紫台浮陽殊彩動妒月厚陰乘旣
靚奇峯幻還誇羽蓋開北鴻歸去急清影共飛回

春山

巖巒連太嶂無日不蒼蒼晴聚多嵐色高流有潔光草
茸閒路狭嵩勢倚天長石嶂條風晚崖巖礙夕陽

春郊

曠野遠朝市韶光更可人浸烟籠絕岸眠柳瞰長津圮
小通千里峯遥列四鄰王孫遊不倦驕足遍紅塵

春草

茸茸隨處長楚楚為誰榮葉嫩禽爭啄根周蚓未鳴雨
繁滋有色風細偃無聲厥意於吾協從教牖外生

望月

天公一寸刃昨夜殺妖蟇坐使高樓月光流五色霞雲
山遶水面烟樹雜人家身在清虛府何勞借海查

遠寄

天涯嗟陽斷金玉恨遐心數夜成蕫臼因風寄藁砧白
雲行處識芳草夢中尋顧似迴文句紆行有轉音

夏日即事二首

嘯傲閑庭午優游小院晴葛衫披處爽木屐步來輕沿
底看魚戲林陰避日明景風拂短袂饒有故人情

但有微凉到偏宜伏暑延紅垂一樹裊白挺幾枝蓮花色驕羅綺蟬鳴競管絃楚騷多妙意獨愛遠遊篇

十僧詩和曾子唯

蓮社多佳韻才華別趣奇分題咸尚僻覓句不嫌適七字堪為號單言即是師想從天外去還似坐禪時（右詩僧）

禪心雲水適無事梵林間捲卷紅塵滿高眠白晝閒旃檀灰自爐蘭若戶常關別有斗頭上融公若是班（右懶僧）

振衲離蕭寺修途寄適踪渡蘆江月破飛錫嶺雲衝不記歸來路常聞到處鐘舊時方丈外西向幾枝松（右遊僧）

搖塵談真性青烟繞梵爐任教鷄自伏不管絡相閒法舍飄花雨精壇聚石徒誰云有文字難與悟浮屠（右講僧）

厖然棲古剎身世豈堪悲樂鼎相看熟禪牀獨坐罷髮長猶懶雜衣重不勝披但達空諸蘊寧勞灑柳枝（右病僧）

延齡忘屬歷微髮白參差入定心神了安禪氣力衰蒲團閒道久貝葉讀經遲衣鉢長無恙餘生樂住持（右老僧）

瓶鉢生涯淡寥寥與俗遺伊蒲恒絕饌無垢不完衣塔院慈雲宿房廊慧月歸最饒清淨況誰復羨巍巍（右貧僧）

峻嶺起塵劫雲霞半寺涵靄霓參大乘合杳禮瞿曇曠谷酬睛磬重繙染曙嵐龍吟如更響疑是在終南（右山僧）

塵埃何所惹無作坐禪陰拂戶非風動盈庭自雪深儘教三昧徹那受萬緣淫悟到忘言處空空是此心（右禪僧）

自得真如湛何須畫劉章紫衣同取次青鬢異尋常洗鉢遊嵩徑鳴鐘藝柏鄉莫疑非釋姓煩惱已相忘（右髮僧）

遊海珠 三首

慈度登臨美芳樽覽勝開空階初雨歇古木自風來笑傲行龍領適逕蹈蚌胎翻疑起弱水羽檄入蓬萊

一點鮫人淚江心戴敵亭古今潮迭長遐邇客頻經廣海環基碧（有石不容刃）渝山隔嶼青平生慕忠簡今日拜遺形

蘭若中流出征驅四面遊瑤臺臨蜃氣金地鎮鼇頭波定形如意濤驚勢欲浮興狂不覺晚帶月泛歸舟

懷梁七克矩

有客馬蹄遠無書鴻足還韻裁磨雨露枰憶戰燈閒傲竹敲琅骨酡蓮晒絳頳南熏吹別意一夕渡吳山（時克矩在金陵）

春宵燕集喜五華伯入社 二首

春暉入蓮社良會適高春霽朗寫情美風和蘭韻濃笑來忘是虎登處即為龍醉問竹林友何如阮仲容

今夕天文異壁叢多一星嶋夷當世務壓尾古人靈肝
膽坦飛白熟華俟殺青相期搏九萬吾亦附靈翎

春怨

記得牽衣别今年此日同草舍多恨綠花褪可憐紅燕
燕新翎協鶯鶯燠語融柔腸千斛怨露出濃眉中

爛醉

此身非畢阮亦向醉鄉遊憑仗杯中物洗除分外愁事
祖感幻夢年改邁湍流酣臥不知曉吾生一贅疣

張啟男崇南過集

知己朋儕合墶荒妙友于當歌風景淡講醉月華都讀
古商奇字詢年惜壯圖吾儕有真韻偏與俗人殊

山中書事

山中頗幽僻囂俗不相關性果憑心植書茵倩筆耘天
青光氣迥水碧細流分鳳發風生處翔鷹繞朔雲

暮冬題齋壁

臘雪飄寒色蕭蕭一草亭操成多綠綺敲缺幾青萍客
至猶捫虱書横自笑螢梅花當夜發心緒若為馨

宗弟和生過訪華伯甥叔全集郤懐梁文瓚二首

星聚女牛炯春深池草生弟兄今夕酒天地幾人情生
久看花發談豪忘南晴昨宵笑不遠有客歎分許
乘雨淹觴聲斜陽霽晚空席閒愁謝羯闌外憶梁鴻笈
蒯年華異交遊感慨同傳雲無限意過寄對牀風

偕方子雲偶至慈度菴

行行唯恐盡意外得禱林徑草碧相引蹤鐘遠可尋聽
禽寒色外啜茗小亭陰幽靜能如此倫然似我心

寄梁威祥

尚友如吾黨平生慎蓋簪喜於楊子宅得接伯鸞音目
治即青色神交先素心桃源速歸興桂水引遙吟

門人何乃圖過訪留宿賦贈

滄交離索久一見慰遐思朗朗百間屋汪汪千頃陂壯
心憐晚月佳句逼寒飈白首吾無似青雲爾厚期

哭敬叔十三首

與子為兄弟生强十數年相期齊白首可惜隔黃泉浩
氣山河壯高名日月縣爾姑吾老母悼爾重悽然
昔我壯遊學同人多冠軍奇君方數日擱管便凌雲獨
步壓東國先鞭起北羣今朝讀書處難復與論文

十月發梅花寒飈感物華我方嗟濶别而乃報登遐電
影徂𩧐裊霜芒瘞鏌鋣著書知滿篋殊馬真鄉家
古來皆有死若子弗慚生小學觀鵠集高科聽鹿鳴無
雙信不忝第一愧尤英更愛天彝卓真醇自性情
豈徒傷短命三疊歎秋風世變初今異心惟爾我同門
當闕柳畔遲祇闘篁中共勵千秋業誰知一半空
白玉樓文就靈光殿賦傳案區潛有籍館舍忍言捐發
軔推滂軸中流覆秋船哭君無限意總付獲麟篇
二人猶未老一去竟何之實毋望無跡顏懸情孔悳修
文雖足任肯構若仍虧艳子憐渠小年將及謀梨
歲適屈龍蛇賢人起嘆嗟少微悳雲嶠子服識星沙造
物何無盡吾生却有涯可憐徐淑女腸斷泣秦嘉
斯文歔已喪天道信寥寥駿骨知彌貴虬枝訝早凋松
高雯氣冷箕尾曙光遥見爾英魂在哀歌續大招
伯兄今半百遥辱寄新吟米纖流霞綺搴蔽擲地金序
仍鴻雁列情倍脊令深念此題萬里啼痕遥楮陰
三十四青春勲華遠未臻孝廉初北謁京國轉南淪禹
略堪興漢書才可敗秦英雄今日淚爲爾盡沾巾

神武風雲際明揚首見推中興方定國大作正當時漫
化雞如臂空留豹是皮不知行在所何以慰宸思
幼安辭寓舍靖節命歸軺跡豈淪三國時非落六朝陶
家原屬午漢地尚名遼他日修綱目吾將直筆標

贈黄心明文

斗醫傳令德馬隊寄幽盟世道雖然晤君心獨自明頻
音飄奕遠桂影漾樽盈一任雙丸轉逍遥達此生

武韻酬劍客秋雨過宿

連宵夜雨急留客掩雲扉濕重垂黃菊寒深入絳幃瀟
瀟遊子賦戀戀故人衣幸有晶盤在半原十日歸

七律

都粘三忠廟弔古八首

𠈃郚清廟表忠靈正氣熊熊炳日星素識姓名於舊史
欽瞻扁字在新亭寒風晚拂淒凉樹勁草秋標日月汀
祇謁曷勝悲往事疾揮金管爲書銘
閩闕千里逐戈兵斷港行宮幾戰爭塞外雁來多憤激
江心鵬沒共冤情魂依粤水蒼濤怒血識燕雲碧玉成
更向都寧留烈績英豪吟嘯聚沾纓

回首中原嘆陸沉棲存澳岸避夷侵南來縱少無雙士
北去猶懷借一心繞樹暮雲傳怨憾涵山秋氣動哀吟
妝兒樵嫗何知識亦把忠臣説至今
縱横干櫓力勤王存喪玄穹自主張戰馬遠來嗟屢北
飛龍新立泣旋亡三分爭鼎同諸葛一旅興基異少康
野草寒燐精爽在暮秋山下月蒼蒼
三閭四廣不堪論念及祥興倍愴神失鹿君王歸海若
從龍妻子作波臣乾坤抱憾衆嵐黯風雨含冤嶺樹顰
鼠臂虫肝誰得免綱常扶植賴三人
舳艫破海已無功淚灑蔥元幾夜風故國山河汪浪裏
新祠樽俎夕陽中一生未雪程嬰志萬死難灰祖逖衷
我亦臨流愈慷慨敢將成敗論英雄
紅葉黄花峻嶺陰因燕淹廣恨猶深化兒降禍金甌缺
颶母揚威玉璽沈太史編年多炳耀騷人懷古漫登臨
指南集杜那堪識肅氣瀟瀟透短襟
成仁取義此心安運去舟沉祚復難大學數行酬赤戾
小樓三載誤黄冠川陵在在非胡地壇宇年年祀宋官
山色自青波自綠春霖秋旭粤天寒

新月

哉生明渡極之東仙籟無聲萬頃空暗魄未盈銀漢迥
清輝深入翠簾通天河蕩漾藏垂釣雲陣亂氤空掛弓
別有多情京兆尹欲摹纖態可能同

秋望

何處砧聲向曉催遠峯斜照繫高臺塵吹落葉歸人急
影帶飛霞過雁哀脉脉小溪潮漸淺離離幽徑菊頻開
登臨不禁裁清賦莫道今無宋玉才

幽居書事 三首

碧水池邊便會心清風林下每披襟宜家喜有妻孥樂
在野羞栽婢僕吟欠餌釣何非得意無弦琴亦有知音
從來壯士真顔色寧繫林頭一片金
小閣層鈴弄響沈短牆花樹落英深體胖豈向錢名瘠
性潔何須水號淫鄙矣干侯投璞玉賢哉韋相少籯金
前階月冷簾風淡忽悟簞瓢樂可尋
陋室安閑亦廣居魂清時化蝶蘧蘧貧懶賦慵揚妥
乞巧無文笑柳疎觀世局辭呼是馬臨流誰謂樂非魚
所忻叔水遑將毋不學王孫致倚閭

水

澄清惹詠濯纓歌一望連天萬頃波披畫有時濃藻墨
纖綾隨處度魚梭迎風海面銀花爛映月江心玉鏡磨
流入乞絲成雅操鍾期高悟歎江河

中山懷古 三首

中山在鳳城中有劉生遇靈香神女之事癸亥
余讀書其間遺踪宛然討其遇之妖且奇因竊
高唐雜神之意漫成律體中山為余外祖別業
余幼從外祖言如此

宜我亭依巖翠開劉晨半載住天台丁寧萋菲詩題壁
沉醉酴醾露滿杯樹色山容猶在望月情雲意却成灰
梅花深塢知何處落葉無心覆石臺

傳說花間有異芬清飈吹我恍相聞銀牀獨坐看金液
青鳥還飛隔白雲池柳染烟前錦帶山榴然火舊羅裙
可憐洞口吟仙字歲歲薰風碧蘚文

幽林如畫石如屏知是劉郎此寄情二月蕙蘭長寂寞
一天雲鳥自縱橫雨迷巫峽詞空賦日落崑崙夢不成
誰信當年果相狎秖今何往步虛聲

閒吟

緩緩濡毫淺淺吟半生消盡幾升沈妍媸總付人雙眼
巧拙從憑我片心所以醉餘還夢後兼之晝永更宵深
縱慈横恨憑魔却大笑無煩淚滿襟

有感

雲蔽陽虧大宇霓黃河縈轉太行欹雨濃鳴管蕙蘭泣
風寂孰同桃李瘖鑿裏固然難進納釜前無處不遭鬻
傳聞琬琰聲華貴璞破咸驚質是瑨

秋夜

閒閒吹秋到小樓簾鈴窗箔和颼颼寒生石磴露容濕
香護花陰烟態游燭束絳光疑火杖棋敲清韻當更籌
凭欄何事久忘寐爲愛蟾輝白欲流

趙師雄梅陰乍覺 三首

邂逅松林倒綠樽艶霜嬌月倚黃昏引商嘹喨和清籟
集羽翩翻露短袢醉後有情聆麗語醒來無路覓芳魂
寒天欲曙花如雪惆悵羅浮山下村

奇緣疑夢轉疑真眼底梅花意底人昨夜酒家疑隔世
此時林下秖孤身石圖蹤影當環枕苔襯殘英代錦茵

春色枝横自幽絶依稀猶在對花神
星散雲飛恨獨長那堪向曉月茫茫銀英綴雪留清臉
玉萼迎風動素裳離别靚妝心尚醉徘徊孤影魄還香
空山寂寂誰相顧翠羽無情語斷腸

自歎

自歎明時却賤貧數華意氣總流塵鮑牙已死無知己
鄧禹如生累笑人鶴唳雲階千里翮鯉潛淵屋萬重鱗
盤根錯節知何在硎發年來器尚新

夏夕漫興二首

五月黄昏霽景鮮牆蕉㘅草自田田雲扉未動微涼入
欹枕閑親瞑色傳雨過沿深魚不覺烟濃花蕊蝶先憐
南風拂袂挑詩興擊節高吟和夏絃
晚涼偏稱北窗眠火色那知滿大千翠石當欄欽獨立
白雲推牖告初旋歌來燕子欺蕭鼓舞歇荷花謝錦纏
更愛此君能脱俗青筠孤影夕陽天

美人詩二十首

柳外巍樓百尺餘凝妝憑眺柳條踈鳳凰下上依蕭史
燕子凄涼憶尚書野婦近看留作鏡封姨高接剪成裾

王孫遠陌尋芳草目斷齊雲馬足徐右樓登
骨節玲瓏動綺香從容横漫畫杠長龜龜貿印金蓮綴
蝉踈腰聆玉佩瑲柳岸達遮迎月扇桃波低半映霞妝
含情欲候牽牛至來往天河鵲一行右圯渡
珍跡掩映豈無衣浮動微香漾漫漪影暗却嫌風不捲
隙踪誰許月來窺輕塵只隔閑垂手遠黛難親覩蘚眉
最是芙蓉籠曉霧朦朧春望未明時右過簾
瑙匣晨開共目成徘徊含笑待逢迎難頭暗露羞無語
蟬翼如飛綽有情翻訝照鸞空借彩盒教蠙府獨為清
相看姊妹傳神處不辨喬家大小名右對鏡
春光處處可遊歡有女孤春輝綺紈鞭振珊瑚縣玉指
裙垂翡翠蔽銀鞍流妝内殿朝天子怨曲邊關嫁可汗
日暮欲歸前路遠馬蹄踈踏避花殘右馬上
桂楫蘭橈載綺羅濤花迎鷁舞銀河春風淡蕩春淮水
夜月清寒鄂渚波魚駭麗容翻浪逝海濤圖新錦遡游
過中流錦幔横飛急兩岸探觀俠少多右舟中
問秀尋芳緑徑行鵑林光景玉峰情花如人傍雕闌笑
人似花臨緑葉生褪萼簇迷球履滑斜枝低壓翠鬢横

羣英含𧼈羞難發樹下誰催羯鼓聲 右看花
謟耳笙簧何處聲輕颸遲送洞房清枝頭睍睆春將莫
欄外間關月正明隨意賡詩幽韻合幾回呼睡黠魂驚
含愁久已如桃李倩爾能言予夜情 右聽鳥
高秋月皎片霞稀倚月人如濕又非鯏褄帶風長耐冷
綠鬟凝露獨慵歸香浮碧落疑靈藥彩漾瑶墀見羽衣
幾處關山別千里相思一夜共清輝 右月洛
綃帳熒煌半掩闈流蘇閑倚對缸明徐吾靜室方同績
焚熿華筵未絕纓影借木難心與照光搖陽燧色加紫
嬌慵不入荆王夢護惜燈花候曉更 右燈檠
十五
玉珈霜華映杼明金梭滑度杳無聲西河灑送牽牛淚
東壁窺忙析齒情蟋蟀三秋吟轉促鴛鴦一日樣初成
縱橫若有璇璣字好待襄陽遠駕迴 右織錦
宛轉林陰奏小蟬參差吹和曉風前十枝春筍隨聲動
一點櫻桃壓晉圓叢鐵舞蛟悲寡婦行看騎鳳作靈仙
日長曲罷人歸去猶有餘音繞碧天 右吹簫
文姬自小解宮商第四絃聲辨胡笳按譜料非彈別鶴
閒心應是操求凰覓彩右援三鉢袖月鼎前燒百和香

安得知音𧼈艷俗吳亭為奏楚明光 右調琴
鸞釵決勝手趺輕姑婦山中豈復生得意秘謀俱脈脈
騁才篠韻數丁丁睡輝炯下瑰為子指甲微敲玦作枰
層外有人宵不寐止聞三十六聲鳴 右奕戰
綠酣紅笑幻春風自信針芒有化工雪指纖纖奇意出
雲紗漾漾暗香融迴文獻闕龜形巧比翼凌霄鳳影同
入暝向敎添弱綫一陽當日到房櫳 右刺繡
院裏嬋娟學半仙珮環清韻碧空傳輕翀燕體飄蘭蕊
急聳蠻腰破霧烟青鳥報從三島降綠華尋望九疑騫
戲餘笑語東墻曉侍女殷勤拾翠鈿 右鞦韆
十六
慵來晷起整新粧嬌拂羅縷墮粉香白燕欲飛鬟影裊
青鸞頻舞鏡波光柳眉距情張京兆梅額爭言宋壽陽
疑倚晨輝如有待賣花聲過綺疏忙 右粧成
昨夜銀缸耀赤脂曙光盈罩接未曦曲房夢轉荼蘼帳
陽牖禽呼芍藥枝紅皺枕痕肩雪軟綠鬆宮樣鬢雲欹
海棠何似遊龍態莫倩羨沈香帶酒時 右睡起
白苧當歌宴未終翩翩誰不羨驚鴻為憐竹葉添杯碧
惹得桃花滿頰紅秋水倦慵魂尚醉遠山翠媚黛偏叢

姑蘇臺上西施舞一笑酡顏五夜窮（右被酒）

博山鑪火煖春蒸蝶喜花歡伴莫愁朱几靜中晴倍潔

碧堂深處午珠幽爵暮慢擬寒厭積鸞扇徐揚馥氣浮

久立芬風吹彩袂濃烟濃雨思悠悠（右燒香）

業頭鸜鵒墨痕青研索遥蒼想愈靈漢殿秋風悲畫扇

謝家晴雪鎖芳庭疾書錦繡盈眸麗徽詠臙脂襲畵馨

欲得天孫機杼巧蜀箋織起鳳鸞形（右栽詩）

羅襪池邊不動塵臨池摹傚衛夫人鼠鬚輕染飛烟濕

魚網平舒綃霧新知是司書方調降豈緣舞劍始超倫

黃金買得終南石剜就移文字一珍（右學字）

宮詞十二首

日日芳顏换鏡中縈塵激楚亦徒工如承羅錫應為燕

獲侍宸遊豈擢熊翡翠箔疎寒影落芙蓉幃寂暖香籠

玉環空自圍冰腕斟酌無人守宮

桃蕊含芳乍欲披雨來悲咽濕胭脂已無一鎖遺邊將

還乏千金似畫師永巷夜闌鶯語綫上林春老蝶歸遲

霓裳亦是嗚歡曲聲入長門卻淚垂

團扇恩疎篋笥藏東宮寥寂望昭陽水晶簾覆彤墀靜

雲母屏開紫禁涼暮雨幾時尋舊夢晚霞何意飾新妝

設厭推卻年華盡愁逐銀針線線長

無恩虛帶辟寒鈿鸞鶴瑶林祇自憐閣閉晏臨窺寶鏡

庭闌春戲擲金錢拔香荷罷歌詞麗積翠承歡舞席連

慚愧下陳常望幸衰龍不見負韶年

芍藥叢闌燿紫微萬年枝新露華稀竹盈錦户羊何在

往花梧香鬢蝶遠飛丹的似嘗當疾避韝弓無自與禖

祈瑶階月皎空延佇濯魄冰壺不忍歸

白苧楊阿總斷魂木難長絕掌中恩容矜二八能傾國

隊逐三千學倚門慚覩鴛鴦遊結月懵聞鸚鵡話黃昏

畵舫仙蹕無尋處弱草青餘輦路痕

怨斂青蛾久未開何心紅粉理慵來楊花白灑宮牆繋

楓葉丹連苑徑苔鍊鎖結衣扉影合銅壺飛淚箭聲催

近臣侍從多文學誰似相如作賦才

殿閣幽深誤細腰翠翹瓊佩倚蕭條千門榆柳霜枝偃

萬井梧桐露葉飄雁字數行愁易寫螢燈幾點恨難燒

年年乞巧蛛絲密複道凌空異鵲橋

冉冉流塵滿綺羅應門處燎迸如何地寒不履金蓮跡

天遠難聆玉樹歌星滅燭籠緋焰射日斜香篆縷烟多
紅顏未及荷花色菡萏常沾太液波

天帝徒驚忍葉拚增城孤影自回看樓東賦罷華猶悶
塘上行歌聲酸心想翠華嗟采葛夢旋金屋討頒蘭
然燈未賜房幃裏獨倚熏籠敵夜寒

嬋娟選御自良家十載偏憐鬟臂紗霞織薄衾異綺冷
雪裁輕帶越綾餘恨隨流水漂紅葉寄英雲濕白華
不是閼氏秋塞苦啼痕猶復點琵琶

後庭憔悴理蠶繅繡閣誰憐短褒勞翟羽擁雲宮扇邀
十九
龍鱗浮日御牀高遷秋荷實心偏苦傲臘董柯節愈牢
緣隔今生歸命薄詎將佳句寄邊袍

太公望

蒼姬佐命最多賢獨有元勳異少年孔海正惟能易地
西方由此賴開天詒謀仲父荊氛歛授策留侯漢火然
今日泱泱表東國大風猶向樂歌傳

蘭花

九畹何須楚水濱小亭池畔挹仙芬新姿雅淡清能識
香氣幽深靜始聞疎影曉寒鶯月濕綠叢春煖沐風醺
主人情憔偏相賞百卉頻聞不可羣

冬日梅花

莫倚春風扇娛枝歲寒偏自挺冰姿幽傳紙帳三更夢
影入香囊十里詩雪鎖澹痕晴不見烟籠涼魄暗相思
一樽欲醉羅浮月猶暮嵩林歌舞時

忠肅于公

皇明不繼寒南渡倚重于公手補天疏陳兵食三千牘
身繫安危二十年縲絏無辜惟意欲綠綸有贈且心憐
忠勳輝映天台月萬古西湖波重懸（當時羅公以意欲二字爲辭亦猶莫須有之寃也武祀初制復公官有回先帝已知其枉服心實憐其忠）
二十

春夕同梁孔瑞梁克矩伯明倩叔挺昌兄七來集

賦春字

且倩藜吹照漉巾相逢華髮久如新祇堪彈詠供今夕
聊以交遊儆古人徑月陰移將赴曉林花香老欲留春
百年何地無幽賞未許塵緣絆此身

桃岩曉眺得門字

落木蕭蕭斜日昏薄嵐含暝染寒村雲中雁字撇流影
樹裏人家半掩門懷古不禁搔短髮憂時聊且閒清樽

天南草澤多留驗北望燕臺一黯魂

新春書懷

一雙睒眼豁春迷四壁晨光獨自題山水齋成中散鍛
典墳疑似太常泥寒生短褐兼雲着病對長鑱帶月攜
記得少年栽木果秖今高與麗譙齊

感懷

浮雲世事幾蒼黃闇淡幽悰九曲腸慶弔秖今留失馬
賢愚從古亦亡羊山言自至難資獻陸語雖新亦拜颺
時物春榮秋復落獨嗟高柏挺寒霜

亂後得蔡伯寬詩聞其失偶

我發三秋雁不飛鄭簡天外忽來歸愁懷暫慰生離別
故業迴看半是非雲咽獨音樓鳳管月明單影臥牛衣
便期雪棹齊相覓共醉江樓倚落暉

庚寅生日

四十七年容易過髀間其奈肉生何書新手澤孤情痛
線密衣縫客思多幾處中流催擊楫何人背借助揮戈
平州絳帳薰風滿且正兒曹讀字訛

春日社集得吾字 甲午年

拔拂春風興不孤二毛相視歎霜顱每從醉裏忘斯世
還就吟時認故吾笑語何妨咸曰好棲遲應使盡名愚
慚余半百年偏少遜莫香山復繪圖

寄題帳餘菴夢天居

天裏人原夢裏人談天説夢益超塵已知爾日明猶晦
誰悟當年幻即真鹿失勿疑蕉短(葉)蟻存還見樹柯新
儘教夢夢遊天外此意何堪向俗論

暮冬寄蘇叔子

我生長恨隔唐虞舊盡偏欣獲友於手筆垂芬隆世業
江山留跡愜真吾柏容檗膩迎颸動梅性含春帶雪臞
此際思君情倍切緘簡聊寄愧驪珠

秋夜寄懷 代作二首

曾入秦樓和鳳吟豈期消息近沉沉時過七夕榆花落
想結三秋荻影陰雄浦雪迴情好賦高唐雲暗夢難尋
可憐天上懸明鏡分照芳齡兩地心

咫尺天涯望月宮靈犀一點幸潛通花名夜合香先艷
豆解相思色愈紅殘漏恍聞脂細膩銀燈憶拊玉玲瓏
秋光最是多情處莫遣霏微翳碧空

代答 三首

氍毹不寐怯春凉。信是秋來分外長。青玉案傳雲雁遠

白頭吟就錦鴛翔。腸絲卷練成佳藕。淚葉翻紅字海棠

夜夜月明涵繡幙。可堪孤影伴寒光

憶初文梓倚新聲。轉盼商音綠繡鶯。霜氣半侵鴛被冷

露華還共翠簾清。空教倩女魂難去。料得荆王夢不成

解意屢呼秦吉了。秋期誰謂杳無情

燈花無語豔麟麟。雪篝瑤牀皎絕塵。丹桂藍襟蟾別羿

碧桐枝軟鳳歸秦。釵斜半墮香鬟濕。鐶約嬌慵玉腕匀

願化流螢光幾點。案頭長照薄情人

廿三

登山樓武方楚卿韻

翠微高閣倚嶔崟無射風清石壁嶢樓對山平遥把駁

山馮樓立亘雲帆。嵐深百尺寒凝棟。繡瞰千尋綠護杉

况有卧龍人賦賁。競看春雪溢雲函

春日即事排字 一

關門懶卧枕溪流。怪我心田薄五侯。風過塔尖驚暮燕

籟張池裏款情鷗。三春冀葉蠶芽少。一滯紅霞入日浮

起坐梅軒還啜茗。却應搔鬓和狂謳

晚眺寒山 得花字

鄔壑朋中豈有涯。縱眸郊外興何賒。白雲返照皆成雪

紅樹迎昏盡放花。遠映一珠潮候淺。低籠五石夕陽斜

翠微縺綣環襟抱。不覺前峯露月華

辛丑七夕

雷霜短髮感先秋。雲漢微茫萬里愁。但見夢中皆夹麗

鹿那知天上有牽牛。歸來年賦慚彭澤。乞巧成文謀柳

州。搖落祇今悲已甚。盍攜藜杖醉鄉遊

驛口望海幢限韻

廿四

海幢新刹鎮潮流。一望蒹葭十里秋。樹影帶雲樓彼岸

鐘聲和雨度江鄉。情深穗石羊名驛。目斷花田鳳作洲

三笑遠公吾泰識。漫圖乘興命扁舟

五言六言絕句 一

漫興

月到心先潔。風生意早凉。年華不必問。幽興此為長

游鱗戲芳沼。蟹翰息深樹。對此寂無言。塵心何處去

別情

眉流憑誰畫。牀空只獨居。天涯音信絕。還寄夢中書

玉容誰欲寞青沐好勤施莫遣君歸日不如未別時

春夜

花發春幾半燈明夜春眠條風推小牖將月到牀前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思君似綠筠年年枝葉瘁只有節如新

即事

造化知何意春歸雨又風今朝花落處昨日滿枝紅

偶詠

桃花李花繡發竹影柳影雲翻此中何多妙意悟處只在無言

五六言絕句　廿五

美食不如樓護窮愁何似虞卿如意手中敲碎莫邪壁上聞聲

仰天慷慨搔首對酒淋漓放歌弱骨相忘病久壯心無奈衰何

七言絕句

閑居

方壺員嶠總茫然院落蕭閑別一天紅竈亦撤文武火瀛將怕遲作神仙

步作安車布作衣庭除護草吐新耕日長只解翻清夢不夢南柯夢蝶飛

楊柳枝詞

拂水含烟舞態輕河邊橋畔總無情若教生長荒山裏不解行人唱渭城

落花

為誰歸約為誰荒色色空空夢一場寄語幽叢雙粉蝶何須遠憶舊時香

閨怨

七言絕句　廿六

春態濮濛處處迎園林終夕霧烟橫綠楊樹底閒來往如在行人夢裏行

陶靖節

恥令姓字落人間故國深情託醉顏種柳采薇先薇事柴桑原是首陽山

王昭君

蓋草青青瘞艷魂那堪燒艾適前村旬知遠色明君事薄命何須怨漢元

絕句

見語桃夭灼仲春又聞膂玉繫纓新孟光三十猶稱女
那識林中牧豕人

詩餘

滿江紅 追和宋岳鄂忠武王原韻

君父蒙塵十餘載沈憂奉歇思豪俊雞鳴起舞燕然銘
烈征旆寒濡沙漠雨戰騎嘶落關山月誓吾一鼓復天
讐心偏切 射雕箭翎似雪斬馬劍光難滅望中原悲
憤金甌傷缺虬髮指搖玄弁影虎牙嚼破丹顱血待愚
臣萬里奉雙鑾還仙闕

詠史 水調歌頭

千古特馨烈博浪一椎飛祖龍驚碎魂魄由是竟埋驪
人曰少年豪氣吾曰英雄作用中自有玄機散步邳橋
上大索果何為 三人杰何獄繫信宗夷功成辟穀輝
德千仞望長離諸葛能而不得房杜可而不肯此處獨
難希昔一陶朱耳夫乎更孫奇

即事 風流子

士而貧固爾貧而餓又是士之常哉三旬五食濟之瓜
草荼烟長冷菜色何妨日閒坐詩書當對壯古史作蛋
黄素志澹寧自期諸葛家風清白昌悅西楊 通來達
新霽初更靜最愛明月窺牀興至偶成佳句謠諷琳瑯
況妻兒一六雖嗟無繭慈親七十饌減心康吾復胡為
不樂且閒清觴

七言集古

春興二十首

小欄花韻午晴初 司空圖 家在桃源穩卜居 徐中行 壯士不
言三尺劍 皮日休 男兒須讀五車書 杜甫 天荒地老無人
識笑忘歌懷亦自如 杜牧 負米到家春未盡 戴叔倫 鄉園
行樂想潘輿 梁有譽 披書纔暇即焚香 陸龜蒙 紫氣猶寒北斗傍 徐中行 小院迴
廊春寂寂 杜甫 斷烟殘月共蒼蒼 趙嘏 愁看地色連天
色 司空圖 四顧山光接水光 王安石 荆樹有花兄弟樂 許渾
護將心事話連牀 舒芬
白雲應長越山薇 許渾 城郭休過識者稀 李商隱 漢漢稻
花資旅食 權德輿 輕輕柳絮點人衣 杜甫 水邊重閣含飛
動 宋楚客 竹裏衡門掩翠微 蘇廣文 此外俗塵都不染 李頎
豈勞西去問樞機 譚朋

芳草人間會滯淚 羅倫 落花流水怨離琴 李羣玉 三春月
照千山路 溫庭筠 六幕天空萬里心 司空圖 公道世間惟白
髮 杜牧 高堂何處有黃金 羅隱 為人性癖耽佳句 杜甫
題在空齋夜夜吟 許渾
楊柳青青江水平 劉禹錫 黃鸝空囀舊春聲 武元衡 沾襟正
歎人間事 趙嘏 小隱堪忘世上情 高駢 三徑蕭條應自
往 梁有譽 五湖烟景有誰爭 崔塗 榮枯盡寄浮雲外 許渾
不覺前汀月又生 李中
司馬於今已倦遊 梁潛 百壺芳醑里消憂 胡宿 公車未
結王生機 薛逢 浪迹堪憐季子裘 謝榛 夜月隔花追歎
廿九
別 曹唐 空山流水獨成愁 高啟 不知芳草情何限 韋莊
朝夕催人自白頭 杜甫
海天愁思正茫茫 柳宗元 萬里沙鷗弄夕陽 杜牧 白首相
知猶按劍 王維 青春作伴好還鄉 杜甫 桃花細逐楊花
落 杜甫 野色遙連日色黃 吳融 閉戶著書多歲月 王維
子期凋謝呂安亡 辛莊
寧知四十九年非 駱賓王 不用登臨歎落暉 杜牧 明月自
來還自去 崔曾 暫時相賞莫相違 杜甫 春臨柳谷鶯先
覺 陸龜蒙 雪滿空庭鶴未歸 劉滄 醉臥白雲閑入夢 蘇廣文

松聲草色共忘機 僧靈澈
不羨乘槎雲漢邊 蘇頲 可堪芳草更芊芊 韋莊 春寒畢
竟無多日 楊守陳 風景依稀似去年 趙嘏 林色曉分殘雪
後 僧靈一 人家忽斷夕陽前 李龍擧 花開花落長如此 羅隱
須讀莊生第一篇 薛逢
吾欲常隨麋鹿羣 宗臣 落花飛絮正紛紛 鄭谷 祇令文
字傳清簡 柳宗元 去作先生號白雲 高駢 每飯獨慚徐孺
子 謝鉀 錦衾深愧卓文君 陳陶 等閒遇事成歌詠 皮日休
歌雜漁樵斷更聞 李商隱
何必蓬萊宮裏行 王鴻儒 東風相引有詩情 皮日休 柳塘日
三十
暖花爭發 金如玖 班竹年來笋自生 羅隱 世事茫茫難自
料 韋應物 生涯擾擾竟何成 武元衡 狂來直欲吞雲夢 王龍
彈劍悲歌氣未平 謝榛
處處斜陽草似苔 韓偓 天時人事日相催 杜甫 籠中嬌
鳥暖猶睡 溫飛卿 山下碧桃春自開 許渾 萬里雄心摧說
劍 吳國倫 百年多病獨登臺 杜甫 歸家但草凌雲賦 蘇軾
莫遣黃金謾作堆 張祜
曉鶯啼破夢悠悠 蘇軾 得喪悲歡盡是空 溫庭筠 細水浮

花歸別澗韓偓 斜陽和樹入簾櫳韋莊 桃夭杏艷清明
近羅鄴 天澄雲閒今古同杜牧 除郤數函圖籍外陸龜蒙
但將懷抱醉春風朱灣
聞道桃源好避秦蘇廣文 半溪山水綠蘿新杜牧 細看造
物初無物蘇軾 却恐閒人是貴人李山甫 豈有文章驚海
內杜甫 猶將談笑對風塵鮑防 落花踏盡遊何處李白
時雨來觀晨扈春宋之問
今日殘花昨日開崔惠 暮潮歸去早潮來韋應物 為文無
出相如右韓愈 欲賦慚非宋玉才溫庭筠 道自升沈寧有 卅一
定王守仁 心從到處即成灰韓偓 多情只有春庭月張泌
片影漂搖落酒杯李攀龍
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 嫩蕊濃花滿目班杜甫 孳猶自
憐遇白首徐中行 拂衣何處不青山李攀龍 依稀似笑還非
笑元稹 長擬求閒未得閒司空圖 人世幾回傷往事劉禹錫
至今遺恨水潺潺吳融
文君不厭馬卿貧錢起 綠樹重陰蓋四鄰王維 自笑平
生誇膽氣韓愈 豈知書劍老風塵高適 數莖白髮生浮
世之擇用 千里青雲未致身胡宿 解釋春風無限恨李白

柴門空閉鎖松筠杜甫
積雨空林煙火遲王維 百年世事不勝悲杜甫 少陵老
去憂多病江爲 庾信哀時尚有詞張以寧 綠樹碧簷相掩
映吳融 南園北第兩參差蘇軾 平生來國縈懷抱瞿祐
淚濕春衫鬢腳垂王安石
杜鵑枝上月三更崔塗 欲化西園蝶未成張泌 眼寒看
春春欲暮徐渭 此中多恨恨難平盧弼 縱橫詞翰千秋
事徐中行 獨抱風流萬古情李攀龍 莫笑書生無燕頷王世貞
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
朱門先達笑彈冠王維 仗劍猶悲行路難郭奎 芳草有 卅二
情皆礙馬羅隱 碧桃何實更停驂薛逵 邑邊樹色含風
冷宋之問 竹裏棋聲夜雨寒許渾 白雪調高歌不得武元衡
恐令如意碎琅玕王世貞

旅秋四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杜甫 飛蓬搔盡不勝簪飛寬 三秋木
落半狂客薛逵 一夜月明千里心許渾 翠帳綠窗寒寂
寂顧况 竹欄松徑故陰陰吳國倫 鱸魚正美不歸去趙嘏
空作西州擁鼻吟胡宿

梧桐葉墜擣衣催賈至忽覩雲間數雁回孫逖花還不
曾緣客掃杜甫故園誰道有書來曹松林中漉酒一時
盡蘇軾陌上黃花無數開蘇軾庾信平生最蕭瑟杜甫
題詩還愧謫仙才王守仁
鄉書無雁到家遲許渾世難還家未有期韋應物樹影悠
悠花悄悄曹唐愁雲漠漠草離離竇庠浮生已悟莊周
夢張泌搖落深知宋玉悲杜甫想得故園今夜月杜荀鶴
不堪愁望更相思趙氏
山上有山歸不得孟遲秋容無跡澹平空王初雨侵苔
卅三
蘚沿階綠宋之問露冷遲房墜粉紅杜甫自顧塵纓猶未
濯蘇軾可憐鉛槧竟何功杜牧分明記得還家夢來鵬
石壁千重樹萬重李涉

二丸居集選卷三 終

論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德禮出治之本論

治天下者必有一居要之道而後以簡御煩以獨制衆天下翕然如風草之偃而莫測運治之樞是故有治衆。有治心衆者末也心者本也心之所藏最微而所用最廣惟明君為能以其一人之心周旋於四海復能化其四海之心會歸於一人苟為不然則漫然弗知其經術之責而徒紛求諸天下於是有作內政以寄令者矣於是有鑄刑書以救時者矣又於是有從本示信而渭流盡赤者矣行之以權謀刼之以威力天下囂然日尋於規條刀鋸之中而不復覩三代悶濡之治嗟乎豈非其所以出治者不得其本故哉善乎孔子論道齊在德禮而紫陽氏以為出治之本請即其言而申之無政不足以致治從未有法不立令不行而克以虛無御極者無刑又不足以輔治從未有奸不鋤害不除而能以清淨成理者夫虛無清淨老氏之空談非吾儒之實事也胥庭舊天之風不可以語於二帝三王之世也明矣然則所稱治本之說何居蓋政者治之具而已非本也刑者治之法而已非本也為治誠不能廢政刑而政刑斷不能徒行也則夫操其本者要必在於德與禮矣人主惟有德與禮則先自治而後治人彼夫穆清之宰黼扆之間宮壼之所優游臣寮之所接見內之有清心寡欲之功外之有拾遺補闕之助生之以聰明狗齊之美繼之以齊明盛服之嚴言乎其心則已正言乎其意則已誠言乎其身則已修言乎其家則已齊其所以德禮自淑者如此乎無歉也雖是發一令焉人見謂象魏之昭垂此以為淵訶之凝注也雖是誅一人焉人見謂爰書之肅振此仍是神明之糾繩也雖是四方風動焉囹圄空虛焉人見謂大業四三王嶽歉六五帝而孰知其九重之克明自精宥密之制心自敬也粤稽古昔恭己無為垂裳天治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盛蓋莫舜若矣驗其在璣衡以齊政封山濬川巡狩肆覲於四岳三考黜陟幽明政何如其備也豈於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教。過故必審輕重折衷刑何如其

詳也而究其所以出政刑者未有所謂濬哲溫恭乎不有所謂危微精一乎不有所謂天秩天叙惇典五庸乎假令舜之德未粹禮未純吾恐九官不服其疇咨而四罪亦不受其竄殛矣烏覩其從欲之休好生之洽乎又稽周家立國世德作求制作大備至今獨讀周禮一書自冢宰司徒以訖司空所屬三百六十大而禮樂兵農小而服食器用遠而閭閻蠻貊近而暬御燕私皆有畫一可行之典至於司寇所屬九棘三槐之所聽斷嘉石肺石之所平決迨及後世耄荒之主猶得以其遺意作呂刑焉是周家之政刑原不去也乃吾觀其所以出政刑者於穆不顯文之德也雖宮肅廟文之禮也執競秉文武之德也丹書敬誡武之禮也周之化行江漢而四方攸同無思不服者蓋繇於此程正叔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舜有出治之本故彈琴歌風後世莫可及文武有出治之本故太和在宇宙間千古神往焉吾故曰治天下者誠不可無刑政而第不可以無本也得其本則有政固為皇極之建無政亦為恭默之凝無刑固為仁育之寬有刑亦為義正之嚴不得其本則雖藉口熹鮮而職事之紛更愈甚雖託言刑措而頑民之梗化愈多辟諸木政則其枝也刑則其葉也德與禮則其根也彼夫樗櫟之林巍然凌霄蓊然蔽日枝非不茂盛也葉非不菁葱也而苟其根或蠹焉則雖幹聳千尋蔭垂萬里亦不崇朝而立槁矣何也為其無本也抑有末之本有本之本禮之在人君固為本務然非毓於天者清明不惑瀑雪極勤則禍襲祇是虛儀等殺猶非至當世運之所以不王而霸治化之所以不致其大同而僅於小康未必不繇於此也故紫陽氏又曰而德又禮之本也然其說實昉諸孔子矣大學之言新民也必本之明德有德而後有禮而政刑亦出於是矣財用放流之說非與吾謂慕德禮而廢刑政此天不識本之尤者也

王道如精金美玉論

論曰甚哉王道之純也使幾微混以法術則人得以指其纇而弗純使幾微參以刑名則人得以指其惡而弗純何者王者之治天下皆本乎天理以為用是故陳常建極一道同風仁之至義之盡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

心所以治定功成立隆千古後御人仰而慕之如天之不可幾及以其純也若夫霸者則不然運之以權謀馭之以詐力凡其立國規模政教綱紀雖曰施仁仗義究皆假之而已夫假則雜雜則非王王與霸之相去判在天淵睽若水火非如彰施五采玄黃黼黻可以錯綜擊八音絲竹匏革可以互陳也故欲識王霸之異者必先辨其純與雜斯得之矣張敬夫有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有味乎其言之也蓋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噫王道何容雜雜則終成一霸道而已矣

五

且漢以漢家之制度言之無論文之黃老景之刻薄武之多欲即寬仁長者如高帝亦祇以馬上之習蝕其純心或謂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用董公言為義帝發喪皆為王者之政然亦其作用偶合耳至究叩底裏所謂精而美者果安在也況宣帝綜核名實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者嗟乎彼亦安知王道之何如哉謂霸雜焉可謂王雜焉不可謂霸雜於王焉猶不可謂王雜於霸焉愈不可吾嘗觀諸三代矣夫三代之盛其君穆穆其臣明明其民皞皞或祇台德先而四方風動或肇修人紀而九圍作新或緝熙執競而允升大猷太和翔洽孔子之所謂大同孟子之所謂與天地同流者故實其時封建也井田也正朔則寅丑若子也學校則放射若養也制禮作樂則享郊廟而采風謠也布政明刑則調寬猛而順遏揚也斯道也何道也斯向所謂至精至美之道也是以易官而家不傳賢而傳子而天下不以為私易讓為征放南巢縣太白而天下不以為利蓋其存於中者無疵類則其施於外者自無駁雜平康正直蕩蕩乎平無不學之失無清淨之名無慘酷之法無神仙

六

土木窮兵黷武之事又無鳳凰之誕甘露之誇與夫王成之冒賞趙蓋韓楊之濫刑若是者其制度之純可知矣三代之制度純故其道為王漢家之制度雜則其道為霸自今觀之郡縣之不如封建也阡陌之不如井田也建亥之不如夏正也石渠之不如辟雍也以言乎禮樂則叔孫通李延年之不如夷夔國名也以言乎政刑則丙吉魏相霍光蕭望之于定國諸臣之不如伊傅畢學也其道之愈趨愈下雖運會使然然其純與雜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故曰道純者人不得指之為粗其可指

為粗者必非王道亦不得指之為惡其可指為惡者尤非王道王自王也霸自霸也彼以霸王為可相雜者非特不知王并不識霸者也今夫金之為物也百鍊者精則躍冶者弗精玉之為寶也温潤者美則瑕璺者弗其雖田夫孺子無弗知之至於治道所關王霸心術之異雖有明主大儒亦或不能辨者則曷不於金與玉一觀之乎吾稽古昔王莫若禹湯文武霸莫若齊桓晉文是故危微精一心學相傳見知聞知躬行益勵是百鍊之金也彼內政之寄葵邱之驕曳柴之遁河陽之狩則不免於躍冶矣寬信敏公教化大行尊富褒保顯名不失是全瑜之璧也彼內嬖四嫡寵豎致亂辰嬴降服請隧要君則難掩其瑕璺矣至於秦漢以來居桓文之下者吾直比諸瓦礫況諸碔砆又何足與精金美玉較量醇駁也哉大易之贊乾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庸之贊文王也引於穆之詩而曰純亦不已夫王道猶天道然誦易詩而味純之一言亦愈知精金美玉之喻矣抑人亦有言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若其意似已不滿於王者不知此亦論其時而非論其道也霸之與王其時異其道亦異王之與帝其時異其道則同如敬夫可謂深識王道者故舉而喻之精金美玉旨哉旨哉司馬君實修資治通鑑乃謂王霸無二道當時胡明仲著讀史管見譏其不識王霸而紫陽取之此其意殆亦與敬夫合與尚論者欲辨宣帝之謬請斷諸敬夫之言

綱目死節總論

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予之所以著為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忠之烈也漢（劉崇翟義劉快傅燮耿紀韋晃達傅僉諸葛瞻諸葛尚北地王諶）十一人晉（周處劉沈嵇紹譙登庾張王偽吉謝辛賓辟譙王承卞壺桓彝沈勁吉從何無忌）十五人唐（劉感呂子臧張善相李玄通末濟高叡李憕盧奕顏杲卿張興張巡許遠段秀實蔡襲）十四人曹魏（王經）孫吳（張悌）西涼（[illegible]）姚秦（姚苻）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翚廷吳）孟蜀（趙崇韜）各一人苻秦（王永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嵊沈浚）各三人後唐（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而婦人惟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致其事知其人書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并迎

漢大夫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魏閻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謚為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三人者與春秋書孔父仇荀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袞州刺史金尚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武后殺衛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間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真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卒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真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真卿在朝希烈安得而殺之西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為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留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追贈矣事跡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敬書殺之君子以為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興兵討逆不竟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敗死與夫漢臣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南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越王貞瑯琊王仲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衆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亂賊於方弒扶國祚於將顛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史筆偶殊而謂其微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善為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太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至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夫者當考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綱目臣卒總論

綱目人臣書卒者自太子王侯以至婦人夷狄五百二十一人其不從臣例者不與焉周世列國諸侯書卒者或賢之或因事而著之也其僭王者書君正其名也列國臣書卒者四(韓申不害薛公田文趙公子勝魏公子無忌)亦賢之也惟田

文不繫諸齊，削之也。漢世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美詞也。書官不書姓者，恒詞也。不書官者，貶詞也。官爵姓具者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諸葛亮）而曹操不與焉。官姓具者十三，（尹翁歸、辛慶忌、鄭訓、王渙、鄭弘、梁商、荀淑、朱穆、胡廣、陳寔、荀爽、蔣琬、董允）爵姓具者十一，（張耳、張良、趙充國、寇恂、朱祜、馬援、樊宏、賈復、耿弇、竇融、黃瓊）因事而卒者二，（祭彤、陳龜）守節而卒者一，（臧洪）令長書卒者二，（王渙、陳寔）布衣書卒者二，（黃憲、管寧）皆美之也。惟胡廣當削其姓以示貶，而具官姓者，蓋有譏焉，如五代馮道之類。不從恒詞以稱之，故不嫌同詞以譏之也。袁安、楊東賢矣，而不書姓者，則缺也。其宗室諸王書卒者，或賢之，或因事而著之也。不書官者四，（王譚、單超、馬日磾、陳抗）貶也。強臣不書官者六，（劉焉、陶謙、孫策、袁紹、公孫度、劉表）亦貶也。漢之後諸臣卒則皆書姓矣。吳魏具官及爵者十四，（周瑜、張紘、魯肅、呂範、張昭、陸遜、朱然、陸凱、呂岱、陸抗、中山王袞、陳群、高堂隆、徐邈）予之也。司馬懿父子不與焉。其不書者三，（荀攸、呂壹、孫峻）罪之也。晉世具官爵者十二，宗室賢王亦與焉。（司馬孚、司馬攸、劉弘、羊祜、溫嶠、陶侃、王導、郗鑒、何充、王坦之、桓冲、謝安）具官者二十五，（王祥、胡威、薛瑩、劉毅、荀崧、傅咸、賈模、嵇康、李毅、衛玠、周玘、張光、周訪、祖逖、王遜、孔坦、庾亮、庾冰、庾翼、褚裒、辛謐、周撫、王彪之、司馬越、郗超）其爵者七。（羊祜、傅玄、張駿、張寔、華、謝玄、李暠、賈充）皆予之也。惟賈充、司馬越、郗超為譏詞，特削其姓者一，（桓溫）削其官者一，（劉穆之）皆罪之也。書三國故主者，予存厚也。書夷狄者，著其強也。晉世僭國臣書卒者九，其具官或爵者七，（成楊褒、范長生，漢劉殷，後趙張賓，秦苻雄、王猛，燕慕容恪）賢之也。未書官者二，（燕李績，涼宋混）亦賢之也。南北朝諸臣官爵皆具者十八，（魏崔宏、高允、王肅、源懷、元懷、元鄧、賀拔勝，宋蔡興宗，齊王儉、萬兹、蕭穎胄，梁曹景宗、韋叡、裴邃，齊斛律金、段韶，周于謹、韋孝寬）魏高歡、宇文泰不與焉。具官或爵者三十二，（宋謝晦、杜弘文、王華、王弘、顏延之、江智淵、王玄謨，齊褚闕，范雲、蔡道恭、沈約、馮道根、徐勉、袁昂、羊侃、異，陳馮賢，歐陽頠，魏陸麗、源賀、王叡、鄭羲、尉元、馮熙、劉昶、李冲、劉騰、崔光、蘇綽、李虎，周楊忠，齊趙彥深）惟褚淵為譏詞，若晉賈充之類也。魏劉騰亦譏詞，官者也。梁朱异亦譏詞，誤國失刑也。書徵士一，（晉陶潛）處士一，（梁陶弘景）皆賢之也。隋世或書官或書爵，（韓擒虎、牛弘、元壽、長孫晟、楊達、宇文述、蔡王智積）惟楊素特削之。唐世臣官爵皆具者八，（房玄齡、狄仁傑、宋璟、郭子儀、李晟、馬燧、渾瑊、裴度）書爵者二十三，（杜伏威、杜如晦、李靖、張公謹、溫彥博、虞世南、王珪、宇文士及、魏徵、李大亮、高士廉、蕭瑀、李勣、張行成、尉遲敬德、裴行儉、蘇瓌、王仁皎、姚崇、蘇頲、李光弼、韋皋、杜黃裳）惟宇文士及為譏詞，用佞人也。書官者十八，（傅奕、馬周、褚遂良、張文瓘、婁師德、劉幽求、盧懷慎、劉子玄、張嘉貞、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韓滉、李泌、韋處厚、楊綦冕、朱有倫、孟寶）書其貶官者三，（褚遂良、劉幽求、張九齡）書同平章事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節度

使同平章事一（韓渥）皆賢之也綱目前此臣卒皆無書謚者至唐書謚者十三（裴行儉狄仁傑姚崇蘇頲宋璟李光弼楊綰郭子儀李晟馬燧韋皋杜黄裳裴度）號謚官爵皆具者一（郭子儀）其卒書官後因事而書爵謚者一（張九齡）皆錄其賢也錄其功也書未至而卒者二（陸贄陽城）惜其賢不及用也諸不書官爵者削之貶詞也亦有恒詞者焉節度使皆書其卒者著藩鎮之强也其或有書薨者則傳寫之誤也五代臣卒書官爵者十四（唐張承業蜀王宗儔吳陳彥謙徐溫榮再用漢楊涓潞趙光裔閩劉贊漢劉審交唐李建勳榮克宋周馮道鄭仁誨王朴）賢之也惟馮道具官爵為譏詞醜之也終綱目太子書卒者九（吳登代宴魏晃齊長懋梁統隋昭唐事承後唐弘冀）侯國太子一（泰）故太子一（唐承乾）婦人書卒者十九（周秦芊氏漢新野君孫權婦魏郭氏晉建安君漢單氏秦姚氏鍾氏燕符氏宋殷氏執隋蕭氏唐楊氏韋氏獨孤氏同昌公主後唐劉氏故晉李氏昊氏吳越馬氏）外書薨者三（晉太妃周氏唐平陽公主惠妃武氏）美剌俱存焉凡卒書前官者六（鄭弘荀淑陳實衛琦孔理杜弘文）錄賢也不食而卒者三（龔勝陳龜辛協）予節也卒於軍者八（祭遵馮異馬援諸葛亮劉方段文振任雅相李嗣業）嘉死事也有卒於後代而仍繫諸前代者（晉陶潛唐張承業）旌其忠也有卒於其地而不繫以國號者（管寧卒于魏）表其賢也有卒於其朝而不繫以國號者（狄仁傑不書周）褒其功也

斯綱目書法之大畧也

岳鄂忠武王論

今之論忠武者莫不惜其歸痛其死固也然亦有識其不能見幾避難為昧於進退之機又或咎其不解兵終喪杜門謝客終陷大戮自貽伊戚者此皆小兒之見不足辨也虛齋蔡氏則斷以左傳而難其與權雲國張氏又律以春秋而責備其化工未及為此說者亦深恨當日一歸則中原不復坐失機會而棄垂成之大功耳夫盡君命而輒行無論忠武天性忠孝斷所不為即為之而復中原還二聖矯詔成功吾未嘗謂非用權亦未嘗謂悖春秋之義而第非所以論忠武也弇州王氏則謂大夫出疆之法非純臣之所為斯言似得之矣然但以其勢言之是忠武之歸迫於勢不得已耳如此則雖進兵亦不能成功矣而且慮檜賊以尺一削其官而且虞孤軍深入勝負未定吾謂其皆非也夫不違詔則已苟不憚違詔檜亦焉得而削之乎方是時虜衆雖强韓張諸公雖未盡出而兩河響應兀术將遁唾手燕雲朝夕可得是故當日之勢决能奏績然終不敢擅留奉命而

退忠武之所以為純臣也然則如忠武者真深於春秋者也何以言之夫所謂聖經如化工者有一時之宜有不易之則而人之通經者有出奇以合道有率性之自然故矯詔者得處事之變而奉命者備臣道之常進兵滅虜雖不失經世之權而遵名班師乃自然之正理也如尚以違命矯詔為善於春秋則是化工偏有其變故而盡失其中庸斯僅春秋之一節未覩其大全也故使忠武不歸則必成功而高宗亦必不以為罪然而人臣之正事君以忠君命進則進君命歸則歸不冀此日之崇勳大烈而萌幾微弗順之心且今日雖命之歸烏知異日不復命之進耶又烏知異日之進不可以成功如今日耶惟是矯制行權有功無罪忠武能為之可為之而卒其自然而不為斯正其全體化工者也善乎楊升菴之言曰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請討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不告於君而擅興兵甲則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鄂王承金牌之名或勸之勿班師王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嗚呼必若斯言乃可以論忠武矣乃可以論春秋矣吾故曰忠武者真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論

胡文定傳春秋其闡筆削之義不無過求而失諸鑿然未甚悖也獨是矯誣聖經大失仲尼之志莫如夏時冠周月之言何也聖人為下不倍生周之代為周之臣從周之禮其作春秋也大旨在尊天王遏僭逆故其紀事之始書曰春王正月蓋春正月者魯史舊文也加王者孔子之筆也王者孰謂謂周天正也即此一字尊王之意昭然如日中天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其正名分以明王法非謂無其位而實擅其權也而妄解春秋者乃以為孔子當日實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遂於歲首之紀建子之月舊史書周正冬十一月者改書為夏時春正月是自武王以來王朔相承之無王一至此乎將所謂加王於正者孔子直儼然自為乎夫王者受命創業然後改正朔定時月此其事非細故也夏五之闕文猶傳疑而仍其舊況時令者聖王

之定制史冊者昭代之憲章而輒憑臆擅改是何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未嘗自王而後人强以王加孔子豈獨何休黜周王魯爲春秋之罪人哉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專改周正變亂國典其爲亂賊也滋甚身爲亂賊而曰吾以誅亂賊也相去幾何又爲覩其懼也失武王已改時月者也則意其未改嘗改孔子從周直述其時月者也則謬謂實改焉是又待興王若凡民而擠至聖於纂叛也嗚呼亦悖矣曰前此商後此秦皆不足據與曰商自商周自周也周書泰誓紀十有三年春武成紀惟一月未聞其書十有一月也此已與商書異矣以商證周孰若以周證周之爲得也秦於三統之外另首建亥時令俱失自不容以冬爲春况秦以來之史皆屬後代纂修非若春秋爲當時親筆也且可據商而必其不改朔據春而必其不改時獨不可據春秋而必其時月俱改乎是故尊王守法直書時令傳信萬世明白可稽孰有過於春秋者學者能明乎此斷斷乎不但不改時月之說之非即改月不改時之說亦非矣胡乃不據春秋以爲改時月之證而反旁引他史以重春秋之誣至於枉聖逆天畔道蔑義而弗顧則惑之甚者也曰夏時之說奈何曰行夏之時乃居恒斟酌禮樂之善而云然耳豈遂以輒改國史乎然則乘殷之輅孔子亦將使魯國君臣出入乘車者盡刮其金玉之飾而申戒輪輿百工耑攻木輅乎所謂樂則韶舞者何不於自衛反魯之日與師摯諸伶約而令其於朝廟中盡去雅頌諸篇惟習九成之聲容如在齊所聞乎是二者孔子未嘗爲之獨行夏時一事輒敢輕改國史用從其居恒之論雖婦人孺子亦知其不然也或曰以夏時冠周月弗有大聖人之識力弗能爲此非尋常之見所及也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吾竊怪世儒不以庸德觀聖人而偏以奇行索聖人也甚矣文定之易於立言也

春秋論

春秋之法據事至書一筆一削而褒貶自見宋孔父仇牧晉荀息三臣之死難春秋書之古今論者非一或曰褒也或曰貶也余斷以爲褒之是貶之非曷言乎褒之是貶之非也其爲貶之之說者曰三人皆稱名孔父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

者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夫春秋於諸侯之卒例皆書名與夷也捷也卓也皆名也弑其君既書名於上則及其臣安得不書名於下故三人稱名者君前臣名之義也非貶也孔父為司馬不能匡君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荀息從君殺嫡立庶所輔不正雖死烏能無罪然因其死難而追貶其素行之失春秋不若是苛也仇牧事無可考乃謂其無善可褒夫無善可褒猶特書以示貶則身有大罪者尤斧鉞所不赦矣宋閔之難華督同死焉華督殺孔父及殤公者也如謂仇牧為貶則弑君之賊春秋必誅者孰若華督而春秋書仇牧不書華督是賢者筆之惡者削之也惡者削之則特筆書之者之非貶也明矣其為褒之之說者自三傳以至胡氏皆曰孔父義形於色能為有無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此三人者名弑而死於其難春秋之所賢也故著其節而書及不去其官而書大夫然則凡能死者聖人皆賞之與曰非盡然也死節固當賞然亦有權衡焉齊襄之弑有徒人費石之紛如齊莊之弑有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傳俚祝佗父申蒯此數人者嬖倖之臣晏子所謂其私暱者也其人不足及故雖死難春秋皆畧而不書觀徒人費諸人之在所畧則知孔父三人之在所褒矣曰宋昭之難蕩意諸死於其職意諸司城非嬖倖私暱者比也何以不書曰蕩意諸亦孔父仇牧之流也而魯不書於史者宋不以告也春秋謹嚴闕疑之書也鄭國之事得諸遙聞不赴告則無所據故不書曰叔仲惠伯死於赤之難何以不書曰惠伯不書者為宗國諱也春秋於內君見弑皆不忍言弑而諱之或書薨或書卒子赤為遂所弑惠伯死之春秋書曰子卒而不及惠伯諱之也非削之也諱其君而書卒於上自必諱其臣而不書於下是故君書弑則其臣可以書及君書卒則其臣安得以及書此春秋書法也然則謂蕩意諸叔仲彭生之不書為貶之者則聖人為固儒謂孔父仇牧荀息之書及為貶之者則聖人為酷吏為固儒非春秋也為酷吏尤非春秋也余故斷之曰褒之是貶之非也

議

太廟議

自古有天下者必建太廟以饗其親而歷世升祔祖功宗德禮莫大焉唐有文祖虞有神宗廟號昉於此矣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此雖配天之祭抑亦宗廟之禮也商湯稱烈祖其後太甲太戊武丁稱三宗而契則其始祖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七廟之制其來舊矣至周禮制大備太祖之廟居中百世不遷三昭居左三穆居右八世之後每一世而一遷後者祔則前者祧及行大祫則出其祧者與其未祧者並奉而合祭於太廟以至禘郊皆有定制聖王議禮可謂盡善矣蓋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王武王有功德當宗雖昭穆數盈而不可祧也於先別立二廟於昭穆之上謂之文武世室故周有九廟焉蓋宗無定數不在七廟中也漢太祖起匹夫先世皆微賤無爵土即位之後惟尊父為太上皇而追王上祀之典缺如也晉世祖唐高祖皆藉祖父之業以得天下宋太祖之先亦有祿位當時尊號宗廟自不容缺然其制度儀節或不能如周制之盡善矣逮我皇明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制禮定祭罔不媲美姬周洪武元年春王正月乙亥即位之日追尊皇高祖玄皇帝廟號德祖皇曾祖恒皇帝廟號懿祖皇祖裕皇帝廟號僖祖皇考淳皇帝廟號仁祖四代考妣崇祀太廟煌煌巨典真非漢祖所能及也自是以來列聖繼承至於今十有五世矣建文初太祖升祔是時廟數未盈則遷祧之禮未及舉行也嘉靖中改尊太宗廟號為成祖與太祖並為百世不遷之廟列祖列宗以次遞遷如禮焉乃當時有議者以德祖為始祖比周后稷以大成二祖廟為世室比周文武則竊以為未可何也我朝之興惟與漢同而與晉唐異與宋亦異故四祖皆布衣如漢先世非若后稷開周始封之君而歷代皆諸侯也高皇帝巍功峻德躬有天下自當為皇明始祖此如孔子大聖特興雖其先有孔父嘉為得姓之祖有鄹太夫為聖父而後世子孫必推孔子為始祖其世數斷自孔子而下不得上及祖父也故我朝太廟定制斷以太祖為始祖廟居正中百世不遷如周后稷成祖有功當宗特立廟始祖之東南左昭之北工亦百世不遷如周世室後來列唐左右分班晉祔隨世遷祧如周之昭穆六廟

德懿僖仁四祖親室當祧則建寢於始祖廟北以藏神主如周之夾室及後之祧主皆藏於此至於太祫則奉德祖於太廟中位獨尊而太祖亦與諸祧主廟主列位昭穆相向以東西分左右以南北序尊卑祭畢則祧主還於夾室廟主還於昭穆而太祖復正位居尊焉至於大禘則奉德祖爲所自出之帝而以三祖及太祖配之至於兩郊則自建文永樂而後皆奉太祖以配斯爲德禮之正吾無間然者矣然猶有議焉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生而克嗣其位則沒而得稱其廟建文皇帝踐祚四年而後成祖繼之夫建文與成祖俱太祖之胤承天受命克嗣太祖之位者也然至今而帝號猶未後宗廟亦未與者此甚非太祖心尤非成祖心也故建文者所當復帝號上尊謚稱宗享廟如列聖者也景皇帝踐祚七年亦承天受命克嗣太祖之位者然帝號雖復而宗廟猶未與也此亦非英宗與二祖列宗心也號景皇帝者所當加上尊謚稱宗享廟如列聖者也至若嘉靖中尊獻皇爲睿宗晉享太廟則尤有可議者恭惟世宗肅皇帝入紹大統以嗣太祖之位蓋非爲孝宗後也其於

獻皇自當稱親稱親則稱帝稱帝則稱宗禮也當時之議者亦幾失而復正焉獨至晉享太廟班於武宗之上則大不可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世宗之天下也謂是世宗之天下則祔皇考於太廟比於仁祖亦孰得而非之而謂是太祖之天下則睿宗未嘗嗣其位也又安得祔其廟乎且睿宗不惟不得比仁祖祚亦不得比興宗故在建文可以祔興宗而在嘉靖不可祔睿宗也夫商王肜日祖己戒其豐昵魯臣躋明仲尼斥其縱逆斯禮也夫人而知之矣當嘉靖時天子尊親念篤不憚越禮以盡孝思而在廷諸臣逢君者多知禮者少寧陷上於過舉而不一匡救悠悠至今易世再三輔臣禮臣詞臣諫臣竟無言及此者徒使宗廟之中失禮已甚不顧貽譏後世深足歎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當時亦有言之者矣今諸於太廟都宮之外另擇甚地建廟以奉睿宗獻皇帝之祀并復興宗孝康皇帝號謚亦另建廟奉祀如睿宗之制西建文景泰兩朝作主祧藏夾室以時從祫祭於太廟布告天下臣民俾知大禮得正無過可議斯爲仁之至義之盡而天

理人情毫髮無遺憾矣列祖宗安侑之福聖天子纘述之善德萬載運祚之長皆在於是皇明大典實與唐虞三代並隆豈特遠過漢唐高出晉宋而已哉

配享議

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雖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人臣之有配享自三代而已然矣然名數未得其詳也漢有天下其臣首稱三傑又次定元功十八人而配享之典初未嘗舉至宣帝表揚中興輔佐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首霍氏至蘇武凡十一人至明帝又圖畫中興功臣於南宮雲臺首鄧禹至卓茂合三十二人然皆非配享太廟也魏丕稱帝追尊其父操為太祖始以程昱鍾繇典韋配享於廟追其孫奐又進荀攸焉繇茲而後如北周之賀拔勝冦雒李弼于謹劉亮蘇綽盧辯則配其太祖泰如後梁之蔡太實魏益德尹正則配中宗鶩又其後如後唐之李嗣昭周德威符存審則配莊宗存勗此皆創業之君也若夫創業守成歷代皆有名臣配享惟唐李氏宋趙氏為然蓋嘗考之唐凡四十二人其創業者在高祖曰淮安靖王神通河間元王孝恭鄖節公殷開山渝襄公劉政會魏公裴寂魯公劉文靖在太宗曰梁文昭公房玄齡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申文獻公高士廉衛景武公李靖蔣忠公屈突通趙公長孫無忌其守成者在高宗曰英貞武公李勣高堂忠公馬周河南文忠公褚遂良北平定公張行成移憲公高季輔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中宗曰漢陽文貞王張柬之博陵文獻王崔玄暐平陽懋王敬暉扶陽忠烈王桓彥範南陽貞烈王袁恕己梁文惠公狄仁傑齊貞公魏元忠琅琊忠公王同皎睿宗曰許文貞公蘇瓌徐文獻公劉幽求玄宗曰燕文貞公張說代公郭元振趙公王琚肅宗曰韓懿憲公苗晉卿冀獻穆公裴冕代宗曰尚父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德宗曰西平忠武王李晟咸寧忠武王渾瑊忠烈公段秀實憲宗曰邠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裴度威武公高崇文涼公李愬穆宗而下未識也宋凡二十四人其創業者在太祖曰韓忠獻王趙普冀武惠王曹彬在太宗曰司空薛居正右僕射石熙載韓武惠公潘美其守成者在真宗曰文靖公李沆魏文正公王旦忠武公李繼隆仁宗曰沂

文正公王曾許文靖公呂夷簡武穆公曹瑋英宗曰魏忠獻公韓琦宣靖公曾公亮神宗曰韓文忠公富弼哲宗曰溫文正公司馬光徽宗曰魏公韓忠彥高宗曰秦忠穆公呂頤浩豐忠簡公趙鼎蘄忠武王韓世忠循忠烈王張俊孝宗曰魯文正公陳康伯越文惠王史浩光宗曰文定公葛邲寧宗曰福忠定王趙汝愚理宗而下未議也然其間有未協公論者如唐之武士彠許敬宗宋之王安石蔡確始雖冒進而後必黜之蓋祀典若是其嚴也我朝立帝王廟京師命禮官擇名臣始終全節者以從祀前後議定凡三十二人曰風后力牧曰皐陶夔龍伯夷伯益曰伊尹傅說曰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召虎方叔曰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曰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曰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蓋祀其君而及其臣斯亦當年配享之典矣然此外如宋趙普以負太祖不得祀元木華黎伯顏等五人以夷狄與其君俱罷祀信乎祀典若是其嚴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立極其開國輔運功臣侑饗廟庭者時則有若太傅右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太保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有若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有若永義侯桑世傑厥後則有若誠意伯太師文成公劉基又有若營國威襄公郭英成祖文皇帝纘天續緒其奉天靖難功臣侑饗廟庭者時則有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有若寧國忠壯公王真厥初則有若少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蓋在洪武定配六王五公一侯凡十二人永樂定配二王二公凡四人至嘉靖中肅皇帝裁定侑饗臣位於太廟進劉基郭英益為十四人於成廟出姚廣孝大興隆寺稱為三人焉繇今觀之基之進公也英之進私也廣孝之出雖非私亦未得為公也夫基為太祖子房開國文臣第一其進配自無容議矣英功非無可稱而考當時居英上者有馮勝傅友德李善長之流與英伯仲者有馮國用廖永安廖永忠耿炳文吳良吳禎曹良臣丁德興華高吳復茅成康茂才孫興祖韓成花雲耿再興之屬其他尚眾英雖有

功安得越而進之即較諸永義似優然世傑與徐常諸
臣乃孝陵所自定非後世所得低昂也蓋英之進配。出
於其孫勛之請勛時以議禮被上寵乃得濫冒斯舉耳
然亦可謂誣其祖矣廣孝之出也以其為僧故夫配享
報功之典廣孝誠有功雖為僧何病且功成而仍不改
僧服似有遊湖辟穀之意此正其高也況其與三臣同
配乃長陵所自定長陵之有榮國猶孝陵之有誠意也
雖為僧亦安得而斥之是故今日誠宜罷英而後廣孝
則配享之臣悉合天下之公論而祀典亦不失其嚴也
然此乃創業者也若夫守成之代明良喜起相得益彰
豈遂無其人哉欽惟列聖相承興道致治帝臣王佐實
繁有徒請得而歷數之仁宗朝。有輔臣太師文貞公楊
士奇太師文敏公楊榮冢臣太師忠定公蹇義計臣太
師忠靖公夏原吉。勳臣定興忠烈王張輔宣宗朝有輔
臣太師文定公楊溥。計臣太保忠宣公黃福禮臣太保
忠安公胡濙英宗朝有輔臣太傅文忠公曹鼐太師文
達公李賢冢臣忠肅公王翱勳臣興濟忠敏侯楊善景
皇帝有樞臣太傅忠肅公于謙勳臣定襄忠武侯郭登。

憲宗朝有輔臣太傅文憲公彭時太傅文毅公商輅冢
臣太師端毅公王恕勳臣宣平武毅王朱永孝宗朝有
輔臣太師文靖公徐溥太師文靖公劉健太傅文正公
謝遷太傅文莊公邱濬冢臣太師端肅公馬太升樞臣
太保忠宣公劉大夏武宗朝有輔臣太傅文恪公王鏊
太傅文忠公楊廷和太師文康公梁儲勳臣先儒新建
文成侯王守仁世宗朝有輔臣大師文忠公張孚敬太
保文襄公楊一清太傅文康公李時太師文貞公徐階
樞臣少保端敏公胡世寧少保康惠公李成勛穆宗朝
有輔臣太師文康公高拱少保文肅公趙貞吉神宗朝
有輔臣太師文忠公張居正太師文定公申時行光熹
而輔則有樞輔太保孫承宗首輔少師劉一燝韓爌大
冢宰周嘉謨大宗伯孫慎行都憲鄒元標楊漣凡此諸
臣謨弼忠勤勳庸顯峻視唐宋有光焉今禮官誠能建
白下廷議詳定奉旨裁允俾俱進配廟庭則我朝盛典
明備罔缺知禮之士可免有君無臣之歎矣抑猶有說
焉建文皇帝既議追祔太廟則其一代之臣亦不可遺
嘗攷其功節最著者有魏國公徐輝祖文學傅士方孝

孺御史大夫肆子寧兵部尚書叅軍務鐵鉉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黄子澄之數人者皆當褒錫贈謚與配享之列者也在禮言禮必使幽明無憾理得而心安然後天下萬世無有議其非者缺者備之失者正之斯革菴之臣所深望於今日也

文廟從祀議

文廟之有從祀也所以崇德報功厥典甚重故其人必能於聖人之道躬而行之若立德若立功若立言文行兼臻名情相副入而有得於道統之微出而有俾於治統之實者斯可以與列其中非獨取專門著述高談性命者遂為足以明道而有功聖門也夫七十子親受闕里之傳或具體或一體而教分四科各具實用身通六藝不事迂談則後之學者可知矣是故從祀諸儒其有文優行玷公論難掩者雖已進而必黜而在將來議進者亦必其德醇學正功言並茂而非名浮於實無益於天下萬世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後儒侑食孔廟時併卜子夏進者凡二十二人曰周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漢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杜子春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魏王肅王弼晉杜預范甯至宋元豐七年進三人曰周荀況漢揚雄唐韓愈崇寧三年冒進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又冒祀其子雱淳祐元年進五人曰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景定二年進二人曰張栻呂祖謙咸淳元年進二人曰邵雍司馬光元皇慶進許衡至順進漢董仲舒皇明洪武二十九年亦特詔進董仲舒至正統二年進三人曰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八年進元吳澄弘治九年進宋楊時嘉靖九年進五人曰漢后蒼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又進康蔡元定與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啟聖公祠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三年進本朝陳獻章胡居仁正守仁二十三年通宋周子父輔成啟聖公祠穀又進宋羅從彥李侗爲第其中有不當通而進者宋靖康元年用祭酒楊時言罷王安石配享然猶降居從祀之列理宗淳祐元年乃黜之併黜其子雱皇明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始建議請黜揚雄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建議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

褫爵罷祀併請黜荀况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請改祀於鄉時未果行至嘉靖九年肅皇帝釐正祀典始允廷議采其言而行之於是荀况及戴聖等八人俱罷祀鄭衆等五人各祀於其鄉又特罷元人吳澄蓋此數人皆所謂文優行玷公論難掩者黜而罷之於以尊聖道而重國典扶世教而正人心匪淺鮮矣今按兩廡先儒定祀勿替者周三人漢七人隋一人唐一人宋十八人元一人本朝四人合三十有五人然嘗攷之前代尚有可議進者三人焉若漢丞相忠武侯諸葛亮若唐平章宣公陸贄若宋參政文正公范仲淹忠武一生自躬耕南陽承三顧而出輔漢定鼎托孤寄命自任天下之重無不與伊尹相符功業雖未就而三分割據續漢正統四十餘年文章雖不多而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用兵若三代之時兩事君秉文王之小心澹明寧遠之言則求志達道之旨也成敗利鈍之不計則正誼明道之衷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則大學之休容也六出伐魏討賊而卒於軍則春秋之大義也故文中子謂禮樂可興程子謂有儒者氣象羅豫章謂可與權

誠見其立身行道合於聖人者多也宣公春議多知道之言事上能不負所學蘇東坡稱其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楊龜山稱其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還貶則杜門集古方書可謂知進退者朱子稱其論諫本仁義諳練既多學更純粹而胡致堂則曰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又論權而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獻為通達而弗畔於道也此所謂真洙泗之徒也文正有先憂後樂之志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朱子稱為傑出之才吳草廬稱為百代殊絕人物而呂本忠亦曰本朝人物公為第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為必盡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若成否不在我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利鈍之誠心也蓋嘗以左氏授狄青以春秋授孫復又嘗以中庸勸張子載則其學術之淵源猶在關雎之先者也然則此三人者並舉從祀誠協萬世人心之公而備聖門祀典

之盛矣又崇禎初年有國子生上疏請以漢諸葛亮唐
張巡宋岳飛增入孔廟從祀天子下其章禮部令議題
覆夫亮已有前議矣若巡飛二人之議進者殆非無見
請得而確攷之二人之行之才之功不具論惟論其學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記其平生讀書甚多不過三遍
未嘗復讀而終身不忘誦之如流此其天姿學力太過
人矣而窺道之深知本得要則莫如人倫天道之言夫
人倫天道大原無二此物則秉彝皇降綏猷之妙理中
庸所謂天命率性孟子所謂有性不謂命是也巡之學
廿五
識及此殆超於秦漢之上矣岳忠武本傳記其況厚寡
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是則自少讀書
不徒尚拳勇者也而學問之純涵養有素則微於德勝
君子之論夫審德勝才勝之異定君子小人之分而無
德者敗之有德者勉焉此乾文所謂忠信進德先聖所
謂君子尚德也飛之學識若此殆不減闕閭之徒矣況
先聖述六經以垂憲而其志則在春秋巡能起兵討賊
遏祿山而保江淮大節不奪殺身成仁飛欲滅虜復讐
復中原而還二聖秉詔班師之死靡憾其所以嚴華夷

之防盡君臣之義者何如也然則二人之於聖經不必
以言明之而直以身明之也雖是言之舉從祀而及此
二人者不為過矣至於本朝之儒近代屢有陳請少或
數人多至十餘人今彙其學行最著確然當進者有六
人焉克己功密於箴銘尚友益深於贊古文章則持論
正於蘇氏大節則絕命烈於首陽高皇帝目為異人蜀
賢王尊為正學者忠烈方遜志孝孺也作夜行燭則一
書默化厥父為州學正而兩庠爭以為師定儒家宗統
之譜開我朝道學之傳者靖修曹月川端也經世之志
廿六
見於世史正綱治道之詳見於大學衍義補宗傳之緒
見於朱子學的者文莊邱瓊山濬也好古力行安貧樂
道廷對萬言數奏實學起復一疏扶植綱常者文毅羅
一峯倫也介以守己不先朝於逆藩虛以入道惟自砭
於藏密者文莊蔡虛齋清也恭莊實踐衆歛行己之端
毀撤淫祠益徵信道之篤者恭簡魏莊渠校也之人者
著述既富躬行亦真理學本優事功尤顯所謂文行兼
臻名情相副有得於道統之微有裨於治統之實者也
其餘猶不乏人足見昭代人文之盛是以真儒輩出數

謚前朝行將並列廟庭增光俎豆而吾道有功臣聖徒無偽士矣雖然前所議出祀於鄉者蓋皆稱為經師如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之類者也夫訓詁之學固未必得心法之宗然當秦火之餘守其遺經各相傳授以待來學即後儒如程朱輩亦皆由其文以釋義則不傳之脉未必不藉於此也況夫立身制行原無疵纇未嘗得罪於名教而實有功於聖門乃使其以有功而進以無罪而退無乃過乎又按罷祀人中如劉向者初喜神仙方術未免年少之惑然晚歲氣象殊勝於前志興禮樂以行教化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忠精痛切發於至誠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皆不悖於聖人意在諷君敕時要非無補於世其洪範五行傳正為王氏起論緣類陰陽術家之小技而於道實無害非若楊雄美新何休王魯吳澄仕元為名教之罪人也論者謂宗臣憂國雖屈原不能及是豈可與馬融王肅輩同日語哉然則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與劉向六人宜復其祀則學宮無失人之憾道術得折衷之衡公議愈明而祀典愈重矣

臣謚議

昔者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成於己名生於人易其名者不可誣其行也行有淑慝故謚法特美惡並著焉子之美謚所以揚有德表有功予之惡謚所以警奸邪誅亂賊也此即舉措之大權刑賞之大憲其效將使追褒之可與豪杰之思齊追貶之可銷悖逆之不軌周公之制謚法孔子之作春秋其義一也自天子諸侯而下若卿大夫生有爵死有謚士無爵則無謚其無謚者雖至聖大賢不得濫加其有謚者雖天子不得冒美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之其臣子不得私也此古制也迨其後則皆以為褒美之典而貶惡之意漸失矣春秋周之卿士齊晉衛之卿魯之卿大夫無不謚者然迹行多溢美焉躬為亂賊強僭者比比矣而咸得美謚至於得罪出奔如魯臧紇晉荀寅至於身誅族滅如晉欒盈齊崔杼而咸得美謚乃曰靈曰厲曰幽曰煬則以謚其君而不聞以謚其臣也兩漢通侯襲爵者皆有謚其美者什九其惡者什一歷代

惡謚則惟太子親王或有之而卿相大臣悉有美無惡也晉之東也詔公卿與爵而賢者亦與之謚至符秦遂及於處士矣此則專為褒賢彰美而設而不復知有懲惡之意者也故自漢以來人臣之謚有當美而得美者凡諸既謚者皆是也有未盡美而得其者亦諸既謚者是也有當美而不得盡美者漢蕭何之為文終耿弇之為愍也有當美而先未盡美者宋岳飛之為忠愍武穆而後忠武也有當美而得惡者漢王商之為戾也有美惡不相掩而兩得之者唐蕭瑀之為貞褊也有當惡而得惡者漢審食其之為幽魏于禁之為厲梁王亮之為煬唐宇文士及之為縱南唐宋齊丘之為醜謬也有當惡而後乃正其惡者唐封倫之改為謬宋秦檜之改為謬醜也有當惡而得美者晉賈充之為荒而武唐許敬宗之為謬而恭元載之為荒而武也有當惡而屢得美者唐李吉甫之為敬憲忠懿宋夏竦之為文正文莊京鏜之為文穆莊定也有未盡惡而得惡者梁沈約之不文而隱魏鄭羲之不宣而文靈也有未盡美而先擬惡者晉何曾之謬而為孝唐裴光庭之克而為忠獻宋慶

禮之卑而為敬宋陳執中之榮靈而為恭也然又有大美當謚而未謚者漢陸賈賈誼周亞夫董仲舒汲黯蘇武司馬遷劉向何武劉崇翟義龔勝陳咸第五倫鄭弘袁安任隗楊震李固杜喬楊秉陳蕃李膺王允孔融耿紀韋晃管寧諸葛瞻吳陸抗張悌晉賈疋祖逖辛謐宋袁粲劉秉梁王琳魏崔浩齊斛律光周尉遲迥唐劉文靜長孫無忌郭元振王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周王朴李筠李重進宋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之屬是也則亦有大惡未謚而當謚者漢張禹董賢孔光王舜梁冀董卓晉王敦梁朱异齊祖珽唐武三思崔湜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崔胤宋丁謂章惇蔡卞蔡京王黼蔡攸黃潛善汪伯彥韓侂胄丁大全賈似道之屬先也今議者徒知表揚功德褒賞忠節是得其半而未得其半也明興以來同姓親王郡王異姓公侯駙馬伯苟非獲譴皆得謚文武諸臣京官三品以上賢而有功者例得謚三品以下及外官至處士德行顯著殉節盡忠者亦得謚然猶考覈行迹公論無疵而後予之其不賢而有過雖如例亦勿予其或濫予則但削奪之而已故今

之得謚者悉為褒美之典未嘗予惡謚以示貶也是亦得半之道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賜謚功臣美所當其按行易名不拘古法賜謚親王則秦王曰愍晉王曰恭魯王曰荒瑕瑜不掩無溢美焉大哉聖人無私超出晉唐萬萬矣因是而親王有曰厲曰隱者郡王有曰悼隱曰榮戾曰榮謬者豈謚法之公獨可行於同姓而不可行於異姓與抑擬謚者無秦秀袁思古其人與然則褒貶並用原昭代祖制之善深得周公太公之意而議者所當兼舉也竊見我朝既往諸臣應得賜謚尚有待於今日者以其萬者言之則有宋公馮勝潁公傅友德韓公李善長鄂公馮國用姑熟公陶安德慶侯廖永忠長興侯耿炳文永義侯桑世傑高陽侯韓成東邱侯花雲南陽侯葉琛高陽侯許瑗東莞伯何真縉雲伯胡琛丹陽男孫炎當塗男王愷御史中丞章溢學士承旨詹同大學士吳沉吳伯宗御史大夫安然大子太保唐鐸都督韓觀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太子賓客胡儼翰林學士解縉吏部尚書郭進戶部尚書師逵兵部尚書張本刑部尚書魏源按察使周新都御史羅通軒輗魯穆楊

縉宗文趾都督呂毅參政劉昱馮貴侯保知府劉子輔易先都指揮李任布衣陳真嚴侍郎張元禎錦衣指揮使袁斌按察使楊瑄給事中賀欽吏目鄒智尚書彝泰張泰都督王信布政使陶魯指揮張英寺丞黃鞏御史陳茂烈楊爵副使李夢陽都督馬永楊照而所當先褒錫關係最重者莫如建文之代蓋一時忠烈之多從古未有尚其尤者如文學博士方孝孺兵部參軍務尚書鐵鉉御史大夫練子寧魏國公徐輝祖等不下三十餘人焉以其惡者言之則有都御史陳寧劉觀尚書張綵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嚴嵩然惟呈身逆闇謀危社稷者莫甚於天啟之李蓋語附擁戴贊導頌美之惡從古所無而首逆同謀如崔呈秀交結近侍如魏廣擬等亦各有其人焉今當直道大行之時明天子在上禮臣建議正皇遠述周公近遵聖祖舉美行之多者賜以美謚擇惡行之大者賜以惡謚又其未盡美者如彭韶之惡安則更加以美謚其罥得美者如萬安之文康劉吉之文穆亦追改以惡謚如是則理得其公法得其正賞罰之政行而天下知所勸懲矣故曰一字之褒榮踰華袞

一字之貶辱深斧鉞此春秋所以撥亂反正也豈徒然哉

順德黎景義克

辨

周禮辨

周禮大司徒媒氏仲春命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此言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為禁止與夫自相昏嫁弗稟命於父母者媒氏皆得司令而行罰焉所以正人倫範禮義明尊卑定綱常也於是時也以下連綴至罰之辭旨方全中若字猶及之義古書多有之記曰娶則為妻奔則為妾鄭衛淫奔諸詩聖人采之以剌惡此奔者不禁之可罰也舜不告而娶是為有故苟其不然則自專之罪大矣此無故不用令之可罰也詳翫其辭一以責尊者一以責子姓至文立言自是無弊後之學者不察遽從不禁句絶不復聯屬下文昭代方正學先生著周禮辨疑亦持此論其言曰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猶恐其為邪況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乎人情易於越禮以適意今曰不禁人之奔是令一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啟之以淫奔之路縱其越禮而不詰武王周公烏恐為此姑息之政以亂大倫也哉噫此讀書不詳之過也使其貫過下文備翫語意豈有此失夫讀書割裂遂致聖人為淫亂之倡聖政為夷禽之俗其害甚大非獨亥豕之差根銀之謬而已毋惑乎今之儒者以周禮為王莽劉歆之書而詆毀不置也曰正學之辨非與曰正學之辨是也其讀周禮者非也正學亦未免鹵莽與曰方先生理學大儒知言好古況周禮一書其平生精究者也當無疎畧至此然則曷為乎有此辨曰先生所著初皆燬不傳其後國禁漸開遺文始出於世夫古聖賢著書為後人附會增贅亦多矣烏知遜志一集獨無以疑似混之者乎是固弗足為正學咎第學者讀書稽古將以觀先王之政揆聖人之心誠不可不務詳也

牛易馬辨

晉史載元帝之母夏侯妃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其說出於魏收輕纖人帷薄之私曖昧無據非若呂不韋黃歇之事之詳確也胡致堂因是而譏元帝冒續晉宗偽姓為辱謂其世系類曹操且曰操崛起既不自知可

同父姓元帝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也噫嘻斯言何悖謬之甚也就使元帝誠為牛吏子擬諸操父嵩養於曹知誥養於徐事大不倫且夫操亦非不知元帝亦非知之而冒帝胄之榮也謂人毋姦私而生子此屬何事而可以知不知咎其子耶必欲使元帝父金而姓牛如李昪之為者無論典午大統人心圖勢萬萬不可將置瑯琊恭王夏侯妃於何地此其事猶不可以責秦始楚幽而可以之責元帝耶況乎元帝實非牛吏子也又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斯固冒姓之讖又魏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實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晉自宣至愍適及七代如石馬之數當時復有牛繫馬後之謠云夫渡江化龍正為帝承正統中興南國之兆耳於冒姓何涉焉元行沖著魏典引柳谷瑞石有牛繼馬象曰道武之祖名犍實為繼晉受命之符按司馬氏自武帝得天下傳惠懷愍元明成凡七世當咸康四年而什翼犍興拓跋氏雖是愈大然則石象乃後魏之祥原非以啟東晉淫德之羞也符瑞童謠後雖偶應君子猶以為無稽而必鑿其事以實之至於誣人之汚易人之姓絕人之宗用徵讖謠之驗儒者讀書窮理論世斷古豈如是哉劉子玄唐之良史也其作史通有曰魏收黨附北朝南關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道云司馬出於牛金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遺剸斷蓋亦陰過所致可見牛金之誣在唐世已有明辨何後儒猶沿其妄邪帝王家法非屬小德馨纖下筆關諸天道讀史者不之柬漫生譏刺大滅情理立言悖謬如此致堂之過又浮於魏收矣管見議論多可采獨此大為史累不可不辨

無可無不可辨

昔孔子論列逸民因自謂無可無不可其後馬援稱漢高帝亦有是言論者謂高帝不足以語孔子而以孔子擬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矣夫世主之不如聖人學者誰不知之援之學之識未能窺聖道之奧會聖心之妙亦不害其為知也論人之旨各有攸存以高帝之明達好謀知人善任聞言即悟不憚轉關隨時應務不膠一轍無可無不可之云可謂深悉其為人矣孔子自對逸民而言其異高帝自視光武而與之殊援言偶

相符耳不必牽合以絜短長也雖然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以道言也而事未始不在其中高帝之無可無不可以事言也而未始非暗與道全大抵後之儒者視聖人過高凡一言一行每推而遠之以為不可幾及不知聖人之道即庸人之道聖人達權比義從心不踰庸人見聞著察固不能渾全變化如聖人而豈遂無一言行之偶合於道況開代英主天資卓越者哉是故隨時屈伸與道消息聖人之純詣也長於從諫善於趨時世主之靈性也此高帝一端之懿與孔子適肖語心體則有偏全語才識原非迥別由是觀之高帝未嘗不足語孔子而擬亦不可謂不知帝矣

天知地知辨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人與我可為二天地則一而已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亦不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為此論其燭理幾於未明矣余謂震之言原無弊也在昔聖賢語天不及地者多矣互舉天地而析言之者亦多矣陰陽二氣如夫婦二人上浮下凝是謂兩闢乾健坤順南北對待故易繫兩儀禮分郊社烏在天地不可以二言也夫所謂天知地知者亦曰時雖冥夜而所戴者天所履者地幽靜之中自有炯鑒云爾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此天知地知之說也孔子曰知我其天烏在天地不可以知論也書曰天視天聽詩曰監觀曰聲聞如必有血氣心思而後可言知亦必有血氣心思而後可言視聽與然則燭理未明殆致堂自道也致堂又曰震被薦鄧隲茍於去就疑其處人未精余謂君子筮仕非受明主見知則為大臣汲引漢安之初鄧隲為大將軍在位能推進賢士正得大臣以人事君之誼震於此時應其辟而起出處之正無可訾者高昭季桓非齊魯用事上卿哉而孔子因之以仕亦將曰處人未精與若以隲貴戚不宜就舉則太公在周武成二代當無道用之士矣以是斥隲而短震不亦迂乎

孟母辨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豚肉以食之君子曰此非孟母之言且更非孟母之事也教

子之道貴於信不貴於欺信者何也始終不欺之謂也纔偶有欺之之言又焉可鑿致欺之之實夫既悔初答之誤矣則盍正告之以前言為戲母子之間豈不坦然明白天性乎諒哉而乃買肉以食之是重之欺也其為不信孰甚焉其子無端拜東家之惠而不知出於母之所買東家但見其母之買而不知借己名以啖其子使其子異日者或過東家而謝焉則殺牲施惠者方茫乎弗喻其所由而受遺食肉者愈愕然怪之適彰其母之詐矣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明其曲意徇物害直為大也況母之於子屬毛離裏真性合一而安用多此周旋强行譎誕孟母之賢必不為此故曰非孟母之事古者賢婦妊子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若太姙之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是謂胎教孟母秀上懿德必能如是豈有有知之子問鄰家之物而遽生戲語以誨僞乎禮曰幼子常示毋誑自古淑人知禮者咸稱孟母後世莫能及啖汝之戲必不出諸其口故曰非孟母之言也然則傳記曷以載焉曰傳記非盡誣也意當戰國間有令母者實為茲事時人相傳以為善訓厥子因以附會於孟母云爾雖然能悔其偶然之欺而必欺彰信以立教以視世之弗克義方而納子於邪者其賢否抑亦懸殊矣即未可語於大賢之母德亦不失為聖善是故君子猶有取焉

顏子生年辨

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年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也論語顏淵死夫子對顏路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說者以弟子之年考之謂回先死於鯉而夫子為設言夫伯魚在庭而聖人豫計其死定為無槨之制以處之萬無是理故朱子謂非人情家語亦未可盡信余按家語弟子解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一蚤死此其所以誤也嘗見闕里志孔子年譜於三十九歲下書弟子顏回生則是顏子少孔子三十九歲也志又記顏子三十二而卒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七十也然則顏子之死尚在伯魚死後一年闕里志確有證據而家語之誤可見矣夫年歲之數易差而聖人之言不妄但即論語觀之則鯉之先死於回。自然明白。乃惑年

數之傳錯反謂聖人有此非情持是說者尚足與讀書乎又家語原憲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為魯司寇以憲為宰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過匡居衛時刻皆為御按孔子為司寇時年五十二原思以志學之齡齒膺陪臣之妙選少年筮仕猶曰賢者能之若夫畏匡之時孔子年五十六子驕時方六歲恐未能任馳驅之役也此亦其年數之不能無悞者也余非哂世儒泥古書字之訛而竊異夫輕解聖言之謬因著此辨然實非聽說也

南容辨

南容非南宮敬叔也何以知之以二人之行知之論語紀南容言行者三一曰慎言人也一曰尚德人也一曰足與足容人也家語亦紀其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子貢言其行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一日三使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蓋聖門高弟七十子之列孔子以兄子妻之姓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魯人也此一人也左傳紀衆邾人女奔孟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僖子病不能相禮屬二子使事孔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敬叔師事仲尼後嘗救火命周人出御書家語孔子與俱至周見老子及定公時以富得罪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孔子曰若過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又曰富而不好禮殃也以富畏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檀弓亦載其事此則魯世家大夫仲孫氏父僖子兄懿子名說又名閱居南宮謚敬叔又一人也夫慎言尚德不廢免戮其品至高其學亦粹斷非世祿之子載寶之人所能為且仁不言富義不好貨智不處殃彼幼而學禮於聖人長而以不好禮得罪其玷於言彪於德者何如耶失位出奔復猶不改孔子方以後患為懼烏覩其能不廢而免於刑戮耶將無聖人之賞鑑不明抑擇壻之時姑謬為虛譽耶二人之行反若白黑判若參商安得混為一也抑又以二人之名字知之論語於南容稱名一稱字二蓋及門諸子之通例於諸大夫則皆稱氏及謚如孟懿子武伯敬子季桓子康子叔孫武叔子服景伯是也南容若即仲孫則胡不稱孟敬叔敬叔若即南容則乃兄懿子亦嘗學禮於孔子胡不稱姓稱字與諸弟子同例耶且其兄弟同學胡洙泗之徒獨過弟而擯兄魯之貴族多矣又胡獨為快壻者得稱

高弟也故說與何忌雖嘗師事仲尼而皆不與七十二賢之列南容則及門受業七十子之表表者其別為一人能然矣是以家語弟子解但曰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初不云孟僖子子也司馬牛書其兄桓魋而此不書其兄何忌髙子羔書齊髙氏别族而此不書魯孟氏公族秦丕兹書其父董父以力聞而此不書其父軆屬子學禮之可則效明乎南容非南宮敬叔也況二語南容之名字與左傳敬叔之名氏各自懸殊獨此之姓及彼之居偶同耳又安得並混為一也余嘗按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蓋聖賢均以直道維天下效孔子言足恭匿怨之人已與邱明同恥之乃程子以為古之聞人謝氏遂以老彭為比但見聖人稱引之辭温厚謙遜使謂是其前輩而非受經作傳者獨不見孔子論成人亦稱冉求之藝豈冉求亦孔子之前輩而非及門之士耶噫南宮二大也而一之左氏一人也而二之古人於此蓋有幸有不幸焉而稽古論世者至此亦不能無辨也

孔門弟子辨

孔子弟子見於論語者三十人余觀家語亦畧記其行事然多有失實者其傳述之訛當以論語正之而其附會誕誣尤不可盡信識者有以辨之矣顔子之死後於伯魚孔子自言在論語確可據矣家語乃云少孔子三十歲是其年數之錯也閔子騫不仕季氏汶上之辭何其明决家語乃云閔子騫為費宰閔政與論語相庭余按左傳魯昭公時有閔子馬豈問政者殆其人耶騫馬字混理或有之總不其然但以論語為證孔門閔子决不為費宰為費宰者决非閔子騫也且所載孔子答辭大不類聖人之言是不特誣閔子矣宰予與田常作亂以夷三族後人多疑其事惟司馬貞史記索隱據左傳齊闞止字子我與陳氏爭寵為田常所殺蓋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此辨極有識可謂善讀書矣近有援李斯上書云田常為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弑簡公如斯所言則宰子之死仇牧之類也為此說者第明宰我非作亂之人耳不論其事之有無也余謂李斯本諂偽小人其言亦何足據不若索隱之辨最為得之耳且烏知斯所稱宰予非即闞止之語乎子貢亂齊存魯強晉亡吳而霸越不過戰鬪遊說之習蘇秦張儀之

流此非端木之所為也蘇子由古史考嘗辨之。楊用修亦主其說皆確見也余嘗讀論語貨殖之旨蓋謂其穎悟過人多學而識如彼所稱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云爾家語因而實其事謂子貢好販與時轉貨史遷遂以入貨殖傳與烏氏倮寡婦清同列豈不謬哉孔子教仲弓用人不可拘世類故有犂牛騂角之喻家語因云生於不肖之父而史記亦曰父賤人冉牛天命將終孔子問之痛其彌留不起故有斯疾之歎家語因云有惡疾充記亦然淮南子遂以為癩也公冶長素行無玷雖世法不能累孔子取之故有非罪之褒家語因云為人能忍恥後人遂造為通鳥語盜羊之事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大抵謂二子之賢不徒以言貌之美也蓋亦泛論取人之法也家語翻以為貶詞而質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則既失聖人之旨矣充記又翻之謂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夫澹臺品行至高子游嘗舉之以對得人之問矣寧有孔子不素知其為人而猶然薄之耶又謂其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及

十三

離畢而雨家語繫諸巫馬期商瞿有五丈夫子家語繫諸梁鱣二事與有子俱無涉此則史遷之謬也余按孔門稱七十子始自孟子蓋舉大數也至家語弟子解備載凡七十六人史記列傳則七十七人文翁石室圖則七十二人近世定從祀之典一以家語為據於是公伯寮秦冉顏何申黨俱罷祀蘧伯玉林放俱出祀於鄉又按當時七十子而外見於書傳者左傳稱孟懿子南宮敬叔史記稱顏濁鄒孟子稱牧皮家語禮記稱公罔之裘序點孔璇論語稱林放左邱明孺悲皆及門之徒也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乃自咎前日之失寧有孔子徒以容貌觀人者將無知人之哲遠不及言氏子耶此皆以意穿鑿妄為增益如犬吠聲附會成獄者也若夫七十子之數有琴牢陳亢而無公伯寮及縣亶訛為鄡單薛邦改為鄭國則當以家語為正又若南宮縚非仲孫閱公孫龍非談堅白者亦家語本不載也又子路初見孔子家語但云戎服舞劍而已史記則加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之後乃因門人請為弟子又弟子欲師事有若時以曾子不可而止矣寧復有避座之事旦月

十四

但以不載弟子解故不進與其列然其中或姓名重複或字畫錯誤如申續申棠秦冉顏何之類亦未可知矣夫公伯寮之黜以其愬子路蘧伯玉之非及門以孔子稱為夫子皆取證於論語以決其非是故雖收於史記文翁而實不容混也獨林放者言行見於論語既非僅留姓名者雖家語史記無之而文翁圖有之又非若伯寮之讒賊伯玉之同儕其決非聖門高弟為有確證也然則林放者謂非受業身通異能之士乎余竊謂從祀諸賢復進林放為七十七人未嘗不可也

十五

孟子齊魏事辨

按齊之伐燕也事在周赧王元年丁未至燕之畔齊也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書所載前後凡四章明著為齊宣王時事與戰國策汲冢周書合而與史記荀子書不合史記年表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以丁未之歲當湣王之十年金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通鑑有見於此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此據戰國策汲冢周書而以孟子之書為實錄也然即以丁未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猶有未合者當宣王之伐燕而取之也孟子固勸之置君以存燕國以止諸侯之兵而宣王不聽其後二年燕人果畔王乃深悔之而有慚於孟子之言此慚於孟子之王是宣王非湣王也明甚若遂以丁未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宣王薨於是年至己酉燕畔宣王之薨已三載矣安得復生而慚於孟子乎此可見宣王之在位未必止十九年也即止十九年則丁未未必是十九年也年表諸王之歲數多少必有差訛殆不足據者矣且宣王初勝燕而欲取之也孟子教以當順民心之悅而取法於武王文王及其對沈同與或人之問則見燕雖可伐而未嘗勸齊伐之也孟子之意曉然矣文記則反謂孟子勸齊伐燕其言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可見史記傳聞之誤不如孟子之書之明確足信矣然則非獨伐燕為宣王事而燕畔仍為宣王事也非獨丁未伐燕屬宣王之時而己酉燕畔仍屬宣王之時也何也有孟子之書為實錄也又

十六

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孟軻去齊蓋孟子居魏十八年初見魏惠王逮事其子襄王居齊八年則事宣王未及其子湣王也故孟子書所載於齊惟見宣王於魏則見惠王及襄王余考魏世家惠王罃立辛亥改元至三十五年乙酉即周顯王三十三年也是年孟子至梁明年丙戌惠王薨子赫立是為襄王丁亥改元至十六年壬寅即慎靚王二年也是年襄王薨其子哀王立癸卯改元此其世次自惠王至襄王乃至哀王也綱目書魏君罃卒繫於壬寅則是惠王在位五十餘年自惠王直至哀王似中間無所謂襄王者夫襄王明載孟子書其在位十有六年當是實錄然則綱目所書魏君者當為魏君赫耳由此觀之孟子居魏十八年事惠王僅二年耳其餘年皆在襄王之世吾意孟子初以惠王卑禮招賢故應聘而至閱再期惠王捐賓客嗣君代立雖非能用賢者然或待賢之禮猶不失先君之意故孟子亦復優游其國而未忍決去也況孟子義不見諸侯當時諸侯亦絕無幣聘之舉是以十餘年間轍跡未嘗出大梁也迨至壬寅襄王亦厭代矣當是時列辟惟齊辟疆賢尚可輔以有為也夫然後乃去魏而適齊至若去齊綱目書於丁未伐燕之歲又與孟子書不合何也凡孟子書所記齊王皆宣王非湣王也當孟子之去齊也王嘗命時子留之而孟子惓惓於王之足用為善而不能舍孟子去時宣王固無恙也至於燕人畔而慚則陳賈嘗見孟子而為之辭以解之是年為己酉矣孟子依然在齊也是孟子之居齊固不止八年也然則綱目書孟軻去齊當繫之己酉燕畔之後耳。

孟子去魏辨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乃詳述其問答言天下之大勢統歸於不嗜殺人之君而且一喻之於苗再喻之於水孟子之意在於因問而對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蔡虛齋蒙引曰孟子見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既見襄

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爲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之他矣舍謂蒙引之說誤矣孟子見襄王之府原未有去志也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至梁兩期耳襄王爲世子時想未與孟子相見也故其立也孟子在梁入見新君禮也平生行道之志旣不獲用於先君則於嗣君有深望焉不謂一見之而異威儀詞氣有不滿其意者則行道之志孤矣故不禁出以語人也豈其因此遂有去志哉吾觀孟子之於齊當其去也猶幾徘徊而不忍舍豈其於魏當其始見而決去之速若是耶且夫不嗜殺人之對孟子未嘗不厚望於襄王也故歆之以時雨之苗又歆之以就下之水孟子誠有厚望於襄王也何嘗於一見之頃遽萌欲去之意耶如蒙引之說則孟子亦無異悻悻小丈夫耳噫嘻此豈君子之所爲哉按魏世家年表孟子至梁在乙酉惠王卒在丙戌襄王改元在丁亥立十六年卒在壬寅孟子去魏正當壬寅是孟子去魏在襄王旣卒之年非在襄王初立之日也以此證之孟子實無去襄王之事也雖然不必以此證之

孟子原無去襄王之意也而況其實無去襄王之事也故余謂孟子此章大旨於去之一字絶不相干者此也然則蒙引之說如何曰蒙引之誤蓋由通鑑之誤也倪氏曰通鑑於壬寅年書惠王卒卽書孟子去魏是一見襄王後卽去也此蒙引所以誤也曰通鑑亦有誤乎曰聖賢之去就天下之治亂所關通鑑記大賢去國爲當時有國者惜耳若其所繫之事與其所錄之文或前後錯簡或傳寫承訛則固不能無偶誤也故余嘗謂通鑑綱目書魏君嘗卒當爲魏君赫者此也

列聖生年考

孟子序列聖之統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云五百有餘歲蓋大約言之也書攷之堯生帝嚳六十九年丁亥年十八甲辰卽位七十三載丙辰使舜攝位又二十八年一百載癸未崩壽一百十七歲舜生堯四十一載甲申年三十三丙辰攝位二十八載癸未堯崩三年喪畢丙戌元載卽位三十二載丁巳禪禹又十七年四十八載癸酉崩壽百有十歲禹生

堯五十五載戊戌六月六日年八十舜三十二載丁巳受薦年九十六癸酉舜崩三年喪畢年九十九丙子元歲即位八歲癸未崩壽百有六歲皋陶薨於禹二歲丁丑禹時年一百皋亦應不滅百歲矣皋之生與禹先後蓋不遠也湯生孔甲二十七歲戊辰年七十一戊寅為方伯十八祀乙未伐桀年八十八歲為天子在位十三年三十祀丁未崩壽百歲伊尹薨於沃丁八祀戊子壽百有五歲則其生在桀二歲甲辰也文王生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年四十七帝乙七祀丙子為西伯在位五十一年紂二十祀丙寅崩壽九十七歲世傳太公遇文王時年八十文王時年九十二太公之生乃庚丁元祀壬寅也至康王六年戊辰卒壽百有四十七歲或曰壽百有十歲則是遇文王時年僅四十餘恐非也孔子生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今八月二十一日卒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今二月十八日壽七十四歲自堯之生至舜之生凡五十八年自舜之生至湯之生凡四百六十五年自湯之生至文王之生凡六百二十三年自文王之生至孔子之生凡六百八十年孟子又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趙氏德謂魯哀公十六年後歷悼元穆共康景至平公立凡一百六十四年孟子必生於共公之初留青日札謂孟子生周定王三十七年今二月二日卒周赧王二十六年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按史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且自貞定王至赧王相去一百五十餘年日札所記定王斷非是不獨年數之誤也今據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歲在壬申享年八十四則是孟子生年歲己酉乃周烈王之四年魯共公之五年也至乙酉遊梁之歲孟子行年三十有七魏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魯景公十年也其後二十三年丁未齊伐燕而孟子在齊齊宣王十九年周赧王元年魯平公三年也孟子行年五十有九矣然則自孔子之生至孟子之生凡一百八十一年也

四書地理考

今天下建都二曰北京曰南京設省十有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自周以來郡邑沿

華代各不同而古蹟具存可按籍而稽也夫孔子生於魯孟子生於鄒皆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魯國都也縣西二里有魯城焉城內有周公廟所謂太廟也有宣聖廟即闕里故宅也在兩觀闕右故名闕里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背洙泗門有石闕去洙水百餘步後漢郡國志曰孔子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里門里前為杏壇東為顏子廟即陋巷也城東二里為古奄國城南有舞雩臺又南七里有溫泉流入沂水沂源發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泗源發陪尾山四泉孟發循泗水縣北入里始合為一西經曲阜貫府城下至濟寧南流過徐邳諸州達於淮縣之西北八里為孔林孔子之墓子貢常築室焉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塚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無荊棘刺人草又無鳥巢木惟楷最盛子貢手植也論衡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謂此也自顏冉諸賢暨閔子有子公西穿我樊遲子賤南容申棖皆產於是縣之東有防山則顏子墓處也鄒縣鄒國也初國名邾里穆公改為鄒縣境內有郰城其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所謂昌平鄉陬邑孔子所生處也縣北二十里有馬鞍山孟子葬母處也泗水縣卞邑也子路產焉滕縣滕國也其南四十里有薛城則薛國也其北十五里有休城孟子去齊所居也其東三十里有靈邱城齊蚔鼃所辭也嶧縣北車稍山下有滄浪淵孔子聽孺子歌處單縣北有西防城是為臧氏防邑魚臺縣東北有郁浪亭是為魯郎邑春秋傳費伯城郎或曰費惠公乃其後也曹州曹國也曹縣南二十至有湯陵放太甲之所西北五十里為諸馮其地與濮州姚墟相去不遠府城附郭滋陽縣為負夏水經注云負夏即負瑕古瑕邱地也濟寧州任國也鉅野縣有古南武城魯氏所產也東平州汶上縣齊平陸邑也其北為濟河壽張縣為古微國東阿縣西二里有三歸臺陽穀縣鄆城曹濮之間為莒父邑其地近晉春秋莒父及霄以備晉也沂州費縣西南社有石門山子路宿處也其縣即季氏之費邑其西北九十里有顓臾城即魯附庸國轉近二十里即為蒙山所為東蒙主也又以其居魯地之東一名東山登東山而小魯亦謂此也其西北七十里有武城子游所治邑也澹臺產焉齊南

府大清河即濟水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南入於海章邱縣西南即漯河其源出長白山泰安州西南即汶水其流經兗州汶上諸縣州之北五里為泰山東嶽明堂在其下馬萊蕪縣即齊嬴邑齊河縣西六十里即高唐縣駒處於此長山縣長白山北即於陵陳仲子居之濟陽縣東北三十里有聞韶臺德州城東有黃河舊迹濱洲利津霑化海豐諸縣皆近海之地也九河故道在濟南者五環繞平原之東南商河之北曰馬頰在陵縣西至海豐北曰覆釜在德平西南至陵縣東曰鉤盤自齊河經禹城平原德平至樂陵海豐之北曰鬲津在齊河縣北曰徒駭餘在直隸滄州東昌府高唐州亦有馬頰枯河又為漯河故道府城東北有微子城堂邑縣西有故棠城孟子嘗請發者濮州東北為古帝邱顓頊之墟衛國都也衛成公始從曹縣楚邱遷都於此州之東南七十里為歷山下有姚城援神契曰舜生於姚墟應劭曰姚墟與雷澤相近後世稱姚城鄭玄曰歷山在河東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指濮而言也雷澤屬濟陰皇甫謐曰河濱屬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范縣齊范

邑也青州府附郭益都縣城內城隍廟西有雪宮遺址存焉臨淄縣本營邱地齊國都也有古齊城中有莊嶽里齊獻公始徙都此縣南十里為牛山近此有菟頭山桓公墓在焉菟頭之南乃太公塟衣冠處袁氏云轉附太公墓所在然則轉附朝儛二山皆在處也縣西北有晝城孟子所宿者昌樂縣有孤山山之側為北海之濱伯夷所居也縣東南有營邱舊城乃太公初封邑蒙陰縣在東蒙山陰亦顓臾地也臨朐縣即伯氏駢邑其南有沂山東麓汶水出焉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前枕太海是為琅琊莒州或曰即莒父地沂水縣南北七十里有蓋城即陳戴王驩之邑有闞公山則闞子避名處也樂安日照諸縣境皆濱海登州府三面距海府城東南三十里為羽山殛鯀處孔安國註在東齊海中即此也萊州府北皆海平度州濰縣東南有堂馬是為東海之濱太公所居膠州即墨縣有棠鄉亦即棠邑也若夫高子羔公冶子長皆齊產也棠齊地不出青州南陽近魯應在濟兗之境而齊東之鄙及東方之九夷亦俱隸山東城內矣由山東而西且北為北京順天府附郭大興

宛平二縣燕國都也昌平州密雲縣東北五十里有共
城共工流幽州居此保定府唐縣帝堯始封唐侯之國
易州東南廣袤六十里亦燕都古蹟也河間府滄州有
九河故道徒駭亦在焉南皮縣太史簡潔俱在焉慶雲
縣胡蘇在焉酈道元及程子皆曰九河已淪於海後世
新河傳其舊名耳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殷
有天下紂時所都也管叔所監即此開州長垣縣西南
五十里有匡城孔子所畏地永平府盧龍縣為山戎廣
平府永年縣為赤狄而其在北方者則貉之屬也由北

廿七

京而西且北為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本古晉陽唐叔虞
始封地太谷縣東有箕城為古箕國靜樂縣北有石峡
山晉伐虢假道於虞出此焉平陽府附郭臨汾縣唐帝
堯有天下之都也郡名河東七國時為魏境趙城縣造
父所封之邑其後趙衰有功於晉至簡子猶居之是為
趙家曲沃縣南南有桐鄉城亦即放太甲處蒲州本古
蒲阪虞帝舜有天下之都也其東南二里有二井東西
相連是為舜井其南百里亦有歷山又東南三十里為
首陽山即禹貢雷首山也上有夷齊墓其中條山有虞

坂亦晉人所假道也解州夏縣有夏城焉夏禹王有天
下之都也安邑縣亦禹所營之都縣北二十里有鳴條
岡一名妝宮即此平陸縣泰伯之後虞之國都也其東
為傅巖其北五里有魏侯城乃古魏國晉封畢萬於此
是為魏家絳州絳縣晉國都也潞安府潞城縣亦有微
子城汾洲府附郭汾陽縣有項橐祠史記項橐七歲為
孔子師或曰即達巷黨人是也府城東有式賢閭乃魏
文侯過段干木所隱處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昔
有馬飲此泉而生龍駒是多良馬平陽太原之間地名

廿八

垂棘是生良璧大同府諸縣北狄所居南自大同流過
保德岢嵐州興縣西南入平陽府石樓永和等縣蒲吉
等州東入河南則皆黃河之所經也由山西而西且南
為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有山焉東西連亘長安咸
寧藍田盩厔鄠及鳳翔岐山扶風諸縣之境是為南山
咸陽縣秦國都也孝公徙都之縣之北有畢原即畢郢
也周文王及武成康皆葬於是咸陽界鄠縣之東為周
豐鎬二邑有靈臺焉文王作邑於豐時所築也鎬京有
古城城內有周廟周武王有天下始建都於此商州為

契始封地同州郃陽縣伊尹所耕有莘之野在焉韓城縣有古韓城晉韓萬所封邑是為韓家華州城北有古城鄭桓公始封之地華陰縣南十里為華嶽即西嶽華山也乾州西北五里界岐山東北五十里為梁山周太王所踰者武功縣西北有周城太王邑於岐山下即此也邠州即古豳國太王所都鳳翔府鳳翔縣本古雍邑亦秦國都也自德公始遷此穆公以下十七世皆都之岐山縣為岐州地岐山在焉文王所都也隴州南有秦城秦初非子所居鞏昌府秦州亦非子之封地也慶陽府寧州公劉所封之邑後乃遷邠焉近邠岐之間是為獫鬻又為昆夷延安府鄜州亦為白狄鞏昌慶陽洮洲衛亦諸戎所集也行都司肅川衛西八百餘里有沙州城其東南二十里為三危山漢中府南三里為漢江源發嶓冢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又東至漢陽府會大江臨洮府蘭州為黃河所經道河源出西域崑崙山自積石至河洲界流經州城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轉而東南入中國又自龍門而下歷漢城郃陽至朝邑稍折而東入蒲州山西境焉由陝西而東為河南開封府附郭祥符縣魏國都也郡名大梁惠王自安邑徙此杞縣杞國也儀封縣衛儀邑也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亦有儀城中牟縣或曰古晉邑新鄭縣鄭國都也武公遷於此有水焉源出禹州密縣東北至新鄭二水合流為雙洎河即溱洧也鄭州管國也陳州陳國都也子張子禽巫馬期産焉南有厄臺孔子絕糧之所商水縣有鄉是為互鄉歸德府附郭商邱縣宋國都也原思司馬牛産焉其東南四十五里為古亳邑商湯王受命之地其西北有小蒙大蒙二城所謂蒙為北亳者也夏邑縣本古穀熟所謂穀熟為南亳則殷湯有天下所都也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即葛國也與北亳為鄰虞城縣乃古虞國商均所封睢州西亦有匡城為孔子畏處考城縣東有葵邱齊桓公會諸侯處也彰德府陽陰縣有西牟山是乃晉中牟邑衛輝府淇縣衛國都也子貢琴牢産焉縣北關西社即古朝歌舊邑原殷王之都也衛康叔初封於此有水焉源出彰德林縣西大號山流經淇縣所謂淇澳也亦名淇園是生美竹迨兩漢猶盛武帝塞瓠子當取之以為楗至冠恂時亦嘗伐

以為矢百餘萬云䣄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石邱孟子遇宋牼處懷慶府附郭河内縣郡亦名河内七國時為魏境與彰德附郭安陽縣皆殷畿内及周三監之地也濟源縣亦有濟水溫縣亦衛之邑于夏產焉河南府附郭雒陽縣周有天下之所都也成王營雒為成周王城其東三十里雒水之北又有城乃國之下都平王自鎬東遷居之又即古豫州之城在冀州之南所謂南河之南是也偃師縣為西亳亦殷之都登封縣有山焉是為陽城其近潁水者是為箕山之陰陜州靈寶縣有古虢城即虢國也虢有三寶雞為西虢汜水為東虢此為北虢王季子虢仲之後也開封衛輝懷慶河南皆黃河所經之地南陽府唐縣有水焉泉出桐柏東經汝州信陽會沂泗入於海是為淮水四瀆之一也其流縣嵩縣經本府東流入淮是為汝水裕州葉縣即楚之葉縣其北十里有黃城山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國津處汝寧府亦淮汝所經之地上蔡縣蔡國都也漆雕氏東焉新蔡縣亦蔡都平侯徙居於此者河南而西且南為湖廣荊州府附郭江陵縣荊楚國都也府城東北有郢城楚文王遷

都之歸州有丹陽城則熊繹始封之國岳州府附郭巴陵縣古三苗國也澧州慈利縣西三十里是為崇山永州府附郭零陵縣是為有庳之墟道州城北有鼻亭乃象所居之遺跡也長沙府亦三苗地漢陽襄陽荊州諸府亦漢水所在武昌黃州漢陽荊岳諸府則大江所在也由湖廣而東為南京鳳陽府虹縣亦古夏開禹初封夏伯邑此焉壽州本古壽春亦楚國之郢都也考烈王始徙都之州之西北為淮水其源發桐柏山至此合肥水至懷遠合淮安渦水東流歷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會泗水東入於海潁州南百二十里為汝水其源發汝州天息山經新蔡朱皐東流入淮太和縣流入潁州下達於淮泗者為黃河淮安府邳州上連徐境下入淮河者亦舊黃河也海州贛榆縣有羽山其下有羽淵蔡氏傳云在徐州謂此廬州府舒城縣即舒國也徐州沛縣亦有互鄉城蘇州府附郭吳長洲二縣吳國都也常熟縣言游氏所產縣西北故宅在焉又有子游蔡文學橋常州府無錫縣吳泰伯始居地名梅里應天府太江源出泗川岷山合湘漢豫章諸水來自府之西南經西北

過鎮江東流入海在應天界二百餘里名揚子江而蘇州當熟嵩江華亭常州武進鎮江丹徒揚州江都安慶懷寧太平當塗池州貴池皆太江所在至若淮安海州揚之海門蘇之嘉定嵩江府之東南則皆海之所際也由南京而南為浙江紹興府附郭山陰會稽越國都也句踐居之諸曁縣亦越都允常居之新昌縣連於海杭州海寧嘉興海鹽寧波靳慈溪定海象山台州臨海黃巖寧海皆近於海焉由浙江而南為福建由福建而西且南為廣東福州福清長樂連江羅源福寧寧德泉州晉江惠安同安興化莆田漳州龍溪漳浦皆近海之地廣州惠州潮州肇慶陽江高州茂名電白吳川雷州瓊州亦皆近海之地也此四書所載國名邑名地名水名可考於今之京省府縣者也若夫江西四川廣西雲貴則當時聖賢履歷之所未經亦稱引之所未逮茲故不暇詳述焉

子思百歲考

三山陳氏曰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通鑑前編書四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余按是年歲在壬申自此年倒推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之歲相距七十一年孔子卒時伯魚已死五年子思雖幼應有五六歲至穆公元年子思必已七十五六歲矣穆公在位三十三年中當子思耄年其尊禮之事非一諒非僅在元年之始也或謂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是子思之寧尚在魯悼公之末元公之初未及穆公之世也魯哀公十六年後尚有十一年又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穆公始立穆公尊禮子思屢見孟子書自是實事乃謂子思年止六十有二其卒在穆公未立之前二十餘年殊不足信今以陳氏之說及魯諸公紀年考之則闕里志所記子思年百餘歲最為有理但未詳其生及其卒確在何年耳通鑑綱目載子思與衛侯言事在周顯王之世是時衛自貶號為侯服屬三晉蓋成侯也成侯元年庚申乃顯王八年上距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幾一百二十年此亦可為子思年百餘歲之證

聖賢生年實考

史記世家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通鑑

綱目前編。亦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書孔子生。宋諸儒據公羊穀梁二傳。辨證詳確。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而世家遂節所記歲數。皆少一年。然則孔子實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之歲也。諸弟子少孔子若干歲。見於家語。不無疑誤。與史記列傳亦有異同。闕里志孔子年譜。暨通鑑綱目前編。皆書諸弟子生。通鑑所書。多與史記合。今考其實。亦多從之。故以孔子生於己酉為實。則書其生與諸弟子之生。皆應移上一年。如顏路少孔子六歲。是生於乙卯

卅五

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子路少孔子九歲。是生於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漆雕開少十一歲。是生於庚申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有子家語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少十三歲。通鑑所書與史記合。有子實生於壬戌景王六年。昭公三年也。閔子家語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少十五歲。通鑑所書。獨此與家語合。家語通鑑時年方十三。殆非也。據史記為是。閔子實生於甲子景王八年。昭公五年也。梁鱣家語少三十九歲。史記少二十九歲。按梁氏譜。則是少二十七歲。譜載鱣生於丙子景王二十年。昭公十七年也。冉有仲弓商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是生於戊寅景王二十二年。昭公十九年也。巫馬期少三十歲。是生於己卯景王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年也。子羔家語少四十歲。史記少三十歲。通鑑書與史記合。子羔亦生於己卯也。子貢少三十一歲。是生於庚辰景王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一年也。原思少三十六歲。是生於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顏子家語史記俱少三十歲。通鑑書亦同。獨闕里志孔子年譜。三十九歲弟子顏回生。據論語夫子

卅六

對顏路之言。鯉先死於回。則年譜為是。是顏子少孔子三十九歲。顏子實生於戊子敬王七年。昭公二十九年也。澹臺滅明。家語少四十九歲。史記少三十九歲。以子游敬重滅明。必年長於子游。則史記為是。滅明亦生於戊子也。陳亢秦商俱少四十歲。是生於己丑敬王八年。昭公三十年也。公西華少四十二歲。是生於辛卯敬王十年。昭公三十二年也。子夏少四十四歲。是生於癸巳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子游家語少三十五歲。史記少四十五歲。通鑑書與史記合。是子游生於甲午敬

王十三年定公三年也曾子顔辛俱少四十六歲是生於乙未敬王十四年定公四年也樊遲家語少四十六歲史記少三十六歲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遲與齊戰季孫謂其弱冉有謂其年少時遲年方二十二矣此則家語為是遲亦生於乙未也子張少四十八歲是生於丁酉敬王十六年定公六年也子賤少四十九歲是生於戊戌敬王十七年定公七年也冉儒伯虔曹䘏俱少五十歲是生於己亥敬王十八年定公八年也顔刻亦少五十歲按孔子適衛過匡皆刻為御孔子時年五十有七則刻方七歲耶此刻之歲數必誤也公孫龍少五十三歲是生於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定公十一年也叔仲會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一云少五十四歲按此二人即闕黨童子也歲數應以少為是是二人生於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定公十二年也孔子之厄於陳蔡也當周敬王三十一年壬子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時年六十四矣從者十哲季路最長時年五十五閔子騫次之時年四十九伯牛時年四十六仲弓冉有時年並三十五宰我無可考子貢時年三十三顔淵時年二十五游夏最少夏年二十游年十九耳通鑑前編周威烈王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子夏按是年歲在甲戌晉烈公之十三年魯穆公之三年也魏斯者文侯也時嗣位十八年矣自周敬王十二年癸巳至四十四年傳歷元王六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至威烈王十九年甲戌共一百有二年子夏生於敬王十二年至魏文侯受經之年實已一百有二歲矣孔門諸子如子夏者最為高壽此其可徵者也

諸賢生年續考

余初述孔門弟子生年實考蓋本家語史記參以年譜通鑑諸書其有訛誤可疑者以理斷之於其可考者各著其生平歲次干支之名而繫以周魯紀年斯為得實者矣後又得宋學士孔道輔所撰孔氏同門序年紀錄從遊之士二十有八人首秦商終伯虔自長及幼各著其生年干支而繫以時王紀年及少孔子歲數甚為明白余觀此二十有八人中有家語史記諸書所不及考載者一人曰冉耕字伯牛魯人丁卯生時周景王十一年少孔子十八歲其於顔無繇季路曰乙卯生少孔子

六歲。閔損子騫曰甲子生，少孔子十五歲。梁鱣叔魚曰丙子生，少孔子二十七歲。曾參子輿、顏辛子柳，俱曰乙未生，少孔子四十六歲。顓孫師子張曰丁酉生，少孔子四十八歲。宓不齊子賤曰戊戌生，少孔子四十九歲。冉孺子魯、曹卹子循、伯虔子析，俱曰己亥生，少孔子五十歲。此十人皆與余所考者合。其於仲由子路曰己未生，少孔子十歲，漆雕開子若曰辛酉生，少孔子十二歲，有若子有曰癸亥生，少孔子十四歲，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俱曰己卯生，少孔子三十歲，高柴子羔、巫馬施子期，俱曰庚辰生，少孔子三十一歲。此七人與余所考者，下差一年。其於顏回子淵、澹臺滅明子羽，俱曰丁亥生，少孔子三十八歲，公西赤子華曰庚寅生，少孔子四十一歲，卜商子夏曰壬辰生，少孔子四十三歲，言偃子游曰癸巳生，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五人與余所者者，上差一年。其首錄者曰秦商字子丕，楚人，癸丑生，時周靈王二年四年，少孔子四歲。其於樊遲須子遲曰甲申生，少孔子三十五歲，商瞿子木曰丙子生，少孔子二十七歲，叔仲會子期曰己亥生，少孔子五十歲。此四人與余所考者，

一上差三十六年，一差十一年，一差二年，一差四年。其於孔鯉伯魚曰己巳生，時周景王十三年，少孔子二十歲。若以余實考之例計之，孔子生於己酉，年二十生伯魚，則伯魚生年應在戊辰，蓋云己巳，亦與余所考者下差一年。大抵家語史記但記歲數，故易至訛誤。此則各錄生年歲名，繫以周靈王景王敬王在位紀年，亦與春秋年表悉合，當是實錄，非後人臆度無稽之論也。其與余所述實考，雖有上下一年或數年之差，要於理無太礙。均之不害為實耳。蓋余據公穀二傳以為孔子生於己酉，此則同史記以孔子為生於庚戌。余子所少孔子歲數，皆隔一歲計之以誌多寡。此則連彼此所生之歲計之，斯其所以異也。由是言之，雖有上下一年二年之差，究亦非差也。今亦不敢盡以家語史記為謬，不必改余所考者，而並存之，詳錄此記於後，謂之續考，覽者識其異同之故，以此為正可也。孔學士之言曰：仲尼設教，七十二子焉往而弗與俱，而蓋錄之，刻止於二十有八人，何也？嘗考唐顏籀師古氏云，蓋數子者，乃後夫子遊舞雩之下者耳，其列以齒為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

而夫子告之為諸賢之所共聞也當時在座即有紀其年以傳者師古距顏子惟三十七代熟於典故斯言豈欺我哉可見此為古刻之傳先代名賢皆信為實錄矣

按孔氏同門序年紀乃宋學士縉雲侯梁汝嘉仲謨所刻以傳世者蓋得之宋中丞孔道輔又得之唐侍郎顏師古三公皆聖賢之裔中丞者至聖四十五代孫侍郎者復聖三十七代孫縉雲侯先賢梁鱣叔魚四十八代孫也今述原記列書二十八人其外有可考者六人并如例編入共三十四人備錄如左俾尚論者得覽焉

泰　商字子丕楚人癸巳生時周靈王二十四年少孔子四歲 原記

顏無繇字季路魯人乙卯生時靈王二十六年少孔子六歲 原記

仲由字子路弁人己未生時周景王三年少孔子十歲 原記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辛酉生時景王五年少孔子十二歲 原記

有　若字子有魯人癸亥生時景王七年少孔子十四歲 原記

閔　損字子騫魯人甲子生時景王八年少孔子十五歲 原記

冉　耕字伯牛魯人丁卯生時景王十一年少孔子十八歲 原記

孔　鯉字伯魚魯人己巳生時景王十三年少孔子二十歲 原記

梁　鱣字叔魚齊人丙子生時景王二十年少孔子二十七歲 原記

商　瞿字子木魯人丙子生時景王二十年少孔子二十七歲 原記

冉　雍字仲弓魯人己卯生時景王二十三年少孔子三十歲 原記

冉　求字子有魯人己卯生時景王二十三年少孔子三十歲 原記

高　柴字子羔齊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孔子三十一歲 原記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
孔子三十一歲原記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
孔子三十一歲
樊　須字子遲魯人甲申生時周敬王三年少孔
子三十五歲原記
原　憲字子思宋人乙酉生時周敬王四年少孔
子三十六歲原記
顏　回字子淵魯人丁亥生時周敬王六年少孔
子三十八歲原記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人丁亥生時周敬王六年少
孔子三十八歲原記
陳　亢字子禽陳人己丑生時敬王八年少孔子
四十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庚寅生時敬王九年少孔子
四十一歲原記
卜　商字子夏衛人壬辰生時敬王十一年少孔
子四十三歲原記

言　偃字子游吳人癸巳生時敬王十二年少孔
子四十四歲原記
曾　參字子輿魯人乙未生時敬王十四年少孔
子四十六歲原記
顏　辛字子柳魯人乙未生時敬王十四年少孔
子四十六歲原記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丁酉生時敬王十六年少孔
子四十八歲原記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戊戌生時敬王十七年少孔
子四十九歲原記
叔仲會字子開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
子五十歲原記
曹　卹字子循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
子五十歲原記
伯　虔字子析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
子五十歲原記
顏　刻字子驕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
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壬寅生時敬王二十一年少孔子五十三歲

孔璇　魯人癸卯生時敬王二十二年少孔子五十四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子五十歲原記在曹卹上

傳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始祖金紫公傳

金紫公者諱厚芳號中峯其先贛州人也公當宋朝常仕為朝奉郎歷朝奉大夫判光祿寺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初公自贛遷南雄珠璣巷紹興末金人入寇天下動搖而珠璣離府城二十里許實為南粵咽喉公以此用武必爭之地非可懸止久之乃又自南雄遷南海桃源桃源故南海邊隅也中有山焉選多桃樹方春蓁灼一望如繡鄉庶環山而居青連綠遶林木蓊蔚過者以為武陵桃源不是過也公挈家避世偏處於此有終焉之志契龜告吉遂築室著籍為南海舊姓耆老咸敬禮焉恨相見晚也公配朱夫人巷夫人母曰何氏亦隨公徙公與朱夫人事何氏恭謹何氏卒公哭泣成禮送死甚厚為卜宅兆而安厝之公自以棄官遠遁棲遲幽僻有埋名之志鄉人稱公曰十五朝奉朝奉者公初官之名十五者其昆弟行也公寬仁大度終不問家產書以修真養性為事年老以壽卒於宋子三人曰夢祥夢周夢弼夢弼子霆震元至元間創廟祀公為黎氏初祖公冢在桃山朱夫人合葬焉何氏冢在其東

國舍朝議公傳

國舍公者諱夢祥金紫中峯公長子也英敏夙成為子衹服厥父事為光念鞠子裒補國子監生人皆稱為國舍不仕其季弟曰朝議公朝議公者諱夢弼少瑰瑋抱負霖之略以父任選宮進階至朝議大夫未幾致仕歸

鄉主二官人傳

鄉主二官人者金紫光祿大大中峯公之次子夢周其諱弱冠賓興於有司赴選臨安中流遭颶風覆舟遂溺卒越數十日其尸遡洄而返見者驚駭至家具殮體不壞面顏如生妻聘莫氏三山人聞之慟絕即伏洴澼盆水中不復蘇家人感其節以棺歸黎氏與公合葬桃源之墟今所塑像座下是也厥後公屢見英爽鄉人即其地建廟祀之自宋及明祀事益隆歲時伏臘徼鄉駿奔走廟下醮牟牲牷水陸甀俎其不豐肥香燭筐篚簋鋪簫笛莫不備舉老幼疾病旱潦災疫盜賊征徭莫不禱

祈感應如響其廟在桃山之陽四棟聯立崇堂覺楹室房裏因庭墀序谿桴宗欄棖鳥革翬飛廟前為市商旅輻輳巍然桃源一形勝也皇明天順中重修棟宇如舊鄉父老曰昔建廟百工皆具獨需材未獲一夕大風雨潮長比常加數尺有大木浮至遂取用之如所需不乏焉公歿至今四五百載神靈顯赫難可縷述廟祀晝夜恆見英靈出入鹵簿威都清道呵呼車馬轟闐葆戟幢纛羽旄纓旒電掣龍翔火光爍睽年月弗絶習以為常無復怖悸橫岸人醉走堂上出語侮慢忽仆地若面縛狀扶歸其家即死景泰中沖鶴人黄蕭養作亂稱東陽王僞署官屬里人亦有從之者集引醜徒剽掠村落一日賊已劫都粘沿海將至竟外望山上古萬大樹悉成將軍虎貔桓桓草木移蔚劍戟交加兵伍雲屯鼙硐雷硠蛟蚋聚螢蜿蜒鏠鏈旗幟盈天風聲飄烈賊乃駭散不敢犯居民以安廟大門將圯人恬弗覺叢坐嬉語者且數十輩忽有人言隔岸火異常衆趨出登岡觀之人去榱瓦遂顛無一人及者久之實無火嘉靖初御史鍾善經理夫襍公威德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道流歲時誦歌以祀公公之稱名不襲神號猶仍故民俗之常曰鄉主二官人云莫夫人塑像於寢室其生卒年日皆缺未及詳

鄉官解元公傳

鄉官公者諱霆震號存明一號龍泉皇考諱夢弼宋理宗時官為朝議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世亂不仕善治生多童僕置莊田百千畝貲至鉅萬令人猶相傳其居棟宇壯麗擬於王者云公天性直諒好行德無鄙吝以此為閭里率故富傾郡而人爭欽重之其言無弗從者鄉鄰嚚訟事無巨細咸決平於公公所處分曲直人亦無不心服也是時桃源地蹕遠於南海兵盜騷擾有司政教亦不及而居民惟知尊信公相與推公為鄉正號曰鄉官於是鄉官名誼甲一州矣既以德行推重一時心不欲以疎陋示俗黨無論吉凶賓嘉進醵飲食俱依則往典凡事雖迂屑不憚躬行也嘗自擇地桃山下作祠堂奉其祖禰暨世父之神棲之每擇令辰帥其子姓以從時享公懃善術省肅濟如禮已乃合州鄉朋友婚姻弭苛妙惠合其嘉好歲以為常里人爭慕效之自此

以來則陋俗為之一變羣華州夷彬彬成禮樂之俗矣父老常言當宋末天下大亂黎民厄於兵荒不免離散獨賴公豪富能建祖廟以鳩其宗存䘏族類由是家與家相疇無轉徙他邦者公之力也公長子曰世賢舉解元以文學鳴

解元公者諱世賢號哲菴為人沈毅而好學博聞強記當是時元代宋有天下朝廷功令崇桑門賤儒術海內靡然向風公獨守家學確尚儒雅湛於經術以文藝知名當世所為辭章奇思飈發成一家言時流多遜仰之見其著作無不以第一人相許延祐中公老矣試於省果舉省第一人郡中學士大夫乃相賀且喜曩知公謂名下無虛士也自是人皆稱為黎解元云其後元政日亂嶺海騷動枹鼓數起公知夷祚弗長遂不求仕屏居鄉曲教授以終身公兩室俱區氏初區翁者望族也生二女俱有德容區翁極鍾愛之嘗自矢二女不凡必不以嫁凡子慕人為壻久之無當意者解元公聞而求娶焉區翁雅服公才時名籍甚大喜遂以長女歸之既而區翁為其次女擇配久之無當意者計求快壻當無踰黎某遂復以次女歸之於是區氏姊妹俱為解元公婦一時傳羨其事成比之歐陽公焉

處士公傳

處士公者諱世傑號儁軒鄉官龍泉公次子也解元哲菴公介弟也兄弟俱頡頏哲菴公既以明經舉於鄉文章滿林藝林褒重公性高潔不慕工舉業見奇遷溫改玉夷政泯棼志存韜晦曰此寧可有為時邪儉德辟難易告我久矣遂以耕壟為事勤勞謙牧至老益謹配梁氏郡馬之孫家素豪富亦屏減飾服隱居之服克成公志訓子姪以身為憲絕奇詭戒輕薄懲澆盤務修屬行敦龐樂易無怨無競鄉黨咸欽仰其賢年七十六泰定四年卒有子三長名曰叔雅次名曰叔厚季名曰叔溫

庠士六公傳

霍夫公者諱忠霍夫其字也性侃直有大節言論慷慨既為郡庠生益務博貫兼通六經尤精於易學吾宗俱以治易顯而公實居最時人宗之年亡子以兄子全為嗣

洞雲公者諱文邦字宗獻幼警敏七歲直皇務學端慎

軼凡兒年二十。進廣州府庠生文采陸離聲振一時性復寬弘尚義好行陰德又能敦睦比族嘗倡議修始祖廟捐貲以竣工庚瓦之費悉倚公以辦居恒訓諸子曰人生積德為上積產次之吾兒追孫恪守吾訓後嗣必昌正德辛未。公年六十二卒。三子。長曰善字伯祥次曰登字仲高號柳齋與公同傳三曰喜字叔貞皆有學行稱克家子焉

柳齋公者諱登。字仲高洞雲公仲子也喬充郡庠生為人魁奇昂聳高視濶武且輕財樂施不事纖嗇為文類其為人。後以數奇不第義命自安遂奉例冠帶恬退日以詩酒自娛與同鄉梁太學晚香。結社遊詠投分甚篤梁以女妻其子兩人蘭臭浹洽久而能敬其唱和最盛時論者以比古元白。且謂邁之公嘗著桃岩社藁今已軼有四子喬邊喬選喬達喬邁喬邊即梁之壻喬邁別有傳喬邁與公同傳

勉亭公者諱瑍字廷臣少習儒業即知崇實行不事口耳及長克邑庠生教授生徒善于誨誘耽嗜經籍至老不倦每歲暮解帳自遠方還恒處外齋閉戶讀書而已家事悉弗問為人端方朴諒宗族敬兩式之有子四人曰樸曰棫曰謙曰讓

式卿公者諱五典字式卿飭躬勵行言必務本讀書講明經藝多獨得之解其為邑庠生同列推服謂顧名思義惟公為不忝明倫弟子云子以書豁達豪放為縣吏亦以才能稱

見源公者諱較字于忠幼名喬遇祖洞雲父柳齋俱見於傳公弱不好弄長襲儒服能紹其先業為郡庠生與其族兄郡伯公者最善郡伯公致仕家食穗城惟公相從者累年。從事楮穎咨諏圖史言不及阿堵應試有司絕不以薦揚相託時邑候李公有則及俞公思誠皆重其為人輙請見之公未嘗借勢營私少有干謁年僅四十餘即乞恬退意致飄然諸弟嘗具貲斧童僕勸其赴秋場勉為一往即歸不問捷否居家寬柔溫藹未嘗太聲疾步家人不見其喜怒之色年六十而卒子三人。長應麟仲應麒季應球公諸兄無嗣令其仲季為兩兄後焉應球幼聰慧善詩文補縣庠生自有傳

壽官公傳

壽官公者諱橿字壯卿號石湖奉直大夫璇齋翁之季子也公兩兄遊學在外日有名而公獨纖嗇筋力為治生計謹身節用以奉二人惟飯稻羹魚閩如也事母張宜人有婉容張宜人鍾愛之踰於兩兄然而公事兩兄翕樂無他腸仲兄太守公有所翫物極貴重一旦念公無有即舉以授之公即受之不辭兄弟異室居而孝友無間公性巧常刳竹製器以備用雖隆寒伏暑不輟功公年躋八袠以齒德高劭奉例為冠帶壽官修身式俗折節儉素不厭發言爾雅禮讓斷斷市井遇公者咸相忘為世家也時歲飢有盜數十人夜持刃入公家家人散走公臥病在床賊至公前公徐曰兒輩勿火我文籍耳其餘財帛無所有有即任兒輩持去勿留也賊聞之駭曰好人好人於是壓相戒毋驚擾公遂趨出其能化越如此公諸孫婆娑膝下撫之極篤愛詒謀啟後俱有法則仲兄太守公獨一孫零丁孤苦依大母錢以處公提攜教育至於成立與己諸孫不殊其慈祥無間如此

方泉小醇公傳

方泉公者諱楷字佐卿為廣州學生以文顯于時與林民部朝鑰相友善有二子長曰道行號小醇

小醇公者諱道行字惟顯一號文菴方泉公長子也生而端愨傳父伯之學明經通藝作舉業訓辭深厚卓爾不羣國人爭延之為師北面受業者踵繼嘗遊青蘿追和太守公詩有曰烟横遠樹千山色風入長江萬里濤時同遊皆擱筆嘗以禮義導子弟子弟亦稟其教沒世而率之若存我始祖終塋桃山子孫環居山下世守其墓歷代既遠屢經兵荒宗子貧困瞻掃遂缺公慨然灑泣倡協族旅修封樹巡其厲蹕其域各捐私以置祭田清明成集子孫以為事制立儀節一範諸禮夫培植本原義也因時思報仁也遠而彌篤孝也舉族成禮睦也殆不朽之盛事云

近川公傳

近川公者諱喬選字秀卿柳齋公仲子也善事父母友于兄弟伯兄次桃公被敵人誘獲船中遣寫服狀公時方垂髫肆業鳳城聞報即赴縣擊鼓遂免兄於難一日次桃得罪於父父令跽階下時方隆寒重以風雨次桃衣體盡濕震慄不能言公涕泣脫衣冒雨跪泣階下願

以身代死父乃感悟釋之人皆以為難

巖石公傳

巖石公者諱獻文字純卿天姿秀整有英才號能屬文尤長於詩命晦無所遇優游褐疏年七十餘以疾卒所著嵒石藁若干卷今不傳公出身寒素以教讀餬口少以文章稱於時而處約恬淡恥為曲阿萬曆初郭光祿夢菊姚郡伯同菴諸名卿士夫結社浮邱特知公工詩招致之公謝不往聞諸長老曰詩亡於宋至皇明其道復興故李何龍躍於弘正七子鳳鳴於嘉隆一時倡和嶺南尤盛公雖布衣起其後使楊冢宰吳邇刺豪貴與名士並驅爭先何遽不如孫太初謝茂秦諸君子而乃夷然不屑況寘里閈若不知世間有顯名人此則公之高也

見峯公傳

見峯公生而靈異聰穎絢齊稍長好文學通經史百家言侍父太守公出居五羊五羊嶺南都會多名士結社為文太守公命公往遊其中每為文揮毫敏捷亡一字落豁徑諸名士人人自失自此會城人皆聞公名時太倉曹公達來守五羊見公文輒擊節嘆賞刺刺不能休吏遊揚之以為賈生復出也時公年方十八會督學使者試士得公卷果大奇之選充廣州府學生公姿容瓌偉舉止端閑又文譽藉甚人皆慕識之每出爭先覩之為快性復沈靜潛志誦讀有談及女色者輒攢眉弗之聽及既遊黌序益肆力於學太守公深器重之此千里駒行且過都越閩如歷塊而父駑駘耳且伏櫪矣不足步趨也明年應科舉歸得病亡何遽不起太守公窮哀極慟不翅喪明矣公少時有星者謂曰十八歲還庠十九歲留不住矣時乙卯鄉國當大比士人咸謂此貴候也及公卒始知星者為隱語云公埋玉屏山王父奉直公之下歲時禋祀則附太守公焉

小楊公傳

小楊公者石湖公季子也諱道南字惟明形質清癯少敏慧好學嘗師孝廉孔祖顯一吾習帖括家言聲籍甚公伯太守公以其能文將薦之公雅不屑逐時流奔競深以為恥曰緣薦而得舉與以偽售者何異遂逃匿不赴考是後一意潛息不慕仕進矣內外滿譴事二人得

其懽心有子六教之甚嚴晚年益篤志聖賢之學因其名自號小楊蓋以龜山自期也時與鄉人梁紹藩孔鶚孔適及族叔純卿數人結桃巖社攜酒賦詩躡蹻臨渚脩脩乎古竹徑蘭亭之韻焉著詠頗多散失今所存有竹軒近集藏於家

清寰公傳

清寰公者諱應球字鳴周曾祖曰洞雲祖曰抑齋父曰見源俱為本府庠生自有傳公幼聰穎不凡傳其家學既壯充本縣學生見源公三兄俱亡子命公出為次兄近川公嗣及見源公卒公與其兄弟營治喪祭不以出嗣伯父而簿其費母黃氏年九十餘於公特憐愛公事之亦無不得其懽公體貌清癯神情爽勁談笑慷慨作為文章不事攻苦而自有奇氣自少能為詩尤善律體口占立就暮年偕諸子姪曰覺光翰瑞梓景仁景義會同鄉西洲梁麟孔瑞梁德方克矩開聚星社唱和不輟年七十七卒有詩集若干卷

四公傳

敬持公者諱永元字仁昭學博才贍風度舒徐能詩文諸律令妻兄本穩岐為太平知縣攜公偕往參居官政事無宽滯皆公佐之素不喜飲酒惟矜持筆墨讀書有快意沉吟不輟音韻冷然低徊自遠與人交提容和煦善開發人意獎勸惇篤人皆愛而敬之事母有孝思其往太平甫至即馳書還戒其三子使勿往以老母在堂欲諸孫代定省也公年六十有六卒長子朗先好學精帖括弱冠為提學參議陳一教所鑒賞擢第一補縣學生次子覺先才識通敏能文章善書法有父風

覺玄公者諱永聰字性昭天資穎悟家貧喜學工舉業屢為有司優選為人恬謐不事奔競嘗應縣考擢高等及赴覆試縣官偶詢其年格過少公不對即趨出年五六十不復應試矣乃時時猶拈題作文章是時諸族子行有宗翔氏者名翔鸞亦工舉業再三升於郡邑而終以不遇老雖老而不廢呫嗶恒與公為文會私相評閱焉

搖南公者諱有光字少玄祖父皆以耕佃為業至公乃業儒通易詩涉獵史志旁及醫巫卜筮擇日推命陰陽風水推步天文九章算術之屬無不究覽又多技能耕

田種圖作船建屋修造器械咸躬為之鋟鏄刀斧不去手暇則借書抄錄雖殘編碎紙無不濡墨壁牖皆滿其為詩不事雕醇但取叶平仄率其方言俚語而成遇事則隨其喜怒而一發之於詩人傳之以為笑謔咸不禁絶倒焉晚年嘗以堪輿曆日之術遊於鄉邦至人家見器物毀瘢即為緝治置物不得所即為移徙人欲之不責豐美與人言不離朴淡勤苦以相勸亦其素性也率真公者諱天保字佑賢又號室白幼孤讀書曉大義博覽性理通鑑諸史尤善莊子好大言慷慨論事每商確古人得失與史傳評斷剌剌不休人號為熟鑑公云美鬚髯羣居戲謔雄辨優人而能為理屈胸無涯岸嘗結社作詩率放法昭代七才子體律余居與公最近自少侍公言笑周旋為久時舉前史微言幽行以相詰曾王父太守府君為一代名臣壽考終命而行狀缺如也公往往為余談其居鄉遺事暨宦遊政績後余識之余不肖生既晚先人芳躅罕得聞之而猶藉公有以述祖德之萬一以貽後人則今日宗書之成亦公之力也

先考耀日公傳

公諱曰德化字曰廷賢小字曰匡耀日其號也父敬谷公母衛氏以萬曆九年辛巳十二月初六日申時生公羊城社仁里公生凡二十四月而敬谷公年舅奪母志祖母錢安人憐公孤弱躬自抱哺鞠之公幼有至性極依戀錢安人甫離襁褓即入學受書舉止詳雅迥別羣兒一時胥異之謂黎氏有子矣厥後愈奮勵文行通達強立聽從錢安人訓守身矜重非義不行築亭桃山下扁曰南來一味又辟春雲館刻苦誦讀其中其課工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暇則與諸父昆弟杯酒彈劍明月賦詩怡怡然自得也肄舉業殊弗猶人而屢試不利遂幡然有萬里封侯想投筆歎曰嗟乎班定遠豈異人哉於是談兵法習騎射日較擧七書輯其居要語而閒以己意發明大旨又為之序出應武士舉竟弗售公曰是有命焉命不可倖時不可逮余姑韜晦以俟之既而曰吾賴大母撫畜得成立今大母老幸康健夫誰無烏鳥情而皇皇求用於世不亦悞乎吾置可以焉食易吾黎藿哉遂矢志隱居以將錢安人為樂間寢視膳雖長壯有孺慕之色而安人含飴弄孫極其融洩安人有

不佳公笑不至规調書藥餌未嘗頃刻離時人比之李
密錢安人卒公辟踊備至義持三年服識者以爲達禮
語在錢安人傳中先是家有八喪咸未歸土錢安人勅
公曰而嘗圖爲而祖暨諸父兄襄大事圖之先爲時矣
公曰謹受令遂筮宅南山奉八柩往窆焉時維丙午年
夏五月也拮据墳塋不遺餘力從者規其勞不聽會大
雨潤流將及冢公以身壅之僱役近百人營攻三月費
錢二十萬餘而酒食之供不與焉公素履修絜不惑邪
妄淫哇妖麗視之若浼讀書不斤斤章句了大旨而已
又善戲謔能雌黄至言正事則侃侃不阿義形於色接
賓客嫺威儀治家嚴整外内有別垣屋扃鐍唯謹時雖
外出家人不敢窺園馭臧獲肅而有恩對人雖卑賤不
爲大言傲色以此鄉鄰工賈常稱公善人無異辭平生
疎財好義急病讓夷裔貸贈遺一不責其報家無奇贏
亦不爲積聚計凌暴侵欺者恬弗與較人以柔茹少之
公曰吾非畏强禦也古語云自勝之謂强顧財産身外
物耳吾能積詩書教子俾無廢先人之業自勝孰甚焉
每食不撤鹹魚宴飲雖珍饈盈前弗之喜有知其意者
爲設鹹魚則欣欣說也居閒恒弄筆札有忘得失一死
生語嘗慕陶淵明之爲人也初公卓犖有夫志期以功
能著見於天下然數奇學儒不成學武又不成迺一以
養親訓子爲務顯皇帝四十年歲在壬子公遘疾以二
月二十七日戌時終於正寢嗚呼痛哉蓋棺既畢遵顧
命停殯中堂俟卜地奉塟焉不肖孤惟李習之自作皇
祖實錄歐陽永叔爲父作瀧岡阡表論譔前徽君子韙
之今先考德善可彰若弗謹識萬一久而堙沕無以昭
示後世不肖孤不孝之罪滋巨是用追僱先考言行畧
爲定次并血淚著於篇

朱夫人傳

朱夫人者我黎氏始祖妣也我始祖大夫中峯公偕夫
人南遷至桃源持奉夫人之母何安人與俱至中峯公
待何安人如親母夫人既無舅姑其所以事何安人朝
夕旨甘病疾抑搔視在室益備至加謹及何安人卒以
禮塟桃山歲時禋祭靡缺其後中峯公與朱夫人俱塟
桃山祀事兼舉至今不絕蓋遺訓也中峯公初以流寓
居桃源而著姓巨室皆推尊之其婦女亦奉夫人爲師

夫人佐中峯公開緒業為詒燕計三子夢祥夢周夢弼皆夫人出夢祥生霆祖夢弼生霆秀霆蜚霆震皆以學行世其家君子曰木夫人之懿備矣夫婦德莫大於孝敬行莫先於勤儉若夫人事其母何生存死亡曲盡孝敬之道其於蘋藻錡釜之薦可知也不以既貴而驕雖處豐而彌約所謂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者非耶真可為來嗣家人法矣

樵西公傳

樵西公者諱時雍字子敬號樵西性敦厚質直治家事勤而有法躬親稼穡天賦強健手足胼胝不見其勞苦場圃之隙肆及漁樵至年躋耄耋黃耇台背而拮据不廢亦復為商南都西粵經營四方奔走道路雖少壯有所不及自食其力不為苟得與人平正無私不忮不求元配黃安人內助之勤克與公並由是家日宪美然其天性朴淡毫無驕泰之色蓋亦素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也諸子稍長延名士以為之師其待師之禮盡誠致敬厚意款款始終如一不怠人皆服其知先務也凡遇宗族子姓每諄諄以盡心讀書為誨內而詒謀外而範俗齒德皆尊遠近無不欽仰焉享年九十有五而卒季子道墊克承公志業儒有文名

小蓬公傳

小蓬公者諱曰覺字明倩小蓬其號也公之生也心胸頴敏重以修自入大學讀書窮理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作詩有摩詰浩然之風謀篇以昌黎廬陵為法凡所著述皆垂世之業也既遊頖文藝並粹器識益起於是信從日衆學已達於鄉邦矣弱冠失怙孝事北堂大孺人不乏愛日之歡撫弟仙客公最友愛待宗族鄉黨情義尤篤因侍母病遂精究岐俞之術扁鵲滈于無以過之推以濟人錫類愈廣而復不吝施不責報由是亡遠近亡老幼亡貴賤多荷其德杏林之盛允栽齊芳生天下之功與良相等人皆以為父也坦懷和氣與物無競光風霽月磊落可人其處財尤揮灑自如不貪不鄙其處遇雖約樂靡常夷險異況亦無入不自得焉平生麗澤交遊皆知名之士社中無不兄事之者玉成子弟造就後學實業有從目治者佩服德言耳治者瞻望風采雅愛名山諸勝不以躡屐為勞如羅浮中術洞天福地皆

其所常登眺也有子如南宮二伯棣鄂韡韡孫如謀謝庭諸彥封胡羯末芝玉蕤生曾孫三四人長能勝衣趨拜頌詩舞勺幼亦含飴置膝克岐克嶷歲時爲春酒以次上壽則一堂聚順四代承歡內外肅雍樂且有儀斯亦人倫盛事也闡道既早進修不惰年彌高德彌邵樂天知命平格延齡享年八十有九全歸考終宣尼曳杖消揺宗聖易簀安正殆庶幾焉所著有羅浮集行於世

五華公傳

五華公者諱光翰字公昭天性醇謹行端方聚順二人勤勞孝養友於兩弟雍有閒言平生資稟頗弱然勵精讀書發憤忘食刻爲文必臻至善講說大義每以片言居要學者咸服其篤論訓誨子弟誘掖獎勸罔不迪之有成館于夏教與同宗希儼希白諸公合志同方砥礪數十年至後昆猶佩服其教居家環堵蕭然淡泊明志惟抱膝而咏先王之風未嘗他有營求終身事嚴父八十年事嚴母九十二年父母時諭之曰汝教學之貲有限供奉不必過強而公敬承益至凡力所可盡無不殫竭以服事也與宗族鄉黨交遊恂恂和厚胸次悠然無入而不自得好學之功老而不倦雖數奇不售人皆爲公抱劉蕡之戚而公處之泰然結社賦詩苦思力作篇章盈笥其論文寄咏之興自少至耄無一日懈焉乙未公卒壽七十有九一子名景韜字耀廷自幼守趨庭之訓博學篤志善屬文設帳他鄉其門人率多遊頖有登賢書者今老而家居猶不忘攻苦仍以教讀爲事斯爲真讀書人不愧乃考者也

安雅玉鉉公傳

安雅公者諱德瓊字華賢玉鉉公者諱德珍字玉賢皆小楊公之子也二公皆敏而好學工舉業文藝斐然居恒下帷誦讀恂恂儒雅不尚豪奢之習投分擇交皆直諒多聞之儔也嘗與同鄉茂才張以謙益仲梁德竣克明暨族兄弟曰覺明倩瑞梓挺昌結泆游社其外則梁德方克矩張瑰思耀族子景仁克復亦與焉每歲中攜酒共集登臨覽勝懷古感時修禊蘭亭投李湘江對月庾樓落帽龍山莫不唱和于禺淋漓盡興致足樂也時諸同人或有外出者二公則偕其鄉居者會課修文賞奇析義盤餐樽酒之供極其歡洽而二公嘗爲之倡以

主其事焉同父六人五躋皓首二公孔懷天顯絕無相猶蓋其性情之稟天賦均齊學問之成壎篪迭奏無論持身涉世纘緒詒謀一生行事無不相似者真兄弟也終身從事聖賢之學至老而不廢雖未嘗采芹泮水而所造就若此並稱文學之士奚忝哉

沃明公傳

沃明公者諱朗先字獻廷敬持公長子也生有異質聰明敦敏肆力學問為文成一家言年弱冠以督學考選第一名釋褐黌宮舉業粹然一出於正佛老莊列之說絕不入其筆端且有定識統一聖真雖文運多變獨不為時趨所惑教思無窮髦髦之士有德有造者甚衆善事二人得其歡心食饗不緊䩄夷不爭克盡庸行之常而無忽親沒之後盡思不忘常有不能讀書飲器之恨行己有恥寡于言笑容貌端嚴義形于色家世儉約澹泊寧靜未嘗戚戚為茂才五十餘年未著一謁有司奔競當路也一生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與朋友交不諂不瀆亦復恬守義命安土敦仁晚歲見性益超夭壽不二自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齒進古稀生非幸免以此

全而歸之尚無忝先人耳行年七十有五偶得微疾含笑待終斯亦存順沒寧者矣

陶齋公傳

陶齋公者諱崇先字薹廷生而穎異丰姿秀朗濯濯如玉且沉潛問學極深研幾甫六尺入大學即工為文奇思如湧泉督龍澤豹稱一時大手筆鉛槧之士多遜之弱冠充本色弟子員屢試督前矛戊午錄科第一等第一名進補廩膳生秋場至是已再中式而復乙之辛酉天啟元年以哲皇帝登極恩詔天下貢士公拔遇冠軍一適赴京廷試列第九名入北監候選未幾告假回籍進德修業與日俱新又講學設教樂育不倦從之遊者多髦髦也讀書守道數十年凡九試棘闈四登副榜而竟弗克售道之將廢公亦付之命而已晚年見天下將亂遂潛確不仕雅好詩酒每遇登臨之興則執筆揮毫與同人倡和吟咏不輟焉丙戌辛年止五十有五所著陶齋集行于世丈夫子六人次子名令儀字甫式三子名天錫字甫若督學蜚英黌序實時棟之才云

濟良公傳

濟良公者。諱上發字錫廷天資超越。氣量過人聰敏好學尤敦孝友事父小禺公母何安人曲盡厥道每侍食見父母進饌如常。即愉愉自喜若稍減則慼然不樂必察其因由。多方調理亦為之少飯父母床幃枕簟時常簡點蟲虱恐去不盡嘗外出不閱月即歸省瞻依膝下辨容審色不嘗遠出數載歸獻所有毫無私貯床幃枕簟。愈加搜剔衾裯衣服靡不澣污每自舉食必問奉父母否或嬰對曰未即拂袂起矣小禺公樂善好朋友晚年交尤廣每相過必醉以酒公諸弟多讓以給之無缺公外回必補其釀費。常恐父意未盡懷惟孳孳勸勿多醉過度為憂蓋一生無甚緊切事。惟務得親之歡心為切耳性剛介重義不畏強禦人有不義必直責之平生大志大言有睨視浮雲之槩年三十三往廣西得病回彌留之際言不他及惟曰難為父孫邊數數聲而卒。配梁氏稱未亡人遺腹子名良輅。字樸衷。公猶子有良鞱公者字昊衷號璞鳴早孤家貧好義嘗拾遺數金見失者便欣然與還恬不介意時世大亂海賊數十艘突鄉劫擄。公奔外遙望舍前烟起急趨回囊祖者諸神主出逃路遇群賊截搜囊中止見神主並無別物笑曰汝懼吾放火故負此走乎稱歎聲此人孝心縱之去年三十四卒。配董氏守志一子名亂龍又有良斌公者字藻衷。性至孝小心恭謹父有疾湯藥必先嘗以進父病久朝夕不離側衣不解帶見父病甚憂懼幾至氣絕父竟得痊。事繼母尤篤敬承顏順志凡有使令莫不唯唯聽從不幸未娶而卒父命其弟之子繼焉

先妣羅孺人傳

羅孺人者。耀日公之元配也邑城人祖曰司勲原子公父曰處士鳳滄公孺人其中女也自幼學女事姆教婉娩聽從織紝組紃禮相助奠皆異乎常輩性敏慧謹經書悉過大意及笄。歸耀日公事祖姑錢太安人承顏諭意克盡婦道酒食之議無不稟命太安人最鍾愛之而耀日公則甚善其能得親心也耀日公為祖父諸喪。治葬於南山所費不訾孺人極力贊之以襄大事即破產負債弗為悋惜耀日公不祿孺人年三十有奇。矢志靡他以教子為務平居容號不為飾言語不外聞不出戶庭不與宴會雖嘗思慕父母亦不敢歸寧也力持家政

執麻臬理繭緣字雞豚時蓺植勤勩不怠且儉於飲食淡泊自甘由是家產恆入之外日用所需賴以不匱又有以酬從前之質貸焉歲時承奉先公冬官太守以來歷代祭祀極盡誠敬蘋藻牲拴必致齊潔外神有祭罔或弗虔至巫尼之屬則殊不能慰也三子就外傅暮歸孺人自教之每夜然燈則紡績之功與之交作伏臘不輟率以為常其家政或有當用書契之類孺人咸自為之口占起草悉中條理以母儀而兼師父之道義方嚴正有孚威如三子受教惟謹其長者已有室外出偶過暮不還猶施榎楚焉還尊老和而敬恩畜婢僕而內外出入肅然不敢越家方集蓼爲拚蜂螫亦惟順理以弭之及諸子皆娶婦有孫孺人撫愛甚篤待子婦慈而有禮時有言論惟肫肫以無廢先人為訓年登耆耋猶不廢女紅洴澼纑盆與少時無異好覽通鑑及兩漢三猶諸史以至架上書籍時取而觀之孜孜如有得者雖夜分不厭也稱未亡人五十年始未嘗不誨子以用世之學欲其懋建明德以恢弘先業也逮晚歲值山河之改家業因之盡消諸子皆托跡箕山孺人心甚韙之樂與偕隱安貧守約雖菽水不足而處之如常毫無怨憾祀祝所陳不知曆數惟稱甲子而已如是者十餘年清操不易歲在己亥孺人壽八十有一冬十月二十七日甲寅終于內寢越月庚申與耀日公合葬桃山巽向之原

先兄七來公傳

七來公者諱景仁字克復耀日公長子也六歲知學十一歲而孤與兩弟就外傅歸則母羅孺人實教之公穎敏異常讀書不過三遍即能記不忘且有頓悟博學篤志於書無所不讀自髫年往邑城羅氏外祖家外祖家故多書有不往往即取讀之同鄉梁司農家書亦甚感悉假歸讀之親友有書無不借觀者常恨先世遺書多散失每歲有事出省城必從書坊買書以歸積久芸架連屋篋笥几案皆滿然與一卷不深手澤者時復編過彙輯皆手錄各或一部稽古之力逮老猶勤為文有奇氣帖括往往驚人尤長於詩各體咸善感時撫景頃刻成章與朋友交披肝相示慎終如始相過會文極盡款洽如醉醇醪每邀同志及親戚兄弟宴集必致敬竭歡戲籌交錯佐以吟咏有伐木頍弁之風對客飲雖多不

亂醉則軒鼾醒起復能飲雖數日不困也一日以濡首
踰量幾至成疾賦彼盈之詩七章以自砭焉天性孝友
父沒時哀痛幾絶父命其入繼世父卓賢公為太守公
嫡孫所有纘業悉與兩弟均之兄弟怡怡家產悉公統
掌之惟分祖𣪌以各爨而田地貲財未嘗分也年僅五
十有四不得終養先老母卒所著有天心亭稾藁天山
類編復旦新草重臺漫錄若干卷藏于家季弟諱景禮
字克敬八歲而孤兩兄治舉業身理家政然聰敏讀書
有識好觀通鑑綱目以其論斷而折衷之無不臧否中
理嘗集字畫音釋為一書引證辨析甚詳又述都粘堡
堡志記録有法為一鄉之史事老母能孝奉養備至不
幸先母而卒年五十三

傳

順德黎景義克稱著

高祖奉直公傳

奉直公諱庇字汝祐取周易履上九之義自號旋齋家素貧嘗與人刺船吸印花紙為生卹勤艱儉畧無呰窳家稍饒則購書延師教諸子為儒學次子材登賢書人多勸公賚刺謁有司當得通關說入私賄公曰吾野人也奚敢與當路交際且受賂者伸於此必屈於彼奈何自利以屈人為也不聽及子材舉進士供職南都三任至水部員外郎厥有成績天子嘉之錫以恩典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制誥員外郎庇朕聞治天下者顯賢遂孝惇本推始此乃先王崇厚之義也今有抱德於躬而教忠於後其可無褒嘉之哉爾庇質直好義隱約自持躬履慶祥發之乃嗣列職在朝朕甚嘉之茲以新廟均釐特封爾為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爾尚益衍遐祺以綏茂祉是歲也公年已七十矣配張宜人同日受封公以素貧賤卷天寵拜誥命躋貴職恬若固有殊無驚喜之色自是益嚴履蹈不肯謁有司如未膺封時嘗曰其無似叨被璽書授官五品尚何求於世攸好德以終餘齒此素履之願於吾足矣簪筆磬折壞行簡以獻媚乃鄙夫之事吾弗為也世皆韙其言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自少恪率彝矩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弗有慆淫心謙約出於天性雖階沒明而自視欿然里人崇尚綺麗競宴遊為豪舉而公獨否衣冠朴野卓然先民之遺軌焉居恒誨子孫或與人語每諄諄不忘平生窮苦也先是諸子豪宕不羈公閑以憲履躬自課業夜分而後即安或時月不闚門縣是諸子鞠力學闢辛成其名人皆多公有義方云公居遠城郭棲遲閭閈與張宜人俱以壽終

內美拜手稽首曰余鄉人有子魏科膴仕十餘輩而獨三人得蒙天恩誥敕封贈如其子官三人者鍾御史恕梁知縣祖寅暨我高祖旋齋翁也然彼皆焚麻郎墀靡逮身享余高祖則夫婦偕老並膺褒錫閑居優游者幾十年嚮用五福庶乎兼之矣故覩以彰命服之榮子以致鍾偶之養不亦良顯之至哉易言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非余高祖孰能若此名稱其情者乎

曾祖太守公傳

太守公諱材。奉直大夫旋齋翁之中子也字用鄉別號虛谷正德三年戊辰五月十三日巳時公生少有奇表氣宇軒豁旋齋公知其非凡子也誨之儒學公穎悟絕人自數歲時讀書即能會通旨要他人所兀兀孶牙者公過目即成誦每操觚譬拔不羣里塾為之傳寫於是聞者大奇之鍾繡衣善經曰吾鄉俊秀雖多然皆非遠器獨黎汝祐有令子才質異常年雖少廊廟中人也是時公砥行嗜學。慷慨自許。與其兄權自相師友有先憂後樂經術經世之志矣弱冠舉茂才為縣學諸生文譽蔚起嘉靖十有三年甲午公年二十有七以易經中式鄉試舉人明年工禮部不第十有七年戊戌又不第公不以得失為念益務求志居業歸開社學。授生徒進學不解二十年辛丑公年三十有四禮部會試。奏捷廷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工部二十有二年癸卯除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事修理三十六衛倉廒兼管後湖冊庫夏四月履任。達練官曹百獘釐剔明年甲辰改都水司主

三

事署員外郎事尋實授員外郎。水利財費悉心經畫奉公守法清操不移又明年乙巳太廟成制。下吏部考兩京官稱職者俱得貤封進階天子曰。員外郎材佐司空宣力有年聲績茂著其進階奉直文夫父庇受封視之母張氏妻梁氏俱封宜人錫之誥命公服官數載歷職營繕司郎中二十有九年庚戌秩滿考最擢知桂林府事桂林西粵都會靖江分茅諸司鱗集。土瘠民獷。苗獠鴟義肆為寇竊故號劇郡難治公八月涖任進禮耆老詢民間疾苦勸耕桑節征徭輯流冗實國庾飭兵防嚴撫捕伐豪强恤窮困清理獄訟審達冤滯乃又興學校誨英髦崇禮儀絕邪慝數月令行禁止上下孚悅是時古田新服反側不安公施以威信芟櫱敦戢上官咸嘉重公而總制都御史歐陽公必進特移檄旌公治行。為兩廣第一居亡何同郡趙御史巡按廣西值宴會有戲謔語御史遂銜公不置且因糾察吏治思有以中傷之矣會桂林人居官京師廉知其狀又推闡公德政恐為所詆挫遂馳書來報公得書曰自吾結髮通籍薦紳間無過不謂達服劍至此。此讒毀得志之日。吾又睽孫不

四

可與爭鋒弗去懼有後悔又曰。幸獲備郡守志安羣黎方造端而遭此齟齬。是命也夫吾與百姓於此决矣即日詣上司乞休報允。三十年辛亥公年四十有四。解印治行吏民請留不獲。走送郊外多泣下者公去後桂林人思慕之有半載歸宫天沒眼之謡時公父封君母宜人皆年老。公歸休侍養孝謹弗來几杖饋餚不逸左右訢訢如也歲時稱觥上壽鄉人以為榮三十有一年壬子冬丁外艱明年癸丑冬。丁内艱讀禮終喪哀戚極至隆慶元年丁卯公年六十莊皇帝新即位有詔起天下耆碩。或勸公復出公曰吾壯年無狀承乏西府不克宣化澤民遽罹猜忌心甚恧之今老矣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復求從政恐無裨於國家老聃云知足不辱吾聊卒歲林壑為太平逸叟不亦可乎自後新建李蟠峯遷太倉凌洋山雲翼相繼仗節鉞。來鎮兩廣二公皆與公有舊前後登名薦剡公國止之高尚不起萬曆六年戊寅公年七十有一秋七月二十九日酉時公卒公尊尚經學淹貫子史凡國朝掌故百家小道罔不該究作文章不經思下筆立就千言枝葉扶疏行止自如。若雲漢遆於天而光含景流也若水之蜿蜒周折於地。而波濤匈礚變態弗可窮也平生志在濟世復有廉能蚤仕南曹出守千里竭力王事勞心民隱以方正不容抗節平逸乃遂一意肥遯放浪山水胸懷灑落與物無競時或酒酣浩歌梨園梓澤無往而不自得爲家食且三十年簡易質直不為矯激之行嘗白衣布袍後步市肆旁無童僕人不識為老大夫也能飲酒鄉鄰招之無擇良賤皆赴之雖非有與亦必為之盡醉舍旁築小館自憩娛心載稽客至共具親調蠡羹又精醫藥故急濟人獨闢禨祥巫覡之說。居國無事亦或熊經鳥伸學導引之術然實非僻好聊以自適也時歲數就。民迫饑寒。流為盜賊所在蠭起有司方議剿捕公聞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民不知罪。則刑繁而盜滋乃說有司綏征綏德勤為招撫於是里盜賴公解散歸農。帶牛佩犢。卒為良民者甚衆村民李某。羣十餘人撥抳田閒。哨遊者以為盜執解冒功罪幾不測公憫其無辜。直之官府衆皆得釋。其排患無所取多類此者。至今人猶感公德不忘。公卒後二十有八年為萬曆丙午。諸孫德化乃克基

公番禺之南山元配梁氏封宜人有傳
内美拜手稽首曰美讀史漢史稱政平訟理而庶民無怨歎之聲其惟良二千石乎今觀我虛谷公為天子守桂林治有異等使得竟其致雖渤海潁川何以加焉至其拂衣言還急流勇退此與仲山甫明哲之義何異然以美所聞太守吏民之本弗可變易況於去職學道未展深足惜也夫事修則謗興德高而毀來乃自昔記之矣嗟乎讒譽彰晦當得不當得得之不當得得之豨古逮今士之扶義俶儻不見世用用亦不究其功名無豨著於春秋豈可勝道哉

誥封張宜人傳

張宜人奉直大夫旋齋公之元配也其父邑庠士諱驥字德良號最愚叟本鄉東邊里人其居與奉直公居近甚奉直公家固貧而其為人敦厚而英發最愚叟獨器重之遂以次女字焉即宜人也宜人既于歸婦道甚修生丈夫子三女子子二宜人教之自幼及長一範於內則義方嚴正絕無姑息之愛也奉直公庀產灌園自食其力宜人性敏約能以勤勞相之家漸豐而所守不渝其素好合型于有冀野鹿門風諸子咸稟教成德嘉靖辛丑仲子虛谷公舉進士拜官南工部歷員外郎乙巳冬奉誥命封宜人制曰朕嘉人臣有能事朕而其父母壽康者此人情之至樂也爾黎材母張氏克教孝睦作範於家藉被顯榮逮爾偕老斯亦善慶之祚已茲特封爾為宜人華命是承並隆無替宜人既受封貴矣而躬親家政待子婦家人都無逸豫態庭闈中饋莫不肅如也虛谷公之官南京及西粵宜人與奉直公俱不隨任在家勤儉如故虛谷公官留都時嘗寄俸金歸為宜人壽宜人得金不以市旨甘而以債地為桑麻資今學堂園是也迨虛谷公以郡伯致仕歸里宜人與奉直公俱康健志養數年宜人後奉直公一年卒歲癸亥合葬屏山

誥封梁宜人傳

梁宜人太守虛谷公元配也虛谷公官南水部員外郎蒙錫誥命封從五品是為宜人父曰梁淑號古愚龍頭人也以正德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宜人時有星士談命多奇中賀淑曰令閨秀當必榮貴福澤且不可量淑

喜信其言宜人姿性極敏慧姆教婉娩聽從淑最憐珍之為宜人相依以歸太守公爲太守公家故凉宜人則勤修女事持家秉太守公賴與內顧憂宜人事姑張宜人克舉婦職張性固嚴棘亦未嘗失其惟也先是張有子婦三人其冢婦者因飼豕揚聲呵豕來食張不悅其冢子聞而出之當是時張獨昵其季子婦常授以坏土私藏金其中至接宜人顧不及也然而宜人下氣怡聲曲盡謹媚又能諧協姒娣不以厚薄觖望意久之張亦感宜人孝睦愛之如一矣宜人所生子男一女二男蚤卒兩妾曰杜曰錢生子男女凡六人宜人待兩妾最溫惠終身未嘗以厲色加之撫鞠諸子絕少分甘無其己出太守公雅善宜人不妒媢宜人亦小心恭順克成內助之德以故琴瑟相友周旋數十年無忤容太守公之守桂林也宜人與偕行至則勸公廣布寬仁不宜重刑罰以失人心數月太守公乞致仕微動其意宜人對曰妾聞祿養不如志養君自別父母西來此將一載矣王事靡盬鞅掌盡瘁雞鳴不獲適二人所抑搔扶持久不親棗栗滫瀡久不佐饎此心常缺然君為人子幸雙白在堂而服官萬里之外竊為君計孝子忠臣容可得兼乎今因事求去旋圖終養妾亦得從君後慈以旨甘其樂大矣願從此言歸毋徒留戀功名誤愛日之娛也太守公深然之遂歸初宜人在室事父母盡孝敬既嫁而懷存不衰其父古愚公老終牖下時宜人已貴自捐橐為買勒竹都郍沙田五十三畝俾諸後嗣供祀事逮今尚存梁氏諸曾孫濱孺每為余感述之云宜人歸自桂林二十有二載先太守公卒又三十有四載諸孫德化葬南山

錢安人傳

內美述錢安人傳悲嚴交集嗟嗟太息曰嗚呼錢安人之有功於黎氏豈眇也哉昔在趙氏有下宮之難袴中之兒殆若纍卵而賴程嬰匿山中卒立孤於十五年後宣孟之祀幾滅復興爰及苗裔享國十餘世千古稱嬰烈丈夫焉況其在婦人女子家丁數喪總帷聯設不翅下宮之厄也幸有孤兒一綫未絕不翅袴中之厄也嫘嫘在疚母子義殊不翅十五年前山中之居也而終令小子有逮而克昌厥後即稱為烈丈夫其誰曰不然李

令伯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乃今於錢安人復見之安人者蘇州人以四月八日生因名曰佛其父故良家子也初太守公舉進士之官南京聘安人為側室安人手歸事太守公梁宜人唯謹殫心中饋力女紅能敏而忘瘁及太守公捐館舍數年間安人所生三子曰道弘道充道原諸子曰道平道平子曰德裕胥相繼中道天唯道原遺孤德化小字匡即耀日公也年僅三歲母已改志安人撫之自傷曰自而先祖積德累仁至於今遺而小子乃艱難無怙恃萬有不測謂天道何天祚善人必不令而祖無後存孤保亂非我而誰因飲泣不能語耀日公幼癯弱安人時其飲食療其疾病稍長課其誦讀誨其孝弟之則雖極瘏痛未嘗少解耀日公出就外傳每從學舍歸即招諸從昆弟於堂中論文揖讓安人輒私喜曰治具佐之不吝其或與遊非人則大怒痛加禁止耀日公年十餘歲始患痘疹疾甚瀕死者數矣安人大憂之晨昏燒香祝天願匡孫毋棄我去長跽移晷猶喃喃不絕語一語一稽首額為之流血耀日公疾竟得愈非安人精誠能感天竊恐觀諸孤先朝露矣

其後耀日公取婦生男子安人憂當稍寬然恒惴然有不豫色迺念先人與疇昔艱危耳安人稍性嚴厲婢僕小有過失無所逃鞭扑而耀日公事安人瞻依左右溫清甘毳靡不得其歡安人嘗坐觀諸孫嬉戲且慰且戚曰吾今乃可以下報先君主矣安人年七十四而卒耀日公嗚咽言曰天乎吾昔幼沖父死母去號啼疾疢影形相弔復嬰劇病幾後先人地下不謂乃今得為成人非大母弗見逮此今天奪吾大母吾雖非嫡孫禮不承重然吾荷大母恩厚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昔韓退之少育於嫂嫂卒而退之服期以報況吾不為太母終三年之喪甘為退之罪人於心安乎且異日何顏見大母於黃泉哉遂持斬衰甕帶絰括麻削桐哀痛幾絕縣斂虞迄祥禫輒悲慟無已時君子曰錢安人為不朽矣諺曰烏必反哺違能跽乳言賽德也今觀耀日公之於安人生竭其力死致乎哀蓋安人有其功自當獲其報孰謂視天夢夢哉今夫匹婦孀窮無任厥苦不忍覩淪亡之瘠輕於實命此溝瀆之諒世亦有之令安人弗思先德弗恤來裔即能捐軀成烈奚異溝瀆然終顧復遺孫甘

茶集黎不為一朝之決而為百世之謀黎氏之嗣死灰
復燃過此以往億萬斯年皆安人賜也詩曰君子萬年
永錫祚胤安人有焉初安人未沒時耀日公有子男三
各奉命與安人之從孫德珍為諸祖父繼厥後承厥祀
皆血食無疆矣安人既沒諸曾孫年漸長歲時伏臘明
德以薦馨香安人九京之心當益無餘憾矣耀日公常
語小子輩曰安人之德不可忘也小子謹識之今安人
見背二十餘年所小子追憶當日劬苦狀每歔欷涕下
不能出諸口然安人盛德弗以傳示子孫子孫何繇知
先世賴安人中興也嗚呼其忍言邪其獨忍弗言邪

十三

二生傳

二生者不著其邑里亦不詳其姓字其父有三男子兩
再索得之故以其行稱曰二生云歲在青龍月在乾兩
二生生二生生九齡而父不祿乃其母則知書諸大義
熊丸荻筆反始駕之馬於是二生自幼學至弱冠矣且
壯有室矣文章爾雅彬彬於禮樂以母故二生少其兄
二年顧歉不如兄而沉潛精過之世俗學為場屋計不
務古文辭率荟襲舉子業二生能為舉子業顧獨嗜古
文辭嘗自恨其家少遺書親友有書則假讀之得所假
則訢訢如獲珪璧矣其於詩古風樂府弔古感懷之屬
閒古成章然輒焚草弗肯示人亦鮮與人贈酬日扃戶
讀經史有會意即尊尊弗記疏水家人屢呼之亦弗之
應暇則攜小孩庭中彳亍為樂是用城郭市園俱鮮二
生跡二生為人恂恂無城府顧獨於沙門巫覡等深相
擯絕嘗自報當世無火書廬居之令盡爾蠱家之人蓋
天下斯治道一大缺陷也間語及天下事素心慷慨踔
露先憂之志人或目之為妄二生弗顧愈慷慨不少衰

十四

或聞邸報有權奸凶亂者每撟爾思借劍闢正直戮逐
之飛乃為之蘇蘇霣涕或方食即抑食不樂其忠義奮
發亦天性也是時朝廷新政剛明然大臣有寬賍得罪
者一日有兩使者來省城旬當公事二生忽自念漢嚴
安徐樂隋王仲淹我明陳剩夫皆以布衣上書闕下甚
生長南土恨無繇至京師效諸人言天下事然恤緯有
憂誠及斯時奏記兩使者幸達京師以聞茲一機會不
可失矣會兩使者安二生又病纍果行二生家居寡文
遊惟兄弟相師友日討論歷代鑑史及昭代先進數千

年事判是非蔽藏否其弟嘗聞二生孔子皇皇以用世
為志乃宋南渡諸儒有僻習幽潛虛談性命置理亂於
勿聞以自重為口實經綸無所表見而著書講道自詭
為聖人之徒假欺人之辭以文無用此非禪則玄非迂
則偽者也二生笑以為然

贊曰二生之生二十有七年矣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須眉婦女襟裾馬牛有一於此匪厥儔矣劍埋獄而燭
天錐處囊而脫穎蜀哉二生豈甘以此終乎鼓美琫琹
吹其壎篪靡失厥墜守身以將毋在我則求居易而俟
於戲二生雖以此終胡不可胡不可

黎美周私傳

黎美周名遂球號長齋一號蓮鬚道人番禺板橋人曾
祖諱瞻嘉靖壬午經魁順天通判祖諱大同庠生父諱
密字績之庠生精詩有盛名美周弱冠晉學凡三年天
啟丁卯中式鄉試二十一名天性至孝居喪廬墓不御
酒肉鄉國稱慕之暨甲申聞變美周灑泣移檄遠近討
賊其檄曰蓋聞復仇者忠厚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
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勵節儉端莊即位以來無非以
宗廟社稷為事未有荒淫樂慾之失蠢茲賊逆惡乃滔
天聚烏合之徒為獸群之逐無日而不折人之骨陷人
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虐毒則兇甚豺狼其瀆亂
乃慘昏魑魅而我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
年措餉徵兵務期剿滅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頻竭死亡
載道凡所蔓害皆歸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為暴
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設共因兵乃急餉民之
不安惟賊之故矧賊非有黥金之法厥眾不能為無來
之炊聽其紿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

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纔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
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寶中節率同忠義諸臣
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
厲文武臣庶使知奮勇滅賊嗚呼痛哉晏嬰有言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
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況以腥穢之徒
相為繡驪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驅胡實有大功卜祚自宜過歷成祖列宗
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

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
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
切激發令以事勢言之滅積年勞苦遠獲必驚驕固立
亡。怯更易聾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怒之仝六
月興周宣之師一旅皆夏后之衆謀者竭知勇者効力
富者以財貪者以身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
賊土司之卒徒跣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即宜請掃
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
頗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
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皆
公自運禍運滅門毋尚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書史
嚴誅亂之例尚於盜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
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時最哉痛撒崇禎
十七年月日是時粵中鄉紳士衆各助餉解南京美周
翻產製銃一百門。以急國難歲乙酉美周見時方多事
先爲桑梓計。鼓舞忠義結納鄉勇以保疆宇儲將才振
聲援六月具呈番禺縣曰切見國家多變忠義雖明念
太祖高皇帝以來無窮養育教誨之恩在草莽與市井

之臣咸有感激圖報之意特以承平日久英雄埋沒於
屠釣者實多兼之友法向拘。騏驥屈伏於車棲者不少
當兹破格用人宜濶目以收羅壯士矧在世豪大姓皆
勇力乃保守身家竊有一舉兩得之策實為因勢利導
之機敵鄉板橋一帶以至茭塘沙灣兩都中間詩禮之
家鮮集忠孝之誼素明耕鑿咏歌沐浴盛明之澤最渥
扶持友望捍衛長上之慮必周甚至走犬鬭雞無論斬
蛟佩犢一呼義膽立鼓精忠但須開其登進之階印以
保守各境爲務。給示鄉村先推領袖或以長厚諸生恩
信素所悅服。或以慷慨俠士。然諾或為皈依每鄉給一
印册。聽填報。勇力精悍之士。多至數百少亦數十餘名
每月即就各鄉練習技藝。倘或寇賊生發能拿獲者賊
物盡數給賞仍即報功以憑不次優擢小則守把之職
大則參遊之銜。其有能安各鄉村。使寇賊不犯者每閱
一季本境無事量擢教名優補總哨。領袖之人。顧給冠
帶者聽此乃農隙講武之意不同犢餉抽調之煩若大
姓富貴家利其捍禦。必當量給犒勞之需。若司道府縣
間行閱實幸無議及征調之事將見朱亥勇士從效力

於侯生。韓信王孫。還傾心於相國。無事則訓練道譯。儲千城而詠兔罝。賊入聽蹕踶追呼。奪輜重以供牛酒隱然為郡邑聲援。母恍句踐三千行。將作公侯先資。豈止若少康一旅。又念鄉人質拙。恩信宜孚。若必官府文移、恐滋差役騷擾。遂球戚友散處各鄉。自攜平昔忠義同諒精白共知如連年飢荒。遂球首倡捐銀買米。平糶賑貧。又如國變驚聞。遂球罄產首倡捐製班鳩銃一百門。合得五百餘門。蒙兩院具題。遂球仍損貲自解。又曾奉前院發簿。遂球限三日內募題助餉一千餘兩。繳數奉

院行藩司。令各自納。凡此皆本一片熱腸。非有他覬。遂球以八句之母在堂。屢經舉薦。不肯就官。今惟計保民生。以鞏社稷之安。原不妨瀝肝胆與結弟兄之誼。但明示之頒行。願執鞭以鼓勸庶幾信雖聲非惡。因而驗然領可封。時署縣事。本府糧捕通判。陸公世廉。深韙其策。即刻示給。諭各鄉申詳兩院各司道。推廣通行。丙戌六月。美周母喪未除。而有詔勤王。贛城又被圍。廣州司李龔公芬。率兵赴援。美周名募義旅與偕行。至贛進戰。互有勝負。已而城破。援兵俱敗。某月某日美周為賊所執。

不屈。遂遇害死之。美周少傳父業。工詩而敏齊。吟詠某富。書於南都。與諸名士集鄭孝廉超宗影園。賞黃牡丹。美周席上賦七言十律。同賦者數十人。超宗彙寄錢南湖宗伯品定之。以美周為第一。都下相傳號為牡丹狀元。其為文無不逼古。馳騁史漢韓歐之間。每操筆作序記。日給人之求無倦色。由是名播宇內。數與計偕遊兩都。天下名士投刺拜訪無停日。時或漏下秉燭。門外耕駟猶闐咽也。少以才子稱。風流蘊藉。樂部名流咸慕之。金陵妓張二喬有美色。能作詩。頗清秀。從母來五羊與

彭茂才善。未幾卒。彭集梓美詩。美周書為誌其墳。又序其集曰。語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國變以來。余往見名士夫。中有擁紅粧笑歌為樂者。嗟夫。此得為鍾情人哉。同為先帝臣子。而本青莫辨。禾黍滿宮。當斯時也。何鸜鵒喉。非杜宇血。矧復悠悠度日。正恐美如城北徐公。亦將兇糞辮髮。坐上如花人。又安知不拍胡笳。抱琵琶。埋青塚。乃徒共作一場醉夢以斷送之。此得為鍾情人哉。憶數年前。與彭子孟陽作走馬章臺戲。余圍已解絃索。拖弓弩。簇菱花。鑄芙蓉。彭子亦慧劍疾揮。戚豚奮

振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為張麗人傳在麗人生為漢艷死不污於胡塵所為以聲色蠱媚人而致於忘國家之大難者俱不任咎至若彭子即此一片熱腸已足為君父用余所以望彭子出而建忠孝大節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隆武元年除夕其立言雖在綺麗場中而不忘忠孝血性大都皆此類也美周嘗謂翠漸子曰吾人生身當為國家樹立功業不負天下有氣死則棄尸沙場烟雲同化復還諸空斯為得所如必衣衾棺槨擇地藏封猶為惑者也嗚呼美周至是酬其言矣平生立志可謂允無負矣美周死年僅四十有奇[廿一]有子二人曰延祖仁祖

梁未央私傳

梁未央名朝鍾號車匿番禺慈岡人曾祖木灣公諱士楚以舉人起家官至貴州右參議稱一時名官老居鄉里德望甚隆伯祖諱元最舉人祖諱元炅父諱與基俱有聲黌序未央自幼邃學宏才在童子科中其名已不脛而走追遊邑殖未幾補廩文譽益顯總督部院心開熊公文燦慕未央籍甚延為館賓未央性介潔唯事讀書不獨苞苴請託不肯為一切竿牘贈遺咸絕無所與嗜欲淡泊長齊茹素若將終身焉且涵養縝密時師旅方興盜賊充斥熊公常夜為刺客至其門試之未央寂然弗動熊公服其勇厥後流寇愈熾攻陷城邑熊公為總理督九省兵討之遂攜與偕行參謀軍務將有成績及熊公得罪未央返初服為諸生壬午鄉試中式第七名裒然冠經房矣讀其文者猶以其不得元為憾癸未八月會試與乙榜時閹事孔棘未央素抱大志亟於救時方擬就銓會有阻之者乃歸明年變作逮弘光隆武三年國雖居家而報讐興復之想未嘗忘也[廿二]丙戌帝弟唐王至廣州蘇閣部觀生奉而立之十一月二日即位改元紹武特簡未央為翰林疏簡討兼兵科給事中掌起居注未央嫺威儀左右贊相周旋手采偉如也尋授國子益祭酒未央疏辭改授司業十二月十五日佟養甲等潛率兵至廣城下直入東門城中初不為備倉卒迎戰而事不可為矣未央從容整冠帶拜辭家廟赴水不沒鄰僕共救起賊至大罵被三刃死之時年四十有奇無子未央舅氏南海霍覺商公子衛字棠伊石頭鄉

人萬曆丙午舉人歷官袁州知府唐王立以爲太僕寺卿至是率其子婦九人俱赴水死乙酉孝廉梁萬爵字天若韋涌人亦赴水死唐王一月之間建置百官各在位受國恩其克殺身或仁舍生取義者惟未央與覺商公天若數人耳未央覺商是舅是甥豈天之生是使獨鄢何死節之同也曩北都之陷有倪鴻寶馬素修劉湛六周巢軒汪長源凌茗柯孟肖盈數先生或夫婦同死或父子並死忠烈炯然千古猶有生氣今吾粵東有梁若霍可謂請獻乃心殉君報國與倪馬諸公相後先而傳不朽矣未央所著有輔法錄家禮補牘日記錄喻園集文成亡家絶不作今人語至言兵事尤鑿鑿深明分數余將汪瑞楨嘗稱之曰夫子弱不勝衣然每畫策畢事多奇中其知兵如此初未央舉於鄉自題其所建旗曰是讀書人曰乃廉吏後時人咸異之信其自待與娃榮耀者迥別以今觀未央清忠風烈若此此真所稱無忝厥祖不負所學者與於戲未央死矣未央實不死也

陳會斌私傳

陳會斌名邦彥號岩野順德龍山人祖諱嘉言郡庠生父諱韶音耆儒會斌生有異質雙瞳炯然穎悟絶倫於書無所不讀過目成誦即能洞晰其要舞象時隨父館肄業父故習易而其徒願學戴記父辭不能會斌遂代父講授雖專門宿學無以過也尋以易擢邑考第一入學遇試輒居優等屢屢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京師大社名流皆遙慕之賢卿大夫宦遊粵東者無不欣賞敬重嘗設教郡縣每歲受業門下者多至三百餘人凡歲科邑中選士暨督學考取新進諸生若干名出於其門與其所保結者類必十得六七其高第先會斌舉於鄉者已十餘人矣吾粵名儒教授生徒就學成名之盛自昔所未有也會斌之學微獨舉業詩文衆推獨步其於天文曆日律呂卜筮醫藥堪輿星命皆所素諳每有指發恒出人意表尤精通兵法該蘊韜畧一時咸稱爲文武才誠有以識其養也甲申聞變會斌志切赴難自念束髮爲弟子員食餼有年沐朝廷待士恩甚厚一旦大變至此討賊復讎義不容已遂其至本縣顧給引赴南京上書闕下庶得采用宣力行閒以報國家時縣尹顧公

其言大加欽賞即爲中牒上司俾驛傳以行會試盡捐家貲備裝南征既至京撰中興政要書八篇上之其序曰臣觀自古國家創業能統一區宇者後世雖値式微必有中興繇功德淵閎而植根蟠固也恭惟太祖高皇帝蕩滌腥羶再造區夏重以列聖二百餘年之德澤恩皇十有七載之憂勤卜世卜年謂宜萬禩勿替不幸遭逢異變萬靈歛泣率土痛心由是天地祖宗篤祐皇上發祥豐鎬之區纘承服膺之重臣攷前代之中興者自夏少康殷高宗而外若周宣唐肅則勢漸於削弱東晉

廿五

南宋則跡阻於偏安惟漢光武恢復舊疆光昭嗣服爲中興全盛之令主伏惟高皇帝渡江之年同符漢祖皇上紀元之歲同符光武全盛之象已見端於此矣惟是大命方集弘道在人將爲觀光揚烈之圖宜有革故鼎新之勇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愼之於始也臣分隔蓬茅心懷葵藿不揣蕪陋恭輯此書竊惟皇極者庶徵之本也故首端本公卿大夫所使相助爲理也故次肅吏郡邑淪隔相繼非盡無可守繇民心之弗固也故

次保民世衰廉恥之防人懷利祿之志禍變所繇滋也故次勵俗搜括纖悉而軍日乏興進桑孔之謀是益之亂也故次制用士不驕於故而驕於伍兵不盈於戰而盈於籍安復其未可幾故次馭戎能守而後可以戰中晝郊圻設險保國古之訓也故次固圉閹賊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天討所必加也故終討逆端本之目曰崇聖學公好惡求直言罷獻納肅吏之目曰戒朋黨愼遴除久任使廣恩禮保民之目曰壯干城寬賦役禁侵漁嚴保甲勵俗之目曰獎廉讓屏浮文求眞才褒忠節制用之目曰裁濫費汰冗員課屯田稟鼓鑄馭戎之目曰謹

廿六

禁衛擇將帥汰驕羸明統馭固圉之目曰重守令撫遺黎築關隘審方略討逆之目曰復寰轄結甘涼勵和衷定大舉伏念致虜交訌兵餉爲急而臣本之內治叅之民情不爲一時應猝之謀而爲立國長久之計此當世之所見爲迂也然欲復祖宗之鴻圖迓靈長之景命道不越此記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願皇上萬幾之暇少垂睿覽倘臣言有當與公卿大臣見之施行臣得邀見治平復爲全盛之臣子於願畢矣臣書具錄左方敬

先序其概如此因爲疏奏曰廣東廣州府順德縣儒學廩膳生員臣陳邦彥謹奏爲數天之大讐未雪恢復之全策未舉謹輯中興政要書隨疏恭進御覽以致愚忠以裨聖治事臣聞威王不廢鞞鐸之求而臥碑獨嚴生員之禁蓋自平世言之也天造際其傾側時事積於艱虞苟尊親之戴未泯於人心則呼籲之誠豈遺於草莽臣感憤國難痛哭流涕思率土莫非臣子而捐埃或佐高深是以睽棄室家跋履霜露願畢志竭忠於皇上之前夫今日之所急者兵也餉也守也戰也此盈庭所盱衡而策也然臣以爲有急於此者何也人心不固兵雖多不能使勿潰也風尚不清餉雖多不能使勿耗也今日之勢必也聯結人心激發忠義然後兵餉皆有定畫戰守不屬空談乃謨議而進之存乎羣臣矣建極而錫之存乎主德矣恭惟皇上躬神聖之資協天人之應臣逖稽載籍高皇帝以乙未定金陵與漢高祖王關中之歲同皇上以乙酉紀元歷與漢光武建武之年同此中興之瑞符百靈之啟佑也惟是締造伊始而積習相沿外侮弘多而內治尚闕所宜易轍改絃以應天眷臣蒿目當世著書八篇曰端本曰肅吏曰保民曰勵俗曰制用曰馭戎曰固圉曰討逆每篇之中其目各四計三十二款草茅不識忌諱間亦有羣臣未及言者是以忘其踈賤而獻之闕下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烈皇帝恭儉仁明好學勤政古之興王未或過也而一時臣工無能精白以承休德快意恩仇肆情欺罔闒茸尋釁謂之風裁怡堂爲安號稱相度危機既迫猶緘默以取容艱臣埤遺輒規卸以自便章奏不乏公忠之語而賄賂彰聞行間時騰克捷之聲而封疆日蹙先帝痛班聯之乏人傷付托之不效爰始不次掄材闢門求諫而羣臣資格持之謠諑繼之慎重名器飾獨營託之門嚴惡言路實爲壅蔽之術往事既誤殷鑒非遙苟舊染之未滌恐伐柯之不遠方今寇犯巴渝欲據上流之險虜窺徐兗漸闚南牧之謀而逆闖震驚廟社竊據崤函負嵎之勢猶存矯街之謀未正此朝廷臥薪嘗膽之時非臣子戲豫馳驅之日也臣杞憂狂戇謹以所著書繕寫成帙隨疏上進昔東方朔奏三千牘武帝每讀輒乙之臣書篇有七千餘言自知煩瀆然所言皆中興之要伏惟皇上

垂慈省覽采擇施行於以釐百工而新庶政雪國恥而暢皇威臣書之言或亦有裨於萬一矣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崇禎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投通政司封進二十九日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久之不見用且時政大不副始望不得已復還廣旋有恩貢之詔會斌復膺首擢未幾又有南都之變福王立於閩久知會斌名取赴京陛見復奉敕募兵出贛准以推官職銜軍前監紀已拜命受職矣適廣東鄉試會斌雋列名第七焉會斌素有恢復之圖重之以被詔旨益奮不顧家招結豪傑即緣林嘯聚者亦躬往撫之無不踴躍受命廿九所在響應而與當路議不協凡有申請多見 詩了乞為所撓經營數月未即果出丙戌冬又有廷平移蹕蒼梧會斌入賀行在而廣人別立益王王養甲李成棟等所襲丁亥春會斌往來兩粵繕師會閩部陳公子壯起九江侍郎張公家玉起東莞一時官民多潛應者六月陳閩部率舟師至廣州不利而退會斌遂入清遠清遠白指揮常繼留之共守李成棟率兵攻城兩月不能拔乃於城外屋中暗穿地道至城牆底仰鑿去牆中土石留牆皮不使露成丈空穴納火藥數桶於穴內以竹藏藥引通於外屋發火嘗用此術攻城無不立破而城中不知也至是夜火藥暴發城崩圻者數丈兵乘而入白指揮逸城中男婦屠掠殆盡會斌居一民家衆揮刃至其前會斌叱之曰我陳邦彥也以木板凳扛之出見李成棟會斌踞坐凳上大罵不絕口李默然命以小舟載之送送廣州會斌時已被數創足不能步而慷慨自若投水弗得使在舟中賦詩若干首有曰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結山海天佐甲興天命不祐禍患是嬰千秋而下鑒此孤貞又戀闕孤三十懷盡懸絲一命微員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為贖縫衣祇應魂魄聚長繞玉階飛又曰平生報國情深望斷西方好音既與甚弘化碧復同歷子俱況詩皆信口成咏直抒心膽忠貞而絕從容而就暨可見焉及見陸元璣不屈屢詰而誘之不答見佟養甲坐地瞪視使為書招陳閩部笑而距之辭色愈壯佟怒令磔於市會斌神色不亂僩然受割死之時八月某日也閩是復與會斌同死者有曹秀才等六人皆剛壯挺立視死如歸云

又海豐起義進害有舉人林呈祥林望春庠生林士成暨馬正奇馬天魁馬天學蓋父子也嗚呼為臣死忠鼓官常誼而會斌立志盡節蚤定於為諸生時矣雖一時未見成功而凜凜忠烈為天下倡以其智畧蓋世出奇無窮偶因城陷被執才弗獲展是亦有命焉莫之致而至者匪其謀之不長力之不裕也會斌在漢為翟東郡在唐為張睢陽在宋為文信國職官委任或殊行事存心則一成仁取義視古有光矣人生無不死而克以一死立君臣之大義完浩養而挫凶氛鼓忠勇以圖報復匡扶天地則位成勁節重光日月則功首閩先斯論者之所未及也會斌生於神廟三十一年癸卯四月一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妾何氏亦被擄死之子六人曰恭尹馨尹和尹虞尹升尹弘尹今未悉其存亡

明遺史曰曩萬歷庚申故侍御江夏磊齋吳公裕中令吾順較士首會斌洎天啟閒番邑較士乙丑首美周丁卯首來央則皆大司馬東陽玉笥張公國維為令所識拔也三子之始進皆褎然以第一人興蓋所稱天下士非特一邑之雄也當是時余俱遂其役而狼狽特甚未克附驥自時厥後浮沉童子科二十餘年崇禎辛巳御史梓潼鳳詹柳公寅東巡按觀風廣司李黃巖秀升卑公賢典厥試壬午少參宜興蜀若吳公貞啟督學錄科余乃始蒙首擢釋褐黌宮會斌則謂余中表羅子敬叔曰某與令表髫齡同事文場某幸先雋然不離青衿呈令將兩紀令表仍以冠軍膺選孟驥棘闈信乎士之遇適逢固有時且蚤達不若晚成也敬叔者余舅子會斌之門人先其師舉於鄉者也以其言語余余聞之欿然而壯志益以不衰蓋余及三子者生同時居同地所學同世業於黎子梁子初猶以耳治子陳子以目治而未與有也然嘗重其名而知其人賞其文而信其情不啻投分焉抑陳子之知余者尚矣北都之變彼素為海內所推工文章播盛名無論不能盡節方且上勸進表妄污蠛古人以管仲魏徵自附聞者痛忿反謂讀書作文適為亂賊之資也嗟乎此豈真能文善讀書之人哉乃吾粵有三子者習孔孟言其文章直與秦漢相上下心得力行實大而聲宏故臨大節而不可奪忠義天性求仁得仁事君立身若三子者可也三子或以勤王死或

以殉國死或以起義死均至明之仁人無愧聖人之徒矣

雲淙陳公私傳

雲淙陳公。南海沙貝鄉人。諱子壯。字集生。號秋濤。雲淙其晚號也。嶺南文獻之家。稱陳氏為最。自公五代祖諱珙。以貢起家。為上猶訓導。高伯祖諱錫。弘治乙丑登進士。歷官應天府尹。高祖諱鏊。顯名學較。曾祖諱紹儒。嘉靖戊戌會魁。成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祖諱咸。任善化知縣。父杲菴公諱熙昌。字當時。舉超貢。中式萬歷丙午解元。丙辰進士。由平湖知縣。擢歷吏科都給事中。卒贈太常寺少卿。長伯諱熙春。廩庠。次諱熙韶。同杲菴公超貢。中式己酉舉人。叔諱熙陽。亦同丙午舉人。從曾祖紹文。從祖士遷。從叔良貴。俱舉人。諸弟子多食既承恩一適者。公生而秀偉。天才森發。筆不停晷。入番禺縣學。年二十。中式乙卯鄉試第八名。己未會科第七十五名。廷試第一甲第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才望素著。年采魁梧。都人目為真探花。天啟元年辛酉。奉使祭南海神。便道歸里。鄉黨榮之。隨還朝直吏館。甲子奉

命主者浙江鄉試。所識拔悉超恆格。取翁提學鴻業為解元。榜中名士甚衆。時服其法眼。翕然號為得人。乙丑以原官管誥。先是閹魏忠賢擢權。兇橫滿朝。攻之不動。杲菴公在諫垣。疏參逆璫肆惡異常。輔臣調停非計。公在浙闈。命論題天下事制之在始。程錄出。公手指斥歷代宦官之禍。極其痛快。魏奄深忿憾之。因摘其論中庸主失權英主攬權而亦失權二語。以為謗訕。遂父子俱落職為民。公侍父回籍。丁卯烈皇帝登極。誅魏奄。明年改元崇禎。詔起公補原職。尋陞左春坊諭德。未幾丁杲菴公憂。辛未服闋。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既而遷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數年間。或立朝供職。或予告休家。民望愈重矣。乙亥公佐禮部。是時天子勵精圖治。用人甚亟。且憤一時臣工莫濟大任。於是求賢於親。始有宗室援授之例。公在官言官。深慮後患。上疏條陳其不可數事。且引靖難為言。頗傷切直。上怒其非祖間親。下刑部獄。法官覆擬輕典。而宗室亦有申救者。乃得釋放歸。癸未上思諸詞臣之直言者。皆起用之。遂以禮部尚書名公。應詔未行。明年三月。北京難作。迫

弘光皇帝立南京。公往赴之。至授掌詹事府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廷臣多舉公入閣者。未幾南京陷
於虜。公奉皇太后遥旨歸粵募兵勤王。乙酉閏六月。隆
武帝立福京。八月望日詔至廣州。公首奉臺集文武諸
官祇接。既蒙名長春官。又奉勅趣起兵應援。時有流言
謂公屬意西藩者。當道或疑之。然而公心實無他也。惟
名募義旅。將以赴難。至丙戌十月。有延平之變。不兩月
又有廣州之變。今皇帝正位端州。進公閣輔。加宮師。兼
掌禮兵二部。督師。初佟養甲李成棟入廣。各府州縣俱已
卅五
從公出居九江堡。潛糾忠義興師恢復。漸有緒。丁亥
六月。會侍郎張公家玉。兵科陳公邦彥兵俱起。而青遠
指揮白常贊。三水鎮將霍師連。俱承公令。尅期並舉。內
外兵民俱響應。公布置已定。率舟師鼓行而前。行牌曉
諭各處鄉鎮曰。欽命督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太子太
師文淵閣大學士禮兵二部尚書陳。為申明大義以彰
天討事。照得地方盡被羶穢。天怒民愁。難稽誅討。今我
皇上為神宗皇帝嫡孫。改元永曆。移驛桂林。遥楚兵四
十萬。西粵狼兵二十萬。本閣部叨奉勅諭督師。未粵糾

集水陸雄兵二十萬。移會侍郎張。兵科陳。分道夾剿。另
出奇謀。布置堵截。務使隻騎不返。以除民害。為此牌行
諭遠近紳衿保甲軍民各色人等。亟宜反邪歸正。聯結
義勇。隨方戰守。有能助餉出船備器應援者。達投報軍
前。確驗以憑錄用。擒渠首乘獻者。即從重賞。分別題
敘陞授。如尚執迷。依回兩可。義旗所指。纖悉無遺。嗟嗟
爾等雖被逼脅。久食漢德。良心未死。各宜猛思之。毋貽
後悔。須至諭者。是時城中士民。城外水卒。已密約反戈
內應矣。時築海珠寺為銃臺。及西門外沙角尾。沿海皆
卅六
築臺。多置大銃。以兵守之。其兵為我應者。悉以鉄釘塞
其銃眼。我兵亦假裝乘馬執弓矢。雜於太平橋等處。衆
以為我兵一至即開門。而部將善事者欲邀奇功。輒先
期獨進。覺其有變。搜援我雜兵。與諸應我之兵悉殺之。
大加戒嚴。公舟至。知有備。又無內應。乃退師。餘舟為所
獲。佟李之襲廣州。城門不閉。無迎敵者。後稍出兵攻陷
城邑。屠掠村落。謂之打障。自謂善用兵所向無敵。及公
三人起義。始大懼。張公增城之捷。殺卒千計。李幾不免。
至是幾復廣城。佟益懼。乃誘諸奸人刺客。重懸賞格。購

得公甚急、以書招張公張婉答之及獲陳公亦使作書招公。陳不可。但言公非可招者且大兵將至。殺僇不日耳。公時駐師高明、李率衆往攻之不克先攻破九江堡乃詐以九江人為鄉兵、来附集高明城下請公點閱公信之出因伏兵執公歸公見佟背立嫚罵辭顏益厲有親裝被獲、語稍涉求免者公諭之甘死勿怖死得為明忠臣。乃為得其所耳有戚友在座者或詈或慰公以大義責之、皆不能對初佟甚懼公既得公甚喜且慫。親驅出教場支解之、磔其體臟、使居民皆往觀焉欲以威衆

衆也公臨刑、恬然如歸氣色自若縣首四牌樓市眉目儼然猶生、越數月依然鬚髯不脫神采可掬見者無不驚異自後佟出堂上每見公乘八座至門。衣冠甚偉驕從呵護。前後甚盛云遂令即公舊居為祠以安公所執公之子姪皆不殺公生萬曆丙申某月某日、死永曆丁亥九月晦日。得年五十有二長子上庸從戎卒於九江與公同事見執遇害者。九江朱貫蓮子潔、辛酉舉人仕為臨淮知縣。夔州公讓之孫。公母之婉也。在城先公遇害者。龍頸槩若衡簡臣庚午舉人庚辰特用。仕為左州知州憲副公亭表之子、公之妹婿也白常贊世襲指揮霍師連、南海石頭人。後俱走死。張侍郎家玉字玄子號芷園東莞萬家租人丙子舉人癸未進士選庶吉士闖賊之變抗節不屈而歸隆武初授翰林院侍講。兼吏戶禮兵四科給事中永曆初晉禮兵二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督武興營軍務傾家倡義起兵羅浮屢戰皆捷、後增江失利、單騎入陳中結纓而死佟得其首縣都門頭色不變秀眉如畫怒髮欲指一日過之。忽雙瞳躍出。向東方飛去其神異如此嘗有答佟兩書及詠史

詩十餘首。其得年僅三十有三猶未有子云陳兵科邦彥事載厥傳中

明逸史曰天生英物必大有卓異於人余初得雲淙公時藝讀之。清真儁逸飄然凌雲無半點掇人牙後慧真仙才也不獨嶺南獨步海內亦邈焉寡儔既遊宦迹所為程文擬墨諸作無不根極理奧抒寫性靈直闢風氣之先夫其所得於天者多也追詹公容貌。玉潤修髯龍章鳳姿所稱鶴立鷄羣者余益信公為非常人至其在朝行事類晉虞越僑輩居家不務財產惟嗜山水之樂

嘗修築白雲月漢象坑諸勝時往進焉累月忘返何嗇山宮室田園頗稱繁麗邀公顧之公殊不懌謂皆富貴俗相無山水之真趣也余聞諸友人曰公父尹平湖戊午科考邑士擬薛君振猷冠軍蓋所素賞者也公曰薛君固佳今秋必魁矣然不如陸君之祺乃達捷才也公父從之後果然甲子公主浙闈翁君鴻業發解商丘侯木菴公恪公同年進士也與公同官翰林相友善閱翁卷初不服公還朝亟造詰之公曰今日衡文非另具隻眼則無以得真士矣侯公歸復取翁卷閱之幡然嘉賞明年會試侯公為同考試官書二房所取士皆奇異特出天下讀房書者皆頌侯公知人能得士云其首卷則翁君也侯公過公曰兄教我公之衡鑒不羣多類此也余閱讀浙錄程論歷陳前代中宮之惡聳人心目可以警戒當宁潛消國玦是時魏逆專權兇燄慘烈公職為太史非有言責而因文托諷期以悟主除奸此剛直之氣愛國之忠雖未克回天身嬰斥戮有不違恤嗚呼此豈尋常文士之所能為哉憶少時讀公廷對策知異日建樹當為明家名臣不幸丁數中阨歲寒後彫以文章

爾雅之儒著君子不奪之節起義以倡人心死難以扶國運自非有大邀人者敢出此舉動乎夫人行己事君隨時遭際為太平輔治之臣易為仗節保運之臣難故當其遇變忍辱蒙讐者多有之隱遁民間以晦跡者天下皆是也使其幸生治世豈不身名俱泰號稱賢臣也哉而求其能為公之所為竟無以屈吾指由此言之如公者又非文章輔治不負科名者之所及也豈非天祚皇明特俾斯人以維衰造乎公既死時斬邀公頭下者每語余以如生之像驚悚為神余謂上天篤生一代偉人雖死亦與衆異斯理之恒無足恒者余雖未目擊然意其必如是也或曰知者保身為尚孝子全歸不敢毀傷試欲殉國首丘自裁亦足矣奚至為人擒戮磔軀梟首死無塟地乎曰邦有道貴知邦無道貴愚盡與道而死者剖竅喪元何傷遺體不盡其道者老終牖下虧體辱親亦甚矣曾謂孔光馮道賢於比干夷齊乎為是說者偷生苟免之倫與於叛逆不忠之甚者也何足談忠孝之理性命之正乎曰奈先人血脉何曰殉君者忘厥身殉國者忘厥家雖君子有不幸舉家死難彼為之先

者方且與天地同不朽豈暇為來嗣謀絕續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之謂也或又曰公之志大矣惜無智畧不知兵是以僨事殺身昔人所謂才疎意廣訖無成功舉以似公非耶曰此漢史論孔文舉之言宋史又以論文信公三國志之譏諸葛武侯亦如是蘇東坡比海贊以為奴婢小人之見以成敗論人物故有是言文丞相傳出於元人宜其有此闇論至謂孔明短於將畧則陳壽之私耳昔賢辨之確矣夫古大臣濟難圖功各為一事蓋有其時焉唐安賊之反顏常山兄弟討其罪睢陽張許沮其勢郭汾陽收其勳我明宸濠作逆胡瑞敏發其奸孫忠烈許忠節防其變王史成靖其難當是時也生死各人人殊而要其成仁一也故責汾陽文成之績於顏張孫許之時則悖矣畧顏張孫許之死而獨賞汾陽文成之功則羲矣方其稱兵恢復攘除奸凶大事克濟非臣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乃一時之天也曰從容儒服談笑樽俎此迂闊之過聚烏合之衆未必知方遽率以攻賊此輕發之過任酒酒書生為間諜行蹤疎洩使敵得以設備此不知人之過也曰圍棊賭墅謝太傅卻秦吳風利不泊王龍驤破吳矣任非其人諸葛猶失之馬謖亦未可執是以敗咎也且是時人心方思明內外協應乘茲機會翦滅之而提朝食真反手耳然而未克濟者亦一時之天也漢昭烈所謂若能應之於後者此亦未足深恨也或又曰公非真能死國者始佟入城時已祝髮往見之但云願入山為逸民也及出九江閻佟忌之懼為其所誅不得已而後有此舉非初念也况世祿之子生平奢麗炫耀輿服快意乎康之樂佚遊睹傳以為常及覆變匏一為之庶徼倖於萬一耳豈真天性奮發好謀而成者哉曰是大不然公初不死而往見之者欲將以有為也顏常山與袁履謙常往見安祿山而受其賜衣矣入山之云即何為著此之意也夫其所以起佟之忌者正在此此其志先定矣使果出於不得已則如當日受官入幕改名修史諸人儘可以其身保其妻子否則徑入山為民亦可遁跡免禍何苦捐軀破家於郡邑俱陷之後提一旅以逐強兇也忠臣之舉事也成敗利鈍難可逆覩非我殺賊則賊殺我勢不兩立理之自然一落轉念便生悔恨覥顏苟免無

所不至矣焉能明大義以倡後人被百蒯而不變乎生於世家乃其素位儉朴之行人之細節文文山自奉豪侈聲妓滿前博塞戲謔事韓昌黎好為之斯皆豪傑恆態奚損於賢且夫殺身殉國非是性聲色佚樂豈天性乎威儀庶務容或偶然起兵匡復可嘗試乎必以功成榮罷為無疵則自古無仗節死義之士矣鄙夫逆亂之徒務為吹索之論苛責豪傑以自文不知精忠大賢原未嘗因是少貶也

書文忠公傳後

永曆元年冬聞公死之欲賦詩以弔悼悒甚不能成章徐乃紀其遺行作私傳附以鄙論藏之自謂知公者矣明年春江右嶺南翕然反正余初見公等起義死節以倡海內知中興大業必可立覩至是其言頓驗先是守公祠者每夜聞公大笑聲不休數日遂有反正之舉此公之慰心處即公之成功處也公之靈乃能翊運於幽漠乃爾邪公死於佟之手未幾佟即以叛逆伏誅張睢陽所謂為厲鬼以殺賊果然今乃於公再見之嗚呼公之死僅數月耳而日月重光社稷再造豈不雖死猶生哉彼元老重臣偷生負國者未知其終能不死否也其月日天子嘉公大節詔贈公太師追封忠烈侯謚文忠以其子上圖為錦衣衛侍直都督同知張侍郎贈尚書大學士追封增城侯謚文烈恩卹其父兆龍讓（封侍）兆龍以其弟家珍亦為錦衣衛侍直都督同知陳兵科贈大僕寺卿以其子恭尹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梁左州朱臨淮等俱得褒贈錫蔭云

二九居集遺卷七　終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贊

先曾祖早朝圖贊

贊曰有偉一人淑慎令儀簪金佩玉㞢鶵朱衣雲霞宮闕花柳龍螭垂紳端笏曙步彤墀維誰曰維臣材擢佐司空効職留臺皇曰爾材彰厥常吉操持經畫爾階特陟爾父爾母以逮爾妻榮膺錫命對揚洪徽材拜稽首天子萬壽章服炳麟貢于不朽臣材不敏簡在帝心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先曾祖遺像贊

桃山峩峩基海是環綠融蒼結公誕其間豫章標林千莫燭霄積學勵行列職在朝南贊黑雲茂著丕績羔羊素絲敬事後食符分八桂澤洒三江龍翔虎躍玉質金相爰營之蠅爰載之鬼解綬巻懐聖賢逆曳如輪斯輾巘𡾰危之如艦斯颿惡濤晝之沂氷雩風寬鄙敦薄㒨遹從心德邵先覺罔咄咄厥事罔栖栖厥行罔汲汲厥躬罔赫赫厥名如公者出當為天下士處可為鄉先生者也

序

七世祖祭田儀式序

七世祖佐齋公我高祖奉直公之曾祖也黎氏由光祿公後至佐齋公凡七世故稱七世祖七世祖生洪武初逮今幾三百年矣原設祭產奕葉勿替第歷數漸遠雲礽愈繁爲詒謀之長慮或恐中有異議者此非創垂之弗臧乃繼述之弗良也夫孫子之於祖宗生事既盡爰及𦵏祭春秋霜雨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是故墓以藏魄廟以宅神報本追遠不愆不忘詩之楚茨大田禮之祭義祭統詳哉其識之矣假令修爲肅雝追養繼孝黍與稷翼烝享苾芬祖宗有不安侑孫乎有不介福乎假令先壠草蕪祭器市粥祀事不明駿奔無禮祖宗得無怨恫孫子得無媿夷乎有人於此服先業以肥其橐排衆說以决其聽令九族之中皆得指而議之曰是自利自私者也是亡其生身所自而覩其宗黨者也是不孝不悊不友不睦者也秉公議以誅異類者必將鳴鼓而攻之上開罪於先人下不齒於同姓吁嗟斯人良心豈盡

死乎且夫我有祖宗則前人之孫子也我有孫子則後人之祖宗也而乃自利自私亡其生身所自是自忘其身而已矣宗黨何與焉自亡其身而宗黨自若也則祖宗之傳勿替也祖宗又何與焉我孫子藉庇於先德孝慈友睦又能敦詩說禮斷無自利自私自亡其身之人第不言其賢無以明法不言其不肖無以明戒今我祖墓則修矣而廟建猶有待祭田設矣而所入猶未豐非我子孫勉圖豎立恢弘緒業亦烏能紹前休而詒燕翼也我子孫勗之哉人人法其所當法戒其所當戒惠於宗公則必有景福之報祚亂揚顯以為昭穆光矣奕之作緜緜之生其在斯矣譬諸水木其源厚者其流必長其根深者其枝自茂也我子孫念之哉書曰肯構肯穫又曰佑啟罔缺今之所以創垂後之所以繼述也是用明慈孝之道謹詩禮之則以正告我同祖之人

歷科制義選序

我皇明以制科取士鄉試京省會試禮部初場試經書舉業是為墨卷鄉會總裁定作為式刻錄奏御是為程文士子肄習擬製傳覽海內是為窓稿選來舉人既雋刊布所藏是為房書提學官歲科所較是為考卷名公鉅人或預聞政或秉文衡或閒居講學或翰苑司成閫題而撰是為擬程為擬墨蓋自洪武來歷二百七十餘年所前人作而傳之後人誦而法焉余之所以有茲選也其選至萬曆而止何也天啟崇禎近當吾世其人多未論定而來者靡涯也且選事自天啟崇禎而溯萬曆則有古今之殊矣歷科會元墨卷俱入選何也會元為天下第一人一科冠冕墨卷其先資獻身者余嘗欲彙為一集以昭制典之盛況我朝以會元出身者八十有幾凡立德立功立言真儒名世圖多得之其餘事君行己亦鮮敗羣之士詒青史羞雖不必家皋夔戶顏閔究皆不負科名者也故茲於會元悉錄之有未錄者世遠失傳不遑廣搜也劉文或之作未入洪武程擬諸文亦及啟禎何也因其人而載其文不以時之先後拘也大約選中二百餘人敉時咸務明德振俗理學勲猷氣節建白罔弗炳炳麟麟遠過漢唐爭衡三代甯直以八股之業傳諸後世哉是故始[illegible][illegible]終吳縣中則甯海石首安福河津錢塘澢安新會璝山雒陽餘姚及近世髙邑

無錫桐城江陽諸先生其人余所景仰也其文余安得不佩繹也嗟夫天下事貴得其真耳其人真其文未有不真者方今宇內多故文體凌夷議者謂空言無用比為敲門之瓦幾欲舉制科而罷之嗟乎是豈文之罪也哉亦其所以為之者贋也夫著述之事原於行誼詩書之用通於政體非二物也士君子明先聖之道習當世之務德學濬懿足以維風勵勞雄俊足以濟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古人有言曰文者貫道之器又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余之所以有茲選也要之大旨非選其文選其人

竹軒近集序

竹軒近集者我從祖小楊公所撰詩也先是公姻家李實茂才得公詩讀之輒歎其可傳亟為之收拾遺稿而多所失墜僅得近體若干首夫詩莫盛於唐而近體尤著其間王楊盧駱沈宋陳孟高岑張蘇李杜常韋韓柳元白後先繼起皆有可傳之業要之長不相襲美不相掩各成一家言遂能競藻當年流輝來學今觀公所撰氣骨清逸音調融雅沖而遼闊而遠絕無組繪斧鑿艱澁蕪穢之迹洵所稱成一家言者余不肖生不獲識公然竊聞公為人當我曾祖太守公時公為猶子作文章有盛名有司將舉公肄雅官始公避嫌謝弗肯出晚歲與二三戚朋結社桃巖一觴一咏一邱一壑脩脩然樂也故其為詩如秋巒天半白雲言旋徑無塵踪山花數點又如小橋曲岸潺流有聲陰鶴飛咏天機自然信乎可傳之業矣今夫竹之為物也其節堅其柯勁其葉夫矯而蒼翠朗月夕照清影玲瓏涼颸徐來瀟瀟作敲玉音至於淡烟疎雨碧石水涯梅閒窗外一種幽韻自足千古與弱草叢葦穠葩豔冶者亦迥不相侔矣讀竹軒近集者當作如是觀

珠明館集序

清襄公於余為族祖其暮年嘗結社里中余猶及從之遊迨崇禎癸未公修文地下數年矣余方修宗譜成為作列傳編諸行錄則輒歎曰公孝義人也匪僅以詩傳也蓋公少操觚能詩至老歌咢不輟為茂才工舉子業不以八股廢四聲晚築珠明館日哦咏其中融融然自得矣余嘗侍公每見其慷慨論天下事伏櫪矣而千里

之志不衰蓋自其弱冠遊諸生間大蓄經世之學為人
孝慕鍾於天性臨大義勇奮不顧身使得出為世用展
釆宣猷任國家事成勳鼎彝表見流輩無足難者而蹇
於一第竟以一弟子員老於是起居飲食感物寄興一
發於詩雖無甔石儲弗問也其為詩率多律體矢口成
章罔費推敲而恬雅婉麗不求工而未嘗不工也嘗曰
詩言志也聊以宣寫吾性情焉吾奚知古法哉夫詩者
天地自然之音也故古田夫冶女途謳而巷謠行呻而
坐吟此歌而彼和發乎情根乎性為得其真公之不泰
古法惟質任自然流動情思自就其才之所極其斯為
得詩之真者耶昔所稱怡悦白雲之高致悠然南山之
清韻非耶公子二次者能文善書先卒今其長者亦捐
館舍兄孫桂廷氏圖拾公遺藁以授余余遂為校閱將
災木以永之噫公非僅以詩傳也而僅以詩傳也集凡
四卷不揣刪定得詩三百餘首題曰珠明館集亦公之
志也

皇明帝后妃號謚纂錄序

臣聞諸禮祖有功宗有德夫躬為天子奄有克受命澁
民神聖卓越繼世子臣仰厥功德用是建廟表號為尊
隆也蓋必有內助之徽焉書稱文祖藝祖頌稱烈祖殷
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功德彰矣然史
弗詳其宮掖何人周文武無祖宗之號亡太廟世室享
祀不祧固其德茂功高亦莘姜之賢聖足以配之也爾
後禰履凝釐永錫祚胤文昭武穆歷數延長豈無所自
哉明興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廟咸稱祖建
文嗣位上大行尊謚廟號奄迨永樂加上高皇帝尊謚
十六字高皇后尊謚十二字歷朝帝后因之以為定制
而太祖太宗為不祧之廟云嘉靖間改加高帝皇帝尊
謚二十字高皇后尊謚十四字歷朝如故又改太宗廟
號曰成祖尊皇考獻皇帝曰睿宗晉尊太廟弘光中興
首詔復興宗孝康號謚謚建大讓皇帝廟號惠宗晉景
皇帝廟號代宗及景皇后謚悉如歷朝之制矣雖睿廟
之升祔疑於豐昵然惠代之稱宗允愜禮情今皇帝尊
親之孝繼述之善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答先後
臣民之望匪唐虞盛德曷以得此哉皇后祔享九廟代
俱一位世宗始有二配先祔繼后隆慶初遷別殿奉元

配孝潔祔焉。若迺秩班儀使誕育皇躬恩崇所生母以子貴其稱太皇太后者在裕陵曰孝肅在茂陵曰孝惠在定陵曰孝寧稱皇太后者在茂陵曰孝穆在永陵曰孝恪在昭陵曰孝定在定陵曰孝靖在慶陵曰孝和孝純在先恭帝曰孝誠號則加隆於子孫謚則明分於嫡庶惟聖盡倫惟王盡制猗與盛矣臣嘗欽閱國史二祖列宗巍功峻德媲於陶姚駕於子姬備陳實錄未罄揚頌載觀孝慈之聖踰唐長孫誠孝之賢軼漢明德所謂無異任姒女中堯舜夫何閒然及夫列代翚翟母儀顯關雎之懿下陳選侍多樛木之風罔不允儷聖明有光彤管無斗飲之樂也無炮烙之觀也無舉烽之笑也無人彘之刑也無禍水之唾也無金墉之詬也無瓜熟之摘也無雙陸之籌也無綠輿之舁也無樹難之博也惟宣德恭讓事類光武而景泰淵肅迥殊獨孤至若孝節殉難掩照從龍貞靈震天悲壯碎地嗚呼烈哉振古未有也今上紹統御極二后先殂追册易名大禮聿舉洪惟萬歲恪貞仁壽皇太后親履危患徽號至尊實當高昭之大任任姒堯舜有蒙美矣皇帝將董振天妹正位中宮開維華百男之祥樹邑姜十亂之績恢復天下擬命萬世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所以弘祖功耀宗德豈有既哉草野之臣不勝慶幸焉不勝悚懼焉不勝企望焉作斯序

皇明太武名臣易名錄序

高皇帝即位元載追尊四代考謚為帝逮六載賜謚開國功臣其為制也帝謚一皇太子公侯大臣謚二親王謚一世子郡王謚二夫皇太子雖尊其於天子有臣道焉親王如古諸侯於其國有君道焉是故一字君道也二字臣道也始制厥典俱禮部議行洪武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然皆聖主之所裁定也其歷朝諸臣得謚者子孫之所陳乞也有司鄉人之所推請也禮臣之所題覆也宰臣樞臣之所考實也詞臣之所撰擬輔臣之票允也自太子諸王而下若公孤公侯駙馬伯都督九卿長貳三品以上其賢有功者應得謚遵德數庸忠節表著者三品以下及於布衣俱得謚此昭代易名鉅典洪武時太臣未有謚者武臣則有若張忠毅胡武莊耿武壯趙武桓廖武閔俞忠烈皆沒於洪武之前

者也戊申建元而後則常忠武也鄧武順也李武靖也徐武寧也沐昭靖也湯襄武也曁諸公侯殁於洪武年間者所謂開國功臣也建文初予義烏王學士謚文節文臣之有謚也自王氏始也至於永樂乃有姚恭靖胡文穆矣至於洪熙乃有金忠襄鄭文敏徐文肅王文靖矣自時厥後漸盛矣劉文成宋文憲朱宋二文恪則皆正德中追謚也有加恩恒典外者開平王謚及三代矣是雖沿勝國之舊實則高皇帝意也後弗以為例也特眷也有取義恒法外者中山王之為武寧也論者謂寧之為義謚法所不詳比漢之蕭文終若猶未盡厥美此其說非是何也夫謚何必盡古法也迹其行易其名定其義寧也者有安天下之功也高皇帝以武功奠天下而安寧之惟中山為元勲矣以是為殊典故創義曰寧而繫之武尚書之稱周武曰寧王殆兹義也恒制由翰林者類謚文而朱崑山謚恭靖避其父諱也有不由翰林而謚文者鄭甌寧文安也儀高密文簡也吳常熟楊豐城二文恪也魏蕭山文靖也葉崑山王南陽邵無錫三文莊也何廣昌文肅也黃太平文毅也王餘姚文成

也顧無錫端文也有列爵武臣而類不謚武者諸盛晚也是故位尊而賢有功者皆是也文官不及三品者祭酒李忠文陳文肅魯文恪鄒文莊劉文節也修撰羅文毅文恭也簡討陳文恭也忠諫者鍾御史恭愍也劉侍講楊部郎二忠愍也死難者鄭知縣忠毅也毛副使忠襄也周按察節愍也吳參政何知州許副使三忠節也雜職者蔣醫院恭靖也布衣者胡先儒文敬也此其大畧也有謚而復改者王文節改忠文也以建文除革也李文毅改忠文于肅愍改忠肅張忠顯改忠武也以為未盡美也曹文襄王文安之改文忠朱武襄之改武毅孫康靖之改恭憲也亦猶是也石張二文隱之改文介文毅也以為有過譏也夫初謚未必是則故謚未必非也有謚而旋褫者恭敏李鐩也榮簡盛端明也榮僖顧可學也若兹屬者與其始予之而終褫之不如始慎之而勿濫予也有以為未安而未改者彭鳳儀之恵安也行過其名者也陳文之莊靖李東陽之文正也名浮其行者也有以為未安而未褫者萬安之文康也劉吉之文穆也有真人而得謚者嘉靖之邵元節陶仲文也其

有四字謚者亦元節仲文也謚至此可謂濫矣是何足算哉雖其躋三孤列九卿封伯爵而始也以方士進繼也被削奪矣是何足齒諸大臣之林哉夫四字之謚古所未聞初閣部以二謚擬呈世廟因併用之以示優典乎柳亦微寓其意使不與文武諸臣同也明逸史曰昔者高皇帝定謚其惡並著焉於功臣或按古法或建特義而錫之美名於泰王則曰愍於魯王則曰荒據行而名之雖愛子弗顧也斯所謂王者無私褒貶並行之道也永樂以來悉爲褒嘉之與應謚者皆美非美者弗謚得之者榮弗得者泯而已矣豈無憲行惟柳之以隱惡

十三

矣豈無疵名亦易之以就徽矣雖然後之爲臣者觀乎其所以得必其位尊而賢有功也者也道德勳庸忠節表著者也品諳樹立可與文成武寧後先伯仲者也可以觀乎其所以不得必其奸邪貪鄙負君誤國者也驕恣淫奢跋扈不臣者也尸位肉食碌碌無恥者也可以懲觀乎其舉者與奪與改者疇爲王章所不廢也疇爲國憲所不容也疇爲公議所不誣也可以思而懼矣余故自洪武始迄於今茲集其人錄其易名文臣以劉文成爲首武臣以徐武寧爲首斯二臣者德學才望昭代第一人也成啟運之鴻猷寧天下之偉績臣道之大何以尚之哉其次忠貞靖順因類書遞書請改者畧其初而從其更定已褫者姑存之以備參核後有聞者嗣紀之庶今之遷就得攷云爾

集聖賢羣輔錄序

晉徵士陶靖節先生集聖賢羣輔錄二朱後學明遺民黎去非氏復廣而賡之因序其簡端曰靖節之集茲篇也大有爲之志於是乎寓焉故名曰聖賢羣輔蓋取寅恭謨弼之義也名起於家貴於國標乎當時頌乎後禩

十四

統是矣四凶五侯亦得並錄者所以備法戒也其例天子弗錄三皇五帝及七制三宗之類是也婦人弗錄有虞二妃周室三母衛宗二順之類是也異世遙隔者弗錄作易四聖論語七逸民之類是也且夫有質隱而文揚有聲微而情劣瑜瑕不掩純類互別覽者當自得之要使學者聞觀而起尚友古人勿怍於所謂聖賢羣輔者殆靖節之擬古與昔朱紫陽謂詠荊軻一篇露出豪放本相吳草廬謂其始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豈無見而

云然惜哉典午遷移老終柳宅抱茲大志竟弗克信余嘗讀其詩曰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又曰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為之慷慨拊膺揮涕失聲嗚呼靖節之志至於如此良可悲矣焉知易世而降志靖節之所志而其所遇尤有甚焉者乎夫靖節於田横兩客孟舒十人猶撫卷長歎不能已後之人仰高踪而覩遺墨其於靖節當何如哉靖節初錄本以世宙為序今為逐判數目分類各紀目類之中仍次歷代其曰原集者靖節所自著其曰補集者代居靖節之前其曰嗣集者代居靖節之後其曰遺集者見聞既寡兼以善忘隨憶輒錄不復序世次焉俟有所得應踵書之歲在疆圉大淵獻大壯月朔壬申漫識

十五

五言古詩選序

壺關子輯錄五言古詩方就帙有客過之坐定請觀焉因相與披閱首蘇屬國暨李都尉曰美哉五言古體之始也錄別深情至攄胸臆清夷和婉簡易自然開天之章已臻神妙至此乎次十九首曰美哉此枚叔之作而不盡然也用意警絕談理玄微興象玲瓏性情真婉蓄神奇於溫厚寓感慨於和平而匠心信口得之無意其化工乎至矣哉冠絕古今矣次樂府古辭曰亦十九詩人之作也神化所至不假雕繪而渾然天成非兩京之際何能至是次至曹思王曰美哉廣矣其體備矣悟邃骨蒼高華雄渾詞藻宏富過厥父兄繡虎之稱八斗之譽夫豈過情乎不然何美之全也次王侍中劉文學曰仲宣雅澹公幹高峭贍而不俳麗而不弱驂陳王之乘超七子之羣矣次開阮步兵曰美哉其有建安之遺音乎興寄神遠恬淡自如典午一代斯為拔萃者乎次左記室曰飛揚震宕豪氣干雲非太冲奇才誰能為之次陸平原曰朝華夕秀其才如海晋室之英也次郭弘農曰精言秀調環佩珊珊信遠遊仙韻哉至於陶徵士曰美哉冲冲乎開千古平淡之宗抑何安閒曠遠趣洽機流而孤高絕物悠然自得民之逸也聖之清也其真孔門之伯夷乎次謝康樂曰美哉風神華豔音節秀令殆得之天授者也六朝麗藻其斯為首出乎次謝法曹曰康樂之弟也夢中佳句克助乃昆矣次顏光祿曰與康樂齊名者也清水芙蓉鏤金錯采豈不誣矣次鮑參軍曰

十六

氣質超凡雄詞傑出俊逸高名豈取次克當之。次謝吏部曰工巧綺繡明豔霞流精奇之想清遠之韻驚人間天後世猶遐慕焉又閱陳拾遺曰美哉削浮靡之習辟古雅之源嗣宗而後僅見此人允哉唐之高蹈乎中流砥柱横制頽波如丹砂空青物外難得之奇寶也。其然乎次至張始興曰美哉極沉鬱之思創清淡之派大雅哉至於李翰林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源流明遠法度伯玉才之逸追蹤子建。氣之雄並驅少陵神矣哉驚風泣鬼光焰萬丈天仙之姿非學所能至也至於杜工部曰美哉極矣大而化之矣金聲而玉振之集其大成。從心不踰妙臻聖英何容贊一詞乎次高常侍岑嘉州曰美哉氣骨蒼雅悲壯為宗一則古意閒淡深婉有情一則英發奇造詣峻上所以與杜陵唱和樹幟唐也次王右丞孟處士曰美哉或風流秀雅領悟靈空壁繪泉珠或神韻蕭幽景味曠逸微雲疎雨莫不超然出塵。閑澹自得已次儲御史曰蕭疎真至。調造情慱次常盱眙曰幽寂入玄靜淵無際次至韋蘇州。曰美哉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高雅清閒氣象近遠與靖節有

同調焉次柳柳州曰精工深遠語峭神清絶去烟火其陶韋流乎次孟東野曰研精刻苦布景澄寒所謂孟詩韓筆其昌黎之勁敵乎次至韓吏部曰美哉。驅駕氣勢雄偉不嘗撐決天垠掀雷掣電盡雅陷廓清之功如是是其起衰乎因及其聯句曰出奇極變旗鼓相當詩境之無窮也其若此乎自茲以下晚唐宋元無選焉容掩卷曰詩至矣哉備矣盡矣性情暢發與世俱新異曲同工咸登美善後有作者其蔑以加於此矣雖有他選吾不敢請已遂揖而出

七言古詩選序

七言古詩。自春秋戰國間如寗戚商歌荀卿成相之屬已有其句。然皆以三言造端則全體未就。采葛婦純乎成篇然中有用兮字。則句讀實分為二。如古歌楚詞此又另為一體白帝皇娥和歌載拾遺記少昊之母上古之時疑無厥調必後人僞撰也迨漢製作漸闢。於是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武帝柏梁實為七言古體之始繇茲而後張平子四愁獨自成家其章法本於風人句法原諸騷律和平婉麗結構天然盖

七言之祖也魏有燕歌行晉有白紵辭皆徵栢樂之制燕歌出於曹文開千古妙境白紵亦情詞綺麗巧極形容流及六朝作者殊寡惟鮑明遠雄奇渾樸振拔一時梁武父子纖穠流麗精妙輕盈音響協調已啟唐之源矣王盧駱與義烏並起其所為歌行長篇體裁太暢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承咸中矩矱而又傳以神精宏以風藻高華瀏亮富美悠長允可詠歌哉沈雲卿繼之典雅豊蔚宋延清繼之秀贍精工至於李杜二大家盡變出奇窮高極遠太白豪宕超逸少陵沈鬱閎深一以為仙一以為聖所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是皆才峻氣雄正而能變大而能化爰以前無古人後空作者也其閒雜以樂府創立題名或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亦有八九言者皆目為七言古詩云同時之儁若高常侍之渾岑嘉州之麗王右丞之雅莫不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得中修短合度焉降而中唐則有韓昌黎之雄偉柳河東之峭拔李長吉之幽奇皆能獨闢堂奧卓冠宙合又有張文昌王仲初之樂府真淡天成元微之白樂天之長篇婉明曲博七言古體抑亦大備矣讀者不必尊漢而卑晉難盛而易中要以開闢而下世產英才猶質文之異尚各有其至如其因茲篇什會若性情以我諷吟契彼興象而或得其氣骨或得其風神或得其詞藻此道又不在漢唐而在今日矣深造逢源大成可集誰謂昭代不古處乎哉

文

奉七世祖祔祀祖廟文

維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閏十一月丁酉朔越十一日丁未七代孫某等虔陳粢醴牲帛之儀昭告於顯七世祖考處士佐齋府君顯七世祖妣邸氏安人之神位前曰於皇始祖金紫光祿大夫中峯公以來雲礽蕃昌至於府君凡七葉也金紫廟建桃山之陰多歷年所邇於廟門前闢地數畝規模崇閎巍巍乎大觀哉則惟我府君明德廣業俾得嘗祭之餘供實助成之於是我舉族子孫恭議奉府君與從祖北峯西峯諸府君偕祔祀始祖之廟亦越我子孫洪惟祖廟之建權輿於府君之高祖鄉官龍泉府君營室鳩宗詔我孫謀今復益恢休緒

有光於前人龍泉府君作之於初我府君述之於後肯
構肯堂燕翼兆世維茲吉蠲齋奉棲禮膚昭穆之經德
茂馨香之薦奕奕明堂烈祖張之芬芬几筵烈祖康之
熙及皇天永錫祚亂繩其祖武啓我後人尚饗

諸祖祔廟告始祖文

惟我始祖創業肇基世居桃源長發其祥有國舍府君
朝議府君爲之子有鄉官龍泉府君爲之孫緊惟龍泉
府君作室底法修其祖廟以詒後昆奕葉代蕃至於皇
明啓運時則有若某某府君是爲七世自時厥後有若
某某府君是爲八世暨十世十一世於惟諸府君懋宣
明德纘乃舊服亦既有年迄於今茲又歷數世凡我子
姓懋恢統緒於是廟門之前拓地數畝基宇軒敞巍然
改觀咸藉諸府君嘗典助成厥美俾我孫謀克弘先業
是諸府君之大有功於我始祖也諸府君克以啓後之
慈仰就光前之孝也茲謹考禮吉蠲奉諸廟君祔於廟
儀協於典神綏於室祖功宗德作述重光昭穆先後歆
我芬苾景命有僕愆久榮昌謹告

哭亡兒良騋文

癸巳年六月十六日庚戌時方午壺閫幼子良騋以疾
卒其父二丸居士手歛之爲之盖棺塟諸舍後桃山之
陽明日哀慟不已乃以其手植所生之茄子并魚羹稻
飯茶菓之物至其墳哭之因書其哭之之詞與兒生時
所熟誦之書凡三卷焚之墳前悽號失聲其詞曰嗚呼
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騋乎汝生於丁亥年三月十三
日甲寅之亥時至今年得七歲矣無論汝容貌端潔人
人愛羨而天性頴慧逈殊常兒知數識名辭氣清利自
四歲時在母懷中偶仰望樓上花頭瓦默識其數以質
母數之果不差隨以叩諸兄姊皆未能如汝之明也凡
見聞分外伶俐做事能以意會汝母口授汝三字經千
字文悉已成誦每夜臥恒誦數過乃寐我則爲汝暗喜
今年乃命汝隨伯父闢學讀書寫字俱勝諸同學者每
從外塾歸我以世務俗冗教汝恒疎惟燈下卷課三兩
篇汝即能背書嚮炳娘疾徐如意聽之娓娓可人諸亞
哥不及汝也初讀大學便徹首尾一字不爽不漏夢囈
成章句讀明朗我則爲汝大喜至如詩歌俚韻自能言
時聽之即會閬或自造數句音調亦合然我習以爲常

不復爲汝奇也。我聞古人云早慧者多短命我見汝聰
頴不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聞相書有云凡男兒唇
太紅多不壽我見汝面白唇紅且雙眸如漆精光炯然
每有隱憂焉惟幸其言之不驗也嗚呼。豈書汝止得七
歲而遽夭折乎。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駿乎此兩
言者何於汝偏驗乎父母於子。罔不望其遠大幾或短
命亦有十餘歲者。亦有二十三十歲者猶得成人傳後
豈意聰明如汝止得七歲乎自古天福善人斯爲常理
汝父母行年五十。行己處世無有不善不知何故而鍾
禍於汝也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駿乎自汝周歲
我即處館乎洲四五年間歸家日少父子之恩雖深懷
抱之歡不數今年我不出館汝又開學出入家庭執樂
於是何意不踰半載而汝遂棄我去也此情此恨何有
窮期汝性不好弄翠止如成人於諸兄姊獨無常兒爭
鬩之習所以四姊一兄及諸從姊兄於汝極友愛汝母
憐汝特甚而汝亦能孝順雖時或受督責不敢疾啼惟
依依戀膝下耳我或怒汝母汝無不勸解諫止者所以
祖母及伯叔兩母於汝又極憐愛伯父叔父於汝極嘉

尚也汝聽從伯叔父無不奉命唯謹在塾雖酷暑流汗
不敢解衣在家亦然問之則曰伯父命也汝今棄去汝
諸姊兄祖母伯叔父母惜汝悼汝又何有窮期汝之得
病初以瘧繼以瀉繼以痢積至十七八日而乃不起我
今年雖則在家然以虐政俗務悠悠忽忽終日出外不
得常常視汝病也而汝乃竟不起是汝之不起我誤之
也汝他日有病則恆羸弱而此日反强健能立能行兩
色依然不改言語不亂遺糞亦有時變因是汝母亦不
甚憂冀汝之漸愈也當汝病痢自初十日起即不復進
飯但飲茶及粥水而已强以飲三兩㖃旋即吐之菱角
柿乾小兒所嗜都不顧買藥煎湯飲之亦不效如是者
積至六七日而竟不起。或曰此謂閉口痢得是病者雖
神醫不能治嗚呼噫傷哉是亦汝之命也莫之致而致
者也獨恨我不於汝嬰疾之初請醫調理至於危殆營
救不及百年懸痛實在於斯悠悠蒼天奚以解釋汝舊
年正月肚疼甚覺辛苦求醫食藥。旬餘乃愈爾後間或
復疼旋疼旋止來視者皆云此疾小兒常事因不甚憂
致有今日嗚呼噫傷哉自古父殂於子之手繼代當然

今汝乃祖於父之手又最短命為人父者痛悼何如汝臨逝時自母之懷過父之懷又自父之懷過母之懷見母搥胸踊哭大言止母搥胸勸母勿哭既而連呼父母曰兒去矣生受多謝生受多謝而後不語然兩眼仍炯然如生至蓋棺終不瞑嗚呼汝真未應至此也而何遽至此乎汝即至此而猶有留戀父母之情孝感父母之語為汝父母者痛悼又何如乎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賺乎汝父讀書悟理原始反終頗知寄歸之說畫夜之道獨惜汝聰明敏健未得成人以傳諸後父子之情骨肉之慘變淚何時得乾寸心安得不裂自今以後目常彷彿汝形耳常彷彿汝聲然而汝之體魄則已瘞桃山之陽也嗚呼噫傷哉雖日讀萬卷書痛覺難消雖日飲千斛酒恨終難遣也汝生好食魚次反菓餌憶前月米貴家人食粥汝見餅中米少語母曰兒今亦食粥可也時以菱代稻汝得之甚喜益以茶飯魚湯并菱角一一盤汝所嗜也蒸茄子二枚汝所種者也汝父親奠於汝之墳汝生而聰穎魂靈必不散滅尚聽父言享之三字經千字文大學全書汝所熟誦也存諸箇中我不忍觀焚之墳上汝其收之據古禮年夜八歲為下殤之子應服小功汝七歲過半可稱下殤况又非常予乎汝塋近舍後歲時雨露便得以魚稻奠汝汝其安之嗚呼

啟

上劉中享

伏以春風桃李識為國之無私化雨菁莪慶育才之有造調流白雪和寡於千人氣吐青雲願輕乎萬户恭惟師臺西江領袖南州模楷龍躍九霄曾豈言而自獻鳳棲百里信學道而愛人甘霖布鹽海之春賴令劍為犢刀為牛德遍桑麻蔭庭綠福曜掛錦巖之岫無復鼠有牙雀有角塵空槐棘不勝清出製錦之手以衡文莫不天經地緯從彈琴之餘以秉鐸何非玉振金聲曾謳既遊吳公之門潛臺亦入言子之室某也玄多默草夢久生花望鳧影之雙飛良深仰止冀馬群之一顧弗禁長鳴幸逢舉選之期謬辱品題之重劍倚天外匪誇采玉大言錐處囊中竊效毛生脫穎縱橫禮樂三千字斯其奮迅風雲九萬程敢不懋哉由是鼓吹詞林梯航聖域邀莫米對采菲獲邀知己之榮庶幾為犢為薪大副作

作人之望隋侯珠琼無遺於合浦卞氏璧必不泣於荆山即他年麒麟之畫其形正此日騄駬之象其鑒

雜著

桐鄉侯晉封誥命

制詔使持節領太常協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緋魚袋。桐鄉侯惟光王功成以作人裁制羣品雕琢成器非天下奇材罔克善鳴迺君鍾靈龍門毓質嶧陽言出絲綸體符膠漆在多賢中惟君為最高今將錫君寵與其敬聽嘉命君為君不荒為臣不陂為民不憂臨事不哀作物不危文不偏弛武不偏張此君之賢聲素著也兼厥暉光昭倬。惟十有二月暨閏是配是協聲為律身為度清風雅韻疇克如君者昔者虞帝恭己賡詠南風民財以阜民慍以解時維君之功虙侯製錦而單父和平賴君在堂不言而治。時維君之德匡甲肆難解戟和歌度曲三終我行寂散時維君之化玄鸖二八舒翼晉庭西北雲飛風雨感集時維君之神度及臨邛嘉讌命君傳心君子好逑雙羽俱翔時維君之情。怡懌以舒。君之徽猷曷可指計雖冥若神鬼頑及魚鳥疇弗聞之自予一人之得君也肅予玉音罔不受命如響又克禁子邪意大豊元音是用友淑女湛嘉賓繫君操引若同調焉今君播當時韻傳千古猶久稽厥秩豈曰得心於戲為龍為鳳。嘿涵山高水流之風。成玉式金允稱清廟明堂之器其以南之龍遊西之鳳翔晉君爵桐城郡王又以越之麗水吳之崑山晉君爵桐廬郡王錫以桐珪加以紫金魚袋其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常協律大夫如故君往念哉並王高位崇跨於今尚永茂爾徽音對揚我撫綏之明命

苗將軍克賊露布

維元年十有一月甲子朔。征西大將軍武鄉侯。都督幽州刺史加授團練招討等使。兼觀軍容使賜一品服俸臣苗如虎謹遣左司馬鷹揚衛指揮臣苗威右司寇徹騎常侍臣苗勇稽首頓首上言。綠林跋扈。供猛士驅除之資黃草經營籍雄師桓趙之力。夫既猖淫世患何容久緩天誅逆賊樊光等率其種族覬覦神器紛擾民居竊曾比於狗偷。薰實難於狐灌跳梁無忌每晝伏而夜行嘯聚有徒或神出而鬼沒。饞魯城之斗角祀與繫虛

囊曹瞞之馬鞭戎行是撓在我則莫顧莫德大流毒於
魏邦為人且無禮無儀深見憎於鄰國貴燈黃卷悉被
摧殘綠几丹楹皆遭黑織信東海之波罔洗即南山之
竹奚書恭惟茵王陛下躬耐歲寒目隨時變詩歡騎奕
列侯慶有於新昏禮肅特牲古辟虔迎於大蜡光帝鍾
龕虢之性實神降除凶之才囊嘗汗馬忘勞獨定擒王
要畧時復聞雞起舞長懷逐寇雄心氣吞食黍之叢奸
輙欲扼其喉而飲其血髮指飲河之黠虜咸爭嚼其肉
而寢其皮際茲覆清載寧肯縱窺闞嘯澤臣等猊驛受
甲猿臂請纓奉命伊征剋期制勝朔風翻發當佳兵慶
戰之秋西耀困沉正劉敵奏膚之會。於是子夜纂嚴實
裹狗饕不挾忘歸之鏃不張繁弱之弧不橫秋水之刃
不帶湛盧之劍獨奮其一手一足之烈用呈其九天九
地之奇怒吼轟雷一聲霹靂驚河嶽眸輝爍電雨道先
芒徹魍魎賊乃望影魂銷聞風膽裂跟蹌雨散躑躅星
奔臣茵令先鋒討虜將軍領虎賁中郎將臣茵若龍。披
玄甲以長驅隨左輔征蠻將軍管參謀執金吾臣茵若
貌裹錦裳以龍進再令右翼武毅郎載騎較尉臣茵若
熊帥褐毛之徒以設伏後會中權驍果郎步兵拔尉臣
茵若駿䖵班組之衆以周救既耀武而揚威更窮追而
毒逐雲梯飛度捷成被竹之形雷梯蕩平恍覆無人之
境彼將深溝而固壘吾直搗穴而犂庭先鋒礫賊蠅於
陣前左輔馘賊蠅於麾下如蠅如蠅如蠅僉違右翼之
誅鋤曰蠅曰蠅曰蠅槩受中權之捕獲大軍畧地行看
五技俱窮小醜嬰城亦信一丸可塞窟巢莫據巷槩焉
逃寰宇肅清藩籬寧寂臣等竊惟賊惡貫盈罪在不赦
而兵容壯麗功豈無成今臣誕將天威殄滅逆類執訊
戶庭之內折衝樽俎之間灑熱血之玄黃誰云三戰三
北掣空拳之韜畧果然七縱七擒受跟而來幸取殘於
夕昼凱吟而迴將飲星於清晨臣等嚴推勲勞詳登紀
錄斬首幾千級生擒數百計謹用獻俘太廟釋眞預宮
傳肆市爰書明具張家之獄案如邸京觀破除永基之
拘束壁之烟塵已澄北門之鎖鑰從固清颸閒藹疎簾
弗絕於瓊樓旭日融和玉帛靡污於繡䓘臣無任恭賀
待罪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二九居集選卷八終

宗書

原姓篇

順德黎景義

曰若稽古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是生昌意。玄囂。(少昊金天氏)昌意娶蜀山氏曰昌僕。是生顓頊。號高陽氏。高陽次妃曰勝濆氏。是生卷章。(世本作老童)卷章妻曰女嬌。是生重黎。亦曰黎。(合名重黎單名黎)黎為祝融。火正也。而是時玄囂有別子曰重。為句芒。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唐尚書曰火正作北)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重即羲氏黎即和氏也)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斯余黎得姓之所繇昉也。余按世本。商分封諸侯時。則有若黎氏。(又有時氏蕭氏及殷來宋推是等氏)其爵侯。其國在冀州。分屬韓。入趙。秦為上黨。漢為壺關。隋初置黎城縣。今隸山西潞州。故黎侯城在縣東北一十八里。或曰北正之裔。受封於殷。或曰契子姓之冑。以國為氏。歷殷之季。西伯戡黎。(史記殷紀作飢一作阮周紀作耆尚書作黎)逮周既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國而寄於衛。衛處以中露泥中二邑。其臣從之。作式微旄邱之詩。春秋傳曰。赤狄潞氏任酆舒為政。奪黎民地。晉景公命荀林父滅潞。殺酆舒。以潞子嬰兒歸。因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事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斯余黎族類之所由衍也。苗裔日繁。迄於秦漢。有黎朱倉。(史記年表作利蒼)相長沙王吳芮。惠帝封為軑侯。七百戶。(軑漢書作軑)傳四世(朱蒼子豨豨子彭祖彭祖子扶)孫。吳有黎斐。與丁奉俱以武藝稱。元魏之代。黎嶷起河間。從太武皇帝平涼功。封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為燕郡守。嶷生鎮。(鎮為員外散騎侍郎鎮弟廣為尚書郎善古學)鎮生瓊。(瓊為員外郎魏縣令鄴城郎守)瓊生景熙。(景熙字季明)仕魏及周。為安西將軍。拜著作佐郎。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為外史上士。復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遷外史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自古以來。德學數名。表見一世。惟景熙最著。由是子孫滋蕃。川陝之西。楚豫之南。多其後也。唐有黎逢。大曆十二年。登進士第。長於詩。(大曆代宗年號)黎幹。(四川戎州人)大曆末。為京兆尹。兵部侍郎。黎埴太和

未為翰林學士。太和文宗年號宋有黎仲吉。江西都人字叩閣言事。

知名天禧間。天禧真宗年號時宰丁謂惡仲吉不用乙後洪州文學後為袁州戶曹黎鎛。四川廣安人有經術為蜀州守既滿將代民不患其去請留三年黎志。廣西宜州人為吳川令以政最加勳武騎賜緋魚袋先後登慶曆治平進士。慶曆仁宗年號治平英宗年號為政

俱有聲。而僊耳有黎子雲。嘗與眉山蘇軾唱和云。繼是之時。我中峯公方顯於廷。已而避亂棄官。自贛遷南雄。復自南雄遷南海桃山之下居焉。中峯公配。曰朱夫人。是生三子。長曰夢祥。為國舍。次曰夢周。季曰夢弼。為朝議大夫。國舍公生霆祖。霆祖生文敬。文敬生宗仁。朝議公生德秀霆霆霆震霆震二子曰世賢。舉元解元曰世傑。處士。世傑三子曰叔雅。曰叔厚。曰叔溫。凡五世而遇高皇帝。興淮右。驅夷元。定天下一統。與服。遂為夫明人矣。宗仁公以下至今十有餘葉。本支百世。昭茲來許。斯則余祖德之所由基。而祚亂之所由昌也。叔溫公來孫曰庛。字汝祐。封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奉直公仲子曰材。字用卿。嘉靖間賜進士出身。歷官桂林太守。太守有曾孫曰內美。名景義。以字行。

義例篇

內美曰。左氏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為其凡例之發明也。事有文質。辭有詳畧。時有通遡。成一家之言。昭示後世。余不肖。敢不勉焉。觀者會文以徵實。推法以繹旨。非窮愁發憤之所為作也。非雕篆枝葉。矜華藻於詞林也。非漫無可否也。非徒載諸空談也。是故例發乎前人。義衍予來裔。前之所為。彰者漸往。而來之所為。續者無疆。

族譜之作。其來尚矣。世人咸因之。通者名士夫或易名曰家乘。取義於載也。余述桃源黎氏宗書。書者。爲謂謂直書其事也。普而載之。要諸直耳。繫之曰宗。公同姓也。夫黎之為宗亦多矣。故直繫之曰桃源黎氏。

按家語。左傳俱稱黎為顓頊之子。史記楚世家。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則黎為顓頊之曾孫。大抵文記世次多舛誤。今原姓所述。黎為卷章之子。顓頊之孫。從通鑑也。

史稱九黎亂德。謂少皞時。諸侯有黎氏九人。蓋與孔正同時矣。九黎之後無聞。惟孔正佐高陽有功。世守厥職。歷唐虞夏殷。顯著勳德。神明之胄。祚亂蕃昌。凡姓黎者

皆其後也。太史公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故有殷來宋等七氏。世本。又有時氏。蕭氏。黎氏。則是黎氏出自契。其說頗殊。要之契為帝嚳之子。帝嚳為少皥之孫。與高陽皆出於黃帝。其源流本同也。上古遼邈。傳聞難稽。雖漢唐之近。亦有不可附會者。但遡生民之始。當斷自北正。或亦有殷馬耳。

余始祖之來桃源。當在孝宗淳熙間。光澤堂記云。高宗建炎者訛也。蓋靖康建炎之亂。渡嶺居雄。至於淳熙。乃又自雄再遷也。

舊譜載中業公仕宋為朝奉。為光祿為金紫。二世夢弼為朝議。皆顯秩也。考宋官制。金紫光祿大夫正二品。朝議大夫正六品。朝奉大夫從六品。朝奉郎正七品。光祿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本寺卿。少卿丞。為寄祿官。元豐更制。以金紫光祿大夫換吏部尚書。以朝議大夫換左右司郎中。太常光祿少卿。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世表自一世至五世為一圖。取服盡五世之義。又自六世至十世為一圖。又自十一世至十五世為一圖。後做此。內表外表俱做此。

夫書始祖不名。二世以下皆以名列。統於一尊也。其分註。首書某公子。以長幼為序。次書字。書號。書行。次書配某氏。生幾子。幾女。次書年壽幾十歲。次書塋地。

兄弟行。惟同父者以齒先後。若通族。則以統宗而分派。聯屬相生。至其齒之長幼。則年表可考。

分註首書某公幾子。繫所生也。第二圖不必仍舉五世矣。書字號行。書配。書生子女所以互見也。書配者。元配也。或繼曰繼配某氏。或庶曰妾某氏。書生幾子。列其名。有為人後者。書出繼。書生幾女曰歸某氏。凡子女各繫其配所生。

書年壽。六十以下曰年。六十以上曰壽。內表亦然。

為人後者。大書繫所後者之下。其分註於父曰繼子某。於子曰某公繼子。自幼抱育者。於父曰養子某。於子曰某公養子。

既娶無子。亦無繼者。書無嗣。未娶不繼。書蚤卒。配更嫁者書改適。

登仕顯揚者。大書官職履歷於分註之左。年月可攷。悉

詳錄之

或問孔子之射於矍相也。為人後者不入。何絕之深也。曰為人後者。為義不為利。是故非大宗不後。非繼祖與禰不後。非五服不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尊始祖也。後繼祖與禰。重小宗之適也。後五服親也。不忍其親伯叔昆弟之無嗣。乃承父命。乃命其子而為之後也。皆義也。義協乎禮。安乎仁。今也利財產而為之。非聖人之教也。謂他人父。何忍乎。是故非三者。雖無子。不必置後。曰不斬其祀與。曰否。禮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何斬祀之有。

曰自幼抱育者。雖非五服之親。亦可以為後乎。曰可。慈養之恩。比於所生。亦有天性之愛焉。不可謂踈。昭穆得序。不可謂悖。孩而受育。弗知其財產厚薄。不可謂利。若是為後。如之何不可。

禮曰。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故殤有三等。而書曰蚤卒。為其有成人之行。不以年少而沒也。昔者童汪踦死於郎。魯人欲勿殤。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仕宦必書。表賢才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丈者。唐人云。世南男作匠。護兒兒作相。雖彼諺言。良可省惕爾。

春秋有諱惡之義。曰為親者也。為尊者也。為賢者也。吾宗書之述。親親。尊尊。賢賢。其義備。是故竊例於孔子。凡惡行辱宗者。諱而不書。

吾宗人有育異姓之子為後。及幼子從後妻歸同居者。雖已或派。分掌產業。亦不書。吾宗人有出為異姓後。及幼從母更依他人者。雖已改姓。居與鄉。必書

原吾姓攸始。允自北正暨有殷。雖枝派相承。而歷代祖遷。弗可得而詳也。始遷為祖。維中峯公。自是其後。皆公之亂。世次明確。前不冒矣。後不濫矣。

初祖世世適長子相繼。通族人共宗之。所謂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也。高祖適長子相繼。四世之內。同父昆弟。至於三從昆弟共宗之。所謂繼禰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五世服盡則各自為宗。漢唐諸儒。謂族人一身事四宗。蓋泥高曾祖禰之文耳。夫小宗以五世為率。雖初言之曰繼禰。雖終之曰繼高祖。非分而為四也。吾大宗

自始祖而來。適長相承。於余昆弟行為子猷氏。子猷氏之子為承宰氏。至承宰諸子行方十有六代矣。其各為小宗者不一焉。

凡子孫衆多。則各從其祖分房號。如吾宗錄介石公以後。曰亭屋房。庚三公以後。曰新屋房。天然公以後。曰三門頭房。鵬翼公以後。曰夏屋房。龍泉公二子。長哲菴公以後曰南便房。次雋軒公三子。伯素行公以後曰樓屋房。仲配乾公以後曰滘頭房。季厲齋公以後曰涌頭房。惟三門頭房傳三世而失系。

國家編戶立籍。有民有軍。吾宗為民籍者二十餘戶。初屬南海縣。景泰間。分南海地設順德縣。則又屬順德。都曰西淋。堡曰都粘。其田產亦有寄籍別縣者。軍籍則有補調。或近或遠。隸各衛所。一戶黎叔雅。洪武十六年。為未盡職目。收集事。充鎮南衛軍。後調普安衛左所。弘治十一年。照奉陳言地方事。例改解附近廣州左衛寄操。後實撥瀧水守禦千戶所。入伍。一戶黎以義。洪武二十七年。為垛集軍士事。與正戶黎貳奇共充碣石衛捷勝守禦千戶所軍。此二戶俱為樓屋房。一戶黎貳奇。為南便房。即與貼戶黎以義同垛集者也。一戶黎仲文。洪武十六年。為收集事。充鎮南衛軍。後調普安衛守禦千戶所。此為夏屋房。今子孫在營生長。世系未悉。又聞其調雲南云。又一戶黎文端。充鎮南衛軍。調南丹前所。一戶黎覲祖。充鎮南衛軍。調青州衛。又調天津衛右所。一戶黎道裔。充惠州衛右所軍。此三戶俱故絕。

內表大書某氏。分註首書某公元配。或某公繼配。次書某鄉人。次書其父名字號官。次書長季之序。次書所生子女。次書年壽葬地。

側室亦大書某氏。例低一字。以別適庶。分註首書某公妾。或次妾。次書其鄉。其父。其所生子女。其年壽祔葬。若止生女。附世表分註。

禮稱妾祔於妾祖姑。夫廟可祔則譜可書。故凡妾有子者皆得大書。母以子貴也。妻而有子。以承宗也。妻而無子。妾而有子。以承宗也。母有適庶。子無貴賤。

內有不大書者三。一曰大歸。一曰改適。一曰妾之無子者。

內有封品。或以夫貴。或以子貴。或以孫貴。俱大書分註

之左。
外表俱小書某公第幾女。歸某鄉某氏。生幾子。名某。字某。受某官封。其有再適者。但書其後。而盡削其前。以前己義絶也。亦以示當從一之意也。
大書書名。自始祖視子孫也。尊也。分註書字。書號。自子視父也。卑也。其書名者。字號闕也。內外表分註。妻於夫。女於父。皆不名。卑從尊也。妻之父。女之夫若子。則名字號皆書。欲其詳而可致也。
年表非特記生終。亦以考世系也。余觀周密齊東野語。稱歐陽氏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與黃巢之亂。自琮八世生萬。為安福令。而文忠公修為萬九世孫。詢生唐初。至巢時幾三百年。僅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百四十年。乃得十六世。恐無是理。此亦歲代未詳所致也。使其生平核實。寧詒此譏耶。
凡祠廟有官爵書廟。無官爵書祠。一以彰榮。一以避僭。我始祖廟。乃三世祖龍泉公所建。在元至元間。三世祖祠乃近代子孫積貯嘗金所建。落成於崇禎七年甲戌。冬官祖廟。乃我曾祖太守虛谷公所建。落成於嘉靖四十二年癸亥。獨太守公官列文夫。階崇四品。而至今猶未立廟。斯我子孫之責也。
凡冢塋先書山名。次隨其方向。各區分別類書。其祔葬者。書在某祖之下。及左右。明有本也。世有惑風水貪富貴。因而犯祖。與族爭而不顧。明於此義。可以息矣。
王制云。墓地不請。言有族墓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己不得而私與也。余見今人有私鬻祖山地於人。而不墓其親者矣。故述冢塋。辨兆域。前後左右悉誌其定所。使人知首邱之義。而成祖地有限。必當別買一區。以襄大事。俾各從所親而祔焉。以完子職。以盡人心。仁孝詒謀。莫大於此。
祭田必分列某祖所置。俾其子孫各守其業。以供享祀。他房不得混爭矣。近有建置不明。爭訟不已者。或尊利自私。或乘釁侵奪。甚非所以敬祖宗。睦九族也。不可不戒。
宋范文正公仲淹。置義田以贍族人。余嘗慕之。余族數百人。凡讀書入學。聘取嫁女。養老恤孤。喪葬之費。得田數百畝。藉其所入。立制度。足以助其不給。擇族之賢而

長者掌其事。每歲權其多寡而領之。有餘貯俟來歲。毋得以質子錢。毋得以資鬭訟。此甚非難為也。余力固未逮。然而如文正公所為。修其業。承其志。豈果乏人哉。

行錄上篇載祖考。下篇載祖妣。其同傳者。非以詳畧而有異見。一皆據事直書。表揚實行。或節其一惠。不敢虛誣。至於攷閱欠詳。及見生世者。俟續紀。

文錄上篇載文。下篇載詩。咸有關於宗族之大者。若詩已梓全集。則畧選登錄。而標其書名。與其序言。余不繁贅。

首誥命。尊王言也。次治蹟。揚祖功也。次序誌。重實行也。次撰著。表文章也。遠者殘缺必錄。闡幽湮也。近者荒飾必簡。垂徵信也。詩詞或吾所詠作。或人所贈答。各以類編。不拘古今也。

宗訓分目采集。一本經史。聖賢嘉言甚行。定為法律。及其總論大旨。警戒痛切。悉輯錄以備命提。

大傳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其宗子之職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歸器必獻其上。具二牲。獻其賢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能私祭。其族人事宗子之禮乎。夫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吾願與宗人篤行之。

宗法既立。吾欲行懲罰之令於祠堂。宗子司之。推族之賢明老成考而立為宗正以佐之。歲正月吉。及祭祀之期。族人咸集。凡子弟為不肖之行者。公舉其罪。宗子宗正嚴申戒諭。弗率。則咸以榎楚。猶弗率。則告之祖考。屏出祠堂不齒。必俟其怨艾改懲。方許復進。

教誨子孫。蒙養尤重。人皆知之。然姑息而失教。亦多矣。余用是不厭諄諄。復詳蒙訓。

女子之教。有與男子不同。故又別集一篇。統著於後。

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子於庸行庸言。每曰未能。曰何有。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而不可不勉也。夫學為最上。僅得厥中。學止於中。斯下達矣。且有不自勗勵。以己不能。而反笑人能者。尤為頑惡。周公曰。相小人。厥子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孟子曰。教子不行。則反夷矣。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斯真不肖之言也。嗚呼。吾子孫其鑒於茲。

義例昭矣十三篇所述備矣蓋自余弱歲至於今幾二十年然後宗書得其所我賢子孫繼志述事世世嗣脩引之無疆敬之哉旹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世表篇

內美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德肇建奕葉蟬嫣所由來邈矣是故作述繼承昭穆迭敘有一世焉有世世焉匪一世罔以啟世世之隆匪世世罔以流一世之澤古之名宗所以克世其世也是故觀乎其世孰為父乎孰為昆弟孰為乎孫而代系明矣孰為父乎而慈且孝孰為昆弟而友且恭孰為祖孫而愛且敬而倫彝修矣孰為大宗孰為小宗一本遡其自生九族睦乎同姓而情誼篤矣嗟乎雲礽蕃育其麗不億而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念水木之原睹支流之合猶弗慎徹親遜衣德立身掩先猷辱族屬是謂不世其世惜哉傷乎余稽古人象賢則蘇廷碩柳諭蒙並美則荀八龍陳二難連芬則桓之郁焉楊之秉賜至於蓋懲則湯有安世周有延年把族則韋齡有遺愛如晦有荷觀所以嗣世亦法鑒之著也余見今人弗克自樹假別宗之顯者以誇榮二本混姓冒異瀆同識者鄙之端木一賜類孫一師特興聖門揚名於永禩何必他人哉故發情創業安在不可起宗隕越於下先靈惘之斯漢臣不附梁公而隴西以陵為恥也嗚呼吾宗之有世遠矣列乎其世者亦思克世其世哉

內表篇

內美曰余讀記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刑家之正豈不鰭述相哉大邊有言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昔者周太姜太任太姒代鍾懿德篤生聖嗣爰斯咏焉齊魯著而女士釐徽音彰而祚亂錫實其然乎乃若魯敬姜方績不淫亞聖之母三遷斷織蓋光顧賢舉案齊眉桓少君提甕修行婦道母教王成克贊君乎內助之則也義聽協嫡庶明而餘慶流於無疆矣不肯謹記初祖妣以來列為世表令後世仰觀燕詒孔揚要之以貞順為本

外表篇

內美曰。自古舍章代終。中饋貞吉。非獨婦道修也。始由諸未字之教焉。女子適人。遠父母兄弟。事舅姑。奉宗廟。承祭祀。著代內夫家矣。然賢否攸成。莫不叩其自出。斯干之卒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蓋嚴婉娩之聽從。而原生鞠之訓誨也。婚媾之聯。舅甥之誼。殆未可忽矣。為人母。為人婦。為人子。其道寧或殊哉。固者執其成說。必以為從人。因外而畧之。不敢道。隘矣。大余於是悉著其所適別作表。附宗書為一篇。後之子姓得以覽焉

年表篇

內美曰。死生之於人大矣。原始反終。存不作於宗族。亡不愧為人祖考。斯其人允可述而志也。父母全而生之。身全而歸之。終身無失道之行。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不肖之嗣。念其存歿。永不匱之思。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子貢稱孔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此豈苟焉者耶。彼閭巷之夫才性中庸。仰稽聖人。其不可同年語矣。要使修行砥名。聲施於沒世。有足多者。守其身所以事親。修其身所以立命。古人豈欺我哉。余編輯宗書。著年表。合生年而識之。一晝夜。盡順寧也。隨今古為先後。若天運也。昭穆直書。重不失倫也。愛日之誠。逮遠之厚。於是乎在。以興仁孝也。乾稱父。坤稱母。其道相成。考不遺妣也。考錄諸前。妣錄諸後。分上下二篇。內外有別也。匪獨記其月日。叙其長幼而已也

祠廟篇

內美曰。古者王立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蓋祭法也。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曰春秋修其祖廟。繼述之善。蔑以加矣。秦漢而後。歷封建。設官代殊。禮制亦改。故祭祀之典。惟天子如古法。九廟昭舉。若夫臣下度數。未聞焉。雖然。人子若孫。逮養繼孝。祭其先人。高曾祖禰。上逮始祖。靡不寫奕。綏我思成。何必問爵之有無。秩之崇卑也。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宋朱子彙書輯家禮。四將之祭。祠堂之

式。儀節獨詳。昭代創制顯庸。作大明集禮。著令天下。大畧與家禮弗殊。此當今之制。庶士庶人。皆克修祠將饗。展厥孝思。而況浚明有家。卿宰之亂乎。吾初祖。宋金紫光祿大夫。暨三世祖。鄉官亦既作廟翼翼。寢成孔安矣。逮我皇明。水部總興。五馬成德。肯構肯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爰是仰視榱桷。俯察几筵。萃精神致孝享乎。若孫。濟濟然。咸得以其時肅雝駿奔於其間。嗚呼盛哉。述祠廟

冢塋篇

內美曰。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凡爭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自天子至於庶人。有尊卑之等。戚疎之殺。左右之序。遠近之宜。所謂葬之以禮。孝敬之道也。後世乃眩陰陽拘忌之說。妄貪富榮。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遷徙。或侵奪紛爭。嗟乎。豈不悖哉。吾宗所居鄉。崇岡鎮其中。是為桃山。循甚而西。半里而近。曰珠山。又折而西北。十里而近。曰都粘山。

十九

在番禺曰屏山。其南十至而遠。曰南山。其東北三十至而遠。曰鍾村山。皆余列祖藏魄之所也。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故死而必葬。葬而勿遠。毋發遷。毋爭奪。歲時瞻拜。永言哀慕。而福慶長矣。今有顯揚勳庸。澤延後嗣。考其先世墳壠。何其。及夫宦或之日。竭力營求。自以為得善地。而衰微不振。績譽罔聞。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述冢塋

祭田篇

內美曰。人之有祭也。祭之有田也。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夫人冬至享始祖。立春享先祖。季秋享禰。生終有祀。伏臘有薦。當是時也。則祭諸廟。或祭諸寢。禮也。春清明。秋寒露。孝子傷慕。當是時也。則祭諸塋。禮也。夫擇其令辰。奉其犧牲。蠲其蠶盛。禋其酒醴。美其冠服。鳴其竹革。帥其子姓。虔其宗祝。以安侑其祖妣。百禮既至。於是乎取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之詩。於是乎歌之。孟乎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宴。信哉是言也。述祭田。

二十

行錄篇

內美閱宗書。修贊列傳。仰思祖考功德、泫然流涕曰、於戲、傳記之義大矣哉。詩稱詒厥孫謀。書言纘乃舊服、是故不朽之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始未嘗不昌熾於歷禩。而枝派稍陵夷也、非以其祖猷弗彰。後人無攸興起、自底不類哉、余宗自宋室南遷、金元蹂亂、明興聖人受命、龍戰多年、景泰之初。黃賊肆掠、兵火之燹烈矣、家乘散逸、曆逝人遐、前業徽美、聚什亡九。悲夫悲夫。余生也晚、閒嘗罔羅放失與夫耳目所及。累得其概、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咸彬彬有其文質、爲柳玭曰、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玭纇、衆皆指之、繇是觀之、猷化奢麗、萬世同流。可不戒與、語曰。世宦不若世德。世宦多徽、世德易振、非虛言也、在昔號名宗者。必先善族、善族之道、莫大乎立教、立教之道、莫大乎揚先、先休丕揚。則賢者知法、不賢者知懼。懋繩芬躅。宗斯勿替矣。雖然。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之恥。吾知免夫。於是忘其蕪陋、謹按初祖以來、迄於身行

論謨列傳、堂齊奕業、謨烈以昭、建子孫、儀卷傳示無極、

文錄篇

內美閱門讀先人遺書。不覺掩卷而三嘆也。曰、京兆文章。初無慮累牘云、惟我先祿流芬。冬官接軌、於今十有餘世、代產賢達。彪辭巨義。當有可觀。乃今所獲觀者、僅什一於千百、豈非歷年久遠、兵戎火盜、播遷散寄之所致與、夫自有宋來幾五百載、爲谷爲陵。猶多變易、而況於文哉、孔子慨杞宋之無徵。由文獻之不足。吾謂有華有實、不獻不文、是故能爲文、奢未有不賢者也、余生不敏、無以湛道浮英、上探金匱石室之藏、發揮大業。是用未克揚顯以爲吾宗先。至於先世遺墨。壁藏鮮稽、口碑靡訪、亦最不幸焉耳矣。然而採遐摭邇。猶獲輯如左者若干篇。若宸綸褒錫。若名筆贈遺。若親友獻酬。若祖宗撰次、德與功而俱垂。言與行而並煜、嗚呼、休茲。奕必汗牛充棟、迺足徵先烈哉。維我孫子、有能讀其書、而知其人者乎、考文景獻。聞風而興起。爲之先者、奮乎百世之上、亦可以不孤矣、

宗訓篇

內美曰余觀賢士大夫明德端本躬儀族旅類能嚴詳家訓詒厥子孫厥子孫率以周旋罔敢失墜用能纘緒承休進德修業號稱華胄慶流無窮自生民以來未有家法廢弛而後嗣遐興者也今吾族綿綿十有七代高曾仍雲相與揖讓至數百人後盡異居各家其家矣然余與族人處雖屬疏遠見其情誼惇洽戚知同生之原殊異乎他姓斯祖德之厚鍾載後人深可慶也天性既篤不可無教余故述訓著宗書俾族人率行庶各家其家悉如一家之法不亦美乎於欽哉乎孫俊秀神明吾意光大世德子孫愚昧恪道吾憲不失為樸民內美曰余述宗訓以道同姓以垂來裔其綱六一曰孝二曰弟三曰禮四曰義五曰勤六曰儉孝之目五曰問安曰視膳曰服勞曰敬身曰事君弟之目五曰徐行曰讓產曰同居曰從師曰交友禮之目四曰冠曰婚曰喪曰祭義之目六曰刑家曰恤族曰急公曰慈幼曰愛僕曰道異勤之目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儉之目四曰飲食曰衣服曰室居曰器用

孝之訓第一問安（禮內則曲禮文王世子黃香舞包）視膳（禮內則文王世子曾子茅容陸績王延王祥）服勞（禮內則王褒王制舜帝子路石建江革）敬身（孔子曾子天樂正子春丹書劉康公曲禮玉藻少儀樂記來孔曾子孔子祖子衛武公金人銘易益大象東子孔子閔漆漢）事君（孔子曾子韋彪孔子子夏孟子王燭）通論（考經曲禮祭義曾子孔子曲禮年趙易孟祁六禮內則孟子曲禮程子曾子詩琴戟楊子雲舜帝孟子中庸閔子老萊子韓伯俞庚黔婁潁考叔伏香）

或問問安視膳服勞事親之疏節也子首以為訓何也內美曰斯至德庸行人所難盡而易忽者也夫人能敬愛亦未嘗廢三者是故恒道修而敬愛愈著焉若之何弗勉也且居常履變可以古遠矣次敬身何也曰孔言誠順孟言守事其義備矣然余見豪富子弟溺聲妓之娛縱慾戕軀寒素者流亦狎優賤甚武業匹外合倚勢奪偶若平國之衷夏祠齊光之賜崔冠商人致扑扶之怒游販受館邑之攻深悖幾何首領不保明鑒在前而終不悟良足悲矣今人之禍多綱蓋不知敬身之道也次事君何也足曰家國一理忠孝一心余述其大致而已次若夫致主宰民行道濟世建嘉謀或大烈是在當厥任者因時以展采隨事以盡職不俟余言矣

弟之訓第二徐行（孟子曲禮王制）讓產（伯夷叔齊季札書宏武劉禮祖鄭薛包鄭綽叔）同居（陶淵明崔[illegible]張公藝陳兢秦晴鄭文嗣）從師（曲禮禮弓樂共子子貢曾子桓榮親昭韓退之）

交友。易兌大象麗澤詩伐木孔子曾子孟子晏嬰管仲子產 通論有子孟子詩常棣王李周公姜

內美曰。孝弟之道。天性也。長幼有序。一先一後。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首訓徐行。世間鬩牆之變。盡緣財產不平。啟其釁端。致成讐敵。漸使稍知讓。豈至於此。故次訓讓產。異處則翕和之雅。必分疎如路人。合爨則天顯之情。常親而愈篤。雖勢或必分而誼當勿睽。故次訓同居。新德就業。咸資師友。循誘之善。箴規之益。所繫大矣。生身有父子。行義有君臣。而傳道則有師弟。同氣有友恭。敵體有唱隨。而責善則有切偲。人之大倫。必不容缺。故次訓從師交友。

禮之訓第三。冠禮。曲禮冠義郊特牲趙文子朱子字祝詞大明會典裁定家禮儀節 婚禮。曲禮昏義郊特牲家語孔子文中子司馬公胡安定程伊川大明會典裁定家禮節儀 喪禮。孔子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禮問傳曲禮高柴顏丁檀弓王制司馬公程伊川裁定家禮儀節孝慈錄喪服定制 祭禮。孔子禮制統祭義子路顏淵少儀程子裁定家禮儀節

內美曰。記曰。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斯四者達於貴賤。不可斯須去者也。或問儀節曰。古今異宜。損益貴當。如冠禮之久廢也。此當舉行者也。昏禮之問名納吉也。喪禮之為君公士大夫及其母妻服也。此當省者也。祭禮之為尸也。婦人之並祭也。此當革者也。登下周還之節。因之有裁焉。且夫拜跪多則筋力倦。筋力倦則欠伸跛倚而敬衰焉。是故過於畧者慢。過於繁者苛。不慢不苛。可謂知禮矣。故曰立於禮。又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吾慮夫人之不知禮也。夫人而知禮也。在家必為令子。在國必為良臣。

義之訓第四。刑家。易家人詩思齊禮內則曲禮南容異肤石奮李充繆彤伉香龐公牛弘王凝柳公綽柳開 鄭族。柳公綽竇禹鈞范文正又吳奎呂氏鄉約李夢陽 急公。書禹貢無逸大學傳孟子卜式 慈幼。孔子大學孟子尾鐸張範朱壽昌蘇老泉 愛僕。易旅六二白主劉寬陶潛 遠異。博奕韓子原道論佛骨表送浮屠文暢序與孟簡書程子黃佐原佛

內美曰。乾道統天。坤達順承。夫義婦聽。刑子尚矣、亞旅內外。統於尊者。禮法端嚴。詹仰型範。風自火出。身修家齊。是謂德義。族人睽熙。枝葉同根。六行嫺鄉。且及賙舊。姻吾一體。扶持濟助。急病讓夷。鄰里鄉黨。由此而推。是謂行義。踐土食毛。荷君之德。粟米布縷。惟正之供。若竊利遁稅。號為頑民。貽害里甲。怨禍滋叢。苟能反之。輸納勿後。是謂先義。鞠哀出乎天性。保赤本諸誠求。窮苦顛

違無怙無恃。彌可矜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謂盡義。藏獲雖賤。給我使令。當恩信相倚。視如手足。不得暴虐。是謂廣義。世人奸淫驕盜。殺人不詭之事。僧徒尤多。而浮者悅其空寂。愚者信其禍福。縉紳士夫亦所不免。傷教敗化。莫此為甚。余切悲之。夫拜跽胡禿。孰與敬事祖宗。布施空釋。孰與周賑井閭。有識者起。及經守道明理循法務民遠鬼。弗惑於邪。可以積德。可以正俗。是謂知義也。

勤之訓第五

士業 書說命 詩敬之 孔子 子夏 孟子 管仲 顏氏家訓 程伊川 張橫渠 呂本中 董仲 家訓 朱子 呂東萊 胡安定 程明道 李樂巷

農業 書酒誥 無逸 詩七月 甫田 大田 生民 載芟 良耜 管仲

百工 孔子 子夏 周禮 考工記 管仲

商賈 書酒誥 管仲

通論 周禮大冢宰 大司徒 載師 閭師 詩伐檀 楚茨 國語 敬姜 陶侃

內美曰。四民之業。各明其違。攻其事。外此。則為游民。且流而為丐。流而為盜賊者有之矣。夫儒者之學。四書五經。毫經家語。周禮春秋傳史記通鑑綱目性理旁及諸子大家。皆所以進德居業之方。修齊治平之術。考古通今之具也。昔人或閉戶覃思。不窺園圃。或囊螢掃葉。鑿壁黏燈。或縣髮刺股。苦茹熊膽。或負薪掛角。為人書傭。辛勞靡輟。藏可師矣。啟聰明。益神知。非勤弗悟。暢四支。

發事業。非勤弗達。明之行之。非勤弗成。雖然。農工商賈。必皆讀書識字而後可。不獨士爾也。古者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是農者即士也。伊尹居莘。一農夫耳。而豈廢詩書不事哉。工商亦然。但既為厥業。必勤迺克有成。匪謂工商之子遂不得為士也

儉之訓第六

飲食 曲禮 玉藻 樂記 書酒誥 論語 孔子 玉子 柳公綽 高侍郎母 馬公 汪草

衣服 論語 玉藻 孔子 子路 子臧 文中子 司馬公 鄭

室居 禮儒行 孔子 顏子 易賁初九 晏平仲 蕭何 李沆

器用 禮王制 月令 禮運 特牲 徐賢妃 霍渭厓

通論 禮樂記 書畢命 吳子 劉康公 楊震 楊東 王曾 呂公著 張知白 胡安國 大明會典

內美曰。保身成家。莫善於儉。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曰。用之者舒。則財恆足。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皆所以為儉也。昔之奢者。衣馬居食之費而已。近世則有樗蒲骰賭之事。貪饕人之所有。競相博賽。姦徒乘之以漁利。誑誘不肖子弟。設酒餚聲伎以陷之。雖有所勝。竟亦散失。回視故家。已蕩然矣。昔之奢者。珍其飲食。炫其衣服。崇其宮室。華其器物。猶夠享之。今則妻以與人。父母妻子皆莫之顧。爰是衣不蔽體。居無立錐。如喪家之狗。為鄉閭笑。亦復朋黨笑聚。遂作盜賊。戕軀命。瘐

廿八

圖圖者不少噫亦何苦而為此也。余見世人不儉不能保身成家半出斯塗。適獻書言之明鑒成焉。

冡訓。孔子伯魚孟子易冡卦書身典伊訓禮曲禮內則 學記管子石磧曌和會男子爲種昭烈帝諸篤武 僕柳珖鄧子張陳忠肅胡文 定黄書直羅大經文敢家規 女訓。易坤卦家人歸妹 詩嗣雖篤革移本 螽斯采蘩采蘋柏舟女曰雞鳴之月思齊禮內則 春義邵特杜孔子太任列女傳姜后衛姬樊姬共伯姬 貝姜雄姐敬姜孟母芒慈婢田禮毋珠農二姜陳考婦 桓少君孟光麗氏曹娥賢候令女盧氏實氏二女柳韓 夫人崔盧夫人呂張二夫夫人 顏氏家訓程伊川曹大家女誡

序畧篇

有宋滈熙之世。金紫光祿大夫。黎中峯公諱厚芳棄官避亂。自贛遷南雄珠璣巷。已又自珠璣巷遷南海之桃源鄉。其後分南海置順德縣。於是桃源又隸順德。中峯公既至。築室立宗。子孫嗣之。是為始祖。皇明啟運。聖人御極。奕葉繼承。於千萬年。中峯公之亂凡十世曰旋齋公諱庇。官封都水員外郎。旋齋公生三子。仲曰虛谷公。諱材。當肅皇帝時。以進士起家。為二千石。守廣西桂林郡。致仕以壽終。虛谷公生至子。最季曰敬谷公。敬谷公生耀日公。耀日公生三子。仲曰內美。名景義。以字行。內美生九齡而孤。事母羅孺人。羅孺人教之經書。兄弟相友似續先業。守儒學不變。初內美年六歲。與兄弟就外傅。耀日公撫之有喜色。庭趨之綴。輙以光前垂後誨。內美時雖幼。至今恆記憶不忘。曰吾家由宋元及今十有餘世。得吾王父虛谷公而光大之。乃不幸而父伯皆中道殁。惟生余一身。顯先之德。佑啟後人。匪何人事矣。而為吾子可不念哉。可不念哉。耀日公既卒。內美讀書奉母教。追惟先考言。輙惶懼流涕。嘗作述先賦以自警。是時內美年十五歲。兄景仁方輯錄我黎氏族譜。內美觀之。喟然歎曰。皇考有言光前垂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綴數言於左。曰譜者一家之史也。所以敬祖宗聯族旅。遡本源。昭来禩也。古者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是故譜修則倫明。倫明則性盡。性盡則風俗厚。風俗厚則教化洽。譜之為道大矣。夫仁道莫先於孝弟。孝弟著。而婣睦任卹咸繫也。而仁生焉。曰父子。曰昆弟。曰夫婦。各有攸宜。而義立焉。有親疎則有等殺。吉凶慶弔。恩紀靡遺。而禮行焉。異者不使入。同者不使出。賢愚勸懲。是非不相混。而知存焉。不襲美。不援貴。不掩先。不誣後。而信具焉。五者備矣。而后可以言譜。余初祖中峯公。居桃

源。歷勝國及今四百餘載。子孫蕃衍。至於余、十有四代
矣。舊有族譜。乃經宋元兵火之餘。適亡散亂。代既久遠。
文獻莫徵。先人嘉言懿行。十弗傳一。傷哉。譜之未得其
所也。先是族人一再修之。已有成緒。第法不明備。辭不
雅馴。未就全美。余心慨焉。適者欲即祖宗故牒。質以父
老遺言。竊取五者之旨。大為纂輯。攷世系。序昭穆。明本
支。繫匹配。宗法為之例。世次為之表。行誼為之傳。老少
生終。識其時。祠墓遠近書其地。信者詳之。疑者闕之。以
成一家之史。俾吾子孫披覽有所感發。勉植德業。恢弘
先世之休。是用紹前啟後。蓋庶幾哉。然有志未逮。姑述
其槩於茲。且告宗人之同志者。居數戳。族叔父挺昌氏
諗內美曰。族譜所繫巨矣。先述往事。思來者。整齊其世
傳。非而弗能。而其懋咸諸。內其唯唯。謝弗敢當。又數歲。
族世父公昭氏諗內美曰。族譜不修久矣。光前垂後。而
有志。而烏可弗懋咸諸。內美唯唯。謝弗敢當。然亦弗敢
辭。乃退而深惟曰。善述者祖宗之慶也。自立者合族之
帥也。自我始祖創業。積仁累功。以有吾子孫。高曾祖考。
世德作求。詒謀稱盛。然其幽應稱以為未足。屬望甚遥

也。耀日公之言。惘乎有餘悲焉。小子不敏。既未能昭崇
德業。力學名世。光于前人。庶幾修明譜牒。序本系。奉闡
宗之衆。盡孝友。守禮義。敦行學文。當有立身行道。流徽
於無涯。此非虛願也。且不肖。嘗論譔光世之美。作列傳
十數篇。又編集詞章。來宣嘉言。欲傳諸不朽。為吾宗大
訓。苟不備載成書。令宗族靡所觀感。致列祖肇基纘緒
之盛德靡顯。墮先君子所言。時子之辜大矣。於是論次
其文。將成。兄景仁曰。而述宗書體裁甚善。昔人作族譜。
自其父以至高祖。婚宦年日皆書。而他不書。曰詳其所
自出也。自其父至高祖皆諱。而他則名。曰尊其所自出
也。夫譜既繫於族也。自尊則近私。自詳則近隘。二者交
譏。而今所述何所取衷。內美曰。余述宗書。未前徽。詒當
世。遠將來也。余何取衷哉。光天下稱頌周公。作大雅生
民。皇矣大明下武諸詩。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
思慮。爰逮公劉。以尊后稷也。世及之序。固弗詳矣。是故
惟始祖不名。二世以下。大宗小宗。統繫於一人。尊之至
也。孝之大也。無私之極也。子姓雖繁。莫不各有所自出。
人人詳之。又何隘焉。於是終光君子未就之志。悉稽前

代舊聞。採諸父兄所踵記、按其成法、著於篇、
厥初生民、時維軒轅、爰及高陽。誕恭胄孫。北正司地。有
姓伊始。虞夏殷、周、傳德萬世、述原姓第一、
樹義以明意。莫例以作法。而后子孫有以觀感、孝弟之
心。油然而生。述義例第二、
吾之有世。發祥中峯公。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宋元以來。
盛於皇明、天運地處。光昌無疆。述世表第三、
易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好逑相德。福履長矣。后夔取有仍而生封豕。叔向取子
靈而喪羊舌。可不慎哉。述内表第四。
周禮内宗、掌宗廟祭祀同姓之女。列職春官。雖禮從所
歸。而婦教有自。述外表第五。
人不忝厥生。不憾厥死。可以著代。先後有光。歲月之徂
易盡。孝敬之思何窮。述年表上下第六。
太玄之增。曰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文。曰鴻文無範
恣于川。言有廟也。述祠廟第七、
太公封營邱、五世皆反葬于周。不忘本也。孔子合葬於
防。封之崇四天。曰不可以弗識也。古之賢聖、萬世之則。

卅三

述家塋第八、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四時流焉。五思致焉、外則盡物。内
則盡志。匯田曷供。述祭田第九、
或修諸家。或獻諸廷。忠孝謨勲。炳蔚史冊。刑于之範。思
齊嗣徽。貞節淑慈、列女立傳。述行錄上下第十、
文章著作。宣昭德行。仁人贈言。芬苾攸彰。詠謌聲詩。其
運亦然。述文錄上下第十一。
立規爲。明訓誨。豈僅爲一家。乃爲通族也。有賢宗子、躬
行率教。其責綦重、子弟良楛。實判於斯。述宗訓第十二。

卅四

我黎氏肇居桃源。方宋南渡。完顏肆毒。蒙古改步。夏沒
於夷。百餘年間。圖籍渙淪。於是皇明開運。衡表歸化。數
世以來、文治隆盛。生其際者。咸彬彬於文學。蓋聞諸當
時。紀載簡牒、槩如也。洎内美之生。年僅數日。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嘗悉聞口澤。不終篇而泣血也。亂傳故有族
譜。既得而覽之、殘缺特甚、列祖醫謨茂烈。靡所表著、字
號生終、姻戚塋祭、多所放軼。而諸父昆弟亦謙遜未遑。
内美慨然。思以此推本先世之盛德。聯睦宗軼。遂肩厥
任。謹識所傳聞。廣徵旁搜。由疏得親。由近得遠。綜十數

代之行事。上記雄邃。下至於茲。頗稱條貫矣。夫期十有二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庶績咸熙。禪代循環。運行無極。余有取焉。述原姓義例四表。祠廟冢塋祭田二錄。宗訓而序其大畧。壽之梨棗。藏諸祖廟。俟後世令子閒孫。第十三。

內美曰。余述宗書。將一紀。而當崇禎十六年。太歲在昭陽協洽。孟夏之月。既生魄。書成。凡十有三篇。

二丸居集選卷九　終

說

宗書祠廟圖說 八段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按大明會典。國初品官廟制未定。大明集禮。權放宋儒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代之主。亦以四仲月祭。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亦與品官畧同。祠堂制度，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近北一架。用板限隔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高曾祖禰四代神主。各藏於櫝中。置於桌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桌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置香桌如之。若貧家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王肅敏公廷相曰。家禮祠廟神位。何以高曾祖考。自西而東。曰神道尚右。此漢儒之臆說也。非古昔之禮制如此矣。何以言之。古者廟制。大夫士東房西室。見於儀禮圖可考。其廟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曰楣。楣前曰庪（音[illegible]）。今之接簷也。棟後楣之下為壁。而間戶牖。為房室。戶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戶牖之間曰依。乃堂之正中。尊者所處。所謂客位是也。戶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南隅謂之要。東北隅謂之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以寢廟以室為主。而神坐東向。祭者西向以從事。雖其事勢不得不然。爾後世之廟。既無房室之制，皆南向中門。如古之堂焉。若如家禮之位次。自西而東。不惟與古人神坐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豈事體之宜乎。況生時所處。燕賓客。奉親長。訓子姓。莫不於中堂取正而居之。歿乃偏於室之一隅而祭之。又豈事死如事生之義哉。徒泥夫神道尚右之說。而不能因時制宜。皆信古不通者也。今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為準。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各為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戾。而家禮不必深泥矣。程子曰。作主身高一尺二寸。象十有二月。博三十分。象

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趺方四寸象四時。題主之式。●中書曰明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號某行幾神主勿書某考。兩旁左書生年月日時。及卒年月日時。及葬地。外書顯考某官某號府君神主。或顯祖考。顯曾祖考顯高祖考。或稱處士。秀士。或稱幾公。旁題主祀者之名。其孝子孝孫曾孫玄孫。隨屬而稱。不書姓。易世則改題之

或問庶子所生之母死。題其主當何如。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不書顯。余按妾有子則旁題奉祀應書其所生之子。由母言之。庶不可以匹嫡。而由其子視之。則均有母道也。稽古服制。嫡子為庶母緦。今孝慈錄改為杖期。而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與父母無異。斯乃盡倫定極。得禮之中。仁之至。義之盡。使天下母子之情分俱伸焉。嫡子且重之。況所生之子乎。以此推之。生母書顯亦無不可。或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題施於所尊。以下不用。余按妻無子則不書旁題。若有子者。雖夫在當書其子奉祀。示有後也。亦所以慰亡妻之情。而使其子得盡事母之孝也。

宗廟之禮。親親而尊尊。故立廟以上祀四代。所以伸愛親之情也。吾家廟祀。若高曾祖考之號。神主祝文。題稱定矣。至於高祖以上。凡親盡無服之祖。則皆推原世次。自始祖而下。遞及工第二世第三世以為稱。雖別廟特祀十有餘世者亦然。斯蓋不忘大宗統於一尊之誼也。其旁題幾代孫。則各屬其祖書之。墓石做此。

按禮記云。祔必以其昭穆。蓋古之廟制。左昭右穆。父昭子穆。而祖與孫則同為昭穆。故孫死則祔於祖。昭祔昭。穆祔穆也。今士大夫皆並奉其高曾祖考同堂共祀。既非左右異廟之制。而能建祠堂者。又皆歷世專祀。無復以次祧遷之禮。且凡有子孫。皆各自主其祭。不謂之祔。今而謂之祔者。則旁親之無後者也。旁親無後者。於父為親。然則古以孫祔位於祖。今以子祔食於父。非紊昭穆之序也。亦古今異制。事勢之當然也。況祔祀於祖。則同祖有從兄弟之殊。祔於父。則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統一無異議矣。故余謂因時達禮。今得其宜。古者妾不入廟。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妾有別廟也。今人無別廟之制。而妻之祔也如

之何。曰記又有之。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此女君謂嫡祖姑。夫既可祔於嫡祖姑。不如即祔於其嫡。生則從其嫡以事主君。沒則祔位於其側。情義允協矣。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故奉庶母祔於父母。所以體其生時同室共事之恩。而身與庶母所生之兄若弟。共修祭祀於一堂。不亦幽明俱順。與理得心安乎。在墓禮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亦繫一人也。由是觀之。廟祭之禮。亦如是而可矣。曰其位如何。曰嫡庶之分。不可淆也。考妣正位南向。庶妣前左位西向、兩庶妣則右左兩旁。東西相向。如古祫祭昭穆之序。且亦家其生時燕坐之常也。羅司勳廣臣曰。古者廟祭。其主尚嫡。今嫡庶皆同享何也。曰禮也。生而聚同宴矣。沒而祭。如之何其不同享也。夫祖考視子孫。猶子孫之事祖考也。今夫有歲時之會。獨其長子長孫在。而眾子眾孫不在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飲食。是故祭及其長。遺其庶。非所以燕樂祖考之心也。[illegible]眾子孫顧視自家祖考。不得與享於廟。人情豈得安然。又非所以體悉羣族之誼也。其獻也如之何。曰獻必宗子。嫌奪嫡也。執事各用其子孫。以伸孝也古者外內合祭。今祭不與於內何也。曰祭不與於內。謹男女佚亂之漸也。今人孝敬不如古人。使與宗之婦女並拜相接。非所以持情合危。交於神明之道也。然則其亞獻也將誰代之。曰主人有強力者自行之。不則使其兄弟之長者。

宋書家塋圖說 十段

趙季明族塋圖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塋。則以造塋者為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昭與昭併。穆與穆併。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塋。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葬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塋祖後。亦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墓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

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

王浚川廷相曰。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同椁。今也葬以厥隔。異椁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以死而求婦。嫁殤謂以死而求夫。是皆瀆禮亂倫。故禁之也。王浚川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

凡葬必具誌石。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某甫之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某年月日終。葬於某鄉。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刻云。某朝某官業公之妻。某封某氏之墓。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以鐵束之。埋於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

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定職官墳塋之制。一品塋地周圍九十步、每品遞減十步。七品以下三十步。庶人九步。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每品遞減二尺。七品以下六尺。庶人四尺。一品圍墻高九尺。二品八尺。三品七尺。四品六尺。五品四尺。碑碣之制、一品螭首、二品蓋用麒麟。三品用天祿辟邪。俱龜趺。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一品碑身高八尺五寸。遞減五寸。至七品高五尺五寸。其濶一品三尺四寸。遞減二寸。至七品濶二尺二寸。首蓋一品高三尺。趺一品高三尺六寸。俱遞減二寸。至七品首蓋高一尺八寸。趺高二尺四寸。庶人止用壙誌。石獸之制。一品二品俱用石人。石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二。三品無石人。四品無石羊。石人。五品無石虎。石人。六品以下俱無。

凡制度數。貴得同賤。富不得同貴。

檀弓曰。喪不慮居。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也。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謂之禮。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珠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司馬温公曰。世人殁於遠鄉。子孫焚其匱。收燼歸葬。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毀殘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為子孫者。乃悖謬此。其始出羌胡之俗。浸染中國。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可也。不猶愈於焚之耶。

温公又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葬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曰。五患不可不謹。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朱子曰。子孫而葬祖考之遺體。必致其慎重誠敬。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然則不擇地之美惡。不識穴之淺深。使有水蟻之屬。為死者體魄之累。豈必誠必信之義乎。

人子葬親。務安其體魄。故葬地不可不擇。此仁孝之思。慎終之道也。後世貪鄙之夫。乃惑於風水龍虎之說。謂因之可得富貴。無可悟其非者。善哉乎唐博士呂才之論。近世羅司數原子。嘗采之以辨惑也。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宅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曁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適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莫數。致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考也。春秋書丁己葬定

公兩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簡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凡此日葬者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考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堋不壞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人之祿位隆熾多緣厚德賤貧夭絕必有惡積是知禍慶在人邱壠無與誕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功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塋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為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壠脈故趙氏之葬並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有始泰而終否子文三仕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回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誕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義亡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哲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命之秘而神功不測非葬書可致而致奪也范史之言曰吳雄喪母葬事趣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惟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於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乘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坏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為寇讎既葬而遷徙魂靈忍於搖動蓋將啟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甚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曠圻無汙濕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以覬利豈非惑乎

嗣補聖賢羣輔錄說 八段

按史記載夷齊遜國而逃國人立其仲子是孤竹君有三子也然惟伯叔兄弟相讓至於餓死殉商扶萬古之綱常挺獨行之大節故孔子與其仁高其逸推其不念舊惡恆以伯叔並稱而不及仲蓋孤竹君之二子非猶恆人之二子也且自有君臣以來鼎革之際死守臣義不事二姓惟二子始靖節殆聞風而起者與余故於補羣輔錄首標二子之目斯亦靖節之志也

孔門十哲論語所記惟列當時從陳蔡者適有此十人是以曾子有子顓孫公西之徒皆不與焉陶靖節集羣輔錄但載四科而不載其人蓋自晉以前猶未有十哲之號也唐開元置太公廟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參如孔子禮然則十哲之稱其起於唐世乎以論語所記自宜有此名目未可鄙為世俗之論也家語史記及孔廟位次皆不以齒序而依論語為列至宋咸淳三年以顏子既進四配乃升顓孫以備十哲之數時衆議升有子後從祭酒言而升子張愚按論語聖門諸賢十人之外如有若顓孫師公西赤實為殊尤之士今顏曾進配子張升哲議固當矣而有子為閔冉之亞子華亦言卜之儔也並升二子與子張同列尤為至當何必拘十人為定數哉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漢史翁作孔廟圖列其人數於是後世相沿每稱七十二賢云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今攷文翁圖無公西與縣亶原桃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邽選而有秦冉蘧瑗林放史記列傳無琴牢陳亢而有公伯寮顏何秦冉或謂蘧林乃後人以所見增益固然而若琴陳明載論語則遺之公伯譖愬小人則進之蓋史遷之謬也皇明弘治初程詹事敏政建議以為孔子門弟子七十六人見於家語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如史記所載公伯寮愬賢以沮聖乃聖門之蟊賊固非弟子之徒秦冉顏何不載家語疑亦字畫相近之誤宜罷祀蘧伯玉者孔子稱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者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及宋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宜改祀於鄉又文翁圖有申棖邢昺註疏稱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績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既祀棖又祀黨重複無稽宜存其一時不果行嘉靖中始行之子是公伯寮秦冉顏何

申棠、俱罷祀。蘧伯玉、林放俱出祀於其鄉而定祀七十六人、蓋從程氏之議、以家語為據、斯萬世之定論也、宋徽宗政和五年。議以孟子諸弟子進祀鄒縣孟子廟。於是太常寺擬定。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屋廬連、陳代、徐辟、桃應、彭更、咸丘蒙、公都子、高子、孟仲子、浩生不害、季孫子、叔疑。盆成括、從祀兩廡。俱封伯。今按朱子集註、但云不害齊人、亦如景春周霄之流、偶相問答者耳、季孫。子叔疑不知何許人、與盆成括此四人者皆未嘗明言孟子弟子也、從祀之列。為附會混入可知、若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而孟氏譜乃孟子之子、名睪、嘗從學於公孫丑、夫孟子之有仲子、猶孔子之有伯魚也、以次於諸弟子之林、並列從祀。允愜祀典、而浩生宜改祀于鄉、季孫、子叔。盆成、俱宜罷祀、惟據集註為實錄、定祀亞聖弟子樂正公孫等。并孟仲子凡十有四人、斯為當矣、

十五

漢中興功臣。圖畫雲臺者、合三十二人。馬伏波援。猶以后父不與。愚按宋馬貴與有云、伏波輔佐中興、不減諸將、又鄧晨、光武姊婿也。捨宗從義、朱歙光武姑子也、捐軀殉國、其功烈雖劣於馮鄧寇耿、而賢於臧馬之流遠矣、蓋三公外戚、而非徒取恩澤之比也、誠哉是言。夫賞不辟親、列大功、如伏波者、乃以辟嫌見外。此亦顯宗之失、非大公之道也、又耿弇之父況。當睢烏来定時、獨以上谷来歸。光武因之以成大業。及彭寵反誅、而況忠誠榮顯。視竇融有光焉、且邳彤任光。亦以二郡迎光武者。方之於況。功頗相似、而獨不得與二人並列。是亦當時之缺也、如謂既列其子。不必復進其父。則伊尹巫咸、不宜並序商臣、而顏繇曾點。不得從祀孔廟矣。然則有功而賢如茲四臣實不可沒、因著其爵里姓名附於左

十六

韓昌黎詩云、建安能者七、說者皆據魏曹丕典論所記七人、號為建安七子、愚按孔文舉仕漢、餘六人仕魏、先後既懸、節槩太異。當時未嘗相與周旋也。文舉之高、固非六人所敢望。而六人者以文名。文舉有靈。必不屑與之並列也。宋謝靈運擬鄴中詠。皇明李于鱗代建安從軍公讌詩。皆不及孔。而以子建備其數。擬人必於其倫。又不責高賢於下流。最為得之。

唐凌烟功臣二十四人。蓋太宗所自定。然以其終言之。

張亮侯君集當貞觀之世謀反伏誅二人者似當黜書公劉文靜首倡大謀死非其罪江夏王遠宗見稱名將屢立戰功二人者不在無忌孝恭下又似當進也宋中興四將韓岳劉張余觀韻府以劉爲光世夫光世庸材也不足與韓岳伍惟劉奇足以當之抑以咸名功業言之四將可以並稱以人品心術言之則張俊大有愧焉才難之云於斯尤有深慨也

引

詩草小引

書曰詩言志此詩之所昉乎由是而降三百爲尚流及漢晋訖於全唐正變遞遷體裁悉備要之無當於六義君子弗采焉是故詩也者發於萬物生於五音而原於七情者也余年十六始學詩顧以學陋才荒仰悪前哲時或成吟旋火厥草猶有存者千百什一耳抑心之所之乃形諸言嗟嘆詠詞自弗能已辭雖不工而志可觀焉若夫範情以歸性遠辟以就中則騙頌之一言夫既已聞命矣

艷詩小史引 日戴已誌

天下有奇男子不可無美婦人則有正史不可無豔史振古迨今稱豔者衆矣凡有詩詞可諷頌者録之歲香奩所咏著或麗士所詎懷咸當日所贈酧歲後時所憑弔至於幽詭詠諧咸采不廢匯曰冶容誨淫正藉他山攻玉貞淫法戒展卷悉備讀者當自得之莊生云道在屎溺悟人觀之說至說妙只在阿堵耳是故惟詞人可讀豔史亦惟正人可讀豔史

冬官祠祭簿引

嘗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故祀事孔明則報以介福子若孫當盡志焉我冬官祠祭三房處修罔有缺典然法例未建如或簡怠從事非所以惠宗公錫祚亂也茲詳僉議著爲良規凡大田糧之供時日之序假享蒸私之儀較若畫一垂諸無疆俾奕葉有所遵守詒厥孫謀繩其祖武本史百世勿替引之

爲住持僧募緣引

蓋聞平等湛恩自植長生意果隨因普惠更燃不滅心燈欲綏般若之屋應集摩尼之贈如微檀越孰助伊蒲殖壁有緣輝義天之象緯流泉無礙湊教海之波瀾轉

金輪以濟於三千大千。開寶藏則聽於半字滿字。弘施與慈雲並覆。錫澤偕慧露同濡。俾慳心。恡心。煩惱心。一時灑脫。信去𠜂來𠜂。住塵𠜂。多福齊臻。曷計銖均。雖須彌成諸芥子。奚分遠邇。徧法界萃彼旃林。是用貝葉增榮。庶幾蒲團久定。

跋

孫西菴遺集跋 戴邑志

西菴先生。吾邑之先逸。萬曆初。邑令姑蘇葉處元。嘗梓其集。凡九卷。即先生門人古岡黎林坡所編者也。余閱他書。得先生所作詩文若干篇。今集中不載。又攷先生譔述。有綱目前編。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孝經集善則浦江宋文憲公為之序。先生既沒。諸書多散逸。惟西菴集行世。先生學有所得。不假詩文以傳。而余嘉先生為人。雖片言皆可珍也。因錄奚遺作。并宋序為一卷。附諸集後。香山黃文裕公。嘗傳仙釋。謂述何仙姑諸詩。蓋放宋邕詠劉阮而寓言。與韓昌黎詠謝自然者異。持論甚正。然此高才弄筆之恒。如朝雲之類。未足多病。抑亦其少作也。番禺趙懷爍。稱先生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雒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懷爍與先生同時。其父贈君伯貞氏。所謂五先生其一也。余意其於前編集弄訓蒙諸書。必得目洽。故有以窺先生之深。親炙月旦。必非過譽。文裕公作廣州人物傳。取為實錄。且記其罷歸田里時。肆力學問。所見益深。良有據也。近傳者乃第以彌正平相方。其猶淺之乎知先生者哉。

塋山祭文跋

右為余先考耀日公祭祖文也。考幼孤。又鮮先弟。而先世之喪未歸土者有八焉。八者於考為王父太守公。為祔母梁宜人。為庶祖母杜安人。為世父仰谷。肖谷。慕谷三公。為父敬谷公。為從兄緯賢公。考日夜撫諸棺嗚咽曰予生不辰。遭家不造。獨遺予一身。顧八喪停殯未窆。是予辜也。是予責也。奈何復留子孫憂。歲丙午。適稟命祖母錢安人。筮宅於番禺南山。卜日鳩工。奉先人體魄安焉。躬經營。極瘏瘁。課工三閱月。費錢二十萬有奇。既襄事。為文以祭。其墓在南山之陽。兆域西向。太守公梁宜人合塋。杜安人附其左。誌銘植其兩旁。仰谷肖谷慕谷敬谷緯賢五公列祔其下。今二十餘年矣。不肖孤。

歲時雨霜、瞻掃感愴。因視經理之跡、輒潸然出涕。歎考之慎終追遠、而詒我以燕也、嗚呼、考於祖父無愧為孫子。嗣服者當何如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不肖孤滋懼焉、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不肖孤敢不勗旃。

曾祖膺奬序跋

內美讀兩膺奬序。喟然嘆曰。嗟乎、祖德之表見者其在斯乎洪惟我曾祖抱經濟大才出為二千石驥足初展。虎護遠與未踰期月、旋致為臣而歸。弗究厥用、士論惜焉。然其治民大畧。敷問學之餘、奏政事之效、則已見於蘇陳二公之所述。不可誣也、謹按蘇公名朮。陽朔人、嘉靖五年進士。歷官御史。紹興府知府、時致仕。陳公名邦修。全州人、嘉靖若干年進士。時為禮科都給事中。

曾祖遺詩跋

余曾祖虛谷公。嘗與友人遊青蘿、臨眺絕頂。酣飲賦詩。公率然成詠。辭不修飾、而胸襟豪曠、俯視泰岱、飄飄然有凌雲氣、當時咸服其得驪珠也、詩為七言律體。前四句已缺不傳。余幼時父老嘗為言、曾祖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學為舉子業、多度越等輩、因誦其驚人者數千言。余穉年偶不復識。今則言者凋零。無從質訪矣、如此詩止存半璧。諸凡奇文逸韻。不及楮記者頗繁。豈天秘惜仙語。不使久留人間耶、要亦余祖言行。固自有不朽者。毋恃此區區也。

袁旬如督師再乞守制揭帖跋

傳曰。孝者所以事君、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天理民彝三綱九法之所在。存則俱存。玷則俱玷者也、苟效溫嶠之尤。行吳起之忍、孝且不能、忠於何有、雖王事靡盬、而大節已虧、何足算哉、明興三百年來。南陽起復。一峯斥其非。江陵奪情。南臯攻其罪、彼固知道者、而公乃身當之。守制之牘。至於再陳。海內傳誦、未有不潸焉出涕者。其後進褐士、無緣執雉軍門、然竊聞鞠躬盡瘁。破虜樹勳。顯保障之經綸。試利器於盤錯。屹然為國家作萬里長城。可謂忠矣、進夫家變突遭、直能確守大義危言不諱、懇遂終喪、是則灼然忠孝一理。驗諸躬行。而於天理民彝三綱九法之所在、無歉焉者也、嗚呼噫嘻、

茫茫堪輿。知德者鮮若公正當之矣

袁督師乞給假揭帖跋

公不幸。至於大故。兩求終喪不得。求給假又不得。其中心愁苦極矣。其觀其抗表陳情。出北山。入蓼莪。楮墨之間。絲絲血滴。令人涕淚感愴。得其為人。欣然願與為徒。而深悲其顧天之無聞。且有以驗臣子之天性。識忠孝之大原也。子亦有言。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於此亦云然

古柏梁詩跋

按七言古詩。起自漢柏梁。始余詩選錄之為首。而附以宋梁唐宗之作。以其類相從也。夫帝王自有德功。詩賦本不足尚。然嘗觀唐虞之際。明良卿雲。更相賡和。後世莫及焉。至若漢唐數君。果以典謨為法。上下克艱。安不忘危。樂不忘憂。則萬幾之暇。君臣相歡。以歌詠代咨儆。以翰墨寫箴銘。仰紹夫卷阿之遊。梧鳳之音。俾萬世讀之。想見一時盛事。云胡不可哉。惜乎其僅以詩傳。且令人因其詩而歎雄才大畧之弗純。憎淫褻佻佞之愈熾也。余選諸家古詩。不加評論。第論世觀風。若茲之類不能無慨焉

藏

經藏

經藏藏酒色也日畏聖言散不三省心口自訟比諸韋弦若行之艱必獲厥咎聽我藐藐何堪耶踏予

易一

濡首效未濟之解。䷧䷿金夫作无妄之蒙䷘䷃入宮成頤養之困。䷚䷮錫馬何晉接之豐䷢䷶

書二

迪亦有言不通惟王云罔制明命姝邦誰苗甘踏夏。誰況罔顧商昧昧我思監茲靡忘

詩三

雖有童羖兮。匪湛露兮毋日富兮雖有角錦兮。匪摯任兮毋食甚兮

春秋四

小白繼淫。究未卜矣平國袁衵舒行戮矣。莒已奔從姬敖慫矣。鄢陵宵遁芊側卹矣斧鉞一誅辜實贖矣。

禮記五

下漁非紀。自獻非賢。大羅詒客。曚發昭然、養陽弗廢、溺酎成譽。五行正身、聖人務焉。竹柯柏葉、筍美心堅、曰無不敬。耕此情田。

銘

鏡銘 六首

圓洺不風。月不雲兮、炯炯雙瞳。傳厥神兮、內照丹宮。本絕塵兮。尚養明空。與日新兮、

我形其蒙。匪汝孰庸、我性其情。匪學孰從。

礪爾熒熒、翳爾冥冥、曷敢不惺惺。

鏡者應也。鏡者稱也。𠂆者證也。鏡者明也。鏡　警也。虛足以給物、故曰應。衷足以肖物、故曰稱。明足以驗物、故曰證。光足以及物、故曰映。靈足以悟物、故曰警。

鏡者正也。鏡者定也。鏡者淨也。鏡者井也。鏡者炳也。無以燭幽、則弗炳。無以理紛、則弗井。無以清垢、則弗淨。無以馭動、則弗定。無以化偏、則弗正。

嗚呼、古人亦有言、以銅為之、可正冠衣。以古為之、可鑑興衰。以人為之、可知是非。人乎古乎、吾拜昌言曰俞。

二丸居集選卷十 終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遺事

桂林府君遺事

桂林府君余曾王父虛谷公也為桂林知府初為諸生設帳某所值某鄉不靖刼掠蠭起一夕譁言賊里其家驚亂攜衣物走時倉卒無別主人婦誤遺一履於公衣笥中而皆不知之也亂定主人偶於笥中見所遺履疑之因夜持刃迫其婦出叩公門欲俟門啟即｜以公腹已而公聞婦人聲寂ゞ不應主人數婦言遺訂約事納我公乃正辭拒之久之門竟不啟於是事遂白自後主人倍敬重公而其婦亦私感公德焉君子曰此可以觀公矣書男子之行蓋如此

鄉中科第鍾氏為盛而御史特顯御史有兩姪與公俱以年少能文為御史所重且同里閈相友善御史有故舊為學憲一日特名兩姪赴試公與族兄某者適遇之因市筆硯隨之偕進主者俱收考閱其文詞理並優准令入學於是公報籍本邑遂補本邑學生族兄某者報籍清遠以胃籍為土著生從所攻遂終不得入學云

甲午録科公前矛會一足舊瘡復作步履甚艱公欲止不進闈衆力勸之届期從弟某負之入強以靽納其足血流盈靽然因是遂能行矣第二場表題誤落年號以違式貼出凡若干人公亦寂然而歸既而闈中落年號者甚衆監臨者以為不可勝貼乃名公等還終場及揭曉前貼出諸卷多命中者公亦得雋第六十五名

辛丑春公應會試京師與同寓諸春元夜宴酒酣諸春元席上燭競吐燄成花可愛而公燭獨無意頗不悅屢以手彈之燭隨手怒迸座中一人曰有濯臺叮者一人應聲曰有得人之慶矣衆喜其知言既而東燭鮮花怒生比諸春元者益廣艷奪目衆咸起舉觴相賀未幾南宮果捷

公雄才大畧淹貫學問是科入對大廷敷陳掌故區畫時務條貫統紀閎肆絕倫識者皆以鼎甲擬之第公性不喜書恐或以字畫詘耳敬果以筆法未精置第二甲四十二名是科吾廣東得人為盛皆無出公右者公報捷書云愧不占鼇頭獨居廣東之首

會試論題萬世不易之常道公在場中信手成篇以示
鄰舍者鄰舍者曰才華甚高獨反經意尚少益當時取
士貴典博若不發明本旨即議論驚人亦多不中式也
公悟乃更為之究極根源透闢蘊奥文益森發浩瀚一
時觀者服其敏達云邇來士習輕娟文體浮淺二三場
論策殊不足觀即名魁首選亦寥寥數言而已求其淵
碩可濟世用者十不得一自公之得舉至於茲八十餘
年昔務實學今尚虛文於此可徵人才於此可觀世變
南直隸有星士號金呂楠居小樓上不與人相見但以
繩繫金楠樓下有問者書八字投楠中韋之 楼推評
訖復垂楠下其縣斷人貴賤壽夭官職崇卑多奇中公
之八字戊辰戊午庚寅丙戌也時往叩之批云庚日重
逢寅午戌天干透土始為祥重重火旺身榮貴正可憂
愁是水鄉又云官至黃堂壽七十一後皆如其言
奉直公公父也家貧不仕取周易履上九之義自號旋
齋已受封為大夫而勤儉之操不少改衣冠朴野弗感
勢利卓然先民之遺軌焉誥命云質直好義隱約自持
蓋實錄也公母張宜人天性勤儉與旋翁相匹公仕南

京時嘗寄數金為宜人壽宜人得金不以市旨甘而以
償地為桑麻資今學堂園是也
南京諸司任簡權輕宦途號為吏隱工部尤為閒局公
涖官營繕都水二司暨攝後湖諸務縣主事歷郎中凡
九年惟以清慎自律竭力供職不求速化及為桂林知
府僅九閱月即透引明農毫無貪戀意居林下三十年
不求復起京師貴人同年故友俱不通書信末年獨有
答湖廣何同年一札亦皆休老之後存問寒暄而已
公在桂林加意牧民未半載政教並行是年 歐陽
公必進總鎮兩廣廉之有司而旌其尤嘉公 為十
二郡最廣西左方伯韓右方伯楊特奏制臺明文獎勵
其辭曰資性端謹才識疏明新政即已足觀劇郡終當
有賴未幾歐陽公入掌南憲公亦遭讒嫉而歸
公之歸也遺愛在民而同僚佐貳有久任而婺者桂林
人益惜公之去之早為之語曰知府黎公半載歸官天
沒眼同知某某十年不去地與皮此官方無真舉措而
民口有公是非也按黃州有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不
協於上司尋奪職去繼之者曹濂援竄貪殘而兩考察

皆無恙時有為對揭於途云盧潛不來天沒眼。曹濂重
到地無皮又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持。嘗劾奏布
政使薛大夫方贓暴俱至京師。事既白。薛得罪。陶還官
閩人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盧在公
先而去公未遠。陶洪武中人也。錄今觀之此兩語者。夫
亦有所本與。公之去位與盧同。而民謳雖昭賜環終絕
因娟致仕大用罔施則大與陶異矣
公素不好詩。或興至則揮筆輒成既成亦不留草以故
所作多不傳其在京時有秋初秋詩一首中 紀 天蓉
淨湛湘江水興九辨之 悲弔靈均之哀已矣 重悲白
帝城念蜀戍防秋之苦憂時之切也又其遊青離一律
末云撫掌一聲山岳動放懷百咏鬼神號許多平地看
登者惟見雲霄步步高於時公少年未遇。人業以公輔
期之其氣宇高朗胸次灑落可想見矣晚年怡情林壑。
其詩乃有叩角徒憐甯戚歌之句。豈壯心猶未已耶
民間編戶成甲。中推一人覺之謂之保長公致政家食
嘗總其事與訟讀法禁民為非隆慶間凶歲無賴弄兵
潢池。邑令胡思泉公大行搜捕公招撫頑暴俾為良民

由是鄉遂安業。既亡賊亂又鮮兵擾且復排患解紛賙
艱療病予坎角黎其。以基地脫六道李某等於死囚。此
皆公之積善不可泯者
嘉隆間。當路官履任。執贄見鄉紳例有茶果金所以通
存問之情也。公自解組二十餘年一意恬淡不以竿牘
圖利。起新樓時工未竣而資乏門前階級久缺不修適
某官初至。以常例来餽始得藉以經營然甫成其半而
已。至今階級兩旁尚欠其右其他土木之費毫無壯麗
但求樸固蓋欲後世師儉也家人生產業自然 才口
之外亦非別有餘饒昔人云不以貨貽君子 為近
之愚嘗見士夫爭沙坦禾虫鴨埠守禾之類賊人肥
己庄田數萬其後多不能守貽鄉閭笑則今日得為清
白吏子孫公之德也
公幹貌昂拔神采英毅家藏有畫像三幅。而四明盧鎮
所繪早朝圖惟肖。稽其冠服當是為工部時也不肖曾
孫。瞻拜儀容竊嘗作遺像贊一首又作早朝圖贊
吾鄉壤地褊小而文獻代出鍾光澤美章。以經學閩鍾
繡衣理夫以風節顯林雲益少和以醇謹稱張庠士勤

夫以詩賦名。梁計部孔適以清白著。其他鍾黙天梁惇伯張彥可之屬。晉有聲於當時。公詩賦詞不少槪見。而明經篤行。惠民式穀。於數君子亦有兼長。

野史氏曰。公之從政也。彊直自遂。如朱臨淮。去後見思如何京兆。祇勤物務。如黃尚書。知止不殆。如疏太傅。故其始進也。無樊英嶢嶢之缺。及其旣退也。無王良屑屑之煩。於戲懿哉。其生今之世。而與古爲徒與

制義

必聞其政 柳按臺觀風十三縣一等一名

政權歸於素王。天所以縱其聞也。夫天不使之而使之聞之。則是聞大有造於政也。竊謂夫子之必聞功不在天王巡狩下。且宇宙一政局也。興王御籙。政在天子。時則有若熊羆不二。勳相馨烈。以裏垂衣。霸國造降。政在諸侯。時則有若載難環輿。指畫嘉猷。以匡解紐。是故出政之人。有賴於聞政之人。雖然。未可必也。則嘗觀當世之所謂聞政也者。意必如周左召右。朝夕納誨。作君輿而懋偶畫之文。礪從繩而矢對揚之命。否則如管子於齊。士季於晉。制國爲鄉而號稱仲父。講求典禮而光輔五君。其君奉社稷以從其卿。參帷幄而議。爲在不暇之席。立談而定國。是不淹之轍。邂逅而商廟謨也哉。乃吾獨有訝於吾夫子。友邦冢君而無政也。友邦冢君而有政。則夫子聞之。驅車周流而不稅。若邦也。驅車周流而稅若邦。則邦之政。夫子必聞之。獨不憶其會祝其之後。攝相事之日乎。方且化行於飲羊。威振於兩觀。其於報政疾徐。一變緜競。固已聞之稔矣。然猶曰宗國素諳。行可明驗也。遡其始隸高張。通諸顯辟。東海之大風蔡邱之餘業。歷歷在目中也。尼谿之沮。晏能則之策耶。由是而妹邦公乡富教皆嘐作剝遺郢成垂銘靡不悉也。若乃能昭厚幣。書社將封。所謂地廣都狹民靡安居。臨菑疆也。篳路藍縷。桃弧棘矢之故事。豈但愁置於耳矣。迨夫都徵問禮。識柱下之獨龍。淶洧望風。讚國僑之惠主。息聊援搡。迴晉檝於臨河。蟪蛄遶山。數陳蠶於十里。或未晤其君而聆諸臣。或未登於朝而獲諸野。何莫非夫子之必聞也哉。蓋夫子嘗刪詩矣。自二南以迄幽國。唐勤魏儉。鄭濫齊喬。以至楚不采於風。而魯次於頌。其政也較列歌謠。而況乃躬閱之也。抑夫子作

春秋矣自隱桓以迄定哀桓荒文譎穆悔莊僭以至宋弱流於霸杞小入於夷其政也爍陳華鉞而况乃西籍之也闡之世之盛也巡狩四嶽坐明堂而施慶讓熙庶績而同度衡當是時固必聞其政也至於今春秋習助罔聰翠華納諫陳詩橐如弁髦猶賴有東西南北之人以一闡持其衰而維其弊於政庶有豸乎夫政之行於下也儒秀雍讓為一書奇杰豪儁為一書政之行於上也孰為亂國用重典孰為新國用輕典夫子之闡何以異此故曰不使之行之而使之闡之闡之功大於行者此天意也但非〃非與之階吾無以夕乆俟吾子之論定

不足

知足不辱未可為墦間者道也夫使乞人而知足也者不為乞人矣茲乃不然殆墦間故態乎吾嘗觀世之貪饕畘食身都通要號稱富貴顯着莫最於齊然而千駟矜雄灑牛山之涕淚美車可鑑天聚殲於朱方蓋皆存不足之思焉於是行乞傲世者亦若則而傲之遂相傳有乞餘不足之事嗟乎世之所患不足者寧獨一乞人乎哉炫裳爍錦聚鵜無厭夏屋落夏採陝未已雲荼緝御猶漁色而覓戚施鼓吹均天颿怡新而徽搏拊以垩患貧之家不安於采蘩世俗之子同流於奢麗雖曰習與性成抑亦存乎見少也若是則何必異齊人或者曰瘠土之民義義則足心生沃土之民淫淫則不足心生今夫齊所稱沃土非耶何斯人猶有不足耶想其時還念身家必自解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貌茲其餘當亦自念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胡為乎視為不足耶白楊衰草之間忽作攢〃之狀蹴爾嗟來之嗟眈視之情易〃舍爾靈龜〃我朶頤齊人有焉乎可以食鮮可以飽若為乞人詠也雖然吾無以異齊人而齊人之不足彼亦無以自異也齊人曰彼之與我若見為有餘而我之得於彼偏見為不足我將以破其吝也雖有如祇曷足為懷哉與其媢墓中人毋寧媢我且夫轂擊肩摩六博蹹鞠連袂成帷揮汗成雨皆征逐道途惟日不足者也然彼之不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孰若墦閒之不足終非不足也哉於是望望然去而之他

齊戰 呉宗師 科考順德縣四名卷

聖心之致謹者二承祭與臨敵是已夫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況乎祭則受福戰則克者乎故子之所慎大槩見
於斯二者嘗聞九廟思戎曾孫嚴對越之色六師克詰
文人壯張皇之威古之重祭即戎者未有不祗虔而齊
粟冰淵而戰兢者也吾黨日侍杏壇徹窺聖隱識如在
而肅然闡好謀而惕若蓋有可遞書焉致齊三日孝子
所以告虔也其在天王有事於圜丘方澤以及卜禘載
書靡不翼翼焉吾夫子或進而相彼列辟或退而恵厥
宗公夫子有弗慎焉旨然惟因或不慎而⋯者愈
可覩於亡⋯之始也⋯奔未列已慎⋯負之延几遲
貽豫秉寅清之慮至於祀事孔明神嗜百福公尸嘉告
廢徹不遲仍留此齊明一念恍凝於未散是以事則每
問禘則不知亦此志也豈特績佩爵韠云爾哉則記子
之慎者此其一師出以律元戎所以壯猷也其在古人
有事於有扈鬼方以及蠻荊玁狁靡不訏謨焉吾夫子
或居而定策足兵或行而具右司馬夫焉有不慎也者
然惟無所不慎而屬肅清明彌徵見於閫制之雄也受
成於學匪圖獻馘之勳仗鉞臨衝務訓止齊之法雖復
寓兵農井優游耕桑藏武文辭講信修睦不廢此戰懼
之懷乾惕於暇日是以莱兵可卻三都可墮亦其事也
豈特穀冑鍛矛而已哉則記子之慎者又其一蓋吾嘗
見子之繫易矣於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夫如是然
後可以用大牲於師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夫如是然
後可以毒天下夫子之慎其諸異乎人之慎也與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詳列所蔽愈知好學之重也蓋學之於人大⋯六言
以著之其蔽固歷歷弗爽也由也務學胡不⋯語子
路意謂事心以窮理為尚經世以達識為先苟率其質
賦之偏而罔知研習則徑行之過夫性愈傷古之聖人
教冑而劑虐傲之乖陳疇而善強燮之克誠慮夫學者
徒慕嶽稱而滑滋疚叢也六言六蔽吾為女詳之閒嘗
曠觀往昔皇降狗齊澤灑寰宇而施濟罔窮照通幽微
而哲謀靡役中乎獲應天之利周道協如矢之真馮河
鼓壯得尚於中行用九羣龍柔變於无首是故考德既

核其懿名。闡業複融其悖賢若是者何也則以其能好
學故也。有如侈博愛之休失立達之體是誤以煦煦為
仁也。棄躬狗物必冐菑焉究將何濟矣然則破愚者必
好知。而但效無疆之燭昧先覺之幾抑妄以察察為知
也遊心天外謬詫入玄亦不知極矣則思逐蕩者必好
信與直。不知顯若之誠。弗可徒好也四時之錯行何嘗
一膠其轍幾見彼不近義者之不逆悖其久要也。符中
之謂何而賊也性生之理。亦非可徒好也。三弋之古道。
何嘗不衡其平幾見史行其訐者之不急訕也
乾動之一何而絞也 於直者作屈見勇 號
剛大勇勇者植根寄伸氣養浩然鍾乎至曰 賴厥
藏修調燮氣質解不奪擴矯虔敢鴟義而無憚譸張為
幻喪天德而誰何矣又豈能讀詩明巡己之旨觀書辭
罔念之譏哉蓋心性雖原於天命而才情之英發必殊
惟參以時敏之修以妙其變通然後睿體清明而天授
之令姿弗終迷于瑕戾勤華雖布諸閭世而設施之醇
疵各別必運以居稽之力以成其鴻駿然後靈根炳蔚
而經綸之展措罔或翳其輝光是以成人自考。衷于禮

樂之文南北分途更有中和之矯也則甚矣學之不可
不好也不然蔽在而不自覺其何取於六言也哉抑聞
之學猶殖也不殖將落真性不惺徹則生意立槁矣故
弗學匪人弗好匪學此明善之要致良知之脉也故又
曰學者心之白日噫嘻孔子之言寧獨為子路告與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有會道於神者合人己而交融焉夫識凝於默所謂神
而明之者也以是而學何其厭以是而誨何倦哉聖
人懸想其詣有如此皆。共躋吾人與闡道 九天
但以口耳求之恐游一隅以析淵也 落樓
以幽窈亦非所以會道惟是澄懷於靜養 自證
既凝有獲之神共成亦喻無言之秘則其玄詣可遐想
焉我思性體沖夷不落辭華之障古王於是恭默而獨
良其思睿之所以作聖也方且以寧淡闢孫志之脉而
天人之相詔愈微即道義斐亹豈繫太極之精往聖以
此洗心而一退於密。知之所以藏往也方且以闡修暢
敬敷之懷而心法之相涵益奧是故悅心之妙。患不能
默觀夫末業之士洽聞務博反受誦習之愚此勤思於

識而役焉往往失之膚淺而不可居其識則然其默則未也乃有精專於默中趣忘於識外不獲身不見人而哲謀悉斂於虛靈也夫修心之量莫極體謐者淵茲何以窮神知化一皆塗而存之畜德之真又患徒恃其默覯夫異術之家墮體黜聰祇通中心之內此悞喜於默而荒焉往往淪諸空寂而不可用其默似是其識則無也乃有能守之以默即通之以識可與幾可存義而性直印於元始也夫入道之器多端姿況者茲何以極深研幾自爾超而悟是而驗其學畢者之僅其名也為海積力於高深吾想其藏修務敏詮解不於學內者恒緝光明於日月焉習説之欣欣所固也蓋戰念每生於躁念而苟其不躁而學也夫何厭由是而稽其誨人非猶夫發蒙者之徒具其法也一堂授受化雨霑於遠方六籍提醒高風被於後世者吾想其疏觀摹本名言俱脫樂育於誨中者自任時物之行生焉教思之循循更悠然也蓋息衷原起於浮衷而苟其不浮而誨人也夫何倦然則心融無極氣潔象先聲光冥而神理愈湛圓而入披韋編出振木鐸領會移而溫知亦玄純哉詣乎此神而明之之人默而成之之德行也於我何有哉

或曰管仲儉乎

驚霸佐之器者特借一儉為解焉夫管子天下才也即奈何以器小貽譏乎無已而為之轉一解則若見其儉焉耳嘗聞君子之行也靜以致遠儉以明志也者亦王治天下之器也況乎身都卿相輔英大業而或驕奢泆庸有當春秋卿大夫之以博之辰霸於樊姬以其賢也而未聞以儉稱者嘗讀書想見之仿趙成子之文也五羖大夫之智也之舉其為人用之者往公尊稱仲父非以其儉也揚之者鮑叔治於高傒非以其儉也責包茅而屈完來盟非慕其儉也奪駢邑而伯氏無怨亦非服其儉也乃忽然題之曰儉其誰信之雖然可陋其功烈之卑而定為小何不可因其體量之局而品以儉則意者非仲不能儉乎則意者非儉無以似仲乎吾觀仲之行事內政之寄凜凜

軌連。勿敢越憲會盟之役斷斷信義勿敢予雄治不敢
滌般盪周。而區區東海之業道不敢馳王驟帝而僅僅
離霸之餘以至屈遜高國畏懷簡書爵受下卿曰甘堂
阜若昏有儉意焉一匡九合勛蓋天壤而微窺其志慮
隱然抱簡約勿濫之致。寬廣順仁舜施萬禩而遐邇其
襟宇庶幾存淡泊自守之真嘗為之頌詩彼美無度而
異公路沮洳之俗仲也得無近之抑又為之　書撤化
占麗萬世同流世祿之侈仲乎吾知免矣　春秋卿
大夫焉不察伐冰　獨一茂也宴　不
食粟縱　一行父　三十年屏　又繳
一嬰也於齊之先有大臣者久毓孤　其數
庸赫奕駿譽發闢從未有以儉名之者自　之言出。
而後駭其猥瑣者將羨其節制曰管仲儉乎　謂使仲
而鄙其規模則國奢示儉愈足徵猷為之密即使仲而
狭其識度而人滿天槩竟何損相才之奇是則或之意
也吁此所以為或之見也
　君子以見善則遷
得益於善。惟急於遷者貴焉夫弗見善非益見善而弗

克遷尤非益。惟見之則遷。君子其善觀益象矣乎嘗觀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是　披拂一
加放榮生色鼓霆甫及甲拆維新蓋咸有遷　意焉而
微按其天機則不容以俄頃待者也君子有　觀益象
矣。繼善之性誘焉昏生第廉秉彝之好未深則善以昏
寘而若適。止善之學同焉昏得但恐徙義之　未果則
善固遷回而愈離。然則人有善疇弗見也。　遷之者
見善疇弗遷也貴乎見則遷之者其為　君子
與則樹極之懿　陷於不善始　也人
君不　其已耳　其嘗肯　
在帝天則遷之以享上帝善在尊賢　十
朋夫然後薄海內外有明天子之頌也其　之君
子與必陳謨弼之徽。此非果轉慮其未善乃　就也
人臣不過益斯已耳遇益而藏嘉在我曷勿迅趨焉。是

二丸居集選卷十一終